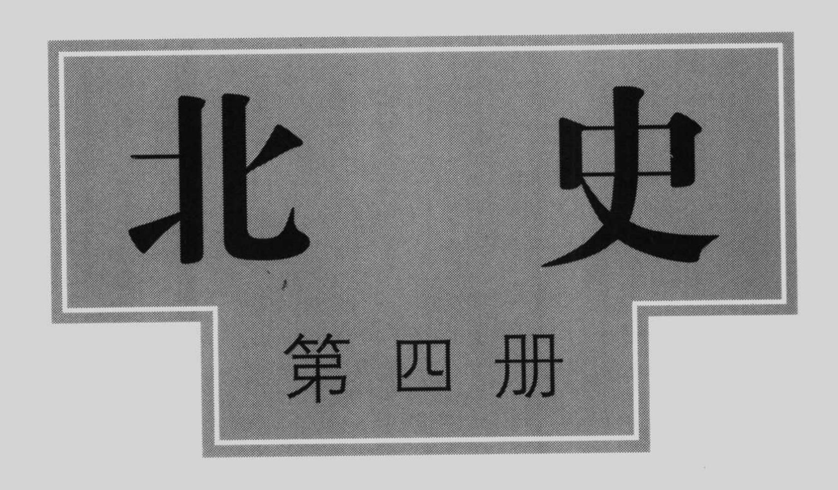


北史

第四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史/周國林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5-7

I.北… II.周…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朝時
代-紀傳體②北史-譯文 IV.K239.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北　史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2.75 字數 4,31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5-7/K·8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北史》4 册　55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歐”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莉) 禪(𥛩)
辯(詧詧詧) 蓋(葢) 㔹(𠢍𠢍) 善(譱)
飆(飈飈) 剛(㓻) 料(𣂼) 觴(醻)
餅(䴵) 詬(訽) 躪(躝) 舐(舓)
豺(犲) 彀(𣪊) 櫺(欞) 疏(踈疏)
躚(蹮) 罐(𤮕)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㢮) 羈(羇) 滅(烕) 柝(榜櫜橐)
欻(歘) 悸(痵) 秣(𩚵) 蜿(蜿)
垂(𠂹 埀) 奸(奷) 彞(彛) 腕(掔)
齪(齺) 殲(熸)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韀) 旆(旆) 誤(悞)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鞂)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媲(嫓) 淑(潚)
登(豋) 贐(賮𧸘) 撇(撆) 璇(琁)
鐙(鞥) 鯨(鱷) 愆(僁𠌿𠏿) 燕(鷰)
貂(鼦) 鞠(鞻) 鍥(㓞) 腰(𦞂)
斗(斣) 絶(𢇍) 甇(甇)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閰) 麯(麴) 彝(彜)
愕(㦍) 髡(髠) 紝(絍) 癰(𤺋)
鋒(鏠鋒) 攬(擥擥) 孺(𡦹) 禹(㐵)
蜂(蠭) 雷(靁) 潸(澘)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北史》全譯出版説明

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我國歷史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稱爲南北朝時期。南朝從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立劉宋到公元589年陳朝滅亡,歷經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開始,到公元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其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掉北齊,統一北方。隋篡周以後,又滅掉南方的陳和後梁,於開皇六年(589)統一了中國。記載這段歷史的史書除了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所謂"八書")之外,還有《南史》和《北史》。南朝各史和北朝各史以朝代爲單元,是所謂斷代史;《南史》和《北史》則打通朝代,以歷史時期爲斷限,融匯貫通敍事,是所謂通史。兩史的作者同爲唐初人李延壽。

據新、舊《唐書》及《北史・序傳》記載,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今山東諸城)人。李延壽在隋代没有任何政治活動。唐太宗貞觀初年,他曾協助中書侍郎顔師古和給事中孔穎達做些古籍的"删削"工作,因此有條件看到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貞觀五年(631),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留在蜀中編次自己所得史料。貞觀十五年,擔任東宫典膳丞、崇賢殿學士。後經令狐德棻推薦,參與撰修《晉書》。因撰修《晉書》有功,轉爲御史臺主簿。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太宗政典》三十卷,奏上之後,陞任符璽郎。其後經尚書僕射褚遂良推薦,又參加了《隋書》十志的編寫工作。他通過這些研經、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體例,並爲他撰寫南北二史準備了材料。李延壽修撰《南史》、《北史》,實際上是繼承父志。據李延壽《序傳》所載,其父李大師在隋末參加了竇建德起義,竇氏用他爲尚書禮部侍郎,並命他做同李唐政權"求和好"的使者。後來和約破裂,竇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唐兵於虎牢,引起唐高祖李淵大怒。王世充、竇建德失敗以後,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貞觀二年五月死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李延壽説他的父親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在流放中得以恣意披覽史書,並根據編年收集史料,臨死時,以其"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李大師時還衹有魏收的《魏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和蕭子顯的《南齊書》印行,《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及《隋書》當時都没有人修撰,所以李大師所覽限於宋、齊、梁、魏四代的史書。李延壽續修《南史》、《北史》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儘管唐初還成書不久,但在國家圖書館中應當可以看到。李延壽因參加《五經正義》的"删削"工作,因"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採之"。在參加修撰《晉書》期間,"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

者”。到貞觀十七年,參加《隋書》十志的修撰,《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與《隋書》都已相繼修成,當時合稱五代史,但因爲無志,故未公布,李延壽因“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無力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北史·序傳》)。又於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前後經過十六年,終於修成南、北二史,並呈請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指教,令狐德棻改正乖失不當之處後,將其上奏朝廷。李延壽也上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唐高宗親自爲之作序並詔令頒行。從此,《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同時流行於世。

南、北二史都是祇有紀傳,無志表。李延壽修史時,已有《隋書》十志,涵蓋南北朝各史,李延壽曾參與其事,不再修志,也很自然。惟南北朝朝代更替,人事關係復雜,分合代併,枝枝蔓蔓,未能以表條理之,似爲遺憾。

《南史》、《北史》較之南北朝“八書”,内容有增有減,總的看是減多增少。以南朝史爲例:《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合計爲二百五十一卷,而《南史》僅八十卷,不到四史卷數的三分之一;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可以説,内容簡約,行文精練,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點之一。增補方面,本紀主要涉及魏史。較之《魏書》,《南史》增節閔帝元恭,又補西魏文帝、廢帝、恭帝三傳。魏收作《魏書》不收西魏諸事,歷來史家有微辭,《北史》據他史補齊。列傳方面,《南史》增補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鮑行卿、鮑客卿、張彪、吉士瞻、羅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藝、孝義、隱逸諸傳增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較之南朝諸史,《南史》新增人傳者不下百餘人。《北史》增補了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魏思賢等人傳,原有傳記又新增附傳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數十人。

二史立傳,頗重門第。傳主增删,似有一原則。凡在隋唐爲官者即保留其傳略,還可溯源追宗,傳及先祖;凡在隋唐無家族勢力的,即使“八書”中有記載,也多有删除。立傳常採用家傳形式,按同一家族的世系編次附例,至有一人傳記而附傳數十人者,幾乎成了這一姓族的家譜。這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時勢如此,理清若干高門世族的來龍去脉,是理解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問題的鎖鑰。

二史增補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價值。南朝官制中存在“典簽”一官,其淵源、職掌、性質如何,南朝諸正史俱無記載,《南史》許多列傳中增補了不少有關史料,有助於人們對南朝“典簽”制度的研究。《南史》宋文帝紀中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的記載,《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中租稅制度、徭役制度的記載,《蕭琛傳》中南朝郎官之制演變的記載,《郭祖深傳》中對梁武帝殘民佞佛的揭露,《范縝傳》中他不肯“賣論取官”的對話,等等,都是極爲寶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大概就是從李延壽所説“正史中所無”的雜史中取來。

對於南、北史從雜史“小説”中取材,史評褒貶不一。持異議者認爲因此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謡言讖言、戲謔笑料,是它的嚴重缺點。此固有理,然俗言口語入傳文,使人物形象鮮明風趣,則可以看做是對南朝綺靡文風的校正。我們知道,齊梁以來,文格日趨卑靡,書必駢文,言必引經據典。南北朝史書中保存的論文、奏議普遍詰屈聱牙,難以卒讀。二史“除其冗長,捃其精華”,使敍述簡潔清楚,文氣更加流暢,使歷史更具趣味性、人性化,更便於普及,發揮其教化功能。唐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主持編修的《唐書》李延壽傳中,對此有極高的評價:“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當然,在删削過程中也有失誤。如關於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後的封爵記載,《魏書》均有“開國”二字置於封爵名稱之後和封爵等級之前,如某國公或某開國男等;其後,又往往綴以食邑若干户。《北齊書》與《周書》中也大抵如此。但是,在《北史》裏,李延壽幾乎將“開國”二字及食邑數一律删去。在《魏書》、《北齊書》與《周書》中的“開國”二字及食邑户數,是用以表示實封之制的,無“開國”二字或無食邑户數者,則爲虚封。《魏書・官氏志》明確記載實封爲“開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虚封爲“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且封爵後無食邑户數。《周書・盧辯傳》也説:“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以此爲常。”李延壽删去“開國”二字使分封制度概念混淆,顯然不妥。又如《南史》中,删去傳主的生卒年月(南朝人多短命),似亦不當;某些詔令中含有反映當時社會狀況和假報官吏俸禄的資料,似亦不應當删,等等。還有一些由於截斷不當,造成文意不連貫的現象。此類現象古今難免,總的説,瑕不掩瑜。

《南史》、《北史》成書後流傳至宋代出現刊刻本,北京圖書館現存宋嘉祐本殘卷,元代流傳至今的有元大德本。明國子監主持整理的有南、北監本。清乾隆時期武英殿本《北史》根據明監本校勘整理。明清時期還有汲古閣本和金陵書局本流傳。民國以來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同文書局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當前最流行的版本。

《北史》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李國詳、周國林、顧志華、李曉明、譚漢生、高華平、賈國偉、姚偉鈞、楊昶、何宗旺、王玉德、賴玉勤。

北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第三册

第四册

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楊整　楊智積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并異母。

蔡景王楊整，是隋文帝的二弟。隋文帝共有四個弟弟，衹有楊整和滕穆王楊瓚與隋文帝是同母所生，其他兩個弟弟道宣王楊嵩和衛昭王楊爽是另一位母親所生。

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黄。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

楊整，周明帝時因父親武元立有軍功，賜封爲陳留郡公，授以開府、車騎大將軍。跟從周武帝征討齊國，奮力作戰而死。當初隋文帝在爲武元服喪時，帶領各位弟弟背土壘墳，每人在墳旁種植一棵柏樹，四棵枝繁葉茂，祇有西北楊整所栽的那棵枯黄。後來因遭受大風雨，連根都没有了，果然他死得不吉利。隋文帝任丞相後，追贈楊整爲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等到隋文帝受禪即位，又追封賜謚。

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

兒子楊智積繼承父親爵位。又封楊智積弟弟楊智明爲高陽郡公，楊智才爲開封縣公。不久任楊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賞賜他儀衛和資財極爲豐盛。

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并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并云：

楊整娶同郡尉遲綱的女兒爲妻，生了楊智積。開皇年間，有關部門上奏説楊智積將安葬他的母親尉太妃，隋文帝説："過去幾乎殺了我。我有同母弟弟二人，他們兩人都倚仗妻家勢力，時常憎恨我。我對他們笑着説：'你們既然生我

'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於晋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托以患氣，常鎖閤静坐，唯食至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争名利故也。"

的氣，我不能與你們争吵。'他們倆説：'阿兄衹能依靠頭額。'當時有一位醫師邊隱趨炎附勢，説我百天後將會得一種癩病。兩位弟弟聽後暗地裏很高興，并將此事告訴父母。父母傷心地對我説：'你的兩位弟弟太過分了，不能憐惜你這位兄長。'我因此説：'一旦我擁有天下，我應當改變他們的姓氏。不愛憐親人反而愛憐他人的人，這叫作違背道德，應當將他們姓氏改成悖姓。'父母默許了我説的話。父母去世後，兩位弟弟以及他們的婦人又在晋公面前詆毁我。在那時，每次回家，想進門去，心裏充滿了悲怨，就如同看見了監牢的大門。因爲有怨氣在心，我常常將自己鎖在樓内静坐，衹是每到吃飯時纔暫且開門出來。每次都能聽到那些無根無據的話，我私下對自己説：'我還没有得病?'當時實在是難以忍耐，常羨慕没有兄弟的人。世上貧寒人家的兄弟一般都相親相愛，原因在於他們生活清貧還須相互依賴；達官貴人家兄弟多半都相互憎恨，是因爲要争名奪利的緣故。"

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并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産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并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静自居。

楊智積在同州時，從不去玩樂狩獵，在處理政事後的餘暇時間裏，一人端坐在屋内讀書，他家也没有人去拜訪。在他府中有一侍讀叫公孫尚義，是山東儒生，他與府佐楊君英、蕭德言，都有文采博學，有時也被楊智積請到座席間。楊智積招待他們也衹不過餅果之類，酒也衹斟三次。家裏有歌舞女藝人，也衹是在過年過節喜慶之時叫她們在太妃前演奏。起初，隋文帝還没有顯露頭角，與楊智積的父親楊整不和睦，太妃尉氏又與嫂子獨孤皇后不融洽，所以楊智積常常心裏有種恐懼感，并且經常自我貶損，隋文帝也因此對他很憐愛。有人勸説楊智積去從事産業，楊智積説："過去平原君顯露出朽爛的財帛，爲財産多而苦惱。我幸而無財可露，爲什麽還要去經營呢?"家中有五個兒子，衹教他們去誦讀《論語》和《孝經》，亦不准他們與賓客交往。有人問他原因，楊智積説："我擔心兒子有才能招來禍患。"開皇二十年，徵召他回京，没有任職，便閉門在家，衹是在朝覲的時候纔出門。隋煬帝即位，滕王楊綸和衛王楊集因讒言獲罪，高陽公

楊智明亦因與賓客交往勾結被剥奪爵位，楊智積見此更加害怕。大業三年，楊智積任弘農太守，他把政事委托下屬辦理，自己修身養性。

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

當楊玄感反叛作亂，并率軍從東都洛陽向西進攻，楊智積對自己的屬官說："楊玄感想西進圖謀關中地區，如果一旦成功，那麽他的基礎就穩固了。我們應當用計牽制他，使他不得西進。不要十天，自然便會兵敗就擒。"當楊玄感率兵進到弘農城下時，楊智積登上城的矮墻對他進行辱駡，楊玄感大怒，留兵攻取。城門被賊軍火燒，楊智積便猛增火勢，賊軍不能進入。持續了幾天，宇文述等人率兵趕到，裏外合擊大敗楊玄感的賊軍。不久授宗正卿。

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疏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大業十二年，跟隨煬帝到江都，得病不起。煬帝當時對自己兄弟很疏遠刻薄，楊智積常常心裏不安寧，這次得病，没有叫醫官來診治。楊智積臨死時對他的親人説："我今天纔知道能保全腦袋而歸於九泉之下了。"當時人們爲他哀悼。有一個兒子名叫楊道玄。

滕穆王楊瓚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

滕穆王楊瓚，字恒生，又名慧。在周做官時，因父親武元立有軍功，封爲竟陵郡公，娶周武帝妹妹順陽公主爲妻。保定四年，多次升任到納言。楊瓚既是富貴公子，又娶公主，加上本人風流瀟灑，喜好讀書和愛護賢士，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當時人們把他稱作楊三郎。周武帝對他特别親近和寵愛。周征討齊，各王都隨軍出征，衹留楊瓚守衛，武帝對他説："六府事多，一切交付你去處理，如此我就没有後顧之憂了。"周宣帝即位，升爲吏部中大夫，加授上儀同。

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

宣帝駕崩，隋文帝進入宫中，總理朝政。他派廢太子楊勇前去召楊瓚入宫。由於楊瓚一向與文帝不融洽，所以他没有聽從。他説："你的隋國公恐怕都不能保得住，爲什麽再去做那誅滅宗族的事呢？"文帝任丞相時，授楊瓚爲大宗伯，負責修撰禮儀制度，又進升爲上柱國、邵國公。楊瓚見文帝執掌朝政，恐怕會招致家族禍難，於是暗地裏圖謀阻礙，但每次文帝都很寬容他。當文帝受禪即位時，立楊瓚爲滕王，授雍州牧。文

帝多次與他同坐，稱呼他爲阿三。後來楊瓚因事獲罪，除去他的雍州牧，衹以滕王的爵位回家。

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咒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鴆。子綸嗣。

楊瓚妃宇文氏，一向與獨孤皇后不和睦，自楊瓚回家後，心裏總是憂愁不得志，暗地裏還咒罵哥嫂。文帝命令楊瓚休掉她，楊瓚不忍心與她身離情絶，堅決要求文帝收回成命。文帝不得已，衹好順從他，但宇文氏却被從宗室譜籍上删除。此後，楊瓚受到的禮遇更薄了。開皇十一年，楊瓚跟隨文帝到栗園，坐在樹下，剛飲酒，楊瓚忽然血從鼻流出，突然死了，當時四十四歲。人們都認爲是喝了毒酒。兒子楊綸繼承父親爵位。

楊綸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晋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

楊綸，字斌籀，生性寬弘仁厚，姿容美麗瀟灑，對樂器樂理很有研究。隋文帝受禪即位，封爲邵國公。第二年，任邵州刺史。晋王楊廣從梁國納娶王妃，朝廷叫楊綸到梁送聘禮，梁國人對他極爲敬重。

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琛答曰："王相禄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咒詛，帝令黄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協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

楊綸因爲父親的緣故，在隋文帝時期，常常感到自身不安全。煬帝即位以後，更受猜忌。楊綸由於憂慮害怕，便找來一名叫王琛的術士給他相面。王琛説："你的面相不同一般。再説滕就是騰的意思，憑此字就該有好的兆應。"當時有和尚惠恩、崛多等，能懂占候術，楊綸每次與他們交往，常叫這幾個人做厭勝法。有人由此告發楊綸心懷不滿而咒詛他人，煬帝叫黄門侍郎王弘徹底查審此事。王弘迎合煬帝意旨奏説楊綸犯有壓勝巫蠱惡逆行爲，罪應處死。煬帝叫公卿大臣商議此事，司徒楊素等人説："楊綸心懷怨恨的原因，在於從他父親時就開始積怨。現在我朝建立不久，四海同心，對於兄弟來説，更應同心協力。他的先人却背離阻撓朝廷的重大謀略，棄同類附異己。父親在前面悖亂，兒子又在後面爲逆，行惡已久，他的罪極大，請根據律令予以處置。"煬帝因爲他是皇族，不忍心，僅除去名籍發配到邊疆。

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效，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

大業七年，煬帝征討遼東，楊綸想上表朝廷，請求隨軍效力抵罪，被郡司阻攔。不久，遷徙到珠崖。當天下大亂時，受到亂賊林仕弘的逼

弘逼，携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

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

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

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

温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迫，便帶着妻兒逃到儋耳。後來回國，封爲懷化縣公。不久，因病去世。

楊綸的弟弟楊坦，字文籀，起初封爲竟陵郡公，因受楊綸的牽連，發配到長沙。

楊坦的弟弟楊猛，字武籀，發配到衡山。

楊猛的弟弟楊温，字明籀，起初發配到零陵。楊温勤奮好學，善於寫文章，不久，作《零陵賦》以自我寄托，内容充滿了哀思。煬帝看見賦後很生氣，又把他發配南海。

楊温的弟弟楊詵，字弘籀，開始亦發配零陵。煬帝認爲他爲人處事謹慎，讓他承襲滕王封號，并作爲穆王的繼承人。大業末年，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殺害。

道宣王楊嵩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静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道宣王楊嵩，在周時因爲武元的軍功，賜封爲興城公。去世較早。隋文帝受禪即位，給了他追封和謚號，以滕穆王楊瓚的兒子楊静承襲他的封爵和封號。楊静死後，謚號爲悼。他没有兒子，蔡王楊智積的兒子楊世澄承襲他的封爵。

衛昭王楊爽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内史上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上柱國、凉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悦，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

衛昭王楊爽，字師仁，小名明達。在周時因爲父親武元立有軍功，在襁褓中就封爲同安郡公。六歲時父親去世，被獻皇后撫養，因此受到的寵愛與其他幾位弟弟有很大的不同。十七歲時，任内史上士。文帝執掌朝政，授他爲蒲州刺史、柱國。當文帝受禪即位時，被立爲衛王，他的生母李氏封爲太妃。楊爽被授以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暫兼并州總管，一年後升任上柱國、凉州總管。楊爽風度瀟灑儀表堂堂，有器量，爲政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大軍北伐突厥時，河間王楊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人率軍分道進擊，任命楊爽爲元帥，其他各路都受楊爽指揮。楊爽親自率領李充等四位將領從朔州出擊，在白道遇上沙鉢略可汗的突厥軍，兩軍交鋒，大破突厥軍，沙鉢略受重傷逃走。文帝得知後非常高興，賜給楊爽梁安縣一千户采邑。開皇六年，再次任元帥，率領步騎十五萬人馬從合川出擊，突厥人逃走。徵召他爲納言，文帝對他特別器重。

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不久，楊爽得病，文帝派薛榮宗前往探視，聽説是許多厲鬼在作祟，楊爽叫身邊侍從驅趕鬼。過了幾天，有鬼前來襲擊薛榮宗，薛榮宗走下臺階便死了。當夜楊爽也死去，年僅二十五歲。贈太尉、冀州刺史。兒子楊集繼承爵位。

楊集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楊集，字文會，起初封爲遂安王，不久承襲封衛王。煬帝時，對諸侯王的禮遇漸漸淡薄，而猜忌和防範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楊集感到憂慮和恐懼，便叫來一位名叫俞普明的術士設祭壇祈求神明相助。有人告發楊集咒詛煬帝，司法部門迎合皇帝的旨意，將楊集逼供而下獄，奏説楊集大逆不道，罪當處死。煬帝下詔讓朝臣議論此事，楊素等人説："楊集私懷旁門左道，用邪術咒詛皇帝，是君父的罪人，不是做臣的所能赦免的，請按律令論處。"當時滕王楊綸坐罪與他相牽連，煬帝不忍心處死，衹削除名籍發配邊疆。天下大亂時，不知下落。

河間王楊弘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

河間王楊弘，字辟惡，是文帝堂祖父家的弟弟。祖父楊愛敬，去世較早。父親楊元孫，年少喪父，跟隨母親郭氏在舅家撫養。當武元帝和周文在關中圖謀伐齊時，楊元孫當時還在鄴城，害怕被齊人殺掉，便冒母家姓郭氏作爲自己姓氏。楊元孫死，齊被周滅掉，楊弘入關，與隋文帝互相投合，隋文帝哀憐他，替他購置了田地房産。

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静，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

楊弘生性聰明穎悟，文武雙全。多次從軍征戰，多次升官任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任丞相時，常將他安置在自己身邊，充當親信。隋文帝一次去周趙王的府第，正當大難將至時，楊弘站在門户外，保護文帝。不久任上開府，賜封爲永康縣公。到文帝受禪即位，任大將軍，進封爲郡公。不久又追贈他父親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那年，立楊弘爲河間王，授右衛大將軍。不久進升爲柱國，并以行軍元帥的身份率大軍取道靈州征討突厥，大破突厥軍。任寧州總管，進升爲上柱國。楊弘爲政崇尚清静無爲，對百姓多施恩惠。轉任蒲州刺史，朝廷給予他見機行事的

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權力。當時河東地區盜賊較多，楊弘奏請將作盜賊的一百多人押送到邊境，於是全州境内安然無事，因此博得了良吏的稱譽。每次晉王楊廣入朝時，楊弘便兼任揚州總管，後來晉王回到藩國，楊弘又回蒲州。楊弘在蒲州十多年，使全州的風俗教化大爲改觀。隋煬帝即位，授楊弘爲太子太保。一年多時間，去世。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兒子楊慶繼承爵位。

楊慶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

楊慶爲人不正而善於觀察時變。隋煬帝對衆位兄弟猜忌，滕王楊綸等人都被流放遠地，惟獨楊慶一人没受影響。多次升任至滎陽太守，政績突出。

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吕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嘆，事不同此。江都荒湎，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絶千里，糧糇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虚；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當李密占據洛口倉時，滎陽許多縣紛紛響應李密，楊慶統兵抵禦。一年多以後，城内糧食用盡，守軍的形勢日益窘迫。李密派人送書信給楊慶説："你的先祖，家住在山東，本來是姓郭氏，并不是楊氏族人。婁敬對漢高祖來説，遠不是他的血脉後代；吕布對於董卓，更與世親無關。同類不幸而悲嘆，與你的情形不一樣。煬帝沉湎酒色於江都，放蕩而忘歸，骨肉離散，人神怨憤。像紂王在驪山點燃烽火，諸侯也都不到；如同在漢水去乘被膠粘住的船，不知哪天纔能回來。你一人守着孤城，增援的人馬被隔在千里之外，糧草支用，僅能够用一個多月，士卒多已死亡或疲憊，僅剩數百。還有什麽倚賴，繼續抵抗？到集市上去求枯魚，應面對事實，靠送信去等待運糧，究竟知道是哪一天呢？祇怕禍從您身邊産生，事變從内部開始，空有堂堂七尺的身軀，被人作爲千金的交换物品，豈不感到酸楚？希望您能三思，爲自己求取好的前途。"當時江都煬帝被殺的消息亦傳到滎陽，楊慶看到文書後，便投降了李密，改姓爲郭氏。李密失敗後，回到東都，又恢復楊姓，越王楊侗没有責備他。到楊侗稱帝時，任命他爲宗正卿。

世充既僭僞號，降爵爲郇國公，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

王世充冒稱皇帝，楊慶被降爵爲郇國公，又改爲郭姓。王世充把哥哥的女兒嫁給楊慶爲妻，并任命他爲滎州刺史。當王世充即將敗亡的時候，楊慶想帶着妻子一同回到長安去，他的妻子

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說：“國家叫我侍奉您，目的在於表明對您的厚愛，并與您同心共結。如今叔父處境危難，國家臨近危亡，而您不顧姻親關係，辜負人的囑托，祇考慮到保全自身性命，并不是我責怪您。我若是到了長安，衹是您的一位婢妾，我能爲您做什麼呢？希望您把我送回到東都，是您對我的恩惠。”楊慶不答應，他的妻子便沐浴梳妝，喝藥而死。楊慶便回到長安，任宜州刺史、郇國公，恢復楊姓。他的嫡母元太妃，年事已高，且雙目失明，被王世充殺害。

義城公楊處綱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强濟，亦爲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悦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

義城公楊處綱，是隋文帝的同族伯叔父。他生長在北部邊地，年少時就熟習騎馬射箭。在北周時，因軍功授以上儀同。隋文帝受禪即位，追贈楊處綱的父親楊鍾葵爲柱國、尚書令，追封爲義城縣公，并讓楊處綱承襲爵位。後來多次升官任右領軍將軍。楊處綱雖然無才無藝，而性格樸實正直，在職時全身心撲在其上，也被當時人稱贊。任蒲州刺史時，蒲州吏民對他很愛戴。後在秦州總管任上去世，謚號爲恭。

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錮不齒。

弟弟楊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楊諒謀反時，朝廷亦認爲他懷有二心，被廢黜禁錮。

離石太守楊子崇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宫，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

離石太守楊子崇，是武元帝的同族弟弟。父親楊盆生，死後贈爲荆州刺史。楊子崇年少勤奮好學，涉獵書籍奏記，有風姿儀態，愛交結賢才。開皇初年，授以儀同，以車騎將軍身份常常掌管宿衛。後來任司門侍郎。隋煬帝即位，多次遷升至候衛將軍，因事牽連而被免職。不久，出任檢校將軍事。跟從煬帝出巡到汾陽行宫，楊子崇知道突厥一定會來侵犯，多次請煬帝早點回京師，煬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不久果然突厥軍圍攻雁門。當突厥退去時，煬帝憤怒地說：“子崇太怯懦，動不動就胡亂建議，驚動我軍軍心，他不能再充當我的親信。”出任離石郡太守，以勤政能幹聞名。從此以後，突厥頻繁進犯邊境，胡人頭領劉六兒又率衆劫掠離石郡，楊子崇上表朝廷請求發兵鎮壓。煬帝得知又大怒，命令楊子崇沿長城行進。楊子崇走了一百多里後，四面無路

可走，不得已又回來。

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仇家所殺。

過了一年多，朔方的梁師都、馬邑的劉武周等人紛紛作亂，郡中的各部胡人又再次反叛。楊子崇深感憂慮，想聚集到朝廷，於是和他的親信幾百人從孟門關回京師。在中途遇到道路不通，衹好又退回到離石去。身邊隨從聽說李淵在太原起兵，不再入城，各自叛離楊子崇而去。楊子崇將反叛而走的隨從的父兄一一斬首。數日以後，起義軍隊到離石城下，城中響應起義軍，城被攻陷，楊子崇被仇人所殺。

文帝四王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隋文帝共有五個兒子，都是文獻皇后生的。長子是房陵王楊勇，依次是煬帝、秦孝王楊俊、庶人楊秀和庶人楊諒。

房陵王楊勇

房陵王勇，小名睍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内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决。

房陵王楊勇，小名叫睍地伐。北周時因武元軍功，封爲博平縣侯。當隋文帝輔政時，楊勇被立爲世子，授以大將軍、左司衛，封爲長寧郡公。出京任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統轄原來齊國的舊地。後來徵召回京師，進升爲上柱國、大司馬，兼任内史御正，宫廷的禁衛都屬他統領。隋文帝受禪即位，楊勇被立爲皇太子，有關軍國政事以及尚書上奏的有關死罪以下的案件，都叫他參議裁决。

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暗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晋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

文帝得知山東人很多流離失所，便派人前去調查核實，又想遷徙一些人去充實北部邊地。楊勇上書進諫，認爲“依戀故土懷念故人，是人之常情，而在外面奔波流離，是不得已的事情。齊國末年，君主昏暗而社會混亂，周國平定齊國，繼續施加淫威而殘虐百姓，百姓難以忍受，以致出現逃亡現象，并不是他們厭棄家鄉，願意去當寄居在外的人。如果給他們幾年時間，感受朝廷的恩惠，那些在外流竄的人，自然會回家務農。雖説北方夷狄經常侵犯邊境，下令那裏嚴防固守，何必去遷徙内地民衆，增加他們的勞苦和煩擾呢”？文帝看了上書非常贊賞。當時晋王楊廣也上奏章説徙邊不可取，文帝於是放棄了。此後每遇到時政不當之處，楊勇都提出改正的主張，

文帝常常采納。

帝常從容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内寵，孽子忿争，爲亡國之道邪!"

文帝經常隨便對群臣説："前代君王，沉溺於寵愛女人，廢立太子之麻煩由此而産生。我身邊没有寵妾侍候，五個兒子爲同母所生，可以説是真正的親兄弟。哪裏像前代，君王有很多寵妾，寵妾們的兒子争奪名位，這是國家滅亡的原因啊!"

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熲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

楊勇勤奮好學，能訓解、寫作詞賦，生性寬仁和厚，直率任性，没有任何矯揉造作的舉止。接納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人作爲自己的賓客朋友。楊勇曾經爲自己紋飾一幅蜀地的鎧甲，文帝看見後很不高興，擔心會以此萌生奢侈的習性，於是告誡楊勇説："我縱觀歷代帝王，還没有見到生活奢華而能長久的。你是皇儲，如果上不能使皇帝稱心滿意，下不能適合民意，怎麽能承負起皇帝這一重擔，高居下人之上呢？我過去穿的衣服，各留了一件，時不時拿出來看看以警戒自己。又想把它們分别賜給你們兄弟。由於我擔心你以皇太子的心理，會忘記過去的事，所以我叫高熲把我過去曾經所佩帶的一把刀子賜給你，還有一盒菹醬，那是你過去做上士時所常吃的。如果你記得往昔的話，應該知道我的用心所在。"

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率朝東宫，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宫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宫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别上東宫。事非典則，宜悉停斷。"

後來到冬至那天，百官朝拜楊勇，楊勇設樂隊接受慶賀。文帝得知，便問朝臣："最近聽説在冬至節，内外文武百官組織到東宫朝拜，是什麽禮節？"太常少卿辛亶回答説："對東宫來説是賀，不能説是朝。"文帝説："改節爲賀，一般説祇是三十來人，而且是根據情况各自而去。爲什麽有關官府一徵召，全體朝臣都聚集到了那裏呢？而且太子還穿着法服設樂隊接待。東宫這樣做，是很違背禮制的。"於是下詔説："皇太子雖然位居太子，但道義上還是臣子，然而各地方長官冬至朝賀，根據土地情况制定貢賦，另外去東宫。這事不符合典章規則，應該全部停止。"

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强宗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盡取强者，恐東宫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

自此，楊勇受到的寵愛開始下降，文帝對他的疑忌和隔閡漸漸增加。當時文帝命令擇選豪門大族子弟進入宫廷擔任宿衛，高熲上奏説："如果皇上都選這種子弟，恐怕東宫的宿衛就太弱

太子毓德東宫，左右何須强武？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宫上下，團伍不别，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

了。”文帝嚴肅地說：“我經常出去巡行，宿衛當然必須是雄壯威武的。太子在東宫修養德性，身邊有什麼需要强壯的人？按我估量，常在輪流值班那天，分一部分到東宫上下，團伍編制不加區别，難道不是好事嗎？我熟習前代做法，你不必沿襲過去風尚。”大概懷疑高熲兒子娶楊勇的女兒爲妻，所以流露此話以加提防。

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内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晋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晋王德行。後晋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内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杯杓。”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宫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晋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楊勇有很多寵妾，昭訓雲氏受到寵愛，她受到的禮遇可同嫡妻匹敵。然而太子妃元氏却没得到寵愛，一次得了心病，卧病二天就逝世了。獻皇后猜想肯定有其他原因，便重重地責備了楊勇。又自太子妃逝世後，昭訓雲氏把持宫内之事，獻皇后心裏更是憤憤不平，表示要查找楊勇罪過。晋王楊廣得知此事，便更加僞裝掩飾自己，王府姬妾數目雖經常保持，但他衹與蕭妃相處。獻皇后因此疏遠楊勇，愈加稱贊晋王楊廣的德行。後來晋王入朝，隨行的車馬和侍從，都顯得節儉樸素，遇到朝中大臣，在禮節上顯得極爲謙卑，因此聲名大振，超過任何一王。即將回揚州，他進入内宫向獻皇后辭行，趁機哽咽流涕，裝出一副悲傷的樣子。獻皇后見此也忍不住流下眼淚，兩人相對哀嘆抽泣。晋王說：“我生性愚笨，常常自守兄弟之情誼，不知什麼過錯，使太子對我失去了親愛，而且他經常對我懷有怨恨，想置我於死地。致使我經常擔心讒言誣陷來自婦女，在杯杓裏有毒藥。”獻皇后氣憤地說：“睍地伐漸漸迫不及待了，我替他求取元家女兒，是希望他能隆盛根基，竟想不到不與她好好做夫妻，却專門寵愛阿雲，真是與豬狗差不多。元氏原本没有病痛，却突然暴死，派人投毒，使她過早死去。既然事情已經發生，我亦不予追究。爲什麼還對你露出這種意思？我現在還健在尚且如此，我死後不就把你當作魚肉宰割了？每次想到太子没有正妃，假若你們的父皇哪天駕崩後，叫你們兄弟在阿雲小兒面前跪拜問安，這是多麽大的痛苦啊！”晋王聽後再次下拜，淚流不止，獻皇后亦悲傷不已。

此别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

此次離别皇后後，晋王楊廣知道皇后已偏向他這一邊，於是便開始策劃奪取太子之位的計

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晋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

謀。他叫張衡前來幫助他商定謀策，派褒公宇文述去與楊約深交，又派人去越公楊素那裏，告訴皇后的旨意，并把皇后説的那番話都告訴他。楊素驚異地説："祇是不知道皇后是如何决定的？如果像她所説的那樣，我又有什麽用呢！"幾天後，楊素入宮陪宴，悄悄地在皇后面前稱贊晋王孝悌恭儉有禮節，以此去揣摸皇后的意思。皇后傷心地説："你説得對。我兒極爲孝順，每次聽到父皇和我派遣宦官到揚州，一定到揚州的邊境來迎接。又他的王妃也受人憐愛，我派婢女前去，她每次都是同婢女吃住一起。哪裏像睍地伐和阿雲他們經常面對面地坐着，一天到晚宴樂不止，親信小人，疑忌阻隔兄弟。我之所以更憐惜阿麼的原因，是擔心暗地裏被人殺掉。"楊素知道了皇后的旨意後，便大説太子的不賢不才。皇后於是饋贈楊素黄金，從此便産生了廢立太子的想法。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蘖，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静，皆隨事奏聞。又東宫宿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

楊勇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計謀，感到憂慮和恐懼，但又不知如何對付。他聽説新豐人王輔賢懂得占候術，便召來問他。王輔賢説："白虹横跨東宮門，太白星襲擊月亮，這是皇太子被廢黜的徵象。"并告訴他用銅鐵五種兵器鑄造各種壓勝。又在後園内建造庶人村，房屋低矮簡陋，太子不時到其中就寢休息，穿粗衣睡草褥，希望以此種生活來抵擋廢黜。文帝知道他心裏不安，在仁壽宮，叫楊素前去觀察楊勇。楊素到了東宮門外，不進去，楊勇早已在裏面等待他，所以楊素故意不進去以激怒楊勇，楊勇懷恨在心，并在言語和臉色上顯露出來。楊素回來，説楊勇充滿怨恨，恐怕會有其他變故，文帝非常疑忌。獻皇后又派人偵察東宮動静，就是細小事情也都要上報皇上，并趁機構陷誣害，捏造了他的罪過。文帝對他很疑惑，於是疏遠猜忌楊勇。文帝在玄武門到至德門一綫布置偵察人員，以窺伺楊勇的動静，什麽事都要向他報告。又東宮宿衛，侍官以上的人，名籍全部隸屬各衛府，其中健壯士兵都讓離開。

晋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宫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

晋王又命令段達私下賄賂東宮寵幸侍臣姬威，指使他獲取太子的情况，密報楊素。於是朝

内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宫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

開皇二十年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宫，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宫官屬曰："仁壽宫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脱衣卧。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宫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

廷内外謗議喧嘩，楊勇的過失每天傳出。段達威脅姬威説："太子的罪過，皇上都已知道了。現已得到密詔，一定要廢立太子。您能够告發，就會大富大貴。"姬威應允。

開皇二十年九月壬子日，文帝乘車從仁壽宫出發，次日親臨大興殿，他對身邊侍臣説："我最近纔回京師，理應開懷歡樂，但不知什麽原因，反而愁苦不安。"吏部尚書牛弘回答説："是因爲我們這些人不稱職，所以纔使陛下感到煩憂勞苦。"文帝多次聽到有關太子的讒言，他懷疑朝臣一概捨棄不報，所以故意這麽問，目的是希望能聽到有關太子的過錯。牛弘如此回答，大大背離了文帝本來的意思。於是文帝生氣地對東宫的官屬説："仁壽宫離這裏不遠，叫我每次回京師，嚴備得如同進入敵國一樣。我爲防止禍患，不脱衣服睡覺。考慮到夜裏厠所要近一點，所以睡在後房。又擔心會出現緊急的事情，我衹好回到前殿。難道你們這些人想破壞我的家國嗎?"於是便拘捕了唐令則等幾個人，將他們交給有關部門審訊。叫楊素陳述有關東宫的一些事情，以便告誡身邊的大臣。楊素提高聲音説："我奉詔回京師，叫皇太子查核劉居士的餘黨。太子憤怒變色，身體發抖，流着眼淚，説：'劉居士黨羽已經没有了，派我到哪裏去追討? 你是右僕射，受此委任應該自己去想辦法，關我什麽事?'又説：'如果大事不順，我將先被殺。如今作爲太子，竟然讓我不如幾位弟弟，一切事情都要受皇上管制，我不能自由。'於是回頭長嘆説：'我覺得自己已受到了很大的威脅。'又説：'各王都賞賜了奴婢，惟獨不給我。'便憤怒地昂着頭面對西北，低聲細語。"文帝説："這兒不能勝任繼承父位的日子已很久了。皇后經常勸我廢黜，我認爲他是我在貧寒時生的，又是長子，希望他能慢慢改變，所以一直默默地容忍到今天。楊勇過去從南兗州來時，曾對衛王説：'母親不給我娶一個好妻子，也是太可恨了。'便指着皇后的侍女説：'都是我的。'這些話就差不多表明將會發生異常的事情。他的妻子剛去世，就用帳幕安置她那些餘下的老嫗。元妃剛死時，我很懷疑是他派

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驎，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宫，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馬嗣明投毒藥殺害的。爲此我曾責問過他，他便怨恨地説：‘有機會我還當殺元孝矩。’這是想害我而故意遷怒於人。當初，長寧王出生不久，我和皇后一起將他抱過來撫養，他總是不放心，連續派人來索要。况且雲定興的女兒，是他在外面與人通奸而生，想到此事的來歷，爲什麽非是其親生的呢？過去晉國太子娶一屠夫家的女兒爲妻，生下的兒子即喜歡屠宰之事。如今即使不是一類人，也會擾亂宗廟。還有劉金驎這個人，是個巧言諂媚之徒，稱雲定興爲家父。雲定興是個愚笨的人，竟然接受這種稱呼。我先前削去劉金驎之職，就是因爲此事。楊勇過去在宫裏，接引曹妙達一起與雲定興的女兒宴會，曹妙達在外面對人説：‘我今天勸了太子妃的酒。’一直認爲他的幾個兒子無權無勢，怕别人不服從，所以迎合放縱他們，目的是想收買天下人。我雖然德行不及堯、舜，但終究不能把萬民托付給不肖子孫。我常擔心他會加害於我，如防大敵，如今想把他廢黜，以安定天下。”

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争强，聲色俱厲，帝不答。

左衛大將軍元旻進諫説：“廢立是一件大事，天子不能有不一致的言語，如果下詔執行，後悔就來不及了。讒言極能欺騙人，望陛下多加明察。”元旻言辭直率争辯激切，聲色俱厲，文帝没有理睬。

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黄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决當快意。’又宫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

當時姬威又上表告發太子違法，文帝叫姬威全部説出來。姬威説：“皇太子以前與我談話，總是想着如何驕奢淫逸，他想得到從樊川到散關這塊地方，規劃將它變成苑囿。他還説：‘過去漢武帝準備建造上林苑，東方朔進行勸諫，武帝賞賜他黄金一百斤，多麽可笑！我實在没什麽黄金動不動就賞賜給這種人。如果有勸諫的，我把他們治罪斬首，衹要殺上一百人左右，反對就自然會永久平息了。’先前蘇孝慈解除左衛主將，皇太子手舞足蹈地説：‘大丈夫應當有那麽一天，終身都不會忘記，肯定舒適稱心。’又宫内所需要的東西，尚書經常依法不給，皇太子便憤怒地説：‘僕射以下五人，到時展示三個人的脚，就會讓你們知道輕視我的後果。’又在苑内建造一座小城，一年四季建造不停，營造起來的亭殿，

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煉，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

早造夕改。常常說：'父親常生氣地說我是偏房所生，高緯、陳叔寶他們難道是孽子嗎？'曾經叫一巫婆占卜吉凶，他告訴我說：'我父親的忌日在十八年，這期限已很短了。'"文帝傷心地說："誰不是父母所生，他竟然如此待我！我曾派過去侍奉過我的宮女，去觀察東宮情況，她回來告訴我說：'不要叫廣平王到皇太子那裏去。太子憎恨妻子，也是廣平王教的。'元贊也知道他陰險惡毒，勸我在左藏東再增加兩隊宿衛。剛剛平定陳後，宮女中姿色好的全部配到春坊，好像聽說他不知滿足，還到外面另外求訪。我最近閱讀《齊書》，看到高歡放任他的兒子，心裏十分氣憤，怎麼能去效仿這般人呢！"於是楊勇和他的兒子們全都被禁錮，拘捕了他的一部分同黨。楊素玩弄法律條文，審訊成罪案。楊勇因此被冷落。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托。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

過了幾天，官吏根據楊素的意思，上奏說："元旻身爲宿衛，時常曲意事奉楊勇，實際上是依附楊勇。在仁壽宮，裴弘將楊勇在朝堂寫的書信給元旻，在封頁上寫有'不要讓人看見'的字樣"。文帝說："我在仁壽宮，哪怕就是細小的事，東宮都一定知道，而且比驛馬還快，我很久以來都感到奇怪，難道不是他幹的嗎？"於是派衛士拘捕元旻和裴弘交付司法機關。

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雕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群官，爲

在此之前，楊勇曾到仁壽宮參拜父親起居回來，中途看見一棵枯死的槐樹，盤根錯節，大約有五六個人合抱那麼粗，看着隨行人員說："這樹可以用來製作什麼器用？"有人回答說："古槐樹尤其可用來取火。"那時候衛士都佩帶火燧，楊勇因此叫工匠製作火燧幾千枚，想將它們分別賜給自己的隨從。此時，終於在府庫被查獲。還在藥藏局貯藏艾幾斛，也被搜出。大家感到奇怪，便問姬威。姬威說："太子這種做法是別有所用的。近來他叫長寧王以下，從仁壽宮回來，往往要急行趕回，一晚就趕到了。他常常飼養馬匹達一千，說是若徒步從小路前去把住城門，人都要餓死。"楊素根據姬威的話責問楊勇，楊勇頗爲不服地說："我聽說你有馬幾萬匹，我楊勇位居太子，養一千匹馬，難道就是造反？"楊素

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遍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妖。"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

又揭露東宫的服用與玩賞的物品似乎加上了雕飾，全部將它們陳列在廳堂，以便讓文帝和群臣過目，作爲太子的罪過。文帝説："前任主簿王世積，得到婦女的領巾，形狀像槊幡，當時他將它拿給百官看，想以此來告誡大家。如今我兒却自己去這樣做。領巾做槊幡，這是將要變故的象徵。"叫人將那些物品拿去責問楊勇，皇后也罪責他。文帝派人責問楊勇，楊勇不服。

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并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

太史令袁充進奏説："我觀測天文，皇太子應當廢黜。"文帝説："天象早已顯現了。"群臣再没有敢説話的。於是派人召楊勇。楊勇見到使者，驚慌地説："會不會殺我呢?"文帝身着戎服陳列兵馬，前往武德殿，在武德殿召集文武百官站在東面，皇親站在西面，把楊勇和他的兒子們帶到殿廳并排站着。文帝叫薛道衡宣讀詔書將楊勇及其被封爲王或公主的兒女一并廢爲平民。叫薛道衡對楊勇説："你的罪惡，人神都厭棄，想求不廢，怎麽可能呢?"楊勇兩次下拜説："我罪當殺，作爲將來借鑒和警戒。幸而承蒙哀憐，得以保全性命。"説完，傷心地流下了眼淚，接着便舞蹈而去。左右之人莫不默默憐憫。

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奸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宫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内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内事諂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宫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宫臣，進畫奸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托玄象，妄説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并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没官。車

文帝又下詔説："左衛大將軍元旻，職掌禁軍，委以心腹重任，然而他却包藏奸邪，挑撥君主親人關係，常常造成禍端，是罪魁禍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於太子處策名任職，位於宫廷僚官之首，曲意諂媚來討人歡心，自作主張進獻藝人，自己操樂器，親教宫女，贊成太子驕奢，引導太子違犯法令。太子家令鄒文騰，專門從事左門旁道，偏愛親近，占卜國家之事，希望出現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在内從事諂媚阿諛，在外仗勢胡作非爲，欺凌上下，褻瀆污濁内宫。典膳監元淹，亂説是非，挑撥離間，引進妖巫，從事壓勝等迷信活動。原吏部侍郎蕭子寶，原在官署，本來不是宫臣，却進獻謀劃奸邪之事，邀功求利。原主璽下士何竦，假托天象，妄陳妖説，志在圖謀禍亂，惟恐天下不亂；太子那些奇裝異服，都是何竦策劃，致使太子滋長驕奢，損耗百姓財物。這裏所指七人，爲害特重，全部處以斬刑，妻妾、子孫全部没入官府爲奴。車騎將軍閻

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并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没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預追番丁，輒配東宫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虚破丁功，擅割園地。并處自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晋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宫。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并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

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他們所做之事，都是大逆不道，根據他們的罪狀，罪當極刑。但考慮到不能盡行殺戮，所以特免他們死罪，每人各打一百杖，本人和妻兒及家産全部没入官府。副將作大匠高龍叉，參預徵調番丁，經常發配到東宫服役，爲太子營造亭舍，本人還進入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正常開支之外，私自出給公家資財，虚報丁壯成績，擅自割占園地。以上三人全部令他們自殺。”於是召集文武百官到廣陽門外，在宣布詔令後將他們一一處斬。把楊勇安置在内史省，給予五品官的俸禄。立晋王楊廣爲皇太子，還把楊勇交給他管制，於是楊勇被囚禁在東宫。賞賜楊素絹帛三千段，元胄和楊約各一千段，楊難敵五百段，都是因爲審訊楊勇的功勞而分别受到賞賜。

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

當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進諫，説：“皇太子被小人所陷害，不應該廢黜。”文帝大怒，叫人杖打了他。不久，貝州長史裴肅上表聲稱：“皇太子廢黜時間已經很久，應當能克制自己重新爲人了，請求封他一個小國。”文帝知道廢黜楊勇在天下人看來顯得不公平，於是徵召裴肅入朝，具體陳述有關廢立方面的想法。

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

當時楊勇自認爲所以被廢黜，并不是因爲他的罪過，所以頻繁地請求朝見文帝，當面申述自己的冤屈。由於皇太子楊廣的阻攔，所以文帝没能知道。楊勇於是爬上一棵樹大聲叫喊，讓文帝聽到，希望能被引見。楊素由此上奏説：“楊勇神志昏亂，又有癲鬼附身，不能再收他回來。”文帝認爲楊素説得對，致使楊勇始終不能見到文帝。

帝遇疾於仁壽宫，皇太子入侍醫，奸亂事聞於帝。帝抵床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

文帝在仁壽宫發病，皇太子入宫侍奉醫藥，發生的奸淫亂倫事情被文帝聽到了。文帝抵着床説：“我冤枉地廢了我兒！”於是派人去找楊勇，還没來得及出發，就駕崩了。對外封鎖文帝死去的消息，暫不辦喪事。同時急速拘捕柳述、元巖，收監於大理獄，僞造賜死楊勇的詔書。追封楊勇爲房陵王，不立繼承人。

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

楊勇有十個兒子：雲昭訓生的長寧王楊儼、

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

平原王楊裕、安城王楊筠，高良娣生的安平王楊嶷、襄城王楊恪，王良媛生的高陽王楊該、建安王楊韶，成姬生的潁川王楊煚，後宮生的楊孝實、楊孝範。

楊儼

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當初，楊儼出生時，文帝聽到消息說："這是皇太孫呢，爲什麽生下來不着地？"雲定興說："天生龍種，所以憑藉着雲而來。"當時人認爲這是一種聰敏的回答。六歲時，封爲長寧郡王。楊勇被廢黜，楊儼亦受牽連被廢黜。楊儼上表請求宿衛，言辭極爲哀切，文帝看後很憂傷。楊素進言說："我希望聖上顧全大局而犧牲局部，不應該去留心。"煬帝即位，楊儼經常隨行在旁，後來被鴆毒害死。其他幾位弟弟分別流放到嶺外，後來都被下詔殺死。

秦王楊俊

秦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秦王楊俊，字阿祇。開皇元年，被立爲秦王。開皇二年，授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當時年僅十二歲。加授右武衛大將軍，統領關東兵馬。開皇三年，調任秦州總管，隴右各州都隸屬他管轄。楊俊仁厚慈愛，信仰禮敬佛教，曾請求出家當和尚，没被允許。開皇六年，調任山南道行臺尚書令。隋發動征陳戰争，楊俊任山南道行軍元帥，都督三十總管，水陸兩軍共十多萬人，屯兵漢口，擔任長江上流的指揮。不久，任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坐鎮廣陵。轉任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悦。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起初，楊俊頗有好名聲，文帝聽後很高興。後來漸漸奢侈起來，他違犯規定，貸錢求取利息。文帝派人查審此事，與他一起連坐的有一百多人。楊俊仍不悔改，於是他大修宮室，極盡華麗之能事。楊俊在宮室的建造上有巧妙的構思，常常親自操運斧頭。做出來的精巧器用，用珠寶玉石裝飾。他爲王妃做了一件七寶冪籬，重得不能戴，便用馬載着而行。他不停地徵調役力。安置了渾天儀、測影表。又修了一座水殿，用香粉塗壁，連臺階都鑲嵌黄金玉石，梁柱和楣棟之間，四周都是明鏡，中間還夾雜有寶珠，極爲晶

瑩華美。楊俊常常與賓客歌伎在那裏彈琴吟唱。

俊頗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楊俊寵愛侍妾，王妃崔氏生性嫉妒，心裏極爲不平，於是在瓜中投毒。楊俊因此得病，被徵召回京師。因爲楊俊奢侈無度，被文帝免去官職，衹讓他以秦王的身份住在家中。左武衛將軍劉昇進諫説："秦王没有其他過失，衹不過是耗費官家財物、營建房舍而已。我認爲可以容忍。"文帝説："法令不可違背。"劉昇堅决請求，文帝生氣地變了臉色，劉昇衹好作罷。楊素再進諫，認爲秦王的過錯不應受到這種懲處。文帝説："我是五兒的父親，不是億萬人的父親。如果按照你的意思，爲何不去另外制定有關天子兒子的法律呢！以周公的爲人，尚且誅殺了管叔、蔡叔。我確實遠不如周公，怎麽能够去損害法令呢！"結果還是不答應。

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晋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蛷螋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從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楊俊病情加重，口裏含銀，銀的色彩發生變化，被認爲是遇到過蠱毒。卧床不起，便派人奉表向文帝述説。文帝責備他缺乏德行。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求恢復楊俊的官職，文帝没有答應。過了一年多，鑒於楊俊病重，又授上柱國。開皇二十年六月，楊俊在秦王府邸逝世。文帝衹哭了幾聲便停止了，説："晋王前段日子送給我一隻鹿，我叫人做成肉乾，打算賜給秦王。如今他死了，可將它供在靈座前。我心裏已經答應過，不能違背信用。"文帝和皇后前往探視，看見大蜘蛛、大蛷螋從枕頭中爬出來，仔細尋找却找不着。經調查瞭解，知道是王妃幹的。楊俊過去所做的那些奢侈華麗的東西，文帝叫人全都將它們焚毁。文帝詔令操辦喪事的那些器具，務必節儉，爲後人樹立榜樣。秦王府的官員請求立碑，文帝説："如果想留名於世，衹一卷史書就足够了，何必立碑呢？如果他的子孫不能保家，白白給人作鎮石罷了。"

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

王妃崔氏因爲投毒的緣故，被下詔廢去，賜死在她家裏。兒子楊浩，崔氏所生，因爲他的母親被賜死，不能得到封立，便讓秦王府的國官主持喪事。楊俊的長女永豐公主，十三歲，在父死後，極爲哀傷想念父親，在喪期結束後，便斷絶酒肉。每逢忌日，往往傷心不吃東西。開府王延

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絶。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吊祭，詔葬延於俊墓側。

生性忠厚，統領楊俊的親信兵十多年，楊俊對他非常禮遇。當楊俊生病時，王延常守護在樓下，晝夜不睡。楊俊死後，王延幾天不進飲食，瘦得衹剩下個骨架。文帝聽説後很憐惜他，賞賜他御藥，授以驃騎將軍，掌管宿衛。楊俊安葬那天，王延嚎啕大哭，竟因哀傷過度而氣絶身亡。文帝對他很嘆息和尊重，便叫通事舍人前去吊祭，并詔令將王延葬在楊俊的墓旁。

楊浩

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内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弑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

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隋煬帝即位，立楊浩爲秦王，作爲孝王的繼承人，封楊浩的弟弟楊湛爲濟北侯。後來又任命楊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叛亂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率兵征討。當進到河陽時，修書送給楊浩，楊浩到達宇文述軍營，多次往來。官吏彈劾楊浩以諸侯的身份與内臣往來，最終獲罪廢免官爵。宇文化及殺了煬帝，便立楊浩爲皇帝。宇文化及在黎陽失敗後，向北逃到魏縣，在那裏自稱皇帝，并派人殺害了楊浩。

楊湛勇敢膽大而剛烈。大業初年，任滎陽太守，因受楊浩牽連而被免職，也被宇文化及殺害。

庶人楊秀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

秀有膽氣，容貌瑰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

庶人楊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不久，遷封到蜀地，授以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開皇二年，進升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原官職照舊。一年多以後被罷官。開皇十二年，入朝任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不久，出京師鎮守蜀地。

楊秀有膽略氣度，容貌魁偉，有長鬍鬚，武藝高强，朝中大臣害怕他。文帝常常對文獻皇后説：“楊秀一定不得善終。我在時應當没有憂慮，等我死後，兄弟繼位時他一定會謀反。”兵部侍郎元衡出使到蜀，楊秀深交元衡，希望他請求文帝爲自己派些侍從官員。元衡回到京師後，請求增添楊秀的侍臣，文帝不答應。大將軍劉噲討伐西爨，文帝叫上開府楊武通率兵緊隨其後。楊秀派寵愛之人萬知光任楊武通的行軍司馬，文帝認爲楊秀用人不當，責怪他。并對群臣説：“損害朝廷的人，一定是我的子孫。就好比猛獸一樣，

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其他動物不能害它，反而被皮毛間蟲蠶噬啊。”於是分散了楊秀所統領的軍隊。

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執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内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

楊秀漸漸變得奢侈起來，并且違犯制度，所用的車馬和被服都與天子相比。當太子楊勇被廢黜時，楊秀心裏深感不平。皇太子楊廣擔心楊秀終究會出現變亂，暗地裏叫楊素尋找他的罪狀加以誣陷。仁壽二年，徵召楊秀回京師，見到了他也不同他說話。第二天，又派人責備楊秀。皇太子和各諸侯王都流着淚到朝廷謝罪，文帝說：“近來楊俊浪費財物，我以父道訓責他。如今楊秀損害生靈，應當以君道繩之以法。”於是將楊秀交付執法官處理。開府慶整進諫說：“庶人楊勇已廢黜，秦王又已死，陛下的兒子不多，何必這樣呢！蜀王生性非常耿直，如今受到責備，恐怕難以保全性命。”文帝非常憤怒，想割斷他的舌頭。對群臣說：“應當將楊秀斬首以告慰天下百姓。”於是叫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究他的罪過。太子暗地裏製作木偶人，上面寫上文帝和漢王名字，把木偶人的手綁縛着，用釘子刺心，再叫人把它們埋在華山下，文帝叫楊素發掘出來。又作檄文說：“亂臣賊子，專擅玩弄權柄，陛下僅是傀儡，一切都不知道。”又描述軍隊的强大，説是“到時候興師問罪”，將這些文字混入楊秀的文集中，趁機報告文帝。文帝說：“天下難道有這樣的事嗎！”於是便將楊秀廢爲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能與妻兒相見，衹給二個僚人奴婢供他驅使。受楊秀一案牽連的有一百多人。

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陳己愆，請與其愛子爪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宫，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托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

楊秀被幽禁以後，憤怒得不知道做什麽，於是便上表陳述自己的過錯，希望能與他的愛子爪子見一面，同時請求能賜給一土穴，以便能讓自己的骸骨有個歸宿。文帝於是便下詔列舉他的罪狀說：“你身處臣位，親情應家、國兼顧，庸、蜀爲險要之地，委任你去鎮守。你却違背綱紀倫常，包藏邪惡幸災樂禍，厭惡我和太子，衹希望我們災禍降身。你心懷不滿，朋比爲奸。我有不適，你便窺探，衹希望我一病不起，便産生變亂之心。皇太子，是你的兄長，剛剛立爲太子，你就假藉妖言，說什麽不能善終其位。又妄藉鬼怪

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托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宫，妄説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横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妒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剥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之説，説什麽不能入宫，而説自己的骨相不是做臣子的骨相，德行、才識足能承擔君位。亂説什麽清城出聖人，想自己當聖人，假稱益州發現蛟龍，説是吉祥之兆。重新解釋木易之姓，另建成都宫室。胡説禾乃之名，可以抵擋八千年的運數。横生京師妖異，以驗證父親與兄長的災禍；憑空捏造蜀地吉祥徵兆，以作爲自己的符籙。你難道不是希望國家有惡運嗎？希望天下大亂嗎？你動輒就製作白玉笏，又製作白羽箭，還有禮樂典章制度及服飾，難道不是像君主嗎？招集旁門左道之徒，作符書行壓勝。漢王對你來説，是你的親弟弟，而你却畫他的像，題上他的姓名，綁縛他的手和釘他的心，枷鎖杻械兼用。還説什麽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的神兵九億萬兵，拘拿楊諒的魂神，囚禁在華山下，不讓他到處游蕩。我對於你，是你的親生父親，又説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一種開導教化楊堅夫妻的東西，使他們回心轉意。又畫我的形像，縛着我的手和撮着我的頭，還説請西岳神兵拘拿楊堅的魂神。你這樣做，我現在不知道楊諒、楊堅是你什麽親人！包藏凶險邪惡，圖謀不軌之舉，這是叛逆臣子的行爲。希望父親災禍降身，并作爲自己的幸事，這是强盗的心態。懷着不該有的期望，對兄長放肆歹毒，這是背叛、惡毒的行爲。嫉妒弟弟，無惡不作，這是喪失兄弟情誼。違犯禮制法度，毁壞擾亂到頂點。殺害很多無辜，是豺狼的暴行。剥削百姓，是極爲殘酷暴虐的舉動。祇貪求錢財，是商人的行爲。專門從事妖邪，是愚蠢而頑固的生性表現。不能够繼承和擔負父業，是無能之人。以上十條，喪失天理，違背人倫，而你都去做了，這是非常凶險的。要想免去禍難，保持長久富貴，這可能嗎？”

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爲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後來同意楊秀與他的兒子在一起。煬帝即位，還是像以往那樣被禁錮着。宇文化及殺掉煬帝，想立楊秀爲皇帝，群臣商議不答應，於是殺了他，他的兒子們一同被害。

庶人楊諒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

庶人楊諒，字德章，又名傑，小名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開皇十二年，任雍州牧，加

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

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强，太原即爲重鎮，宜修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并爲諒親善。

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説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説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内，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授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出京任并州總管，文帝親自到温湯送别他。從太行山以東，直到大海，南到黄河，共五十二個州都隸屬他管轄。文帝還特許他先處理後上報的權力，不要受律令限制。開皇十八年，朝廷發動征伐遼東戰争，任命楊諒爲行軍元帥。到遼水，軍隊發生瘟疫，失敗回師。開皇十九年，突厥侵犯邊境，朝廷命楊諒爲行軍元帥，終究没有親臨戰場。文帝對他極爲寵愛。

楊諒自以爲統領着國家的精鋭部隊，所以在皇太子被廢黜後，在家經常顯得不滿意，心中産生謀位的想法。於是勸告文帝説："突厥正不斷强大，太原就是重鎮，應該加强軍備。"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楊諒大量徵調民工，修整軍械，把它們全部儲藏在并州。大肆招募亡命之徒，加上自己部屬，將近幾萬人。有個叫王頍的人，是梁將領王僧辯的兒子，年少時倜儻，有奇謀，是楊諒的諮議參軍。有一個名叫蕭摩訶的人，是原陳的將領。這兩人都很不得志，常常心裏憂悶企望天下大亂，他們都是楊諒的親信。

當蜀王楊秀因爲獲罪被廢黜時，楊諒愈加感到不安。恰巧文帝去世，朝廷派車騎屈突通前去徵召他回朝，他没有去，并起兵反叛。總管司馬皇甫誕進諫勸止，楊諒大怒，將他拘捕收監。王頍勸説楊諒："王所部將領的家屬都在關西，如果需要任用這些人，就應該長驅直入，直接占領京師，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如果衹想割據原來齊的地盤，應該任用東邊的人。"楊諒不能决定，於是同時采納這兩種策略，并對外宣傳道："楊素謀反了，我們將去討伐他。"

總管府兵曹河東人裴文安進説楊諒説："井陘以西，是王掌握的地盤，山以東的人馬，亦爲我們所有，應該全部都加以徵調。另外派遣老弱兵組成的隊伍，駐守各要道，命令他們隨大軍到已占領之地；率領精鋭部隊，徑直進入蒲津。我請求擔任前鋒，王率大軍隨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駐在霸上，咸陽以東的地區便可馬到成功。京師受到震動騷擾，兵力來不及集結，上下不相信任，群情離心驚駭，我們進軍號令，誰敢

矣。”諒大悦。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晋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晋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晋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爲晋王，故曰晋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不服從！要不了十天，大局就可定下來。”楊諒聽後非常高興，於是派所任大將軍余公理率兵出太谷，以進攻河陽。派大將軍綦良率軍出滏口，以進取黎陽。派大將軍劉建率兵出井陘，占領燕州、趙州。派柱國喬鍾馗率軍出雁門。任命裴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率兵直取京師。楊諒進到離蒲津大約一百多里的地方，忽然改變原來那種部署，命令紇單貴斷河橋，駐守蒲州，而把裴文安召回去。裴文安趕到楊諒營中說：“兵貴詭詐神速，本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王既然已經不按照原計劃進行，我又返回來了，假使對方的計策得以實現的話，那麽就大勢已去了。”楊諒没有回答。至此跟從楊諒謀反的有十九個州，楊諒分别任命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晋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派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到晋州司法仲孝俊的兒子，對他説：“我通曉天文遁甲術，今年起兵，得到晋地的人將得天下。”仲孝俊聽説此事後説：“皇太子原來就是晋王，所以把他的封地叫晋地，并非是説謀反的人。”當時潞州有一官羊生了一隻羊羔，長有兩個相背向的頭，人們認爲是楊諒的不吉徵兆。

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鋭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絶其屬籍，竟以幽死。

隋煬帝派遣楊素率五千騎兵，進襲蒲州的王聃和紇單貴，并大破叛軍，接着率步騎兵四萬進軍太原。當時楊諒派趙子開鎮守高壁，楊素將他打跑了。楊諒大爲害怕，在蒿澤抵抗楊素。那天剛好遇上大雨，楊諒想調轉退回，王頍勸諫説：“楊素孤軍深入，士卒馬匹疲憊，王如果親率精鋭進擊，就一定能重振我們的威勢。如今看見敵人而退回，給人以怯懦的感覺，就會大大損傷將士的士氣，助長西來軍隊威風，希望一定不要回去。”楊諒不采納，便退守到清源。楊素乘勢追擊，楊諒與朝廷官軍展開大戰，死了一萬八千人。接着退守到并州，楊素緊跟而來，楊諒於是投降。朝廷百官奏説楊諒罪該處死，煬帝説：“我畢竟兄弟很少，從情感上不忍這樣做，衹想枉屈法令饒恕楊諒一死。”於是楊諒被除名，從皇族的譜籍中斷絶其支系，最終被幽禁而死。

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别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

起初，并州流傳着一句民謠説："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當時楊諒的官員被委任時都給一紙文書，另外再授時就給二張文書。楊諒聽到謠語驚喜地説："我小名叫阿客，'量'與'諒'同音，而且我在皇家排行最小。"認爲是一種兆應。

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兒子楊顥，受牽連遭禁錮。宇文化及在揚州殺害煬帝時，被殺害。

煬帝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隋煬帝有三個兒子：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楊昭、齊王楊暕。蕭嬪生趙王楊杲。

元德太子楊昭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宫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宫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凴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元德太子楊昭，是煬帝的長子。起初，隋文帝在開皇三年四月庚午日，夢見一神從天而降，説是天神將降生人間。醒來後，召來納言蘇威把這事告訴了他。當聽説蕭妃在并州有了妊娠時，當即將她迎來安置在大興宫的客省中。第二年正月戊辰日，楊昭降生，被養在宫中，稱大曹主。三歲時，在玄武門戲耍石獅子，文帝和文獻皇后到了那裏。當時文帝恰巧患腰痛病，便將手靠扶在皇后身上，楊昭因而避開，接連三次。文帝嘆息地説："天生有長者之風，誰又能教他呢！"因此深感驚奇。文帝曾對他説："應當爲你娶位妻子。"楊昭便哭了起來。文帝問他是什麽原因，楊昭回答説："漢王未結婚時，常常在您那裏，一旦娶了妻子，就要出宫。我害怕將離開您，所以哭啊。"文帝深感他有孝性，所以特别寵愛他。

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晋王。拜内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宫，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十二歲時，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年，轉爲晋王。授以内史令，兼任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隋煬帝即位，遷居洛陽宫，楊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煬帝派人立他爲皇太子。

昭有武力，能引强。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

楊昭有勇力，能拉强弓。生性謙虚，説話時顯得十分恭敬謹慎，從没有對人憤怒過。對那些應該深深責備的人，他往往衹説一句"太不對了"。他的用膳，不允許豐盛，他所用的帷席極儉樸。手下官吏有老父母在家的，一定親自問他

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内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册文，帝深追悼之。

們生活起居怎樣，年年都會給予賞賜，他就是如此仁愛。第二年，到洛陽朝覲，幾個月後，就要回京師，希望短暫停留，煬帝没有答應。後來拜請很多次，由於身體一向肥胖，終於得勞疾。煬帝派巫師前去看病，説是房陵王在作祟。不久逝世，年僅二十三歲。在此之前，太史上奏説楚地有喪兆，於是改封越公楊素到楚。在楊昭死的那天，楊素也死了，可能由於隋地和楚地是同一個分野。下詔内史侍郎虞世基起草祭文，煬帝深感哀悼。

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楊昭妃崔氏是慈州刺史博陵人崔弘昇的女兒。後來秦王妃因爲蠱毒被貶謫，楊昭上奏説："爲惡逆的那人，是新婦的姑親，請求讓她離去。"於是改娶了滑國公京兆人韋壽的女兒爲妃。楊昭有兒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楊倓，小劉良娣生越王楊侗。

楊倓

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見帝，爲司宫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楊倓字仁安，生性聰明機智姿容美好，煬帝在所有孫子中，特别喜愛楊倓，常常帶在身旁。楊倓喜好讀書，尤其重視儒學，隨意所學，如同成人。妃子死得很早，每逢忌日没有不流淚傷心的，煬帝因此更感驚奇。宇文化及殺害煬帝的時候，楊倓感覺有變，想入宫進奏，但又怕泄露消息，便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人從芳林門旁的水溝爬入。趕到玄武門，撒謊説："臣身處險惡，生命危在旦夕，希望能够當面向皇帝面呈，就是死了也無所遺憾。"希望能馬上見到煬帝，被宫廷官吏阻攔，以致没能讓煬帝知道。不久叛亂發生，楊倓被殺害，當時纔十六歲。

楊侗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户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户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

越王楊侗字仁謹，容貌俊美，性情寬宏仁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隋煬帝每次巡行，楊侗常常留守東都。楊玄感謀反，楊侗與户部尚書樊子蓋統兵抵禦。謀反平定，到高陽朝覲煬帝，任命爲高陽太守。不久以原官身份留守東都。大業十三年，煬帝去江都，又令楊侗與金紫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户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人總管留守東都事宜。

宇文化及之弑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爲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内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内史侍郎，趙長文爲黄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宫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宇文化及殺害煬帝後，元文都等人商議立楊侗爲帝，大赦天下，改元爲皇泰。把先帝謚號定爲明，廟號爲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奉他的母親劉良娣爲皇太后。任命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任命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任命元文都爲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也爲内史令，任命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任内史侍郎，趙長文任黄門侍郎，軍政大事委托他們，製作金書鐵券，將它們藏在皇宫。那時洛陽吏民把段達等七人稱呼爲“七貴”。

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悦，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

我大隋之有天下，於兹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逾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兹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

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剥，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

不久，宇文化及立秦王楊浩爲天子，并進軍彭城，所經過的城邑，大多歸附叛逆。楊侗感到害怕，便派蓋琮、馬公政前去招降李密。李密於是請求歸降，楊侗大爲高興，對他來使的禮遇非常厚重。并當即授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封爲魏國公，叫他抵禦宇文化及。下詔説：

我大隋擁有天下以來，到現在已有三十八年。高祖文皇帝憑藉聖略神功，締造華夏。世祖明皇帝順應天地，將華夏與戎狄合爲一家。東到蟠木，西達細柳，南越丹徼，北至幽都，日月所照到的地方，風雨所到的角落，無論是頭圓脚方的人，還是食穀食野獸的人，没有不全部納入我國封疆之内，而都是臣民。加上珍貴的賜與源源而來，吉祥的徵兆紛紛而降，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慧周遍海内，萬物都受到他的恩賜；救濟天下，百姓受惠而不知曉。世祖德才卓著，統一南方，自居帝位以後，順應皇帝親臨的願望。所以往年視察四方，陳禮設覲，停車暫駐，巡行清道，八方駐守的軍隊和往昔一樣。聚集在皇帝周圍的精鋭没有改變，哪裏想到突如其來的災禍，降臨宫廷，災禍出於意外，致使延及皇上。我皇被害之日，精神崩潰，恨逆黨狠毒，幾乎不能自制。

況且自古以來，每朝都有動亂禍難。亂臣逆子，哪個朝代没有？至於像宇文化及，

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禄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内，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籤，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宫。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容。

世代才德低下。他的父親宇文述，回歸以來，很早受到厚遇，賜他結成婚姻，置於公卿之位。位尊上公，俸禄萬鍾，禮遇超越人臣，榮華富貴世代莫及，枉受大海山岳一樣的恩惠，没有點滴的報答。宇文化及衹憑低下的才幹，早早蒙承厚恩，使他出入朝廷内外，位至高官，陪於藩國，統領衛兵，當皇帝即位之時，又位列九卿。然而他本性凶狠，貪婪無度，或朋比爲奸，或侵掠商人財貨，他所作所爲重於五刑，罪狀罄竹難書。皇上没有忽略他的顯貴，恩澤及於草芥，應該死罪，常得寬恕赦免。三次被解職除籍，不久又官復原職；兩次發配邊地，仍然追回。再生之恩，天上難尋；奬擢之仁義，人間罕聞。宇文化及凶殘之心，禽獸不如，放縱狠毒之心驟興禍亂，傾覆行宫。各位王兄王弟，受其殘毒，其狀之慘痛，世人不忍言及。有窮氏在夏朝，犬戎在周代，所造成的極大災禍和耻辱，亦不會超過他。我刻骨銘心，飲膽嘗血，瞻視天地之間，真是無地自容。

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凶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宫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凶威，志士誠臣，内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

如今的王公卿士，文武百姓，都認爲皇帝有着崇高的名聲，帝位不能顛倒墜失，罪魁禍首，必須趁早鏟除，大家擁戴我，承襲帝王之位。不過我勢寡力薄，志向達不到這種地步。今天我脱去衰麻披上甲冑，離開京師率軍出征，是含着冤屈來激勵士氣，忍着悲傷的淚水來統領將士，衹望迅速征討，以剿平大盜。再説宇文化及僞立秦王兒子爲帝，却對他處處限制，就與拘囚一樣；而他本人自稱霸相，專擅朝政如同天子。把持皇宫，霸占宫妃，昂首闊步，没有絲毫慚愧。朝廷那些老臣，在外害怕他的凶惡威勢；志士忠臣，内心充滿着憤怒。憑藉我的正義之師，順應天道，消滅惡人，不過是早晚之事。

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内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争先，熊羆競

太尉、尚書令魏公，你内發忠誠赤心，外用宏圖大略，率領勤王軍隊，討伐違背天理的叛逆。果敢堅毅而奮勇争先，如熊羆競

進，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從横，如湯沃雪。魏公志存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睹，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局地。朕今復仇雪耻，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凶，策勛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并受魏公節度。

進；金鼓震懾敵人，如烈火吞噬皮毛；刀鋒劍刃上下縱横，如沸湯澆雪。魏公你有匡濟之志，率先衝在前面，我親統六軍將士，緊隨在後。憑着廣大將士的奮勇拼殺，加上人心所向，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進。况且賊黨所統領的士卒，都有背離之心，京都的侍衛，想念西邊的家鄉，江東的純樸之人，南思故土。近來他們表書不斷，使者書信連續往來。如果我軍一到，將舊時的典章制度展現在他們面前，自然會解甲倒戈，迅速瓦解。况且聽説宇文化及驕横跋扈，完全喪失人心，殺戮無辜，凌辱有名望之人，人們敢怒不敢言，側目而視，號天呼地。我如今報仇雪耻，要殺的衹是宇文化及一人，而要拯救於水火中的，就是那些頗可哀憐的貴族平民。衹希望上天參鑒萬民的心願，保佑我宗廟社稷，億萬民衆的感激之情，都集中在我的心上。戮滅罪魁禍首，功勛將至，海内安寧，是我的心願。用兵的策略和機謀，都受魏公指揮。

密見使者，大悦，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

李密見到使者，非常高興，北面叩首跪拜，臣禮極爲恭敬，於是率兵向東抵禦宇文化及的軍隊。

七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

段達等七貴很不和諧融洽。不久，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人被王世充殺害，皇甫無逸逃回京師。王世充到楊侗面前陳述并表示歉意，言辭的語氣充滿了哀傷和痛苦。楊侗認爲他極爲忠誠，叫他上殿，披髮結盟，發誓絶不背叛。從此以後，楊侗對他的所作所爲都無法控制。

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

當王世充打敗李密後，衆望更加歸向於他，王世充於是自立爲鄭王，統領百官，加九錫，備法物，楊侗不能禁止。段達、雲定興等十人進見楊侗説："天命有所變化，鄭王功德卓著，希望陛下效法唐、虞時的做法。"楊侗憤怒地説："天下是高祖的天下，東都是世祖的東都。如果隋德没有衰敗，這種話就不能説。如果一定是天命有所改變，又何必去談論禪讓呢！公等有的是先朝舊臣，有的勤王立節，突然説出這話，我又有什

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内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凉殿。世充僭僞號，封潞國公。

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并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世充遣其侄行本齎鴆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咒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絶，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曰恭皇帝。

麼期望!”神色嚴肅，侍衛没有不流汗的。退朝以後，楊侗面對王妃傷心地哭泣起來。王世充又派人對楊侗説：“如今國内尚未安定，須有長君，等四方安定下來了，再恢復您的君主之位。一定像前次盟誓的那樣，絶不違背負盟。”楊侗没有辦法，衹好讓位給王世充，於是被幽禁在含凉殿。王世充稱皇帝後，封楊侗爲潞國公。

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人謀殺王世充，恢復楊侗帝位，由於事情泄露，全被殺害。王世充的哥哥王世惲趁機勸説王世充殺害楊侗，於是王世充派他的侄子王行本拿着毒酒到楊侗處，説：“希望陛下喝了這酒。”楊侗知道死已不可避免，便請求能與母親見上一面，不允許。於是鋪席焚香拜佛，并祝告説：“從今死了以後，願來生不要出生在帝王尊貴的家庭。”當他喝了毒藥後，不能一時氣絶，便另外用帛縊死。王世充給其謚號爲恭皇帝。

齊王楊暕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疏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

齊王楊暕字世朏，小名阿孩。容貌儀姿美好，眉目清秀，小時候就得到文帝的鍾愛。開皇年間，立爲豫章王。長大後，涉獵經史，尤其擅長騎馬射箭。最初任内史令。仁壽年間，任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隋煬帝即位，進封爲齊王。大業二年，煬帝剛進入東都，大設扈從儀仗，楊暕任軍導。轉任豫州牧。不久元德太子逝世，朝廷上下都矚目於他，都認爲楊暕應當立爲嗣子。煬帝又詔令吏部尚書牛弘選拔一些優秀人才充實官屬，於是公卿大臣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子弟塞了進去。第二年，轉任雍州牧，不久調任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身邊的二萬多人全部歸屬他的門下，煬帝對他的寵愛也日益深厚。包括樂平公主在内的各親屬都競相前來問候，文武百官前來拜謁的人，多得連道路都給擠滿了。

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

楊暕驕横放縱，親近奸邪小人，所作所爲常常違犯法令。他派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人到處采購美女和寵物。喬令則等人因此極爲放縱，探訪到哪家養有女兒，動輒就假藉楊暕的命令，把她用車馬送到

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悦。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廳事栿中折，識者以爲不祥。

楊暕的王府，并將她們藏匿起來，直到發泄完淫欲纔將她們遣送回家。庫狄仲錡和陳智偉兩人到隴西，拷打胡人，要他們尋求名馬，得到幾匹後便將它們進獻給楊暕。楊暕叫他們送還給主人，庫狄仲錡等假稱是齊王賞賜給他們本人的，便帶回了家裏，對此事楊暕不知道。又樂平公主曾向煬帝奏報，説有一位柳氏的女子很美麗，煬帝没有回她的話。過了很久，樂平公主又把柳氏進獻給楊暕，楊暕接納了。後來煬帝問公主柳氏在哪裏，公主説："在齊王王府。"煬帝聽後很不高興。楊暕在東都營建府第，大門無故崩塌，大廳的房梁從中折斷，有識之士認爲是不祥之兆。

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宫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宫；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

後來跟隨煬帝巡行到榆林，楊暕負責督領殿後的軍隊，共有步騎五萬，他常常將軍隊駐扎在離煬帝幾十里的地方。適逢煬帝在汾陽宫舉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詔令楊暕率領一千騎兵進入圍場。楊暕射獲了大量的麋鹿，獻給煬帝，而煬帝没有打中獵物，於是煬帝遷怒於跟從在身邊的官吏，他們都説是因爲楊暕隨從的阻攔，致使野獸不能到他們面前。於是煬帝很生氣，想追究楊暕的罪過。當時朝廷有規定縣令不能無故出境，有一個叫皇甫詡的伊闕縣令深得楊暕寵愛，楊暕違犯禁令將他帶到汾陽宫；一個名叫達奚通的京兆人家中有妾王氏擅長唱歌，貴族們舉辦宴會和相聚，都邀請她去助興，輾轉也進了齊王的府第。御史韋德裕迎合皇上的旨意彈劾楊暕。煬帝派一千多士兵，大肆搜索齊王府第，并追究其事。

暕妃韋氏，户部尚書冲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内酣宴，令則稱慶，脱暕帽以爲歡。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産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内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

楊暕妃韋氏，是户部尚書韋冲的女兒，去世較早。楊暕便與王妃韋氏的姐姐元氏私通，生有一女兒。外人都不知道，楊暕暗地裏接引喬令則到府第内盡情地宴樂，喬令則道賀，脱去楊暕的帽子作樂。又招來相工到後庭到處察看，相工指着王妃的姐姐説："這個産婦將會做皇后，富貴無限。"當時國家没有太子，楊暕自認爲按次序應當立爲太子。又因爲元德太子有三個兒子，内心常常不安，於是暗地裏携同邪門左道之人，做壓勝術。到此時，這些事情都被揭發出來。煬帝大爲震怒，將喬令則等幾人斬首，王妃的姐姐賜死，楊暕王府裏的所有官吏發配到邊遠地區。當

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

時趙王楊杲尚處在幼年，煬帝對身邊的臣僚說："我祇有楊暕這麼一個兒子，不然的話，我將把他陳尸於市朝，以申明國法。"

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宫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

楊暕從此以後所受到的優遇和寵愛日漸衰減，雖然是京兆尹，但他不再參預政事。煬帝經常叫武賁郎將一人監視齊王府，楊暕稍有過失，即被奏報。煬帝也擔心楊暕變亂，所以安排在他身邊的人，都用些老弱病殘湊數而已。因此楊暕常常心懷恐懼，惶惶不安。有一次元旦煬帝在江都宫朝會群臣，楊暕穿着官服上朝，無緣無故有血從褲裏流出來；又一次坐在屋裏，看見一群老鼠有幾十隻朝他而來，到了他跟前就死了，拿起來一看都没有頭，楊暕極爲厭惡。不久，宇文化及作亂，賊兵即將進犯煬帝所在行宫，煬帝聽説後，對蕭皇后説："莫非是阿孩在作祟?"可見對他的隔閡和猜忌是如此之深。宇文化及又派人前去拘捕楊暕，當時楊暕尚未起床，賊軍進來的時候，楊暕驚恐地問："是什麽人?"没人回他的話。楊暕還以爲是煬帝派人前來拘捕他，便説："使者暫且請等一下，兒不曾辜負國家!"賊軍把他拖到街上，殺了他，他的兩個兒子也同時遭到殺害。楊暕到死時還不知道殺他的人是誰派來的。楊暕死時年僅三十四歲。

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楊暕有一個遺腹子叫楊愍，與蕭皇后一同去突厥，被處羅可汗封爲隋王。内地那些被擄掠到突厥的人，處羅可汗全部配給他以組成部落，并將他安居在定襄城。當突厥滅亡時，便被擒獲。貞觀年間，官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年去世。

趙王楊杲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禄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

趙王楊杲小名季子。七歲時在大業九年封爲趙王。不久授光禄大夫，歷任河南尹，代任江都太守。楊杲生性聰明，姿容儀態美好，煬帝所作的詞賦，楊杲大多能够背誦。他生性極爲孝順，祇要看見煬帝受風疾病發作，不進食，楊杲也會整天不吃東西。一次蕭皇后針灸，楊杲請求先讓他試燃艾炷，皇后不答應。楊杲哭着説："皇后過去服藥，都能承蒙先嘗。如今針灸，希望能讓我先試用艾炷。"邊説邊傷悲不已。皇后爲他停止施灸，因此對他特别鍾愛。後來宇文化

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及謀反，楊杲在煬帝身邊，大哭不止。裴虔通派人把他殺害在煬帝面前，血濺煬帝的衣服，死時年僅十二歲。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晋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兹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没，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特無甲兵之衛，居與皂吏爲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絶，固宜然矣。

論曰：周建至親分封，漢開創磐石般的宗室，對内促成九族和睦，對外安寧天下萬民，根深蒂固，尊崇奬勵王室，天下安定就同享其樂，國家衰弱就共憂其危，如此之風由來已久了。自魏、晋以來，國家多在宗室中喪亡，他們不遵王法，各自徇私。貶抑者則與平民相同，對抗者權勢等同君主，矯枉過正，此事并非衹存在於一時。得失前史記載已詳備，不必再去深究探討。隋文帝兄弟情誼，一向不是很深厚和睦，後宫與王妃之間裂痕，又使雙方難以相容。等到二世承繼基業，此種弊病愈加嚴重。所以滕穆王暴死，人們都私下議論，蔡王將遭厄難，自以爲幸事。衹有衛王是獻皇后所養，所以恩遇特别隆厚，然而其他兒子或遷或流不知死於何地，可悲啊！他們各有分封，號稱磐石之固，出行没有甲士護衛，在家與僕吏爲伍。内外没有遠虞，厄運接連而至，生逢多難，有何指望呢！河間王爲疏遠戚屬，不是居於帝京近處，所以高官厚禄，始終不變。楊慶反覆無常，目的在於活命，背叛宗室易如反掌，抛棄慈母如同遺留足迹，禍及自身而終結是理所當然了。

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逾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

文帝五個兒子，没有一個能長命。房陵王資助兄弟，忠誠君主，籌謀劃策，化險爲夷，治軍理政，共二十年。雖然臣事君、子事父、幼事長未曾盡善，但侍養父母從不懈怠。厚遇和寵愛已變化，加上讒言離間，人的顧戀慈愛，被人理阻隔，父子之間的綱常，在天性中消失。隋朝即將滅亡的徵兆，民衆都知道了。《慎子》中説："一隻兔子從大街上跑過，就會有很多人追趕；將很多的兔子放在集市上，從旁經過也不會再有人回頭看。"難道是他們没有欲望嗎？衹不過是命運已經確定了的緣故。房陵王太子之位已被確定很久了，然而文帝却一下子把它變换了，這是開啓了逆亂之源，助長了奸邪之人的非分之念。又始建府宅城邑，追求威重，恃寵驕恣，徑自厚增封

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庳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絶，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立，進已經超過了禮制的規定，退又不合道，楊俊之憂愁而死，實際上就是這個原因。不久國運艱險，奸人得勝，就是尺布斗粟，也不肯相容。楊秀窺視岷、蜀險要，楊諒在晉陽起兵，破壞倫理，也是動摇之源。《棠棣》的詩徒成賦，有庳的封立遥遥無期，有的幽禁在監牢，有的死命於鴆毒。親子既滅，親屬遭殃，十多年後，宗廟社稷淪喪。自古因廢嫡立庶宗族覆滅宗廟傾倒的太多了，考察亂國亡宗的禍患，都没有像隋這樣殘酷。《詩》中説："殷商鑒不遠，就在夏后時代。"後來的君主不可不深以爲戒！

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疏而忌之，内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元德太子謹慎厚重，有君主的器識，早早而逝，太可惜了！齊王聰明可嘉，目光短淺，驕恣超過了本分，所以煬帝疏遠并猜忌他，他們之間已没有父與子的那種情感，衹是在表面還有君主與臣子的那種禮儀。自身不積善行，國家就會遺留禍患，以至於使趙王、燕王和越王，都死非其所，真可悲啊！

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高熲　高賓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没於遼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

高熲，字昭玄，又名高敏，自己説是勃海蓨地人。他的祖先由於在北部邊地爲官，淪落到遼東。曾祖父高暠，在太和年間從遼東前來歸附魏國，官至衛尉卿。祖父高孝安，曾位至兗州刺史。

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决。賜爵武陽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録，卒於州。及熲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

父親高賓，供職東魏，官至諫議大夫。大統六年，爲躲避讒言棄官逃到西魏，獨孤信接納高賓爲自己的屬下官吏，賜姓獨孤。獨孤信被殺，妻兒被流放到蜀地。隋文獻皇后因爲高賓曾是她父親原來的屬吏，經常往來他家。高賓善於從政，處事果斷乾脆。被封爲武陽縣伯，歷任齊公宇文憲的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録，後在襄州去世。當高熲顯貴時，於開皇年間追贈他爲禮部尚書、追封爲武陽公，謚號爲簡。

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内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

高熲小時候很聰明，有氣量，對文史典籍有所涉獵，尤其善於詞令。起初，當他還是個小孩時，家中庭院有一棵柳樹，有近百尺高，聳立在那裏如同一個大車蓋。鄉里的老人説："這家將會出富貴之人。"十七歲時，被北周齊王宇文憲接納爲記室。繼承父親武陽縣伯的爵位，又升任内史下大夫。因爲平定齊國有功，授開府。

隋文帝得政，素知熲强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熲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録。時長史鄭譯、司馬劉

隋文帝任丞相輔政，一向知道高熲聰明强幹，長期研習軍事，富有謀略，想把他接納到丞相府。於是便派邗公楊惠告知他此意，高熲聽到後很高興，説："願意接受調遣。縱使他的事情不能成功，我亦不會逃避滅族的危險。"於是擔

昉并以奢縱被疏，帝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熲見劉昉、鄭譯等并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筏，熲預爲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卧内，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

任丞相府司録。當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都因放縱奢侈而被疏遠，文帝更加傾心於高熲，把他視爲心腹。尉遲迥起兵作亂，文帝叫韋孝寬率軍討伐，軍隊行到河陽，不敢前進。文帝鑒於將領不統一號令，便叫崔仲方前去監軍，崔仲方以父親在山東爲藉口推辭此任。當時高熲見劉昉、鄭譯等人都没有想去的意向，於是自己請求前去，深合文帝的旨意。受命出發前夕，他派人告訴母親説，忠孝不可兩全，便哀嘆抽泣着上路了。到了河陽軍中，他命令士兵在沁水上造橋，賊軍從上游漂流縱火的木筏，高熲事先以土袋加以堵攔。大軍渡過沁水後，放火燒毀了橋而背水一戰，終於大破賊軍。大軍回師，文帝在内宫設宴款待，并撤除御帳，將它賜給高熲。高熲進升柱國，改封他爲義寧縣公，升任丞相府司馬，文帝對他寄予很高的希望，地位越來越高。

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熲。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不許。

隋文帝受禪即位，高熲任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爲勃海郡公。朝臣没有誰能與他相比，文帝常常稱呼他爲獨孤而不呼名字。高熲假裝辭避權勢，便上表請求將自己的職位讓給蘇威。文帝想促成他這一美事，聽任他解去僕射一職。過了幾天，文帝説："蘇威隱居前朝，高熲能舉薦賢人。我聽説進薦賢才的應該受到上等賞賜，怎麽可以讓他離職呢！"於是叫高熲恢復原職位。不久，授左衛大將軍，原職位不變。突厥經常侵犯邊地，製造邊患，朝廷叫高熲到邊境前去鎮懾遏止。當他回朝時，文帝賜他一百匹馬，數以千計的牛羊。在任新都大監時，許多制度都是高熲制定的。高熲常常喜歡坐在朝堂北邊的槐樹下處理政事，由於那樹不成行列，官吏準備將它砍掉，文帝特地命令不要砍掉，以告示後人。文帝是如此地敬重高熲。不久又授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其他官職不變。母親去世，辭官回家，剛過了二十天，文帝派人叫他起復供職，高熲流着眼淚推辭，文帝不允許。

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熲

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人率軍征討陳國，文帝叫高熲節制調度各路軍隊。恰巧遇到陳宣帝駕崩，高熲認爲禮節上規定不討伐有喪事的國家，上奏請求班師。蕭巖叛亂時，朝廷叫高熲

以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前去江、漢地區安撫，很得人心。文帝一次向高熲探問攻取陳國的策略，高熲說："長江以北氣候寒冷，田裏的莊稼收割比較晚，長江以南地區氣候炎熱，田裏的水稻成熟得早。估計在對方收割莊稼的時候，稍微徵集一些人馬，對外宣稱進襲陳國，這樣陳國一定會屯兵守禦，而收割水稻就會擱置。對方聚兵以後，我方又解散那些軍隊，如此再三，陳國就會習以爲常。後來我方再次聚集軍隊，對方一定不會信以爲真，趁他們還在猶豫的時候，我軍迅速渡江，登上陸地而與敵戰，士氣就會倍增。又江南地區土層較薄，房舍多是竹茅屋，所有的糧食儲存，都不是用地窖。我們秘密派人前去，趁風勢縱火，等他們修好後，又把它們燒掉。不要幾年，他們的財力自然就會全部耗盡。"文帝采納他的計策，由此陳國越來越衰敗。

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悦。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優詔不許。

開皇九年，晉王楊廣率大軍征伐陳國，任命高熲爲元帥長史，軍隊進退都聽任高熲決斷。平定陳國後，晉王欲接納陳後主的寵姬張麗華。高熲說："周武王滅亡殷商，曾殺掉了妲己。如今平定陳國，不應該接納張麗華。"於是高熲叫人殺了張麗華，晉王心裏非常不高興。大軍回朝，高熲因功授上柱國，封爲齊國公，賞賜絹帛九千段，食邑千乘縣一千五百户。文帝慰勞高熲說："公平定陳國後，有人説公要謀反，我已經把説的人斬首了。君主與臣子祇要志同道合，不是蒼蠅之輩所能離間的。"高熲又請求讓位於他人，文帝下詔慰勞没有應允。

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并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熲居守。及還，賜縑五千匹，行宫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絶。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

此後，右衛將軍龐晃和將軍盧賁等人又先後在文帝面前説高熲的壞話，文帝很生氣，將他們全部貶黜。并對高熲説："獨孤公就好比一面鏡子，每被打磨一次，就顯得更加明亮。"不久，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都上奏説，近來國家水旱不斷，罪過在於高熲，請求皇上廢黜他。這兩人都被治罪而免職，而文帝對高熲的禮待更加親密。文帝到并州，留高熲鎮守京師。文帝回京師後，賞賜高熲絹帛五千匹，并將一所行宫賜給他作别墅。他的夫人賀拔氏卧病，文帝派去探視的人没有間斷。文帝還親自到高熲府第，

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

賞賜一百萬錢，一萬匹絹帛，又賜給他一匹千里馬。一次文帝隨便地要高熲和賀若弼說說平定陳國方面的事，高熲說："賀若弼先獻有十策，後來又在蔣山苦戰破敵，而臣衹不過是一文臣罷了，哪裏敢同猛將談論功勞?"文帝聽後忍不住大笑，當時人們對他的禮讓很贊美。不久，又讓他的兒子高表仁娶了太子楊勇的女兒，前後得到的賞賜，多得不可勝計。

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熲欲反，帝未有所答，熲亦破賊而還。

當時熒惑星侵入太微座，并侵入左執法星。一個叫劉暉的術士私下對高熲說："天象不利於宰相，您可通過修養德行來免禍。"高熲聽後心裏充滿不安，便將劉暉的話上奏給文帝，文帝厚加賞賜以表安慰。突厥侵犯邊境，朝廷任命高熲爲元帥率軍進擊，并大破突厥兵。接着率軍進到白道，準備進入沙漠追擊，同時又派使者回朝請求增兵，文帝身邊的大臣說高熲想謀反，文帝没有回答他們，不久高熲打敗突厥，也率軍回京。

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熲曰："晋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熲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熲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熲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悦，曰："陛下當復信熲邪?始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疏熲。

當時太子楊勇失去了文帝的寵愛，文帝心裏產生了廢立太子的想法。一日文帝對高熲說："有神告訴晋王妃，説晋王必定會擁有天下。"高熲下跪說："長幼有規定，皇太子不可廢黜。"文帝衹好不說了。獨孤皇后知道不可强迫高熲，暗地裏就想除去他。起初，高熲夫人去世，皇后對文帝說："高僕射已老了，而又死了夫人，陛下爲什麽不替他再娶呢?"文帝把皇后的話告訴高熲，高熲流着眼淚辭謝說："臣如今已經老了，退朝後衹不過是清心寡欲讀佛經罷了。雖然陛下對我深深哀憐，但説到納婦，不是我的心願。"文帝於是不提了。此時，高熲所寵愛的妾生了一個男孩，文帝聽後非常高興，而皇后却極爲不高興，便對文帝說："陛下還相信高熲嗎?當初陛下想替高熲娶妻，高熲心裏衹有愛妾，當面欺騙陛下，如今他的欺詐已經顯現了。"文帝因此疏遠了高熲。

會議伐遼東，熲固諫不可。帝不從，以熲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强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

恰巧朝議討伐遼東，高熲堅持認爲不可以。文帝没有采納，隨即任命高熲爲元帥長史，跟從漢王出征遼東，在途中遇到連綿大雨，軍中發生疫病，没能取勝便回來了。皇后在文帝面前說："高熲當初不想去，陛下强迫他，我本來就知道

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熲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核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欲成熲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吴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户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竟坐免，以公就第。

他會没有功勞的。"文帝認爲漢王年紀太小，專門將軍隊委托給高熲節度。高熲認爲責任重大，常常都是想着國家利益，從來都不去懷疑别人。楊諒提出的許多建議都没被采納，因此心裏特别懷恨。大軍回朝後，楊諒哭泣着對皇后説："不被高熲殺掉，已是很幸運了。"文帝聽説後，心裏更是憤憤不平。不久上柱國王積獲罪被殺，在調查核實的時候，發現有關皇宫中的事情，説是從高熲那裏得到的。文帝欲治高熲的罪，高熲得知大爲驚恐。當時上柱國賀若弼、吴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户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大臣都證明高熲無罪，文帝更是憤怒，把他們全部交給主管官吏處理，從此朝臣再没人敢説話。高熲終於被定罪免官，衹以公的身份回家。

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熲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兹斬王積，如更誅熲，天下謂我何！"於是除熲名。

不久，文帝到秦王楊俊的府第，召來高熲去陪宴。在宴會上，高熲既嘆息又抽泣，顯得十分悲傷，獨孤皇后亦面對着他抽泣起來，在座的人没有誰不流淚的。文帝對他説："我没有辜負你，而是你自己辜負了我啊。"并趁此對身邊的大臣説："我對高熲勝過對兒子，雖然有時不見，但常常好像就在眼前。自從他被解職以後，昏昏沉沉地就將他忘了，好像本來就没有高熲這個人一樣。人不可用自身來要挾君主，自稱是天下第一啊。"不久，高熲的國令向文帝上奏高熲見不得人的事情，説："他兒子高表仁對高熲説：'過去司馬懿起初假托有病不上朝，於是便擁有了天下。如今你遇到這遭遇，怎麽知道它不是一件好事？'"於是文帝大怒，把高熲囚禁在内史省并審問他。御史又奏報高熲的其他事情，説："和尚真覺曾對高熲説：'明年國家有大喪。'尼姑令暉又説：'開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難。十九年他過不去。'"文帝聽後更加憤怒，對群臣説："帝王難道可以力争得到嗎？孔子憑着大聖的才識，作禮法示範後世，難道他不想帝位嗎？是天命不允許啊！高熲與兒子談話，把自己比作晋帝，這是懷着什麽心？"有關官吏請求將高熲斬首，文帝説："去年殺了虞慶則，今年已斬了王積，如果再殺高熲，天下會説我什麽！"於是削

除高熲名籍。

初，熲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

當初，高熲任僕射，他的母親告誡他說："你富貴已到達了頂點，衹恐怕有殺身之禍，你要謹慎行事。"高熲從此常常擔心出現禍患。到此時，高熲喜悦而没有遺恨的神色，認爲可以免去殺身之禍了。

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熲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悦。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

煬帝即位，授高熲爲太常卿。當時煬帝下詔招集北周、北齊時的樂人和天下流落各地的樂曲。高熲上奏説："這種樂曲已廢棄很久了。如今如果徵集而來，恐怕那些無知的人棄本逐末，遞相教習。"煬帝聽後不高興。當時煬帝追求奢侈，聲色淫樂充斥宫中，又調發役力修建長城。對這些事情，高熲極爲反對，他對太常丞李懿説："北周正統就是因爲天子喜好聲色而斷絶滅亡的，殷代的教訓不是很遠，怎麽能重蹈覆轍！"當時煬帝對突厥啓民可汗禮遇過於厚重，高熲對太府卿何稠説："這些人頗爲瞭解中原虚實和山川險易，恐怕會引起後患。"又對觀王楊雄説："近來朝廷没有一點規章制度。"有人把這些事上奏煬帝，煬帝認爲他譏諷誹謗朝政，將他殺了，他的兒子全部發配邊疆。

熲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熲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稿，代無知者。

高熲有文武大才，通曉政務。自任重位之後，十分忠誠盡職，引薦忠臣賢士，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都是高熲所引薦的，各盡其才，成爲一代名臣。其他有文武功業者，不可勝計。當朝執政將近二十年，全國上下都欽佩，毫無異議，達到太平盛世，高熲的功業最大。評論認爲他是真宰相。被處死後，天下無不悲痛惋惜，到現在還在説他冤枉。所有決策謀略及時政得失，高熲都改定成文，其他人都無法替代瞭解。

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晋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遷柳城後去世。盛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晋王記室；二弟表仁，官至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他的祖先爲了逃避禍難，曾改姓爲遼氏。祖父牛熾，曾是本郡的中正。父親牛元，在魏任侍中、工部尚書，封爲臨涇公，恢復牛姓。

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内史下大夫、儀同三司。

牛弘還是嬰兒的時候，有一位看相術士見到他，便對他的父親説："你這個兒子定會富貴，希望好好撫養他。"牛弘長大後，外貌特别魁偉，生性寬宏大量，好學博識。在北周做官時，歷任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信札和公文，修起居注。後來繼承父親的臨涇公爵位，轉任内史下大夫、儀同三司。

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

開皇初年，授以散騎常侍、秘書監。牛弘認爲歷代典籍散失嚴重，便上表請求廣開獻書之路，上表説：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并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廣。晋秘書監荀勗定魏《内經》，更著《新簿》。屬劉、石凴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

過去周室衰落以後，舊的經典遺棄。孔子憑藉大聖才學，開創了素王的事業，效法堯舜文武，作《禮》删《詩》，以五始之法而撰述《春秋》，闡論《十翼》而弘揚《易》道。秦始皇駕馭宇内，吞滅六國諸侯，先王的典籍，毁滅殆盡。這是書的第一次厄難。漢朝建立，提出藏書的政策，設置校書的官員。到孝成帝時代，派遣謁者陳農到天下訪求遺留在民間的典籍，詔令劉向父子校刊每篇册籍。漢代的文獻典籍，在這個時代達到最盛。王莽末年，全都焚盡。這是書的第二次厄難。光武中興漢朝，尤其重視經籍詔誥，還未走下馬車，往往先求藝文禮樂。到肅宗則親臨講筵，和帝多次光顧藏書所，蘭臺、石室、鴻都及東觀，都藏滿了秘籍，數量是前代的幾倍。孝獻帝遷都，官民擾亂，那些縑帛圖書，都被他們拿去做了帷囊。剩下載往西京的衹裝了七十多車，接着西京大亂，載去的圖籍一下燒得蕩然無存。這是書的第三次厄難。魏文帝取代漢室，重新廣集經典，并把它們全部藏在秘書省，有内外三閣，又派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談論此事的人都贊美他區分朱紫而優劣有别。晋司馬氏繼承下來，文章典籍尤爲豐富。晋秘書監荀勗刊定曹魏《中經》，另外又著作《新簿》。接着劉淵、石勒侵凌晋室，所藏典籍從而散失遺落。這是書的第四次厄運。永嘉以後，内外禍難競相發生，他們建國立家，雖然世傳名號，但典章禮樂散亡得無影無

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并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説，彌復爲少。

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

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

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

蹤。劉裕平定姚氏，收集他的圖籍，《五經》子史，衹有四千餘卷，都是赤軸青紙，且文字古拙，它們全部載到了江東。劉宋秘書丞王儉根據劉歆《七略》，撰寫了《七志》。梁人阮孝緒亦作《七録》。總計所有書的卷數，共有三萬多卷。至侯景渡過長江，滅亡梁室，秘書省的典籍，雖然毁於戰火，但文德殿内的典籍，却還保存着。蕭繹據守江陵，派將率兵平定侯景，收集文德殿的藏書以及公私所藏典籍中的重復本子七萬多卷，全部運送到荆州。北周軍隊進入郢城，蕭繹將書全部在外城焚毁，北周衹收集到其中的十分之一二。這是書的第五次厄運。

後魏來自邊遠地方，遷居到伊洛，時間上無暇顧及，典籍便闕如。周氏在關右創建基業，戰事從未停息。保定初年，藏書衹有八千卷，後來加以收集，纔超過一萬卷。高氏據守山東，起初亦曾到處采訪，然而所收典籍，通過校驗本來篇目，發現其中殘缺的還是很多。隋初定陳時，所獲得的經史典籍，四部重復而雜亂，雖説有三萬多卷，但所增加的舊書，亦衹不過五千卷而已。如今從宫廷清出的單本書，共計一萬五千多卷，而且部類之間，還有一些殘缺。對照梁舊的書目，衹有其半數。至於有關陰陽《河》、《洛》和醫學圖譜方面的書，就更加少了。

我認爲經書從孔仲尼到現在，共遭受五次厄運，若説興盛時期，將在本朝。如今秘書省所見的書籍，足以供人翻閲，但是整個時代的典籍，必須使它齊備。不許可官府所没有的，而私家却有。如果陛下多發明確的詔令，開闢購獻兼行之路，那麽那些稀見的典籍一定能得到，觀閣的藏書就會越積越多。

文帝采納他的建議，於是發布詔令，獻書一卷，賞縑一匹。一二年間，典籍稍有完備。牛弘亦因此進封爲奇章公。

開皇三年，任禮部尚書，奉詔撰修《五禮》，

《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逾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

合成一百卷，流行於當世。牛弘請求依照古代制度，修建明堂，他上書建議說：

我認爲明堂的作用，在於通神靈，感天地，生教化，崇道德。黃帝時叫合宮，堯時稱五府，舜時稱爲總章，發布政令，振興教化，其由來已很久了。《周禮·考工記》說："夏后氏世室，堂高十四步，橫長再增加高的四分之一。"鄭玄作注說："高十四步，它的橫長再增加高的四分之一，那麽它的橫長就是十七步半。""殷代人的重屋，堂高七尋，重屋四面有檐角。"鄭玄說："它高七尋，橫長是九尋。""周代的明堂，標準是九尺一筵，南北共有七筵。有五個室，每室有二筵。"鄭玄說："這三種情况，有的是說宗廟，有的是說王寢，有的是說明堂，一起叙述則表明它們的規制是相同的。"馬融、王肅、干寶等人所作的注釋，與鄭玄有出入，現在不一一列出。漢代司徒馬宮議論說："夏后氏代室，是因爲室比堂顯貴，所以以室命名。殷人的重屋，是因爲屋要比堂顯貴，所以以屋命名。周代的明堂，是因爲堂要比夏后氏的室大，所以以堂命名。夏后氏把堂的橫長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代的明堂，兩序間的橫長要比夏后氏大七十二尺。"如果根據鄭玄的說法，那麽夏代室要比周的明堂大，而如果依據馬宮的說法，則周的明堂大於夏的代室。後來帝王轉載文字，都認爲應該是周代明堂要大。但是馬宮的說法，沒有詳細地闡述他的道理。這些說法離聖人孔子時代太遠，加上禮書文字殘缺，所以先代儒家的解說，亦會因承傳不同而產生各自的說法。鄭玄注《玉藻》也說："宗廟、寢室，與明堂同一規制。"《王制》中說："寢室的規制不超越宗廟。"說明大小的說法相同。如今根據鄭玄的注釋，每個室和堂，祇有一丈八尺，四壁的外面，還有四尺多。如果以宗廟而論，祭祖那天，周人酬祭六人，加上后稷就是七人，再加上先公昭穆二人和先王昭穆二人，一共就是十一人，三十六神

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脱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并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説，近是不然。

主，叫天子在二丈範圍内的明堂拜祭行事，再愚蠢亦不可到如此地步。如果按正室而論，就必須能舉行朝宴。據《燕禮》説："諸侯舉行大宴時，賓客和卿大夫得脱鞋入坐。"由此可知天子朝宴時，三公九卿都得一起入座。《燕義》又説："在席的安排等次上，小卿在大卿之後。"這説明都得侍坐在席上。如果衹限於二筵之間的空地，怎麽能够行禮呢？如果按明堂而論，大享之時，五帝各在它們的室内。設青帝享位，必須在木室内稍北面向西。太昊享食，坐在西面，略靠近南而面向北。祖宗配享，又置於青帝的南面，稍靠後面向西。一丈八尺的堂室，神位就有三個，加上還有簠簋、豆籩之類的祭器，牛羊之類的犧牲，以及四海九州的美味都陳設着，此外還要在席上奏樂，進出樽坫，坐立揖讓，亦太狹小了吧。因此可以説，所肯定的説法不對。

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并説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即爲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

考查劉向的《别録》和馬宫、蔡邕等人的意見，當時存在《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圖籍，它們都是述説古代明堂情況的。這些書到現在都已亡佚，不能對錯誤加以糾正。如今所存的《明堂月令》，鄭玄説是吕不韋所著，是《春秋十二紀》的首篇，後來研習禮的人將它抄合成記。蔡邕、王肅説是周公所作，《周書》中有《月令》，其中的第五十三篇就是此書。他們各有各的論證，衹是他們的文字多没有記載。束皙認爲是夏朝時代的書。劉瓛説："吕不韋招集書生，追尋聖王有關月令的事情而將它們記載下來。吕不韋怎麽可能獨自一人作此記述呢？"如今根據考證，既不能全説是周書，亦不可認爲就是秦典，它的内容夾雜有唐虞、夏朝、殷商時的制度，都是聖賢帝王們的仁恕政治。蔡邕爲它作了章句，又評論説："明堂之所以廟祭他們的祖先，目的是爲了配享上帝。夏后氏叫代室，殷商叫重屋，周代稱明堂。東室

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説悉同。

叫青陽，南室叫明堂，西室叫總章，北室叫玄堂，中室叫太室。聖人面朝南而聽政，崇尚向陽而治，君主的名位没有不正的。所以雖説有五個名稱，但是是以明堂爲主。規制的尺度，各有各的依據。縱横一百四十四尺，是坤卦的策數，屋圓楣直徑二百一十六尺，是乾卦的策數。太廟明堂縱横六丈，通天屋直徑九丈，是陰陽的九六變數，而且圓蓋方載，也是九六的道理。八闥象徵八卦，九室象徵州，十二宫應日辰。其中的三十六門和七十二窗，是四門八窗與九室相乘所得的數字。門都是設在外面而不關閉，以象徵天下不能藏匿。通天屋高八十一尺，内懸有黄鐘八十一隻。二十八根柱子布列四方，象徵四方七宿。堂高三尺，與三統相應，四方有五色，各象徵金木水火土。水寬二十四丈，象徵二十四節氣，在外以象徵四海。這是帝王大禮。"看它以天地爲模範，效法陰陽，一定是根據古文經典，所以不是没有依據。如今若是直接根據《考工記》而不參考《月令》，那麽，青陽、總章的名號就無法稱説，九月享帝之禮就難以使用。漢代二京都所建的明堂，與這種説法完全相同。

建安之後，海内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晋則侍中裴頠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兹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托。

漢建安以後，海内大亂，曹魏處三國鼎立之時，没有任何興建。晋時侍中裴頠建議"衹建一殿，以便奉崇祭祀父親，其他雜碎一概廢除"。劉宋、蕭齊以來，都效法此禮，前代帝王的許多祭禮，此時已不再推行。後魏代都所建造的，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共有九室。屋檐不及屋基，房與房之間直通，鑿通的地方較多，實没可取的地方。到遷都洛陽時，另行營建，由於諸王紛争，終於没有成功。於是宗廟祭祀，没有地方。

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虚，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

如今皇帝謀劃遠發，教化及於海内，正需構建大禮，讓其流傳千古。牛弘等人不因爲自己平庸無才，胡亂議論。如今需查明明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宫。”《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宫路寢明堂,咸有

堂是否必須有五室呢?《尚書帝命驗》説:“帝王承天命建立五府,赤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斗,白色的叫顯紀,黑色的叫玄矩,青黑色的叫靈府。”鄭玄作注説:“五府建制與周代明堂相同。”况且三代相沿,增缺較多,但是五室的建制,没有變化。室是用來祭天的,而天實際有五,如果建立九室,有四室没有用處。就如根據月初來發布政令一樣,自然應該根據日期。鄭司農説:“十二月分别處在青陽等的左右之位。”没有説居室。鄭玄也説:“每月到它所代表的堂聽政。”《禮圖》上所畫的正堂兩旁的房舍,都在堂的兩側,所以必須建五室。明堂爲什麼一定要上圓下方呢?《孝經援神契》説:“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是施行政教的地方。”《禮記·盛德篇》説:“明堂四門八窗,上圓下方。”所以必須依此爲方圓。明堂爲什麼一定要有重屋呢?根據《考工記》,夏朝説“九階,四旁各夾兩窗,門堂三分之二,室三分之一”。殷商、周代没有説及,説明與夏朝建制統一。殷商衹説“四檐重屋”,周代繼承,不説屋,但所造相同是很清楚的。“殷人重屋”的下面,本來没有五室這些文字。鄭玄注説:“五室也是根據夏朝的建制纔知道。”這説明周代不説重屋,殷代却有,已經很清楚。《禮記·明堂位》説:“太廟,天子的明堂。”這是因爲魯國是周公的封地,應該使用天子的禮樂,魯國的太廟,與周天子的明堂相同。又説:“複廟重檐,房間相通,是天子太廟的裝飾。”鄭玄注説:“複廟,就是重屋。”太廟既然是重屋,明堂是重屋亦就不值得懷疑了。《春秋》文公十三年,有“太室屋壞”的記載,《五行志》説:“前堂叫太廟,中央叫太室,屋在上面有相重的。”服虔亦説:“太室,太廟的上屋。”《周書·作洛篇》説:“於是建立太廟、宗宫、路寢、明堂,都有四檐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説:“重亢,正梁重叠;重廊,屋重叠。”根據《黄圖》所載,漢代的

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别。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并别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宗廟都是重屋。漢代離古代尚近，尚存有古代遺法，所以必須建重屋。明堂爲什麽一定要建辟雍呢？《禮記·盛德篇》説：“明堂，明確諸侯尊卑。外水叫辟雍。”《明堂·陰陽録》説：“明堂的建制，周圍繞以流水，水向左流以象徵天，内有太室，以象徵紫宫。”這是明堂有水的明確記載。然而馬宫、王肅認爲明堂、辟雍、太學同在一處，蔡邕、盧植也認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是名異而實同。蔡邕説：“明堂，根據宗祀時的清净，就把它叫作清廟；因爲它是正室，所以叫作太室；因爲有堂，所以叫明堂；因爲有四門之學，所以叫作太學；因爲四周有水圍繞如墻，所以叫作辟雍。其實就是一處。”還有説法不同的，《五經通義》説：“靈臺是占候的地方，明堂是施行政教的地方，辟雍是養老教學的地方。”三處不同。袁準、鄭玄也認爲它們不同。歷代既然還有疑義，怎麽能隨便確定呢？現在根據《郊祀志》上所説：“想建明堂，不知道它的造法。濟南人公玉帶進獻的黄帝時的《明堂圖》，有一殿没有墻壁，蓋的是茅草，宫垣有水相環繞，天子采納了。”憑此而言，説明它的歷史已很久了。漢中元二年，在洛陽修造明堂、辟雍和靈臺，都是分别建造。然而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中説的“流水很大”就是證明。因此必須要有辟雍。

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

如今建造明堂，必須以《禮經》爲本。形制根據周制，尺度依據《月令》，若還有遺缺，再參照其他書籍，使它既沿革舊制又比較詳備。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檐重屋，四旁兩門，此制依據《考工記》和《孝經》的説法。堂縱横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

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内，水周於外，水内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周禮》奏黄鍾，歌大吕，奏太蔟，歌應鍾，皆旋相爲宫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爲宫，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吕爲徵，應鍾爲羽，大吕爲變宫，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爲宫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鍾爲宫，十三月不以太蔟爲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

直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縱横六丈，通天屋直徑九丈，八門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五色，此制是依據《周書·月令》的説法。殿垣内方，水周圍於外，水溝的直徑三百步，此是依據《太山》、《大戴禮·盛德》和《儀禮·覲禮》的説法。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都有法則和徵象，足以誠對天帝，敬祭祖宗，弘揚風俗，施行政教，爲後世樹立典範。

文帝認爲時局剛定，没有閑暇去建造，所以被擱置而没有建成。

開皇六年，牛弘任太常卿。開皇九年，下詔制定雅樂，又詔令撰作樂府歌詞，制定圜丘五帝凱樂，并商議定樂事。牛弘上書論述説：

考查《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遞相爲宫。《周禮》中所説的奏黄鐘，歌大吕，奏太蔟，則歌應鐘，説的都是遞相爲宫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説："孟春月太蔟爲宫，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吕爲徵，應鐘爲羽，大吕爲變宫，夷則爲變徵。其他各月都仿照此配法。"所以先王作律吕，目的是爲了辨别天地四方陰陽的聲音。揚子雲説："聲從律中生，而律又從辰中生。"所以律吕可配五行，通八風，經歷十二辰，運行十二月，循環運轉，永無停止。譬如立春爲木王火相，立夏爲火王土相，夏末爲土王金相，立秋爲金王水相，立冬爲水王木相。所謂遞相爲宫，就是説正好處於王月，所以取名爲宫。如今若是十一月不以黄鐘爲宫，十三月不以太蔟爲宫，那麽就會使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如此豈不是陰陽失調，天地不通？劉歆《鍾律書》説："春宫秋律，百花必會凋謝；秋宫春律，萬物必定繁榮；夏宫冬律，一定會天降雨雹；冬宫夏律，必定有雷聲。"就此而言，確實不能改變。况且律有十二，如今直接給黄鐘一均，惟用七律，那麽剩下的五律還有什麽用處？恐怕會違背聖人製作律吕的本意。所以必須根據《禮》

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黄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宫之法。

來制定律吕遞相爲宫的制度。

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宫，且作黄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宫，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

文帝説："不必制定旋相爲宫之法，就作黄鐘一均可以了。"牛弘又論辯六十律不能推行：

考查《續漢書·律曆志》："元帝派韋玄成去問京房有關樂府的問題。京房回答説：'我是從已故小黄令焦延壽那裏學習的。六十律相生的法則是：用上生下，都是三生二；用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在中吕終結，十二律就齊備了。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在南事終結，六十律就齊備了。十二律變成六十律，就如八卦經演變成爲六十四卦。冬至的聲音，以黄鐘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宫，蕤賓爲變徵。這是聲氣的本源，五音的正聲，所以各自相統一天。其餘按次序運行，當日一到，各自爲宫，商徵等根據類屬相配從。'京房又説：'竹聲不能度調，所以作爲準以定數。準的情形如瑟，長一丈，十三弦，内隱部分長九尺，以對應黄鐘的九寸。中央有一弦，弦下畫上分寸度數，這樣調節六十律的清濁。'執始等一些律的定數，都是京房自己制定的。京房説是焦延壽傳授給他的，不知焦延壽又是承傳了誰。到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彤對皇上説：'官員中没有人通曉六十律以準調音，已故待詔嚴嵩把確定準法教給他的兒子嚴宣，希望徵召嚴宣補任他爲學官，掌管樂器的調試。'太史丞劉弘考驗嚴宣的十二律，其中衹是二律合，四律不合，還有六律不知道變成了什麽律，嚴宣於是被罷免官職。從此以後專門研習律的人没能根據準調節弦。熹平六年，東觀召引典掌律的太子舍人張光，問他有關律準的問題。張光等不知道，他回去查閲收藏的舊物，纔發現此方面的樂器，形制與京房書中説的一

知，歸閲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爲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又議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黄鍾者，用黄鍾爲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宫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爲宫，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黄鍾之宫，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晋内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

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

樣，但還是不能確定弦的緩急，所以史官中能够辨析清濁的人於是絶亡。能够相傳授的，也衹有大致的常數以及候氣而已。"根據這一説法，京房之法在漢代已經不推行了。沈約《宋志》説："詳細考查古代和當今音律家的情况，六十律并没有被運用到樂中去。"《禮》中説"十二管遞相爲宫"，没有説六十律。《封禪書》説："大帝叫素女鼓奏五十弦瑟，由於過度傷悲，竟破爲二十五弦。"假如用六十律奏樂能够成功，亦可不用，以合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的意思。

又建議説：

查考《周官》上説："大司樂掌管成均之法。"鄭衆注説："均，調的意思。樂師掌管調音。"《三禮義宗》稱："《周官》中所説奏黄鐘，就是用黄鐘爲調，歌大吕，就是用大吕爲調。奏的人説堂下懸有四器，歌的人説是堂上之歌。但是在一次祭祀中，都運用二調。"從這可知據宫稱調，意思一樣。説明六律和六吕迭相爲宫，且各自爲調。現在流行的樂，是用黄鐘作宫，林鐘爲調，與古時樂相違背。根據晋内書監荀勗所記載的情况，是用五聲十二律迭相爲宫之法，製成十二笛。黄鐘的笛，正聲發自於黄鐘，林鐘發出下徵，用姑洗作清角。大吕的笛，大吕發正聲，夷則發下徵。其他各均，都跟這一樣。然而如今所用的林鐘，是荀勗下徵之調。不選擇正聲，却先擇用下徵，在道理上説不通，所以必須改過來。

文帝非常贊賞他的建議，下詔叫牛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一起正定新樂。此後朝廷商議建造明堂，又下詔叫牛弘分條上奏歷代舊事，議論其得失。文帝非常敬重他。

當時楊素依仗有才自誇尊貴，鄙視侮辱朝

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

臣，祇是在見到牛弘時不得不改變神色而表示恭敬。楊素即將出征突厥，親自到太常寺與牛弘話別。牛弘把他送到中門就停了步，楊素對牛弘說："我即將出征，所以前來叙别，爲什麽祇送這麽近？"牛弘於是作揖而退。楊素笑着說："奇章公真可謂他的才智可以趕得上，而他的愚笨却難趕得上啊！"楊素并没有從心裏介意牛弘。不久，牛弘被授以大將軍，任吏部尚書。

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

當時文帝又命牛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人召集儒生討論新禮中的降殺輕重。牛弘提出的建議，大家都很推崇佩服。獻皇后逝世，王公以下的朝臣對於儀注不能確定。楊素對牛弘說："公深諳舊學，爲社會賢達所仰慕。今天的事情，就由公來决定。"牛弘完全不推辭謙讓，不一會兒的時間，把全部儀注給完備了，而且都是依據古事。楊素感嘆地說："衣冠禮樂全在這裏了，不是我能趕得上的。"牛弘認爲三年的喪期，祥禫都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爲練服，没有依據，牛弘把此事上奏文帝。文帝下詔廢除喪禮制服之禮，這是從牛弘開始的。

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并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

牛弘在吏部任職時，以德行爲先而以文才爲後，處理事務力求詳密謹慎，雖然有所延緩或滯留，但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還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聰明機靈，廉潔慎重無人可比，然而由於才智出衆，行爲上稍有輕薄，當時的宰臣因此很懷疑他。祇有牛弘深深瞭解他的真才實學，便對他傾心委任職位。隋朝的選賢舉能，在這時可謂達到頂峰，當時人們很佩服牛弘廣遠的見識和氣度。

煬帝之在東宫，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晋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并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虚，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岳，壇墠

煬帝在做太子時，多次將自己的詩和字送給牛弘，牛弘每次都有答謝。煬帝即位後，一次賜給牛弘一首詩："晋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并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虚，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那些一同被賜給詩的大臣，煬帝賜詩對他們的贊美，都不能與牛弘相比。大業二年，牛弘位進上大將軍。大業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從煬帝朝拜恒岳，有關壇墠、珪幣及牲

珪幣牲牢，并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謚曰憲。

牢方面的禮儀，都是牛弘制定的。回來時下太行山，煬帝把牛弘召入内帳，當着皇后在場，賜他一同吃飯，可見煬帝對他的親近和敬重。牛弘對他兒子説："我受到皇上特别待遇，受恩可謂深重。你們這些子孫，應該誠敬自立，以報答皇上厚重的禮遇。"大業六年，跟從煬帝到江都，并在那裏去世。煬帝深爲傷感和惋惜，在他喪葬時贈送了豐厚的財物。牛弘死後歸葬在安定，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追封爲文安侯，謚號爲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并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牛弘雖然在當世受寵榮耀，但他平時所用車馬服飾極爲簡陋，奉事君主竭盡禮節，對待屬下仁愛寬厚，不善言論但辦事敏捷。一次文帝叫他宣布詔令，牛弘走到殿階下面，却没有話説，衹好退回來下拜致歉，説全忘記了。文帝説："傳話這種小小的事情，本來不是宰臣的職任。"愈加贊美他的質樸直率。大業年間，受到的信任和禮遇更高。他生性寬宏仁厚，專心於學問，即使事務繁雜，亦總是書不離手。隋代朝廷舊臣中，能始終受到皇帝信任而没有悔恨的，衹有牛弘一人。弟弟牛弼，喜好酗酒，一次酒醉後射殺了牛弘用來駕車的牛。牛弘回到家，他的妻子迎上前去對他説："小叔子射殺了牛。"牛弘聽後，没有怪罪，直接回答説："就拿來做肉乾吧！"當他坐下後，他的妻子又説："小叔突然射殺牛，應該是件怪異的事。"牛弘説："我知道了。"説話臉色自然，仍舊讀他的書。可見他是如此的寬宏平和。他有十二卷文集流行在世上。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内史舍人。

長子牛方大，亦有學識，位至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次子牛方裕，爲人凶狠險毒，缺乏仁愛之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人謀殺反叛，他的事情記載在《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静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内校書，别在直閤省。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壽，在魏國任湖州户曹從事。父親李敬族，歷任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静帝時，叫當世學識淵博的人校定文章圖籍，任命他爲内校書，屬直閤省。

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嘆異之，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核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李德林小時候聰明敏捷，幾歲時，背誦左思的《蜀都賦》，衹十多天就通過了。高隆之看見後很驚異，便遍告朝中士大夫說："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齡，一定是天下擔當大事的人才。"鄴京許多有名望的人到他家觀看，一個多月車馬絡繹不絶。十五歲時，能背誦《五經》以及古今的文集，每天達幾千句。不久，廣覽典籍，陰陽、讖緯、占候之書無不涉獵。擅長寫文章，文詞樸實，文理曉暢。魏收曾當着高隆之對李德林的父親說："賢子的文筆，終當繼温子昇之後。"高隆之大笑說："魏常侍自命超卓而嫉妒賢才，爲什麽不近比老彭，却遠比温子昇呢！"

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

十六歲時，遇父親去世，便自己駕車扶送靈柩回到家鄉安葬。當時天氣嚴寒，他仍披着單薄的縗服，光着脚，州裏有才德名望的人因此很敬慕他。在家時境遇不順，生活貧寒，母親多有疾病，於是他把精力放在閱覽典籍上，無心出仕。後來母親病情稍爲痊愈，朝廷逼迫他出來爲官。齊任城王高湝在定州任刺史，他重視李德林的才華，便召他進入州的館舍，朝夕與他在一起，如同師友一般。

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彦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别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黄門侍郎顔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

後來被舉薦爲秀才，在尚書令楊遵彦的考核中名列前茅，被授以殿中將軍。長廣王任丞相時，招引爲丞相府行參軍。不久，長廣王即位，多次升官任中書舍人，加授通直散騎侍郎，另外還典掌機要。不久，母親去世，在服喪期間以孝道而聞名，朝廷爲此嘉勉了他。服期還衹一百天，朝廷强令他出仕，李德林堅决予以推辭。魏收與陽休之討論《齊書》的起元問題，百官一起參與討論。魏收爲此與李德林書信往來，這些書信很多不被記載。後來任中書侍郎，并詔令他撰修國史。當時齊君主重視藝文禮樂，李德林被召引到文林館，與黄門侍郎顔之推一同主掌文林館的事情。幾次升任至儀同三司。

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内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

周武帝平定齊，派人到李德林的府宅宣示詔旨說："平定齊的好處，衹在於得到了你，應入朝相見。"并命令隨從去長安選用，授以内史上士，朝廷一切法令典章以及選用山東有才德名望的人，全部由他掌管。周武帝對群臣說："我常

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

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悦，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内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黄鉞，都督内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迥餉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

常聽説李德林給齊朝撰寫檄書，我還以爲他是天上人，哪裏想到今天能讓他供我驅使，又爲我撰作文書，真是奇怪啊！”神武公紇豆陵毅回答説：“臣聽説明主聖王，能得到麒麟、鳳凰爲瑞祥，是聖上仁德感召的結果，并不是憑武力所能得到的。瑞物雖來臨，但不能有所用。像李德林前來接受驅使，亦是陛下聖明仁德感召的結果，既有很高的才能，也可大用，遠勝麒麟、鳳凰。”武帝大笑説：“確實像公所説的。”宣政末年，授御正下大夫。後來賜封爲成安縣男。

周宣帝病危，隋文帝始受托孤，叫邗國公楊惠對李德林説：“朝廷賜令總掌文武事務，如今想與你共同分擔，請一定不要推辭。”李德林回答説：“願以死來奉事公。”隋文帝很高興，立即召見李德林并與他交談。劉昉、鄭譯起初假傳詔書召請隋文帝受命輔助幼君，并總領内外軍事。鄭譯想授任隋文帝爲冢宰，他本人任大司馬，劉昉任小冢宰。李德林私下啓告隋文帝説：“應該任大丞相，假黄鉞，總領天下各路軍隊。”於是任命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丞相府司馬，兩人因此憤憤不平。任命李德林爲相府屬，加授儀同大將軍。

不久，三方謀變作亂，朝廷所有軍事策略，都要同他參酌詳議。各種軍事公文檄書，朝夕紛至，一天之内，動輒超過一百多。有的是需要立即發送出去的，衹好口授給幾個人，文辭多種多樣，不用修改。鄖公韋孝寬任東道元帥，率軍駐扎在永橋，由於沁水較寬，他的軍隊没能渡過。長史李詢秘密啓陳説：“各位大將接受了尉遲迥的餉金。”隋文帝得到報告，深感憂慮，商議想派人取代韋孝寬。李德林説：“臨敵時替换將領，自古以來都受到責備，樂毅因此離開燕國，馬服被趙國打敗。公衹要派一有智有略，且爲各位將領所信服的親信，前去軍營，觀察他的情况，即使他有異心，也一定不敢亂動。”隋文帝説：“如果不是公説這話，幾乎壞了我的大事。”於是立即叫高熲驅馬前往韋孝寬軍中，節度諸將，終成大功。凡是經他計謀的，都會取得這種效果。

進授丞相府從事内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内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

升任丞相府從事内郎。隋文帝受禪即位之時，相國那些統領百官、九錫殊禮的詔策、箋表和璽書，都是出自李德林的手筆。隋文帝登基那天，授他爲内史令。起初，隋文帝將要受禪，虞慶則等人勸隋文帝將宇文氏勢力全部誅滅，李德林堅決相争，認爲不可行。隋文帝很生氣，因此李德林的品位没有提升，衹根據位次，授他上儀同，進封子爵。

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訖，奏聞，别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撰録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晋王廣。

開皇元年，頒敕命令李德林與太尉于翼、高熲等人一同撰修律令。完成後，上奏給文帝過目，文帝另賜給駿馬以及九環金帶。開皇五年，詔令他撰録文帝任丞相時的信札、公文，總成五卷，取名爲《霸朝雜集》。隋文帝讀畢，第二天早上對李德林説："自古以來，帝王的興起，都一定有不尋常的人輔佐。我昨天讀了《霸朝集》，纔知道感應的道理。昨晚恨夜太長，不能早點見到公的面。"於是追贈他的父親爲定州刺史，封爲安平縣公，謚號爲孝。隋文帝後來到鄴城，李德林因爲生病没有跟從。文帝派人送去敕書，在書後親自注上一句："征伐陳時，希望你能相隨。"當時高熲進京，文帝對高熲説："李德林如果因病不能隨行，應親自到他府宅，納取他的計謀策略。"文帝將它交付給晋王楊廣。

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晋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奪，於内造舍。上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内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説《孝

起初，大象末年，文帝把叛逆之人王謙的住宅賜給李德林，不久又改賜給了崔謙，文帝叫李德林自己選一處好的住宅連同莊店作爲替换。李德林於是上奏求取叛逆之人高阿那肱在衛國縣市店八十處作爲替换。開皇九年，文帝到晋陽，店人向文帝上表申訴，説地是普通人的，高阿那肱强奪後便在裏面建造房舍。文帝責備李德林。李德林請求查驗高氏文簿以及换宅的本意，文帝没有聽從，而是將店全部追還給所住的人。對此，李德林很不滿意。起初，李德林説他父親曾是太尉諮議，希望取得贈官，李元操等人暗地裏上奏説："李德林父親死時是校書，説他爲諮議是李德林亂説的。"文帝對此很懷恨他。此時，李德林在庭議時又違背文帝旨意，於是便指責他説："公任内史，典掌朕的機要，然而却與不參預計議的人比，原因在於公不够寬宏。朕正用孝道治

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

理天下，所以設立五教加以弘揚。公説孝本於天性，不必設教。若是這樣，那麽孔子就不該撰述《孝經》？還有，公欺騙和冒求市店，亂加父親官銜，朕實在是憤怒而没有對公發泄出來。如今就給你一州職位將你遣送。”於是便出京任湖州刺史。轉任懷州刺史。在懷州時遇旱災，强迫人掘井灌溉田地，受到考司的貶斥。一年多後，李德林死於任上，當時六十一歲。朝廷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號爲文。即將下葬時，文帝詔令一百羽林軍連同鼓吹一部，供喪事所用，并以太牢爲祭。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彦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已後，即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争競之徒，更相譖毁。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

李德林容儀很美，擅長談論，器量深沉，當時人不能揣測。齊任城王高湝、趙彦深、魏收、陸卬對他極爲欽佩和敬重。李德林小時候就成爲孤兒，没有取字，魏收對他説：“有天才般的見識氣度，一定會做到公輔，我就用此二字作爲你的字。”做官以後，就開始典掌機要，生性謹慎周密，曾説古人不識宫内温樹爲何物，有什麽值得贊美的。少年時以才學聞名，地位名望稍高後，過於自信，常自行其事，那些争名競利的人，紛紛對他誣陷詆毁。所以雖然幸運地跟着創業的君主，有輔佐之功，但是十多年間竟然没能升遷官階。所撰寫的文集，彙編成八十卷，由於遭戰亂而亡佚，現有五十卷流行在世上。

子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兒子李百藥，博學多才，詞藻清雅。大業末年，官至建安郡丞。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彦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檲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杜彦　周摇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彦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决，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年少時行事仗義，喜好閱讀兵書，對經史也頗有涉獵。周武帝準備平定齊時，聽説他勇敢果斷，便將他從扶風郡守升爲九曲鎮將，進授上開府，封爲建威縣公，齊人聽説後很害怕他。

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晋州，進位大將軍，除晋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彦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彦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晋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吴明徹、裴忌於吕梁，略定淮南地。

後來以熊州刺史的身份跟從周武帝攻陷晋州，進升爲大將軍，調任晋州刺史。周武帝回來後，齊後主親自率兵圍攻晋州，城上的矮墻都被破壞，兩軍展開短兵相接。此時，梁士彦慷慨自若，對將士説："拼死在今天，我就戰死在你們前面。"於是率將士一齊奮勇拼殺，呼喊聲震天動地，無不以一當百。齊軍稍有退却後，便叫妻妾以及將士的子女晝夜修復城墻，三天就修好了。周武帝的六軍趕到，纔解了圍。梁士彦去見武帝，手持武帝的鬍鬚流下了眼淚，武帝也很傷感。當時武帝想班師，梁士彦在武帝馬前叩首勸諫，武帝聽從了他，拉着他的手説："朕有晋州，就是平定齊國的根本，希望你好好鎮守它。"齊國平定後，被封爲郕國公，授上柱國，任雍州主簿。周宣帝即位，任徐州總管。與烏丸軌在吕梁擒獲了陳國將領吴明徹和裴忌，并奪取了淮水以南的地方。

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

隋文帝任丞相，梁士彦改任亳州總管。尉遲迥謀反，他任行軍總管，隨從韋孝寬進擊尉遲

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彦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盗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晋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彦、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斑。'"士彦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

迥，梁士彦叫家兵梁默等人爲前鋒，自己隨後，都大破賊軍。平定尉遲迥，任相州刺史。由於受到猜忌，便被徵召回京師。在家清閑無事，便產生了居功懷怨的心理，與宇文忻、劉昉等人陰謀造反。準備率領家兵僮僕等待皇上享祭宗廟時發難。接着再想到蒲州起兵，奪取黄河以北的地區，占領黎陽關，阻塞河陽路，劫掠調布作鼓角甲胄，招募盜賊作士兵。他的外甥裴通知道後便上奏朝廷。隋文帝没有去揭露他的事情，授他爲晋州刺史，想觀察他的動向。梁士彦高興地對劉昉説："這是天賜我良機。"又請求任命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隋文帝依從了他。後來與公卿入朝觀謁，隋文帝叫武士拘捕了梁士彦、宇文忻和劉昉等人，審問他們謀反的事實，還不肯承認，於是便捕來薛摩兒對質。薛摩兒具體叙述謀反前後時説："第二個兒子梁剛哭着苦苦勸諫，第三個兒子梁叔諧説：'成猛獸一定要有斑紋。'"梁士彦聽後大驚失色，回頭對薛摩兒説："你害了我！"於是伏法斬首，當時七十二歲。梁士彦有五個兒子。

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

梁操，字孟德，位至上開府、封爲義鄉縣公，去世較早。

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彦誅。

梁剛，字永固，位至大將軍、封爲通政縣公、任涇州刺史。因爲勸諫父親而免罪，發配瓜州。梁叔諧受牽連被殺。

梁默

梁默者，士彦之蒼頭也，驍武絶人。士彦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禄大夫。

梁默，是梁士彦的奴隸，驍勇過人。梁士彦每次率軍征伐，常與梁默衝鋒陷陣。在北周做官，位至開府。開皇末年，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楊素征討突厥，進升爲大將軍。又跟從平定楊諒，授以柱國。大業五年，跟從煬帝征討吐谷渾，拼死疆埸。死後贈爲光禄大夫。

元諧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爲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

元諧，河南洛陽人。家庭世代顯貴。元諧生性豪爽任俠，有氣概風度。小時候與隋文帝同在國子學學習，非常友愛。後來因立有軍功，多次升官任大將軍。隋文帝做丞相，將他調到自己身邊。元諧對文帝説："公没有朋黨，就好比水中的一堵墻，非常危險啊！希望公好自爲之。"

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修律令。

文帝受禪即位，對元諧笑着説："水中的墻最終會怎麽樣?"進升元諧爲上大將軍，封爲樂安郡公。奉詔參預修訂法規條令。

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鐘利房率騎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别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

當時吐谷渾的將領定城王鐘利房率領騎兵渡過黄河，并與党項相勾結。元諧率兵從鄯州出擊，進軍青海，準備在敵軍回來的路上截擊。兩軍在豐利山相遇，元諧將敵人擊退，同時還擊敗吐谷渾太子可博汗。吐谷渾諸王中的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自率領他們的部衆前來歸降。文帝下詔授元諧爲上柱國，另封他一個兒子爲縣公。任命元諧爲寧州刺史，在寧州頗有威望和惠政。然而他生性剛愎自用，喜歡貶低别人，不能讓身邊的人滿意。一次他對文帝説："我一心一意奉事皇上，不迎合别人。"文帝説："希望你能自始至終如這句話所言。"後來因公事被免職。

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疏忌。然以龍潜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僚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

當時上柱國王誼對國家有功勛，與元諧一樣没有任職，所以兩人常常相互交往。一胡僧告發元諧、王誼謀反，文帝派人調查，結果没有這回事，文帝用好話安慰他。不久，王誼被殺，元諧漸漸被文帝疏遠猜忌。然而因爲兩人有着兒時的舊情，所以常常參與朝見，所受到的禮遇没見降低。平定陳，百官大宴慶賀，元諧對文帝説："陛下威德遠播，我先前請求任命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如今可以采納我的話。"文帝説："朕平定陳，本來就是剪滅逆賊，不是想誇大虚妄。公所奏的話，不是朕心裏所想。突厥不知山川地理，憑什麽能够警戒偵察？陳叔寶昏庸，怎麽能勝任令史?"元諧默不作聲地退了下去。

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

過了幾年，有人告發元諧與叔父家的弟弟上開府元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人謀反。文帝叫人審查這事。有關官吏上奏説："元諧陰謀叫祁緒統率党項軍隊立即阻斷巴蜀。當時廣平王楊雄、左僕射高熲二人任職，元諧想通過誣陷除去他們兩人，説：'左執法星已經移動四年了，將這事情一上奏，高熲一定會死。'又説：'太白星犯月亮，光芒相照，應驗皇上殺大臣，一定是楊雄。'元諧與元滂一次同去覲謁皇帝，私下對元滂説：'我是主人，殿上那個人是賊。'

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并伏誅，籍没其家。

因此叫元滂望氣，元滂説：'看那雲好像是狗蹲鹿逃，不如我們有福德雲。'"文帝大爲憤怒，將元諧、元滂、田鸞、祁緒一同處死，抄没他們的家。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本來姓魚。他的祖先曾在赫連氏夏國做官，便安家在靈武，世代是北邊的豪傑。父親虞祥，在北周任靈武太守。

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内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户。

虞慶則小時候雄健果斷，倜儻不凡，身高八尺，有勇有謀，會説鮮卑話，身披重鎧，佩帶兩鞬，能驅馬左右射箭，本州的豪俠都很敬畏他。起初經常從事射箭狩獵，中途又屈己讀書，常常仰慕傅介子、班仲升的爲人。在北周做官，任中外府外兵參軍事，繼承沁源縣公爵位。越王宇文盛平定稽胡，即將班師，内史下大夫高熲與宇文盛商議，必須擇一個有文武才幹的人鎮守稽胡，便上表請授虞慶則，於是便被任命爲石州總管。在石州，很有聲威和恩惠，稽胡仰慕他的仁義而歸順的達八千多户。

開皇元年，歷位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還尚書右僕射。

開皇元年，歷任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建新都任總監。開皇二年，突厥侵掠邊境，虞慶則任元帥率軍征討。由於没有住所，士兵多受寒凍，手指被凍落的有一千多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從另一路攔擊突厥，被突厥軍隊所包圍，虞慶則按兵不救。因此長儒孤軍奮戰，戰死的將士達十分之八九。文帝没有治罪。不久，升任尚書右僕射。

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强，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説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户，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

後來突厥頭領攝圖將要歸附，請求派一重臣充任使者，朝廷令虞慶則前往。攝圖自恃勢强，虞慶則用過去的事情責問他，攝圖不降服。長孫晟又對攝圖加以説服勸諭，於是攝圖和他的弟弟葉護都接受詔書，并稱臣納貢，請求永遠成爲隋的藩屬。起初，虞慶則即將起程時，文帝告訴他説："我想保存突厥，他們送你馬，衹取三五匹就行了。"攝圖見到虞慶則，贈送一千匹馬，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文帝認爲虞慶則功勞高，都没有過問。授他上柱國，封爲魯國公，食邑任城縣千户，又將彭城公轉授給虞慶則的第二個兒子虞義。

平陳後，帝幸晋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熲等奉觴上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并不須劾。"帝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候大將軍。

平定陳後，文帝前去晋王的府第，設宴會聚群臣。高熲等人拿着酒杯向文帝祝賀。文帝説："高熲平定江南，虞慶則平定突厥，可謂是大功了。"楊素説："都是因爲陛下威望仁德的原因。"虞慶則説："楊素前次出兵武牢、硤石，如果不是陛下威望仁德，亦無取勝之理。"於是兩人互相説對方的是非得失。御史想彈劾他們，文帝説："今天大家以議論功勞爲樂，都不必彈劾。"文帝觀賞群臣聚宴習射，虞慶則上前對文帝説："臣蒙賜酒，叫我們盡情歡樂，可是御史在旁邊，恐怕酒醉後被彈劾。"文帝賜給御史酒食後，讓他出去。虞慶則捧酒杯向文帝祝賀，極爲歡快。文帝對各位大臣説："喝了此酒，但願我與你們的子孫永像今天這樣，世世代代永保富貴。"開皇九年，轉任右衛大將軍，不久又改任右武候大將軍。

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别，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悦，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臨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顔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

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憑藉本州謀反，朝廷商議想派兵征討。諸位將軍中有幾人請求擔當此任，文帝都没有同意。文帝看着虞慶則説："你身爲宰相，又是上公爵位，國家出現叛賊，你却没有出行前去征討的意思，是什麽原因?"虞慶則心懷恐懼，立即下拜致歉，文帝於是便派他前往。朝廷授他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任命他妻子的弟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趙什柱與虞慶則的愛妾私通，他擔心事情暴露，就對外宣稱説："虞慶則不想前去。"文帝聽到了。在這之前，朝中大臣出征，文帝都要設宴餞行，并禮賞後纔出發。虞慶則這次南討辭别文帝，文帝臉上顯得不高興，虞慶則由此而鬱鬱不得志。平定李世賢回來，在經過臨桂鎮時，他眺望那裏的山川形勢説："這兒險要，加上又有足够的糧食。如果有一個足當此大任的人在這裏把守，就會攻不可破。"於是派趙什柱快馬到京師上奏此事，以觀察文帝的態度。趙什柱趕到京師，告發虞慶則謀反。文帝派人查審，於是虞慶則伏法處死。任趙什柱爲大將軍。

虞孝仁

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晋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

虞慶則的兒子虞孝仁，小時候强横任俠，授以儀同，在晋王那裏任親信。因父親出事受牽連

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而被削除名籍。隋煬帝即位，因爲曾是煬帝舊僚，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負責監管帝王園苑。由於生性聰明，頗能符合皇帝的旨意。大業九年，隋軍征伐遼，升任都水丞，充任監督運輸，很有功勞。然而生性奢侈浮華，用駱駝背負匣子運水去養魚以供給自己。後來有人告發他圖謀不軌，於是被處死。

元冑

元冑，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

元冑，河南洛陽人，是魏昭成帝的第六代孫。祖父元順，是魏國的濮陽王。父親元雄，封爲武陵王。

冑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托，先呼冑，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

元冑年少時英勇果斷，武藝高强，鬚眉很美，有不可冒犯的神色。周齊王宇文憲看見他後很贊賞，便把他招納爲自己的左右，多次跟從宇文憲征討。曾官至大將軍。隋文帝起初被徵召進宫，將接受宣帝的遺托，他先叫元冑，再叫陶澄，將兩人委以重任，并讓他們常常睡在文帝的卧室裹。隋文帝做丞相時，元冑常常典掌宫中警衛，又引弟弟元威一同入朝侍衛。

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冑兄弟坐於户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啖帝，將爲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厨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降階迎之，冑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冑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冑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冑

周趙王宇文招想謀害文帝，而文帝并不知道，於是帶着酒食到他家。趙王引着文帝進入他的卧室，文帝隨行的人都不准跟從，衹讓楊弘和元冑兩兄弟坐在門旁。趙王叫他的兩個兒子進呈瓜果，想趁機刺殺文帝。當酒喝得正暢快時，趙王想下手，便用佩刀切瓜，接連送給文帝吃，看到情勢不利。元冑便進去説："相府還有事情，不能久留了。"趙王呵叱元冑道："我同丞相説話，你爲什麽這麽做！"想把他罵退出去。元冑憤怒地瞪大眼睛，按着自己的佩刀侍衛。趙王問他姓名，元冑如實回答。趙王説："你不是過去奉事齊王的那個人嗎？確實是一位壯士！"便賜給元冑酒，説："我哪裏會有對丞相不善的意思呢？你何必如此猜忌和警惕！"趙王假裝嘔吐，準備進入後室，元冑擔心他會生變，便扶着他坐到座位上去，連續扶了三次。趙王稱自己喉乾，叫元冑到厨房爲自己取點水來，元冑站着不動。恰巧滕王宇文逌後到，文帝走下臺階去迎接，趁此機會，元冑附在文帝耳邊叫他快速離去。文帝仍然没有覺察，便説："他没有兵馬，又能做

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床，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

什麽呢?”元胄説：“兵馬都是他們家的，一旦先下手，便大勢已去。元胄不怕死，但這樣死了有什麽好處呢?”文帝又再次回到座位上。元胄聽到房後面有披甲聲，便馬上對文帝説：“相府事多，公爲什麽如此不着急呢?”便扶着文帝下床，疾步而去。趙王將要追趕文帝，元胄用身子擋在門口，趙王不得出去。文帝走到大門時，元胄從後面疾速趕到。趙王悔恨自己到了時機不下手，竟然將自己的指頭彈出了血。到趙王被殺時，文帝給元胄的賞賜不可勝計。

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淅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晋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宫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

文帝受禪即位，元胄被封爲武陵郡公，任左衛將軍。不久升任右衛大將軍。文帝不慌不忙地説：“保護朕的性命，促成今天事業的根基，是元胄的功勞啊。”歷任豫、亳、淅三州刺史。當時突厥屢犯邊境，朝廷認爲元胄一向擁有威名，便任命元胄爲靈州總管，北方的少數民族爲此非常畏懼。徵召爲右衛大將軍後，文帝對他的禮遇更加隆厚。一次正月十五日，文帝與親近大臣登山，當時元胄值班完畢已回家，文帝派人馬上把他召來。見到元胄，便説：“公與外人登山，不如和朕去登山。”在宴會上極爲高興。晋王楊廣常常對他致意。房陵王被廢黜，元胄亦參與了謀劃。文帝追究房陵王的事情，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苦進諫，楊素趁機進行誣陷。文帝大爲憤怒，叫衛士將元旻杖打了一頓。當時元胄正值完班還没離開，見此情形便上奏説：“臣下班不回去的原因，是爲了防範元旻罷了。”并用這話激怒文帝，文帝於是殺了元旻。

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蜀王楊秀被治罪，元胄因曾與他交往而受牽連，被削除名籍。煬帝即位，元胄没能得到任用。當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因事受牽連被發配嶺南，將軍丘和亦因罪而被免官。元胄與丘和有舊交情，因此多次交游在一起。一次趁着喝酒高興，便對丘和説：“上官政確實是位壯士，如今發配嶺南，能没有大事嗎?”於是拍着自己的肚子説：“如果是你的話，也不枉然了!”丘和第二天把他的話上奏給煬帝，元胄最終被定罪處死。於是徵召上官政爲驍騎將軍，授丘和爲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别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

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吴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

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并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郡公。

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鬥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尸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州人。祖父達奚俟，北魏時爲定州刺史。父親達奚慶，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長儒年少時富有氣節，勇敢剛烈過人。十五歲時，襲爵樂安公。被周文帝引納爲親信，因爲爲人正直恭儉，授命他爲子都督。多次立有戰功。天和年間，升任渭南郡守，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跟從周武帝平定齊，遷升爲上開府，進封爲成安郡公，另外封他一個兒子爲縣公。宣政元年，任左將軍勇猛中大夫。

後來與烏丸軌將陳將吴明徹圍困在吕梁，陳軍前來增援，烏丸軌叫長儒率兵抵禦。長儒叫士兵拿來數百個車輪，將它們繫上大石頭，全部沉到清水河裏，并依次用繩索將車轂連接起來。陳國的船隻被車輪所阻不能前進，長儒出奇不意率兵進攻，大破陳軍，俘獲了吴明徹，因爲此功進升爲大將軍。不久授行軍總管，率兵巡視北方沙漠邊塞，與來犯的突厥相遇，大破突厥軍隊。

文帝任丞相時，王謙在蜀起兵作亂，沙氐人楊永安煽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反叛響應王謙，朝廷下詔叫長儒率軍進擊，打敗了王謙。王謙的兩個兒子從京城逃出投靠他們的父親，長儒將他們一起捕殺。文帝受禪即位，長儒進升爲上大將軍，封爲蘄郡公。

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和弟弟葉護以及藩那可汗南來劫掠邊境，朝廷下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軍進擊。兩軍在周槃相遇，由於隋軍人馬較少，難以抵擋，軍中將士大爲恐懼，而長儒却顯得意氣風發，情緒激昂。突厥四面圍攻，隋軍大部被衝散，長儒聚集散兵，邊戰邊退，與敵轉戰了三天，五種兵器都折毁了，士兵赤手空拳毆擊敵人，手都露出了骨頭，殺傷敵人數以萬計，突厥士氣減弱，於是解圍而去。長儒身上受了五處傷，其中有二處被刺穿，他手下將士戰死的達十分之八九。突厥本來想大肆劫掠秦、隴，恰逢遇到長儒，而且他的將士都勇猛頑强，原來的想法大受挫折，第二天，他們在與長儒混戰的

轉，子孫襲之。

戰場，將戰死的突厥兵尸體焚燒後哭着回去。文帝下詔褒揚長儒，授爲上柱國，餘下的功勛轉授給他的一個兒子。那些戰死的將士，都追贈官秩三級，可傳子孫。

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毁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嘆。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荆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

歷任寧、鄜二州刺史，母親去世離職回家。長儒生性極爲孝順，母親喪期，有五天不吃不喝，哀傷憔悴超過了禮制，最後幾乎没了人樣，文帝既贊美又嘆息。喪畢起用爲夏州總管，匈奴對他非常畏懼，不敢前來犯邊。不久，因病免去職位。後又任襄州總管，轉任蘭州總管。文帝派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人發兵防備胡人，各支軍隊都受長儒指揮。長儒率兵從祁連山北出擊，向西到了蒲類海，因没尋到胡人，便回來了。不久，轉任荆州總管，文帝對他説："江陵是國家的南大門，如今將此重任委托給你，朕就没有憂慮了。"後在任所去世。謚號爲威。

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兒子達奚暠，大業年間，任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詮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

賀婁子幹，字萬壽，原是代州人。跟隨北魏托跋氏南遷，世代家住關西。祖父賀婁道成，在魏任侍中、太子太傅。父親賀婁景賢，官至右衛大將軍。

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悦，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思安縣伯别封子皎。

子幹年少時就以勇猛而著名。在北周做官，多次升任官至少司水，因他有功勞被封爲思安縣子。大象年間，升任秦州刺史，進封伯爵。尉遲迥作亂，子幹跟從韋孝寬征討。遇上賊軍圍攻懷州，子幹和宇文述等人將他們擊敗。文帝非常高興，親自書文予以嘉勉。此後每次出擊都身先士卒。攻破鄴城，子幹和崔弘度將尉遲迥追趕到了樓上。因功進升上開府，封爲武川縣公，將思安縣伯另外封給他的兒子賀婁皎。

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

開皇元年，進封爲鉅鹿郡公。當年，吐谷渾進犯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上柱國元諧進擊賊軍，功勞突出，文帝特下詔褒獎，并當即叫子幹鎮守涼州。那一年，突厥進犯蘭州，子幹率兵前去抵禦，進到可洛峐山，與突厥軍相遇。當時賊軍人馬强大，子幹在河邊設壘爲營，賊軍幾天取不到飲水，人馬極爲疲敝，子幹趁機

破之。於是册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别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

進擊，大破突厥軍。於是被授上大將軍，徵召他入朝任營新都副監，不久任工部尚書。那年，突厥再次侵犯邊境，子幹以行軍總管身份跟從竇榮定進擊。子幹從别路率軍擊敗賊軍，文帝對他祝賀，特地派人持詔書慰勞嘉勉。子幹請求入朝，文帝詔令子幹快馬回朝會見。吐谷渾再次侵犯邊境，文帝叫子幹率軍進討。子幹深入吐谷渾境内，二十天便回來了。

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

文帝鑒於隴西頻繁遭到賊軍侵掠，心裏憂慮。由於當地習俗不喜歡在村裏設置塢堡，於是朝廷命令子幹找當地人建造塢堡，經營田地，積蓄糧食，以備不測。子幹上書説：“最近看見屯田的地方，耗費多收獲少。衹是隴右這一帶的百姓，一向從事畜牧，如果改爲屯田，會使他們更不安。若使鎮戍的地點相互連接，報警的烽火能互相望見，人即使散居各地，亦不會有所憂慮。”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文帝認爲子幹熟悉邊境情况，便授他爲榆關總管，任雲州刺史，深爲北方胡人所畏懼。過了幾年，突厥雍虞閭派使者前來請求降附，并呈獻羊馬。朝廷下詔任命子幹爲行軍總管，從西北路出發接應雍虞閭的來使。回來後，授任雲州總管，并將突厥進獻的一百匹馬、一千隻羊賜給他，還下詔書説：“自公把守北大門，風平浪静，相安無事。突厥所進獻的這些東西，再賜給公。”母親去世，子幹離職居喪。朝廷認爲榆關乃軍事重鎮，不久又起用子幹到任。後在任所去世。文帝爲此悲傷哀惜很久。追贈他爲懷、魏等四州刺史，謚號爲懷。兒子賀婁善柱承襲父親爵位。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禄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子幹的哥哥賀婁詮，亦很有才略和器量。歷任銀青光禄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和北地太守，封爲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静，周滄州刺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父親史静，北周時做過滄州刺史。

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

萬歲年少時英俊威武，擅長騎馬射箭，勇健如飛。喜好閲讀兵書，同時還精通占卜術。十五歲時，北周與北齊在芒山展開大戰，萬歲跟從父親在軍中，兩軍旗鼓相望之際，萬歲叫身邊的人

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没，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

趕快離去。不久，周兵大敗，他的父親因此認爲他很神奇。北周平定北齊的戰争，他的父親戰亡，萬歲便作爲忠臣的兒子，被授任開府儀同三司，襲封太平縣公。

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雁飛來，萬歲謂士彦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悦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

尉遲迥之亂，萬歲跟從梁士彦進擊賊軍。軍隊駐扎在馮翊時，萬歲看見一群大雁飛來，便對梁士彦説，請求搭弓射大雁行列中的第三隻。搭箭一射，大雁應弦而落，三軍將士没有誰不爲此心服。當與尉遲迥相遇，萬歲總是拼殺在前。鄴城之戰，官軍稍有退却，萬歲便策馬奮勇進擊，殺敵幾十人，大家也齊心協力，於是官軍士氣重新振作。尉遲迥叛亂平定後，因功被授以上大將軍。

開皇初，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悦。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决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

開皇初年，大將軍尒朱勣因謀反而被處以死刑，萬歲因與此案有關聯，受牽連而被削除名籍，發配到敦煌充戍兵。他的頭領非常勇猛，常常一人騎馬深入到突厥境内，每次都大有所獲，突厥没有人敢抵擋。那人驕傲自負，多次辱罵萬歲。萬歲爲此很含怨，説自己亦有武藝。頭領試着叫他騎馬射箭，萬歲笑着説："小人一定能行。"萬歲請求給他弓箭、馬匹，他一人到突厥境内，掠得了許多牛羊馬而回。頭領開始對他友好起來，常常兩人一起深入突厥境内幾百里地，名震北夷。竇榮定出擊突厥，萬歲親自到竇榮定軍營中請求效力。榮定一向聽説他的名聲，看見他前來，心裏極爲高興。於是榮定派人到突厥説，要求雙方各派一名壯士來决定勝負。突厥答應，便派出一人騎馬挑戰。榮定派萬歲出去應戰，萬歲策馬飛馳而出，衹幾個回合，便將對方斬於馬下。突厥大爲驚恐，於是便率軍而去。因爲此功，授萬歲爲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定陳國之戰，萬歲又因立有戰功加授上開府。

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别道而進，逾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鬥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没。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悦，上其事。文帝嘆嗟。

高智慧等人在江南叛亂，萬歲以行軍總管身份隨從楊素進擊。萬歲率軍從東陽出發，取另一道路前進，爬山越水，攻陷敵人居住的溪洞不可數計。前後經歷七百多次戰鬥，轉戰一千里，連續一百多天没有消息，其他各軍都以爲萬歲覆没了。萬歲將一書信放在竹筒裏，讓它飄流而下，下游汲水的人得到後，便告訴楊素。楊素非常高

還，拜左領軍將軍。

興，把此事上奏朝廷，文帝極爲感嘆。大軍回朝，萬歲被授左領軍將軍。

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

在此前，南寧夷爨翫歸降，被任命爲昆州刺史，但不久又反叛。於是任命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軍前去征討。萬歲率軍進入蜻蛉川，經過弄凍、小勃弄、大勃弄，到達南中。賊軍在南中前後都占據着要害地方，萬歲將它們一一予以攻破。進了幾百里，看見諸葛亮的紀功碑，在碑的背面刻有："萬年以後，勝過我的人經過這裏。"萬歲叫身邊的人推倒碑石前進。渡過西洱河，進入渠濫川，行軍一千多里，攻破叛夷三十多部。叛夷大爲恐懼，派使者前來請求降附，并獻上直徑達一寸大的一顆明珠。於是在當地刻石頌揚贊美隋的仁德。萬歲請示朝廷將爨翫帶回京都，朝廷下詔許可。然而爨翫暗地裏懷有二心，不想入朝，便用金銀珠寶賄賂萬歲，萬歲於是便捨棄爨翫班師。蜀王當時在益州，知道萬歲受了賄賂，便派人索取。萬歲得知後，便把所得到的金銀珠寶全部沉入長江裏，蜀王前來索取的人無獲而返。萬歲因平夷有功，進授柱國。晉王楊廣對他極爲欽佩，用朋友交往的禮節接待他。文帝知道萬歲深得晉王友善，便叫萬歲督晉王府軍事。

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

第二年，爨翫再次反叛。蜀王楊秀上奏説萬歲接受賄賂，放縱夷賊，致使邊患滋生。文帝叫人審查此事，事情都得到驗證，罪該處死刑。文帝爲此指責萬歲，萬歲説："臣所以留下爨翫，是擔心那裏有變故，所以留下他來鎮守安撫。臣衹是回到了瀘水時，纔接到朝廷的詔書，所以没把他帶入朝，實在没有受賄。"文帝認爲萬歲有欺騙隱瞞之心，大爲憤怒，轉向有關官吏説："將他斬了。"萬歲感到恐懼，承認自己有罪，同時叩頭請求免死。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人上前説："史萬歲雄武才略過人，每次率兵征戰，没有不身先士卒，即使古代名將亦不能勝過他。"文帝的怒意稍有緩解，於是被削除名籍。一年以後，又恢復官爵。不久任河州刺史，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防備胡。

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

開皇末年，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境，文帝詔令晉王和楊素從靈武道出擊，漢王楊諒與史

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宫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宫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宫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摽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冤惜。

萬歲從馬邑道出擊。萬歲率領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一同出塞，大軍進到大斤山，遇到突厥軍。達頭可汗派使者前來探問："隋軍的將帥是誰?"負責偵察的騎兵説："史萬歲。"突厥使者又問："是不是那個敦煌戍卒?"騎兵説："是的。"達頭可汗聽説後便退却而去。萬歲率騎兵追了一百多里纔趕上，萬歲迅速進擊，大敗突厥軍，并追擊敗軍進入沙漠幾百里，直到突厥逃散了纔回師。楊素嫉妒他的功勞，便誣陷萬歲説："突厥本來已降附，最初并不侵犯邊境。"於是不提他的功勞。萬歲多次上表直言陳述事情經過，文帝没有理解。恰巧遇到文帝從仁壽宫剛回京城，廢黜皇太子，追查太子黨羽。文帝問萬歲在哪裏，此時萬歲正在朝堂，楊素看見文帝正在發火，便説："萬歲去拜謁太子了。"以此激怒文帝。文帝信以爲真，便叫人召來萬歲。當時萬歲所部將士幾百人在朝堂叫冤，萬歲對他們説："我今天爲你們竭力向皇上陳説。"等見到文帝，他説將士立有功勞，受到朝廷的壓抑，言語充滿憤怨，抵觸了皇上。文帝聽後大怒，叫身邊侍衛將萬歲擲擊處死。過會兒又追悔莫及，便下詔列舉他的罪狀。萬歲死的那天，天下士民聽説後，不管認識還是不認識的，都爲他的冤屈深表惋惜。

萬歲爲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萬歲任將帥，從不修建營壘，叫士兵各自找地方歇息，在夜晚亦無人擔任警戒，胡人亦不敢進犯。臨陣對敵，隨機應變而没有固定的法度，號稱良將。兒子史懷義承襲父爵。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决，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

劉方，京兆長安人。生性剛烈果斷，有膽量勇氣。在北周做官，任承御上士，因立戰功授上儀同。隋文帝任丞相，劉方跟從韋孝寬在相州擊敗尉遲迥，因功升任開府，賜封爲河陰縣侯。文帝受禪即位，進升公爵。開皇三年，跟從衛王楊爽在白道擊敗突厥，進升爲大將軍。後來歷任甘、瓜二州刺史。

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

仁壽年間，交州的俚人李佛子叛亂，并占據了越王過去的城池。左僕射楊素説劉方有將帥的才略，於是下詔授劉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率

二十七管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管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

二十七管進擊李佛子。劉方統軍法令嚴明，却仁義而愛護士兵。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跟從軍隊行到尹州，病情嚴重，不能行進，劉方將他留在尹州館舍。分別之際，劉方看到他病情危險，竟然哀傷得低聲哭泣起來，使路人都深爲感動。議論他的人都稱贊他，把他稱作良將。大軍進到都隆嶺，與賊軍相遇，劉方派管主宋纂、何貴、嚴願等人打敗賊軍。進軍到李佛子營邊，劉方先派人對他曉以利害，李佛子於是投降，劉方將他送到京城。對敵軍中那些可能再作亂的凶暴狡詐之人，全部將他們斬首。

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寗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梨江，賊據南岸立栅，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栅，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污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

不久，朝廷授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并任命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一同謀劃林邑。劉方派遣欽州刺史寗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率領步兵、騎兵從越常出擊，劉方自己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從水路進擊林邑北部邊境。大業元年正月，大軍進到海口。林邑王梵志派遣兵力守住險要地帶，劉方將他們擊退。大軍進到闍梨江，賊軍占據南岸并設置栅欄，劉方在對岸廣陳旗幟，猛擊戰鼓，賊軍感到恐懼，紛紛潰退。渡江以後，行軍三十里，發現賊軍騎着大象從四面圍攻而來。劉方用弩射象，象受傷後，往後退却亂了賊軍的陣勢，賊軍紛紛奔向栅欄，劉方乘勝攻破他們。於是渡過區粟河，進到大緣江，所有進擊都獲勝。經過馬援當年立的銅柱，再往南行了八天，到達林邑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逃奔到湖上，劉方獲得廟主金人，破壞了他的宮室，并在那裏刻石紀功後班師。這次出擊，士兵中因脚腫而死的達十分之四五。劉方本人在回來的路上遇到疾病，不愈而死，文帝爲此深感傷悲痛惜，下詔予以表揚，贈爲上柱國，封爲盧國公。兒子劉通仁承襲父爵。

馮昱　王擩

開皇中，有馮昱、王擩、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

開皇年間，馮昱、王擩、楊武通、陳永貴、房兆都是邊關將領，在當時有顯赫的名聲。

昱、擩并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

馮昱、王擩都不知道他們是哪裏人。馮昱多權謀，有武藝。文帝初任丞相，他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與王誼、李威等人平定了叛亂的蠻人，被授

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剋捷。撝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

任柱國。開皇初年，又以行軍總管身份屯兵乙弗泊，防備胡人，每次與胡人交戰，常大勝而歸。王撝勇猛矯健，擅長射箭，經常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屯兵長江以北備禦陳國，令陳國人很害怕。征討陳國的戰爭和平定高智慧的謀反，王撝都有突出的功勞。官至柱國，封爲白水郡公。

楊武通

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鬥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啖之。

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格果斷剛烈，善於快馬射箭。多次任行軍總管征討西南夷，因功被封爲白水郡公，授左武衛將軍。當時党項羌屢次侵犯邊境，朝廷鑒於他有威名，便讓他鎮守邊關，歷任岷、蘭二州總管。又與周法尚一齊征討嘉州叛亂的僚人，周法尚起初出師不利，武通被叛賊截斷歸路。於是包住馬足，繫牢車子，以防滑倒，出敵不意，經過頻頻出擊，打敗賊軍的攻勢。賊軍知道他孤軍奮戰，没有援軍，便出動所有部落而來。武通邊戰邊行，轉戰了幾百里，始終遭到賊軍的抵禦，處於四面臨敵的境地。於是武通輕裝驅馬挑戰，在拼殺中墜落馬下，被賊軍擒獲，賊軍將他殺死吃了他的肉。

陳永貴

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永貴，是隴右的胡人，本來姓白，因爲勇猛剛烈，受到隋文帝的厚愛。多次以行軍總管鎮守邊境，每次作戰常常喜歡單騎衝入敵陣。官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爲北陳郡公。

房兆

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并史失其事。

房兆，代州人，本來姓屋引氏，性格剛毅，很有謀略。頻繁任行軍總管征討胡人，因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史書遺缺他的記載。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豳。

彥性勇决，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

杜彥，雲中人。父親杜遷，在葛榮之亂時，將家遷到豳州。

杜彥生性勇猛果斷，善於騎馬射箭。在北周做官，因多次立軍功升任隴州刺史，賜封爲永安縣伯。隋文帝任丞相時，隨從韋孝寬討伐尉遲迥，因功進升爲上開府，改封爲襄武縣侯，任魏郡太守。開皇初年，授丹州刺史，進封公爵。徵召爲左武衛將軍。平定陳之戰，任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率軍南下。陳平定後，賞賜他帛五千

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彦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

段，粟六千石，進升爲柱國，賜封他的兒子杜寶安爲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人叛亂，又任行軍總管隨從楊素將他們平定，并將他們的魁首斬首。叛賊李陁聚衆占據彭山，杜彦率軍乘其不備進擊彭山，大敗賊軍，斬了李陁，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城。又進攻徐州、宜封兩洞，將它們全部平定。朝廷賞賜他奴婢一百多。任洪州總管，因有才能和政績而出名。

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彦。"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録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彦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彦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

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去世，文帝對他悼念很久，便對身邊的侍臣説："榆林是國家的軍事重鎮，哪裏纔能得到像子幹這樣的人選呢?"過了幾天，文帝説："没有人能勝過杜彦了。"於是徵召杜彦任雲州總管。北夷很畏懼杜彦，人馬不敢行到邊塞。後來朝廷追加杜彦以前的功勞，賜封他的兒子杜寶虔爲承縣公。開皇十八年，遼東之戰，杜彦任行軍總管隨從漢王率軍到營州。文帝認爲杜彦熟悉軍隊情况，叫他總統五十營。征遼回來，任朔州總管。突厥侵犯雲州，文帝叫楊素率軍將他們擊退，因擔心突厥還會犯境，又授杜彦爲雲州總管。後因病被徵召回來，去世。

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兒子杜寶虔，大業末年，官至文城郡丞。

周摇

周摇，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

周摇，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與魏托跋氏是同族，起初姓普乃，遷居洛陽後，改爲周姓。曾祖周拔拔，祖父周右六肱，都曾是北平王。父親周恕延，歷任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

摇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晋州總管。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摇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

周摇年少時性格剛毅，身懷武藝，謹慎敦厚，遵令守法。在西魏做官，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即位，賜姓車非氏，封爲金水郡公。歷任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居樂業。跟從平定齊國，因戰功破格授柱國，進封爲夔國公。不久，任晋州總管。當時隋文帝任定州總管，文獻皇后從京城趕赴定州，中途經過周摇住地，周摇對她禮遇很薄。過後對皇后説："官署在財物方面很富有，但限於法度不敢亂耗費。再者作爲王臣，也不能假公濟私。"他就是如此質樸正直。文帝因爲他奉公守法，常常表揚他。文帝任丞相時，改封周摇爲濟北郡公，任豫州總管。文帝受

周氏。

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摇。"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摇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禪即位，周摇又恢復周姓。

開皇初年，突厥進犯邊境，燕州、薊州多受其害，前總管李崇被突厥人殺害，文帝思考誰去鎮守，便説："没有人勝過周摇了。"於是授他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周摇到任後，修建戍堡要塞，嚴守瞭望臺，邊地的百姓安居樂業。後調任壽、襄二州總管，都有好的名聲，進升上柱國。因爲年事已高，請求退職回家，文帝慰勞他説："公爲官三朝，能保持如此長壽，實在難得。"賜他坐褥。回到家裏，最後在家去世，謚號爲恭。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

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

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

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淩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淩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道他是哪裏人，本來姓李。父親李屯，隨從齊神武帝在沙苑與北周軍隊交戰，齊軍潰敗，被柱國獨孤信所擒，配作士兵，在獨孤信家作僕役，漸漸受到親近，於是賜姓獨孤。

獨孤楷年少時謹慎敦厚，經常用馬槊，後充當宇文護的護衛。多次跟從宇文護征戰，被賜封廣阿縣公，任右侍下大夫。跟隨韋孝寬平定淮南，因功賜封他的兒子獨孤景雲爲西河縣公。隋文帝任丞相，進升開府，統領文帝的親信衛隊。文帝受禪即位，任右監門將軍，進封爲汝陽郡公。

仁壽初年，出京任原州總管。當時蜀王楊秀鎮守益州，文帝徵召他入朝，但因猶豫不决而没有派人前去。朝廷擔心楊秀出現變故，便授獨孤楷爲益州總管，用驛馬前去傳諭并取代楊秀。楊秀果然懷有叛心，獨孤楷對他勸説很久，楊秀纔上路回朝。獨孤楷覺察楊秀有反悔神色，便調集軍隊防備。楊秀行到興樂，離益州四十多里，準備返回來襲擊獨孤楷，他先派密探偵察，發現獨孤楷不可犯，於是放棄了行動。獨孤楷在益州，行仁惠之政，蜀地的百姓現在還稱頌他。

煬帝即位，獨孤楷改任并州總管。遇到疾病，雙目失明，於是上表請求退職回家。煬帝説："公是先朝老臣，就在那裏住着鎮守，不需你親自操心。"任命他的長子獨孤淩雲爲監省郡事。可見他是如此受到器重。不久，調任長平太

雲、平雲、彦雲，皆知名。

守。死後，謚號爲恭。兒子獨孤淩雲、獨孤平雲和獨孤彦雲都很出名。

獨孤盛

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獨孤楷的弟弟獨孤盛，性格剛烈，有膽略。因爲與楊廣的舊情，多次升官任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作亂時，裴虔通帶兵到成象殿，殿裏的宿衛紛紛棄仗逃走。獨孤盛對裴虔通説："這算什麽士兵？形勢變得太異常了！"裴虔通説："事情已經這樣了，不關你的事。"獨孤盛大駡道："老賊，這是什麽話！"來不及披甲，便與身邊隨從十幾個人抵抗，被亂兵殺害。越王楊侗即位，追贈他爲光禄大夫，追封爲紀國公，謚號爲武節。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爲第一領人酋長。

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奸隱，户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户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祖父乞伏周，在魏任銀青光禄大夫；父親乞伏纂，爲金紫光禄大夫。兩人都是第一領民酋長。

乞伏慧年少時慷慨，有節操，好射箭、騎馬和養鷹犬。齊文襄帝時，任行臺左丞，多次升官任太僕卿，從永寧縣公進封爲宜民郡王。他的哥哥乞伏貴和，又因軍功封爲郡王。一家出二王，被當時稱爲顯貴之家。周武帝平定北齊，授他爲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任佽飛右旅下大夫，轉任熊渠中大夫。跟隨韋孝寬在武陟進擊尉遲惇，因功授大將軍。平定尉遲迥，進升柱國，賜封爲西河郡公。他請求將官爵讓給他的兄長，朝廷不答應，議論他的人都認爲他仁義。

隋文帝受禪即位，任曹州刺史。曹州有一種舊俗，當地人多奸詐欺瞞，户口賬簿，常常不報實數。乞伏慧到任後經過調查核實，新增户口數達幾萬。調任涼州總管。以前，突厥屢次劫掠涼州，乞伏慧到涼州，設置報警烽火，派出偵察人員到遠地，突厥始終没有犯境。後來任荆州總管，又兼任潭、桂二州總管和三十一州諸軍事。荆州民風輕浮，乞伏慧親自推行樸素教化以矯正，風俗大爲和諧。看見有人用簺捕魚，乞伏慧拿絹帛把魚買來放掉，可見他是如此仁愛。百姓以爲美談，把放魚的那個地方稱作西河公簺。

煬帝即位，任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出征吐

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谷渾，天水臨近西部邊境，百姓爲勞役所苦，又遇到煬帝西巡，因對皇帝巡行的道路不加修整和呈獻的食物疏薄，煬帝大怒，叫身邊侍衛將他斬首。又看見他没有頭髮，於是將他釋放。被削除名籍，最後死於家中。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

張威，不知道是哪裏人。父親張琛，在魏任弘農太守。

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

張威年少時倜儻有遠大志向，善於騎馬射箭，膂力過人。在北周做官，因立有戰功位至柱國、京兆尹，賜封長壽縣公。王謙起兵作亂時，隋文帝任命張威爲行軍總管，跟從梁睿征討。大軍進到通谷，王謙在通谷的守將李三王堅守抵抗。梁睿任命張威爲先鋒，李三王閉陣不出來應戰，張威叫人激怒他，果然李三王率軍出陣。張威帶領將士奮勇攻打，李三王軍終於潰敗。大軍乘勝進到開遠，王謙部將趙儼率兵十萬扎營三十里。張威鑿山開道，從敵人背後攻打，趙儼敗逃，張威率軍追到成都。平定王謙，張威進升上柱國，任瀘州總管。

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晋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晋王軍府事。還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産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顔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

隋文帝受禪即位，任幽、洛二州總管，改封爲晋熙郡公。不久任河北道行臺僕射，後來督晋王軍府事。調任青州總管。在青州，張威開始從事生産經營，他派家奴到民間收購蘆菔根，那些家奴趁機侵擾百姓。文帝譴責張威，坐罪被免職回家。後來跟從文帝祭泰山，到洛陽，文帝又責備他，問他笏在哪裏。張威叩首説："臣負罪在身，没臉面再抱笏，藏在家中。"文帝説："可以把它拿來。"張威第二天拿笏來見，文帝説："公雖然不遵守法度，但功勞確實很多，如今將笏退回給公。"於是又任洛州刺史。後來改封爲皖城郡公，改任相州刺史。去世。

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兒子張植，大業年間，官位到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

和洪，是汝南人。勇猛剛烈過人。在北周做官，因立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當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人聚衆作亂，刺史獨孤善不能抵禦。朝臣一致認爲和洪有謀略，於是

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勛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吴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

替代獨孤善任刺史。和洪到任一個多月，便將任公忻、李國立等斬殺，叛亂徹底平定。後來跟從周武帝平定北齊，授以上儀同，賜封北平侯，任左勛曹下大夫。柱國王軌擒獲吴明徹，和洪也有功勞，加授開府，升折衝中大夫。

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還徐州總管。卒。

尉遲迥起兵作亂，和洪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從韋孝寬討伐，因功封爲廣武郡公。當時東部剛剛平定，民風尚且頑固，隋文帝認爲和洪向來有威名，叫他領冀州事，在冀州，和洪很得民心。後來任泗州刺史。突厥侵掠邊境，朝廷任命和洪爲北道行軍總管率軍進擊，突厥敗逃，和洪一直追到沙漠纔回師。後來升任徐州總管。去世。

陰壽 陰世師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父親陰嵩，在北周任夏州刺史。

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决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

陰壽年少時生性剛直，有軍事才幹，謹慎敦厚。跟從周武帝平定北齊，授任開府。隋文帝任丞相，引納爲屬官。尉遲迥起兵作亂，文帝任命韋孝寬爲元帥，率兵征討，命陰壽監軍。當時韋孝寬有病在身，不能親自總理軍中事務，常常是卧在床上，派遣妻妾傳達命令，三軍的具體事務，一切都取决於陰壽。因功升任上柱國。不久，任幽州總管，封爲趙郡公。

先是，齊之疏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黄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起初，齊皇室的遠族高寶寧，被周武帝任爲營州刺史，此人凶暴狡詐，深得華夏和夷狄民衆的擁護。文帝任丞相，他便聯絡契丹、靺鞨一同起兵反叛。文帝鑒於中原地區多變故，没有閑暇派兵進討，派人去曉諭没有作用。開皇初年，高寶寧又引突厥圍攻北平。這時，文帝命陰壽率兵征討。高寶寧棄城逃向漠北，黄龍等縣全部平定。陰壽班師，留下開府成道昂鎮守。陰壽擔心高寶寧又會來進攻道昂，於是用重金懸賞而擒獲了高寶寧，北部邊境從此安寧。後在任所去世，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

兒子陰世師，少年便有氣節，生性忠厚，有武藝。因爲是功臣的兒子，授儀同。煬帝即位，任張掖太守，使戎狄深感害怕。後來任樓煩太守，升任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城。義軍進

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

到京城城下時，陰世師自認爲世代受隋恩惠，便堅守京城不降。等到京城被攻破時陰世師和京兆郡丞骨儀等人都被殺。

骨儀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并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内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并誅，其後絶。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骨儀，是天竺胡人。性格剛毅耿直，有大無畏的氣概。開皇初年，任御史，執法公正，不爲勢利所左右。煬帝即位，升任尚書左司郎。當時朝政漸趨混亂，行賄受賄流行，凡是處於要害部門的官僚，不論職位高低，家裏都積聚了金銀珠寶。天下士大夫大多變節，然而骨儀却勵志守節，孤立獨行。煬帝贊美他清苦，任他爲京兆郡丞，從此著名。當時刑部尚書衛玄兼任京兆内史，喜歡搞詭詐之術，多次被骨儀阻止糾正。衛玄雖感到於己不利，但不敢對他有所中傷。義軍進到京城城下，衛玄擔心殃禍及身，藉口年老有病辭去官職。骨儀與陰世師同心協力，固守京城。父子一同被殺，没有後代。陰世師有兒子陰弘智等，都因年幼而保全性命。

楊義臣　楊崇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

楊義臣，代州人，本來姓尉遲氏。父親尉遲崇，在北周做官，任儀同大將軍，率兵鎮守恒山。當時隋文帝任定州總管，尉遲崇知道文帝相貌非凡，常與他交結往來，文帝待他特别親近。文帝任丞相時，尉遲迥起兵作亂，尉遲崇因爲與尉遲迥是同一宗族的緣故，將自己囚禁起來，派人入朝請罪。文帝派人送書信安慰，并叫他立即入朝，常安置在自己身邊。開皇初年，封尉遲崇爲秦興公。一年多以後，跟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進擊突厥，在周槃戰役中不幸戰死。追贈爲大將軍、豫州刺史，讓他兒子尉遲義臣承襲父親官爵。

時義臣尚幼，養於宫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

當時義臣尚在幼年，被撫養在宫中，還未到二十歲，奉詔充任宿衛如千牛達幾年之久，受到的賞賜特别豐厚。文帝説到故交世好，面對義臣嘆息很久，於是下詔賜義臣姓楊氏，并作爲皇族從孫編入族籍。不久，任陝州刺史。義臣生性謹慎敦厚，能騎馬射箭，有將領之才。後來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境，被任命爲行軍總管率軍從白道出擊，大敗突厥軍隊。第二年，突厥又來犯

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録。

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尸，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

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緑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緑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禄大夫。

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并

境，義臣率軍進擊，追到大斤山，與突厥相遇。當時太平公史萬歲也率軍趕到，兩軍合擊突厥，大勝而歸。史萬歲被楊素誣陷，致使義臣此功没被上報。

煬帝即位，漢王楊諒謀反。當時代州總管李景被楊諒的部將喬鍾葵的軍隊所包圍，義臣當時任朔州總管，奉詔前去救援。喬鍾葵見義臣兵少，率全部軍隊抵禦義臣。當時喬鍾葵亞將王拔驍健勇猛，擅長使用長矛，没有人能射中他，常帶着幾個騎兵衝殺到義臣軍中。義臣深感憂慮，招募能够抵擋王拔的人。車騎將軍楊思恩請求抵擋王拔。義臣見楊思恩神貌雄武勇猛，面對他説："壯士啊！"并賜給他一卮酒。楊思恩望見王拔立在陣後，把酒杯投到地上，策馬趕去。連續兩次出擊都没成功，跟從他的騎士都退却了，楊思恩被王拔所殺。王拔於是乘勝攻擊，義臣軍敗退十多里。義臣購得楊思恩的尸首，痛哭得極其傷悲，三軍將士莫不流淚，跟從他的騎兵全部被腰斬。義臣覺得兵少，便聚集軍中的牛驢，得幾千頭，又叫幾百人，每人拿着一面鼓，潛入山谷間，不讓敵發現。義臣過午後再次與鍾葵交戰，兩軍剛剛交合，叫士兵驅趕着牛驢迅速進擊，同時山谷間一齊鳴鼓，塵土飛揚，鼓聲震天。鍾葵不知道有詐，認爲是伏兵，於是陣營大亂，義臣趁機縱兵出擊，終於大敗鍾葵。因功進升爲上大將軍。多次升官任太僕卿。

跟從征討吐谷渾，叫義臣屯守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與元壽軍相接，北連段文振軍，幾路大軍一齊將吐谷渾首領圍困在覆袁川。又跟從征討遼東，率軍將向肅慎道。進到鴨緑江，與乙支文德交戰，都充任先鋒，一天之内取得七次勝利。後來與各路軍隊都遭到失敗，坐罪免官。不久又恢復職位。第二年，任命他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進擊平壤。大軍進到鴨緑江，恰巧楊玄感謀反作亂，便班師，任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起兵作亂，劫掠扶風、安定一帶，義臣奉命將他平定。不久跟從煬帝再次征討遼東，升任左光禄大夫。

當時勃海的高士達和清河的張金稱一起聚衆

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䴚，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禄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爲盜，攻陷所在郡縣。煬帝派遣將軍段達前去討伐，不能取勝，下詔叫義臣率領征遼東回來的人馬進擊，大敗高士達所部，殺了張金稱。義臣聚集降附的賊盜，進入豆子䴚，討賊格謙，將他擒獲，并將情況告知朝廷。煬帝憎惡他的威名，馬上派人追他入朝，盜賊因此又猖獗起來。義臣因功進升光禄大夫，不久任禮部尚書。在任所去世。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勛庸，咸憤怨而菹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彦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兹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内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論曰：過去韓信若錯過垓下之圍，那麽項王就不會滅亡；英布不在淮南舉兵，就不會有漢室的興隆。憑藉二人的功勞，竟然都含憤怨而遭殺戮，况且那些没有古人的特殊功績，而心懷叛逆的人呢！梁士彦遭遇大敵壓頂的危難，憑勇猛謀略一舉成名，於是便想貪天之功爲己有。報答的人已很厭倦了，而施捨的人却并不滿足，於是滋生禍端，貪得無厭，以致最後滅亡，這是他咎由自取。元諧、虞慶則、元胄，有的是在危難中生死相約，有的是舊情很深，但隨着安樂，漸被遺忘，於是心懷不滿，居功自誇。雖然當時君主刻薄，難道憑幾句言語就要招來殃禍嗎？然而隋文帝的輔佐元老功臣，很少有能壽終而死，配享清廟的，寂寞無聞。這大概是帝業初創，一切事情都出於權宜之計，本不同心，所以久而久之，便情意疏薄。牽牛踩踏人家的禾田，雖然有罪，但奪之無理，怎能不怨恨呢？對他們都深究律文，巧言誣陷，施以刑殺，帝王猜忌之心，本來就很重了。要想求得餘福而澤及後人，不也是很難嗎？

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讋絶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彦

達奚長儒憑藉二千步兵，抗擊十萬之衆，將士被殲滅，箭矢用盡了，却還勇氣百倍，確實悲壯啊！賀婁子幹西征青海，北守邊塞，胡夷恐懼，也值得贊美。史萬歲心懷智勇，善待將士，人人都樂於獻身，士氣高昂。北退匈奴，南平僚夷，軍隊所到，威震遠方。論功堅持正氣，冒犯了顯貴大臣，皇帝偏聽，助長奸邪，無罪而死，人人都很痛惜，有漢代李廣的風範。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明肅正，平定林邑，終於使南方安寧，境外百蠻，無不誠服。杜彦伐齊平陳，屢立

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摇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盛蹈履之地，可以追踪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世師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没亦爲幸也。

戰功，坐鎮北方邊陲，胡人不再爲患。周摇以質樸正直出名。獨孤楷以善於撫恤被人稱譽。獨孤盛身臨江都之變的地方，可以與古人的業績相比。乞伏慧能够以爵位相讓，亦可説是值得贊美。然而乞伏慧僅以供設帷帳不豐厚，以致遭到放黜，君主放縱自己的欲念，給予的處罰亦可謂太重了。陰世師遭天廢棄，誓死不改，雖然先知先覺相異，但頗與後來衰敗的人相同。楊義臣時處紛亂，功名成就於征討遼東的三捷，然而因功被猜忌，能得以善終也是幸運了。

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藴　袁充　李雄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爲梁州刺史。

昉輕狡，有奸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宫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并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失喑不復能言。昉見静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悦之。昉因説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巨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黄、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

劉昉，博陵望都人。父親劉孟良，在西魏作官，官至大司農卿。後跟從周武帝進入關内，任梁州刺史。

劉昉輕佻狡詐，有奸邪之術。周武帝時，因爲是功臣的兒子得以入宫侍奉皇太子。宣帝即位，憑着技藝巧言諂媚，受到宣帝親近，出入宫中，寵榮一時。當時任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都受到宣帝的親近信任。當宣帝感到不適時，便召劉昉和顔之儀到卧室内，以後事相囑托。宣帝當時已經失語不能説話。劉昉見静帝幼小，加上又一向看重隋文帝楊堅。當時楊堅因爲文獻皇后父親的緣故，在天下享有顯重的名聲，劉昉於是同鄭譯密謀，引見楊堅輔政。楊堅堅決推讓，不敢當此重任，劉昉説："公如果想做，就應當迅速做。如果不做的話，我劉昉自己就做了。"楊堅於是便順從了他。楊堅任丞相，任命劉昉爲司馬。當時宣帝的弟弟漢王宇文贊居住在宫中，常常和文帝在一起。劉昉扮飾漂亮的歌妓獻給宇文贊，宇文贊非常高興。劉昉趁此機會對宇文贊説："大王是先帝的弟弟，現在可謂是衆望所歸。静帝尚幼小，怎麽能擔當大事！如今先帝去世不久，大家心裏還很擾亂，大王暫且回家去，等待事情稍微安定後，再入宫做天子，這是一個萬全計策。"宇文贊當時年齡還未及二十歲，加上智力平庸，便信以爲真，於是聽從劉昉的建議。文帝認爲劉昉決定策略有功，拜

譯推後。”

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粗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帝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游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熲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飢，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

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并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

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勛報效，榮高禄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

任他爲上大將軍，封爲黄國公，和沛國公鄭譯都是楊堅的心腹。前後受到的賞賜極多，出入朝廷都有武士護衛，朝野上下都很注目，稱爲黄、沛。當時有人說：“劉昉在前面牽，鄭譯在後面推。”

劉昉自恃有功，便産生驕傲情緒。然而生性粗陋，貪圖財利，經常一天到晚有富商大賈去拜謁。當時尉遲迥起兵作亂，楊堅叫韋孝寬率軍征討。大軍進到武陟，軍中諸將不服從指揮。楊堅想派劉昉和鄭譯其中一人前去軍中監督，便對他們說：“現在必須得有心腹去統領大軍，公兩人誰去？”劉昉推說自己從未任過將帥，鄭譯以母親老邁爲由推脱，楊堅心裏很不高興。而高熲請求前往，於是派他去了。此後楊堅對他們兩人的禮遇漸漸疏薄了。接着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叛，楊堅很憂慮，廢寢忘食。劉昉游樂宴飲，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相府裏的事情多被擱置在一旁。對此楊堅深爲痛恨，便讓高熲代任司馬。此後更是受到楊堅的疏遠和猜忌。楊堅受禪即位，劉昉進升柱國，改封爲舒國公，經常閑居在家，不再任職。劉昉自認爲是輔佐文帝的元老功臣，中途被疏遠，心裏極爲不安。後來遇到京城發生饑荒，文帝下令禁止釀酒。劉昉叫妾租賃一屋，開店賣酒。治書侍御史梁毗上奏彈劾他，文帝下詔不予追究。劉昉整天憂悶不得志。

當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都因被免職而産生怨恨，劉昉都與他們交往，相互往來密切。梁士彥的妻子很漂亮，劉昉與她私通，梁士彥對此并不知道，兩人感情十分融洽，於是相互密謀反叛，答應推舉梁士彥爲皇帝。後來事情泄露，文帝追問他。劉昉自己知道死罪不可免除，便默然不回答。文帝下詔處以死刑，詔書說：

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人，朕受命承業之初，他們一同竭智盡力建功報效，爲此給他們高官厚禄以示報謝。朝夕與他們宴飲言談，應該全知道朕的心意所在。哪知他們内心深如谷壑，願望如同豺狼，不承朝廷恩典，突然密謀叛亂。

士彦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晋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贊。

梁士彦説有一相士告訴他會應驗符命，年過六十歲，必定擁有九五之尊。剛剛平定尉遲迥，在暫時居留相州時，就已有反叛之心，而且路人皆知。朕立即派人前去取代，没公開他的罪過。回京以後，叛逆之心反而加深。宇文忻、劉昉這樣的人又在言語上支持幫助他。梁士彦於是許諾率領僮僕而發，成功的日子已不是很遠，便想在蒲州首先發難。當即阻斷河橋，占據黎陽關，堵塞去河陽的道路。自認爲一朝奮起舉事，無人能够抵擋。他的第二個兒子梁剛，常常苦苦勸諫，第三個兒子梁叔諧，却堅決勸勉鼓勵。朕聽説以後，擔心無辜受害，擴大冤獄，就授任他晋州刺史，想驗證蒲州的真實情况。梁士彦聽到後很高興，説是天助。

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宫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彦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彦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勢，然後北破晋陽，還圖宗社。

宇文忻自平定鄴城以後，自傲不已，雖然爵高位重，還怨恨賞賜太薄。朕深念他的功勞，不計較他的無禮舉止，任命他爲武候，授他領軍之職，將他視作自己的助手和親信。宇文忻密謀反叛，在宫中樹立黨羽，多次奏請將自己的親信入宫充任宿衛。朕以至誠待人，每次都予以准奏。哪知他非但反心不死，反而日漸顯露，於是解除他的禁兵，以令他悔改。然而他的心志謀求爲非作歹，愈加結怨於心，於是與梁士彦情意偏厚，一同策謀叛逆，每次相逢，即相謀計。叫梁士彦起兵河東，自己在關西起事，一旦蒲津事成，即刻相率征討，兩軍聚結東西的人馬，一舉形成連横的局勢，然後北進攻破晋陽，再回圖宗廟和社稷。

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彦情好深重，逆節奸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彦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宫掖之

劉昉自進入相府，就從事違法勾當，三次事情泄露，二次是他妻妾自己議論。常説自己的姓是“卯金刀”，自己的名是“一万日”，即劉氏應該統治天下，并做萬日天子。朕訓誡他，教導他，希望他能改變。口頭上請求給他自新機會，心裏却意念依舊，亦與梁士彦情意深重，逆節奸心，盡掏肺腑之言。一次與梁士彦談論太白星犯日，問井宿的間隙，心想着秦地的變亂，詢問軒轅星的

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内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

裏層，希望宫中有災。祇等待蒲坂事發，想在關内接應。殘毒逆賊的計策，可謂千頭萬緒。

惟忻及昉，名位并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彦？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彦、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并已處盡。士彦、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

宇文忻和劉昉，名位都是很高，難道他們肯北面曲身，對梁士彦稱臣？而是各懷不遜，圖謀促成逆亂之原由，一旦得到了紛亂的局勢，將放縱自己的吞并之意。梁士彦、宇文忻、劉昉身爲謀亂之首，叔諧贊成父親的旨意，議論起來實在難以容忍，現將他們一同處死。梁士彦、宇文忻、劉昉的兄弟叔侄，特饒恕他們的性命。

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没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僚射取之，以爲鑒戒云。

臨行刑，一齊來到朝堂，宇文忻看見高熲，向他叩首哀求。劉昉盛怒地對宇文忻説："事情既然已經如此，何必去叩頭呢！"於是伏法處斬，抄没他們的家財。幾天後，文帝穿着素服來到射殿，將三家全部家財擺放在殿前，叫百官射取它們，以示鑒戒。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縣人，是南齊司空柳世隆的曾孫。祖父柳惔，在梁國曾任尚書左僕射。父親柳明，曾任太子舍人、義興太守。

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

柳裘年少時很聰明，二十歲左右便有美名傳揚。在梁國，歷任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受到西魏軍隊的逼迫，派遣柳裘到魏國請和。不久，江陵被魏軍攻陷，於是便到了關中。周明帝與周武帝時期，從麟趾學士升任太子侍讀，封爲昌樂縣侯。周宣帝即位，進升公爵，改任御飾大夫。宣帝病重，留侍在宫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一同謀引隋文帝楊堅，説："機不可失，如今事情已經這樣了，應該早定大計。上天給與你不要，反過來會受到它的侵害。"楊堅同意了。進升上開府、内史大夫，將機要部門委托給他。

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

尉遲迥起兵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還有點猶豫不决，楊堅叫柳裘前往曉諭。柳裘見到李穆後，向他全面闡述了利害禍福，李穆於是歸心楊堅。柳裘因奉使有功，賞賜他三百匹綵，一條金九環腰帶。當時司馬消難逃到陳國，楊堅當即叫柳裘隨其所宜安集淮南，賜給一些馬和雜

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物。開皇元年，進升大將軍，拜任許州刺史。在任期間，爲官清廉簡明，當地百姓很懷念他。改任曹州刺史。後來文帝想到柳裘擁立皇帝的功勞，就想增加他的名位俸禄，準備徵他回朝，便面對群臣説：“曹州刺史應當何時入朝?”有人説：“就是今年年冬。”於是便放棄了馬上徵柳裘入朝的念頭。不久，柳裘去世，文帝傷感痛惜很久。謚號爲安。兒子柳惠童承襲父爵。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

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

建德初，轉宫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宫，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宫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隋文帝總己，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

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晋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祖父皇甫穆，曾在魏國任隴東太守。父親皇甫道，在北周曾任湖州刺史、雍州都督。

皇甫績三歲時便成了孤兒，被外祖父韋孝寬所撫養。韋孝寬認爲他的兒子懈怠學業，對他們嚴加訓督，哀憐皇甫績的孤幼，特地不作要求。皇甫績感嘆地説：“我没父親嚴訓，撫養在外人家裏，若是不能克制勉勵自己，憑什麽成就功名!”因此心裏非常感動激發，他叫身邊的人將自己杖責了三十。韋孝寬聽説後，竟當着他流出了眼淚。從此以後，他專心好學，對經史典籍略有涉獵。周武帝還是魯公時，接納他任侍讀。

建德初年，改任宫尹中士。武帝一次在雲陽宫避暑，當時宣帝是太子監國。衛剌王起兵作亂，城門已經關閉，百官很多已經逃走。皇甫績聽到有難，急速趕赴而去，在玄武門遇到皇太子，皇太子走下城樓緊握着皇甫績的手，悲喜交加。周武帝聽説後，對他很親善，調任小宫尹。宣政初年，根據他的前後功勞，封爲義陽縣男，多次改任御正下大夫。宣帝去世，隋文帝楊堅，統己職守，皇甫績曾效過力。於是加授上開府，改任内史中大夫，進升郡公。授任爲大將軍。

開皇元年，出任豫州刺史。不久拜任都官尚書。改任晋州刺史。即將就任之際，他向文帝叩首説陳國有三種理由可以滅亡。文帝問他具體理由，皇甫績説：“大國吞没小國，這是第一。有道討伐無道，這是第二。容納叛臣蕭巖，對我來説有藉口，這是第三。陛下如果命令雄武的大將伐陳，臣請求隨軍前去。”文帝對他嘉勉慰勞後，派遣他前去。陳國平定，拜任蘇州刺史。

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絶。卒於家，謚曰安。

高智慧在江南起兵作亂，蘇州人顧子元等人起兵響應，并因此進攻皇甫績，兩軍相持了近八十天。顧子元一向感激皇甫績的恩惠，在冬至日那天派使者給皇甫績送來牛和酒。皇甫績給他寫了一封信。顧子元得到信後，在城下頓首叩謝。楊素援兵趕到，裹外合擊，打敗了顧子元。拜任信州總管。不久因病請求退休，朝廷下詔徵召他回京城，賜給他御藥，前來探望的宮中使者絡繹不絶。後在家裹去世，謚號爲安。

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兒子皇甫偲承襲父爵。大業年間，官至尚書主爵郎。

郭衍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

郭衍，字彦文，自己説是太原介休人。父親郭崇，以舍人的身份跟從魏孝武帝入關，官至侍中。

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强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

郭衍年少時驍勇雄武，擅長騎馬射箭。建德年間，因立有軍功經多次升任爲儀同大將軍。又跟從周武帝平定并州，因功升授開府，封爲武强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任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起兵作亂，隨從韋孝寬討擊，因功授任上柱國，封爲武山郡公。因秘密規勸隋文帝楊堅殺掉周室諸王，早實行受禪代位，由此大受楊堅的寵幸。

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筏，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晋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

開皇元年，郭衍恢復原來的郭姓。突厥侵犯邊塞，任命郭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守平涼。幾年間，突厥再没來犯過。徵任開漕渠大監。率領水工鑿渠引渭水，經過大興城北端，東到潼關，可漕運四百多里，關中地區受益無窮，取名爲富民渠。開皇五年，授任瀛州刺史，遇到秋季連續不斷的暴雨洪水，所屬郡縣多被淹没，百姓都爬上高樹或依傍大陵墓。郭衍親自籌備船隻木筏，帶上糧食給災民以拯救他們，百姓很多得到救助。郭衍先行打開官倉賑濟災民，然後纔上奏告知朝廷。文帝非常贊賞他這一舉動，授任他爲朔州總管。在他所轄地區有個恒安鎮，北端與少數民族接界，常常受到轉運糧草的擾勞。郭衍於是選擇一些較肥沃的土地，設置屯田，每年可穫粟一萬多石，使當地人免除了轉運的勞苦。此外還修築桑乾鎮，所有這些都很符合文帝的旨意。開

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

皇十年，隨從晉王楊廣出鎮揚州。遇到長江以南發生叛亂，任命郭衍爲總管，率先屯守京口。在貴洲南部同叛賊相遇，郭衍將他們擊敗。接着進討東陽、永嘉、宣城、黟縣、歙縣等各洞逆賊，全部將他們討平。授任蔣州刺史。

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托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并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

郭衍對屬下特別傲慢，奉事上司却極其屈卑。晉王對他很親昵，賞賜亦很隆厚。不久調任洪州總管。當時晉王有奪取皇太子位的想法，依靠郭衍爲親信，便派宇文述前去告知。郭衍非常高興地說："如果他所謀劃的事情一旦成功，自然就可以做皇太子了。如果事情不順，亦必須據有淮水一帶，恢復梁、陳兩國原來的地盤。到那時，皇太子怎奈得我何！"晉王於是召見郭衍，暗地裏共謀計議。又擔心有人懷疑他們無故來往，就假托他的妻子患有頸瘤，王妃蕭氏有辦法能够治好。郭衍把這情况奏請文帝，文帝准奏他携妻同往江都，從此往來頻繁。郭衍又假稱廣州的俚人謀反，晉王於是便奏請郭衍率兵征討。因而大造軍械，暗蓄軍隊。晉王入宮做太子，徵召入京授任左監門率，接着又改任左宗衛率。文帝在仁壽宮病危，太子和楊素假托文帝的詔令叫郭衍、宇文述領東宮兵，負責上臺宿衛，宮門的守衛，警戒一概由他們掌管。文帝逝世，漢王起兵作亂，鑒於當時京城空虛，便叫郭衍馬上回京，統兵駐守。

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禄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

大業元年，拜任爲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去江都，叫他統領左軍，改授任光禄大夫。後又跟隨征討吐谷渾，率軍從金山出擊，降納吐谷渾二萬多户。郭衍善於揣測煬帝的意圖，能順着煬帝的意圖阿諛奉承，煬帝常對別人說："祇有郭衍的心與我相通。"又一次他勸說煬帝要注重逸樂，五天上朝一次，不得效法高祖皇帝祇顧爲政事煩勞。煬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更加稱贊他的孝順。起初，新的制度推行，郭衍的封爵依例廢除。大業六年，因爲是煬帝的故交世好，被封爲真定侯。隨從煬帝前往江都，在江都去世。追贈他爲左衛大將軍，謚號爲襄。

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長子郭臻，官至武牙郎將。次子郭嗣本，曾任孝昌縣令。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祖父張嶷，在西魏曾任河陽太守。父親張允，北周時任萬州刺史。

衡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

張衡幼小的時候就心懷大志，爲人正直。十五歲時，到太學從事學業，研讀精深，善於思考，受到同輩的推崇。周武帝爲太后居喪時，一次準備與身邊侍臣出去狩獵，張衡露着髮髻載棺以隨，并攔馬懇切勸諫。武帝對他很贊賞，賞賜他一襲衣，一匹馬，提升爲漢王的侍讀。張衡又跟從沈重學習《三禮》，初步瞭解其中的主要旨意。多次升遷後任掌朝大夫。

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晋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

隋文帝受禪即位，拜任爲司門侍郎。晋王楊廣任河北行臺時，張衡歷任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置後，拜任爲并州總管掾。晋王改任揚州總管，張衡還是任掾。晋王對他極爲親近信任，張衡對他亦竭盡忠誠。晋王奪取太子之位的計策，很多都出自張衡。調任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謀反，衙署裏設置百官，任命張衡爲行軍總管前去征討。平定李英林，拜任爲開府。晋王立爲皇太子時，授任張衡爲右庶子。

煬帝嗣位，除給事黄門侍郎、銀青光禄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沾給。

煬帝即位，升任給事黄門侍郎、銀青光禄大夫。接着又升任御史大夫，極被煬帝親近器重。大業三年，煬帝巡視榆林郡，回到太原，對張衡説："朕想經過公的家，可以替朕作主人了。"張衡馬上趕到河内，和宗族一起準備牛和酒。煬帝爬上太行山，開拓道路九十里，直通張衡府第。煬帝喜歡那裏的山泉，在那裏留居了三天，他對張衡説："過去跟從先皇拜祭泰山的開始，中途經過洛陽，從那裏遠望這裏，深深遺恨不能經過，想不到今天能實現這一宿願。"張衡跪伏表示謝意，并捧酒杯祝煬帝長壽。煬帝更加歡心，賞賜在他家旁的田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張衡堅决辭讓，煬帝説："天子所到過的地方中，能够受到贊美的，大概就是這裏了，你不必推辭。"張衡再次給煬帝進獻酒食，煬帝叫人分賜給各位公卿，直至下面的衛士，没有不施與的。

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

張衡自認爲是煬帝過去的舊吏，且現在所受

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宫。時帝欲大汾陽宫，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宫。又録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

到的寵愛和禮待又没人可與他相比，於是頗爲驕横傲慢。第二年，煬帝到汾陽宫。當時煬帝想擴修汾陽宫，便叫張衡和紀弘整設計圖紙上奏給他。張衡趁機會向煬帝進諫，説最近幾年勞役頻繁，百姓疲敝不堪，請求他放棄。煬帝聽後心裏很不高興。後來一次當着張衡對身邊侍臣説："張衡自稱由他計慮謀劃，使我坐天下。"當時齊王楊暕失去了煬帝的寵愛，煬帝暗地裏派人追究他的罪過。有人誣陷楊暕違犯制度，讓伊闕縣令皇甫詡隨從到了汾陽宫。又記録前次巡視涿郡以及祠祭恒岳時，當地前來拜謁的父老衣冠不整。煬帝譴責張衡作爲憲臣都不能揭發，於是貶出任榆林太守。

明年，帝復幸汾陽宫，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有人詣衡訟宫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

第二年，煬帝又到汾陽宫，張衡督促役工修築樓煩城，因而前來覲見煬帝。煬帝討厭他還不消瘦，認爲他没有把自己的過錯念記在心，於是對他説："公太肥胖了，應該暫且回到郡署去。"張衡又回到榆林。不久又詔令他督領役工修築江都宫。有人到張衡那裏訴訟某一宫監，張衡不予受理，還把訴訟書交給那宫監，後來那個訴訟人受到了宫監的處處刁難。禮部尚書楊玄感出使到江都，那人到楊玄感處申冤。楊玄感堅持認爲張衡不對。當兩人相見，楊玄感亦没説什麽。又先前曾對楊玄感説："薛道衡確是死得太冤枉。"楊玄感把這些事全部上奏給煬帝。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説張衡頻頻減少擺設的膳食器具。煬帝大怒，枷鎖張衡到江都市所，準備將他斬首。不久將他削除名籍，放歸故里。煬帝還常常派親信偵察張衡的行爲。

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大業八年，煬帝從遼東回京城，憑空胡説張衡心懷不滿，誹謗朝政，煬帝賜他在家中自殺。臨死前，大聲地説："我做人到底做錯什麽事，而使你們埋怨我活得太久！"監刑的人塞着自己的耳朵，叫人殺了他。武德初年，認爲他的死并非是他有罪，追贈他爲大將軍、南陽郡公，謚號爲忠。有兒子叫張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

楊汪，字元度，本是弘農華陰人。曾祖父楊順，居家在河東。父親楊琛，曾任儀同三司。

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

汪少凶疏，與人群鬥，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

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

煬帝即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悦，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禄大夫。

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遂以凶黨伏誅。

楊汪顯貴時，追贈爲平鄉縣公。

楊汪年少時凶猛而粗魯，跟人群鬥，被他拳頭打到的人，没有不倒地的。長大以後反而改變平素志行，勤奮苦學，專門精通《左氏傳》，通曉《三禮》。出仕任周冀王的侍讀，冀王特別器重他，常説："楊侍讀品德學業優俊深厚，真是我的穆生啊。"後來跟沈重學習《禮記》，跟劉臻學習《漢書》，這兩人都説："我不如楊汪。"因而出名。多次升遷後任夏官府都上士。

隋文帝任丞相時，引用他掌理兵事，調任掌朝下大夫。文帝受禪即位，賜爵爲平鄉縣伯，歷任秦州總管府長史。每次聽政閑暇，必定要邀請門徒來給他們講授，當時人爲此很贊許他。入任尚書兵部侍郎。過了幾年，一次文帝對諫議大夫王達説："卿替我尋找一位好的左丞。"王達於是私下對楊汪説："我會力薦你做左丞，如果事情成功了，你應當用良田來報答我。"楊汪把王達的話上奏文帝，最後王達被治罪，而楊汪終於被任爲尚書左丞。楊汪熟悉法令，分析處理案件果斷，時人稱贊他稱職。不久，因事受牽連被免職。後來拜任洛州長史，改任荊州長史。

煬帝即位，追徵入任尚書左丞，不久任大理卿。到任纔兩天，煬帝將親自察看囚徒。當時關押的囚徒有二百多人，楊汪通宵深入審查，次日早晨上奏給煬帝，就是那些深隱的事情，亦没有一點遺誤，煬帝爲此特別贊賞。一年以後，拜任國子祭酒。煬帝叫百官一齊到國子監，讓楊汪給他們講論。天下精通儒學的大學者多會集在那裏，論辯發問的人接連不斷，但都不能讓他屈服。煬帝叫御史將那些問答的内容記載下來奏給煬帝，煬帝察看後非常高興，賜給楊汪良馬一匹。後來又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楊玄感謀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兵抵禦，交戰失利，逃了回來，遇到楊汪，躲開他人私下交談。不久，留守樊子蓋斬殺裴弘策，將這一事上奏朝廷，煬帝對他很懷疑，便外放楊汪任梁郡通守。後來煬帝死去，王世充推舉越王楊侗爲君主，徵召他回京任吏部尚書，頗受到寵愛信任。王世充冒用帝王稱號，楊汪繼續在僞朝廷中任

職。王世充被平定，楊汪便作爲凶黨伏法處死。

裴蕴

裴蕴，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并《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吴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

蕴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内應。及陳平，上悉閲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熲不悟上旨，諫曰："蕴無功於國，寵逾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熲復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悦，遷户部侍郎。

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疏闊，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蕴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閲。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

裴蕴，河東聞喜人。祖父裴之平，父親裴忌，都在《南史》裏有傳。裴忌在陳國，與吴明徹一起被周俘虜，北周賜封他爲江夏公，在隋生活了十多年後去世。

裴蕴明辯而有爲吏之才，在陳國做官，歷任直閤將軍、興寧縣令。因爲父親在北周，暗地奉表給隋文帝，請求作内應。平定陳國後，文帝全面審查江南的士大夫，看到裴蕴時，因爲他早有歸向之心，破例授任他爲儀同。僕射高熲不懂得文帝的旨意，進諫説："裴蕴對國家没任何功勞，然而受到的寵愛却超過同輩，臣還没見到他在哪些方面有特别之處。"不久，又加授上儀同，高熲再次進諫。文帝説："可升授開府。"高熲於是不敢再説了。當天即拜授開府儀同三司，禮遇優厚。歷任洋、直、棣三州刺史，都以有才能而出名。

大業初年，考績連續名列首位。煬帝聽説他善於治政，徵召入任太常少卿。起初，文帝不喜歡樂技，派遣牛弘正定樂制，不是正聲清商以及九部四舞的，全部廢棄不用，衹讓它們在百姓中流行。此時，裴蕴已揣測到煬帝的意欲，便上奏搜求原北周、北齊、南朝梁、陳等國的樂家子孫，全部編成樂户。其中六品以下到平民中，有擅長音樂及歌舞雜技百戲的，都直接隸屬太常。此後各種各樣的技藝和淫樂歌聲都會集樂府，并且都設置博士，遞相教授傳習，共增加樂技之人達三萬多人。煬帝爲此非常高興，升任裴蕴爲户部侍郎。

當時承續文帝時的太平局面，法令疏簡，户口多半遺漏。有的到了成丁年齡，還假稱年小，没到年老的，却早已免除了租賦。裴蕴歷任刺史，一向瞭解這種情況，於是分條陳奏朝廷，要求全部對着面貌查核年紀。如果發現一人不合實際，那麽官吏免職，鄉正、里長都發配遠方。同時還允許民衆相互告發，如果糾舉一丁，就叫被糾舉的人家替代糾舉人納賦服役。這年是大業五年。各郡進行賬籍統計，共多得成丁二十四萬三

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慴憚。

千人，重新入籍的人口達六十四萬一千五百。煬帝上朝看了這些數字，對文武百官說："前代沒有好官，以致出現這種欺騙假充現象。如今所上報人口都能從實無虛假，全憑裴蘊一人用盡心計。古話説，得賢人而天下治理，今驗證確是真的。"從此裴蘊漸漸受到煬帝的寵愛信任，授任京兆贊務，他揭發檢舉非常細小的事情，吏民深感恐懼。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不久，提拔爲御史大夫，和裴矩、虞世基一同參與典掌機要部門。裴蘊善於對君主察言觀色，如果君主想治某人罪，他就會順情枉法，促成那人的罪過；如果君主想赦免寬恕，他就拿較輕的處罰條文來附應，從而將他釋放。此後大小訟獄都全部交付裴蘊處理，憲部、大理不敢奪斷，一定稟承裴蘊，然後纔能決斷。裴蘊辯說亦算比較機靈，每談論法理，口若懸河，是重是輕，都由他說了算數，分析案情聰明機敏，當時人往往沒有責問的機會。

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楊玄感謀反，煬帝派裴蘊除去他的黨羽，對裴蘊說："楊玄感一聲呼喊，跟從他的人就有十萬。由此更使我知道天下的人不要太多，多了就會相互聚在一起作盜作賊了。對楊玄感黨羽如果不盡行殺掉，就無法勸誡後來的人。"裴蘊從此嚴刑峻法，被他殺掉的達幾萬人，全部抄沒家財，妻兒沒官爲奴。煬帝大加稱贊，賞賜他奴婢十五人。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司隸大夫薛道衡因違背煬帝旨意受到貶謫，裴蘊知道煬帝恨他，於是上奏說："道衡自恃有才能和與帝故交，根本沒把君主放在眼裏。每次見到詔書，就心非而私下議論，將惡醜推委國家，捏造禍端。論定他的罪名，似乎并不顯明，但追探他的情意，實在是大爲悖逆。"煬帝說："是的。我年少時同這人相隨行旅，輕視我年幼無知，和高熲、賀若弼等人一道在外攬權放肆。自知有欺騙之罪，所以在我即位以後，心裏很不安寧，全憑着天下太平無事，纔沒有謀反的機會。公說他悖逆，正好說出我的心裏話。"於是薛道衡被治罪處斬。

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

煬帝向蘇威詢問征討遼東的計策，蘇威不希

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盗，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内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别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并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藴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奸，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藴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藴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并除名。

望煬帝再這樣做，而想讓煬帝知道天下盜賊很多，於是違背煬帝旨意説："如今的征討遼東戰争，不希望再徵調軍隊，祇要赦免各路盜賊的詔書一下，自然可以得到幾十萬人馬。派關内的奴賊以及山東的歷山飛、張金稱等頭領作爲一支軍隊，從遼西出擊；河南王薄、孟讓等十幾個盜賊頭領，給他們船艦，從滄海出擊。假若這樣的話，他們一定會因免罪而欣喜，并競相立功，一年之内，就可滅掉高麗了。"煬帝不高興地説："我去尚且都没成功，鼠盜之輩怎能取勝？"蘇威出去後，裴藴上奏説："説此話太不恭順了，天下哪裏有許多盜賊？"煬帝醒悟道："老臣多很奸邪，拿盜賊來脅迫我。本想回答他，但還是忍住了，心裏確實難受極了。"裴藴知道煬帝的意思，便派張行本奏説蘇威的罪惡，煬帝交付裴藴去審問，於是處了他的死罪。煬帝説："不忍心殺掉。"於是蘇威和子孫三代全被削除名籍。

藴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奸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裴藴又想進一步加强自己的權勢，便叫虞世基上奏請求罷除司隸刺史以下的官屬，增置御史一百多人。於是趁機引進一些奸詐狡黠小人，一同朋比爲奸，郡縣中若有人不依附他們，就暗地中傷誣陷。當時軍國事務很多，凡是調兵徵役，京城留守以及與少數民族互市等，都叫御史監督。依附隸屬他們的門客，遍及全國各地，他們到處胡作非爲，侵害擾亂百姓，煬帝都不知道。因參與謀議征伐遼東的戰争，進升銀青光禄大夫。

及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藴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藴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司馬德戡準備作亂，江陽長張惠紹深夜驅馬前來相告。裴藴和張惠紹計議，想假托皇帝的詔令徵調城附近兵民，盡歸榮公護兒節制調度，收納在城外的逆黨宇文化及等等，還徵調羽林軍和挽船民工，派遣范富婁等人從西苑進入，由梁公蕭鉅和燕王處置，前去增援煬帝。謀議確定後，派人報告虞世基。虞世基懷疑反叛的情况不切實際，便壓下他們的計策不發。不久，司馬德戡作亂。裴藴嘆息説："計謀傳到你那裏，竟然延誤了人家的事情。"於是便被亂賊殺害。兒子裴愔，任尚輦直長，亦在當天被害。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

袁充，字德符，本是陳郡陽夏人。後來家居丹陽。祖父袁昂，父親袁君正，都曾在梁任侍中。

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袁充年少時聰明機警，十幾歲時，一次他父親的同僚到他家，當時時值初冬，袁充還穿着葛衫。客人開玩笑地對袁充說：“袁郎子，細葛布，粗葛布，風吹寒凉。”袁充應聲答道：“惟有細粗葛布，穿起來纔不厭棄。”因此令客人大爲贊嘆和賞識。在陳國做官，十七歲就任秘書郎。歷任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和散騎常侍等職。

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宫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

陳國滅亡後歸順隋，歷任蒙、鄜二州司馬。袁充生性喜好方術，頗懂得占候，因此領太史令。當時文帝準備廢黜皇太子，正在窮究東宫屬吏的罪過，袁充見文帝比較相信符應，於是迎合文帝的意旨對文帝說：“最近觀測天象，皇太子應當廢黜。”文帝點頭稱是。

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内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并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袁充又上表奏說隋朝興起以來，日影漸漸變長，說：“開皇元年，冬至日影是一丈二尺七寸二分，從那以後漸漸變短。到開皇十七年，冬至日影祇有一丈二尺六寸三分。開皇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日影，是一丈二尺八寸八分。開皇二年，夏至日影是一尺四寸八分，自那之後漸漸變短。到開皇十六年，夏至日影是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中說用土圭測定日影，夏至日影是一尺五寸。鄭玄說：‘冬至日影是一丈三尺。’如今開皇十六年的夏至日影，比過去的日影短五分，開皇十七年的冬至日影，比過去短三寸七分。日離得最近，就會影子短而日子長；離得最遠，就影子長而日子短。日行内道，就離得最近；日行外道，就會離得最遠。《堯典》説：‘日在昴星則日子短，正好是仲冬。’日在昴星的昏中，就可知堯時的仲冬，日在須女星十度的位置。根據曆數推究，開皇以來的冬至，日正處於北斗星十一度的位置，與唐堯時代一樣，都離得最近。根據《春秋·元命包》中說：‘日月離開内道，璇璣行常道，天帝威靈顯現，聖王助成功業。’京房《別對》說：‘太平世日行上道，升平世日行次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

道，霸世日行下道。’如今我大隋氣運開啓，上感天帝，影短日長，從古以來都還没有過。”文帝極爲高興，詔告天下。并準備大興土木，因而增加賦税，成丁和工匠深感痛苦。

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吕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吕，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大悦，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

仁壽初年，袁充説文帝的本命與陰陽律吕相應合的有六十多條，并將這些上奏給文帝，於是上表説：“皇帝誕生之初，并不祇是有神光瑞氣，吉祥感應。特别是本命的流年，出生的日月，都與天地日月和陰陽律吕的運轉相符合，表裏相一致。這是聖王誕生的異常，登皇位的開始。如今萬物更新，改年號仁壽，年月日時，都與聖王誕生時辰相同，顯然是符合天地之心，有仁壽之理。所以知道隆盛的基業長遠，永無盡頭。”文帝非常高興，給予他優厚的賞賜，同輩無人可比。

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并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踪。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

仁壽四年爲甲子年，煬帝剛即位，袁充和太史丞高智寶上奏説：“去年冬至，日影過長。今年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相合。過去唐堯受命四十九年，上元的第一紀甲子，是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年歲亦是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與唐堯正好相同。自堯帝以來，共經過了八個上元，中間較長的時代裏，没有出現過仁壽甲子合在一起。經考證：第一紀甲子，太一星在一宫，天目居守武德，陰陽曆數，都與唐堯相同。唐堯是丙辰出生，丙子年受命，衹合三辰五星。不像己丑甲子，天支都得六合。的確是一元三統的日期，五紀九章合會，與帝堯曆數相同，亦與皇唐的曆數相一致。確實是皇哉大哉，大哉皇哉。”還暗示齊王楊暕率百官上奏章祝賀。

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宫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

後來熒惑在太微停留幾十天，當時正在繕修宫室，徵役繁重，袁充於是上表説“陛下敦修仁德，熒惑就能退出”。百官一齊朝賀。煬帝大爲高興，前後給予群臣的賞賜數以萬計。當時軍國事務繁多，袁充探知到煬帝想有所作爲，便上奏説根據天文呈現的天象，必須有所大的舉動，以

遷内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

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托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

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厘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并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凶

此來取媚煬帝。大業六年，調任内史舍人。跟從出征遼東，授任爲朝請大夫、秘書少監。

後來天下大亂，煬帝起初遭受雁門厄難，接着全國又盜賊四起，心裏更加不安。袁充又藉托天文星象，上表陳述吉徵祥兆來取媚煬帝，他説：

陛下操握籙圖，駕馭萬民，懷携仁善，化育八方，心繫百姓，福澤萬民，先天不違理欲，後天必能順從時日。所以剛坐上皇帝寶座，正值上元；乾卦初九，又與本命符會。如此就正好與聖人暗相投合，所以能使自己的行動合乎天道。經我觀察，去年以來，天象星瑞，没絲毫敗損。我曾記録比較突出的異事，即上天降祥瑞、擊敗突厥等七事。

一是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裏，流星大如北斗，從王良北出，正好落在突厥營帳的上空，發出的聲響如同墻崩塌一般。二是八月二十九日夜裏，又有流星大如北斗，出自羽林星，向北方流去，正好亦落在正北方。根據占候，連續二夜流星墜落賊寇的地方，賊寇必定敗散。三是九月四日夜，連續有兩個流星大如北斗，從斗魁北面出現，向東北流去。根據占候，北斗主殺伐，賊寇必定破敗。四是主福德的歲星，連續在京都二處分野出現。根據占候，乃是國家福禄。五是去年七月間，熒惑守居羽林，九月七日纔退出。根據占候，不用三天，賊寇必定敗散。六是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裏，有流星紅如火一般，從東北上空流向西南方向，落在賊首盧明月的軍營，毁壞了他的橦車。七是十二月十五日夜裏，通漢鎮北有赤氣貫穿北方，是突厥即將滅亡的應兆。根據核對《城録》，河南、洛陽都處甲子，與乾卦初九爻和上元的甲子相符合。這表明兩地是福地，永無憂慮。回顧過去政治，側聽前古，他們衹是奇異的時候時有出現，而如今却一朝全部會集。難道不是上天贊助有道，助我殲滅凶孽嗎？方今剛剛在東濊治理了九夷，在北海滅

孽？方清九夷於東濊，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

除了五狄，到泰山去祭告，汾水無戰事。

書奏，帝大悦，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托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書奏煬帝，煬帝大爲高興，破例授任秘書令。煬帝對他極爲親昵，每想征討，袁充都要預測一下，并假托星象，助成煬帝的心意，在朝的群臣都深感憂慮。宇文化及殺害煬帝的時候，一同殺掉了袁充。

李雄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名列《節義傳》。

李雄，勃海蓨縣人。父親李棠，名字列入《節義傳》中。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并有能名。後坐事免。

李雄年少時慷慨大方，有雄心壯志。二十歲，就跟從北周武帝平定北齊，因功授任帥都督。隋文帝任丞相時，跟從韋孝寬擊敗尉遲迥，拜任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在平定陳國戰役中，憑功勞進升爲大將軍，歷任郴、江二州刺史，在任時，都以才能而出名。後來因事牽連被免去官職。

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還幽州總管。尋徵拜户部尚書。

漢王楊諒謀反，煬帝準備徵調幽州的兵馬前去征討。當時竇抗任幽州總管，煬帝擔心他有貳心，問楊素誰可擔當此任。楊素於是推薦李雄，當即授任李雄爲上大將軍，授任廉州刺史。李雄急速趕到幽州，停留在傳舍，招募到一千多人。竇抗依仗他一向顯貴，在規定的時間没來相見。李雄派人前去告訴他，過了兩天，竇抗帶着鐵甲騎兵二千人來到李雄住的地方。李雄埋伏武士擒獲了竇抗，帶着幽州全部兵馬三萬步騎兵，從井陘進討楊諒。調任幽州總管。不久，徵召入任户部尚書。

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

李雄明辨是非，有氣度才幹，煬帝對他極爲信任。一次新羅派使者前來朝貢，李雄在朝堂與使者談論，趁機問他冠制的由來。那使者説："戴古代官帽的遺像，哪有大國的君子不認識的？"李雄於是説："中原没有禮制，所以向四夷索求。"使者説："自到這裏以來，除你剛纔所説的外，還没見到没有禮制。"憲臣認爲李雄説話失語，上奏彈劾此事，終於坐罪免官。不久又恢復官職。跟從煬帝到江都，煬帝認爲仗衛行列不整，叫李雄加以調整。李雄站着指揮，頓時六軍嚴整。煬帝非常高興地説："公真有諸葛武侯的

才幹啊。”不久，改任右候衛大將軍。又因事坐罪而被削除名籍。

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没其家。

遼東戰役，煬帝叫他隨軍效力，於是跟從來護兒從東萊準備進軍滄海。恰巧遇到楊玄感在黎陽起兵謀反，煬帝對他産生懷疑，下詔枷送李雄到煬帝所在地。李雄殺掉使者逃歸到楊玄感那裏，楊玄感常與他一起謀劃。楊玄感失敗，李雄伏法處斬，抄没家財，妻兒没入官奴。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禄。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悦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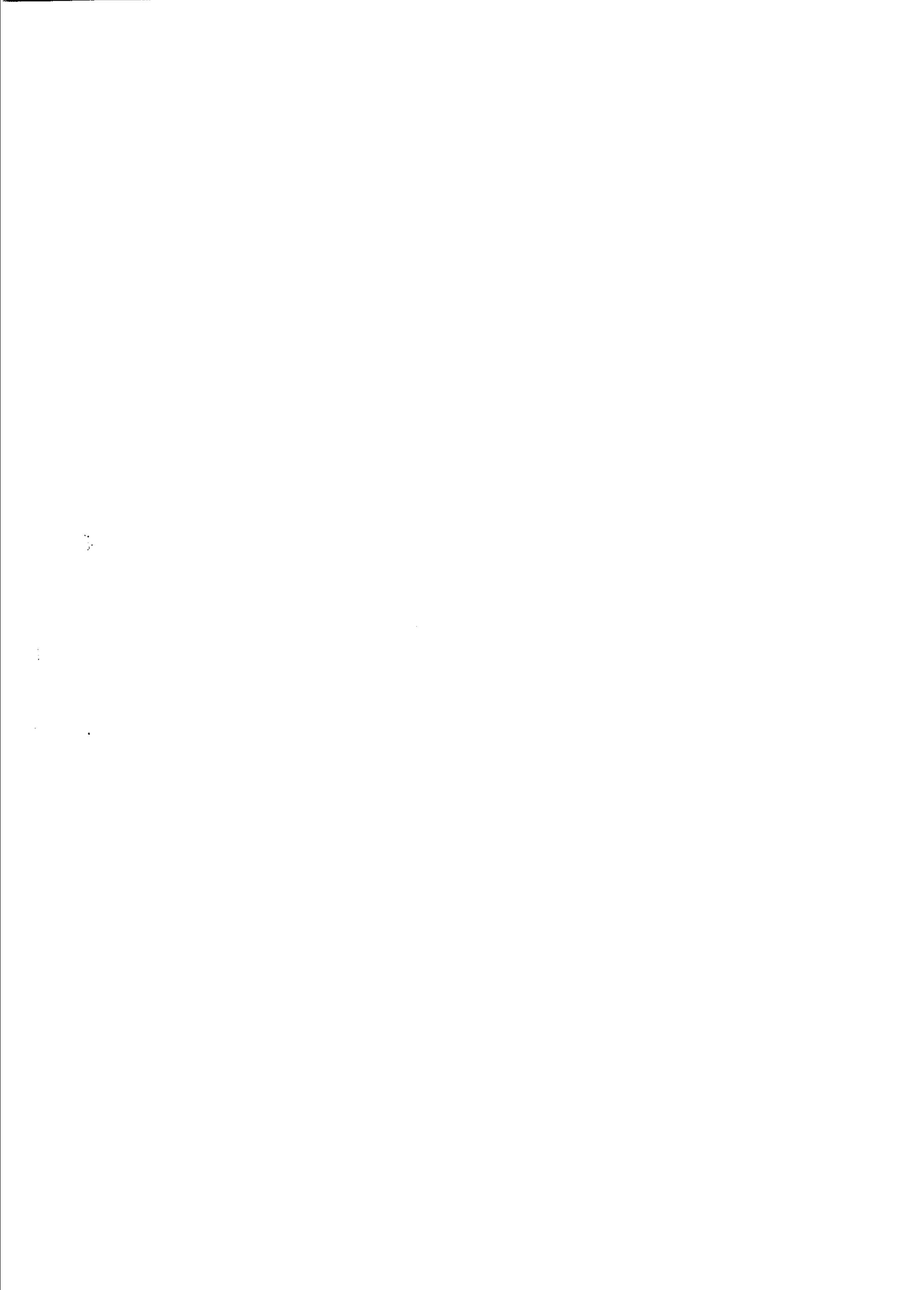
論曰：隋文帝開創帝王基業，劉昉實際是最先提出這一計謀的人。那時官居要職，别人還没什麽不同的議論。不能捨身急人所憂，以道義來斷絶情義，纔能考慮禍難而求得保全，懷禄偷安。他在北周，没有忠貞節操；奉事隋室，亦有愧於竭盡全力的忠誠。他的不義之舉掩蓋了前功，後來興起的災禍，亦是他心懷憤怨所致；像他這種人，要想逃避死刑，保全權貴和性命，是很難的。柳裘、皇甫績，藉别人而成功，喜亂樂禍，楊堅稱帝後，都調外任而無一人身居樞要之職。那麽原本衹想人家使自己高興，而自己衹想辱罵别人，乃是很自然的道理。晏嬰説：“一心可以奉事一百個君主，而百心却不可以奉事一個君主。”從劉昉等人身上就可看出這道理。

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托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藴素懷奸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

郭衍，隋文帝營建基業開始，把他視作黨羽；隋煬帝籌治國家的時候，參與心腹的計謀。然而却像皮脂不分，用水濟水而雷同附和，君主説可以，亦跟着説可以，君主説不，亦跟着説不，功勞雖然很多，但名聲并不被人看重。既然如此，人的立身處世，不可不慎重啊！諺語説：“不做主謀，就會遭受災禍。”又説：“開始没有災禍，就不會有亂的徵兆。”忠貞是美德，將它施與不當的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完全將它托給奸邪之人而所托又是不當的人呢？張衡幫助隋煬帝奪取皇太子之位的計謀，實際上已兆示他本人的謀策，不順時而行動，能够不會有這種結果嗎？楊汪憑學業自我稱許，然而最後却以不善而終，可惜啊！裴藴一向心懷奸邪陰險，善於取媚，作威作福，惟利是圖，滅亡的災禍，怎麽可能會免掉呢？袁充年少在江東時，始以機警聰明而被人

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兹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贊許，歸順隋朝，更是用天象來自誇，祈請一時的寵幸，謀求升官而攀附入夥，篡改星占的方法，錯誤增加日影，捏造天道，擾亂常制，欺負衆人。處以這樣的刑罰而無法逃脱，大概在於此吧！李雄則言語多有過失，招來夷狄譏笑，以叛亂追隨叛亂，怎麽能挽救被誅滅的命運。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趙煚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煚　蘇孝慈　元壽

趙煚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縣人。祖父趙超宗，曾任魏國河東太守。父親趙仲懿，曾任尚書左丞。

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之隕涕嘆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

趙煚年少時父親去世，奉養母親極爲孝順。十四歲那年，有人盜伐他父親墓旁的樹木，趙煚對着墳墓大哭起來，并將盜伐的人擒送官府。謁見魏國右僕射周惠達，拱手作揖而不下拜，陳述自己孤獨寒苦，說話的時候竟然傷心地哭了起來，周惠達亦爲他流涕嘆息很久。長大以後，深沉有氣度，對書牘奏記有所涉獵。周文帝召爲相府參軍事。跟從周文帝攻取洛陽。即將班師回朝，趙煚請求留下招撫逃亡在外的叛賊，周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趙煚於是率領所部同齊國人前後交戰了五次，消滅和俘虜敵人很多，因功封爲平定縣男。多次改任後，任中書侍郎。

周閔帝受禪，遷硤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煚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吴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説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虚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吴明徹屢爲寇患，煚與前

周閔帝受禪即位，調任硤州刺史。蠻人酋長向天王率兵進攻信陵、秭歸，趙煚領兵進襲，大破蠻賊，保全了二郡。當時周國在長江南岸設置安蜀城以備禦陳國，適逢連續幾十天下大雨，城墻崩塌了一百多步。蠻人酋長鄭南鄉反叛，引陳國將領吴明徹想進攻安蜀。趙煚屬下將吏都勸他加修城墻守衛，趙煚没有聽從，而是派使者前去誘説長江南面未開化的蠻人酋長向武陽，叫他乘虚偷襲鄭南鄉的家鄉，俘獲了鄭南鄉的父母妻兒。鄭南鄉聽到消息，他的黨羽紛紛散去，陳國

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户部中大夫。

的軍隊亦逃走。第二年，吴明徹連續侵擾，趙煚同他前後交戰了十六次，每次都挫敗了他的鋭氣。因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又調任户部中大夫。

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煚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鵶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毁，功不見録。累遷御正上大夫。

周武帝想進占齊國黄河以南的地區，趙煚進諫説："黄河以南的洛陽，四面受敵，即使得到了亦不可能守住。請求從黄河以北徑直進軍太原，端掉他們的巢穴，就能一舉平定。"周武帝没有采納，致使出師無功而回。不久，跟從上柱國于翼從三鵶取道征伐陳國，攻陷陳國十九座城池便回師。因受到讒言詆毁，功勞没有上報。升任御正上大夫。

煚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逾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煚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吴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兹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煚卒不言。

趙煚和宗伯斛斯徵一向不和，斛斯徵後來出任齊州刺史，因事坐罪下獄，他自知罪孽深重，於是便越獄逃跑了。武帝大爲憤怒，急忙懸賞捉拿他。趙煚秘密上奏説："斛斯徵自認爲罪重，害怕被處死而逃跑，如果不北逃到匈奴，就南逃到了吴越。斛斯徵雖然愚笨卑陋，但久居清顯職位，逃到敵國，對本朝不利。如今到處旱災，可趁此大赦天下。"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斛斯徵亦因此賴以免罪，趙煚始終不提此事。

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煚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

隋文帝任丞相，趙煚被升授上開府，又升任大宗伯。隋文帝即位，趙煚親授文帝玉璽。進升大將軍，賜封金城郡公，授任相州刺史。朝廷鑒於趙煚熟悉舊有的典章制度，徵授尚書右僕射。

未幾，以忤旨出爲陜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煚嘗有疾，百姓奔馳，争爲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奸詐，煚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盗煚田中蒿，爲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盗者，盗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煚來朝，帝勞之。卒于官。

不久，因抵觸皇帝的旨意出任陜州刺史，接着改任冀州刺史，很有聲威和惠政。趙煚一次生病，百姓奔走争相爲他祈禱，可見他是如此得民心。冀州市中多奸詐之人，趙煚製作了銅斗鐵尺，將它們放在市場，百姓感到很方便。文帝聽説後特予以贊賞，并作爲常設制度頒行天下。一次有人偷了趙煚田中的蒿，被官吏擒獲了。趙煚説："這衹不過是刺史没有做好教化工作的結果，他有什麽罪呢？"并給予安慰告諭而後放了他，臨走時還命人送給他一車蒿，偷盗的人見到如此，慚愧得勝過重刑的處罰。文帝到洛陽，趙煚前來朝見，文帝慰勞了他。後來在官所去世。

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兒子趙義臣承襲父親爵位，曾做到太子洗馬。後來與楊諒謀反，被處死刑。

趙芬　趙元楷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

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强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内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决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

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内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縣人。父親趙諒，在北周曾任秦州刺史。

趙芬年少時擅長辯論，閱覽了很多經史典籍。周文召爲相府鎧曹參軍，歷任記室，多次升任爲開府儀同三司。性格倔强，所任職位，都有聲譽和政績。周武帝執掌朝政，授任他爲内史下大夫，改任小御正。熟習先例，每次朝廷遇到疑議，大家不能决斷時，趙芬常出來評判决斷，没人不説好的。後來任司會。申國公李穆征討齊國，招引他爲行軍長史，封爲淮安縣男。接着任東京小宗伯，鎮守洛陽。

隋文帝任丞相時，尉遲迥和司馬消難往來密謀反叛，趙芬瞭解到後，秘密告訴文帝。從此深得文帝的寵愛信任，升任東京左僕射，進封郡公。開皇初年，東京官署取消，他被授任爲尚書右僕射，同郢公王誼一起撰修法律。不久兼任内史令，極受文帝信任。不久，因爲年老多病，出任蒲州刺史，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仍舊負責關東漕運，賞賜他錢一百萬，粟五千石，然後派他就任。幾年後，上表請求告老還鄉，便被徵召到京城。賞賜他三匹良馬拉的軺車及几杖被褥等，於是回到家裏。皇太子還送給他巾帔。幾年後去世，文帝派使者前去吊祭，叫鴻臚去負責喪事的操辦。

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

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産，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宫監。

兒子趙元恪承襲父爵，曾位至揚州總管司馬，降爲候衛長史。

小兒子趙元楷，和趙元恪都很精明於世事。趙元楷，大業年間任歷陽郡丞，和廬江郡丞徐仲宗都竭力搜刮百姓錢財來向煬帝朝貢。徐仲宗升任南郡丞；趙元楷破例授任爲江都丞，兼領江都宫監。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晋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

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

王韶，字子相，自己説是太原晋陽人，世代家居京兆。祖父王諧，曾任原州刺史。父親王諒，早年去世。

王韶小時候大方文雅，比較崇拜奇異節操，認識他的人都很驚異。在北周時，立有多次戰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改任軍正。

既拔晋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悦。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晋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還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

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晋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宫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晋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晋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吴、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舊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凄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真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公。

周武帝攻陷晋州以後，想回師，王韶進諫説："攻取亂國侮辱亡主，正在今天。將要放棄這些而離去，我深爲不解。"武帝聽後極爲高興。齊國平定後，進升開府，賜封爲晋陽縣公，賞賜數以萬計的牛馬及各種牲畜。升任内史中大夫。周宣帝即位，拜任豐州刺史，改封爲昌樂縣公。

隋文帝受禪即位，進封爲項城郡公，改任靈州刺史，加授大將軍。晋王楊廣鎮守并州時，任行臺右僕射，賞賜綵五百匹。王韶性格剛毅正直，晋王非常害怕他，每做一事都向他咨詢，不敢違犯法令。王韶一次遵奉使命察看長城，走後晋王鑿土爲池，壘石建有三座山，王韶回來以後，給自己上了枷鎖向晋王進諫，晋王在表示歉意後便把它們毁掉了。文帝聽説後深表贊嘆，賜給他黄金百兩及宫女四人。征討陳國戰役，以本官身份任元帥府司馬。金陵攻克後，王韶就鎮守在那裏。晋王楊廣班師回朝，留下王韶在石頭布防戒備，并將那裏的事務交付他處理。大約一年以後，被徵召回來。文帝對公卿大臣説："晋王年幼出鎮藩國，所以能平定吴、越，是王子相的功勞。"於是進授柱國，賞賜奴婢三百人和錦絹五千段。文帝巡視并州，認爲他稱職，特予慰勞和勉勵。後來文帝對他説："自朕到這裏後，公鬚鬢漸漸變白了，是不是憂慮勞頓的結果？國家柱石般的重任，祇寄托在公身上，希望公努力。"王韶表示謝意，文帝慰勞後便叫他回去了。

秦王楊俊任并州總管時，王韶仍舊任長史。一年後，急速乘驛馬回京城，因勞累疲敝而去世。文帝爲此極爲悲傷和惋惜，他對秦王的使者説："告訴你的大王，我先前叫子相慢慢來京城，爲什麽却叫他急速乘驛車趕來？殺了我的子相，難道不是你嗎？"言語非常悲愴。派官吏爲他修了一座住宅，説："已死了的人，住宅對他有什麽用呢？祇不過以此來表達我的内心而已。"又説："子相爲我效力十多年，始終不改變他對我的忠貞。對他的恩寵和彰揚都還没到頭，就棄我而死啊！"説此話的時候都傷心得流出了眼淚。於是叫人把子相密封的奏章幾十張紙傳給群臣看，并説："他直言對我的糾正，使我受益極多，

子士隆嗣。

王士隆

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

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

周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顔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脱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竪搏其面，遂廢于家。

隋文帝爲丞相，加開府、户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

我每次披覽它們，還未曾放過手。"煬帝即位，追贈爲司徒、尚書令及靈、豳等十州刺史，追封爲魏公。兒子王士隆承襲爵位。

王士隆稍知文字與籌算，尤其熟習射箭騎馬，爲人慷慨大方，有父親的遺風。大業時期，頗受煬帝親近和器重，位至備身將軍，改封爲耿國公。越王楊侗稱帝，王士隆率領幾千兵馬從江、淮地區趕赴而去。恰巧遇到王世充冒用皇帝稱號，對他禮遇極重，任他爲尚書右僕射。王士隆因爲憂憤，背生毒瘡而去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父親元禎，曾任魏國敷州刺史。

元巖喜好讀書，但不拘泥前人的章節句讀，爲人剛直而有氣量，以名譽和節操爲抱負，年少時和勃海的高熲、太原的王韶志向相同且友好。在北周做官，任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到後器重他，任用爲中外記室。多次升任後任内史大夫，封爲昌國縣伯。

周宣帝即位，政治昏庸暴虐，京兆郡丞樂運用車載棺到朝堂，陳述宣帝八方面失誤，言辭極爲深切嚴厲。宣帝大爲憤怒，將要處斬他，朝中大臣没人敢去挽救。元巖對人説："臧洪同日，尚且可以一起去死，何况是比干呢？如果樂運不能免死，我將與他一起去死。"并到殿上請求見宣帝，他對宣帝説："樂運知道上奏一定會死，他之所以不顧性命，是想留取後世的名聲。陛下如果殺了他，就成就了他的名聲，落入了他的權術圈套。不如慰勞一番再放他回去，以光大陛下聖王的氣度。"樂運因此得以免死。後來宣帝將要處斬烏丸軌，元巖不肯代簽詔令。御正顔之儀懇切進諫，宣帝没采納，元巖繼續進諫，并脱掉頭巾磕額在地，三拜三進。宣帝説："你是想偏袒烏丸軌嗎?"元巖説："臣不是偏袒烏丸軌，我衹擔心陛下濫殺，而使天下人失望。"宣帝大怒，叫宦官打他的耳光，於是被免職回家。

隋文帝任丞相，加授開府和户部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即位，授任爲兵部尚書，進封爲平昌郡

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争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

公。元巖生性嚴肅莊重，精明世務，每次奏議，都顯得剛直嚴肅，無論是廷争還是面折，都没有迴避，文帝和公卿大臣都很敬畏他。

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盤石之固。遣晋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并幼，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僚佐。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悦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

當時文帝鑒於周代諸侯王過於微弱，以致國家滅亡，於是將諸子分封爲王，給予等同王室的權勢，以此來構築國家堅固的基石。派晋王楊廣鎮守并州，蜀王楊秀鎮守益州。兩王年齡都還幼小，便選一些忠良且有較高聲望的人充當他們的幕僚。當時元巖和王韶兩人都以剛直出名，别人都説二人的才識與高熲相等同，所以授任元巖爲益州總管長史，王韶被任命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文帝對元巖説："公有宰相才能，如今屈身輔佐我兒，就像曹參任齊王的相國。"元巖到任後，法令嚴明，吏民對他贊美很多。蜀王喜好奢侈，一次想用僚人作宦官，又想活生生的剖殺死囚，取人膽作藥。元巖都不接受命令，到官署懇切進諫，蜀王往往會認錯而放棄。蜀王害怕元巖的爲人，常常都能遵循法度。蜀地的獄訟，凡經元巖裁決的，没人不心悦誠服。有一個犯法被治罪的人對别人説："平昌公給的罪名，我還有什麽可怨的呢?"文帝爲此大加獎勵，賞賜他豐厚的財物。後來在官位上去世，文帝爲此悲傷惋惜很久。益州的百姓没有誰不落淚的，就是今天還思念他。

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僚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元巖死後，蜀王從事違法勾當，製造渾天儀，又和王妃一起出去打獵，用彈弓彈射路人，捕來很多山裏的僚人，把他們閹了作宦官，他的屬官没人能够勸止。到楊秀獲罪時，文帝説："元巖如果還在，我兒難道會有今天這一結果嗎?"

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兒子元弘承襲父親爵禄。元弘歷任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和周室宇文氏同是一個宗族。祖父宇文直力勤，在魏國曾任鉅鹿太守。父親宇文珍，在北周曾任宕州刺史。

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

宇文弼慷慨大方，有氣節，博學多識。在北周供職，一次奉命出使鄧至國和黑水、龍涸等羌

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内史都上士。

地，前後使三十多部羌人歸降。回來後，奉詔修定五禮，修定完成後上奏朝廷，賞賜十二頃公田、一百石粟。經多次升任爲小吏部，提拔了八個人任縣令，人人都有不凡的政績，人們都認爲他知人善用。改任内史都上士。

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

周武帝準備謀議出兵河陽以征討齊國，宇文弼進獻計策說："齊氏建國至今，已歷經數代，雖然說他没有德政，但還是大有能人。今天如果要用兵征伐，必須選擇好出兵進擊的地方。河陽地處要衝，精兵屯聚，全力圍攻，恐怕難以如願。他們在汾水轉彎的地方，駐扎的兵力少，且山嶺低平，進攻它很容易攻取，這纔是用兵的好地方。"武帝没有采納，出師居然没有任何收獲。建德五年，大舉討伐齊國，終於采用了宇文弼的計策。於是募集三輔地區年輕豪勇的武士幾百人單獨組成一支隊伍，跟從武帝攻陷晉州，在此戰役中，宇文弼身受三處傷，仍苦戰不止，武帝深感驚奇并誇他雄壯。因爲跟從平定齊國，憑功勞拜授爲上儀同，封爲武威縣公。

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爲監軍，謂昶曰："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

周宣帝繼位，宇文弼任守廟大夫。當時突厥劫掠甘州，宣帝叫侯莫陳昶率軍攻擊。宇文弼任監軍，他對侯莫陳昶說："應該選擇一支精鋭騎兵，直奔祈連山西部。突厥如果收兵，必定從蓼泉往北，這地方險要，而且地表較濕，估計他們的人馬，要三天纔能越過。他們疲勞我們休息，大敗他們是一定的。如果在此路邀擊，纔真正是上策。"侯莫陳昶没采用，率軍向西攻取合黎，由于大軍行動遲緩，突厥已經出了邊塞。

其年，弼又從梁士彦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黄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

當年，宇文弼又隨梁士彦攻占壽陽，改封爲安樂縣公，任澮州刺史，轉任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奔陳，宇文弼未追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從天亮至中午，三戰三捷。任黄州刺史，轉任南定州刺史。

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内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僚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

開皇初年，因爲前面的功勞被封爲平昌縣公，入朝任尚書右丞。當時西部羌人歸附内地，下詔叫宇文弼持符節安撫，宇文弼在那裏設置鹽澤、蒲昌二郡後便回朝了。調任尚書左丞，宇文弼爲官嚴肅，使百官都感到害怕。開皇三年，突

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吕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悦，謂群臣曰："朕今睹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

厥進犯甘州，宇文弼以行軍司馬身份隨從元帥竇榮定將突厥擊敗。回朝後任太僕少卿，後改任吏部侍郎。平定陳國的戰役，楊素率軍從信州道出擊，叫宇文弼持節任諸軍節度，仍舊任行軍總管。劉仁恩大敗陳國將領吕仲肅，有宇文弼參與的計謀。加授開府，提拔爲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一次文帝親自前來參加釋奠禮，宇文弼與博士議論禮制，言辭清明廣遠。文帝大爲高興，對衆位大臣説："朕今天目睹了周公的制禮，亦看到了孔子的論孝，實在很令朕心裏寬慰。"

時朝廷以晋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吴三州總管，皆有能名。

當時朝廷認爲晋陽是重鎮，并州總管一職必須由親王擔任，他的長史和司馬亦必須經過嚴格挑選。前任長史王韶去世後，認爲宇文弼有文武才幹，便出任并州長史。開皇十八年，遼東戰役，授任他爲元帥漢王府司馬，仍舊領行軍總管。大軍回來後，歷任朔、代、吴三州總管，都以有才能而出名。

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

隋煬帝即位，授任刑部尚書，仍持節巡視察看黄河以北。巡視回來，任泉州刺史。又徵拜入任刑部尚書，改任禮部尚書。

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弼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宇文弼以有才能而著稱，歷任官職顯要，聲望非常高，人們談論他時多半受到推崇贊許。煬帝頗爲猜忌。當時煬帝漸漸喜好上聲色，尤其勤於遠巡，宇文弼對高熲説："過去周天元喜好聲色而亡了國家，拿現在與他相比，不是更嚴重嗎？"又説："修長城的勞役工程，確實不是很急辦的事情。"有人將這些話上奏給煬帝，獲罪處死，天下人都感到冤屈。他撰有辭賦二十多萬字，還有爲《尚書》、《孝經》作的注流行在世上。兒子名叫宇文儉瑗。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彦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

伊婁謙，字彦恭，本來是鮮卑人。他的祖先世代都是酋長，跟隨北魏南遷。祖父伊婁信，曾任中部太守。父親伊婁靈，歷任相、隆二州刺史。

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内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

伊婁謙性格忠直，善辭令。在北周出仕，多次升任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周武帝將要討伐齊國，宣召他到内殿，詢問有關出兵之事。伊婁謙回答説："僞齊僭號擅立，跋扈不恭，

優，耽昏麯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跋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

沉溺歌舞雜技，嗜酒成癮。他的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被讒言冤殺，上下離心。如果叫六師齊進，這是臣的心願。”武帝聽後大笑，便派伊婁謙和小司寇拓跋偉出使齊國伺隙而動。武帝隨即徵調兵力。齊國君主知道後，便叫他的僕射陽休之責問伊婁謙：“貴國盛夏徵調兵馬，是開進到哪裏？”伊婁謙回答説：“我出使貴國的時候，没聽説調發軍隊。大概又是向西增援白帝城，向東增强巴丘的守禦，有什麽值得奇怪的。”伊婁謙的參軍高遵將實情傳送給齊國，於是齊國留着伊婁謙不遣送。武帝攻取并州後，召來伊婁謙給予慰勞。同時押着高遵交給伊婁謙，任憑伊婁謙去報復。伊婁謙叩首請求武帝赦免高遵。武帝説：“卿可當着衆人的面唾他的臉，讓他知道羞愧。”伊婁謙下跪説：“高遵的罪過又不當處以唾面的責罰。”武帝認爲他的話有道理而作罷。此後，伊婁謙居然還像當初那樣對待高遵。

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耻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彦恭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絶。卒于家。子傑嗣。

不久，賜封爲濟陽縣伯，多次升任爲前驅中大夫。大象年間，進封侯爵，授任開府。隋文帝任丞相，授任亳州總管，不久被徵召回京城。因耻於與叛逆王謙同名，便衹稱字。文帝受禪即位，授任他爲左武候將軍，隨即授任爲大將軍，進升公爵。後來出任澤州刺史，清廉簡約，很得人心。因有病而離職，官民拽着他的馬頭，依依不捨地爲他送行。送出了幾百里也不停。最後在家中去世。兒子伊婁傑承襲父爵。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閤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年少時孤苦卑賤，在隋文帝府中當差。文帝被封爲隋公，提拔他爲參軍事。起初文帝年少時，每次宴會賓客，常叫圓通監理厨事。圓通生性嚴肅，在他身邊的奴婢僕從，都很敬怕他。衹有世子的乳母依仗受寵頗爲輕視他，賓客没送她東西，每次都要請托於人。圓通不答應，她却時不時自己去拿。圓通大爲憤怒，呵叱厨師將她杖責了幾十下，她凄叫的聲音傳遍了整個内室，圓通的身邊屬吏，都爲他擔心。賓客走後，文帝知道此事，召見圓通，并叫他一起就餐，從此對他特别友好，認爲他能擔當大任。

帝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内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决，府中事多决於圓通。入爲司農卿，還刑部尚書，後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勛舊進爵郡公。

文帝任丞相，賜封他爲懷昌男。接着授任帥都督，進封爲新安子，將他視作心腹。圓通力大敏捷，適應於武力拼鬥。周室諸王一向害怕文帝，便伺機圖謀不軌。仰仗圓通的保護，多次得以免遭暗算。文帝爲此對他深爲感激，於是讓他參預政事，授任他爲相國外兵曹，仍舊領左親信。不久授任他爲上儀同。文帝受禪即位，拜任内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封伯爵。歷任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受文帝信任。隋征伐陳國，以行軍總管身份跟從楊素從信州道出擊，因功進升大將軍，改封爲萬安縣公，授任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厚柔弱，衹顧自己喜好的事情，對政事很少决斷，王府中的事情多半由圓通去處理。入任司農卿，升任刑部尚書，後來又出任并州長史。秦孝王因奢侈獲罪，圓通亦因此受牽連被免職。不久，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年間，憑功勛和故交世好進升爲郡公。

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

隋煬帝繼承皇位，授任兵部尚書。煬帝巡視揚州，留圓通鎮守京都。判决將宇文述的田地歸還百姓，宇文述向煬帝訴訟他受賄。煬帝大怒，因此獲罪免官。圓通因憂愁害怕導致發病，去世。追贈爲柱國，封爵全部依舊。

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

兒子李孝常，大業末年，任華陰縣令。武德初年，因接應義軍有功，封爲義安王。

陳茂

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僚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晋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還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

又有陳茂，河東猗氏人。家世貧窮地位低下，爲人樸實正直，恭敬謹慎，在家鄉受到稱贊。文帝爲隋國公時，引進他充任屬官，受到的禮遇與李圓通一樣。每次都叫他典掌家中事務，常常很合乎文帝的旨意。跟從文帝與齊軍大戰於晋州，當時齊軍士氣很旺，文帝將要去挑戰，陳茂在堅决勸説不奏效的情况下，趁機抓住文帝的馬勒。文帝大怒，拔刀砍了他的額頭，流血滿面，但説話的口氣還是没屈服。文帝深受感動，向他表示歉意，對他更是加倍地尊敬。文帝任丞相，委以他心腹之任。文帝受禪即位，授任爲給事黄門侍郎，封爲魏城縣男，常常典掌機密事務。改任益州總管司馬，調任太府卿，進升伯

爵。後來在官任上去世。兒子陳政承襲父爵。

陳政

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游。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并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陳政，字弘道，在文武謀略上有超人的才幹，而且風流瀟灑，擅長音樂，熟習射箭騎馬。小時候被養在宮中，十七歲時，任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看重陳政的才氣，多次與他一起交游。李圓通的兒子李孝常同陳政友好，都與劉居士交往。劉居士伏法處死，陳政和李孝常亦因此受牽連而獲罪，文帝鑒於他們是功臣的兒子，衹將他們打了二百下就赦免了，因此不得調用。煬帝時，陳政歷任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煬帝認爲他有才，所以非常器重。宇文化及作亂時，他任太常卿。後來歸順大唐，任梁州總管，一次遭遇賊寇，被殺害。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官。

榮容貌魁岸，外疏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郭榮，字長榮，自己説是太原人。父親郭徽，在魏國任職，任同州司馬。當時武元皇帝任刺史，因此與隋文帝有故交。郭徽後來任洵州刺史，封爲安城縣公。文帝受禪即位，授任太僕卿，後在官位上去世。

郭榮形貌魁偉，對人開朗大方，但內心隱密，同他交往的人大都很喜歡他。北周大冢宰宇文護視他爲親信。宇文護察知郭榮謹慎誠實，提拔他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國頻頻侵犯邊境，宇文護叫郭榮到汾州去觀察城鎮設置的情況。當時汾州離姚襄鎮很遠，郭榮認爲兩城既孤立又相距甚遠，一旦有情況就必定不能相互救援，所以請求在州鎮之間另外再築一城，以相駕馭，宇文護采納了。不久，齊國將領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兩城，衹有郭榮所築的城池能够自守。宇文護架設浮橋出兵進擊，段孝先從上游放漂大量木筏撞擊浮橋，宇文護叫郭榮督促識水性的士兵下河截獲木筏。因功授任大都督。宇文護又鑒於稽胡多次騷擾邊境，便派郭榮前去安撫。郭榮在上郡和延安構築了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和咸寧等五座城以阻斷稽胡侵犯的主要道路，稽胡因此不能入境騷擾。周武帝執政，授任郭榮爲宣納中士。後來跟從平定齊國，因功封爲平陽縣男，調任司水大夫。

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總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既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内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

郭榮小時候與隋文帝親近狎昵，一次文帝同他坐在月夜下，對郭榮説："我觀測天象，省察人事，周室的氣數已到了盡頭，我要取而代之。"郭榮於是同文帝交往甚密。不久，周宣帝逝世，文帝總領百官，召來郭榮，拍着他的背笑着説："我説的話應驗了嗎?"當即授任他爲相府樂曹參軍。不久以原官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即位，引進爲内史舍人，因是文帝的故交，進封蒲城郡公，授以上儀同大將軍。多次升任後，爲通州刺史。仁壽初年，西南夷僚多數叛亂，下詔授郭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軍討擊，終將夷僚平定。

煬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帝知之大悦，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爲郡。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僚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爲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善。

隋煬帝即位，入朝任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明公正而聞名。後來黔安首領田羅駒據守清江作亂，夷陵各郡的夷人很多都起來響應，朝廷詔令郭榮將他們討平。調任左候衛將軍。跟從煬帝西征吐谷渾，授任爲銀青光禄大夫。遼東戰役，因功進升左光禄大夫。第二年，煬帝又準備出征遼東，郭榮認爲中原已疲敝不堪，軍隊不應該頻頻動用，他把這話告訴煬帝，請求他停止此行。煬帝没有采納。又跟從大軍征討遼東城，郭榮冒着箭石而親自衝鋒陷陣，晝夜不解甲胄。煬帝知道後非常高興，每次都給予慰勞。煬帝後來認爲郭榮年齡已老，想讓他出任郡職。郭榮向煬帝陳述自己不願如此。煬帝對他深表哀憐，授任他爲右候衛大將軍。幾天後，煬帝對百官説："心地的純樸和忠誠能達到郭榮那樣的，一定没有人可相比了。"楊玄感起兵叛亂，煬帝派他立即趕赴太原駐守。第二年，跟從煬帝到柳城，在懷遠鎮去世。煬帝爲此没去上朝，追贈他爲兵部尚書，謚號爲恭。兒子名叫郭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虯，周驃騎大將軍。

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父親龐虯，在北周曾任驃騎大將軍。

龐晃年少時作爲良家子弟被召補任州都督。周文帝代理大都督，統領親信兵，常將他安置在身邊，於是龐晃亦遷徙到了關中。後來升任驃騎將軍，承襲比陽侯。衛王宇文直出領襄州，龐晃以原官隨從。不久，與長湖公元定進擊江南，

軍深入，没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僑賫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

由於孤軍深入，被陳國俘虜。過了幾年，衛王宇文直派遣龐晃的弟弟車騎將軍元僑携帶八百匹絹前去贖龐晃，於是得以回國。授任爲上儀同，又奉事衛王。

時隋文帝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宇内，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

當時隋文帝出任隨州刺史，路過襄陽，衛王派龐晃到文帝那裏。龐晃知道文帝非同常人，便注意加深結交。文帝離隨州回京城，龐晃在襄邑迎接。文帝非常歡快，和龐晃一起就餐，龐晃趁機對文帝説："公相貌非同一般，圖籙有公的名字，登上帝王寶座那天，希望不要相忘。"文帝笑着説："爲什麽亂説話呢？"不一會兒，有一雄鷄在庭院高鳴，文帝叫龐晃射它，説："射中就有賞賜。等到我富貴那天，你就拿它來作爲驗證。"文帝受禪即位，跟龐晃説到此事，龐晃再拜説："陛下統治天下，還記得過去説的話。"文帝笑着説："公這話怎麽能忘記呢？"不久，加授龐晃上開府，授任右衛將軍，進升公爵。河間王楊弘進擊突厥，龐晃任行軍總管隨軍到馬邑，繞道出賀蘭山，進攻突厥，將其打敗，斬殺首級千餘。

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還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

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龐晃生性剛毅勇猛。當時廣平王楊雄執掌大權，勢傾朝廷，龐晃每次都侮辱他。一次龐晃在軍中卧睡，看見楊雄來了不起來，楊雄極爲憎恨他。龐晃又與高熲産生隔閡。兩人多次誣陷龐晃，因此在宿衛幹了十多年，官職没有進升。出任懷州刺史，調任原州總管。後來在官所去世。文帝爲此停止上朝，謚號爲敬。

兒子龐長壽，頗爲出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

李安，字玄德，是隴西狄道人。父親李蔚，在北周供職，歷任相、燕、恒三州刺史，封爲襄武縣公。

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爲内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

李安姿容美好，擅長騎射。天和年間，承襲襄武公，授任儀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任丞相，引用他爲身邊屬官，升任職方中大夫。又授任李安的弟弟李哲爲儀同。李安的叔父梁州刺史李璋當時在京城，同周室趙王謀害文帝，誘説李哲作内應。李哲對李安説："隱而不告就是不忠，告發又顯得不義，失去忠與義，拿什麽去使

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黄臺縣男。

自己立身處世？"李安説："丞相，就如同父親，怎麽可以背叛呢？"於是私下告訴了文帝。趙王等人伏法處斬後，文帝將要給他加官賞賜，李安叩首説："怎麽可以用叔父的性命來求取官職和賞賜呢？"於是便伏身痛哭起來，好不悲傷。文帝看了不免起了憐憫之心，便説："我替你特地保全李璋的兒子。"於是叫官吏在治李璋罪時衹限他本人，文帝亦替李安隱瞞那事不説。不久，授任李安爲開府，進封趙郡公，授任李哲爲上儀同，賜封爲黄臺縣男。

文帝即位，歷内史侍郎、尚書左丞、黄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内職，帝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十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别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璋，始自襁褓，乳養宫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

文帝即位後，歷任内史侍郎、尚書左丞、黄門侍郎。平定陳國戰役，任楊素的司馬，仍舊領行軍總管，率領蜀地兵馬順長江東下。當時陳國人在白沙屯守。李安對諸將説："水戰不是北方人的長處。如今陳國人據守險要地方停泊船艦，一定輕視我没有防備。如果趁夜進襲，賊軍就可以打敗。"李安率衆先擊，大破陳軍。文帝下詔給予慰勞勉勵，并進升爲上大將軍、郢州刺史。改任鄧州刺史。李安請求在朝廷内任職，文帝難違他的心意，授任他爲左領左右將軍。接着又調任右領軍大將軍。授任李哲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兩人都典掌禁衛，受到的恩禮極重。開皇十八年，突厥侵犯邊境，任命李安爲行軍總管，跟從楊素進擊。李安另率軍從長川出擊，恰巧遇上突厥渡黄河，李安率軍攻擊，大敗突厥軍。仁壽元年，李安出任寧州刺史，李哲任衛州刺史。李安的兒子李瓊、李哲的兒子李璋，從嬰兒期開始，一直在宫中乳養，到現在已有八九歲了，於是便叫他們回家。可見文帝對他們是如此的親近和關心。

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

文帝一次談及他任丞相時的事，因哀憐李安兄弟滅親報國，於是下詔説："先王設立教化，强調用義斷恩，割棄親人情愛，盡心奉事人君，目的在於弘揚大節，設身處地爲國家着想。過去朕登位之初，王業剛建立基礎，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他叔父李璋暗地結集黨羽，包藏禍心。李安和弟弟李哲深知逆順，顯露赤丹忠心，使凶謀敗露，罪人得懲。朕每次念及忠誠節操，對他們贊美不已。衹是因事情涉及他的親人，仍還有疑

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并立，况復叔侄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録舊勛，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十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

惑，想讓李安等人正直的名聲與教化，有自行安置的地方而不受非議。朕常常因此而審思，於是致使此事沉淹多年。如今重新詳細考證聖典，追求往事，父子間的天性，忠孝尚且不能同時并立，何況又是叔侄間那種輕恩呢？情與禮本來就有差等。忘私爲國，深得正理。應該記録舊勛，重新光大這一賞賜命令。”於是授任李安、李哲爲柱國，賞賜縑每人五十匹、馬一百匹、羊一千隻。任命李哲爲備身將軍，進封爲順陽郡公。李安對他的親族説：“雖然家族獲得保全，但叔父遭到禍殃，如今奉持此詔，真是悲愧交集。”於是悲嘆不已。因他本來患有水病，於是病情加重，不愈而終。謚號爲懷。兒子李瓊承襲父爵。小兒子李孝恭，最爲知名。

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李哲在煬帝時任工部尚書，後來因事獲罪，被削除名籍，發配嶺南，中途去世。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

楊尚希，弘農人。祖父楊真，在魏國曾任天水太守。父親楊承賓，歷任商、直、淅三州刺史。

尚希齠亂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

尚希童年喪父，十一歲時，辭別母親前去長安求學。范陽人盧辯看見尚希，認爲他非同一般，叫他進入太學。在太學，尚希勤學不倦，同輩人都很推崇佩服他。周文帝一次親臨釋奠禮，尚希當時已十八歲，周文帝叫他講解《孝經》，詞意耐人尋味。文帝聽後很驚奇，賜姓普六茹氏，提拔爲國子博士，多次改任舍人上士。明帝、武帝時，歷任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封爲高都侯，任東京司憲中大夫。奉詔安撫存恤山東、河北，行至相州，宣帝逝世，與相州總管尉遲迥在賓館爲宣帝發喪。尚希出賓館對自己的隨從説：“蜀公哭聲不悲哀，眼神不安，可能將有其他計謀。我們不離開，恐怕將有禍難及身。”於是當夜逃去。天一亮，尉遲迥纔發覺，便叫幾十個騎兵追趕，没追上，於是尚希一行回到京城。隋文帝認爲尚希在宗室中有名望，又離開尉遲迥而來，所以待他甚厚。尉遲迥屯兵武陟時，文帝派尚希率領家丁親兵三千人鎮守潼關。不久，授任司會中大夫。

文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禄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

隋文帝受禪即位，授任度支尚書，進升公爵。一年後，出任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尚希看見當時天下州郡過多，上表認爲"如今郡縣比古代多幾倍，有的方圓不到百里地，設置幾縣，有的户數不滿一千，二郡分領。官員的數目多，資費一日比一日多，再加上吏卒又是官員的倍數，租調税收一年比一年減少。而清廉能幹的好官吏，百人中没有一個，每次動用必須有數萬之人，拿什麼去充任呢？可謂是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如今要保存重要的去掉閑置的，將小的合并成大的，那麽國家就不會虧缺粟帛，選用將吏就容易得到賢才"。文帝看後很贊賞，於是便罷除天下諸郡。後來歷任瀛州刺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授任上儀同。

尚希性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爲："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堤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

尚希敦厚純樸，加上學業精通，擁有非常美好的聲望，受到朝廷的重視。文帝當時每天早晨上朝，到下午還不退朝，尚希進諫認爲："陛下應該總領要點，責成宰相去負責，繁碎的事務，不是適合皇上所親自去處理的。"文帝很高興地説："公是愛護我啊！"尚希脚有病，便對他説："蒲州産美酒，足以讓你好好養病，委屈公到那裹去。"於是授任尚希爲蒲州刺史，仍舊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蒲州，有很好的政績，重新引瀵水，修築堤防，開墾稻田幾千頃，當地百姓深受其益。後來在官位上去世，謚號爲平。

子旻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兒子楊旻承襲父爵，後來被封爲丹水縣公，官至安定郡丞。

張煚　張羡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羡，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禄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羡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縣人。父親張羡，年少時好學習，在許多方面都通曉涉獵，在魏國供職，被授任蕩難將軍。跟從周武帝進入關中，多次升任後官至銀青光禄大夫。周文引進授任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任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封虞鄉縣公。再次入任司成中大夫，典掌國史。周代公卿，多是武將，衹有張羡憑藉清白之業得以通達，極受當時人們的器重。後來因年老退休。隋文帝受禪即位，欽佩他的聲望，派人持書徵召。當見到文帝時，文帝叫他不要跪拜，扶着手杖上朝，文帝走

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

下御座拉着他的手，和他同坐宴飲，兩人邊飲邊談了很久，文帝還賜給他几杖。正逢遷都到龍首，張羨上表規勸文帝節儉，文帝特意下詔答覆他。死後，追贈爲滄州刺史，謚號爲定。他所撰述的對《老子》、《莊子》的解説，取名爲《道言》，共五十二篇。

煚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録，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煚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毁骨立。未期，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户部尚書。晋王廣爲揚州總管，授煚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

張煚勤奮好學，有父親的遺風。在魏國供職，任員外侍郎。周文引進授任外兵曹。明帝、武帝時，任冢宰司録，賜封爲北平縣子。周宣帝時，加授儀同，進升伯爵。隋文帝任丞相時，張煚與他結交甚密。文帝認爲他有才幹，對他很親近。文帝受禪即位，拜任尚書右丞，進升侯爵。接着又調任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父親去世，離職回家，由於哀毁過度，致使骨瘦如柴。喪期還没結束，授任爲儀同三司，承襲虞鄉縣公。歷任太府卿、户部尚書。晋王楊廣任揚州總管，授任張煚爲司馬，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煚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晋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晋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晋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悦服，稱爲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

張煚性格温和仁厚，有才識氣度，在當時有很高的聲譽。後來拜任冀州刺史，晋王楊廣多次上表請他，重任晋王府的長史，檢校蔣州事。晋王立爲皇太子，又任冀州刺史，位至上開府，吏民很誠服他，稱他爲良二千石。後在官位上去世。兒子張慧寶，做到絳郡丞。

劉仁恩

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吕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期并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開皇年間，有一個叫劉仁恩的人，政績名列天下第一，提拔爲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身份跟從楊素征伐陳國，和楊素在荆門大破陳將吕仲肅，在計議功勞中，劉仁恩功多，授任上大將軍，在當時有極高聲譽。馮翊人郭均和上黨人馮世期都很聰明且有才幹，相繼任兵部尚書。這三個人在當世都有顯赫的名聲，然而他們的具體事迹闕失，歷史不能知道。

蘇孝慈　蘇沙羅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兖州刺史。

蘇孝慈，扶風人。父親蘇武，在北周曾任兖州刺史。

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

孝慈少年時深沉謹慎，有氣度有才幹，儀容美好。在周國供職，做到工部中大夫，封爲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即位，進升爲安平郡公，拜任太府卿。當時國家初創，徵調天下工匠，按技藝

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陜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决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户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

分工十分精細的各類工匠全部聚集在一起。孝慈總領此事，當時都認爲他很有才能。歷任兵部尚書，受到愈來愈親近的待遇。當時皇太子楊勇頗爲知曉時政，文帝想提高東宫屬官的聲望，叫很多大臣到東宫兼職，授任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兵部尚書一職不變。朝廷在陜州設置調節糧價的糧倉，爲京城轉輸糧食，因爲渭水多沙，河道有的深有的淺，於是從渭水開鑿水渠連接黄河，叫孝慈督促這一工程。渠道修成，文帝很贊賞，又叫他領太子左衛率，還代理工部、户部二部尚書，當時人都稱贊他精幹能辦事。進升爲大將軍，改任工部尚書，其他職位如故。

先是，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争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并納焉。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宫，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

在此之前，因爲供給百官俸禄的資費不足，臺省府寺都設置放債收息的官錢，靠收取利息來補給不足。孝慈認爲官吏與百姓争利，不利於教化的興起，上表請求給公卿以下的官員等差不一的職田，文帝一一采納。文帝將要廢黜太子，害怕孝慈留在東宫，便讓他出任淅州刺史。太子因爲孝慈離去，在言辭和臉色上都有表露。調任洪州總管，都有好的政績。後來桂林的山越人相聚作亂，朝廷詔令孝慈爲行軍總管，率兵將他們平定。後在官位上去世。兒子是蘇會昌。

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

孝慈的兄長蘇順，在北周曾任眉州刺史。

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于家。子康嗣。

兒子蘇沙羅，字子粹。在北周供職，因打敗尉遲迥有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封爲通泰縣公。開皇年間，歷任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跟從史萬歲進擊西爨，進升大將軍。不久，檢校益州總管長史。蜀王楊秀被廢黜時，沙羅受牽連獲罪被削除名籍。後在家裏去世。兒子蘇康承襲父爵。

元壽　元敏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凉州刺史。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祖父元敦，在魏國曾任侍中，封爲邵陵王。父親元寶，北周時任凉州刺史。

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毁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

元壽年少喪父，生性仁孝，九歲父親死時，因哀傷過度，毁損得骨瘦如柴，宗族鄉鄰都感到驚異。奉事母親，以孝道而聞名。長大以後，爲人大方正直，對文史典籍頗有涉獵。北周武成初年，封爲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爲儀隴縣

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强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

侯，授任儀同三司。隋開皇初年，朝廷商議征伐陳國，因爲元壽有思辯能力，被派到淮浦監督建造船艦，以精明强幹而被人贊美。多次升任後，官至尚書左丞。

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并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默，謹以狀聞。"上嘉納之。

文帝一次到園林觀看射箭，文武百官一齊隨從。開府蕭摩訶妻子病重將死，上奏請求派兒子到江南去收受他的家産，御史看見却没有告發。元壽上奏彈劾御史説："御史的職責在於負責糾舉檢察，正當的懲處不提出，誰還寄望法令？本月五日，陛下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參與朝拜行列，觀看盛禮，上奏説請求派他兒子世略暫且前往江南重新收受家産。他的妻子安氏病重，彌留已有幾日，安氏如果去世，世略此行就不合乎常道。我私下認爲，人倫之中，夫妻情義較重，追求情愛的道理，連烏鳥都知道不要欠缺。摩訶衹想着遠方的資財，忘却了自己妻子的情誼，一語説出，名教立即喪盡。然而兼殿内侍御史韓徵之等人親自聽見，竟然不加彈劾糾舉。如果知道違禮而不糾舉，那就涉及偏袒放縱；如果不認爲違禮，難道不是涉及到他們的法理修養嗎？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劉行本，損害法體，怎麽能逃脱罪責呢？臣錯誤地接受朝廷的委托，愧居左丞，容不得沉默，恭敬地把這事情上奏。"文帝對他深表贊賞，并采納了他的提議。

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内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禄大夫，謚曰景。

後來授任太常少卿，出任基州刺史，有公正廉明的美稱。入朝任太府少卿，進升開府。隋煬帝即位，漢王楊諒謀反，任命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元壽爲長史，率兵征討。楊諒謀反平定後，因功授以大將軍，調任太府卿。大業四年，授任内史令，跟從煬帝西討吐谷渾，元壽率軍屯駐金山，將軍隊布防在東西三百多里的範圍内來圍困吐谷渾的君主。回朝後，授任右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兼任左翊衛將軍。跟從大軍征討遼東，在中途去世。煬帝哭得很傷心，追贈爲尚書右僕射、光禄大夫，謚號爲景。

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内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

兒子元敏，頗有才幹，擅長辯説，但爲人輕浮多詐。元壽死後，煬帝出於對他的思念，提拔元敏留任内史舍人職事。交結博戲之徒，多次泄

敏創其謀，僞授内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露官署秘密。宇文化及謀反，元敏率先參與陰謀，接受僞職任内史侍郎，被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逾。晋、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并見嚴憚，莫敢爲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弢宇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疏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煚、蘇孝慈咸稱貞幹，并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爲優矣。

論曰：二趙明習前朝典章，爲當世人們一致推崇，但自居任尚書以後，便再没聽到有什麽特殊政績了。所以可知人的才識，各有一定的限度，大小有别，不可相越。晋、蜀二王，是文帝寵愛的兒子，獨攬權威，不遵法度。王韶、元巖在任他們的相國時，都以嚴正令二王恐懼，不敢胡作非爲，正直之風，足可值得贊美。宇文弢氣量宏遠，聲望所歸，然而説話不縝密，以致家毁人亡，可惜啊！伊婁謙志向才識弘深，不念及舊惡，請求赦免高遵的罪過，有君子風度。李圓通、郭榮、龐晃等人，有的是在籌治國家中施展才力，有的是在文帝未即位時開始與文帝結交，他們之所以高官厚禄，恩寵隆厚，難道是枉然的？李安雖然滅親，但在道義上已有疏失了。楊尚希聲望隆重，張煚和蘇孝慈都可稱是國家賢才，一同在開皇初年被提拔重用，大概亦是當時的人選。元壽彈劾劉行本，有意保存名教。然而評定他的功勞和伐閲，就不足説及，死後追贈尚書，確實是很優待了。

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衛玄　劉權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

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内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録前後勛，將拜柱國，以讒毁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

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爲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還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勛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還蘭州總管，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祖父段壽，曾任魏滄州刺史。父親段威，歷任北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

文振年少時力氣很大，膽略才智過人，洞察通曉人間世情。起初任北周冢宰宇文護的親信，宇文護知道他有氣量、才幹，提拔爲中外府兵曹。後來跟從周武帝進攻在晉州的北齊海昌王尉相貴，海昌王的副將侯子欽和崔景嵩作内應，文振操槊和崔仲方等幾十人率先登城。文振隨從景嵩到相貴的住所，拔出佩刀相威逼，相貴不敢動，城於是被攻下。進攻并州，文振攻開東門入城，齊國安德王延宗因恐懼出城投降。按其前後功勞，準備授他柱國，因讒言詆毁受到責備，於是授上儀同，賜封爲襄國縣公。接着攻取鄴都，又賞賜綺羅二千段。後來跟從滕王宇文逌擊敗稽胡，還以天官都上士的身份跟從韋孝寬經營淮南。

不久，尉遲迥起兵作亂，當時文振的老母和妻兒都在鄴城，尉遲迥派人誘説他，文振不予理睬。隋文帝引進他爲丞相掾。司馬消難奔逃陳國，文帝令文振安撫淮南，回朝後升任衛尉少卿，兼任内史侍郎。不久，以行軍長史身份跟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授上開府，調任鴻臚卿。衛王楊爽率軍北征突厥，任命文振爲長史，因勛簿情况不屬實而獲罪免官。後來任石、河二州刺史，在當地很有聲威和恩惠。調任蘭州總管，改

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别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後平越巂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

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禄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

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并弗納。

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爲："遼東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

封爲龍崗縣公。突厥侵犯邊塞，以行軍總管身份將突厥擊敗，追逐到達居延塞。

開皇九年，隋大舉伐陳，文振任元帥秦王的司馬，另領行軍總管。江南平定，授任揚州總管司馬，改任并州總管司馬。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後來任雲州總管，調任太僕卿。開皇十九年，突厥進犯邊塞，文振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在沃野大敗達頭可汗。文振原先與王世積有交情。起初，文振率軍北征，王世積贈送他駱駝和馬。北征回來，王世積因罪被處斬，文振因與他交往而受牽連，北征之功於是不加記録。後來平定越巂的叛蠻，賞賜他奴婢二百人。仁壽初年，嘉州的獠人反叛，文振以行軍總管身份進討。領軍於山谷間，受到獠賊襲擊，於是大敗。文振重新收集散亡士兵，竟然擊敗了叛賊。文振性格一向剛毅，不肯服人。起初，大軍駐扎益州，謁見蜀王楊秀，舉止頗不禮貌，楊秀頗爲生氣。如今楊秀趁機上奏説文振軍隊大敗之事。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隔閡，亦趁機誣陷他，因此被削除名籍。楊秀被廢黜，文振上表爲自己申訴，文帝用好話勸解，任命爲大將軍、靈州總管。

隋煬帝即位後，任兵部尚書，煬帝對他極重視。跟從煬帝西征吐谷渾，文振率兵屯駐雪山，營寨相連三百多里，東接楊義臣，西面連接張壽，一起將吐谷渾主帥圍在覆袁川。因功進升右光禄大夫。煬帝到江都，任命文振行江都郡事。

文振見文帝允許突厥啓人可汗居住塞内，并將公主嫁給他，賞賜不斷，到大業初年，對他們的恩遇更爲隆厚，擔心他們將是國家的一大禍患。於是上表請求在規定的時期内叫他們遷出塞外，然後設立烽燧，沿邊鎮防，務必在這方面嚴肅、莊重，這是保全國家萬世的長久之策。當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軍隊事務，文振知道斛斯政陰險刻薄，不可將機要之事委托給他，所以多次向煬帝説起。煬帝都没采納。

隋征討遼東，任命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從南蘇道出擊。在軍中病危，便上表稱："遼東小醜，不肯屈服嚴刑。但是夷狄很狡詐，必須嚴加

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脱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强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决，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嘆久之，贈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

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

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提防，他們嘴上説降附，内心實際懷有背叛，詭計多端，不得輕易接受。雨季剛剛開始，不可久留，希望嚴令諸軍火速進發，那麽，平壤這座孤城必能攻克。如果他們的京城被攻克，其他各城自然不攻自破。如不及時定奪，一旦遇上連綿秋雨，那就十分困難了，那時軍中無糧，强敵在前，靺鞨在後，遲疑不决，不是上策。”死於軍中。煬帝看了奏表，悲嘆很久，追贈爲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封爲北平公，謚號爲襄。

長子段詮，官至武牙郎將。次子段綸，年少時以俠腸義氣聞名。

文振弟弟文操，大業年間，任武賁郎將，生性極爲剛毅嚴肅。煬帝叫他督領秘書省學士。當時學士比較儒雅，文操動輒用鞭抽打他們，前後被打的達千人之多，當時人議論他時都很鄙棄他。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

來護兒，字崇善，本來是南陽新野人，是漢代中郎將來歙的第十八世孫。曾祖父來成，在魏國被封爲新野縣侯，後來歸順梁國，遷居到廣陵，并在那裏安家。最後的官職是六合縣令。祖父來嶷，歷任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爲長寧縣侯。父親來法敏，在陳國供職，死時是海陵縣令。

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吴氏。吴氏提携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嘆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

護兒還不記事便成了孤兒，後被伯母吴氏撫養。吴氏對他關懷教育，給予他許多慈母般的訓誨。年紀雖小，但聰明出衆，初次讀《詩》，讀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和“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時，便放下書感嘆地説：“大丈夫在世應當如此，一定爲國家消滅賊寇以求取功名，怎麽能專門從事筆硯一類的事呢？”周圍的人對他的話感到驚奇，并感嘆他志向的宏大。長大以後，雄才大略超群，志向氣量非常人所及。廣泛涉獵典籍，不喜歡章句之學。

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吴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

侯景作亂之初，護兒伯父被同鄉陶武子殺害，吴氏常常流着眼淚對護兒説起此事。武子宗族有幾百家，并大力培植親信。護兒常想復仇，趁武子舉行婚禮，便糾集數人，直接進入他家，拉住武子將他殺了，在場的賓客都不敢動。他提着武子的頭跑到伯父墓前祭奠，因此潛伏了一年

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并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

多。遇到周國軍隊平定淮南纔回到家鄉。他所住的白土村，地處邊界，經常見到軍隊，護兒常常想建功立業。開皇初年，宇文忻、賀若弼等人鎮守廣陵，都對他禮遇很重。任命他爲大都督，統領本鄉的士兵。因擊破陳將曾永有功，授儀同三司。平定陳國戰役，護兒立有戰功，進升上開府，賞賜縑帛一千段。

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噪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鋭，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户，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還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

開皇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叛，任命他爲總管統兵隨楊素進討。賊兵據浙江沿岸設營，周圍一百多里，船艦布滿江面，擊鼓呼叫而進。護兒對楊素說："吴人行動迅速，得益於舟楫。敵人是亡命之徒，很難與他們抗衡。你可嚴陣以待，不要與他們交鋒，請給我士兵數千，暗中渡江，攻占他們的堡壘，使他們没有退路，進不得戰，這就是韓信破趙的計策。"楊素認爲有理。於是護兒用小船數百隻，直接登上江岸，攻破了賊軍的寨營，并趁機放火，火光衝天。賊軍看到火光深感恐懼，楊素趁機出動，一下就將賊軍擊敗。高智慧準備逃向大海，護兒率軍追到閩中，其餘黨羽都被平定。因此升大將軍，授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户，賞賜縑物二千段、奴婢一百人。護兒對那新降的人威恩并用。朝廷慰勞的詔書連續不斷。當時高智慧的餘黨盛道延擁兵作亂，護兒又將他討平。調任建州總管。還與蒲山公李寬討平在黟縣、歙縣的逆黨汪文進，進升柱國，封爲永寧郡公。文帝贊美他功勞卓著，叫畫工繪其像進呈。開皇十八年，下詔讓他入朝，賞賜他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他的長子來楷任千牛備身，叫護兒還歸任所。

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

仁壽初年，調任瀛州刺史，以善政聞名，多次受到文帝的勉勵。煬帝即位，被徵入朝，當地百姓拽住他的車戀戀不捨，以致幾天不能出境，到朝廷上書挽留的前後有幾百人。煬帝對他說："過去國家没有安定時，卿是名將，如今天下無事，又是良二千石，可以說是兼得其美啊！"升任他爲右驍衛大將軍，不久調任左驍衛大將軍。

柱國爲光禄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游，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并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

又改上柱國爲光禄大夫，調任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受到的禮遇極爲隆厚，朝臣中没人可比。大業六年，煬帝到江都，對護兒説："衣錦還鄉，這是古人所看重的，卿今天就是這樣。"於是賞賜他縑二千段以及牛和酒，叫他謁拜先人的墳墓，宴會同鄉父老。又叫三品以上的官員一齊到他的住宅，暢飲一整天，朝野上下非常羡慕他。

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内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絶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

隋煬帝征討遼東，任命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領樓船直指滄海。從浿水進入，與平壤相距六十里。高麗主高元調集境内所有兵馬前來抵禦護兒，布列陣營達幾十里。隋軍諸將都很害怕，護兒笑着對副將周法尚和軍吏説："我本以爲他們會堅壁清野以待王師，哪知他們今天自己前來送死，應當先消滅他們而後吃早餐。"高元的弟弟高建驍捷勇猛無比，率領幾百人的敢死隊前來招引隋軍。護兒叫武賁郎將費青奴以及他的第六個兒子左千牛來整驅馬前去，斬了高建的首級，於是督軍追擊，直到平壤城下，俘虜、斬殺敵人不可勝計，并趁勝攻破了外城，護兒在城外安寨扎營，以等待其他各路軍隊的到來。高麗人白天閉着城門，不敢出來。恰巧宇文述等人的軍隊都遭到失敗，於是祇好回師。因功賞賜縑物五千段，任命他的第五個兒子來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并將他原先的封爵襄陽公轉賜封他的兒子來整。

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悦，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

第二年，又從滄海道進擊，軍隊行到東萊時，遇到楊玄感謀反，進攻洛陽。護兒聽説後，召集裨將周法尚等人商議回師討逆。周法尚等人都認爲現在還没有朝廷詔令，不宜擅自回去，護兒再三堅持，他們都没聽從。護兒嚴厲地説："洛陽被圍是心腹之患。高麗違命不遵，則好比身上的疥癬之疾。國家的事情，知無不爲，此事由我專斷，與你們無關。再有阻止此事的，將以軍法處置。"當天回師，同時叫兒子來弘和來整急馳驛傳報告朝廷。煬帝見到來弘等人極爲高興，説："你父親自作主張以赴國難，是忠臣啊！"授來弘爲通議大夫，來整爲公路府鷹揚郎將，於是下詔對護兒説："公回師那天，亦是朕

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黄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

詔令公的那一天，君臣意合，真如符契之相合。鏟除這個元凶，日期已不是很遠，題名於太常旗上，不是公會是誰！”於是護兒與宇文述大破楊玄感於閿鄉，斬殺了玄感，平定了叛亂。回朝，升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縑物五千段、黄金一千兩、奴婢一百人，追贈他的父親來法敏爲東陽郡太守和永寧縣公。

十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争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决，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雁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并固諫，乃止。

大業十年，來護兒再次率軍渡海出征遼東，攻陷高麗、奢卑等兩城。高麗調集全國兵力前來交戰，護兒大勝。接着將進軍平壤，高元感到驚恐，派人押叛臣斛斯政到遼東城下請降。煬帝答應了請降的要求，詔令護兒退兵。護兒集合各路軍隊對他們説：“三次出兵，不能平賊。這次回去，不能再來。如今高麗困乏，糧草殆盡，憑我們的努力，要不了幾天就可將它消滅。我想進軍直接圍攻平壤，擒獲他們的君主，戰勝後帶着俘虜和戰利品回朝。”於是上奏章請求前進，不肯退兵。長史崔君肅堅决相争，認爲不可取。護兒説：“賊敗亡之勢已定。我統兵在外，凡事應該自行决定，我寧可擒得高元回朝受責罰，而不願放棄這一成功。”崔君肅告誡大家説：“如果服從元帥，則違抗詔書，我必定會奏聞朝廷。”諸將恐懼，便一同規勸護兒回師，於是纔開始受詔。當煬帝在雁門被突厥圍困時，煬帝準備挑選精鋭騎兵突圍而出，護兒和樊子蓋兩人堅决勸諫，於是作罷。

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户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群盗，往往聚結，車駕游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

大業十二年，煬帝出游江都，護兒進諫説：“自先王受命以來，將近四十年，輕徭薄賦，户口增加。陛下認爲高麗抗逆王命，稍興征討，百姓鄙陋無知，容易産生怨嘆，在外爲盗的人，經常聚結在一起，陛下駕車巡游，我深深擔心不適宜。我希望陛下暫留在洛陽休息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叫將帥率軍進討，掃清各路盗賊，上承受聖明謀略，指日便可剿滅。陛下如今去江都，是臣的家鄉，臣受恩深重，不敢衹爲自己。”煬帝聽後，變色而起，幾天都没讓護兒晋見。稍後怒氣緩解，纔叫人引進，對護兒説：“公意既然如此，朕還有什麽指望呢?”護兒於是不敢説話。不久，取代宇文述任左翊衛大將軍。

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

當宇文化及謀叛時，對護兒深爲忌恨。那天早晨將去上朝，被叛賊捉拿。護兒説："陛下現在哪裏？"旁邊的人説："如今被拘捕了。"護兒嘆息説："我爲大臣，擔負國家重任，不能肅清凶逆，以致使王室落到此地步，讓我抱恨黄泉，如此還有什麽可説的呢？"於是被殺害。

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産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

護兒重信用，講交情，淡泊財利，不經營産業。至於出征用兵，謀計特多，每次閲覽兵書，説："這難道也是異人的想法？"善於安撫士兵，處分嚴明，所以士兵都願爲他效力。

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盗，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并遇禍，子侄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兒子共十二人，來楷任通議大夫，來弘任金紫光禄大夫，來整任左光禄大夫。來整尤爲驍勇，善於安撫控御，征討群盗，所向披靡。諸賊有歌謡説："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衹怕榮公第六郎。"到這時，他們一同被害，兒子、侄子被殺的有十人，衹有較小的兩個兒子來恒和來濟幸免於難。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祖父樊道則，在梁國任越州刺史。父親樊儒，侯景作亂時逃奔齊國，曾任仁州刺史。

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

子蓋在齊國供職，曾任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爲富陽侯。周武帝平定齊國，授命爲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即位，以儀同三司的身份統領鄉兵，後來任樅陽太守。隋平定陳國，因功升授上開府，改封爲上蔡縣伯，歷任辰、嵩、齊三州刺史，改任循州總管，允許他隨機處事。開皇十八年，入朝，上奏嶺南地圖，賞賜他良馬及其他東西，增加到統領四州，叫他回到任職的地方，派光禄少卿柳謇之在灞上爲他餞行。

煬帝即位，轉凉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禄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隋煬帝即位，改任凉州刺史，改授他爲銀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於治理而聞名。大業三年，入朝，升授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五年，煬帝駕車西巡，準備去吐谷渾。子蓋認爲那裏瘴氣多，向煬帝進獻青木香，以抗禦霧露。煬帝回朝，對他説："人們説你清廉，是不是這樣？"子蓋感謝説："臣哪裏稱得上清廉，衹不過是謹慎

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禄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宫，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綉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户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禄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

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栗，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鋭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禄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

不敢納賄罷了。”并賞賜他美味食品一百多斛，升授右光禄大夫。子蓋説：“希望能在朝奉君。”煬帝説：“公侍奉朕，衹朕一人而已，將西方委托給公，那麽就與萬人匹敵，應該知道朕這心思。”大業六年，煬帝到隴川宫避暑，又説想到河西巡視。子蓋一心盼望着皇帝的車馬，希望煬帝能巡視他所在的郡境。煬帝知道後，下詔給予慰勞。這年，到江都宫朝見，煬帝對他説：“富貴不回故鄉，真可謂是穿着華麗的衣服夜裏行走。”於是下詔在廬江郡設置三千人的聚會，賞賜米麥六千石，派他拜謁父祖墳墓，宴會家鄉父老，當時人們都以他爲榮耀。回來後升任户部尚書。當時處羅可汗和高昌王前來通好，又任命子蓋爲檢校武威太守，接應兩位蕃主。遼東戰役，攝左武衛將軍，從長岑道出擊。後來因宿衛而没有成行。加授左光禄大夫。那年，煬帝回東都，叫子蓋在涿郡留守。

大業九年，煬帝又巡視遼東，命令子蓋留守東都。恰遇到楊玄感起兵作亂，并率叛軍逼進東都，子蓋派河南贊務裴弘策迎擊叛軍，反而被叛軍打敗，於是斬了弘策示衆。國子祭酒楊汪稍不恭敬，子蓋又將要把他斬首。楊汪下拜謝罪，叩首流出了血，過了很久纔將他免罪。於是三軍將士没有誰不害怕他，將吏見他都不敢抬頭。楊玄感每次都是集聚全部精鋭前來攻城，子蓋設防從容不迫，致使叛軍每次進攻往往被子蓋挫敗。恰巧遇到來護兒等人率軍前來救援，玄感纔解圍而逃。在此役中，子蓋共誅殺了數萬人。接着檢校河南内史。煬帝巡行到高陽，子蓋追到皇帝所在地，煬帝對他加以慰勞，將他比作蕭何和寇恂，并加授光禄大夫，封爲建安侯，賜給女樂五十人。煬帝對他説：“朕派越王留守東都，讓别人看到皇族堅如磐石，國家大事，自始至終委托於公。爲慎重起見，凡出行要有甲士五百人防護，這是勇夫重於防身之意。對那些圖謀不軌的無賴，可即行鏟除，凡是需要實行的，不要煩勞公親自出面。現在替公另作玉麟符，以取代銅獸。”又指着越王、代王兩人説：“如今就將二孫委托給公和衛文昇了。應該選納正直善良、老成有

德、品行端正的人教授他們。”於是賜給他良田、宅第。

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大業十年，煬帝回到東都，煬帝對子蓋說：“玄感的謀反，是神明以此顯示公的赤心。分封進爵，應該有好的決策。”當天進升爲濟公，以示其功濟天下，衹爲他特立此名，并没有這個郡國。後來同蘇威、宇文述在積翠池陪宴，煬帝親自以金杯給子蓋祝酒，說：“妙計良謀，都須由公而出，現以此杯賜公，作爲長壽的吉兆。”

十一年，從駕至雁門，爲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勛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勛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大業十一年，跟從煬帝到雁門，被突厥包圍。煬帝想挑選精鋭騎兵突圍出去，子蓋和來護勸諫，子蓋哭着說：“希望暫且停止征討遼東，以安慰民心。聖上親自出來撫慰，提高他們的功勛等級，那麽人心自然振奮，圍困就不足憂慮。”煬帝采納了。後來援軍趕到，突厥纔退去。納言蘇威追議説勛格太重，應當斟酌。子蓋堅持認爲不應當失信。煬帝說：“公是想收買人心嗎?”子蓋沉默不敢回答。

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盗。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雁門之耻。”帝聞之嘆息，令百官就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跟從煬帝回到東都。當時絳郡的賊首敬槃陀和柴保昌等人擁兵數萬，汾州、晋州吏民深受其害，煬帝下詔叫子蓋進討。當時兩地百姓富足，子蓋不分好壞，將汾水以北的村塢全部焚毁。百姓大爲驚恐，相繼做了盗賊。對那些前來自首的，不論老少一概活埋。雖然擁兵數萬，但過了一年時間還是不能擊敗賊寇，於是下詔令他回朝。不久，又率兵進擊宜陽的賊寇，因病作罷，死於東京。煬帝爲此傷悲很久，面對黄門侍郎裴矩說：“子蓋臨終説了什麽?”裴矩說：“子蓋病重的時候，深爲雁門之耻抱憾。”煬帝聽後很感嘆，叫文武百官前去祭吊，追贈子蓋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景。送葬的達一萬多人。武威的吏民聽到他死，没有不哀痛的，并爲他立碑以頌揚他的德行。

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子蓋并没有非常的權變謀略，在統兵征戰中比較穩重，還没有失敗過，爲官明察，屬下不敢相欺。爲人嚴酷缺少恩惠，殺人很多，臨終之時，看見斷頭鬼紛紛前來，成爲向他索命的厲鬼。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

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吴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鬥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嘆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

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州司馬吴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

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父親周法暠，在梁國供職，官至南康內史，封爲臨蒸縣侯。

羅睺十五歲時，擅長騎馬射箭，喜好豢養鷹狗，負氣仗義，放蕩不羈，聚集逃亡的人，暗地裹研習兵法。從祖父周景彥告誡他說："我家族世代恭敬謹慎，惟獨你放蕩不羈，即使不死，也必將滅我宗族。"羅睺自始至終没有改。在陳國爲官，任句容縣令。後來跟從大都督吴明徹同齊軍在江陽交戰，被流矢射中左眼。齊軍將吴明徹圍困在宿預，諸軍將士互相觀望，没有鬥志。羅睺跨馬猛進，所向披靡。太僕卿蕭摩訶爲其副將，殺敵不可勝數。進軍徐州，在彭城與周將梁士彥交鋒，蕭摩訶在陣前墜落馬下，羅睺衝進重圍將他救出，其勇猛無人可比。吴明徹此戰失敗，而羅睺却全軍無損。後來因軍功授右軍將軍，封爲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賞賜金銀三千兩，羅睺全部分給屬下將士，并分别賞賜了驍勇雄武的部將。陳宣帝爲此極爲贊美。出任晉陵太守，進升侯爵。後來任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遇到訟事，當堂判決，不交付官吏。人們感激他的恩惠，都立碑稱頌他的德行。

至德年間，任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州司馬吴世興秘密上奏説羅睺很得人心，在嶺外聚集人馬，居心叵測。陳後主對他很疑惑，蕭摩訶、魯廣達等人力保他的清白。知道此事的人，有的勸他造反，羅睺不聽。回朝任太子左衛率，愈來愈受信用，時不時參與陳後主的宴會。陳後主說："周左率作爲一員武將，作詩常常一揮而就，文士怎麽會落在他後面呢？"都官尚書孔範說："周羅睺拿筆作詩，猶如上馬殺敵，不在别人之下。"從此更加受到陳後主的親近禮待。

隋征伐陳國時，羅睺都督巴州、峽州緣江諸軍事來抵禦秦王楊俊。陳後主被擒後，長江上游仍没攻下，晉王楊廣叫陳後主親手修書命令他。羅睺接到陳後主書信後，與諸將大哭三天，放走士兵，然後纔投降。隋文帝用好言勸解，答

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禄，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愧色。歷豳、涇二州刺史，并有能名。

應給他富貴。羅睺流着眼淚說："本國淪亡，臣没節操可言。陛下賜給我的，能讓我保全性命就是幸事了，至於富貴榮禄，不是臣所奢望的。"文帝對他極爲器重。賀若弼對他說："聽說公在郢、漢統領軍隊，就知道揚州可以攻下。我軍順利渡河，果然如你估計的那樣。"羅睺回答道："如果能與公周旋，誰勝誰負還不可知道。"當年秋，羅睺被授上儀同三司，并派樂隊把他送到家裏。在此之前，陳國裨將羊翔歸降隋室，委派他當嚮導，被授開府，列位在羅睺的上面。韓禽在朝堂開玩笑說："不知道隨機應變，職位就到了羊翔的下面。"羅睺回答說："過去在江南，久聞公的好名聲，說公是天下氣節之士。今天聽公所說的話，非常不像是作臣子的言論。"韓禽聽後不免慚愧。歷任豳、涇二州刺史，都以有才能而出名。

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没，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宫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

開皇十八年，征討遼東，徵任水軍總管。從東萊渡海直指平壤城，在海上遭遇大風，船隻沉没很多，無任何功勞便回來了。開皇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塞，跟從楊素征討，羅睺率軍先到，大破突厥軍。進升大將軍。仁壽元年，入朝任東宫右虞候率，賜封爲義寧郡公。不久，改任右衛率。

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晋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晋、絳、吕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既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静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子

煬帝即位，授任他爲右武候大將軍，因協助楊素討平漢王楊諒的謀反，進升上大將軍。陳後主去世時，羅睺請求臨柩哭喪，煬帝同意了。羅睺穿着衰絰將陳後主送到墓地，安葬回來，解下喪服後就去上朝。煬帝對他極爲贊賞，當時人們都贊賞他有禮節。當時楊諒的餘黨所據守的絳、晋等三州未攻下，朝廷下詔任命羅睺行晋、絳、吕三州諸軍事，率兵圍攻。被流矢射中，去世。送靈柩回京城，衹走了幾里路，無緣無故車馬自己不動了，用鞭抽打馬匹，也不動，旋風繞馬不停。絳州長史郭雅叩首祈禱說："公是不是恨小寇没平？我們不久就將他們剿滅，公不必抱憾。"就在此時，風停馬行，看見這情形的人没有不悲嘆的。那年七月，兒子周仲隱夢見羅睺說："我明天會去拼戰。"放在靈堂上的弓箭刀劍無緣無故自己動了起來，就像是人在操持一樣，

仲安，位上開府。

絳州城就是那天被官軍攻陷。追贈爲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號爲壯。兒子周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

法尚少果勁，有風概，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未决。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鬥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

隋文帝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黄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黄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内。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祖父周靈起，在梁國歷任廬、桂二州刺史。父親周炅，曾任定州刺史、平北將軍。

法尚年少時剛毅，有風采氣概，喜好閲讀兵書。他父親死後，監理定州事務，都督父親所屬的兵馬。多次立有戰功，任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爲山陰縣侯。不久，他的兄長武昌縣公法僧代理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和，叔堅説他將謀反。陳宣帝拘禁了法僧，并準備調兵擒拿法尚。法尚屬下將吏都勸他歸附北方的周國，法尚猶豫不决。長史殷文則説："樂毅之所以辭别燕國，原因在於賢良不被容納。"法尚於是歸附北周，授任開府、順州刺史，封爲歸義縣公，賞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以及金帶。陳將樊猛渡江前來討伐，法尚派遣部曲督韓朗假稱背叛自己逃奔陳國，并虚假地告訴樊猛説："法尚所部士兵不願歸附北方，如果能使他率軍前來，一定没人肯爲他拼殺。"樊猛率軍急速前進。法尚出奇兵，大敗樊猛，樊猛獨自一人逃走了。

隋文帝任丞相，司馬消難起兵作亂，暗地裏派上開府段珣圍攻法尚。因在外没有救援的軍隊，法尚衹好棄城逃走。司馬消難擄走他的同母弟及妻子家人三百人歸附了陳國。文帝受禪即位，授任巴州刺史，擊敗三鵶的叛蠻，又跟從柱國王誼擊退陳國前來進犯的軍隊。調任衡州總管，改封爲譙郡公。後來文帝巡視洛陽，召見他，賞賜金鈿酒鍾一雙、綵物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人，送給樂隊一部。法尚堅决辭讓，文帝説："公對國家有大功，所以特地送給樂隊，是想讓公卿知道朕對公很寵愛。"改任黄州總管，派他經營江南。隋征伐陳國，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隸屬於秦孝王。改任鄂州刺史，調任永州總管，安撫嶺南，仍舊將黄州的兵卒三千五百人充任衛兵。前後受到的賞賜極爲厚重。改任桂

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

州總管，仍任嶺南道安撫大使。幾年後入朝，以原官職充任宿衛。不久，桂州人李光仕反叛，朝廷令法尚和上柱國王世積率兵征討。法尚調集嶺南的軍隊，王世積徵調嶺北的軍隊，兩軍準備在尹州會合。王世積所部士兵中很多都遇上了瘴氣，不能行進，停軍在衡州。法尚獨自進討，捕捉到李光仕的兩個弟弟李光略和李光度，并追殺了李光仕，叛亂平定。仁壽年間，遂州的獠人叛亂，再次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將他們平定。嶲州的烏蠻反叛，下詔叫法尚就近將他們討平。叛亂平定後班師，檢校潞州事。

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内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法尚曰："兵亘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爲如何?"法尚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 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

隋煬帝即位，改任雲州刺史，調任定襄太守，進授金紫光祿大夫。當時煬帝巡視到榆林，法尚到行宫朝覲煬帝。内史令元壽對煬帝説："漢武帝出邊塞，旌旗千里。如今在御營外，請將隨行的軍隊分成二十四路，每天遣發一支，兩兩相距三十里，使得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接，千里綿延。"法尚説："兵馬横貫千里，調動起來隔有山谷，一旦遇到不測，就會四分五裂，中間發生什麽事，首尾却不知道。即使有先例，這是走向失敗的做法。"煬帝不高興地説："卿認爲怎麽樣?"法尚説："請設置方陣，四面對外，六宫和百官家屬一同住在中間。如果有變，分頭抗禦，車作壁壘，重點防禦後宫，這和據守城池有什麽區别? 臣認爲這是萬全之策。"煬帝説："非常好。"於是授任他爲左武衛將軍。

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

第二年，黔安夷向思多謀反，殺了將軍鹿愿，圍攻太守蕭造。法尚和將軍李景分路進討，法尚在清江將向思多擊敗。回來又跟從征討吐谷渾，另從松州道出擊，追捕逃散的賊寇，直到青海。出任燉煌太守，調任會寧太守。

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禄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爲盗，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

隋征討遼東，率水軍直指朝鮮。恰遇楊玄感謀反，和宇文述、來護兒等人將他平定，因功升授右光禄大夫。當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人據有長白山爲盗，法尚多次進擊，將他們擊敗。第二年，再次進軍滄海，在軍中病逝。追贈武衛大將軍，謚號爲僖。有兒子六人，其中周紹範最爲知

人，紹範最知名。

名。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悦，魏司農卿。父摛，侍中、左武衛大將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祖父衛悦，在魏國曾任司農卿。父親衛摛，曾任侍中、左武衛大將軍。

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内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强濟。

衛玄，年少時有氣量和才識，周武帝在爲藩王時，引進他爲記室。調任給事上士，承襲興勢公爵位。武帝親政，授任他爲益州總管長史，賞賜萬釘寶帶。漸漸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内史事，仍舊領京兆尹，人們都稱贊他辦事幹練。

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説以利害，渠帥感悦，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悦，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隋文帝任丞相，檢校熊州事。文帝受禪即位時，調任淮州總管，進封爲同軌郡公，因事獲罪被免職。不久，授任嵐州刺史。恰巧遇修建長城，下詔衛玄監督此工程。後來任衛尉少卿。仁壽初年，山僚反叛，任命衛玄爲資州刺史前往鎮撫。衛玄到任時，山僚正圍攻大牢鎮，衛玄獨自一人前去山僚軍營，對他們説："我是刺史，是奉天子詔令前來安撫你們，你們不要驚恐。"諸賊無人敢動。於是衛玄向他們曉以利害，山僚頭領深受感動，繳械投降的有十多萬人。文帝大爲高興，賞賜他縑帛二千匹，調任遂州總管，仍叫他前往劍南安撫。

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絶。及與之决，并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禄大夫。

隋煬帝即位，又徵任衛尉卿。夷、僚戀戀不捨，送行幾百里。當最後分别時，都流着眼淚而去。調任工部尚書。後來又授任魏郡太守，仍任尚書職。不久，授任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隨即改任刑部尚書。隋征討遼東，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軍從增地道出擊。當時其他各路軍隊多半失利，惟獨衛玄没任何折損而回。授任爲金紫光禄大夫。

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

大業九年，煬帝親自征討遼東，派衛玄和代王楊侑留守京城，任爲京兆内史，尚書一職不變，允許他靈活處理一切事務，敕令代王用師禮對待他。恰遇楊玄感圍攻東都，衛玄率領步騎共七萬人前去增援。行到華陰，發掘楊素的墳墓，焚燒了他的骸骨，鏟平了他的墓地，以向士兵展示此去必死的信念。出潼關以後，有的將領擔心崤、函一帶有伏兵，請求從陝縣沿水流東下，直

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禄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巨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

進到河陽，以進攻楊玄感的背後。衛玄説："這計策不是小子所能想到的。"於是擊鼓而進。過了函谷，果如所估計的那樣。便派武賁郎將張峻在南道設疑兵，而衛玄率大軍直逼城北。楊玄感率兵抵抗，邊戰邊走，將軍隊屯守在金谷。衛玄在軍營中掃净一塊地方祭告文帝説："如果國家有福，就讓叛賊瓦解；如果大勢已去，就讓我先死。"語氣激揚，三軍將士没有不落淚的。當時敵衆我寡，官軍不能抵擋，頻頻出戰失利，士兵死傷一大半。衛玄苦苦拼殺，賊軍稍稍退却，衛玄進駐北芒。恰遇宇文述、來護兒率援軍趕到，楊玄感向西逃走。衛玄派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爲前鋒追擊，在閿鄉與宇文述等人的軍隊會合，楊玄感大敗。煬帝到高陽，徵召衛玄到他所在地。煬帝慰勞他説："你真是社稷之臣，使朕没有西顧之憂。"進升右光禄大夫，賞賜他良田、上等宅第及數以萬計的財物。回朝後鎮守京城，煬帝對他説："關西之事全部交給你。你無事，國家就安定；你不安全，國家就危險了。所以出入必須有衛兵隨行，在家裏自己加以戒備。如今特地送給你一千衛兵充任侍從。"和樊子蓋一起被賜予玉麟符，以取代銅獸。

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内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大業十一年，下詔叫衛玄安撫關中。當時各地盜賊蜂起，百姓挨餓，而衛玄却不能救助。加上官府腐敗，賄賂公行。他以年老爲由，上表請求退休，煬帝派内史舍人封德彝急速前去告諭他説："京城是國家的根本，是宗廟園陵所在地，全靠公繼續留任鎮守。"衛玄於是不再請求。義師進入關内，衛玄自知守不住，便憂慮害怕而稱病不出，不理政事。城被攻陷，便回到家裏。義寧年間去世。

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兒子衛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後去世。

劉權　劉世徹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縣人。祖父劉軌，在北齊曾任羅州刺史。

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

劉權年少時行俠仗義，重信用，藏匿逃亡死罪之徒，官吏不敢上門查問。後來變得屈身好學，言行遵循法令。在北齊供職，官至行臺郎

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晋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中。北齊滅亡後，周武帝任命他爲假淮州刺史。開皇年間，任命他爲車騎將軍，統領鄉兵。後來跟從晋王楊廣平定陳國，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對他極爲禮遇。開皇十二年，授任蘇州刺史，賜封爲宋城縣公。當時江南剛剛平定，劉權在任時推行仁惠政策，并講究信用，深得百姓的愛戴。煬帝即位，授任衛尉卿，進升爲銀青光禄大夫。

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禄大夫。

大業五年，跟從煬帝出征吐谷渾，劉權率軍從伊吾道出擊，追敵追到青海，并乘勝進到伏俟城。煬帝又令劉權越過曼頭、赤水，設置河源郡、積石鎮，廣闢屯田，并留守西境。在邊地五年，諸羌紛紛歸附，年年納賦入貢，吐谷渾的餘部遠遠逃走，道路暢通無阻。召回任司農卿，加授金紫光禄大夫。

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説以利害。群賊感悦，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盗賊群起，群豪多願推權爲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僚，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

不久，任南海太守。走到鄱陽遇到盜賊，不能繼續前行，朝廷下詔令劉權招募人馬征討。劉權率兵遇到賊寇，在交戰前，先乘船到賊營，對他們曉以利害。群賊深受感動，頓時全部降附。煬帝聽説後對他深爲贊賞。到了南海後，政績相當突出。幾年後，南海盜賊群起，當地很多豪强大族表示願推舉他爲首領，劉權始終拒絶。兒子劉世徹又秘密派人送書信給劉權，説如今到處擾亂，勸説他舉兵起事。劉權召集自己的佐僚，當着他們的面將使者殺了，表白自己没有異謀，并誓死堅守。後在官任去世。

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并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劉世徹卓越豪邁，放蕩不羈，很得當時人們的贊許。大業末年，各路豪傑并起，劉世徹不論走到哪裏，往往受到别人的猜忌，多次被人拘禁。後來竟然被兗州賊寇的頭領徐圓朗所殺。

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劉權從叔父劉烈，字子將，容貌儀表美好，有氣量，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名叫德威，在當世很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父親李超，在北周時，歷任應、戎二州刺史。

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

李景容貌極爲壯美，體力過人，長有美麗的鬚髯，驍捷勇猛，善於射箭。北周平定北齊，立有功勞，授任儀同三司。後來因平定尉遲迥叛

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八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别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

亂，進升開府，賜封爲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從王世積征伐陳國，因功進升上開府。高智慧等人謀反，再次以行軍總管身份跟從楊素擊討，回來後授任鄜州刺史。開皇十八年，隋征討遼東，任命他爲馬軍總管。征遼東回來，被派往漢王府任職。文帝驚奇他的强壯勇武，叫他袒露身體看看，并説："看卿的相貌外表，官位定會超過衆臣。"不久，跟從史萬歲在大斤山進擊突厥，李景從别路邀擊賊寇，大破突厥軍。後來，與上明公楊紀護送義城公主到突厥，行到恒安，遇到突厥前來侵犯。當時代州總管韓洪被突厥擊敗，李景率領手下幾百人與突厥苦戰三天，殺敵很多。不久改任韓州刺史，因爲要奉事漢王，没有到任。

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喬鐘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并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内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迹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

仁壽年間，檢校代州總管。漢王楊諒謀反作亂，李景率兵抵禦。楊諒頻頻派遣劉嵩、喬鐘葵等人率軍進攻李景，李景率領士兵殊死苦戰，屢次挫敗叛賊的進攻。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都勇猛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有謀略，精通守禦之術。李景對這三人極爲坦誠，并委以重任，李景本人對守禦之事一般不用他去操心，他衹在官邸掌握重權，并時不時出去安撫將士。當朔州總管楊義臣率援兵趕到後，兩軍合擊，終於大敗叛軍。在此之前，李景府院内的井中四壁生出狀如蓮花的花朵，而且還有龍出現，不時又變成鐵馬甲士。此外還在城下看見高有數丈的神人，脚印有四尺五寸長。李景爲此向巫師詢問，巫師説："這是不吉祥的東西，是來喝血的。"李景聽後大怒，把巫師推出門外。過了十天，賊軍到來，兩軍交戰，死亡幾萬人。不久，李景被徵入朝，進升柱國，任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外加珍寶。

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禄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宫，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

李景的才智謀略不是他的長處，而他的忠直却在當時受到人們的贊許，亦深得煬帝的信任。不久，率兵擊敗叛蠻向思多。第二年，率軍進到青海進擊吐谷渾，大敗敵軍，因此進升光禄大夫。大業五年，煬帝西巡，當巡游到天水時，李景向煬帝進獻食物。煬帝説："公是主人。"賜座在齊王楊暕的上方。隊伍行到隴川宫，煬帝將

難色，爲人奏。帝大怒，令撦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要狩獵，李景和左武衛大將軍郭衍兩人都有勉强的神色，被别人上奏給煬帝。煬帝大爲惱怒，叫人擲擊他們，并因此事而被免職。一年以後，恢復官職，與宇文述等人典掌選舉。第二年，率兵進攻高麗的武列城，將城攻陷，因此賜封爲苑丘侯。大業八年，率軍從渾彌道出擊。大業九年，再次出征遼東。大軍回師時，叫李景殿後，高麗追兵蜂擁趕來，李景將他們擊退，於是進升滑國公。楊玄感反叛，朝臣的子弟很多都參預了，惟獨李景没有涉及。煬帝説："公天生忠誠正直，真是我的棟梁之材。"并賞賜他美女。煬帝常常衹叫他李大將軍而不呼其名字，他是如此受到器重。

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騈。于時盗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窺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大業十二年，煬帝叫李景在北平經營出征遼東所需要的兵器，并賞賜他御馬一匹，名獅子騈。當時盜賊蜂起，李景於是招募士兵，以備不測。武賁郎將羅藝同李景有矛盾，誣告李景謀反。煬帝派遣他的兒子前去好言勸慰説："縱使有人説公竊伺皇位，占據京城，我亦不會懷疑。"後來被高開道圍困，率軍獨守孤城，士兵中因患脚腫病而死的達十分之六七，李景安撫士兵，没有一點反叛之心。征遼東所需的物資很多在他那裏，粟帛堆積如山，李景没有爲自己徇過私。煬帝在江都被殺，遼西太守鄧暠發兵援救，於是回到柳城。準備回幽州，在途中遇上盜賊，被賊寇殺害。契丹、靺鞨人一向受到他的恩惠，聽到他遇害的消息，無不流淚；幽州、燕州的人士，至今還爲他傷感和痛惜。兒子名叫世謨。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

世雄兒童時與群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

薛世雄字世英，本來是河東汾陰人。他的祖先寄居在敦煌。父親薛回，字道弘，在北周供職，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年，封爲舞陰郡公，領漕渠監。

世雄兒童時期和同輩夥伴戲嬉，動輒就畫地比作城郭，叫其他夥伴或守或攻，若不聽從號令，就往往給予杖罰，諸夥伴都很害怕，没有誰不齊整。他的父親看見後很驚奇，對别人説："此兒一定會振興我家。"十七歲時，跟從周武帝平定齊國，因功授任帥都督。隋朝開皇年間，

軍。

煬帝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群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

多次升任右親衛車騎將軍。

隋煬帝即位，任右監門郎將。跟從煬帝征討吐谷渾，進升爲通議大夫。世雄生性清廉慎重，帶兵攻破敵人的地方，秋毫無犯，煬帝爲此深加贊美。煬帝一次對群臣説："我想向大家舉薦一位善良的人，大家認識嗎?"群臣都説："猜測不到聖上的意思。"煬帝説："我想舉薦薛世雄。"群臣聽後都稱贊煬帝的英明。於是薛世雄破例被任命爲右翊衛將軍。一年後，任玉門道行軍大將，夥同突厥啓人可汗合擊伊吾。世雄率軍進駐玉門，啓人可汗違背盟約，軍隊没趕去。世雄孤軍跨越沙漠，伊吾感到害怕，派人請降。世雄於是在漢時伊吾城的舊址東面修築城池，稱作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在那鎮守後便回來了。進升正議大夫。

遼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

隋征伐遼東，任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一同敗在平壤。回來駐扎在白石山時，被賊寇圍了一百多重，從四面射來的箭如同下雨。世雄將那些老弱士兵組成方陣，挑選出精鋭騎兵二百多人跟隨他拼殺，在擊敗賊寇後率軍而回。由於士兵逃亡過多，因此坐罪免職。第二年，煬帝再次征討遼東，世雄被授任爲右候衛將軍，率兵直指蹋頓道。軍隊進到烏骨城，恰巧遇到楊玄感謀反，班師。煬帝行到柳城，任命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守懷遠。

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鋭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涿郡，卒。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并以驍武知名。

大業十年，又跟從煬帝到遼東，調任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不久，李密進逼東都，下詔叫世雄率領幽、薊兩州的精兵討擊。進到河間時，世雄在城南扎營，竇建德帶領數百精鋭趁黑夜前來偷襲，世雄大敗。世雄衹同身邊的幾十個人逃入河間城，慚恨交加，釀成疾病，回到涿郡後，去世。

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都以驍捷勇武而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虚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概

論曰：段文振在北周的時候，很早就以勇武剛毅聞名，隋朝初年，又憑才能受到重用，職兼文武，人們都稱贊他誠信正直。他的高官厚禄，并非憑空而得。來護幼時卓越豪邁，沉浮進退不

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勍敵如拾遺；閔鄉討亂，翦凶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并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兹富貴，可謂自取。時迍遭躓，良有命乎！

失威猛氣度。後來爲王事效力，竭盡全力。樓船渡海征高麗，掃强敵如同拾取他人遺物那般容易；閔鄉討擊亂賊，剪滅元凶如同摧枯拉朽。官位序列於上將，權勢顯赫於大國，大道衰敗而遘難，仍忠貞不渝，太可惜了！子蓋很有才幹氣量，生性方正嚴肅，見義而勇敢，臨機能決斷，保全邦國城邑，他的勞苦亦可謂大啊！羅暺生性忠誠，所到之處，都受到贊美和敬重，送别往昔君主的禮節，大義感動人臣，陳後主死後若知，定會結草相報。法尚征伐四夷，亦值得贊美。文昇解圍東都，頗亦竭力，居守西京，官場賄賂成風，太庸俗了，何必去指責呢！劉權是淮、楚的舊族，早已聲名大振，當時遭遇擾亂，職任等同尉佗，而他終能拒絶兒子的邪言，足以驗證他那忠臣的節操。李景、薛世雄都憑驍捷勇武之才，在多事之秋獲得富貴，可以説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却因時運艱難而遭阻塞，確實是命啊！

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滎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并《南史》有傳。

政幼聰明，博聞强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黄門侍郎。及魏軍圍荆州，政在外見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祖父裴邃，父親裴之禮，《南史》均有其傳。

裴政小時候很聰明，見識廣，記憶力强，精通執政之道，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贊。在梁國供職，因軍功封爲夷陵侯，任給事黄門侍郎。魏軍圍攻荆州，裴政在城外被俘獲，蕭詧對裴政説："我是武皇帝的孫子，不能做你的君主嗎？你何必爲七父去殉身呢？如果順從我，我可使你的子孫世代富貴，不然的話，就會身首異處了。"給他上了枷鎖後送到城下，令他對元帝説："王僧辯聽説臺城失陷，已經自立爲帝了。王琳勢單力薄，不能再來。"裴政表示同意。不久却告訴城中説："援兵正大量趕到，我充任間諜被擒獲，應當以死報國。"監押的人打他的嘴，始終不改口。蕭詧大怒，叫人馬上將他斬首。蔡大業進諫説："此人很有聲望，殺了他，荆州就不能攻下。"於是得以被釋放。恰巧遇到江陵被攻破，便和城中的朝廷官員一同被送到魏國的京城。

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并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

周文帝聽説他很忠誠，以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并引進丞相府。叫他和盧辯根據《周禮》設置六官，并制定朝廷禮儀，其車馬、服飾和用具，多從古制，而不同於漢、魏，這些當時都付諸實施。不久，任刑部下大夫，改任少司憲。裴政熟習先例，又參與了周律的撰定。他能飲酒，喝數斗而不醉。文書成堆，他斷案果斷，執法寬而公平，没有冤屈。遇到判極刑的，就允許他們

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

的妻兒到監獄探望告别，到了冬季即將行刑，他們都説："裴大夫判我死罪，死而無恨。"他又擅長鐘律，曾和長孫紹遠談論樂律，《紹遠傳》裏有所記載。

隋開皇元年，爲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采魏、晋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决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虚。"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

隋開皇元年，任率更令，加授上儀同三司。下詔叫他同蘇威等人修定律令。采魏、晋刑典，下考齊、梁律令的沿革變化和量刑輕重，而後加以折衷。一同參與撰修的共十多人，凡是遇到疑難問題，都由裴政一人决定。進升散騎常侍，改任左庶子。在許多事情上他都有所匡正，人們認爲他純樸誠實。東宫凡有大事都委任他去辦理。右庶子劉榮，生性極爲固執。當時武職輪流值班，通事舍人趙元愷作離任賬册，没來得及完成。太子再三催促，劉榮叫元愷口頭上奏説不必作賬册。當元愷去上奏時，太子問他："賬册在哪裏?"元愷説："稟承劉榮的話，説不用作賬册。"太子當即責問劉榮，劉榮隱瞞拒不承認，太子把他交付裴政審問。還没將審問情況上奏太子，那些阿諛劉榮的人就先對太子説："裴政想陷害劉榮，所以審問的材料不真實。"太子召來裴政責問，裴政説："凡審問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調查情況，二是收集證據，審核其中的曲直，來判定是與非。臣瞭解到劉榮位高權重，即使確實對元愷説了那話，亦衹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過錯，不必要隱瞞。又瞭解到元愷這人，受劉榮統領，怎麽敢没有根據地妄加指責呢?二人的情况，道理正好相似。元愷叫左衛率崔蒨等人證實，崔蒨説的情况完全和元愷的符合。所瞭解的情况既然抵觸，必須加以證實而後判定。臣覺得劉榮對元愷説的話不假。"太子没有治劉榮的罪，同時贊賞裴政辦事公平正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宫，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

裴政喜歡當面指出别人的過錯，但背後却從不再説。當時雲定興多次入東宫侍奉太子，他常製作奇服異器，將它們進獻到後宫，加上又因女兒得寵，所以進出東宫不受節制。裴政多次在太子面前懇切進諫，太子就是不采納。裴政對雲定興説："您的所作所爲不符合禮節。加上元妃突然死去，人情紛擾，這對太子來説不是美名。希望您自己引退，不然就會有災禍降臨。"定興聽

後大怒，將此事告訴太子，太子從此更加疏遠了裴政。

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徒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録》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

因爲此事，裴政出任襄州總管，妻兒没去襄州，於是將他的俸禄分給他的屬下。如果有人犯罪，他暗地掌握全部情況，有的人竟然一年多不治罪，如果再三犯罪，便趁他們在都市聚會時，從人群中召出，親自審問他們的罪狀，有五人被處死，判流、徒刑的非常多。於是全境人人畏服，令行禁止，并稱贊他料事如神。從那以後，襄州不修監獄，幾乎没什麽獄訟。後來在官任去世。著有《承聖實録》十卷。後來太子被廢，文帝追憶裴政説："如果派裴政、劉行本一同匡輔太子，就不該會有現在這種結局了。"

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兒子裴南金，官至膳部郎，學有文采，以輕財重義而著稱。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虚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勤奮博學會寫文章。在北齊供職，任中書舍人，口才較好，常接待應對陳國使者。北周平定北齊，授任天官都上士。李諤看見隋文帝有帝王的志向和節操，便與他深深結交。隋文帝任丞相時，經常接近他，常常向他咨詢。當時軍隊經常出征，國庫空虚，李諤進呈《重穀論》以諷喻，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文帝受禪即位後，歷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封爲南和伯。李諤生性正直，明辨時務。調任書侍御史。文帝對群臣説："朕過去任大司馬時，常常請求到外地任職，李諤向朕陳述十二策，苦苦勸説，朕於是决定留在朝廷内圖進。我能有今天，是李諤的功勞。"賞賜李諤縑物二千段。

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强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

李諤看見當時禮教凋敝，公卿死後，他們的愛妾和侍婢，往往被其子孫逼迫改嫁或出賣，并逐漸形成風氣。於是李諤上書説："臣聽説祭祖重喪，人的德行纔算是厚重，三年不改其父之道，纔稱得上是孝道。最近聽説大臣當中，父祖逝世以後，時間還不久，他們的無賴子孫，就讓父祖的妓妾，出嫁或賣出以牟取錢財。出現這種情況，確實有損風化。妾婢雖然低微卑賤，但曾親自侍奉過父祖，服喪三年，是古今通用規制。

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怎麼容忍馬上剥去衰絰，强迫她們塗脂抹粉，含淚辭别靈柩，送到他人的卧室？凡是看見此情景的人，尚且感到傷心，何況是做兒子的，怎能做這種殘忍之事呢！還有些朝廷重臣，位高望顯，平生交往，如同兄弟。當他去世後，即視如路人，早晨死了人，晚上就打其侍妾的主意，并馬上派人求聘，直到如願方纔作罷。他們如此行爲，實在是没有廉耻，不顧朋友之義。況且治家之理可以移作官事，如果不加糾正，怎能有助於理政？”文帝看後深表贊賞。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妾不得改嫁的規定，就開始於此時。

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

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虚逐微，競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虚，以緣情爲勛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

李諤又認爲當時文體崇尚輕薄，放蕩不羈，便上書説：

臣聽説古代哲人聖王教化民衆，一定要改變人們的注意力，防備人們的貪欲，阻止人們的邪念，指示一條淳厚仁和之路。五教六行，是教人的根本，《詩》、《書》、《禮》、《易》，是道義之門。所以家家孝慈，人人懂禮讓，正化風俗，没有比這更重要的了。至於上書獻賦，作誄刻銘，都是爲了褒揚德行，評定賢能，明示功勛，證實事理。假若没有責罰勸誡，就會没有意義。

到了後代，風俗教化漸漸衰落。曹操和魏文帝、魏明帝，更是崇尚文詞，忽略治國大道，喜好雕蟲小技，上行下效，響應迅捷，追逐文詞，形成風氣。江東齊、梁兩國，這種流弊更嚴重，無論貴賤賢愚，衹知道吟咏詞賦。於是人們拋棄正理，保存異端，追尋虚浮和輕微，争逐一韵之奇和一字之巧。連篇累牘，無非都是些對月露的描述，積案盈箱，亦都是些風雲的情狀。世俗以此來品評高低，朝廷亦根據這些提拔士人。既然成爲升官之路，追求它的情緒便更加深厚。於是閭里的幼童，王公貴族的小兒，還不懂天干地支的常識，就作五言詩賦。至於像羲皇、舜、禹的典籍，伊尹、傅説、周公、孔子的學説，不再關心，何嘗能够聽到。把高傲放蕩爲清高，以因循人情當作功勞，指責儒學是古拙，以填詞作賦爲君

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子風度。所以文章日益繁瑣，政治日益混亂，確實是由於抛棄古代聖賢的法式，把無用的東西構成有用的緣故。棄本逐末，遍及華夏，遞相承傳，時間久了就愈加擴散。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

大隋建立，聖道興盛，摒棄虚浮的詞藻，阻止華美虚僞的文風。若是不通經典守本真，循仁德立志行，就不能躋身於士大夫行列，出仕爲官。開皇四年，詔告天下，公私文章，都應符合實際。那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的文表華美艷麗，交付官吏追究罪責。從此以後，公卿大臣都知道正道所在，無不深入研究和仰慕古代典籍，棄絶華美綺麗的文風，擇用先王的大典，推行大道。

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最近聽説邊遠州縣，仍舊不改舊習，選擇官吏，舉薦人才，不遵守制度。以致宗族稱之爲孝，鄉里稱之爲仁，學習必讀經典，交友謹慎的人，則會被排斥流落於私門，而不加録用。那些學不研習古事，追隨時俗，撰作輕薄的文章，結納朋黨追求時譽的人，就會被選任官吏，推舉送往朝廷。這大概是由於縣令、刺史不推行教化，還挾私徇情，不守公道的緣故。臣既然位居憲司，職在糾察。如果聞風就加彈劾，恐怕收入法網的人很多，所以請求勒令有關部門，全面搜訪，發現有這種人，將情況報送臺省來。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

李諤又鑒於爲官的喜歡自誇，又上奏這種弊端，請求對其治罪，以正風氣。文帝將李諤前後的奏章頒示天下，全國風氣大變，徹底革除了這種弊端。李諤在任幾年，識大體，不追求嚴猛，因此没有剛毅正直的稱譽，而暗地裏却懷有匡正天下之志。

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毁舊店，并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别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

邳公蘇威認爲臨道開設店鋪的人，是貪利之人，况且所經營的事情惡濁雜亂，違背厚本的理義。於是上奏要求將他們遣歸鄉里從事農耕。有願意從事舊業的，叫他們在所在州縣著録市籍，還要拆毁他們原來的店鋪，按規定期限，命令一概遠離道路設店。當時正值寒冬，没人敢去陳訴。李諤正好因事出使，看見如此情形，認爲

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决之，并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農工各有其業，應各得其所，旅店和酒樓，自古以來没有統一的規定，叫他們列入市籍，在義理上説不通。况且用於行旅的館舍，怎麽能讓它們一下子就廢棄呢？白白地勞民擾民，在事理上亦是不應該的。於是獨自决斷，叫他們照舊營業。李諤出使回朝，將這件事奏聞文帝。文帝稱贊他説："爲國着想的臣子，應當如此。"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悦服。卒官。

因爲年老，出任通州刺史，在任上極力推行仁惠政策，華夷百姓心悦誠服。在官任上去世。

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内史舍人。次大體、大鈞，并位尚書郎。

李諤有四子。長子李大方承襲父爵，最有才識和氣量。大業初年，任内史舍人。次子李大體、李大鈞，都任尚書郎。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縣人。父親鮑機，以才學知名。在梁國供職，官至書侍御史。

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陳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爲："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晋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

鮑宏七歲喪父，被兄長鮑泉之撫育。十二歲時，能寫文章，一次寫作和湘東王蕭繹的詩，蕭繹對他贊嘆不已，便任用他爲中記室。多次升任通直散騎侍郎。江陵被北周平定後，便歸順周室，周明帝對他特别禮待，引進他爲麟趾殿學士。經多次提升任遂伯下大夫。他同杜子暉出使陳國，聯絡陳國共同伐齊，陳國於是出兵渡過長江侵犯齊國。一次武帝詢問他攻取齊國的策略，鮑宏認爲："先皇過去出兵洛陽，對方已有防備，每次都没成功。如果根據臣的計策，進軍汾、潞，直取晋陽，出敵不意，纔是上策。"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平定山東後，任小御正，賜封爲平遥縣伯，加授儀同。

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群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

隋文帝任丞相時，鮑宏奉使到山南。恰巧遇到王謙在蜀起兵反叛，在路過潼州時，被王謙的部將達奚惎所擒，押送到成都，始終不肯屈節。王謙失敗後，用驛傳送他進京，文帝對他很贊美，賞賜他金帶。文帝受禪即位，加授開府，進封公爵。歷任利、邛二州刺史，期滿後回到京城。當時有一個叫尉義臣的人，他的父親尉崇不肯順從尉遲迥，後來在與突厥的戰争中戰死。文帝特予嘉勉，并賜他姓金，詢問群臣意見。鮑宏説："過去項伯不苟同於項羽，漢高祖賜他姓劉，

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

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

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秦真父親死於危難，魏武帝賜他姓曹。請求賜他爲皇族。”文帝說：“好。”於是賜義臣姓楊。

後來授任均州刺史，因爲眼疾免去官職，卒於家中。

起初，周武帝詔令鮑宏修撰《皇室譜》一部，内分《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文集十卷，流行於世。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

隋文帝受禪，累遷户部侍郎。時内史侍郎晋平東與兄子長茂争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决。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啞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絶。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生性滑稽，富有智慧，能言善辯，非常人所及，喜好讀書，精於官府事務。在北齊供職，歷任蘭陵、平原二郡太守。北齊滅亡後，周武帝任命他爲許州司馬。

隋文帝受禪即位，多次升任爲户部侍郎。當時内史侍郎晋平東與兄長的兒子晋長茂争奪嫡位，尚書省不能决定，朝臣經過多次商議亦没結果。高構决斷合理，文帝認爲他有才能，召他到内殿，慰勞他說：“我聽說尚書郎與天上的衆星宿對應，看卿的才識，纔知古人所說的話是真的。嫡與庶的分别，是禮教中重要内容，我讀卿的判狀好幾遍，詞理允當，令人滿意，這是我所想不到的。”賞賜米一百石。從此知名。

馮翊武鄉有一女子焦氏，既啞又聾，嫁不出去。一次到野外打柴挖野菜，被人强暴後懷了孕，後來生了一個男孩。到了六歲還不知姓什麽，於是上申。高構判决說：“母親不能說話，無從考究。根據《風俗通》，姓氏有九種來源，有的以爵爲姓，有的以住地爲姓。這小兒出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不久，調任雍州司馬，以明斷而被人贊美。一年後，改任吏部侍郎，號爲稱職。不久，又改任雍州司馬，因事降任盩厔縣令，以能幹而出名。文帝對他很贊賞，重新授任爲雍州司馬。仁壽初年，又任吏部侍郎，因公事而被免職。

煬帝即位後，恢復其原職。當時到吏部供職的人很多都因不稱職而離任，惟獨高構的能幹名聲最大，前後選拔的官員，都出自他的門下。當時有人因爲高構喜歡暢談，便認爲他有點輕薄，然而他内心却方正文雅，受到吏部尚書牛弘的特别器重。後來因年老多病離職，牛弘當時掌管選

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呵，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拔官吏，凡是將要擢用某人，往往派人到高構的府第詢問他同意與否。河東薛道衡才能在當世相當突出，常常稱贊高構富有高明的鑒别力，每次寫了文章，必定先以草稿形式呈給高構而後再給他人看。高構爲此對他有所指責，薛道衡未曾不嘆服。大業七年，在家中去世。他所舉薦的杜如晦、房玄齡等人，後來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到了公卿之位，談論高構的人都稱贊他有知人之明。

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爲黄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内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并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爲户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開皇年間，昌黎的豆盧實任黄門侍郎，人們都稱贊他謹慎嚴密。河東的裴術任右丞，在許多方面有所糾正。河内的士燮、平原的東方舉、安定的皇甫聿道，都在刑部任職，他們執法平允。京兆的韋焜任户部郎時，多次進呈正直的言論。南陽的韓則任延州長史時，極力推行惠政。這些人的事遺缺，他們都有爲吏的才幹，受到當時人們的贊美。

榮毗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父親榮權，在魏國曾任兵部尚書。

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位内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内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晋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絶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榮毗年少時剛直，有氣量，廣泛涉獵文集。在北周供職，曾任内史下士。隋朝開皇年間，多次升遷到殿内局監。當時鑒於華陰盜賊很多，朝廷决定選一位好的官吏，楊素推薦榮毗任華州長史，當時號稱有才能的官吏。楊素的田宅，很多都在華陰，他身邊的那些人依仗楊素權勢頗爲放縱，榮毗依法將他們治罪，毫不寬恕。一次榮毗參加朝會，楊素對他説："我舉薦卿，難道是爲了懲罰自己嗎?"榮毗回答説："我之所以秉公執法，正是怕辜負了您對我的舉薦。"楊素笑着説："前面所説的衹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卿依法辦事，正是我所期望的。"當時晋王在揚州，常常叫人秘密偵探京城的消息，派張衡在所經過道路的館舍設置馬坊，并托辭説是畜牧，實際是供私人所用。所在州縣不敢違抗，惟獨榮毗竭力阻止此事。文帝聽説後特給榮毗嘉獎，賞賜絹帛一百匹，并改任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

漢王楊諒謀反，河東的豪傑據城響應楊諒。刺史丘和發覺有變，逃回關中。長史渤海人高義明對榮毗説："河東是國家的東大門，如果失去，

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

那麽就會爲害不淺。城中雖然很紛亂，但不是全都要求反叛。衹要將他們中十幾個比較凶暴狡詐的人殺了，自然會立即平定。”榮毗認爲説得對。高義明驅馬急追丘和，準備同他一起商量。剛到城的西門，就被反叛的人給殺了，榮毗亦被他們抓住。楊諒謀反平定後，被任爲書侍御史，煬帝對他説：“今天對你的舉薦，是因爲馬坊那件事。希望你不要改變你的態度。”煬帝亦對他很敬重。榮毗在朝廷剛毅正直，態度嚴肅，百官都很害怕。後來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一年後，朝廷又叫他復職，不久在任上去世。追贈爲鴻臚少卿。

榮建緒

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悦。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榮毗的哥哥榮建緒，生性極爲正直，學業有成。在北周供職，任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北周平定北齊的初期，留在鄴城鎮守，因此著有《齊紀》三十卷。建緒同文帝有故交，當文帝任丞相時，便加授開府，授任爲息州刺史。將要就任的時候，因當時文帝暗地裏有稱帝的計謀，便對建緒説：“暫且留一段時間，我們同取富貴。”建緒自認爲是周的大夫，便義形於色曰：“明公這種話，不是我想要聽的。”文帝很不高興。建緒於是前去就職。開皇初年，建緒來朝見文帝，文帝對他説：“卿感到後悔嗎?”建緒叩首説：“臣所處的位置不是徐廣，情狀倒類同楊彪。”文帝笑着説：“朕雖然不懂書上所説的話，但亦知道卿説的這句話是不够恭順的。”歷任始、洪二州刺史，都以有才能而聞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

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爲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晋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

陸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父親陸敖，在陳國曾任散騎常侍。

知命生性勤奮好學，深識大體，保持忠貞耿介的節操。在陳國供職，任太學博士、南獄正。陳國滅亡後，回到家裏。遇到高智慧等人在江東作亂，晋王楊廣鎮守江都，因爲他在三吴地區有名望，便召他前去勸説反叛的人。因功授任爲儀同三司，賞賜他田宅，又起用他的弟弟陸恪爲汧陽縣令。知命認爲陸恪才不當其任，上表表示推讓，朝廷允許了他的請求。知命見當時天下統一，便到朝堂上表，請求派人出使高麗，宣示大

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

隋國威，讓對方君臣到隋朝皇帝面前投降。書奏上去，文帝覺得很驚異。一年後，授任他爲普寧鎮將。因有人說他正直，於是在御史臺候命。

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栗。遼東之役，爲東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煬帝即位後，授任書侍御史，爲人剛毅正直嚴肅，百官都很害怕他。煬帝對他極爲敬重。後來因事被免職。一年後，恢復原職。當時齊王楊暕頗爲驕橫放縱，親近奸邪小人，知命上奏彈劾，楊暕終於被治罪，百官深受震動。討伐遼東，知命被授任東暆道受降使者，在軍中去世。追贈御史大夫。

梁毗　梁敬真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祖父梁越，在魏國歷任涇、豫、洛三州刺史，封爲郃陽縣公。父親梁茂，在北周歷任滄、兗二州刺史。

毗性剛謇，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爲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

梁毗生性剛直，頗有學識修養。在北周供職，多次升遷至布憲下大夫。宣政年間，封爲易陽縣子，升任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即位，晋升侯爵。開皇初年，因爲人剛正，授任書侍御史，以稱職聞名。改任大興縣令，調任雍州贊務。梁毗出了憲司以後，仍舊典掌京邑事務，他秉公辦事，無所迴避，頗失權貴的歡心，因此出任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西寧州任職十一年。

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俊，由是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物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

在他到任之前，蠻夷酋長都戴金冠，并將富有金子的人推爲豪俊，因此互相凌辱爭奪，常爲此動武，邊境地區没得一年安寧。梁毗到任後，很是憂慮，後來因爲諸酋長相繼贈送他金子，他便把金子全部放在座位的旁邊，并對之放聲大哭，邊哭邊對那些酋長說："這東西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你們爲了它互相殘殺，如今將它送給我，是想殺我嗎?"對酋長們送的金子一概不受，全部退回他們本人。於是蠻夷深感覺悟，從此便不再相互攻伐。文帝聽說後，認爲他處理得非常好，徵任他爲散騎常侍、大理卿。梁毗執法平允，深受當時人們稱贊。一年後，升任上開府。

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僚震懾，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

梁毗見左僕射楊素尊貴專權，百官對他很害怕，擔心將成爲國家禍患，因此暗地上書文帝說："我私下見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受到的恩遇愈

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奸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懾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

來愈重，權勢日益顯赫，與他親近的都不是忠正之人，他所舉薦進用的都是自己的親戚，子弟布滿各州縣。天下太平時，姑息養奸，天下動蕩，必將釀成禍難。奸臣篡權，都是漸漸形成的。王莽靠多年執政，終於代漢自立，桓玄在改朝換代時打下根基，終於使晉朝滅亡。陛下以楊素爲國家柱石之臣，臣擔心他的心志不一定如同伊尹。”文帝覽後大怒，命令官吏將他拘禁，并親自責問他。梁毗竭力表示：“楊素恃寵專權，作威作福，處置將帥，殺戮無道。又太子和蜀王因罪被廢黜那天，百官無不震驚，衹有楊素一人揚眉舞肘，露見喜色，他是把國家的不幸當作自己的幸事。”梁毗説話忠誠正直，具有誠信節操，文帝不能使他屈服，衹好釋放了他。楊素從此受到的恩遇漸少。但是楊素仍然權勢隆重，有許多人受到他的打擊，當時在朝百官無不因畏懼而屈服；敢同他爭論是非且説話語氣不屈服的人，也衹有梁毗和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來文帝不再將一切事情專門委托楊素，大概是體察了梁毗所説的那些話的緣故。

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吊之。

煬帝即位，調任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上奏彈劾宇文述私自役使部衆，煬帝建議免治宇文述的罪過，梁毗堅決相爭，因抵觸煬帝旨意，於是叫張衡替代他爲御史大夫。梁毗因此憂憤而去世。煬帝叫吏部尚書牛弘前去祭吊。

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禄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祟而死。

其子梁敬真，官至大理司直。當時煬帝想羅織光禄大夫魚俱羅的罪名，叫敬真負責審問此案，他迎合煬帝旨意將魚俱羅判爲極刑。不久，敬真患病，看見魚俱羅在作祟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縣人。世居襄陽。父親柳仲禮，《南史》中有傳。梁國失敗後，仲禮被囚禁在北周，又回到河東。

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

柳彧年幼時很好學，對經史典籍頗有涉獵。北周大冢宰宇文護任他爲中外府記室，幾年後出任寧州總管掾。武帝親政，柳彧到京城求職。武帝對他的才識很驚奇，任命他爲司武中士。改任鄭縣縣令。平定北齊以後，武帝賞賜從征將吏，留守京城的不在其列。柳彧上表説：“如今太平

宜明，酬勛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捍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并加品級。

之始，獎賞要明，論功行賞，必先有所據。屠城破邑，是出於聖上謀劃，斬將拔旗，亦是聖上的謀略。如果説披甲操戈，征戰實在辛勞。至於安撫國家，宿衛則居於重要地位。二者都秉承聖上的計劃，不是獨自按自己的才能行事，留守和從征，在意義上都相同，所以功勞亦必須等同。”於是留守京城的將吏都一同增加品級。

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嘆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僚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隋文帝受禪即位，歷任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當時制度規定，三品以上官員的門口都列戟。左僕射高熲的兒子高弘德被封爲應國公，申請列戟。柳彧判決説：“僕射的兒子没有異地而居，父親的門外已經列戟，尊者有約束其下之責，兒子有禮讓其父之禮，怎麽能在外門列戟之後，内門還要列戟?”此事終於未能通過。高熲聽説後深爲佩服。後來升任書侍御史，處事嚴肅，百官深爲敬畏。文帝對他的倔强剛直特表嘉獎，對他説：“大丈夫應當立功名於人世，不能隨波逐流。”賞賜錢十萬、米一百石。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暗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

當時刺史一職多任用武將，一般都不能勝任此職，柳彧上表説：“詔書任命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此人年近八十，已是垂暮之年。他先前在趙州，很不稱職，群小執政，賄賂公行。百姓哀嘆，民謡流行，中有一句是：‘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説：‘耕田當問奴，紡織當問婢。’這是説各有所能。干子射箭騎馬，率兵征討，是其所長；叫他從政治民，是其所短。如果説是爲了優待老年，本來可以多賜金帛，如果讓他擔任刺史，損害是非常大的。身爲人臣當死而後已，怎敢不竭盡忠誠。”文帝認爲他説得有理，終於免去干子刺史一職。

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厙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嬿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

應州刺史唐君明，在爲母居喪期間，娶了雍州長史厙狄士文的堂妹。柳彧彈劾他説：“君明不顧喪母之痛，貪戀新婚之樂，穿着喪服迎娶新婦。《春秋》説不義不親的人將不得生存；《詩經》詛咒這種不講禮儀的人快些死亡。士文助理京都事務，名位顯通，拋棄二姓的友輩，違背六禮的儀軌。請求將他們禁錮終身，以正世風。”於是兩家都坐事獲罪。隋朝承繼喪亂時代，風俗敗壞，柳彧對此矯正很多，文帝極爲贊賞他。

多所矯正，上甚嘉之。

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菅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

柳彧又見文帝勤於聽政，百官奏事瑣碎，便上疏進諫說："做君主的發出命令切忌煩瑣。所以舜任用五臣，堯咨詢四岳，設官分職，各掌其事，君主無爲而治，天下安定。這就叫作求賢辛勞，用起來安逸。最近看見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聖上聽受。陛下留心政事，不怕疲勞，以致過問細小的蓋房之事，發放輕微的東西。一天之内，應答百官，以致天晚了還沒吃飯，半夜了還沒能就寢，動輒就是文簿，使聖體憂勞。希望陛下思慮臣的至誠之言，稍稍減少煩碎的政事。"文帝看後特予嘉獎。因爲柳彧家境貧寒，詔令有關部門爲他修築宅第，并說："柳彧是個正直的人，是國家的龜寶。"可見文帝是如此器重他。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彧床。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右僕射楊素執掌大權，勢重貴顯，百官畏懼他的威勢，沒人敢與他抗爭。一次楊素因被皇帝指責，被送到南臺。楊素自恃顯貴，便坐在柳彧床上。柳彧從外面回來，看見楊素如此情形，便在臺階下整好服飾，端着笏說："奉敕追究公的罪過。"楊素馬上從床上下來。柳彧據案而坐，讓楊素立在庭前，辯明責問事情原委。楊素因此對他非常懷恨。柳彧當時正被文帝信任，所以楊素沒有機會中傷他。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内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并即禁斷。"詔可其奏。

柳彧見近世以來，都邑百姓每到正月十五，都要舉辦角抵游戲，人們互相誇耀，以致耗費財力，於是上奏請求加以禁止，他說："我私下見京城及附近州縣，每到正月十五夜裏，滿街是人，鼓聲震天，火炬照耀大地，人人戴着獸狀面具，男的穿上女裝，歌舞雜技，奇形怪狀。男女一同觀賞，不相迴避。竭盡資財，衹爲一時的競爭。傾家而出，不問貴賤，男女混雜，僧俗不分。邪惡的行爲由此而生，盜賊因此而起。對教化無益，實在損害人們。請頒告天下，一同立即禁止。"下詔准其所奏。

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

這一年，柳彧持節巡視黄河以北五十二州，上奏免掉長吏中貪污不稱職的共二百多人，於是州縣嚴整，所在官吏莫不因此而恐懼。文帝給予嘉獎，賞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授儀同三

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

司。一年後，加授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年，持節巡察太原道十九州。回來後，賞賜絹一百五十匹。

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晋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

柳彧曾得到博陵的李文博所撰寫的《治道集》十卷，蜀王楊秀派人前來索稿。柳彧將它送給楊秀，楊秀回賜柳彧奴婢十人。楊秀被治罪，楊素便上奏説柳彧以内臣的身份結交諸侯，於是被削除名籍，發配到懷遠鎮戍邊。走到高陽，朝廷下詔徵他回京。走到晋陽時，遇上漢王楊諒作亂，楊諒派人召柳彧進城。此時楊諒謀反事態已經顯露，柳彧進了城，估計不能脱身，於是便假裝突然患疾病，不吃不喝，并自稱病危。楊諒見此大怒，將他囚禁起來。楊諒謀反被平定後，楊素上奏説柳彧心懷異心，以等待事態的變化，雖然没有謀反行迹，但實際與叛逆相同。於是坐罪發配敦煌。楊素死後，柳彧纔自己申訴，朝廷下詔徵回。不久，便死在回京的路上。

有子紹，爲介休令。

有一個兒子叫柳紹，曾任介休縣令。

趙綽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内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録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生性樸直剛毅。在北周初年，任天官府史，因爲謹慎勤懇，提升爲夏官府下士。漸漸地又以才幹知名，授任内史中士。以父親去世離職，因悲哀而瘦損異常，世人稱贊他孝。隋文帝任丞相時，知道他爲人清廉正直，引任爲録事參軍。不久，升任掌朝大夫，跟隨行軍總管是云暉討擊叛蠻，因功授儀同。

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盗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

隋文帝受禪即位，授大理丞。趙綽執法平允，考績連年第一。歷任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次上奏案件，都嚴肅從容，漸漸受到文帝的禮遇。文帝認爲盗賊屢禁不止，準備加重法律的懲罰力度，趙綽進諫説："法律是天下最大的信條，怎麽可以失信呢！"文帝很高興地采納了，便對他説："如果還有見聞，可以一一説來。"升任大理少卿。

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

原陳國將領蕭摩訶的兒子蕭世略在江南起兵作亂，摩訶應當受牽連治罪。文帝説："世略年紀不到二十歲，他能有什麽作爲！因爲他是名將之子，肯定是受他人逼迫。"於是要赦免摩訶的

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决，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

罪。趙綽堅决不同意，文帝不能强壓，想等趙綽退朝後就赦免摩訶，於是叫趙綽退朝回去吃飯。趙綽說：“臣所奏的獄案都還没决斷下來，所以不敢退朝。”文帝說：“大理就爲朕特地放了摩訶吧。”於是便叫身邊的人釋放了他。

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刑部侍郎辛亶一次穿着紅色的褲子，以爲這樣利於爲官，文帝認爲這是在詛咒他，將要把他斬首。趙綽說：“根據法令他不當處死，臣不敢奉詔。”文帝極爲憤怒，對他說：“卿憐惜辛亶而不愛惜自己嗎？”叫左僕射高熲將趙綽推出去斬了。趙綽說：“寧可讓陛下殺臣，也不可以殺辛亶。”押到朝堂，脱下朝服即將處斬，文帝派人對趙綽說：“怎麼樣？”趙綽回答說：“我衹知道執法，不敢惜死。”文帝拂袖而退，過了很久便釋放了他。第二天，文帝向趙綽表示歉意，并對他予以慰勞勉勵，賞賜縑物三百段。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

當時文帝禁止私鑄錢幣，有兩人在集市上用劣質錢幣换取正色錢幣，武候將兩人抓獲并上報朝廷，文帝叫將他們二人斬首。趙綽進諫説：“這兩人坐罪該處杖刑，殺了他們違背法令。”文帝説：“不關卿事。”趙綽説：“陛下不認爲臣愚昧，所以讓臣任司法之職，如果亂殺人，怎麼不關臣事呢？”文帝説：“摇不動大樹的人，應該退下。”趙綽回答説：“臣祇望感動天心，哪裏談到去動樹！”文帝又説：“喝羹的人，熱了就該將它放到一邊。天子的威勢，你也想違抗嗎？”趙綽拜後更加上前，雖受斥責亦不肯後退。文帝於是進去了。書侍御史柳彧又上奏懇切勸諫，文帝祇好作罷。文帝認爲趙綽心地正直，常常引他進入宫中，有時遇上文帝正好與皇后同榻而卧，就當即叫趙綽坐在旁邊，聽他評論自己政事的得失。前後賞賜給趙綽的財物數以萬計。後來進升開府，追贈他的父親爲蔡州刺史。

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吊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元方、元襲。

當時河東的薛胄任大理卿，與趙綽都以執法平恕而知名。然而薛胄斷獄注重情理，而趙綽强調守法，兩人都能勝任其職。文帝常對趙綽説：“朕對卿可以説是無所愛惜，祇不過卿的骨相不該富貴罷了。”仁壽年間，在任上去世，文帝爲此流下了眼淚，派内廷使者前去吊祭，叫鴻臚監

護喪事。有二個兒子，元方和元襲。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祖父杜盛，在魏國曾任潁川太守。父親杜闢，在魏國曾任渭州刺史。

整少有風概，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吴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勛曹中大夫。

杜整年少有風采氣概，九歲時父親去世，因悲哀而瘦損異常，奉事母親以孝順而聞名。長大以後，驍捷勇猛，體力過人，喜好閱讀《孫吴兵法》。西魏大統末年，襲爵武鄉侯。周文帝用爲親信。多次升遷後任儀同三司、武州刺史。跟從周武帝平定北齊，加授上儀同，進封平原縣公，入朝任勛曹中大夫。

隋文帝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

隋文帝任丞相，升任開府。隋文帝受禪即位，加授上開府，進封爲長廣郡公，授任爲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侵犯邊塞，詔令衛王楊爽北伐突厥，任命杜整爲行軍總管，兼任元帥長史。軍隊進到合川，没看到突厥軍，便回來了。秘密進獻攻取陳國策謀，文帝很贊賞，任命他爲行軍總管，鎮守襄陽。去世後，文帝很悲傷，謚號爲襄。

子楷嗣，位開府。

兒子杜楷承繼父親爵位，位至開府。

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杜整之弟杜肅，亦有志向和操行，官至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棨棁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奸邪自肅。然不畏强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論曰：建造大厦不是靠一根木柱的支撑，帝王的功業，亦不是靠一個人的謀略。長短用處不同，大小有不同的適宜，棨棁與棟梁，都不能拋棄。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人，有的文章能闡揚道義，有的才幹足以施於當時，識見材用顯於當年，事迹留在臺閣。參驗隋朝的士大夫，求取他們洞悉萬物、成就事務的才能，他們都是廊廟的榱桷，亦如同北辰的衆星。趙綽位居大理，監獄没有冤屈。柳彧身處憲臺，奸邪自然肅整。然而若説不畏强權，梁毗是比較典型的一個。國家的司直職守，柳彧比較接近。杜整憑名聲和政績著稱，難道是他有所追求嗎？

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年少時家庭貧賤，有志向和節操。起初任侍官，隋朝開皇九年征伐陳國，定和應隨軍出征，家裏没有供他從征的費用。他的妻子存有出嫁時的衣服，定和要求將它們賣了，妻子不肯，定和於是走了。因立軍功授任儀同，賞賜絹帛一千匹，於是便拋棄了他的妻子。後來多次立有軍功，加授上開府、驃騎將軍。跟從上柱國李充征討突厥，定和率軍在前衝鋒陷陣，被敵刺中脖子，定和用草塞在傷口上繼續拼殺，顯得神氣自然，突厥於是敗退。文帝聽説後認爲他威猛，派人帶着醫藥，急馳到定和住處予以慰勞。於是進升柱國，封爲武安縣侯，賞賜縑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黄金一百兩。

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内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之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禄大夫。

煬帝即位，歷任宜州刺史、河内太守，在任上，政治頗爲仁惠。後升任左屯衛大將軍。跟從煬帝出征吐谷渾，軍隊進到覆袁川。當時吐谷渾的首領帶領幾個騎兵已經逃走，當時有一個王假稱自己是吐谷渾首領，并守住車我真山，煬帝叫定和率軍進擊。與賊寇相遇以後，定和輕視敵人人數少，叫他們投降，賊寇不肯下山就降。定和不披鎧甲就挺身登山，被賊寇流矢射死。他的副將柳武建率軍攻上山，將賊寇全部斬殺。煬帝聽到定和戰死，傷感得流下了眼淚，追贈他爲光禄大夫。當時一切原爵統統廢置，於是重新封他爲武安侯，謚號爲壯武。兒子世立承襲父親爵位，

不久，授任爲光禄大夫。

張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胐，晋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原名大淵觸犯廟諱。第七代祖張沈，在石季龍末年，從廣陵六合渡過長江，并居家在那裏。後來官至桂陽太守。張沈的孫子張胐，在晋時任佐著作郎。因外祖父楊佺期而獲罪被除名，發配到南譙，於是便寄居在那裏。

奫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决。奫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决知名。起家州主簿。

張奫喜讀兵書，擅長騎馬和射箭，尤其熟悉刀楯。父親張雙，自從免去清河太守後，歸附北周。當時同鄉人郭子冀秘密引陳軍來犯邊境，張雙想率家人進擊，猶豫不决。張奫贊成父親的計謀，竟然擊敗賊寇，因此他的勇猛果斷聞名當時。出仕時任州主簿。

及隋文帝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奫從，因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緑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吴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隋文帝任丞相，授任他爲大都督，統領鄉兵。賀若弼在鎮守江都時，特頒敕叫張奫隨從，充任間諜。隋平定陳國，有他的一份功勞。於是進升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文安縣子。一年後，張奫率領水師在京口擊敗叛賊笮子游和在和州擊敗叛賊薛子建。被召入授大將軍。文帝叫人設御宴請他，對他說："卿可做朕的兒子，朕作卿的父親。今天聚集，以示没有外人。"過後賞賜他緑沈甲、獸紋的全副鎧甲，以及綺羅一千匹。不久跟從楊素出征江南，率別部在會稽擊敗高智慧，在臨海擊敗吴世華，於是進升上大將軍。後歷任撫、濟二州刺史，都以有才能善辦事而著稱。

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奫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開皇十八年，任行軍總管，跟從漢王楊諒征討遼東。楊諒所率軍隊折損很多，惟獨張奫所率軍隊保全完好，文帝對他很贊賞。仁壽年間，在潭州總管任上去世，謚號爲莊。兒子名張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盗，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没爲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逾城

麥鐵杖，始興人。家庭貧賤，年少時驍捷勇猛，體力大，一天可行五百里，跑起來能追上奔跑的馬。生性怪誕不羈，喜歡飲酒，好交往，重信義，常常從事漁獵，不經營産業。陳大建年間，他聚集一些人爲盗，被廣州刺史歐陽頠俘獲獻給朝廷，没爲官家做奴，配給宫中執御傘。每次罷朝後，走一百多里路，趁夜色趕到南徐州，

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翻越城墻進入城内，利用燈火進行劫掠偷盜。天一亮就返回，來到衙門時仍舊執傘。就這樣做了十多次，被偷盜的主人認識了他，州署將此事奏聞朝廷。朝中官員見鐵杖每天早晨都在執傘，不相信此事。後來南徐州多次報告被偷盜之事，尚書蔡徵說："這事可以驗證一下。"於是便在儀衛下班時，懸賞百兩黄金，求人將詔書送給南徐州刺史。鐵杖應募，奉詔書而去，第二天早晨，他便返回京城覆命。陳宣帝說："可以相信，他爲盜是實了。"因愛惜他的勇敢敏捷，在訓誡一番後便將他釋放了。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飡。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勛，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

陳國滅亡後，遷居到清流縣。遇到江東反叛，楊素派鐵杖頭戴一束草，趁夜渡長江，偵察叛賊營中消息，全部探明後回去報告了楊素。後來又再次前去，被叛賊擒獲，叛賊頭領李稜將他綁縛送往高智慧那裏。走到庱亭時，衛兵停下來歇息吃飯，看到他餓得可憐，解開他手上的繩索，讓他吃點東西。鐵杖趁機抽取賊人的佩刀一陣亂砍，將押送他的賊人全部殺了，割下他們的鼻子，并帶着它們回到楊素軍中。楊素大爲驚奇。後來叙録戰功，没有鐵杖，遇到楊素驅馬回京城，鐵杖跑步追趕，每夜就能同宿一地。楊素見後醒悟，特地上奏授他爲儀同三司。因爲鐵杖不識字，便讓他回到家鄉。成陽公李徹稱贊鐵杖勇武，開皇十六年，便召到京城，授任車騎將軍。不久又跟從楊素北征突厥，加授上開府。

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

煬帝即位，漢王楊諒謀反，鐵杖跟從楊素征討，每次交戰，總是衝鋒在先。進升柱國。授任萊州刺史，任職期間，爲政不突出。改任汝南太守，漸漸研習法令，盜賊從此銷聲匿迹。後來一次參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諷他說："麥是什麽姓?"鐵杖應聲回答說："麥豆一樣，爲什麽忽然覺得奇怪呢?"竇威慚愧得不知如何回答，當時人們認爲鐵杖很敏捷。不久，升任右屯衛大將軍，煬帝對待他更親密。

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吴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噴鼻，療黄不

鐵杖自認爲受皇恩深重，所以常常懷有爲國家竭盡生命的志向。隋征討遼東，鐵杖請求任先鋒，他對醫師吴景賢說："大丈夫的性命應該有所寄托，怎麽能總是病得用艾炷灸額，瓜蒂噴鼻

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尸，贈光禄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禄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巨萬，賜輼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禄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强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禄大夫，子善誼襲官。

孔，久治不愈，最後倒在兒女面前死去呢！”即將渡遼河，他叫來三個兒子説：“阿奴！應當準備淺色的黄衫。我受國家恩惠，今天是我的死期。我如果戰死，你們定會富貴，希望你們努力做到忠誠孝順。”到鐵杖率軍渡河時，浮橋還没完全架好，離東岸還有幾丈遠，而這時賊寇蜂擁而來。鐵杖跳上岸，同賊寇混戰，被敵殺死。在交戰中，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戰死，身邊竟無助戰的。煬帝因此傷悲得流出了眼淚，并花錢購回他的尸體，追贈爲光禄大夫、宿國公，謚號爲武烈。兒子麥孟才承襲父爵，授任光禄大夫。孟才有仲才和季才兩個弟弟，都爲正議大夫。贈給助葬用的財物極多，賜給他輼輬車，供給前後部儀仗和樂隊。叫平壤道的敗將宇文述等一百多人都去執紼，王公以下大臣送到郊外。錢士雄被追贈爲左光禄大夫和右屯衛將軍、武强侯，謚號爲剛。兒子錢傑承襲父爵。孟金叉被追贈爲右光禄大夫，兒子孟善誼承襲父官。

麥孟才

孟才，字智棱，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仇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宫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麥孟才，字智棱，爲人剛烈，有乃父遺風。煬帝認爲他是守節而死將領的兒子，特别優待，賞賜特厚，授任武賁郎將。煬帝在江都被殺，孟才心懷復仇之志。他同武牙郎將錢傑一向交情很厚，兩人都説：“我們世代承受國家恩典，且都是誠節著稱的家庭。如今叛臣逆賊殺了皇帝，國家淪亡，如果没節操可記載，有何臉面在世間生活！”於是兩人扼腕痛哭，并相互謀劃在顯福宫攔擊宇文化及。事情即將發生之際，陳藩的兒子陳謙知道後便報告了宇文化及，他們和另一同黨沈光都被宇文化及殺害，忠義的人都爲他們哀傷。

沈光

光，字總持，吴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

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并以傭書

沈光，字總持，是吴興人。父親沈居道，在陳國供職，曾任吏部侍郎。陳國滅亡後，遷家到長安。皇太子楊勇用爲學士。後來任漢王楊諒的府掾，楊諒謀反失敗後，削除名籍。

沈光年少時驍勇敏捷，善於戲馬，天下没人可與他相比。略能研習書記，稍有文采，常常希望能建立功名，不拘小節。由於家境貧寒，父親

爲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悦，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和哥哥都受雇爲人抄書，惟獨沈光放蕩不羈，結交輕佻的俠士，京城惡少多依附他。很多人爲他供給或贈送財物，使他得以贍養家人，常常得到甘食美服，從没有缺過。初建禪定寺時，其中有一幡竿高十多丈，恰巧遇到旗繩斷了，一般人無能爲力。沈光對僧人説："我爲你繫上繩。"衆僧人既驚異又高興。沈光於是拿來繩索銜在口裏，拍打着幡竿而上，一直爬到竿的頂頭。繫完繩索，他放開手脚，騰空而下，用掌撑着地面，倒行了十多步。在場圍觀的人既驚又喜，莫不贊嘆他的奇特，當時人給他取名爲"肉飛仙"。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悦，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

大業年間，煬帝招募天下驍勇之士征伐遼東，沈光應召而去。同時被召的人有幾萬，但没人能超過他。沈光將前往皇帝駐地，有一百多賓客騎馬把他送到灞上。沈光把酒灑在地上發誓説："此行如果不建立功名，就當死在高麗，不再和各位相見。"跟從煬帝征伐遼東，用衝梯攻城，衝梯竿長十五丈，沈光爬上頂端，靠近城墻同敵争戰，短兵相接，殺傷敵人十多人，敵賊强勁進擊，沈光墜下梯竿，還没着地，恰巧遇着梯竿垂下的繩索，沈光抓住重新上去。煬帝望見，爲他的强健而感到驚奇，馬上召來相問，極爲高興，當天就授他爲朝散大夫，賞賜寶刀和良馬。此後常安置在身邊，關係漸漸密切。不久，任命他爲折衝郎將，賞賜和待遇優厚。煬帝常常分食分衣賜給他，同輩中没人可比。

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仇。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内。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俯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并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仇，如鷹鸇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

沈光自認爲受恩深重，常常懷有盡忠的想法。江都煬帝被殺後，他暗地裏交結義勇之士，準備爲煬帝復仇。在此之前，煬帝寵幸親昵官奴，取名爲給使，宇文化及認爲沈光驍捷勇猛，正要任用他，叫他總統他們，并宿營在宫内。當時麥孟才、錢傑等人暗地圖謀截擊宇文化及，於是對沈光説："我們這些人受國厚恩，不能死於危難，還得俯首事奉仇敵，受他驅使，這樣生存有什麽用！我們一定要殺了他，就是死了亦没什麽可遺憾的。公是仁義之士，肯跟從我們嗎？"沈光淚流沾襟，説："我衹希望將軍了。我和所統領的幾百給使，都受先帝恩惠，如今他們在宇文化及的内營。憑藉他們來復仇，就如同鷹鸇追

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喧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胄，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鬥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逐鳥雀那般容易。"孟才當時任將軍，帶領江、淮部衆幾千人，等待内營沈光起事時，在早起時襲擊宇文化及。由於沈光在説話中泄露此事，被陳謙告發。宇文化及極爲害怕地説："這是麥鐵杖的兒子啊，他和沈光都勇不可擋，必須避開他們的鋒芒。"當夜即同心腹溜出營外，留下人告訴司馬德戡等人，調遣兵馬，逮捕孟才。沈光聽到營内喧嘩，知事情已被發覺，來不及披甲，就去襲擊宇文化及的帳營，一無所獲。遇到舍人元敏，在列舉他的罪過後，將他斬了。司馬德戡率兵趕到，四面圍擊。沈光大喊突圍，給使一齊奮擊，斬亂賊幾十人，亂賊紛紛潰退。司馬德戡又再次派了騎兵，從兩側射箭。沈光没穿甲胄，遇害，當時衹有二十八歲。他手下一百多人全部戰死，没一人投降。勇士聽到此事，無不爲他們悲傷。

權武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爲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爲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脱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祖父權超，在魏國曾任秦州刺史。父親權襲慶，在北周供職，任開府。當時武元皇帝是周將，在并州同齊國軍隊争戰。當時襲慶亦隨從在軍，被敵圍了一百多層，襲慶死戰，箭用完了，便短兵相接，殺死殺傷齊軍非常多，刀槊都折斷了，摘下頭盔扔到地上，面對齊軍大駡道："爲什麽不來砍頭！"齊軍於是殺了他。

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

權武因爲是忠臣的兒子，開始就被授爲開府，襲封齊郡公。權武年少時果斷堅强，力大過人，能披重甲上馬。一次倒投入井中，還没接觸泉水，又躍身而出，可見是如此勇武迅捷。頻頻因軍功增加封地。周宣帝時，授任勁捷左旅上大夫，進升上開府。

隋文帝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晋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

隋文帝任丞相，引進安置在身邊。隋征討陳國的戰役，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從晋王從六合出擊，返回授豫州刺史。因爲跟從文帝創業的緣故，進升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那一年，桂州人李世賢起兵作亂，權武作爲行軍總管和武候大將軍虞慶則率軍將他平定。虞慶則因罪被殺，權武却没記功，又讓他回到潭州。權武製作了很多金帶，贈送給嶺南部落首領，那人回報他寶物，

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

權武都接納了，因此變得富裕起來。後來權武晚年生了一個兒子，便宴請親朋好友，喝得盡情的時候，竟擅自赦免所管轄的囚犯。權武常常認爲南越地處邊遠，應從其俗，務求方便可行，不必依照律令，如果法令急迫，官不好當。文帝叫有關部門查審權武，驗證全是事實，文帝命令將他斬首。權武在獄中上書文帝，說父親爲了武元皇帝戰死在疆埸以求得文帝哀憐，於是除名了事。

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仁壽年間，再次授任爲大將軍，封邑依舊。不久，授任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衛將軍，因罪被免職。後來任右屯衛大將軍，因事坐罪被削除名籍。後在家中去世。兒子是權弘。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祖父王建，曾是北周鳳州刺史。父親王猛，曾任鄯州刺史。

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

仁恭年少時剛毅謹慎，善於騎馬射箭。秦孝王任命爲記室。後來任車騎將軍，跟從楊素在靈武擊敗突厥，因功授任上開府。以驃騎將軍的身份典掌蜀王軍事。蜀王因罪被廢，他的屬官很多都遭了難。文帝因仁恭一向正直，便不問罪於他。後來跟從楊素討平漢王楊諒，因功進升大將軍，歷任呂、衛二州刺史。不久改任汲郡太守，以才能而聞名。煬帝召他入朝，給予勉勵，并賞賜極爲豐厚。調任信都太守。汲郡吏民在路上哭泣着拉住他的馬，使他幾天都走不出汲郡。

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

隋征討遼東，任命仁恭爲軍將。軍隊從遼東班師回朝，仁恭率軍殿後，遇賊寇追來，擊敗追寇。進升左光祿大夫。第二年，再次被任命爲軍將從扶餘道出擊，煬帝對他說："前次各路軍隊多失利，惟獨公所率的軍隊擊敗了賊寇。古人說，戰敗了的將領不能談論勇猛，其他將領怎麽可以委任呢？現在委任公爲前鋒。"前後得到的賞賜極厚重。仁恭於是進軍，進到新城，大敗賊寇，并趁機包圍了賊寇。煬帝聽到後非常高興，派人賞賜他珍寶，進升光祿大夫。恰巧遇到楊玄感起兵反叛，仁恭的侄子武賁郎將仲伯亦參預了

此事，於是坐罪免職。

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

不久，突厥進犯，朝廷下詔令仁恭以原官兼馬邑太守。那年，始畢可汗前來侵犯馬邑，又派二位將領率兵南進。當時馬邑全郡的兵力不到三千人，仁恭選擇其中的精鋭迎擊，大敗突厥軍，斬了突厥那兩位將領。後來突厥又進犯定襄，仁恭再次大敗突厥。

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奸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内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當時天下大亂，通往各地的道路被阻隔，仁恭便有點改變原守的節操，收受賄賂，又不敢隨便開官倉賑恤百姓。他手下的校尉劉武周同仁恭的侍婢通奸，擔心事情暴露，於是殺害了仁恭。劉武周開倉賑濟百姓，郡内吏民都紛紛順從他，於是自稱天子，設置百官，并攻取附近郡縣。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父親吐萬通，在北周曾任郢州刺史。

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爲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爲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

吐萬緒年少時有軍事謀略，北周時，承襲元壽縣公，升任爲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即位，授任爲襄州總管，封爲穀城郡公。改任青州總管，頗有政績。改任朔州總管，極爲北狄所害怕。後來文帝有吞并陳國的志向，改任吐萬緒爲徐州總管，叫他整修軍事器具。隋軍大舉進渡長江，吐萬緒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同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長江北岸。陳國平定後，授任夏州總管。

晋王廣爲太子，引爲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爲變，拜緒晋、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禄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禄大夫。

晋王楊廣立爲太子後，引任他爲右虞候率。煬帝即位，因擔心漢王楊諒謀反，授任吐萬緒爲晋、絳二州刺史。吐萬緒還没出關，楊諒已經開始起兵，煬帝下詔叫吐萬緒跟從楊素征討，楊諒失敗後，授任左武候將軍。大業初年，改爲光禄卿。賀若弼遇讒言誣陷，讓吐萬緒作證，吐萬緒證明他没罪，因此被免去官職。後來守東平太守。煬帝巡游江都，路過東平境，吐萬緒在路旁迎接。煬帝命令登上龍舟，吐萬緒便叩首爲過去賀若弼之事表示謝罪。煬帝大爲高興，授任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太守一職不變。隋煬帝征伐遼東，吐萬緒請求擔任先鋒，便授予左屯衛大將軍，率軍直指蓋馬道。隋軍回師，讓他留守懷遠，進升爲左光禄大夫。

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悦，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

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

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宫，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汶山太守。

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

當時劉元進起兵作亂，進攻潤州，煬帝徵調吐萬緒前去討伐。吐萬緒擊敗元進，解了潤州的圍困。叛賊紛紛請降，僅元進和他的僞僕射朱燮逃脱，臨陣斬殺僞僕射管崇和僞將軍陸顗等五千多人。接着又解了會稽的圍。元進又占據建安，煬帝命令吐萬緒進軍討伐。吐萬緒認爲士兵疲憊，請求暫時休戰以待來年春天。煬帝不高興，暗地追查吐萬緒的罪狀，有司上奏説吐萬緒怯懦違抗詔令，於是被削除名籍發配去防禦建安。不久，徵召前往皇帝駐地，吐萬緒憂鬱不得志，回到永嘉後，便得重病而死。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父董和，在魏國曾任太子左衛率。父親董昇，在北周曾任柱國。

董純年少時力氣大，熟悉射箭騎馬。在北周供職，任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跟從周武帝平定北齊，授任爲儀同，進封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即位，進升漢曲縣公。後來因軍功進升上開府。開皇末年，因過去的功勞，授任爲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來跟從楊素平定漢王楊諒，因立軍功授柱國，進升郡公，再次升任左驍衛將軍。

齊王楊暕獲罪，董純因與齊王交往而坐罪，受到煬帝的責備。董純説："近來多次到齊王那裏，是因爲先帝和先后過去在仁壽宫時，將元德太子和齊王放在膝上，并對我説：'你要好好照看這兩個小兒，不要忘記我的話。'臣確實不敢忘記先帝的話。當時陛下亦在先帝身邊。"煬帝改變態度説："先帝的確有這旨意。"於是釋放了董純。幾天後，出任汶山太守。

一年以後，突厥騷擾邊境，董純改任榆林太守。恰好這時彭城賊首張大彪、宗世模等人據守懸薄山，煬帝叫董純進討，大敗賊寇，殺賊一萬多人，并將其首級堆成京觀以示其功。又在單父擊敗賊寇魏麒麟。煬帝再次征伐遼東，又任命董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寇彭孝才轉到沂水，據守伍不及山，董純率軍進擊，在交戰中當場擒拿彭孝才，將他車裂處死。

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當時盜賊日益發展，董純雖然每次都能擊敗賊寇，但所在地區盜賊不斷出現。有人誣陷董純在平定盜賊上過於怯懦，煬帝派人將董純枷送東都。有司見煬帝對董純極爲憤怒，便迎合煬帝的旨意將董純問成死罪，最後竟然被處死。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爲大都督，從晋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高八尺，體力過人，説話氣勢雄壯，在幾百步外都能聽見。任大都督時，跟從晋王楊廣平定陳國，因功授任開府。沈玄懀、高智慧等人在江南反叛作亂，楊素認爲俱羅强健勇武，請求讓他同行。因功加授上開府，封爲高唐縣公，授任爲疊州總管。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走到扶風，恰巧遇到楊素即將從靈州道出擊突厥，於是便同去。遇到突厥軍，俱羅帶領幾個騎兵率先衝入敵陣，邊戰邊瞪着眼睛大聲呼叫，所到之處敵人無不退却。因功進升柱國，授任豐州總管。突厥每次來犯，往往被擒殺，從此以後，突厥收斂行迹不敢在邊境放牧。

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贇於獄，令自爲計。贇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還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當初，煬帝位居藩王時，魚俱羅的弟弟魚贇跟從在煬帝身邊，經多次升遷任大都督。煬帝即位後，授任車騎將軍。魚贇凶惡殘暴，叫身邊隨從烤肉，遇到不滿意，就用竹簽刺瞎人家的眼睛，替他温酒如果不合口，就割斷人家的舌頭。煬帝鑒於他是自己做太子時的故交，不忍心將他處死，并對身邊的侍臣説："弟弟既然這樣，作兄長的亦可知道是怎樣一個人。"於是召來俱羅責備一番，然後將魚贇放出監獄，叫他自謀生計。魚贇回到家裏，服毒而死。煬帝擔心俱羅心裏不安，怕他爲害邊疆，改任他爲安州刺史，調任趙郡太守。後來因參加朝集到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故交，多次來往。他還從郡裏帶來許多雜物，將它們進獻給煬帝，煬帝没有收受，於是便贈給一些權貴。御史彈劾俱羅，説他以郡將的身份交往内臣，煬帝大怒，將他和伯隱一同坐罪削除名籍。

未幾，越嶲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

不久，越嶲的飛山蠻反叛，下詔叫俱羅以平民身份充任將領，率蜀郡都尉段鐘葵進討，將叛蠻平定。大業九年，重新征伐高麗，任命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征高麗回來，遇到江南的劉元進起

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從盗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并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潜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市，家口籍没。

兵作亂，詔令俱羅率兵直指會稽各郡追捕。當時民心思亂，追隨爲盜者極多。俱羅擊討朱燮、管崇等賊首，戰無不勝。但賊勢越來越盛，敗而復聚。俱羅估計盜賊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平定的，加上他的兒子都在京、洛，又見天下漸漸混亂，恐怕後來道路隔絶。當時東都發生饑荒，穀物價格暴漲，俱羅派家僮將米用船運往東都賣出，多加收買財貨，暗地裏迎接自己的兒子。朝廷偵察知道了此事，擔心他有異心，便進行查驗，結果找不到罪證。煬帝再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將俱羅枷送到東都。俱羅相貌非同常人，眼睛有兩個瞳仁，被煬帝暗中忌恨。敬真迎合煬帝旨意，上奏説俱羅兵士戰敗，將俱羅斬首於東都市井，家人没官爲奴。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粮，爲假清河太守。

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

及山東盗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黄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宫，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祖父王訓，以經商而致富。在西魏時，出資捐助軍糧，被任命爲代理清河太守。

王辯年少時研習兵書，尤其善於騎馬和射箭，爲人慷慨大方，有遠大的志向。北周時，因軍功授任帥都督。仁壽年間，幾經升遷爲車騎將軍。後來隨從楊素討平漢王楊諒，賜封爲武寧縣男。因多次立有軍功，加授通議大夫，不久升任武賁郎將。

山東盜賊蜂起，煬帝把王辯叫到御榻前，詢問討賊策略。王辯認爲關鍵在於掌握賊情，煬帝稱贊説："果真這樣，賊就不足以憂慮了。"於是調發步騎兵三千隨從王辯前去討擊，大獲全勝，賞賜黄金二百兩。勃海賊首高士達自號東海公，擁有幾萬人。煬帝叫王辯討伐，多次挫賊鋭氣。煬帝在江都宫聽説後，召來相見，禮遇和賞賜極厚，又令他前往信都籌劃攻伐高士達，與賊再次交戰，擊敗賊寇，煬帝下詔予以表彰。當時賊首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人聚衆作亂，多的十幾萬人，少的幾千人，爲害黄河以北。王辯率軍討擊，所向披靡。當翟讓攻掠徐州、豫州時，王辯頻頻進擊，翟讓敗逃。翟讓不久與李密屯守洛口倉，王辯和王世充討擊李密，因洛水阻隔，兩軍相持一年多。王辯擊敗李

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

密，乘勝準備攻城，王世充不知道，擔心將士疲勞，便鳴角收兵，反讓李密乘機反攻，官軍大敗，不可挽救。王辯退到洛水，橋已壞，祇好涉水而渡，走到河中間，被溺水的人拉下馬，竟然溺死。三軍將士無不痛惜。

斛斯萬善

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

當時河南有一名叫斛斯萬善的人，驍勇剛毅，和王辯齊名。隨從衛玄攻擊楊玄感，萬善和幾個騎兵追上了他，楊玄感困迫自殺。從而知名，授任武賁郎將。突厥始畢可汗圍攻雁門，萬善奮勇進擊，每次交戰，都擊敗賊寇。從此突厥不敢逼近城池，十幾天後竟然退去，這是萬善的功勞。後來接連討擊盜賊，累功進升將軍。

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伐，并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還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都是將帥，多次隨軍征伐，都在當世很有名聲。由於他們的事迹失傳，所以史官没有記載。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内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僞從，别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内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祖父陳碩，以打魚來維持生計。父親陳峴，年少驍捷勇猛，在章大寶部下擔任帳内部曲。因告發章大寶謀反，授任譙州刺史。陳國滅亡，罷職回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叛，廬江豪傑亦起兵響應。因爲陳峴是原陳國的將領，一致推舉陳峴爲首領。陳峴想拒絶他們，陳稜對陳峴説："大家既然已經作亂，如果拒絶他們則會引火燒身，不如假意依從他們，以後再另作計議。"陳峴認爲有道理。後來暗地派陳稜到柱國李徹的軍營，請求作内應。李徹將此事上奏朝廷，朝廷授任陳峴爲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爲譙郡公，下詔令李徹接應他們。李徹軍隊還没趕到，計謀泄露，陳峴被他的黨羽所殺，陳稜逃脱。文帝因爲他父親的緣故，授任他爲開府，不久令他統領鄉兵。

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

大業三年，授任武賁郎將。後來和朝請大夫張鎮周從義安渡海征討流求國，船行了一個多月纔趕到。流求人起初見到船艦，認爲是商隊，紛紛到軍中貿易。陳稜率軍登岸，派張鎮周任先鋒。流求國國主歡斯渴剌兜派兵抵禦，鎮周多次將他們擊敗。陳稜進到低没檀洞，流求的小王歡斯老模抵抗，陳稜將他擊敗，斬了老模。那天霧

檨。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悦，加稜右光禄大夫，鎮周金紫光禄大夫。

雨濛濛，天昏地暗，將士都感到恐懼，陳稜殺了一匹白馬祭祀海神，不久雲散天晴。他將軍隊分成五路，直赴流求國的都邑，并乘勝追擊敗退的流求軍隊，追到他們的栅欄并攻破，斬了渴剌兜，擒獲了他的兒子島槌，并俘虜男女幾千人而回。煬帝非常高興，加授陳稜右光禄大夫，授鎮周爲金紫光禄大夫。

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宫，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禄大夫，賜爵信安侯。

隋煬帝征討遼東，陳稜從宿衛升任左光禄大夫。第二年，煬帝又征討遼東，陳稜任東萊留守。楊玄感起兵反叛，陳稜率軍平定黎陽的叛軍，斬了楊玄感任命的刺史元務本。不久，陳稜奉命前往江南造戰艦。行到彭城，遇到賊首孟讓據守都梁宫，并在淮水設營固守。陳稜暗地在淮水下游渡河，進到江都，擊敗孟讓。因此進升光禄大夫，賜封信安侯。

後帝幸江都宫，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吴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後來煬帝巡幸到江都宫，不久李子通占領海陵，左才相劫掠淮北，杜伏威屯守六合，煬帝派陳稜討擊他們，每戰必捷，破例授任右禦衛將軍。又渡過清江，討擊宣城的盜賊。不久，煬帝被亂臣殺害，宇文化及率軍北上，召陳稜鎮守江都。陳稜聚集士兵，都身着縞素，爲煬帝發喪，全副儀仗，將煬帝改葬在吴公臺下，陳稜身穿喪服，手執哭喪棒，其悲慟之情使行人爲之感動，人們談論他時都認爲他是一位忠義之士。陳稜後來被李子通攻陷，於是便投奔杜伏威，因受到杜伏威的猜忌而被殺害。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祖父趙隗，爲西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親趙壽，北周時任順政太守。

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仕周，爲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晋王，及王爲太子，爲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

趙才年少時驍勇雄武，善於射箭、騎馬，性格很粗魯强悍，没有莊嚴的容貌舉止。在北周供職，任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即位，因軍功升到上儀同。後來事奉晋王，到晋王爲太子時，任右虞候率。煬帝即位，改任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煬帝因爲趙才是他王府的舊臣，漸漸對他親近。趙才本人亦恭謹勤懇，不敢有所懈怠，在任都有較好的名聲。改任右候衛將軍。跟從煬帝征討吐谷渾，被任命爲行軍總管，率領衛尉卿劉

賊，以功進金紫光禄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還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奸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

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將從合河道出擊，擊敗賊寇，因功進升金紫光禄大夫。隋煬帝征討遼東，又率兵從碣石道出擊。再次升任右候衛大將軍。當時煬帝每次出巡，趙才常充任偵察，肅整奸邪爲非的事情，從不迴避。中途遇到公卿的妻兒違犯禁令，趙才動輒出口大罵，很多人都受到責罰。當時人們儘管恨他不恭順，但因他篤守正道，不能對他怎麼樣。

十二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巡游江都，趙才見全國到處土崩瓦解，請求煬帝回京城，安撫百姓。煬帝大怒，將趙才交付官吏處治，十天後纔放出來。煬帝巡行江都，對他愈加親昵。當時江都糧食已盡，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人多次勸諫煬帝去丹陽。趙才極力陳述進入京城的策謀，世基却極力説渡長江較有利。煬帝没有説話，趙才和世基忿怨而出。

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祗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

宇文化及殺害煬帝的時候，趙才當時正在苑北，宇文化及派驍果席德方拘捕趙才，對他説："今天衹能這樣了。"趙才默不作聲。宇文化及痛恨趙才沉默不言，將要殺了他，但三天後又將他釋放了，仍舊任原官理事，從此趙才鬱鬱不得志。趙才一次參加宇文化及的宴請，他請求爲參與謀殺煬帝的楊士覽等十八個人敬酒，宇文化及同意了。趙才拿着酒杯説："十八人衹能一時有作爲，不能在其他地方再有什麼作爲。"衆人沉默不作聲。走到聊城，患病。不久宇文化及被竇建德打敗，趙才亦被俘虜。因此心中更加憤怒不平，幾天後就去世了。

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强禦，咸以稱職知名。

仁壽、大業年間，蘭興洛和賀蘭蕃同任武候將軍，爲人剛嚴正直，不畏强權，都以勝任其職而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污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亡

論曰：虎嘯生風，龍騰起雲，英賢奮起，也都是乘時而起。張定和、張奫、麥鐵杖都是一時的壯士，但都因貧賤而受困。當他們窮困失意之時，怎麼能知道他們有鴻鵠之志！終於能够擺脱困境，一展其才力，縱横沙場遂平生之願成爲大丈夫呢？孟才、錢傑、沈光等人感念舊恩，臨難死節，雖然他們没成就大的功業，但他們的志節

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吝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强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值得贊美。權武一向没有操行，不守律令，最終受貶和受辱，不是理所當然嗎！仁恭以雄武剛毅出名，憑文才而通達，起初在汲郡，清廉有才能可書一筆，後來到了馬邑，却因貪婪吝嗇而喪身。很少有人能自始至終，這句話於是驗證了。吐萬緒、董純因爲不能消滅盜賊而遭殺戮。大業末年，盜賊可以除盡嗎？將加在俱羅身上的罪名，不是他的過錯。王辯死於强敵，志在爲王事盡力。陳稜爲煬帝發喪，哀傷之情感動路人，忠義之情確實很深！趙才雖然没有莊嚴的容貌舉止，但剛强正直，抵禦世基的諂媚，可以説是不苟且迎合吧！

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佴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并爲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

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召爲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儁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橋。以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

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瓛、蕭巖據東吴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吴、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

時晋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高祖是宇文佴與敦、曾祖宇文長壽、祖父宇文孤，都在魏國做官，都是沃野鎮軍的主將。父親宇文盛，在北周供職，官至上柱國、大宗伯。

宇文述年少時驍捷勇猛，善於射箭和騎馬。十一歲時，有一個相士對他説："公子衹要自愛，以後定會位極人臣。"周武帝時，因父親的軍功，出仕即被授任開府。宇文述生性謹慎細緻，北周的大冢宰宇文護特别喜歡他，以原官的身份充任宇文護的親信。到武帝親自執政，召任他爲左宫伯，多次升任到英果中大夫，賜封爲博陵郡公，不久改封爲濮陽郡公。尉遲迥叛亂，宇文述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隨從韋孝寬討擊，在懷州擊敗尉遲迥的部將李儁，還在永橋和其他將領擊敗尉惇。因功破例授任爲上柱國，進封爲褒國公。

開皇初年，授任爲右衛大將軍。隋征討陳國的戰争，以行軍總管的身份率軍從六合渡江。當時韓擒、賀若弼兩軍奔赴丹陽，宇文述據守石頭作爲聲援。陳後主被擒後，蕭瓛、蕭巖仍占據着東吴一帶。宇文述率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將領前去討擊，落叢公燕榮率水師從東海趕到，亦受宇文述的調遣，於是吴、會一帶全部平定。因此功授其子宇文化及爲開府，調任安州總管。

當時晋王楊廣鎮守揚州，對宇文述極爲親善，奏請他爲壽州總管。晋王當時暗中懷有奪取太子之位的志向，便向宇文述請教。宇文述説：

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内宫，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悦，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説，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

“皇太子失寵已經很久。大王才能蓋世，多次率將出征，主上和皇后都很鍾愛，四海民衆的期望確實都寄托在大王身上。然而廢立皇太子是國家的大事，能够影響主上的人，衹有楊素了。而能影響楊素想法的人，又衹有他的弟弟楊約。我與楊約很有交情，請讓我到京城，和楊約一同謀劃此事。”晉王非常高興，讓他帶着很多黄金珠寶，資助他入關。宇文述多次約請楊約，每次相見，宇文述陳設很多器物珍玩，同他盡情飲酒，并趁機一起賭博，每次故意輸，輸掉所押的黄金珠寶。楊約得到的多了，漸漸對宇文述表示謝意。宇文述趁機説：“這些都是晉王賜給我宇文述的，叫我與公取樂用。”楊約大爲吃驚地説：“爲什麽這樣？”宇文述於是便將晉王的旨意告訴他。楊約認爲晉王的話很對，回去後便跟楊素説了，楊素亦答應了。於是晉王和宇文述的交情日益親密，叫宇文述的兒子宇文士及娶南陽公主爲妻，前後受到的賞賜不可勝計。晉王爲太子後，任命宇文述爲左衛率。按過去制度，率官衹能是四品，因爲宇文述一向顯貴，於是將率官進升爲三品，可見他是如此受到器重。

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强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

煬帝即位後，宇文述任左衛大將軍，參與武官的選拔。後來改封爲許國公，不久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每年冬至朝會，就給他一部鼓吹。跟從煬帝巡行榆林。當時鐵勒的契弊歌稜擊敗了吐谷渾，吐谷渾部衆離散，於是派使者向隋請求降附并求救。煬帝叫宇文述率兵安撫接納降附的吐谷渾部衆。吐谷渾見宇文述擁有强兵，害怕得不敢降附，於是向西逃走。宇文述追到曼頭城，將城攻陷。乘勝追到赤水城，又攻取此城。吐谷渾餘衆逃到丘尼川屯守，宇文述進軍攻擊，大敗賊寇，俘獲吐谷渾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吐谷渾首領南逃向雪山，他原來居住的地方都空無一人。煬帝非常高興。第二年，跟從煬帝西巡到金山，登上燕支，宇文述常擔負偵察任務。當時吐谷渾又進犯張掖，宇文述進軍將他們擊退。

還至江都宫，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

煬帝回到江都宫，下詔叫宇文述和蘇威典掌官吏的選拔，并參預朝政。宇文述當時爵高位重，職事與蘇威等同，而受親近寵愛却超過了蘇

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

威。煬帝得到遠番貢獻的東西或有時令好吃的食品，經常賞賜給他，被派出的宦官絡繹不絶。宇文述善於侍奉皇帝，他仰俯周旋，儀容諂媚，舉止逢迎，都被宿衛所效法。他構思巧妙，凡經他裝扮，往往都出人意料。多次將奇服異物進獻皇宮，因此煬帝更加喜愛他。煬帝對他言聽計從，權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和宇文述在同一官署，曾在一起評議，張瑾的話偶有令他不滿意的，宇文述便張大眼睛瞪他，張瑾害怕得逃走了。文武百官没人敢同他抵觸。宇文述生性貪婪卑鄙，瞭解到别人有奇珍異物，一定要弄到手，富商大賈以及隴西的胡人子弟們，都從他那裏接受恩惠之意，被他稱作兒。於是他們争相贈送，宇文述黄金珍寶成堆。後院的姬妾，身着羅綺的人特别多，一千多個家僮，騎的都是好馬，而且穿的衣服飾金飾玉。

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緑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内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鬥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群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

隋煬帝征討高麗，宇文述任扶餘道軍將，臨行前，煬帝對他説："按照禮制，年至七十歲的人從軍可帶妻子，你可以帶妻子。古人説妻子不隨軍，那祇不過是指打戰之時。至於祇在軍營中，是無妨的。項籍、虞姬就是先例。"宇文述率大軍進到鴨緑江，由於糧草已盡，所以商議想班師回朝。諸位將領中意見分歧很大，宇文述又不知道煬帝的旨意。恰巧乙支文德前來軍營，事先宇文述和于仲文都持有煬帝的密旨，令誘捕了文德。不久又放鬆了對他的管制，文德便逃了回去，宇文述心中很不安寧，便和諸將渡河去追趕。當時文德看見宇文述軍中將士多面帶飢色，想拖垮宇文述的軍隊，所以每次交戰都敗退。宇文述一天中七次交戰都取得勝利，他既依仗連續的勝利，又在軍隊中力排衆議，於是進軍，東渡薩水，在離平壤城三十里的地方依山扎營。文德又派使者前來假降，并對宇文述説："如果班師，就奉告高元朝廷所在的地方。"宇文述見自己士兵疲敝不堪，不可能再戰，加上平壤險峻堅固，最終難以攻取，於是便在得到文德的假降後班師回朝。隋軍剛渡到河中間，文德率軍襲擊殿後的軍隊，於是隋軍大敗，全軍敗退，經過一天一夜，退回到鴨緑江邊，連行了四百五十里路。當

初征遼東時，全軍三十萬五千人，等到回到遼東城，祇剩下二千七百人。煬帝大怒，罷其官。

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緑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

第二年，煬帝又準備征討遼東，便恢復宇文述的官爵，相待如初。宇文述趕到遼東，和將軍楊義臣率兵再次進到鴨緑江。恰巧楊玄感起兵叛亂，煬帝徵召宇文述急速前去討伐玄感。當時楊玄感正逼進東都，聽到宇文述率軍趕到，便向西逃跑，準備圖謀關中。宇文述和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人追擊。追到閿鄉的皇天原，同玄感軍隊相遇，斬了玄感，將其首級傳送到煬帝駐地。又跟從煬帝東征，進軍到懷遠便回師了。

突厥之圍雁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并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宫。

突厥圍攻雁門，煬帝大爲恐懼，宇文述請求突圍。來護兒和樊子蓋都堅決勸阻，煬帝於是放棄了突圍的打算。雁門解圍以後，軍隊進到太原，議事的朝臣大多勸煬帝回京城，煬帝顯出勉强的臉色。宇文述上奏説："隨從官員的妻兒很多在東都，請求抄近道去洛陽，再從潼關進京城。"煬帝采納他的建議。不久到了東都，宇文述又揣測煬帝的意思，勸他去江都宫。

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宫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户。"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宫人百僚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

宇文述在江都患病，當病重時，煬帝叫宫廷使者不斷到他的府第探望，問宇文述還有什麽話要説。宇文述説："祇望陛下能够聖駕光臨。"煬帝派司宫魏氏對他説："公病重，朕怕打攪你。一定有什麽話，可以説。"宇文述流着眼淚説："臣的兒子化及，很早就在您的藩邸侍奉，希望陛下憐憫他。士及很早就蒙受天恩，亦可供驅使。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希望趁早除掉他，不願他敗壞我的門户。"魏氏回去覆命，隱瞞了他的原話，祇假稱説："宇文述祇想念陛下。"煬帝傷感地説："宇文述還想念我嗎?"準備親自去探望宇文述，宫人和百官都勸諫，於是放棄了此念頭。宇文述逝世，煬帝因此没有上朝，追贈他爲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賜班劍儀仗四十人和轀輬車以及前後部鼓吹，謚號爲恭。詔令黄門侍郎裴矩以太牢祭吊，鴻臚監護喪事。

雲定興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

雲定興，依附於宇文述。起初，定興的女兒是皇太子楊勇的昭訓，楊勇被廢後，定興被削除

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仿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夾頭巾，令深袙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袙勢"。述大悦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并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并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閲，帝稱甲仗爲佳，述奏并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名籍配役少府監。定興起先從昭訓得到明珠絡帷，私下將它們賄賂給宇文述，自此以後多有交往。定興每到時節必定對宇文述有所賄賂，并用音樂去討取宇文述的歡心。宇文述一向喜歡穿奇裝異服，并在時人面前炫耀。定興替宇文述製作的馬鞍襯墊，在後角上方缺出三寸，以露出白色，當時那些輕薄的人爭相仿效，稱作是"許公缺勢"。又遇到天寒，定興對宇文述說："進内宫宿衛，耳朵一定會冷。"宇文述說："是的。"隨後做夾頭巾，使袙耳加長，別人又仿效，取名爲"許公袙勢"。宇文述非常高興地說："雲兄所做的東西，都能影響時俗。我聽說製作事物可以效法，這話實在不假。"後來煬帝準備討伐四夷，便大造兵器，宇文述推薦定興，於是詔令少府的工匠都受定興調度。宇文述想替他求官職，對他說："兄所製作的器仗都合皇上的心意，而之所以没得到官職，是因爲長寧兄弟還没有死。"定興說："這些没用的東西，爲何不勸說皇上殺了他們呢?"宇文述於是上奏說："房陵的那些兒子，都已長大成人，如今想調兵征討，如果讓他們隨從皇上，那麽就會使統領他們的人爲難；如果讓他們留守在一地，又恐怕行不通。既然毫無用處，就請趁早將他們處置。"於是毒死了長寧，又將他的七個弟弟分别發配嶺南，并在路上將他們全部殺了。那年大閲軍隊，煬帝稱贊兵器精良，宇文述上奏説全是雲定興的功勞。於是提拔定興爲少府丞。大業十一年，經多次升遷任屯衛大將軍。

趙行樞

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户，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又有一個名叫趙行樞的人，本來是太常寺樂户，家財數以億計。宇文述叫他爲兒，因收受他的賄賂，所以在皇上面前稱贊他驍捷勇猛，初任折衝郎將。

宇文化及　宇文智及

化及，述長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内。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

宇文化及，宇文述的長子。生性凶惡險毒，不遵循國家法令，喜歡乘肥馬手持彈弓，奔走在道路上，因此長安的人們把他叫作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他常統領禁衛出入太子的内室。多次升任到太子僕，因收受賄賂，多次被免去官

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托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并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宫丹陽，人人并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没，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 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并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

職。因太子對他寵幸，不久又恢復官職，還讓他的弟弟士及與南陽公主成婚。從此以後，更加驕横，與公卿相處，往往出言不遜，盛氣凌人。看見别人的女子和狗馬之類珍玩，一定要設法弄到手。常常同屠夫商販交結，以謀其財。煬帝即位，授任爲太僕少卿，於是更加依仗過去所受的恩惠，貪圖財利達到了極點。煬帝巡行榆林，化及和弟弟智及違犯禁令同突厥做生意。煬帝大怒，將他們囚禁了幾個月。煬帝回京城，想將他們斬了後再進城，將他們衣服髮辮解散後，因南陽公主相救，於是釋放了他們，都被賜給宇文述作奴。宇文述死後，煬帝追念他的功勞，起用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當時李密據守洛口，煬帝很害怕，便留在淮東，不敢回都城。煬帝隨駕的驍果多是關中人，長久在外寄居作客，看見煬帝没有向西去的意思，想反叛回去。當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統領驍果，并屯守在東城，傳説士兵要造反，不知真假，就派校尉元武達暗中去探知情況，於是謀劃反叛。與司馬德戡要好的武賁郎將元禮和直閤裴虔通相互煽動説："聽説陛下想建丹陽宫，人人都謀計逃走。我想告訴煬帝，恐怕事先被煬帝殺掉。如今知而不説，以後就會被滅族，該怎麽辦呢?"虔通説："皇上確實會這樣。"德戡又對兩人説："我聽説關中已經淪陷，李孝常在華陰反叛，陛下囚禁了他的兩個弟弟，將要把他們全部殺了。我們這些人家屬在西安，怎能没有這種憂慮?"虔通等人説："我們正擔心很快會被殺，但又不知采取什麽對策。"德戡説："驍果如果逃走，可與他們一同離去。"虔通等人説："確實應該像您所説的。"於是互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 牛方裕和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人，日夜聚集在一起賭博，并結成生死之交，無話不談，在座時便談論反叛的計策，并且相互點頭答應。當時李質在宫中，叫驍果守禦，内外勾結，加緊謀反。又趙行樞起先曾與智及交結，他和宇文氏的外甥、勳侍楊士覽一同去告知智及。智及一向狂暴，聽了他們的話很高興，立即

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并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

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遍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群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换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

一同前去見德戡，定於三月十五日一同起兵反叛，并劫奪十二衛武的馬和擄掠當地人的財物西去。智及説："不應該這樣。現在上天確實要滅隋，英雄并起，可趁機行事，這是建立帝王基業的好機會。"德戡認爲有理。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爲主帥，一同確定後纔告訴化及。化及才能低下，生性膽怯，起初聽説時，非常害怕，以致嚇得臉色驟變，面頰淌汗，過了很久纔安定下來。

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想告訴大家，恐怕意見不統一，決定用欺詐的辦法脅迫驍果，他對許弘仁、張愷説："你們是良醫，又受國家指派，你們去迷惑大家，大家一定很相信。你們可進入備身府，遍告所有認識的人，説陛下聽説驍果想反叛，多弄些毒酒，趁宴會的時候，將他們全部毒死，衹和南方人留在這裏。衆驍果聽了後，一定很驚駭，於是便會造反，没有不成功的。"那月五日，弘仁等人向驍果告知此話，驍果奔走相告，謀反愈加急速。德戡等人知道計謀奏效，於是在十日召集全部知己，把情况告訴他們。衆人都伏地説："衹聽將軍命令！"那夜，奉義掌管關閉城門，城門都没有上鎖。半夜三更，德戡在東城内聚集兵力，得到幾萬人，舉火把同城外呼應。煬帝聽到外面有聲音，問發生了什麽事。虔通假稱説："是草坊起火，外面人前來救火，所以很喧囂。"宫廷内外隔絶，煬帝認爲是這樣。孟秉、智及在城外聚集到一千多人，劫獲了候衛武賁馮普樂，并分兵占據城郭下的街巷。五更時，德戡交給虔通一支軍隊，去調换各門的衛兵。虔通於是自己打開宫門，率領幾百騎兵到達成象殿，殺了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於是率兵進來，宿衛的人都跑了。虔通進兵推開左宫門，驅馬進入永巷，問："陛下在哪裏？"有一美人走出房間，指着説："在西閤。"虔通跟從美人前去拘捕煬帝。煬帝對虔通説："卿難道不是我的舊友嗎？有什麽怨恨而使卿反叛？"虔通説："臣不敢反叛，衹是將士想回家，來送陛下回京城罷了。"煬帝説："立即讓你們回家。"虔通親自帶兵守着煬帝。

天放亮，孟秉帶着鐵甲騎兵來迎接化及。化

未知事果，戰栗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

及不知道事情已經發生了，害怕得不能說話，有人進去拜謁他，他衹是坐在案後低着頭，回答說："罪過。"當時士及在公主的府第，還不知道這件事。智及派家僮莊桃樹前去殺害士及，桃樹不忍下手，將他拘送與智及，過了很久纔被釋放。化及行到城門，德戡在那裏迎接，引他進朝堂，稱他爲丞相。派人將煬帝押出江都宮門讓群賊看，過後又押入宮裏。派令狐行達到宮中將煬帝殺害。同時還拘捕了朝臣中與自己不同心的幾十人以及諸王、外戚，無論長幼全部殺害。惟獨留着秦孝王的兒子楊浩，立他爲皇帝。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决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并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

十幾天後，奪取了江都人的船隻，從水路西歸。到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人謀計襲擊化及，反而被他們殺害。化及於是進入六宮，如同煬帝一樣。每次在帳中朝南端坐，有人前來奏事，沉默不回答。退下牙帳時，纔收取別人陳事的書函，同奉義、方裕、世良、張愷等人一起决定。走到徐州，水路不通，又奪取當地人的車和牛，得到二千輛牛車，全部用來裝載宮女和珍寶。至於那些戈甲之類的武器裝備，全部叫士兵背着。由於道路遥遠，人員極爲疲敝，三軍將士開始産生怨恨情緒。

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

司馬德戡喪失希望了，私下對行樞說："君害我不淺。如今要治理亂世，一定要依靠英才賢人，化及平庸昏暗，此事將來一定會失敗，該怎麽辦呢？"行樞說："廢他有什麽困難！"於是同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人謀劃，决定用殿後的一萬多軍隊殺掉化及，擁立德戡爲主。弘仁得知後，秘密告訴化及，化及拘捕了德戡及其黨羽，并將他們全部殺害。繼續率兵向東郡進發，東郡的通守王軌獻城投降。

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决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

元文都推舉越王楊侗爲君主，授任李密爲太尉，叫李密進擊化及。李密在清淇扎營，和徐世勣用烽火相呼應。化及多次與李密交戰，每每失利，他的將軍于弘達被李密擒獲，送到楊侗那裏，被楊侗叫人用鑊給烹了。化及糧草用盡，渡過永濟渠，同李密在童山决戰。於是便進入汲郡搜求軍糧，還派人到東郡刑訊官史，責求他們搜集糧食。王軌爲此很生氣，獻城歸順了李密。化

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强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鬥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

自知必敗，乃嘆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内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及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

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鷄，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妒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棰。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事事營

及大爲恐懼，從汲郡出發準備圖取以北的各州。他的將領陳智略率領嶺南的一萬多驍果和張童兒率領的江東幾千驍果，全部反叛歸順李密。化及還有二萬人，便敗逃到魏縣。張愷和將領陳伯謀議離開化及，因事情暴露，被化及殺害。化及的心腹漸漸都死光了，兵力日益窮困，他和他的兄弟更沒有其他計策，衹知道相聚宴飲，欣賞女藝人奏樂。喝醉後，化及指責智及說："我當初不知道是你的計策，强行立我爲主。如今走到哪裏都一事無成，因爲背負着弑主的罪名，所以爲天下人拋棄。這滅族的禍殃難道不是由你而起嗎？"說完抱着他的兩個兒子哭了起來。智及憤怒地說："事情成功之時都没見你怪罪；等到事情要失敗了，就想把罪責歸到我身上。爲什麽不殺了我去投降建德！"此後，兄弟間多次争執，説話没有長幼尊卑，酒醒後又再飲，經常都是如此。

化及自己知道肯定會失敗，於是感嘆地說："人終有一死，怎麽不當一天的皇帝呢？"於是鴆殺了楊浩，在魏縣自稱皇帝，國號許，建元天壽，設置百官。接着進攻魏州的元寶藏，反被寶藏擊敗，於是奔向東北方的聊城，準備在那裏招納各路盜賊。派士及去濟北徵調糧餉。大唐派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將化及圍了十幾天，因難以攻下，便退走了。竇建德出動全部兵力前來進攻。在此之前，齊州賊首王薄聽説化及有很多寶物，假稱前來投靠。化及相信了他，與他共同居守聊城。此時，王薄引納建德進入聊城，擒獲了化及，將化及部衆全部俘虜。首先斬殺了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人，接着用囚車把化及載到大陸縣城下，在歷數他的弑君叛逆罪狀之後，將他連同他的兩個兒子承基、承趾一起殺了，并把首級傳送到突厥義城公主那裏，在虜庭懸頭示衆。士及從濟北向西回到長安。

智及小時候頑鈍凶悍，喜歡和别人聚在一起鬥鷄，熟悉放縱鷹狗。起初因父親的功勛，賜封爲濮陽郡公。與母輩淫亂，醜惡污穢，無所不作。他的妻子長孫氏，心懷忌妒，便將事情告訴了宇文述。宇文述雖説替他隱諱了，但對他大爲憤怒，以後即使遇到細小的過錯，亦往往對他動

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尸梟首。

以鞭杖。弟弟士及，自恃娶了公主，也對他輕視。祇有化及事事呵護他，父親多次想殺掉智及，都因爲化及相救纔免一死，因此兩人頗爲親昵。於是智及勸説化及派人到蕃國私下交易。事情暴露，罪當處死，宇文述祇證明是智及的罪惡，而替化及請求免死，煬帝於是將兩人都釋放了。宇文述臨死時，上表説智及凶暴，將來一定會敗壞家門。煬帝後來思念宇文述，便任智及爲將作少監。江都弑君就是智及的計謀。化及任丞相，任命他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稱帝，封他爲齊王。竇建德將他殺掉，他的十多個黨羽也全部被暴尸懸首示衆。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奸計，素大善之。以勛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

既獲煬帝，與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温國公，加光禄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

司馬德戡，扶風雍縣人。父親司馬元謙，任北周都督。德戡年幼喪父，靠殺猪爲生。有一個叫釋粲的僧人，和其母娥氏私通，因而也教他讀書，他因而能够寫寫算算。開皇年間，任侍官，逐漸升到大都督。跟從楊素征討漢王楊諒，在内營備楊素左右，舉止逢迎諂媚，辯才出衆而富有奸計，楊素對他極爲欣賞。因功勞授任儀同三司。大業三年，任鷹揚郎將。跟從煬帝征討遼東，進升爲正議大夫，調任武賁郎將。煬帝對他非常親昵。跟從煬帝到江都，統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駐守在城内。趁隋末天下大亂，便率領驍果反叛，其事記載在化及的事情中。

抓獲煬帝以後，和他的同黨孟秉等人推舉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先封德戡爲温國公，加授光禄大夫，仍舊統領原來的人馬。化及心中非常猜忌他。過了幾天，化及部署衆將，分配兵力，便委任德戡爲禮部尚書，表面上是榮升，實際上是奪其兵權。因此心裏充滿憤怨，將所得到的賞賜全部用來賄賂智及，智及替他在化及面前美言。一行人馬行到徐州，捨船登岸，叫德戡統領殿後軍隊。於是和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人密謀襲擊化及，派人出使孟海公，結爲外援。此事拖延着還没發生，以等待來使回報。許弘仁、張愷知道了，他倆報告給化及。化及於是派他的弟弟士及以游獵爲名，趕到後軍那裏，此時德戡還不知道事情已經暴露，便走出軍營參

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内，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見，士及趁機叫手下人拘捕德戡，并將同謀者一網打盡。化及責備德戡説："我與公出生入死，同心平定天下。如今事情剛有所成，祇望着能同守富貴，您又爲什麽要去反叛呢？"德戡説："殺昏君，是因爲被其暴虐所困，誰知立你爲君更厲害。迫於民心，不得不如此。"化及没有回答，叫人送到帳下，將他勒死。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晋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宫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裴虔通，河東人。起初，煬帝爲晋王，便以親信的身份隨從，漸漸升到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提拔過去的身邊侍從，授任他爲宣惠尉。因多次跟從煬帝征戰，升到通議大夫。和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打開宫門，策馬來到成象殿，殺害了將軍獨孤盛，在西閣拘拿了煬帝。事後被化及授任光禄大夫，封爲莒國公。化及統兵北上，叫他鎮守徐州。化及失敗後，歸順大唐，當即授徐州總管，改任辰州刺史，封爲長蛇男。不久，因他在隋朝有弑君之罪，被除名，發配到嶺南，死在該地。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褥，徙居新豐。頹褥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

王世充，字行滿，本是西域的胡人。祖父支頹褥，遷居到新豐。頹褥死時，他的妻子年輕寡居，便和儀同王粲私通，生了一兒子叫王瓊，王粲於是將她娶過來作小妻。他的父親支收年幼喪父，跟隨母親到了王粲家，王粲對他很喜愛并撫養他，於是改姓王。後來官至懷、汴二州長史。

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虚，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

世充頭髮鬈曲，聲音如同豺狼，猜疑深思，多行欺詐，讀過許多典籍，尤其喜歡兵法，通曉占卜天文曆法和氣數之盛衰，但從没有對别人説起。開皇年間，任左翊衛，後來因軍功授予儀同，任兵部員外郎。善於陳述進奏，熟知法律，對舞弄文墨，能成竹在胸。遇到有人駁斥詰難，世充總是以言詞掩飾，能做到滔滔不絶，别人雖知道他不對，但不能讓他屈服，人們都贊賞他善辯。

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宫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

煬帝時代，經多次升遷至江都郡丞。當時煬帝多次巡游江都，世充善於察顔觀色，順着煬帝的旨意阿諛奉承，每次入宫奏事，煬帝都很欣賞。又以郡丞的身份兼江都宫監，他便趁機整修

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懷僥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賊盗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

池臺樓榭，暗地裏進獻遠方的珍寶異物，以取媚於煬帝，從此煬帝對他更加親昵。大業八年，隋朝開始出現混亂，世充便心存僥幸，爲此他禮賢下士，暗中交結豪俊，多方收買人心。江、淮一帶的人一向輕捷强悍，又因爲當時盗賊群起，所以犯法的人很多，遇到被送到官府治罪的，世充常常私自放出去，以樹立自己私人的恩惠。

及楊玄感反，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争爲用，功最居多。

楊玄感謀反時，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在江南起兵相應，他們自稱將軍，擁有部衆十多萬人。煬帝派遣將軍吐萬緒和魚俱羅前去討伐，不能取勝。世充從江都招募了一萬多人，頻頻擊敗叛軍。每次遇到打了勝仗，他必定將功勞歸於將士，繳獲的軍用物資亦都分給士兵，自己毫無所取。因此人人争着爲他效力，使他在這次的平叛中功勞最大。

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栅，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盗，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

大業十年，齊郡賊首孟讓從長白山出發騷擾劫掠周圍的郡縣，到盱眙時，已發展到有十多萬人。世充率兵抵禦，他先將那些老弱病殘的士兵布防在都梁山，在山外設置五道栅欄，相持不戰，以示自己勢弱。後來趁賊寇懈怠之時，率兵出擊，大獲全勝，并乘勝消滅了全部賊寇，孟讓衹帶着幾十人逃走，斬首一萬人，賊寇的六畜軍資，全部獲取。煬帝認爲世充有將帥的才略，開始叫他領兵，以平定其餘的小股盗賊，每次交戰都將盗賊擊敗。然而他生性虚僞，表面上積德行善，勤勞艱苦，目的却是求得好名聲。大業十一年，突厥將煬帝圍困在雁門，世充率領所統的江都士兵前去救駕。當時世充常常蓬頭垢面悲哭，整夜不解甲胄，衹坐在茅草上。煬帝後來聽説後，認爲他愛戴自己，更加信任他。

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盗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悦，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閲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

大業十二年，升任江都通守。當時厭次人格謙爲盗多年，已擁兵十多萬人，在豆子䴚中。世充率兵大敗格謙，并斬殺了格謙，於是威振四方盗寇。又在南陽擊敗了盧明月。征賊回江都，煬帝大爲高興，親自持酒杯給他賜酒。當時世充又瞭解到煬帝喜歡女色，於是對煬帝説江淮一帶的清白人家多有美女，她們都希望能進後宫，但自己没辦法。煬帝愈加歡喜，便密令世充留心觀察，遇到資質端莊艷麗且符合標準的女子，就拿

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别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賫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秘之，又遽簡閲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

正庫以及本該輸送京城的財物前去聘納。爲此事所耗費的財物不可勝計，在賬簿上衹寫明是皇上别有他用，没寫明它們的實際去處。遇到進獻的美人合意，煬帝就重賞世充，遇到不中意的，又拿來賜給王世充。後來煬帝叫世充用船將那些美女送往東京，由於路途盜賊蜂起，護送美女的使者不能忍受其苦，便在淮水、泗水上將船鑿沉，前後溺死的美女達十數。有人向世充揭發暴露，世充將它隱密了，同時又馬上考察挑選一些美女去供進。此後，世充更加受到煬帝的親昵。

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沾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

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多次遭到失敗，光禄大夫裴仁基獻出武牢投降了李密。煬帝很痛恨李密，大舉調兵遣將，準備征討李密。特地頒發詔書，任命世充爲主將，屯軍洛口以抵禦李密。世充與李密前後交戰一百多次，互有勝負。世充便率軍渡過洛水，直逼倉城。李密率軍迎戰，世充潰敗，投水溺死的達一萬多人。當時天氣寒冷，大雪紛飛，士兵渡過河後，衣服都被打濕，在路上凍死的又有幾萬人，等退到河陽，衹有幾千人了。世充將自己囚禁於牢獄以示請罪，越王楊侗派使者將他赦免，召他回都城。世充收集逃散的士兵，屯居在含嘉城裏，不敢再出來。

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悦，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

宇文化及在江都殺害煬帝以後，世充和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立楊侗爲君主。楊侗任命世充爲吏部尚書，封爲鄭國公。楊侗采用元文都、盧楚的計策，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李密於是俯首稱臣，并率兵在黎陽抵禦化及，擊敗化及後，派人到東都報告勝利的消息。大家都很高興，衹有世充對手下的諸將説："文都等這些人，衹不過是一些刀筆吏。我觀察形勢，今後必然會被李密所擒。况且我軍將士每次同李密交戰，都殺了他們很多父兄子弟，一旦歸順於他，我們這些人就會死無葬身之地。"世充説這話的目的就是以此來激怒他的部下。文都知道後大爲驚恐，即與盧楚等人謀議，準備趁世充進入宫廷之時，埋伏甲兵將他殺了。離預定期限還有幾天，將軍段達派女婿張志把盧楚等人的計謀告訴世充，世充當夜帶兵包圍宫城，將軍

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内史令，入居禁中。

費曜、田世闍等人在東太陽門外與世充交戰。費曜所部軍隊戰敗，世充於是攻入宮城。無逸僅一人逃走。擒獲了盧楚，將他殺了。當時宮門還關着，世充派人叩門對楊侗說："元文都等人想拘捕皇帝去投降李密，段達知道後告訴了臣。臣不是造反，是誅殺反叛的人。"文都聽到世充包圍宮城，即進宮奉持楊侗到乾陽殿，設兵守衛。同時叫將帥登上宮城以抵禦世充，抵禦失敗後，楊侗叫人打開宮門讓世充進來。世充將原來的宿衛全部換成他的手下人，第二天入宮謁見楊侗，叩首流涕說："文都等人無禮，陰謀相互屠殺，因事情緊急，所以這樣做了，但是不敢背叛國家。"楊侗與他訂了盟約。世充不久派遣韋節等人勸說楊侗，叫他把自己加封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又授任他哥哥王惲爲典掌宮廷事務的内史令，進入宮禁居住。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匹，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

不久，李密擊敗宇文化及回到東都，他的精兵良馬多戰死，士兵疲憊不堪。世充想趁機進擊，又擔心大家不齊心，於是便假托鬼神，說夢中見到周公，便在洛水之濱建周公祠，派巫師宣稱周公想叫僕射世充急速討伐李密，定會建立大功，不然士兵都會得瘟疫而死。世充軍中很多是楚地人，楚人的風俗相信鬼神，所以用此話來蠱惑他們。大家聽了巫師的話後，都向世充請戰，世充挑選出精兵二萬多人，馬一千多匹，在洛水南岸扎營。李密的軍隊正從偃師的北山而上。當時李密剛擊敗化及，對世充產生輕視心理，便不設防禦壁壘。世充派二百多人的騎兵偷偷進入北山，埋伏在溪谷中，同時叫軍隊充分準備。不久，趁夜色全軍渡洛水，急速奔馳，天剛放亮就已接近李密。李密派兵迎擊，戰陣還没排好，兩軍就開始交戰了，世充的伏兵漫山而上，偷偷登上北部的高地，再乘高而下，直向李密營地壓來。李密軍營混亂，没人去抵抗，世充即進入營中縱火。李密軍見火更加驚恐，紛紛潰散，將領張童兒、陳智略投降世充。接着進拔偃師。起初，世充哥哥王偉及兒子王玄應跟從化及到東郡，李密俘獲後將他們囚禁在城中。此時，他們倆人都獲救。還俘獲了李密長史邴元真的妻兒、

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

司馬鄭虔象的母親以及其他各位將領的兒子兄弟，世充對他們予以安撫，叫他們各自私下出去呼喚他們的父兄。軍隊進到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人獻倉城以接應世充。李密率領幾十個騎兵逃跑了，世充收集他的部衆後便回師了。於是，東到大海，南到長江的州郡，都前來歸附。

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

世充又叫韋節勸諫楊侗拜自己爲太尉，設置官署和官屬，把尚書省作爲他的府第。不久，自稱鄭王，派遣他的將領高略率兵進攻壽安，失利而回。又親自率軍圍攻穀州，三天後又退了回來。第二年，自稱相國，接受九錫之賜，備製法物，此後不再朝謁楊侗了。有一個名叫桓法嗣的道士，自稱能解圖讖，世充對他很親昵。法嗣便上呈《孔子閉房記》，畫中有一男子拿着一根竿子在驅趕着羊群。法嗣説：“楊，隋室的姓。一干，即王字。王站在楊的後面，明示相國代替隋室做皇帝。”又拿來《莊子》的《人間世》和《德充符》二篇上呈給世充，法嗣解釋説：“上篇説‘世’，下篇説‘充’，這是相國的名字。應當德被人間，應驗符命作天子。”世充大爲高興地説：“這是天命啊。”再次下拜接受其圖。當即任命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網羅各種各樣的鳥，將帛書繫在它們的脖子上，自稱所寫爲符命并將它們放到空中。如果有人用彈弓射得繫有帛書的鳥來獻，亦授予官爵。不久，廢掉楊侗，暗地裏將他殺了，自稱皇帝，建元爲開明，國號鄭。

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爲仇家所殺。

大唐太宗李世民率軍圍攻世充，世充接連出兵，每次交戰都失利，其他各城相繼投降。世充窮途末路，派使者向竇建德求救，建德率兵前來援助。軍隊行到武牢，被太宗擊敗，活捉建德來到城下。世充準備突圍而出，但手下諸將没人響應，於是出城投降。後來到了長安，被仇家殺掉。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親段嚴，在北周曾任朔州刺史。

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爲丞相，以爲大都督，領

段達在北周時，纔三歲便承襲襄垣縣公。長大以後，身高八尺，長有美麗的鬚髯，熟習射箭和騎馬。隋文帝任丞相，任他爲大都督，統領親

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爲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晋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爲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并起爲盗，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盗賊既多，達不能因機决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爲怯懦。

信兵，常常安置在身邊。隋文帝即位，任左直齋，升任車騎將軍，督晋王府軍事。因討高智慧有功，授以上儀同。又因爲擊敗汪文進等人，加授開府。仁壽初年，任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年，因爲曾是煬帝早年王府的故吏，拜任爲左翊衛將軍。跟從煬帝征討吐谷渾，進升爲金紫光禄大夫。煬帝征討遼東時，平原人郝孝德、清河人張金稱等人同起爲盗賊，煬帝叫段達討擊，多次被金稱等人所敗，諸賊輕視他，呼他爲“段姥”。後來采用鄃令人楊善會的謀略，再次同賊寇交戰，纔取得勝利。回到京城後，因公事坐罪而被免官。第二年，煬帝再次征討遼東，叫段達留守涿郡。不久又授予左翊衛將軍。此時，高陽人魏刀兒糾聚衆人，自己號稱“歷山飛”，并劫掠燕州、趙州。段達率領涿郡通守郭絢將他擊敗。當時盗賊很多，段達不能相機剿滅，衹知擁兵自保，當時人們都説他怯懦。

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户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没于密。

大業十二年，煬帝巡行江都宫，下詔叫段達和太府卿元文都等人留守東都。李密率兵進到城下，段達和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打退李密，因功進升爲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被李密擊敗，李密占據北芒，并迫近上春門，段達和判户部尚書韋津率兵抵抗。段達看見李密軍，没設陣就跑了，於是軍隊大敗，韋津被李密俘獲。

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爲之内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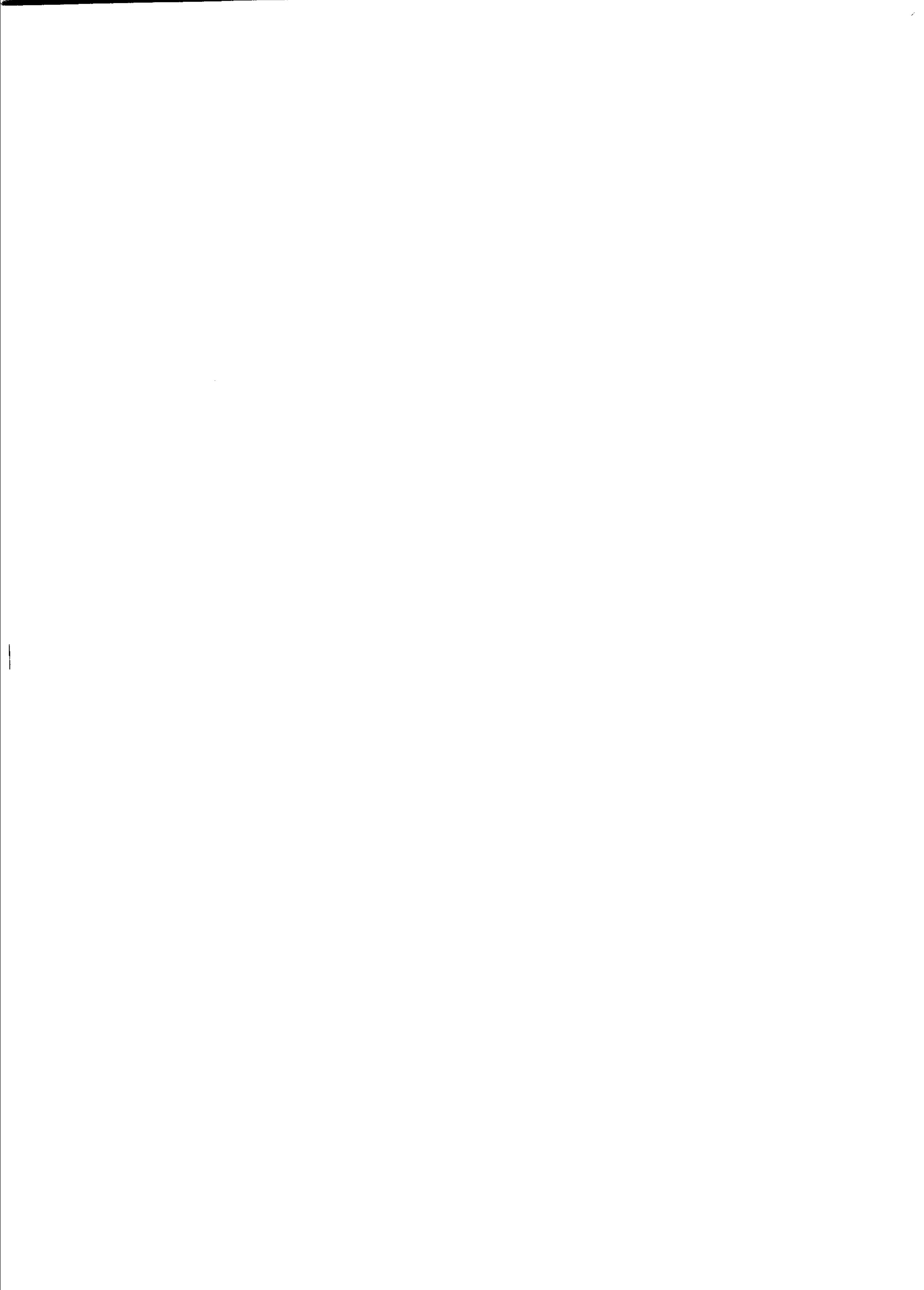
煬帝在江都被殺後，段達和文都等人推戴越王楊侗爲君主，段達代理開府儀同三司，兼任納言，封爲陳國公。元文都等人陰謀誅殺王世充，段達亦參預了此事。不久暗地裏告訴了世充，段達作爲他的内應。等到事情泄露後，段達强迫楊侗將文都送給世充，世充非常感激段達。世充擊敗李密後，段達勸諫越王禪讓。世充僭稱帝號，任命段達爲司徒。東都平定後，段達因罪被斬，妻兒被没收爲奴婢。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顔取悦。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

論曰：宇文述善於迎合，以奴顔卑膝來討皇帝的歡心。君主説行，他也跟着説行，君主説不行，他也跟着説不行。不講是非，不能辦事，沉默苟活，偷安高位，無所事事，任憑他人非難。

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奬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鴆毒。竟而蛇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凶魁，相尋菹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這本來是君子所不爲的，也是左丘明以爲可恥的。化及以平庸的資質，累世受恩。身逢亂世，不能竭盡忠誠，而是憑藉有利的形勢，首先圖謀不軌，率先作亂，是挑起禍亂的主要原由。拔根堵源，撕毀冠冕，顛倒是非而擅作威福，事情急迫還殘害部屬，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人神都同爲憤慨的。世充才識短淺，器量狹小，碰到好運，受到提拔，超越舊臣。而他身爲軍隊主帥，竟親自鴆毒君主。至於蛇豬之類，你殺我砍，元凶大奸，相互殺戮。給來世留下明鑒，使忠義之士獻身於當年，作爲人臣，能不引爲教訓嗎？



北史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吕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爲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藺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

左靠賢人輔佐右靠貴戚支持，崇尚道德尊重功業，這是帝王所以能够統治天下的原因。殷王朝開創根基没有憑藉莘氏作爲輔佐；周王朝的偉業没有用姒姓作爲助手。然而綜觀歷代的外戚，藉母后的權力獲取高官厚禄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保持長久，他們必然要遭受顛覆之禍。這是爲什麽呢？都是由於在上者不能公平待人，在下者衹知邀恩求寵，這就好比小牛犢拉大車，細木作大梁，無德而居高位，衹知進而不知退，忘記了滿招損的告誡，不考慮居高則危的道理，所以鬼魅窺視其室，憂患必定降臨在他的身上，像這樣的殺身滅族的事在西漢、東漢多次出現。在艱難中顯出忠誠，功績傳播於國家，不以謙虚自養，仍免不了跌倒失敗之禍；更何况道義不足以濟世，仁德不足以利物，反而誇耀自己的才能，以富貴驕人的小人了！

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兹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并良家遺孽，守死無暇，

魏道武帝初年，賀訥廣有部衆，成爲皇統帝祚的輔佐，其餘有的以勞勤立業，有的因親緣受恩。齊氏后妃的親族，大多得到保全。胡長仁因爲進讒言而留下災禍，斛律光因爲遭忌恨而被殺身亡，都不是因爲女寵的盛衰而造成的。婁昭因爲有輔佐立國的功勞，推崇他的名號車服，况且霸業剛剛起始，當時大家同心同德。衰頽暴虐的徵兆，也由此而起。北齊靖德、昭訓兩后，都

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迹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内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

是良家遺孽，至死不變，固然不用多説。又其子没有繼世，權力難以妄假。昭信皇后不祇是寒素門第履行婦道，最終受到被廢的羞辱，而且身處威嚴之地，自己不能改變處境。有周立國，皇后親族起初没有參與政事。到了後來外戚竊權，最終改换了朝代，這本是西漢覆滅的教訓，是魏文帝深深告誡子孫的。隋文帝即位之初，文獻皇后傾力相助；隋煬帝即位之初，蕭妃即參預機要。所以情意深厚禮節周全，始終没有改變。皇親國戚，没有參與朝政，兄弟也没有特殊的恩寵。至於住着豪華宅第，擁有億萬家産，光照鄉里，稱霸四方，勢比三公，一門五侯者，整整一代未曾有過。考核前朝的君主，可説是矯正他們的弊端了。所以雖然社會動蕩不安，而没有陷於不義的，雖然朝代變更，都能够得到保全。這和憑藉親戚關係受到寵幸，追逐其不應有的，而隨即就跌倒隕落的相比較，怎麽可以同日而語啊！這就是所謂應當愛之以禮。

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黄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寔，《齊書》有趙猛、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巋。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寔、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各附其家傳，其餘并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外戚傳，《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黄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寔，《齊書》有趙猛、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無外戚傳，《隋書》有獨孤羅、蕭巋。如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寔、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各附其家傳，其餘一并收入此篇。又查檢楊騰、乙弗繪附於魏之末，以充實《外戚傳》。

賀訥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

賀訥，代郡人，魏道武皇帝的舅舅，獻明后的兄長。他的先世爲君長。祖父名紇，娶平文帝女爲妻。父名野干，娶昭成帝女遼西公主爲妻。昭成帝去世，各部不和，獻明后與道武帝及衛王、秦王依從賀訥。正逢苻堅命劉庫仁分理國事，道武帝返回居住在獨孤。賀訥總理東部爲大人，遷居至大寧，所作所爲多有恩信，部衆多來歸附他，與劉庫仁力量相等。苻堅授予賀訥鷹揚

鷹揚將軍。

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粗暴，忌帝，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爲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

及帝討吐突鄰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

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户。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賀盧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没。

賀悦　賀泥

訥從父弟悦。初，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悦舉部隨從。又

將軍的稱號。

後來劉顯謀反，道武帝輕騎回到賀訥處，賀訥驚奇地拜見説："皇上將來復國，應當念及老臣。"道武帝笑着回答説："誠如舅言，是不會忘記的。"賀訥次弟染干粗暴，憎恨道武帝，常常圖謀反叛。因爲道武帝每每受到皇姑遼西公主的保護，所以染干不能隨心所欲。各部大人希望賀訥兄弟推舉道武帝爲主，染干不同意。於是賀訥與各部大人勸道武帝進位，道武帝在牛川登上代王位。

到道武帝討伐吐突鄰部，賀訥兄弟於是心懷不軌，率部幫助吐突鄰部。道武帝擊之，大獲全勝，賀訥西逃。衛辰派遣其子直力鞮征討賀訥，賀訥告急請降。道武帝派遣精鋭騎兵二十萬救援，於是遷移賀訥部落及他各位弟弟於東部疆界。賀訥又與慕容垂相通，慕容垂封他爲歸善王。染干陰謀殺害賀訥而取代他的位置，因此賀訥與染干互相攻擊。慕容垂派遣其子慕容麟討伐他們，在牛都打敗染干，在赤城攻破賀訥。道武帝派遣軍隊救援賀訥，慕容麟這纔退走。賀訥跟從道武帝平定中原，被授予安遠將軍。

以後各部分散，各有疆土，不能隨意遷移，他們的君長大人，都同於編户。賀訥以元舅的身份，受到皇帝尊重，但是没有統領軍隊。以高壽死於家中。

賀訥弟賀盧，也跟從皇帝平定中原，因功賜爵遼西公。皇帝派遣賀盧會同衛王托跋儀伐鄴，賀盧自認爲是皇帝的小舅，不肯受托跋儀指揮。皇帝派遣使者嚴詞責備他，賀盧於是心生忿恨，與托跋儀的司馬丁建産生嫌疑，更加互相猜忌。正逢道武帝下指示命令托跋儀離開鄴，賀盧也返回。道武帝任命賀盧爲廣川太守，賀盧生性雄豪，以位居冀州刺史王輔之下感到耻辱，偷襲殺死王輔，投奔慕容德。慕容德任命他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一役失敗，賀盧也死於戰爭。

賀訥的堂弟叫賀悦。當初，道武帝住在賀蘭部下，民衆還没有甘心歸順，衹有賀悦舉部相

密爲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公，卒。

從。又暗中爲道武帝祈禱天神，請求成就其大業，表現出一片至誠。皇帝贊許他，對他很寵幸。後來平定中原，因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公，後去世。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豫焉。又征蠕蠕，爲别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禄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子醜建襲。

他的兒子賀泥繼承爵位，後來降爲肥如侯。道武帝去世後，京城騷動不安，賀泥在安陽城北舉起烽火，賀蘭部人都趕往京城。明元帝即位以後，纔停止此舉。下詔賀泥與元渾等八人在皇帝左右拾遺補闕。與北新侯安同持節兼管并、定二州，彈劾上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都認罪，州郡安定。後來跟從太武帝征討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國家有大事要商議，常常參預。又征討蠕蠕，爲别道將，由於追逐賊寇不力，虚報俘虜數量，按法律應當斬首，贖爲庶人。過了很久，拜爲光禄勳，任外都大官，恢復原來的爵位。在官任上去世，兒子醜建繼承官爵。

姚黄眉

姚黄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黄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户二百。太武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黄眉寬和温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姚黄眉，是姚興的兒子，明元帝昭哀皇后的弟弟。姚泓被滅後，姚黄眉乘間投奔魏國。明元帝以隆重的禮節對待他，賜給他隴西公的爵位，給他娶陽翟公主爲妻，拜爲駙馬都尉，賜給他隸户二百户。太武帝即位後，升任内都大官，後又拜爲太常卿，死於任上。贈封雍州刺史、隴西王，謚號爲獻，陪葬於金陵。姚黄眉生性温和厚道，不大計較得失，太武帝對他的去世感到痛惜，所以贈禮特别豐厚。

杜超　杜道生　杜遺　杜元寶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别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杜超字祖仁，是魏郡鄴人，密皇后的哥哥。年少時有氣節操守。泰常年間，擔任相州别駕。始光年間，太武帝思念舅家，封杜超爲陽平公，娶南安長公主爲妻，拜爲駙馬都尉，官任大鴻臚卿。皇上親自到他的府第，賞賜成千上萬。神䴥三年，命杜超兼任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守鄴。追加杜超父親杜豹爲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親稱鉅鹿惠君。真君五年，杜超被他的部下殺害，太武帝親臨致喪，哀傷慟哭很長時間。謚號爲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

長子道生賜給城陽侯的爵位，後來擔任秦州

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超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爲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内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惠在人，前從坐削爵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刺史，又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繼承杜超爵位，加任侍中、特進。太武帝思念杜超生前功績，想任命鳳凰擔任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離開朝廷，這纔作罷。鳳凰之弟道儁被封爲發干侯，鎮守枋頭，授兗州刺史。

杜超已經去世，又授任杜超堂弟杜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調入京城任内都大官，進爵位爲廣平王。杜遺生性忠厚，多次調動在各州郡擔任官職，都有好名聲。去世後，贈官太傅，謚號爲宣王。

長子元寶，官至司空。元寶的弟弟胤寶，任司隸校尉。元寶又進封爵位爲京兆王。等元寶返回而他的父親杜遺去世。第二天應當入朝謝恩，元寶想上表説明，文成帝不知道杜遺已經去世，責怪他遲遲不見，下令召見他。元寶將要入宫，旁人阻止他説："應以家有喪事推辭。"元寶想顯示他的受寵，没有聽從，於是不顧喪事在身而入宫。不久，以謀反罪被殺，親屬隨從都斬首，衹有元寶的兒子世衡逃過這一災難。當時朝廷想要削除杜超的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申述。後來杜道儁在兗州的屬吏汲宗等人説道儁在兗州有德政，以前受牽連削去爵位被殺，尸骨暴露請予收葬。表章上奏，皇帝認爲正當而聽從。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爵位南康公，謚號爲昭。世衡繼承杜遺公的爵位。

賀迷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禄大夫、五原公。

賀迷，是代郡人，太武帝敬哀皇后的伯父。皇后生下景穆。起初，皇后少年時失去父母，父兄的近親衹有賀迷，所以蒙恩賜爵爲長鄉子。去世後，贈官光禄大夫、爵位爲五原公。

閭毗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

閭毗，是代郡人，蠕蠕國君主大檀的親屬，太武帝時從蠕蠕國前來投降。閭毗就是恭皇后的哥哥。恭皇后生文成帝。文成帝太安二年，任命閭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他的弟弟閭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這一年，都加官侍中，進爵位爲王。閭毗任征東將軍，評尚書事；閭紇任征西將軍、中都大官。其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爲公者五人，爲侯者六人，爲子者三

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定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

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户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

常英

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簡公；父勃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内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

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順，何足追

人，同時受封，所以恩寵顯赫。和平二年，追謚恭皇后祖父閭延爲定襄康公，父閭辰爲定襄懿王。閭毗去世，贈官太尉，又追贈閭毗妻爲河東王妃。子閭惠繼承閭毗的爵位。

閭紇去世，贈官司空。子閭豆，後來賜名爲莊。太和年間，開始設立三長，任命閭莊爲定户籍大使，當時很受好評。十六年，按照條例降低爵位。後來擔任七兵尚書，在任上去世。

閭紇弟閭染，官任外都大官、冀州刺史，封江夏公，後來去世。

起先，文成帝因爲乳母常氏有保護的功勞，即位以後，尊她爲保太后，後來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常英字世華，從肥如令越級提拔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位爲遼西公；弟常喜，任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封帶方公；三個妹妹都封爲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封遼東公。又追贈常英的祖父前秦苻堅時擔任扶風太守的常亥爲鎮西將軍，封遼西簡公；父親勃海太守常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封遼西獻王；常英的母親許氏爲博陵郡君。派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爲之樹碑立廟，派一百户守墓。太安初年，常英任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封爵位爲王；常喜任左光禄大夫，改封爲燕郡公；堂兄常泰爲安東將軍，封朝鮮侯；常訢子伯夫任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常員任金部尚書；常喜子常振任太子庶子。三年，常英領太師官職，評尚書事，内都大官，常伏、常寶、常泰等爲州刺史。五年，下詔封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任常喜爲洛州刺史。

當初，常英事奉宋氏不盡心，而王睹事奉宋氏很周到，在和龍吃飯，没有車子和牛，宋氏勞累不前，王睹背着宋氏前去。這時，宋氏不喜歡常英等人，不如待王睹那樣感情深厚。宋氏對太后説："爲什麽不封王睹爲王而罷黜常英？"太后説："常英是長兄，是全家之主，家裏有小小的

計。晧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

不順之處，何必追究。王晧雖然盡力，畢竟姓王不姓常，如何在常英之上。任爲本州郡公，也足以報答了。"

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安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污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

天安年間，常英任平州刺史，常訢任幽州刺史，常伯夫進爵位爲范陽公。常英貪污納賄，降級徙於敦煌。常家各弟兄自從興安年間到此時，都以親疏關係分别受封爵位賞賜土地宅院，當時稱爲興盛。後來常伯夫任洛州刺史，因爲貪贓瀆職欺詐妄爲，於京師斬首。承明元年，召還常英恢復官職。去世後，謚爲遼西平王。開始召還常英，常英夢見太陽墜落在他所居住的黄山下水中，村裏人用車子和牛拉也拉不出來，常英獨自抱着而回來了。聽到的人都感到很驚異。

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婿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後來常員和伯夫子禽可共同寫匿名信誹謗朝政。事情暴露後，有關官府執行法令，當刑及五族。孝文帝因爲昭太后的緣故，衹判罪常員和禽可一家。常訢年老，被赦還家，放回他的一個孫子贍養他，發還奴婢和田宅。其家僮被抄没入官的有百人之多，金銀綢緞布匹數以萬計，賜給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各級官吏。他的女婿及親信在朝中做官的，一律免去官職回鄉。太和十一年，孝文帝、文明太后因爲昭太后的緣故，全部歸還他們家先後没入官府的婦女，任命常喜的兒子常振出任代理正平郡的官職，後來去世。

馮熙

馮熙字晋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黄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

馮熙字晋國，長樂信都人，是文明太后的哥哥。祖父馮弘，是北燕王。太武帝平定遼海後，馮熙的父親馮朗内遷，官做到秦、雍二州刺史，封遼西郡公，由於犯事被殺。文明太后臨朝處理政事，追贈馮朗假黄鉞、太宰，封爲燕宣王，在長安建立廟宇。

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泛愛，不拘小節，人無士

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撫養。由於叔父樂陵公馮邈因戰争陷入蠕蠕，魏母於是帶馮熙逃避到氐、羌中撫育。馮熙年十二，愛好騎馬射箭，有勇力才幹，氐、羌都歸附他。魏母不希望他這樣，把他帶回長安，向學者求學。他跟從老師學習《孝經》、《論語》，喜歡陰陽兵法之學。長大後，來往於華陰、河東二郡之間。廣交游，不拘小節，不管是儒士還是平民，來了就接

底，來則納之。

待。

熙姑先入掖庭，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爲太傅，累拜内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宫之寵，爲群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

馮熙的姑姑先進入宫庭，爲太武帝的左昭儀。他的妹妹爲文成帝后，就是文明太后。派人到外邊訪尋，得知馮熙所在的地方，徵召他趕赴京城，拜爲冠軍將軍，賜爵位爲肥如侯，娶景穆恭皇后女博陵長公主爲妻，拜爲駙馬都尉。又出任定州刺史，進封爵位爲昌黎王。獻文帝即位，任太傅，累拜爲内都大官。孝文帝即位，文明太后臨朝處理政事，皇帝於是秉承旨意任命馮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統領秘書事。馮熙因爲多次擔任太師、太傅這些官，又受到皇后的恩寵，衆人不理解，他自己也不安，請求到外地任職。文明太后也認爲這樣合適，授任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的職位和過去一樣。

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毁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

洛陽雖然經歷了戰亂，但舊《三字石經》完好如舊，到馮熙和常伯夫相繼擔任州的長官，把毁壞的分開，以至於嚴重破損。馮熙爲政不仁，而相信佛法。他自己出家財在各個州鎮建造佛寺七十二處。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請高僧，天天講經説法不知疲倦，費用亦不計其數。而所營建的佛塔佛寺大多在高山峻嶺，人畜多有傷亡。有僧侶勸阻他，馮熙説：“建成以後，大家衹看到佛寺，哪裏知道人畜傷亡。”其中北芒寺碑文，爲中書侍郎賈元壽所撰，孝文帝多次登臨北芒寺，親自讀這個碑文，稱爲佳作。馮熙擔任州的長官，因爲掠取別人子女爲奴婢，有姿色的女子納爲小妾，有子女數十人，所以被稱爲貪婪放縱。

後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

後來授任内都大官，太師的職位和過去一樣。馮熙事奉魏母孝順慎重，如同事奉親生母親。魏母去世後，他赤脚散髮，三天滴水不進。皇帝下詔不許其以母喪行禮，馮熙上表請求按趙氏孤兒之例居喪，皇帝以爲其情可感，讓他服喪服一年。後以例降，改封爲京兆郡公。

帝納其女爲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

皇帝以馮熙之女爲后，説：“《白虎通義》講：君主不以一般臣禮相待的有三種人。妻子的父母是其中之一。這所謂侍奉宗廟，不應奪其親情。然而吾季著明於《春秋》，不以臣視之也見於已往的文書，既已允許通體之一，用來表示對

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

至高無上皇帝的恭敬。比擬皇后配享於宗廟，帝王後宮之事既已布施，没有聽説有關官府，陳奏它的法式。可以詔令太師，停止按臣下行禮。"又勒令收集圖書制定儀式交付外面。孝文帝前後娶馮熙的三個女兒，兩個爲后，一個爲左昭儀。因此馮氏更加受寵，賞賜多至成千上萬。皇帝每次下詔馮熙上書不必稱臣，入朝不拜，馮熙上書仍和以前一樣。

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資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强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

馮熙在這以後生了病，連續躺了四年，皇帝派去問候的太監來往不斷，皇帝本人也多次前往探視。將要遷都到洛，皇帝親自與馮熙道别，看到他病勢嚴重，感傷得掉下了眼淚。暗中敕令宕昌公王遇説："太師萬一病故，由你辦理喪事。"十九年，馮熙在代郡去世。皇帝當時在淮水之南，留守京城的官員向皇帝報告，皇帝回到徐州，於是發喪，舉行緦麻服的喪禮。詔令有關官府預先明察喪事弔唁的儀式，并挖開魏京的陵墓，并讓公主的棺柩都朝向伊洛方向。凡喪事用品，都由公家準備。又敕令代郡供給綵帛等絲織物前後有六千匹，以供喪事之用。皇后到代都哭喪，太子元恂也趕赴代都弔唁。將要下葬，贈給假黄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銜，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照晋太宰安平獻王的規格。有關官府奏請給謚號，下詔説："可用威强恢遠曰武，給他作謚號。"棺柩到了洛七里澗，皇帝穿着喪服迎接，對着棺柩哭拜。下葬那天，送棺柩到墓所，親自作墓志銘。

主生二子，誕、脩。

馮熙有二子，名馮誕、馮脩。

馮誕　馮脩　馮穆

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并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

馮誕字思正，馮脩字寶業，都姿容美麗。纔十餘歲，文明太后就把他們引入宫中，進行教育。然而不能熟讀經史，兄弟倆没有學問，衹是修飾容貌儀表，寬和文雅恭謹罷了。馮誕與孝文帝同歲，幼時侍讀，受到優待，娶孝文帝妹妹樂安長公主爲妻，爲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封南平王。馮脩任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封東平公。又任命馮誕爲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到罷免異姓王時，馮誕任侍中、都督中外諸

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

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爲長樂郡公。馮誕拜官時，孝文帝立於庭中，遠遠地接受他的拜謝，完了以後回到宮室。馮脩降爲侯。

誕、脩雖并長宫禁，而性趣乖别。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

馮誕、馮脩雖然同時在宫中長大，但性格情趣完全不同。馮誕淳樸，馮脩浮誇。馮誕也不能使他改正，但常常報告太后。孝文帝嚴厲責備他，甚至於拷打。因此馮脩對馮誕懷恨在心，暗中結交與馮誕有怨恨的人，求得毒藥，想放在食物中害死馮誕。事情被發覺，皇帝親自盤問，真相大白。馮誕向皇帝請求保全馮脩的性命。皇帝因爲馮誕父親年已老，又看重馮誕的情意，没有把馮脩依法處理，鞭打了一百餘下，降爲平城平民。馮脩之妻是司空穆亮之女，要求和馮脩離婚，并免去官職。皇帝援引管叔、蔡叔之事，没有批准。

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奬導風，誕深自誨責。

皇帝寵愛馮誕，常常和他同車出行，同案而食，同席而卧。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詳雖當值宫中，但是比不上馮誕受寵。十六年，任命馮誕爲司徒。皇帝本來喜愛馮誕，授官之日，親自爲他作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他寫奏章答謝。不久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皇帝説他没有師傅的風度，馮誕深深自責。

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鋭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强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尸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絶。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幍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

馮誕跟隨皇帝南伐，十九年，到鍾離。馮誕生病不能侍從，皇帝每日問候，醫藥不斷。皇帝決心進兵長江，於是下令六軍從鍾離出發，與馮誕泣别，左右的人没有一個不掉淚的。當時馮誕已極度疲乏，强撑着坐起來看着皇帝，欲哭無淚，説"夢見太后來呼唤我"。皇帝嗚咽，握手而别，於是進軍。當天，離開鍾離約五十里路，黄昏時，得知馮誕已經去世，皇帝悲哀萬分。當時崔慧景、裴叔業的軍隊在中淮，離出發之地不過百里，皇帝於是輕車西還，跟從的有幾千人，夜裏到馮誕去世的地方，撫尸痛哭，好像失去最親的親人，直到天亮聲淚不絶。跟從的人也都放聲哀哭。皇帝穿着喪服行禮，親臨致祭，撤樂去膳，向六軍宣布命令，停止向長江進發。皇帝親自北渡，痛哭悲哀到了極點。喪車至洛陽，皇帝

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黄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晋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群官脱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僚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産二男。

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禄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馮聿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産兄也。位黄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

馮風

聿同産弟風，幼養於宫，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

仍在鍾離。命留守賜給辦喪事的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喪事之用。加贈假黄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和公的爵位同以前一樣。又加給特殊的恩禮，賜以九命，按照晋大司馬、齊王司馬攸的規格。有關官府奏請謚號，下詔説："根據謚法，主善行德叫元，柔克有光叫懿。過去貞惠兼美，受到三謚的榮耀；忠武雙徽，受賜兩號的美盛。既應按照先例，又當符合重臣之位。既然從小就情意深厚，瞭解他的惟有我，根據他的品行，謚號叫元懿。"皇帝又親自爲他作碑文和寫挽歌，都是詞美而情哀，其隆重之程度没有先例。皇帝返回京城，於是親自到馮誕的墳墓，停下車來哀悼。命令彭城王元勰下詔各官脱去朱紅的官服，穿單衣用頭巾裹住頭髮哭祭馮誕，位尊者以朋友的身份，位低者以下屬的身份。樂安長公主忠貞敦厚有禮節，生有二個兒子。

長子馮穆，字孝和，繼承馮熙的爵位，因爲避諱皇子元愉封爵，改封扶風郡公。娶孝文帝女順陽長公主爲妻，拜爲駙馬都尉。歷任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馮穆與其叔輔興不和。輔興去世，贈官相州刺史，將要下葬之時，而馮穆乘高車騎良馬，恭敬地接受官職，賓朋滿座，談笑風生，被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所彈劾。後來任金紫光禄大夫，在河陰遇害，贈司空、雍州刺史。子馮冏，字景昭，繼承爵位昌黎王。不久因爲異姓罷去王爵，仍繼承扶風郡公。子馮峭，字子漢，齊朝受禪，按例降爵。

馮穆弟馮顥，繼承父親馮誕長樂郡公的爵位。

馮脩弟馮聿，字寶興，是廢后同母的兄長。官任黄門郎，封信都伯。後來因爲妹妹的關係被廢黜，罷免爲長樂百姓。宣武帝時，死於河南尹任上。

馮聿同母弟弟馮風，從小養在宫中，文明太后特别愛護思念。幾年之中賜爵位至北平王，拜

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

崔光之兼黄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黄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爲太子中庶子，出入宫中，恩寵與二位哥哥相當。孝文帝親政以後，恩寵稍減，降爲侯爵。幽后立，再度當官。幽后去世後，又成了無權的散官。馮風去世，贈青州刺史。

崔光兼任黄門，與馮聿一起當值。崔光常常對馮聿説："您家富貴太盛，最終一定要衰敗的。"馮聿説："我家有什麽地方對不起天下之人，你這樣咒我！"崔光説："以古推今，不可不慎。"當時馮熙爲太保，馮誕爲司徒、太子太傅，馮脩爲侍中、尚書，馮聿任職黄門，廢后在位，寵愛還没有衰減。一年後，馮脩因罪被廢，馮熙、馮誕去世，皇后被廢，馮聿離去。當時人認爲興盛久了一定會衰敗。

李惠 李蓋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

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

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争巢，鬥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并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檐息樹陰，二人將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争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

李惠，中山人，是思皇后的父親。父李蓋，從小就有名，歷任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封爲南郡公。起初，太武帝的妹妹武威長公主是故涼王沮渠牧犍的妻子，太武帝平定涼州，得到公主通消息的幫助，所以給予的恩遇比較多，詔令李蓋娶她爲妻。李蓋的妻子與氏被離棄。後來李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在官任上去世，追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封中山王，謚號爲莊。

李惠二十歲時繼承父爵，娶襄城王韓頹的女兒爲妻，生有兩個女兒，長女即是皇后。李惠歷任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封爵位爲王。轉任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任長安鎮大將。

李惠善於思考。雍州廳堂上有燕子争巢，相鬥已有多日，李惠派人捕獲，試命公府主簿來决斷此事，都推辭。李惠於是讓部卒用柔軟的竹片趕燕子，不久一隻飛去，一隻留下，李惠笑着對部下説："這留下的燕子自以爲築巢功大，那飛去的燕子受打有點疼，就走了。"部下都佩服他觀察仔細。有背着鹽和背着柴的人，一同在樹蔭下休息，要上路時，二人争奪一張羊皮，都説是自己墊背用的。李惠把這二人叫出去，看着州主簿説："憑這張羊皮能够問出誰是主人嗎？"部下都没有回答的。李惠下令把羊皮放在地上，用杖

鹽屑，曰“得其實矣。”使争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

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没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擊打，看見有少量鹽屑，説：“知道實情了。”讓這二人看這鹽屑，背柴的人跪下認罪。他所觀察研究的多如這一類，從此官吏百姓都不敢欺詐。後來任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爵如故。歷任各官都有政績。

李惠素被文明太后所忌，誣陷李惠將要叛變南逃，把他殺了。李惠的兩個弟弟李初、李樂與李惠的幾個兒子同時被殺。續弦妻子梁氏也死在青州，他的家財全部被没收。李惠本來没有什麽罪行，天下都爲他感到冤枉。

李鳳　李侃晞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起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并去軍號。

李惠的堂弟李鳳擔任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的主簿。後來長樂因爲有罪被賜死，當時有算卦的河間人邢瓚告發李鳳，説長樂圖謀不軌，李鳳是出主意的人，於是也被殺死。衹有李鳳的弟弟道念與李鳳的兒子以及侄子都逃脱，後來遇赦復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帝將要給舅家封爵，下詔訪尋在世者。而李惠的親屬害怕再次遭受殺戮，没有出來應詔。惟有道念敢於先到宫中，申明后妹以及李鳳兄弟子女中活在世者。於是賜李鳳子李屯爲栢人侯，安祖爲浮陽侯，興祖爲安喜侯，道念爲真定侯，堂弟寄生爲高邑子，都加將軍銜。十五年，安祖兄弟四人，以外戚的身份被皇帝召見。下詔説：“你們的先輩有過失，得罪於當時。然而官一定要用有才幹的，任用親戚不是振興國家的措施。外戚的得寵起於末世。從今以後，没有傑出的才幹，不能不按照班次提拔升遷。既然没有特殊的才能，可暫且回去。”後降低爵位，安祖等人改侯爲伯，并且去掉將軍稱號。

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并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沾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

皇帝待馮氏過厚，待李氏過薄，舅舅家没有受重用的，朝野上下，都在私下議論，太常高閭，在宫中公開論説。到宣武帝時寵信外戚，都官居顯位。衹有孝文帝的舅家，都没有受到恩惠。景明末年，特下詔任命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年，下詔追封李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察他的品行，上奏説：根據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號叫壯公。

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尒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刃於禁内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李興祖由中山太守升任燕州刺史，死於任上。以哥哥安祖的兒子侃晞爲子，襲爵爲南郡王。後以異姓免去王爵，改爲博陵郡公。侃晞受到莊帝的恩寵，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皇帝希望擺脱尒朱榮的控制，侃晞與魯安等人在宫内持刀殺死尒朱榮。等到莊帝逃亡在外，侃晞投奔了梁朝。

高肇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顧，晋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内、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禄大夫，賜爵勃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

高肇字首文，是文昭皇太后之兄。自己説原本是勃海郡蓨人。五世祖高顧，於西晋永嘉年間，因避戰亂到了高麗。父親高颺，字法脩。孝文帝初年，高颺與他的弟弟乘信以及鄉人韓内、冀富等一起由高麗回到魏，拜爲厲威將軍，封河間子；乘信任明威將軍。都以賓客的禮節相待。於是娶高颺的女兒，就是文昭皇后，後來生宣武帝。高颺去世。景明初年，宣武帝思念舅家，徵召高肇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王元詳等上奏，高颺宜贈官左光禄大夫，賜爵勃海公，謚號曰敬。他的妻子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皇帝同意。又詔令高颺嫡孫高猛繼承勃海公的爵位，封高肇爲平原郡公，高肇弟弟高顯爲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開始宣武帝還未與舅家相見，將要拜爵之時，賞賜給他們服飾，在華林都亭接見高肇、高顯。高肇、高顯都很驚慌，舉動失儀。幾天之中，富貴顯赫。這一年，咸陽王元禧被殺，他的財物珍寶、奴婢、田地房屋大多落入高家。不久，高肇任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娶宣武帝姑高平公主爲妻，升任尚書令。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説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

高肇出生於東夷，當時的人都看不起他，等到他官居要位，總領百官，處理政事孜孜不倦，世人都説他有能力。宣武帝初年，六輔權貴專政，後來由於咸陽王元禧陰謀舉兵反叛，因此把權力交給高肇。高肇雖無親族，結交朋友頗多，依附於他的一個月之内就提拔，背叛他的就陷害以大罪。因爲北海王元詳官位比他高，就羅織罪名把他殺了。又勸説宣武帝防備各個同姓王，把他們衛護起來如同囚禁一樣。當時順皇后突然去世，世人以爲是高肇害死的。皇子元昌去

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

世，衆人都説王顯在醫療上有過失，這是秉承了高肇的意旨。到了京兆王元愉出任冀州刺史時，怕高肇弄權，竟至謀反。高肇又進讒言殺了彭城王元勰。從此朝野上下怒目而視，既恨又怕。此後高肇獨攬大權，任免官吏等大事都由他决定。他曾與清河王元懌在雲龍門廊下忽然争執起來，引起混亂。太尉、高陽王元雍制止了這場糾紛。高后被立爲皇后後，更加受到恩寵。高肇既任中樞要職，每件事都由他决定，本來没有多少學識，所以一舉一動常常違背禮節法度。他又喜歡改變先朝的舊制，削減官吏秩禄，廢黜有功之臣，因而使得朝廷内外怨聲載道。

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

延昌初年，改任司徒。雖然貴爲三公，仍由於變更職位而鬱鬱不樂，大家都嗤笑他。父兄封贈已經很久了，竟然不改葬。三年，乃詔令其回鄉安葬，高肇不送葬，衹派其侄高猛改服去代郡，遷葬回鄉。當時人認爲高肇無知，暗中譏笑他。到北魏大舉征討蜀地，任命高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進行指揮。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到皇宫向宣武帝辭行，親自接受作戰方略。這一天，高肇所騎的駿馬，停在神獸門外，不知什麽原因驚倒，卧在水渠中，馬鞍和器具分散，大家都感到奇怪，高肇對這件事很討厭。

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决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爲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

延昌四年，宣武帝去世，大赦，停止征討的軍隊。明帝給高肇以及征南將軍元遥等去書信，告知噩耗。高肇聞訊之後，不衹是思慕，也擔憂自身之禍，整天痛哭，形容憔悴。將要到達，住在瀍澗的驛亭，家裏人夜晚去探望他，都不敢正面相對，直到宫闕之下，穿着用粗麻布製成的喪服大聲痛哭，登上太極殿，悲哀到達極點。太尉高陽王先住在西柏堂，處理政務，與領軍于忠一起，暗中商議想要除掉他。潛派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在舍人省下等候，高肇向皇帝的棺木哭罷，在百官面前引入西廊，清河王元懌、任城王元澄以及各王等都悄悄議論他。高肇進入省中，壯士把他掐住并刺殺了他，下詔書揭露他的罪惡，説他是自殺身死。他的親朋黨羽，都不加以追查，削除他的官職爵位，用士的禮節下葬。到了傍晚，把他的尸體從側門送回家

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中。起初高肇率領軍隊西征，行進到函谷時，車子的中軸從中間折裂，跟隨的人都認爲不會平安地回來。靈太后臨朝聽政，下令特贈他爲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追贈他爲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高植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别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高肇的兒子高植，從中書侍郎升爲濟州刺史，率領州的軍隊打敗元愉的部下將領。有戰功，應當受到封賞，高植不受，説："我家受皇上重恩，爲國家效力，是理所當然的，何必要晋升官爵呢？"言詞懇切一片至誠。他歷任青、相、朔、恒四州刺史，最後去世。高植前後任職五個州，都以清正能幹著稱，在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高肇的長兄高琨，早年去世。繼承高颺的爵位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下詔令他的兒子高猛接續。

高猛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高猛字豹兒，娶長樂公主爲妻，即宣武帝同母的妹妹。拜爲駙馬都尉，歷任中書令，又外出擔任雍州刺史，有能幹的名聲。又召入任殿中尚書，後去世。贈官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再次贈官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長樂公主没有生兒子，高猛原先在外有兒子，不敢讓公主知道，臨終時纔告訴公主，兒子年齡已將近三十歲了。於是召他來作爲喪主。不久去世，没有後代。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高琨的弟弟高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去世。正始年間，贈官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號莊侯。景明四年，宣武帝娶他的女兒爲貴嬪，于順皇后去世後，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朝廷大臣上奏請皇后的母親王氏封爲武邑郡君。

高偃的弟弟高壽，早卒。高壽的弟弟就是高肇。高肇的弟弟高顯，任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年去世。

胡國珍　胡祥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

胡國珍字世玉，是安定臨涇人。祖父胡略，

祖略，姚興勃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黄門侍郎。太武剋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

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爲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屈公入决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匹，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厘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晋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

熙平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僚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

任後秦姚興手下勃海公姚逵的平北府諮議參軍。父胡深，任赫連屈丐的給事黄門侍郎。太武帝攻克統萬，胡深因爲降服的功勞，賜爵武始侯。後來拜任河州刺史。

胡國珍少年好學，崇尚清正節儉。太和十五年繼承爵位，按照條例降爲伯。女兒被選入宫中爲嬪妃，生了明帝，即是靈太后。孝明帝即位，任命國珍爲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聽政，加官侍中，封爲安定郡公。追封國珍之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設置守墓人十户。尚書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認爲安定公應該出入朝廷，參預國政。皇帝下詔請他入朝處理政務。不久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任侍中和過去一樣。賜給絹，每年八百匹，妻梁氏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一定數量。胡國珍與太師高陽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懌、太保廣平王元懷入居門下省，共同理政。下詔按照漢朝車千秋、晋朝安平王之例，給人力車子一輛，可以從宫殿的邊門一直坐到宣光殿，并且可以帶坐几和手杖。後來與侍中崔光一起給皇帝講解經書，在宫廷當值。胡國珍上奏應當實行的刑法政令，皇帝下詔都予以施行。

熙平初年，加胡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認爲胡國珍年老，不想要他在外地，又要給予方面大員的榮耀，竟然没有出行。遷司徒公，侍中如舊。拜官儀式在其府第舉行，靈太后、明帝率領百官出席，宴飲極其熱烈。又追封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於景明三年在洛陽去世，距此時已經有十六年了。太后認爲太上君的墳墓太小，爲之增高加大，新築墳墓的門和高大建築物，竪起碑表。侍中崔光等上奏説："漢高祖的母親當初謚號叫昭靈夫人，後來稱昭靈后；薄太后的母親叫靈文夫人。都有三百户守衛陵園，并設官員主管。如今秦太上君還没有謚號，陵墓孤立，即是秦君名，也應有謚號，設置祭掃者與守衛者，以慰人情之常。請上謚號孝穆，權且置墓地守衛者三十家，設立主管的官吏。"太后聽從這個意見。封胡國珍續娶的妻子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叉的妻子拜爲

君。元乂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

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秘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

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

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改封馮翊君。胡國珍的兒子胡祥娶長安縣公主爲妻，就是清河王元懌的女兒。

胡國珍年紀雖大，但依然信佛如常，定時齋戒禮拜。出入宮廷侍從皇帝，仍能够騎馬。神龜元年四月七日，跟着所建成的佛像，從府第到閶闔門走了四五里。八日，又站立觀像，到晚上纔坐下。因爲過度勞累受熱，於是卧病在床。靈太后親自服侍湯藥和膳食，十二日去世，終年八十歲。賜給東園溫明秘器，五時朝服各一件，衣服一套，贈給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一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回到宮中，在九龍殿穿上喪服，於是就住在九龍殿。明帝穿小功的喪服，在太極殿東堂哀悼。又下詔七七四十九天之中由一千個和尚齋戒，齋令七人出家；去世一百天之時一萬人齋食，十四人出家。當初有巫師説將要有凶事，勸他設法鎮邪去災。胡國珍拒絶了，説吉凶早已注定，祇有修德纔能消災。臨終之時，與太后訣别，説"你們母子要好好治理天下"，情意深厚至於再三。又指着兒子胡祥説："我祇有這一個兒子，我死以後再不要逼迫他"。靈太后因爲他喜歡游戲，時時對他加以訓斥，所以胡國珍要這樣説。

開始胡國珍想像祖父、父親一樣，歸葬故鄉；後因爲前代諸胡姓多葬在洛陽，所以有葬於洛陽的心願。崔光曾經當着太后的面問胡國珍："您將來去世以後，是在這裏安葬？還是回到長安安葬？"胡國珍説："當陪葬在天子山陵之地。"等到病危時，太后問到後事，竟然説還葬安定。説完就神志不清了。太后問清河王元懌與崔光等人，商議去留的問題。元懌等都認爲後者不足爲據，請依照他早先的説法。太后還記得崔光過去與胡國珍講過的話。遂葬於洛陽。太后雖然聽從大家的議論，仍深深念及他臨終時説的話，説："我父親之追慕雙親，也就同於我思念父母親。"追加他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又領太尉公、司州牧，號爲太上秦公，加九錫，以特殊之禮安葬，用九旒

輅，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秘器，明帝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凉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胡僧洗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秘器，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

胡寧 胡虔

真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叉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叉。事發，叉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謔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

鑾輅，佩劍的勇士一百人，前後兩部用鳥羽裝飾的車蓋和樂隊，治喪用的轀輬車，謚號文宣公。賜給雜帛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下詔胡國珍祖父、父親、兄長、侄子均予封贈，持節到安定監督安排喪事。靈太后迎接太上君棺柩回到府第，與胡國珍一起下葬，贈與逝者的衣衾與胡國珍相同。到胡國珍的牌位入廟，下詔太常權且給以軒懸的樂曲，六佾之舞蹈。

起初，胡國珍没有兒子，以哥哥胡真的兒子僧洗爲繼子。後來娶趙平君，生兒子胡祥，字元吉，繼承封爵。根據慣例，世襲照例都要減去食邑，衹有胡祥獨獨得到全封。趙平君去世，賞給東園秘器，明帝服小功的喪服，在東堂舉行哀悼，靈太后服齊衰的喪服，爲期一年。葬在太上君墓的左邊，不能合葬。胡祥歷任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爲平凉郡公。去世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號孝景。

胡僧洗字湛輝，封爲爰德縣公，任中書監、侍中，改封爲濮陽郡公。僧洗自從永安年間以後遭貶，不再參預朝政。天平四年，去世。下詔賞給東園秘器，贈官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號爲孝。

胡真長子胡寧，字惠歸，繼承國珍先有的爵位，改封爲臨涇伯，後又進封爲公。曾任岐、涇二州刺史，去世後，謚號爲孝穆。女兒爲清河王元亶的妃子，生孝静皇帝。武定初年，贈官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號爲孝昭。

兒子胡虔，字僧敬。元叉廢除靈太后，胡虔當時擔任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商議除掉元叉。事情暴露，元叉殺掉張車渠等人，胡虔受到牽連遠徙邊地。靈太后重新掌握朝政，徵入任吏部郎中。太后喜歡用家人的禮節與親族一起宴飲歌舞，胡虔時常進行勸阻，由於這個原因，後來宴飲戲謔之會大多不參加。出任涇州刺史，封爲安陽縣侯。興和三年，因爲是皇帝的大舅，越級升任司空公。去世後，贈官太傅、太尉公、尚書

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

僕射、徐州刺史，謚號爲宣。下葬這一天，文武百官都來致祭，乘着車子一直送到城外。子名胡長粲。

胡長粲

長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爲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之。彦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黄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晋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遥并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晋陽。後主既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爲侍中。丁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太后爲言於後主，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爲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喑，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

胡長粲在北齊做官，屢經升遷至章武太守，爲政清正平静，很受百姓的擁護。授任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態度嚴肅，辦事無所迴避。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參預機要，中書舍人裴澤常在左右，都以殿門受拜，被彈劾。趙彦深等都頗有怨言，長粲并不介意。後主即位後，長粲受命與黄門馮子琮出入宫中，專門掌管向皇帝的報告。武成帝回到鄴，後主在晋陽，長粲仍然奉命留後。後主跟從武成帝回到鄴，仍然奉命在京省判度支尚書，審議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五種禮制。武成帝去世後，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共同主持朝政，時人稱爲“八貴”。後來定遠、文遥調任外地，唐邕專掌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任武職，胡長粲常在皇帝左右，宣布詔令。又跟從皇帝到達晋陽。後主幼年即位，各種事務都委托給他。長粲盡心輔佐，很得好評。又任命爲侍中。母喪之後，給假期駕乘驛馬奔喪。不久有詔令仍任原職。隴東王長仁一心想進入機要，當政者不許。長仁懷疑長粲參與了謀劃，很恨他，把他的陰私告訴太后，請求把他調到地方任職。太后把這事告訴後主，不得已，調任外地。授趙州刺史。告辭時，流下眷戀的眼淚，後主也傷心地勉勵他。到了趙州，留心各種事務，被官吏所想念。因爲洗髮未乾而卧，以致手不得上舉，啞不能言，在趙州去世。後主爲之傷心，文武百官爲之感嘆，都痛惜他的去世。追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號爲文貞公。

長粲性温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爲子叔泉取清河崔德儉女爲妻。在晋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爲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

胡長粲温和儒雅，爲官清正廉潔。但剛剛擔任要職，就爲兒子叔泉娶清河人崔德儉的女兒爲妻。在晋陽决定以妻弟王逖和德儉雙雙爲司徒主簿，當時人們因爲這個譏諷他。他又生性好色，

性好内，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妒，手刺殺之，爲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嫠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强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期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

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虚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爲驗。"未幾而長粲死焉。

喜歡一個侍婢，他的妻子王氏嫉妒，親手把這個侍婢殺了，他爲此多年不與妻子相見。親戚爲其語說："自我不見，至今已三年。"後娶李氏爲妾，仍和王氏分居，也没有定期相見之禮。一個姓公孫的寡婦已經克死了三個丈夫，長粲不信會克己，硬要納爲妾，令與李氏同住，不到一年，長粲死去。兒子仲操，任陳留太守。次子叔泉，官通直散騎侍郎。

起先，有方士上言說，金星食昴宿，應當大赦。和士開向皇帝上奏，下詔給犯人減刑以響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熟悉往事，對士開說："上天顯示徵兆，可以預見吉凶，有成災的，有不成災的。昴宿的分野在趙，有說趙地有災的。古時候，王侯各在自己的封邑，所以其分野有災，正應在它的君長身上。如今我們徒有封地之名，都不去封國。刺史專門負責一地，善惡所指，近來大多以刺史爲驗證。"不久長粲就在趙州去世。

胡盛

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爲政清静，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賜司徒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爲皇后。

胡寧的弟弟胡盛，字歸興，官居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任幽、瀛二州刺史，爲政清正平静，官吏百姓都喜愛他。調任冀州刺史，在任上去世。贈官司徒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號爲懿穆。明帝後來娶他的女兒爲皇后。

皇甫集

太后舅皇甫集，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静。

太后的舅舅皇甫集，字元會，又字文都，是安定朝那人。封爲涇陽縣公，官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號爲静。

皇甫度

集弟度，字文亮，封安定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正光初，元叉出之爲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爲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叉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

皇甫集的弟弟皇甫度，字文亮，封安定縣公，屢經升遷任尚書左僕射，兼領左衛將軍。皇甫度愚魯，每次與别人講話，自稱爲僕射，當時人把他比作毛嘉。正光初年，元叉調他出任都督、瀛州刺史。皇甫度不願離京，多次上表推辭，於是擔任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任司空、領軍將軍，加官侍中。元叉調出後，擔心隨時會被殺，皇甫度與妻子陳氏，多次接受他的財物，

爲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爲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佗女。佗還京師，度問佗外何消息，佗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叉金帛，遠近無不慨嘆。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爲貪蠹。尒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爲人所殺。

遂爲之周旋。皇甫度没有兒子，收養哥哥皇甫集的兒子子熙爲子。子熙的嫂子是趙郡太守裴佗的女兒。裴佗回到京城，皇甫度問裴佗外地有什麽消息，裴佗説："一路上聽到的衹是您收受元叉的金銀絹帛，遠近的人没有不感嘆的。您應當殺這個罪人，以告慰天下。"陳氏聽説後厭惡他。又兼理吏部的事務，調任司徒，兼任尚書令，没有接受任命。不久轉任太尉，專謀私利，日甚一日。調任授官的時候，都是自己伸手要。靈太后知道他無能，但因爲是舅舅，不便駁回。每地所任之官，他是最貪的。尒朱榮攻入洛陽，他向西投奔哥哥的兒子華州刺史皇甫邕，不久和皇甫邕一起被人所殺。

楊騰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楊騰，弘農人，西魏文帝的舅舅。父親楊貴曾任琅邪郡守，封華陰男。楊騰的妹妹爲京兆王元愉的妃子，所以楊騰能够交結權貴。景明初年，繼承爵位。後來擔任襄城太守，很有聲望。文帝即位，爲開府儀同三司，外出鎮守河東。去世後，贈司空、雍州刺史，謚號爲貞襄。兒子楊盛。

乙弗繪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西魏文帝皇后的哥哥。文帝即位，爲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封魏昌縣公，又擔任吏部尚書。

趙猛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爲齊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勛，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姊是北齊文穆皇帝的繼室，生趙郡公高琛。趙猛方正直爽，很有才幹。北齊神武帝起義，他因參預的功勞被封爲信都縣伯。屢經升遷至南營州刺史。去世後，贈官司空公。

胡長仁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兖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

長仁以内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北齊武成皇后的長兄。父親胡延之，任魏中書令、兖州刺史。大寧年間，贈官司空公。

胡長仁因爲是皇帝的親戚，歷任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武成帝去世後參與朝政，封爲隴東郡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與他交

盧元亮厚相結托。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爲“三佞”。長仁私游仄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爲淮南郡守，仁惠爲幽州長史。孝裕又説長仁曰：“王陽卧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爲北管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爲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内省，長仁疑粲間己，苦請太后出之。

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决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爲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措牆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

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爲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欷歔，流

往密切。胡長仁每次上朝，酈孝裕必定并行。朝廷政務繁忙，文件堆積，令史想要咨問胡長仁，每天有百餘次。酈孝裕與他暗中商量，退朝也一起回去，陸仁惠、盧元亮也乘機一同前往，三人共同處理朝政，大家稱他們爲“三佞”。胡長仁私自出游到處追尋。酈孝裕勸他謀求進取，和士開深恨他，於是上奏授任酈孝裕爲章武郡守，盧元亮爲淮南郡守，陸仁惠爲幽州長史。酈孝裕又對胡長仁説：“郡王您裝作有病，和士開一定來探望，乘此機會殺了他。入宫見太后，不過罷官百日，便可以代其處。”和士開探知他的陰謀，調任酈孝裕爲北管州建德郡守。胡長仁每次晋見大臣都謀求領軍的職位。將相文武大臣認爲皇帝年幼，外戚家族不可專斷朝政，所以不允許。以本官兼任吏部尚書。胡長仁喜好作威作福，常感到不滿足。先前尚書胡長粲有事上奏宫中，胡長仁懷疑他離間自己，苦苦請求太后把他調出京城。

天統五年，跟隨皇帝從并州返回鄴，夜晚從滏口出發，皇帝認爲夜間的時刻還早，停在路旁。胡長仁後到，以爲是一起還鄴的權貴，於是派遣門客程牙騎着馬去問是誰。皇帝命中尚食陳德信去問是什麽人，程牙不回答而走。皇帝下令左右侍從追射，把他捉住了，命令手下壯士猛打，抽打二百馬鞭，程牙一夜就死了。和士開因這件事，就讓陳德信列出胡長仁倚仗皇親國戚驕横强暴無所畏懼的罪狀。由於這個原因，調任齊州刺史。到太后所住的昭陽宫告别時，列隊引見，胡長仁不敢説話，衹是不斷流淚。到任以後，請求暫時回京，有關官府不向上報。胡長仁因此又怨又憤，密謀令冀州人李措牆去行刺和士開，他的弟弟長咸向上報告。和士開秘密與祖孝徵商議這件事，祖孝徵援引漢文帝殺薄昭的故事，於是皇帝派張固、劉桃枝快馬趕往齊州，責備胡長仁陰謀殺害輔政大臣，并賜死。

起先，太白星食昴宿，占卜者説：“昴宿的分野在趙，不利於胡王。”胡長仁没有多久就死了。胡長仁喜歡歌舞，飲酒數斗不醉。自到齊州後，每次喝酒以後，必定長嘆不已，情不自禁地

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

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并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流淚，左右之人都感到驚異。

不久北齊後主娶胡長仁的女兒爲后，重加贈封。胡長仁的兒子君璧，繼承隴東王的爵位。君璧的弟弟君璋，以及胡長仁的弟弟長雍等，前後七人都受賜爵位，全家尊貴。皇后被廢以後，他們全都被黜退。

隋文帝外家吕氏

隋文帝外家吕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爲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并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

隋文帝外祖父家吕氏，出身低微。平齊以後，已經找不到下落了。開皇初年，濟南郡向上報告，有男子名吕永吉，自稱有一姑姑字苦桃，嫁給楊忠爲妻。經過驗證，知道是舅舅的兒子。這纔追贈外祖父吕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爲齊郡公，謚號爲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下詔一起改葬，在齊州立廟，設守墳的十户人家，命吕永吉繼承爵位，留在京城。到大業中期，授官上黨郡太守，吕永吉天性平庸，任官不處理事務。後來免官，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從父道貴，性尤頑呆，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耻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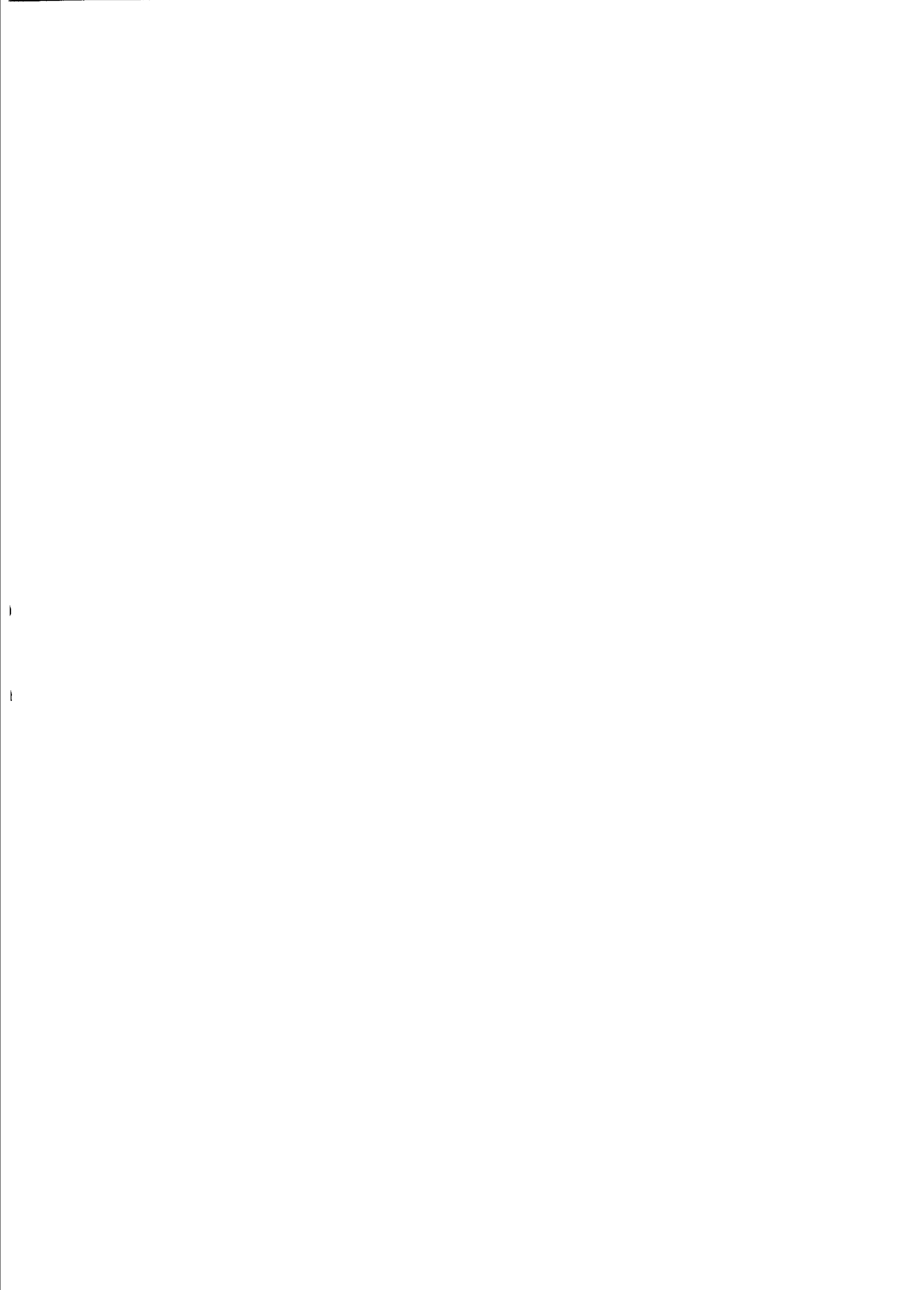
叔父吕道貴，尤其愚鈍呆滯，説話粗俗。起先從鄉里徵召到達長安，皇帝看見後悲傷哭泣。吕道貴全無憂傷之意，衹是連連呼喊皇帝的名字説："種末一定不假，很像苦桃姊姊。"後來多次犯忌諱，一做事就違反規矩。皇帝感到很耻辱，於是命令高熲給他豐厚的給養，不允許再接觸朝廷官員。拜上儀同三司，出任濟南太守，命他立即赴任，不許入朝。吕道貴回到本郡，自高自大，每次與人説話，自稱是皇帝的舅舅。多次帶領儀仗、侍衛，回到故鄉，與故人一起游樂宴飲，下屬都很恨他。後來郡治廢止，在家中去世，子孫湮没無聞了。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晋，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爲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

論曰：三皇五帝那樣高明的君主，能防微杜漸深思遠慮，所以舅舅外甥的封國，很少執掌國家政務重任，母后的家族，也没有聽説敗亡的。到了漢朝、晋朝，顛覆一個接着一個，都是因爲進封不按禮制，所以他們的滅亡也迅速。從北魏到隋朝，經歷四代，得失的踪迹，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清楚。如果希望不至於傾覆宗廟，終致亡

懲於已往，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國，周、隋這個時代，可以作爲鑒戒。如果隋文帝在建國之初，不吸取以前的教訓，讓獨孤氏權力和以前漢朝的呂氏、霍氏相等，那麼在仁壽年間之前就敗亡了，如果蕭氏的勢力與梁氏、竇氏相當，豈能保全到隋煬帝大業年間之後。如今或者不毀壞舊有的基業，或者更加光大前人的建樹，難道不是因爲處之以道，遠離權勢所造成的嗎！



北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内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

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儒士，對教化的作用很大，對事物的利益很廣，使父子忠實，使君臣端正，開啓政治教化的本原，張通生靈的耳目，百代君王的減損增益，他們一直貫通始終。雖然世道有衰有興，而儒士的斯文却没有被淹没。自從永嘉年間以來，天下分崩離析，禮樂文章，都已喪失乾净。

魏道武帝剛剛安定中原，雖然時間緊空閑少，開始建立都城時，就把經籍方術放在優先的位置。設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生員一千多人。天興二年春天，增加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這難道不是認爲天下可以用武力奪取它，而不可以用武力治理它嗎？聖明通達的經典道術，大概是很深遠的了。四年春天，命令樂師入宫中學習舞蹈，行釋菜禮於先師像前。明元帝時，改國子爲中書學，設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天，在城東修建太學。後來徵召盧玄、高允等人，下令各個州郡都推舉有才學的人。於是人們大多切磋學問崇尚道德，儒家學説轉而興盛。獻文帝天安初年，下詔建立鄉學，每郡設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來又下詔大郡設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設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設

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横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

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設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年間，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立明堂、辟雍，設三老五更以尊養老人，又開設皇子的學校。到遷都洛邑時，下詔設立國子、太學和四門小學。孝文帝聖明又習古事，特别喜好典籍，不論坐在車上還是騎在馬上，都不忘記講儒論道。劉芳、李彪等人因熟知經書而得以進用，崔光、邢巒等人因擅長文史而得以尊貴。其餘那些涉獵典章制度，搜集詞章翰墨的人，没有不是因爲這個而獲得官爵，受到賞賜眷顧的。於是儒學興盛，可以和周、漢時候相比。宣武帝時，又下詔建造國學，在四門建立小學，大力選拔儒生作爲小學博士，生員四十人。雖然校舍還没有建成，而經籍方術更加顯赫。當時天下太平，學業非常興盛，所以燕、齊、趙、魏之地，學習經書有記録的人，多得數也數不清。大郡一千多人，小郡也有數百人。州中舉薦才能出衆的人，郡裏推舉孝順廉潔之士，在朝廷中應對，一年比一年更多。神龜年間，將要建立國學，下詔命令三品以上和五品清官的兒子作爲國學生員人選。還没有來得及實行，又停頓了下來。正光三年，在國學祭奠先師，命祭酒崔光講《孝經》，開始設置國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年間以後，天下紛亂，四方的學校，没剩幾所了。

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文章咸蕩，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

齊神武帝生於邊塞，在戎馬生涯之中長大，依仗道義樹起旗幟，掃清障礙平定疆域。因爲北魏陷於戰亂，又遇上尒朱榮殘酷殺戮，文章典籍全都蕩然無存，禮樂也一并喪失，弦歌之音幾乎絶迹，俎豆一類祭祀用品將要丢棄殆盡。永熙年間，孝武帝再次在國學祭奠先師，又在顯陽殿下詔命令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又設置生員七十二人。到永熙年間都城西遷，天平年間都城北移，雖然學校的建制，還没有完善安定，但是儒家的學術思想，却很快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影響。當時剛剛遷都到鄴，國子學設置生員三十六人。到興和、武定年間，儒學又興盛起來了。從天平年間開始，范陽盧景裕和

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内縱聲色之娱，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勛舊，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侣，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内，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并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叔伯兄弟盧仲禮在本郡起兵作亂，齊神武帝赦免他們的罪行，將他們安置在客舍，用儒家經典教授太原公以下王室成員。到盧景裕死，又用趙郡李同軌接替他。二位賢士都蒙受大恩大德，得到特殊的待遇。李同軌死，又徵召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人相繼作爲各位王子的師友。到天保、大寧、武平各朝，也引進有名的儒生，教授皇太子和諸王經籍學術。然而從齊朝創建開始，一直到末世，衹有濟南王爲皇太子時，天分聰明敏捷，自己也很注重品學的磨煉，最終成就了美名。其餘各位皇子大多驕横放縱，狂傲凶狠，舉動違反禮法制度，每日每月有所作爲的事，從來没有聽説過，就好比鏤刻冰塊雕琢朽木一樣，終於一事無成。這大概是有原因的。帝王的子孫，習性驕横淫逸，況且他做人的品性不誠實，邪惡的道路競相開通，自己原本就不能够生而知之，有着出衆的智力，而在内則縱情於歌舞女色，在外則喜好養狗跑馬，怎麽能入内修養品行，外出則與賢士爲友呢？空有師傅來教導，終究没有鍛煉品性學問的實績。一些無官職的王公貴族，做出讀書的樣子來裝飾，就好像稽山的竹箭，在上面裝飾羽毛一樣，以此來獲得高官厚禄，這是明擺着的事情。然而齊朝主持選拔官員的人，有的失掉了他的職守，師、保、疑、丞這些重要位置，都賞賜給了顯貴舊友，國學博士，徒有虚名。衹有國子學一種學校，生員僅有數十人。貴族子弟因爲精通經籍而進身仕途的人，衹有博陵崔子發和廣平宋游卿二人罷了。自此之外没有見到其他人。所幸朝廷制度寬鬆簡略，政治法令疏闊不密，游手好閑惰於事務的人，十家之中就有九家。所以學習經書的同伴遍及鄉村城鎮；背着書箱外出做官的人不辭千里之遠。進入里巷之中，以乞食爲生，栖息在桑梓樹的樹蔭之下，動輒有幾十人。燕、趙地區的風俗，這類人的數量尤其多。齊朝的制度，各郡都設立學校，設置博士、助教講授經籍。學生都是差遣逼迫來充當的，官吏和富豪家庭，都不聽從調遣。充當生員的人既然不喜好經學，當然就不會把這些經籍放在心上。這些人又多被州郡的官

吏驅使，即使有游手好閑惰於事務的人，也不檢視察看。這都是由於君王不喜好經學所造成的。各郡都要察舉其孝順廉潔之士，博士、助教以及游學的人中間通曉經籍的，經過推薦選拔以充州郡的人數。考試射策十條，通曉八條以上的，授給九品出身；其中特别優秀的，也可以越級提拔。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内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逾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

周文帝受命統治天下，特别重視經籍典章。這時西都動亂不安定，在郊外擺開了戰場，古代帝王的舊有章程，先前聖人留下的訓示，都掃蕩得乾乾净净。於是搜求上古三代殘缺的文字，搜求得到千年以來的至理名言，廢黜魏、晉時候的制度，恢復周朝姬旦的美好典章。盧景宣學問能貫通六藝，修整五禮的不足；長孫紹遠才幹可稱博洽多聞，訂正六樂的缺壞。由此朝廷典章逐漸完備，學者聞風響應。周明帝繼位，崇尚學術技藝，内有崇文觀安置才學之士，外看重成均這種大學的職能。提筆握紙講經論道的文人學士，經常出入於朝廷之中；戴着圓帽穿着方領衣拿着經書背着書箱的生員，記録在京城的户籍上。這時候人才濟濟，足可以超過以前了。到了保定三年，周武帝於是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皇帝就穿袍戴冠，乘坐碧輅車，陳列文物，準備禮儀，開路清道而臨幸太學，脱去上衣親自切肉給他們吃，舉起酒杯讓他們喝酒，這實在是一世盛大的事情。這以後下令使臣乘坐輕車送上玉帛，到南荆去徵召沈重。等到平定了北齊，皇帝放下至尊之體，勞萬乘之駕，采用特别的禮儀來對待熊安生。於是天下人都羨慕向往，文章教化傳播深遠。穿着儒士的服裝，帶着先王的道術，開辦各類學校，引進學生的一個連接一個；激勵跟從老師學習的志向，守着專門的學業，告别親戚家人，甘心勤奮刻苦學習的很多很多。雖然學問精深的儒生和興盛的學業，還比不上魏、晉時代的臣子，但是風俗遷移改變，也還是近世少有的美事。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

自從天下失去了統一，已經將近三百年，老師的教導多種多樣，没有一個確定的正統。隋文帝承受天命繼承帝位，統一了天下，整頓朝綱以

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群疑，涣然冰釋。於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盗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没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

保護儒士，準備表彰用的布帛以禮待儒士，設置高官顯爵以拉攏儒士，於是普天之下四海九州，學識廣博以侍從天子的儒士，没有不聚集在朝廷上了。皇帝於是整頓治理國家，率領文武百官，遵從問道的儀禮，觀看祭祀的規則。博士盡其口若懸河的辯才，侍中竭其應對自如的學問，考核訂正亡逸的典籍，研究查對異同的事物，積累下來的種種疑難問題，都像冰雪融化一樣得到解决。於是就越級提拔奇才俊傑，重重賞賜衆多儒士，從京城一直到四面八方，都開辦各種學校。齊、魯、趙、魏等地，學習經術的人尤其多，背着書箱追趕師傅，不辭千里之遠，講説背誦經書的聲音，在道路上不絶於耳。中原地區儒學的興盛，自從漢、魏兩朝以來，衹有隋這一朝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精力稍稍衰竭，不喜歡儒術，專門崇尚刑名之學。執掌政權的人，都不是真心愛好儒術。仁壽年間，就廢除了天下的學校。衹保留國子一所學校，弟子七十二人。隋煬帝即位，重新開設學校，國子以及郡縣的學校，比開皇初年還要興盛。徵召儒學之士，遠的近的都來到了。讓他們在東都洛陽互相講學議論得失，根據他們的言論確定等級，一律上報給皇帝。這個時候，原有的儒士大多已經亡故，衹有信都人劉士元、河間人劉光伯出類拔萃，學識貫通南北，淵博達於今古，後生極其景仰，撰寫的各種經籍義疏，官員們都像對老師一樣宗仰之。接着在外對四方夷族用兵，戰争不斷，老師學生懈怠散漫，盗賊一處又一處出現。禮儀道義不足以防範君子，刑罰處分不足以威懾小人，空有建造學校的名稱，而没有弘揚儒道的行動。崇尚學問的風氣逐漸衰微，以至於最後滅亡。走路步法端方合度的儒士，也在戰爭中輾轉死亡，所有的經籍，因此都在戰火中焚燒乾净了。所以使得後來的士子，再也聽不到誦讀《詩》、《書》的聲音，都懷着掠奪盗竊的惡心，相互陷對方於不義。《傳》説："學的人將要繁殖生息，不學的人將要衰亡敗落。"這樣看來盛衰和學問相維係，是興是亡在於學術，掌管國家的人，難道可以不慎重嗎！

漢世，鄭玄并爲衆經注解，服

漢代，鄭玄給各部經書作注解，服虔、何休

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晋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并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

兩人，各有自己的學說。鄭玄作注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服虔作注的《左氏春秋》，何休作注的《公羊傳》，盛行於黄河以北地區。王肅作注的《易》，也時而得以流行。晋代，杜預注釋《左氏傳》。杜預的玄孫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驥，在南朝宋代都擔任青州刺史，傳播他們祖上的學業，所以齊地人大多學習杜氏之學。

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

自從北魏末年起，大儒徐遵明在自家門講解鄭玄注釋的《周易》。徐遵明把它傳授給盧景裕和清河人崔瑾。盧景裕傳授給權會、郭茂。權會早年進入鄴都，郭茂一直在自家門教授學生，這以後能够講《易》的，大多出自於郭茂的門下。黄河以南及青、齊之地，儒生大多講述王輔嗣注解的《易》，師承的人比較少。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并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

北齊時，儒士很少傳授《尚書》之學，徐遵明兼通《尚書》之學。徐遵明向屯留人王聰學習《尚書》，傳授給浮陽人李周仁以及勃海人張文敬、李鉉、河間人權會，并是鄭康成的注解，不是《古文尚書》。鄉里的儒生，大多見不到孔安國《古文尚書》的注解。武平末年，劉光伯、劉士元纔得到費甝的《尚書義疏》，於是加以留意。

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

《詩》、《禮》、《春秋》，特别受到當時儒士的崇尚，諸生員大多兼通這三種經籍。

《三禮》并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

《三禮》全都出自徐遵明的傳授。徐遵明傳授給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給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熊安生又傳授給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這以後的儒生能够通曉《禮經》的，大多都是熊安生的學生。這些儒生都精通《小戴禮》。但兼通《周儀禮》的，僅僅有十分之二三。

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通曉《毛詩》的，大多出自於魏朝劉獻之的門下。劉獻之傳授給李周仁。李周仁傳授給董令度、程歸則。程歸則傳授給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這以後能够講解《詩》的人，大多出自二劉的門下。

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

黄河以北各位儒生能够通曉《春秋》的，并服子慎所作注解的，也出自徐遵明的門下。張買

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

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都得到服子慎之學的精妙之處。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然不是出自於徐遵明的門下，也能够貫通理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開始學習服子慎之學，後來兼通并講解杜元凱的注解。黄河以西的儒生，都欽慕杜元凱。《公羊》、《穀梁》二傳，儒生大多不放在心上。

《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

《論語》、《孝經》，各學生没有不貫通講習的。諸位儒生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這些人，大都自己撰有義疏。雖然説是專門的學問，也皆是互相師從學習的。

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大致南北儒生所作的章句，喜好崇尚互相有不同之處。江東儒生，《周易》則崇尚王輔嗣，《尚書》則崇尚孔安國，《左傳》則崇尚杜元凱。河洛一帶儒生，《左傳》則崇尚服子慎，《尚書》、《周易》則崇尚鄭康成。《詩》則都崇尚毛公，《禮》則都尊崇鄭康成。南方的儒生約略簡要，得到學問的精華；北方的儒生深奥繁蕪，窮究學問的枝葉。考察它的終始，總要它的旨歸，立身成名，方法有所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

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自從北魏的梁越以下，傳授講習儒家經典的人很多，如今各依他們的時代編排，以完備《儒林傳》。

梁越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爲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

梁越字玄覽，是新興人。他博通經傳，生性純和。北魏初年，任《禮經》博士。道武帝因爲他謹慎厚道，升爲上大夫，命令他給各位皇子講授經書。明元帝初年，由於師傅的恩德，賜他爵位爲祝阿侯，出任雁門太守，得到白雀獻給皇帝，拜爲光禄大夫，死於任上。

盧醜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内太守。

盧醜，是昌黎徒何人。襄城王魯元的本族。太武帝監國，盧醜因爲博學入宫傳授經書。後來由於師傅的恩德，賜給他爵位濟陰公。官位至尚書，加任散騎常侍，死於河内太守任上。

張偉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

張偉字仲業，是太原中都人。學問貫通各

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泛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皋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種經籍，鄉里跟從他學習的，常常有幾百人。他的教學十分寬容，即使有頭腦遲鈍的，問了好幾十次，張偉反復告誡，臉上没有不高興的神色。常常根據經典，教育他們要行孝悌，學生們爲他的仁慈教化所感化，事奉他像父親一樣。張偉本性清静優雅，没有根據不講。太武帝時，與高允等人一起都被徵召，授予中書博士，後升任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出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出使宋，賜爵位爲成皋子。調任爲營州刺史，進封爵位爲建安公。去世後，贈官并州刺史，謚號叫康。

梁祚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劭，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别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梁祚，是北地泥陽人。父親梁劭，在皇始二年投奔北魏，任濟陽太守。到梁祚時，住趙郡。梁祚一心一意喜好學習，讀了各種經典，特别擅長《公羊春秋》、鄭氏《易》，常常以此教授學生。梁祚有儒生的風度，但没有經世的才能。他與幽州别駕平恒原先就相善，平恒常常請他一起討論經史。後徵召爲秘書中散，不久升任秘書令，因被李訢所排斥，退任中書博士。以後又出任統萬鎮司馬，徵召爲散令。比照陳壽《三國志》著書，名叫《國統》，又作《代都賦》，在當時比較流行。他甘於清貧的生活，不結交權貴，後去世。子元吉，有父親的遺風。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并仕慕容爲通官。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定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

平恒字繼叔，是燕郡薊人。祖父平視、父親平儒，都在燕國慕容氏朝中擔任官職。平恒酷愛誦讀典籍，多能貫通見識很廣。自周朝以來，一直到魏代，帝王傳位的根由，貴臣升降的頭緒，都撰寫品評優劣而定其等級，商討他們的是非，號稱《略注》，共百餘篇。他安於清貧樂於追求聖賢之道，不因爲窮苦而改變節操。後徵召爲中書博士。過了一段時間，出任幽州别駕。他爲官廉潔忠貞少有欲望，不積聚資産，衣食經常不够，妻子兒女免不了受飢受寒。後來調任秘書丞，當時高允爲秘書監，河間人邢祐、北平人陽嘏、河東人裴定宗、廣平人程駿、金城人趙元順等爲著作郎。高允每次稱説博通經籍的人，没有超過平恒的。

恒三子，并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别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平恒有三個兒子，都不遵循父業，喜好喝酒自暴自棄。平恒常常怨恨這一代的衰敗，持着木杖沿着房屋對着山崗而哭泣，不爲他們操心婚姻官宦之事，由他們自己安排，說：“他們這一輩正遇上如此衰頓，有什麽可煩勞我的啊！”所以做官娶妻庸常瑣碎之事，不得到他的門下。另外修建一座精美的房舍，把經籍放入其中，由一個奴僕招呼，妻子兒女不得前往，酒食也不與他們相同。如果有珍美的食品，呼唤當地的耆老東安公刁雍等人一起飲酒嘗鮮，家裏人不能一起進餐。太和十年，任命平恒爲秘書令，平恒一再請求在郡任官，未接受而去世。贈官幽州刺史，封都昌侯，謚號康。

陳奇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齔聰識，有夙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

陳奇字脩奇，是河北人。年少時孤苦貧寒，但事奉母親很孝順，童年就聰明有見識，有早成的美譽。愛看經典圖書，常常指責馬融、鄭玄解釋經籍失去原來旨意。立志著述《五經》，開始注釋《孝經》、《論語》，在當時廣泛流傳，爲官宦們所稱贊。與河間人邢祐一同被徵召共赴京城。

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宫内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

當時秘書監游雅一向聽説他的名聲，開始很看好他，引他進入秘書省，想要授給他撰史的職位。後來與陳奇論説典誥，到《易》的《訟》卦“天與水違行”。游雅説：“自葱嶺以西，水都往西流，根據這個推算，《易》所涉及的，衹是葱嶺以東的地方。”陳奇説：“《易》的道理很廣很遠，包含整個宇宙。假如像您所説，自葱嶺以西，難道是向東望天嗎?”游雅本性護短，因此他們之間有了隔閡。常當衆羞辱陳奇，或輕賤他，或指責爲小人。陳奇説：“您身爲君子，我陳奇身爲小人。”游雅説：“您説您身爲小人，您的祖父是何許人呢?”陳奇説：“祖父是燕東部侯釐。”游雅質問陳奇説：“侯釐是什麽官呢?”陳奇説：“過去有雲師、火正、鳥師的名稱，以這個來講，時世變革則官稱改變，時代變易則禮制變化。您身爲皇魏東宫内侍長，究竟是什麽官職呢?”起先，下敕書把陳奇交給游雅，讓陳奇銓補秘書，游雅既已討厭陳奇，就不再任用他了。

奇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焼於庭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

陳奇閑散多年，高允每每贊揚他有高遠的情致，稱説陳奇見識廣博，不是平常學者所能達到的。高允稍稍勸告游雅説：“您在朝廷的威望爲衆人所瞻仰，爲什麽要和平常的儒士去辯論典籍的章句！”游雅認爲高允對陳奇有私情，説：“您難道寧願和小人成爲一黨？”於是取出陳奇注的《論語》、《孝經》，在庭中燒毁。陳奇説：“您是貴人，不缺少柴薪，爲什麽要燒毁我注的《論語》！”游雅愈加憤怒，因而通告京城的後生，不聽陳奇的傳授。而陳奇也不向游雅屈服，也評論游雅的闕失。游雅撰寫昭皇太后碑文，説太后名字之美，可以比擬前魏的甄后。陳奇指責揭出他的不是，於是皇帝也知道了。詔令下至司徒檢查核實，游雅有理虧的地方。

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攬破而嘆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有人寫謗書，多有埋怨時世的言論，稱説陳奇不得志。游雅於是暗示有關辦事的人説，這謗書説陳奇不得志，當是陳奇托人寫的。如果按照法律條文，寫謗書的人，都要連及妻子兒女一起殺死。於是懲處陳奇的罪過。當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道陳奇被冤枉，可惜他的才學，因此得以拖延一年之久，希望能够得到寬宥。罪案判定，竟遭到殺戮，連及他的全家。陳奇尤其擅長《易》，在獄中曾自己占卦問吉凶，卦却没有成，於是面對破卦而感嘆説：“我不會活到來年的冬天。”到陳奇被殺，和他所占的一樣。陳奇初次被召見，夜裏夢見星墜下來壓住了脚。天亮後告訴别人説：“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見星壓住了脚，必定没有好的證驗。但是時命嚴厲，不敢不赴任。”

奇外生常矯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陳奇的外甥常矯之，做官到了郡守。陳奇所注的《論語》，矯之繼承掌管，没有能流行於後世。它的釋義大多和鄭玄有區别，往往與司徒崔浩相同。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

劉獻之，是博陵饒陽人。年少時孤苦貧寒，喜好《詩》、《傳》。曾拜勃海程玄爲師，後來就博覽各種典籍。見到名法的言論，掩卷而笑着説：“假如使楊子、墨子這些人，不寫出此書，千年後誰能知道他們狹隘呢？”曾對他所親的人

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皋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

說：“看屈原《離騷》這部作品，自是一個狂人，死得應該。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實在能獲得我的心。”當時人有跟從劉獻之學習的，劉獻之常常對他們說：“一個人立身，雖然有百種行業不同途徑，以四科爲準則，重要的是以德行爲第一。你們假如能够做到孝悌，能够忠信仁讓，不用出門，天下都知道了。假如不能這樣，即使放下帷帳用針刺股，穿着草鞋遠行求師，也可以博聞多識，不過是土龍求雨，迷惑將來。這對於立身之道，有什麽益處呢？孔子門下的學生，開始也未能悟通，見到皋魚的嘆息，方纔歸去養育親人。嗚呼！有德行學問的前輩爲什麽自己覺悟得這樣晚啊？”由此四方的學者，没有不贊揚他的品行的，仰慕造訪他的家門。

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

劉獻之擅長《春秋》、《毛詩》，每次講《左氏傳》，到魯隱公八年便不講了，說：“義例已完，不再要解釋了。”由此弟子不能窮盡他的學說。後來本郡强要他舉孝廉，到京城稱說有病而回來了。孝文帝到中山，下詔徵他典内校書。劉獻之感慨嘆息說：“我遠不如莊周能全真養性不爲世用，一次已經過分了，怎麽能有再次呢！”堅持以病推辭。當時中山人張吾貴與劉獻之齊名，四海之内都稱他們爲儒宗。張吾貴每次講經說法，門徒以千數，但操行學業可稱道的很少。劉獻之著録，數百人而已，都是精通經書的文士。於是有見識的人根據這個判定他們的優劣。

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决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北魏是在喪亂之後建立的，《五經》的大義，雖然有師說，但海内各儒生，多有疑問不懂的地方，都請劉獻之决斷。六藝的文章，雖然没有全部注釋，所標立的宗旨，和舊的義疏頗有不同。撰有《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有《毛詩序義》一卷，流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有四個兒子，名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吴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

張吾貴字吴子，是中山人。年少時聰慧有口才，身高八尺，容貌奇偉。十八歲時，本郡推舉爲太學博士。張吾貴起初没有多學，於是跟從酈

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别構户牖，世人競歸之。

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説《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説，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詮學《禮》，跟從牛天祐學《易》。酈詮、牛天祐僅僅粗粗開掘一下而已，張吾貴看了一遍，便立即别立門户，世上讀書人都來歸附他。

張吾貴曾經在夏學，有學生以千數，而不講解《傳》。學生們暗中議論説："張吾貴對於《左氏傳》，似乎不能講解。"張吾貴聽到這種議論，説："我今年夏天暫時不講解，以後當講解《傳》，你們來的時候，都要拿着書本。"學生們感到奇怪。張吾貴到劉蘭處，劉蘭就給他講《傳》。三十天之中，張吾貴兼讀杜預、服虔的注，概括兩家，異同全都列舉出來。學生們後來聚集，便給他們講解，義例無窮盡，都多有新意，劉蘭也恭順地聽從。學者以此更加感到惊奇。張吾貴辯論能掩飾過錯，喜歡説虚妄的話語，因而學業不能長久地流傳。但他的志氣凌越牧守，不屈服於王侯，不做官而終老一生。

劉蘭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説。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説，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爲儒者所宗。

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

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

劉蘭，是武邑人。到三十多歲時，纔開始學文字學書《急就篇》。家裏人認爲他聰敏，於是要他從師學習。跟着中山人王保安學習《春秋》、《詩》、《禮》。家裏貧窮，没有資金，衹能一面耕作一面學習。三年以後，劉蘭告訴他的兄長，請求講説。他的兄長笑着聽從他的話，爲他立校舍，聚集學生二百人。劉蘭讀《左氏傳》，五天一遍，兼通《五經》。起先，張吾貴聰明善於辯論，他所解説的，不是本着先儒的旨意。惟有劉蘭推闡《經》、《傳》的根由，本於注者的意圖，參之以緯候以及先儒的舊事，很是精確詳明。自這以後《經》的意義精審博雅，都根由於劉蘭。劉蘭又明白陰陽之理，博物多識，所以成爲儒生們的宗師。

瀛州刺史裴植，徵召劉蘭在州的南館講解經書，裴植是學校的主持人，所以學生很盛，爲海内所稱道。又特别爲中山王元英看重。元英請他到學館，命他給自己的兒子元熙、元誘、元略等講課。

劉蘭的學生前後有數千人，有成就的很多。因排斥詆毁《公羊傳》，又非議董仲舒，因此爲

譏於世。爲國子助教，静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毁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

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黄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宫。

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

世人所譏諷。擔任國子助教，静坐讀書，有人敲門，劉蘭命人引入。來人戴葛巾穿單衣，進門與劉蘭共坐，説："您自是一個學士，爲什麽常常毁辱我們？理義長短，究竟在誰這一邊？而過錯就在於無禮而受到欺凌！今天想要召喚您，當與您一起討論訂正這個問題。"話説完就出去了。劉蘭不久就患病而死。

孫惠蔚，是武邑武遂人。十五歲，就粗通《詩》、《書》以及《孝經》、《論語》。十八歲時，拜董道季爲師學《易》。十九歲，拜程玄爲師讀《禮經》以及《春秋三傳》。周游於學校，在冀州這個地方很有名。

太和初年，郡中舉孝廉，到中書省對策。當時中書監高閭與他交談而推薦，不久擔任中書博士，轉爲皇宗博士。高閭受敕命定雅樂，孫惠蔚參與了這件事。到雅樂製成，高閭上疏請求集合朝士於太樂，共同研究它的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爲有辯論的才能，在前提出責難。高閭命令孫惠蔚與李彪辯論，李彪不能使他理虧。黄門侍郎張彝，常常和他相處在一起，每次上表疏論政事，大多訪問他。十七年，孝文帝南征，上議告類的禮儀。到太師馮熙去世，孫惠蔚監管他的喪禮，向皇帝上書，下令馮熙未及冠的兒子，都服成人的喪服。孫惠蔚與李彪由於儒學相知，到李彪官至尚書，孫惠蔚仍爲太廟令。孝文帝曾從容地説："李道固已經登上龍門，而孫惠蔚仍然處在低微的地位，我常常爲此憂慮。"孫惠蔚雖然長久擔任小官，深知境遇之順逆，没有孜孜的渴望，儒士以這爲崇尚。二十二年，在東宫侍讀。

起先，供奉祖先的宗廟以平文帝爲太祖。孝文帝議定祖宗，以道武帝爲太祖。祖宗雖然定下來了，但是宗廟次序左昭右穆没有改變。到孝文帝去世，將祭祀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認爲太祖既已改變，昭穆應按次序而更换。兼任御史中尉、黄門侍郎的邢巒，認爲太祖雖已改變，昭穆仍不應該更换，於是上書彈劾，想要查奏崔光。崔光對孫惠蔚説："這是禮，而執法想要彈劾，想要得到博學人士的幫助。"孫惠蔚説：

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贊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

"這深深寓有禮儀的變化。"不久寫信給崔光，佐助彰明這件事。崔光把孫惠蔚的信呈給宰相，於是召見孫惠蔚與邢巒在朝廷商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幫助邢巒，而邢巒的道理終究欠缺不足，彈劾的事於是作罷。

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并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

宣武帝即位以後，仍隨從左右，陳述解釋經籍圖書。從冗從僕射升至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已進入東觀，看到典籍還未周全，等到閱覽舊典又發現，没有確定的目録，新的舊的混雜在一起，首尾不完全，有的書卷有數十，没有的長年不寫。有的篇章脱落，始末缺殘，有的文字損壞，錯誤一個連着一個。卷目雖然很多，全部寫定的很少。請求依照前秘書丞盧昶所撰的甲乙新録，想要增加殘的補充缺的，減少合并重複的，校正句讀，成爲定本，按照次第均寫，永遠作爲常式。官署中原先没有本子的，廣泛地去搜尋，通過搜尋來補足。然而經籍無數，諸子雜亂，部卷繁多，章節錯誤，不是通過一二次校書，短時間就可以完成的。請求下令四門博士以及在京城的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門從事校訂考證，參與確定字義。皇帝下詔准許這個請求。

後爲黄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强縣男。明帝初，出爲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

後來任黄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能不在於文史，没有什麽撰著。調任國子祭酒、秘書監，依然主管史事。延昌三年，追加賞賜講授校定的勞績，封爲棗强縣男。明帝初年，調出任濟州刺史。回到京城，任光禄大夫。

魏初已來，儒生寒宦，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從北魏初年以來，儒生和寒族出身的官吏，孫惠蔚最顯赫聞達。開始單名蔚，正始年間，在宫中侍講，夜晚談論佛經，符合皇帝的旨意，下詔使之加上"惠"字，號惠蔚法師。在官任上去世，贈官瀛州刺史，謚號叫戴。兒子伯禮繼承封爵。

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孫伯禮擅長隸書，官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叫靈暉。

孫靈暉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

孫靈暉年少時聰明機敏，有器量風度。得到孫惠蔚手録的章疏，認真研究詢問，更是尋求師友，《三禮》、《三傳》，都精通它們的宗旨。然而

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爲猖蹶，靈暉唯默默憂悴，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爲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

開始就從鮑季詳、熊安生詢問疑難的問題，他所發揮詳明的，熊、鮑兩人没有不同的看法。舉爲冀州秀才，應試高中及第。在齊做官，一直到國子博士，授任南陽王高綽府諮議參軍。高綽任定州刺史，仍跟隨高綽到定州。高綽所作所爲肆無忌憚，孫靈暉衹是默默地憂傷憔悴，不能勸阻他。高綽上表請求任命孫靈暉爲王師，任命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認爲王師是三品官，與奏啓不合。後主在啓下手詔説："衹是用他。"儒士以這爲光榮。高綽任大將軍，孫靈暉以王師的身份兼領大將軍司馬。高綽被殺，孫靈暉被免官。自從高綽死後，每到七日至百日，孫靈暉常爲高綽請來僧侣設齋行道。齊亡，去世。

馬子結

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總爲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焉。

馬子結，他的祖上是扶風人，世代在涼地做官，北魏太和年間到洛陽。祖父、父親都是清官。子結和他的哥哥子廉、子尚三人，都涉獵文學。陽休之守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各位朝士都有贈詩。陽休之總寫一篇作答。詩即是"三馬皆白眉"這一首。子結擔任南陽王高綽管記，隨高綽到定州。高綽每次外出游獵，必定下令子結騎馬疾馳跟着禽鳥。子結爲人柔弱，衣服垂下帽子落地，或者叫或者啼，令騎馬驅趕之，不從馬上掉下來不停止。高綽以這爲笑料。由於這個子結逐漸成爲親信，升任諮議。

石曜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兖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并須出於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

石曜字白曜，是中山安喜人。也以儒學進用，任官清正廉潔。武平年間，爲黎陽郡守。當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任兖州刺史，本性貪婪殘暴。先經過衛縣，下令縣丞以下，收集絹數千匹送給他。到了黎陽，下令左右暗示石曜及縣官給他送物品。石曜手拿一匹絹對武都説："這是我老石紡織的，聊以送給您。自此以外，都須出自於官府中的胥吏和差役。他們的物品，一絲一毫也不敢動用。"斛律武都也知道石曜是清正廉潔的儒士，笑着而不責備。石曜著有《石子》十卷，語句很淺俗。最終官至譙州刺史。

孫萬壽

靈暉子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仕爲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玩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孫靈暉的兒子萬壽，字仙期，又字遐年。聰明有識見爲人機警，廣泛涉獵經史，善於作文章，好談笑。在齊時，任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到隋文帝受禪立國，滕穆王薦舉爲文學。由於衣冠不整的過失，發配防守長江之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他執掌軍書。孫萬壽本是書生，舉止悠閑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寫五言詩送給京城的知心朋友，詩到了京城，被當時士人吟誦，天下好事的人，大多把詩寫在壁上賞玩之。後來回到鄉里，十餘年不得調動。仁壽初年，拜授豫章王長史，不是他所喜歡的。豫章王轉封至齊，他即任齊王文學。當時，各個王的官屬，大多被消滅，因此愈加不自安，推説有病謝絶了這個職位。過了很久，授任大理司直，在官任上去世。有文集十卷，在世上流行。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説，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

徐遵明字子判，是華陰人。幼年失去父親，喜好讀書，年十七，隨着鄉人毛靈和等到山東求學。到達上黨，於是拜屯留人王聰爲師，學習《毛詩》、《尚書》、《禮記》。過了一年，就辭别王聰游學燕、趙，拜張吾貴爲師。張吾貴的學生很多。徐遵明從學幾個月，於是私下對友人説："張吾貴名氣很大但是講經義不檢點約束，凡是所講的學説，不合我的心意。請更换從業的老師。"於是和平原人田猛略拜范陽人孫買德爲師。學習了一年，再次想離開老師。田猛略對徐遵明説："您年紀很小就跟從老師學習，每次都没有學完，照這樣去學習，恐怕最終不能成功。"徐遵明於是指着自己的心説："我今天知道真正的老師在什麽地方了，正在於心中。"於是到平原人唐遷處，住在蠶房裏，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經過了六年，時時彈箏吹笛，自己娱樂慰藉。又得知陽平館陶人趙世業家中有《服氏春秋》，是晋朝永嘉年間舊寫本。徐遵明於是就前往閱讀此書，又經過好幾年。親手撰寫《春秋義章》共三十卷。

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

這以後教授學生，每次將要講課，首先拿着經書和注疏，然後詳加論述。學生到如今，漸漸

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説。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

成爲習俗。徐遵明講學在外，二十餘年，四海之內没有不推崇敬仰他的。他比較喜歡聚斂財物，與劉獻之、張吾貴都在黄河北面教授學生，公布應交納的絲粟，留下衣服物品來對待他們，取名叫做影質，這樣做有損儒士的風度。徐遵明看到鄭玄《論語序》説“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就歪曲着來解説。他的癖好都像這樣。劉獻之、張吾貴比他更厲害。

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徐遵明不喜歡京城，因爲在兗州有舊相知，就遷居到那裏。元顥進入洛陽，任城太守李湛將組織義師進行討伐，徐遵明參與這件事。夜晚到民間，被亂兵殺死。永熙二年，徐遵明的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上表請求加以策命，最終没有贈給謚號。

董徵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琁華宫，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

董徵字文發，是頓丘衛國人。身長七尺二寸，喜好研究古文經，崇尚高雅恬淡。年十七，拜清河人監伯陽爲師學習《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拜河內人高望崇爲師學習《周官》，後來又跟從博陵人劉獻之學習各經。幾年之中，各經的要旨精研熟悉，講授給學生聽。太和末年，任四門小學博士。後來宣武帝下詔董徵入琁華宫，命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下詔董徵給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講授。

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子仲曜。

後來多次升任至安州刺史。董徵趁着向朝廷述職，途中經過老家，設置酒宴舉行盛大聚會，招待邑里的老人。於是説：“腰中佩着高官的龜章返回都城，過去人稱爲榮耀，手執符節回到家鄉，爲什麽不快樂。”因此告誡二三子弟説：“這個富貴，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乃是勤學所得到的。”當時人以這爲光榮。入朝擔任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後來因爲年老解除官職。永熙二年，去世。孝武帝因爲董徵過去授過學業，所以優加贈官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號叫文烈。有兒子名仲曜。

李業興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虯、父玄紀，并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

李業興，是上黨長子人。祖父李虯、父親李玄紀，都以儒學舉爲孝廉。李玄紀在金鄉令任

金鄉令。

上去世。

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説《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

李業興少年時正直不阿有志於學習，後拜徐遵明爲師游學於趙、魏之間。當時有漁陽人鮮于靈馥也在聚集學生講授經籍，而徐遵明的名聲還不大，著録也比較少。李業興於是去鮮于靈馥的校舍，類似受業的人。鮮于靈馥對他説："你李生長期追逐羌博士，得到了什麽呢?"李業興默然不語。到鮮于靈馥講授《左傳》，李業興問他要義數條，鮮于靈馥都不能回答。於是整理衣服而起立説："羌弟子正是這樣的。"就徑直回去了。自此以後，鮮于靈馥的學生離開他而跟着徐遵明學習。徐遵明的學生越來越多，這是李業興所爲造成的。

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敺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壬子元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

後來就廣泛閲讀百家典籍，圖緯、風角、天文、占候，全都討究研習，特别擅長算學曆法。雖然家境貧困低賤，常常驕傲自負，假若禮待不够，即使是權貴，也不爲他們所屈服。後成爲王遵業的門客。推舉爲孝廉，任校書郎。由於世上通行趙敺的曆法，節氣後辰下算。延昌年間，李業興完成《戊子元曆》上奏皇帝。當時屯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自獻上新曆。宣武帝下詔命令共爲一曆。張洪等後來共同推舉李業興主持，完成《壬子元曆》，正光三年，上奏通行這個曆法。李業興因爲殷曆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遺亡闕失。又修改曆法，各成爲一卷，流傳於世。

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勛，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

建義初年，敕令主管儀注。没過多久，任著作郎。永安三年，因爲以前完成曆法的功勞，賜給爵位長子伯。後因爲孝武帝登帝位之初，參與進行禮事，封爲屯留縣子，任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舉行釋奠禮節，李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摘録文章詩歌句子。後又入宫爲侍讀。

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户，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

遷都鄴開始時，起部郎中辛術上奏説："如今皇朝遷都，各種制度創建，建造一興，一定要符合制度。李業興學問很深精通儒術，見多識廣，萬門千户，適宜詢問訪求。如今請求按照披圖案記，來考定是非，參考古代的制度結合今天的實際，折中定爲制度。"皇帝下詔聽從他的意

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

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圜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圜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

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爲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曰：“此

見。這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令繕修三署樂器、衣服以及百戲之類，於是上奏皇帝請求李業興共同參與此事。

東魏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出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說：“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呢，還是圜丘呢？”李業興說：“委粟是圜丘，不是南郊。”朱异說：“近來聽說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這中間是用王義。”業興說：“對。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朱异說：“如是這樣，女子逆降傍親，亦應隨從鄭解嗎？”業興說：“這一事，也不專從。假如您這裏用王義，除喪服的祭祀應用二十五月，爲什麽以王儉的《喪禮》，而用二十七月呢？”朱异於是不回答。業興說：“我昨天看見明堂，四柱方屋，都没有五九之室，應當是裴頠所製。明堂上圓下方，裴衹是除室而已，如今這裏上面不圓是爲什麽？”朱异說：“圓方是世俗的說法，經典無文，有什麽可怪於方的。”業興說：“圓方的說法，出處很明白，您自己没有看見。看到您所録梁主《孝經義》也說‘上圓下方’，您這樣說豈不是自相矛盾？”朱异說：“假如是這樣，圓方竟出自哪一部經典？”業興說：“出自《孝經》《援神契》。”朱异說：“緯候的書，有什麽可以相信的！”業興說：“您假如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也没有出處，您又相信嗎？”朱异没有回答。

梁武帝問李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爲什麽名爲繫？”業興回答說：“鄭注《儀禮》說：過去太王、王季住在岐陽，躬行《邵南》的教化以興盛王業。到文王推行《周南》的教化以受命，在酆修建城邑。文王作爲諸侯之時所教化的國家，如今既已登上帝王的九五之尊，不能再守住諸侯的地盤，所以分封二公，名之爲繫。”梁武帝又問：“《尚書》‘正月的第一個吉日，舜在堯的太廟接受了禪讓的帝位’，這是什麽正朔？”李業興回答說：“這是夏的正月。”梁武帝問：“怎

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

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吴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痴! 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

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

樣知道的呢?"業興説："根據《尚書》《中候》《運衡篇》説'日月營始'，所以知道是夏的正月。"又問："堯時再往前，哪個月爲正月?"業興回答説："自堯再往前，典籍中没有記載，所以不知道。"梁武帝又問："'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這都出自《堯典》，怎麽説堯時不知道用什麽正朔呢?"李業興回答説："雖然三正不同，講時節的，都根據夏時的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中没有夫家的。'雖出自周書，月也用夏時。堯時的日月，也應該如此。由於所見不深透，不能明辨分析得很明確。"梁武帝又問："《禮》：原壤母親去世，叩木而歌。孔子聖人，爲什麽與原壤爲友?"李業興回答説："孔子自己解釋，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道："原壤是何處人?"李業興説："《注》講：原壤是孔子少年時的朋友。是魯人。"又問道："原壤不孝，違背了人之常情，爲什麽孔子因與他是少年時的朋友而和他相處，而忽略了他不孝的罪過?"業興回答説："原壤所作所爲，事情自然明顯，孔子少年時和他交往，不是從現在開始，既然没有大的緣故，爲什麽要抛棄他呢?"梁武帝又問："孔子聖人，爲什麽要寫原壤的事情，用來垂法萬代?"業興説："這是後人所記録的，不是孔子自己寫的，好比父母合葬於防一樣。像這樣的比較，《禮記》之中，有上百處。"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還是無?"李業興回答説："所傳太極是有。"回到東魏，兼任散騎常侍，加任中軍大將軍。

李業興家中世代爲農夫，雖然學問日漸長進，但是舊音没有改變。梁武帝問他宗門多少，回答説："自稱有四十家。"出使回來，孫騰對他説："爲什麽讓吴兒們笑話?"回答説："業興尚且被笑話，如果派遣您去，應當要被駡了。"邢子才説："您夫人患有疝氣病，有人問確實嗎?"李業興説："您是大痴! 如果講這個，人懷疑的一半，相信的一半，誰還檢看?"

武定元年，任國子祭酒，依舊在宮中侍讀。

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爲本州刺史。"既而以爲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

神武帝高歡因爲李業興精通術數，軍行中常常向他討教。業興講某日某處勝。對所親近的人說："他假如取得勝利，自然要獎賞我；他假如遭受敗亡，怎麽能責罪於我？"芒山這一仗，有風從西邊吹入營中。業興說："小人風來，應當大勝。"高歡說："假如勝利，任命你爲本州的刺史。"既而又任命他爲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帝高澄任命他爲中外府諮議參軍。

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宫行棊曆》，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蔀，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穎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文襄既剋，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

後來由於連坐免官，李業興於是編《九宫行棊曆》，以五百爲章，四千零四十爲蔀，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轉移，與如今的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没有不同。高澄征討潁川，業興說："前往一定取勝，取勝以後有凶險。"高澄既已取勝，想以業興說取勝後當有凶險而殺掉他。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有乖忤，便即疵毁，乃至聲色，加以謗駡。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興二子，崇祖傳父業。

李業興愛好圖書典籍，收集不斷，親自補修，并加上題跋，他家所有的圖書，將近有一萬卷。他讀書不停息，多有新穎的見解，各位儒生都佩服他的精深博大。他性情豪爽任俠，重意氣，人有急難，不顧性命來投奔他，都能够收容藏匿。與他相好投合的，傾其全力幫助毫不吝嗇；與他相違背的，便立即詆毁批評，以至於聲色俱厲，加以誹謗謾駡。他性格又急躁狹隘，至於在論辯責難之時，全無儒生的風度。每每對别人說："衹要講我好，即使知道是妄言，也勝過講惡。"詆侮忌妒前進的，不顧慮後面的憂患，當時人以這個厭惡他。至於他的學問精深細微，當時人没有趕上他的。李業興有二子，李崇祖繼承父親的學業。

李崇祖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

李崇祖字子述。齊文襄帝高澄招集朝士，命令盧景裕講《易》，崇祖當時年十一歲，論辯責難一次又一次，景裕很害怕他。業興幫助他的兒子，以至於忿怒争執。高澄臉色也忿忿不平。姚文安責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述説明服虔的主張，名曰《釋謬》。齊文宣帝營構三臺，材瓦工程，都是崇祖所計劃的。封爲屯留縣侯。李遵祖，齊天保初年責難

保初難宋景業曆甚精。崇祖爲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宋景業的曆法很精當。崇祖爲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訴他說："改葬後，當不異於孝文帝。"武成年間，有人告發這件事，兄弟倆都被斬首。

李鉉

李鉉字寶鼎，勃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李鉉字寶鼎，是勃海南皮人。九歲入學，寫《急就篇》，一個月就通曉。家中一向貧困，常常春夏時節務農，到冬天纔入學。年十六歲，跟從浮陽李周仁學習《毛詩》、《尚書》，跟從章武劉子猛學習《禮記》，跟從常山房虯學習《周官》、《儀禮》，跟從漁陽鮮于靈馥學習《左氏春秋》。李鉉認爲鄉里没有可以拜師的，於是和州裏楊元懿、河間人宗惠振等結成朋友，到大儒徐遵明處去學習。在徐遵明門下五年，常常是成績最優秀的。二十三歲，就自己隱居起來研討學術是非。撰著《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共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個秋冬不備枕頭，每次睡覺，和衣打盹而已。二十七歲，回家奉養雙親，因而在鄉里教授弟子。學生常有數百人，燕趙地方能談論經籍的，大多出自他的門下。

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

因爲鄉里少有典籍，所以來到京城游學，讀没有見過的書。推舉爲秀才，任太學博士。到李同軌去世，齊神武帝命令文襄帝在京城精選飽學之士，來教育各位皇子。文襄帝選中李鉉應旨，徵到晉陽。當時中山人石曜、北平人陽絢、北海人王晞、清河人崔瞻、廣平人宋欽道以及善於書寫的韓毅都在東館，是各王的師友。李鉉認爲離開聖代已很久遠，文字多有錯誤，在講授空暇時，閱讀《說文》、《倉》、《雅》，刪節改正六藝經注中的錯字，名爲《字辨》。

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宫，文宣詔鉉以經入

天保初年，下詔李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任國子博士。當時詔令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命令李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討論新曆的得失。不久爲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宫爲太子時，文宣帝詔令李鉉教他經書，很得到優待禮遇。去世時，特贈

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官廷尉少卿。到回鄉下葬，國君送別，儒士以這個爲榮。

楊元懿、宗惠振都任官到國子博士。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

馮偉字偉節，是中山安喜人。身長八尺，外表偉岸，看見他的人很敬畏。少年時跟從李寶鼎學習，李寶鼎看重他的聰慧敏捷，常格外試問他。讀書多貫通理解，尤其明瞭《禮》、《傳》。後來回到鄉里，閉門不出，將近三十年，不過問生產，不交結賓客，專心思考學問，没有什麼不知曉的。

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

齊趙郡王外出鎮守定州，以禮迎接，命令多次下達，縣令親自到他的家門，依然推辭有病不應。郡王將要動身聘請，屬吏前後快馬奔馳告訴他，縣令又親自給他整理衣冠，不得已纔出門迎接。郡王下廳堂迎候他。阻止他跪拜，分階而上，留他在賓館，以隆重的禮節對待他。郡王將要推舉他爲秀才，他一再推辭不答應。一年餘請求還家，郡王知道他不願受拘束，重禮送他回去，賞賜的東西很多。他一無所取，衹接受當時通行的服裝而已。

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到了家裏，不結交友朋，郡守縣令，每每親自到他家探望。每年一定的季節置辦羊酒等禮物，也推辭不接受。學生的學費，一點都不收。養蠶紡織而穿衣，耕種土地而吃飯，安貧守儉，不改其樂。以長壽去世。

張買奴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張買奴，是平原人。博通經籍的義理，學生有千餘人，各位儒士都推崇他。在齊做官，歷任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後去世。

劉軌思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劉軌思，是勃海人。講說《詩》很精妙。年少時師事同郡的劉敬和，敬和又師事同郡的程歸則，所以他家鄉多有研究《詩》的人。劉軌思在齊做官，官至國子博士。

鮑季詳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

鮑季詳，是勃海人。很明瞭《禮》，又通曉《左氏春秋》。年少時，常爲李寶鼎講經的助手。

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

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後來也自己有學生，各位儒士都稱贊他。在齊做官，於太學博士任上去世。

堂弟長暄，兼通《禮》、《傳》。任任城王高湝的丞相掾。常在都城教授無官職的王公貴族子弟。齊滅亡，在家中去世。

邢峙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于家。

邢峙字士峻，是河間鄚人。年少時學習就通曉《三禮》、《左氏春秋》。在齊做官，開始爲四門博士，調任國子助教，因精通經學入宫給皇太子講授。邢峙爲人方正純樸寬厚，有儒士的風度。厨師給太子送上食物，菜中有名邪蒿的，邢峙下令去掉，説："這菜有不正的名字，不適合太子吃。"文宣帝聽説這事表揚他，賜給他被褥細絹和絮棉，拜爲國子博士。皇建初年，任清河太守，有好的政績。年老返回原籍，在家中去世。

劉晝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户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

劉晝字孔昭，是勃海阜城人。年少時父親去世家中貧窮，喜愛學習，學起來不知疲倦。常常關門讀書，熱天衹穿着犢鼻樣的短褲。與儒士李寶鼎是同鄉，相互之間關係很好。寶鼎給他講授《三禮》，又向馬敬德學習《服氏春秋》，都通曉其中的要旨。爲鄉里缺少典籍而感到遺憾，於是就騎馬到都城。得知鄴令宋世良家中有書五千卷，就請求爲他的兒子講學，任意閲讀各種書籍，從早到晚不停息。

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絶倫，乃嘆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

回家，舉薦爲秀才，策問没有及格，於是遺憾没有學習文辭，就連接拼合辭藻。説話古舊樸拙，寫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稱超過同輩，於是嘆息儒士辛勞而少功績。曾把賦呈給魏收而没有行敬禮。魏收很忿怒，説："賦名六合，已是太愚蠢，文比六合更愚蠢。您的四體又比文更愚蠢。"劉晝不服氣，又把賦呈給邢子才。邢子才説："您這首賦，正好比病的駱駝，伏地而不美好可愛。"劉晝求爲秀才，十年没有得到，發憤撰寫《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看見這篇文章，纔推舉劉晝，當時年紀已四十八歲。

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何

刺史隴西人李璵，也曾經以劉晝應詔。先告訴他，劉晝説："您自爲國家推舉人才，何勞來

勞語晝!”齊河南王孝瑜聞晝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

告訴我!”齊河南王孝瑜聽説劉晝的名聲，每次召見他，常與他座席互相靠近一起飲酒。後遇見關係密切的親戚，讓他暫且在書齋坐一下，劉晝馬上就離開了，孝瑜追着要道歉留住他，他終究不肯屈就。孝昭帝即位，好接受直言。劉晝聽説此事，高興地説：“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來了。”於是步行到晉陽上書，言語也切要公正，而大多不是世上的要事，最終也未被采納。編録所上的書奏，名爲《帝道》。河清年間，又撰著《金箱璧言》，用來指出國家樞機政務的不良情況。

晝夜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别”云。

劉晝夜晚曾夢見貴人如吏部尚書的補交州興俊令，醒來後秘密書寫信札記下這件事。去世後十天左右，他家幼女鬼語聲音像劉晝一樣，説道“我已被任命爲興俊縣令，有空就來向你們告别”。

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劉晝常常自稱是博物的奇才，説話喜歡驕矜自大。每每言道：“使我數十卷書傳於後世，不换齊景的四千匹馬。”儀容舉止舒緩，舉動超凡脱俗，由於這種性格一直没有做官，在家中去世。

馬敬德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舉秀才，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并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

馬敬德，是河間人。年少時喜好儒術，背着書箱外出隨徐遵明學習《詩》、《禮》，粗通書中要旨，而不能精深。於是就留意於《春秋左氏傳》，思考研究，白天黑夜不知疲倦。在燕、趙之地講授，學生跟着他的很多。就趕赴州將處，請求推舉爲秀才，州將因爲他是純粹的儒士，無意推薦他。馬敬德請求考試方略，五條都有文理，於是州將高興地舉送他。至都城，衹得到中等的等第。請求考試儒家經書的學業，問十條，都通曉，選拔授任國子助教。再調任爲國子博士。

齊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疏，時時以《春

齊武成帝爲後主選擇師傅，趙彦深推薦他，入宫擔任侍講。他的妻子夜晚夢見猛獸將從朝北的窗子進來，敬德跳躍過叢棘，妻子伏在地上不敢動。敬德占卜説：“我當成爲大官，躍過叢棘，是超過九卿；你伏在地上，爲夫人。”後主既然不好學習，敬德侍講也就很粗疏，常常以《春

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

秋》給他講授。仍以師傅的恩情，拜爲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去世，他的徒弟說："馬敬德勝過孔子，孔子没有得到儀同的官。"不久贈官開府、瀛州刺史。

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這以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彦深說："豈容侍書封王，侍講反而没有封爵？"也追封馬敬德廣漢郡王，使他的兒子元熙繼承爵位。

馬元熙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郎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馬元熙字長明，年少時傳父親的學業，又擅長文章辭藻。以通直郎的官職待詔文林館。武平年間，皇太子將講讀《孝經》，有關官署請求選擇師傅。皇帝說："馬元熙，是我師傅的兒子，文學不壞。"於是入宫給皇太子講授《孝經》。儒士以他幾代給皇帝講授爲榮。元熙性格寬和厚道，在宫内名聲很好。隋朝開皇年間，在秦王文學任上去世。

張景仁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文襄并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宫，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爲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宫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

張景仁，是濟北人。幼年失去父親，家境貧窮，以學習書法爲職業，於是擅長草書隸書。選補内書生，與魏郡人姚元標、潁川人韓毅、同郡的袁買奴、滎陽人李超等齊名，文襄帝一齊引用他們爲賓客。天保八年，敕令教太原王紹德書法。後主時爲東宫太子，武成帝命令他侍書，於是被選拔提升。爲人小心恭敬，後主喜歡他，叫他爲博士。後主登上皇帝位，一直升至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侍候。與他講話，仍稱爲博士。胡人何洪珍受到後主寵愛，想和朝士通婚，由於景仁在宫内，官位比較高，於是爲他哥哥的兒子娶景仁第二子張瑜的女兒爲妻。因裏外有勢力，所以受到恩寵一天勝過一天。張景仁多病，皇帝常常派遣徐之範等給他治病，給藥物以及好吃的食物，派出使者前往問候，在道路上互相看得見。這以後，命令有關官府常送皇帝吃的食物到他的住處。皇帝有時也去看望，在路上住宿的地方，常送步障，來遮擋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和以前一樣。每天早晨參見，就在東宫停止。到建立文林館，宦官鄧長顒迎合旨意，奏

王。洪珍死後，長顥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

令總理館中的事務。任侍中，封建安王。何洪珍去世後，鄧長顥依然與他有舊交情，更加互相調和斡旋，使得沒有失去寵信。於是任中書監，直到去世。贈官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

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慚悚。

張景仁兒童時，在洛京，曾去國學臨摹《石經》。許子華在學中遇見他，握住景仁的手説："您張郎的風骨，一定通達顯貴，非但官爵升遷，還與天子一同用筆硯，傳送衣履。"許子華去世二十餘年，景仁位居開府，多次被賞賜衣冠、筆硯，就像許子華所講的那樣。景仁出身寒門地位低微，本無識見，一日之間便官至開府、侍中、封爲王。他的妻子姓奇，不知道出於什麽氏族，儀容聲音文辭，事事平庸粗俗。既而爲王妃，與各個公主、郡君，一同在朝謁的行列，看見的人爲她感到慚愧惶恐。

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張景仁本性卑微謙遜，到用胡人、宦官的權勢，輕易達到顯貴的地位，志向操守有了改變，漸漸驕傲起來。優良的馬匹輕巧的皮衣，徒衆聚集很多，高高的門墻廣闊的屋宇，面朝着四通八達的大道。各個兒子不思其出身寒門，甘作無官職的王公貴族。自從倉頡造字以來，依靠書法獲得進取做官的，衹有張景仁一人。

權會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静，不慕榮勢，耻於左宦，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説，未嘗懈怠。

權會字正理，是河間鄚人。志向崇尚深沉雅正，行動都遵守禮制的準則。年少時學習鄭《易》，領會到其中的精妙細微之處；《詩》、《書》、《三禮》，文義詳備博洽；又明瞭風角，精通玄象。在齊做官，開始爲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很敬重他，命嫡長子達拏對他行師傅的禮節。崔暹想推薦權會和馬敬德等當各個王的師傅。權會性格恬淡寧静，不羡慕虚榮權勢，以任諸侯之官爲耻，一再推辭。崔暹知道他的意思，於是不再薦舉。不久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來調任國子博士。權會參與掌管的事務雖然繁多，教授學生不斷。他本性很柔弱，好像不善言談，到面臨變化時能隨機應變回答疑難問題，有條有理，由於這個爲各儒士所推重。無官職的王公貴族子弟仰慕他德義的，有的造訪他的住宅，有的寄宿他的鄰家，白天黑夜尋找機會，

接受他的學業。權會高興地講演解説，從不懈怠。

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并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户，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

雖然明瞭風角玄象，至於私人之家，都不講到。學生有詢問的，終不回答。每每説："這學問可以知道但不可以講出來，你們各位以及王公貴族子弟，不從這裏進入仕途，有什麽要多問的。"衹有一個兒子，也不講授這學問。權會曾派遣家人遠行，很久而没有返回。這家人將要回到家，正逢上寒風大雪，寄宿在别人的房舍。權會正在學堂講説，忽然有旋風吹雪進門，權會笑着説："行人將到，爲什麽中間停下！"於是使人尋找，果然如他所講的那樣。權會每次占筮算卦，大大小小都能算中，衹是用爻辭彖象，以辨識吉凶，《易》占之類，都不從口中説出。

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

權會出身於貧家，没有僮僕，剛開始擔任助教時，常常騎着驢子。他的職事很多，不到晚上不回去。曾於夜晚出城東門，權會獨自騎着一頭驢子，忽然有二人，一人牽着驢頭，一人跟隨在後面，好像來幫助他。他們的行動輕飄，與活人不同，逐漸迷路，不是走原來的道路。心裏很奇怪，於是背誦《易經》上篇第一卷，還未背誦完，前後二人，忽然不見了。權會也没有覺得已墜下驢子，神志不清，到天明纔清醒。纔知道墜下處是城外，離家衹有幾里地。有一個兒子，字子襲，聰慧敏捷精細勤快，從小有成年人的度量。先他而去世，臨送葬時大家爲其傷心慟哭，權會衹是一哭而已，當時人推崇他的知命。

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武平末年，從府中回家，在路上突然馬跌倒，於是不會講話，因而暴亡。注有《易》一部，通行於世。權會平生害怕馬，官位名望既然已到了這一步，不得不騎馬，果然由於騎馬而去世。

張思伯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説《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

張思伯，是河間樂城人。善於講説《左氏傳》，僅僅次於馬敬德。撰有《刊例》十卷，流行於當時。也通曉《毛詩》章句，以這二經教授齊安王廓。官位國子博士。

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

又有長樂人張奉禮，擅長《三傳》，與張思

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伯齊名。官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武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悦，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説。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

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并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托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武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

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諫幸晋陽，為長鸞所譖，誅。

張彫武，是中山北平人。家庭世代貧寒低微，他的哥哥蘭武，任官尚書令史，稍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當時為書生，停留在他家中。彫武少年時貌美，為王元則所喜愛，所以遍教各種經籍。因為好學，精力過人，背着書卷跟從老師，不遠千里。貫通《五經》，尤其通曉《三傳》。弟子從遠處來向他問學的，數以百計，各儒生都佩服他的辯論能力。齊神武帝把他召入藩王的府署，命他給各個兒子講説。乾明初年，一直升至平原太守，由於犯貪贓受賄罪失去官職。武成帝即位，因過去的恩情，任為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高儼求博士，有關官署以張彫武應選，當時稱為得人。歷任涇州刺史、散騎常侍。

到皇帝的侍講馬敬德去世，就入宫講授經書。皇帝很看重他，任他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一起被尊禮，同入華元殿，一同解説《春秋》。加任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托於他的親戚何洪珍，公私的事情，彫武常常為他出謀劃策。與張景仁號稱二張博士。當時穆提婆、韓長鸞與何洪珍共同侍候君主，知道張彫武為何洪珍出謀劃策，妒忌討厭他。何洪珍又上奏以張彫武監修國史，不久任為侍中，加開府，奏財政收支的事務。他被委以重任，奏言大多聽從，皇帝特敕令他奏事可以不急步而行，稱他為博士。

張彫武自以為出身於寒門，一直到位居大臣，勵精為公，有忠心耿耿不顧自身的節操。議論從不迴避，身邊驕縱放肆的人，一定嚴加約束。多次譏諷勸諫寵貴，在君王與群臣之所進獻可行的廢去不可行的。皇帝也深深依仗他，把朝政委托給他。彫武便把澄清朝政作為自己的任務，意氣很高。曾經在朝堂對鄭子信説："以前入省中，見到賢能幹練的唐令處理事務，極無所以。假如行軍打仗，彫武不如唐邕；假如輔佐皇帝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主，身居稷、契的官位，那麼唐邕不如我。"韓長鸞等暗中圖謀他。到與侍中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諫阻皇帝巡幸晋陽，

被韓長鸞進讒言，被殺。

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而壯之。

臨刑時，皇帝派段孝言詢問他。彫武説："臣從諸生起家，受到恩寵深厚。今天的進諫，我實爲首謀，意願是善的效果不好，不想逃避死亡。但願皇帝珍愛金玉，開發神明，多引用賈誼這一類人，讓他們講論政道，使得聽看之間，不會被蒙蔽，那麽臣即使死了，仍像活着一樣。"於是感嘆流淚，俯下而被殺。左右的人没有不憐惜并推崇他的。

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死。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并在殿廷就執，目見冤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子德冲等遷移北邊。南安王思好反叛，德冲及弟弟德揭都死於此事。德冲聰敏好學，因爲是皇帝師傅的兒子，很早就被提拔，官位中書舍人。他父親被殺，德冲一并在殿廷被捉，親眼看見冤枉無罪而被施以刑戮，大哭，昏死在地上，很久纔蘇醒過來。

郭遵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爲太原公時，爲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爲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擢爲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爲鉅鹿太守，遵爲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爲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爲黄門侍郎，被誅。

郭遵，是鉅鹿人。齊文宣帝爲太原公時，是國中的常侍。帝王家人有叫蓋豐洛的，執掌家中事務，號爲蓋將。郭遵因爲受他處置，曾抗拒過，爲高德正所看重。齊取代東魏立國，由是升爲主書，專門命他訪察。中書舍人朱謂任鉅鹿太守，郭遵爲他弟弟的兒子求官，朱謂告訴文宣帝，鞭打二百，交付國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轄地區。很久以後，任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正逢韓長鸞的父親韓永興任刺史，因此便互相依附。後升爲黄門侍郎，被殺。

遵出自賤微，易爲盈滿。宫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爲輕率。嘗於宫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郭遵出身卑賤寒微，容易驕傲自滿。宫門遇見各權貴，常常直呼姓氏，講話行動，極其輕率。曾在宫門牽着韓長鸞，辭别説："王在得言，主上放縱如此，不去規勸諫説，怎麽稱爲大臣?"韓長鸞嫌他輕率，便抽手而離開，由此不加以援助，所以因禍而被殺。

北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辛彦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

沈重字子厚，吴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嘆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

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督，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督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

沈重字子厚，是吴興武康人。本性聰慧明悟，年紀很小父親就去世了，居喪合乎禮節。到年長，專心於儒學，不遠千里跟從老師學習。於是博覽群書，尤其通曉《詩》以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想要高置學官，以崇尚儒教，中大通四年，於是選拔，以沈重補任國子助教。後任《五經》博士。梁元帝爲藩王在屬地時，很贊嘆驚異。到即皇帝位，就派遣主書何武迎接沈重西至江陵。

魏平定江陵，沈重就留下事奉梁主蕭督，轉任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蕭督又命令沈重在合歡殿講解《周禮》。北周武帝因爲沈重精通經學品行高尚，就派遣宣納上士柳裘寫信禮聘，又敕令襄州總管衛公宇文直勸勉曉諭他。在途中供給錢糧，給予優厚的待遇。保定末年，到了京城，下詔命他討論《五經》，并且校定鐘律。天和年間，又在紫極殿講三教的教義，朝士、儒生、僧侣、道士到殿聽講的有二千餘人。沈重講授辭義卓異而廣博，關鍵部分明確清楚，凡是所解釋的，都被各個儒士所推重。六年，授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在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年，上表請求返回梁朝，北周武帝下褒美嘉獎的詔書而不同意。沈重堅

請，乃許，爲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

持請求，這纔允許，派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他。梁主蕭巋拜沈重爲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京城朝見。隋開皇三年去世，時年八十四歲。隋文帝派遣舍人蕭子寶用少牢的禮節祭祀他，贈官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

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沈重學識詳備廣博，成爲當代的儒學宗師。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没有不精通的。著有《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

樊深字文深，是河東猗氏人。事奉繼母很恭謹，二十歲成人好學，背着書跟從老師到了河西，講習《五經》，白天黑夜不感到疲倦。北魏永安年間，隨軍征討，因爲有戰功升至中散大夫。曾讀書，見吾丘子，於是返回侍養。

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并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痹，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游學於汾晋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

孝武帝西遷，樊、王二姓起事，被東魏所殺。樊深的父親樊保周、叔父樊歡周一起被害。樊深因避難，從山崖上掉下摔傷了脚，斷糧兩天。這以後得到一竹籃餅，欲吃掉它，然而思念繼母年老有痹症，或許免於擄掠，就不吃。夜裏匍匐尋找繼母，終於尋到，把這餅給她吃。回來後又離開，改姓换名，游學於汾晋之間。學習天文以及算術曆法的本領。後被人告發，囚禁送往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看重他的儒學，延請樊深到家，因此得以逃隱。北周文帝平定河東，贈樊保周南郢州刺史，樊歡周儀同三司。樊深歸家埋葬他的父親，背土築成墳墓。

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

不久于謹薦舉他爲府參軍事，命令他在館中教導子孫。北周文帝在東館設置學校，教育各將領的子弟，以樊深爲博士。樊深對經學貫通周詳，每次解説經書，多引用漢魏以來各家的經義而論述。所以學生聽他的講解，不能通曉領悟，背後譏諷他説："樊深講解經書，多門户之見，不可理解。"但是儒士推崇他的博學。本性

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

好學，到老了也不懈怠。早晨晚上往返，常騎在馬上讀書，到馬受驚摔在地上，身體受到損傷，最終也不改變。後來任國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天和二年，調任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上表乞求以年老辭官，皇帝下詔准許。朝廷有難以决定的争論，常召他詢問。後來因病去世。

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七經義綱略論》三十卷。

樊深既專研經書，又讀各史以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的書。學問雖然博通詳明，但口才不行，所以不被當時人所稱許。撰有《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有《七經異同》三卷。《七經義綱略論》三十卷。

熊安生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

熊安生字植之，是長樂阜城人。少年時好學習，努力振奮不知疲倦。跟從陳達學習《三傳》，跟從房虯學習《周禮》，師事徐遵明，衷心信服多年，後來又向李寶鼎學習《禮》，於是博通《五經》。但他專門教授《三禮》，弟子從遠方到來的有一千餘人。就討論圖緯，搜集異聞，以前儒士所没有明白的，都發揮説明它。北齊河清年間，陽休之特别上奏薦舉他爲國子博士。

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睹奧，寧可汩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説，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

當時西邊北周已經通行《周禮》，公卿以下的人，多學習此書，有疑問遺落的數十條，都不能詳盡辨析。天和三年，北周和北齊通好，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齊。和齊人講到《周禮》，齊人不能回答，就下令熊安生到賓館，與尹公正講。尹公正有口才善辯説，熊安生話中没有講到的，就摘取精義要旨而突然問他。熊安生説："《禮》的旨意廣闊深遠，自有它的條貫，一定要入門纔能看到它的奥妙，怎麽能擾亂它的先後呢？衹要能留意，當爲按次序説明它。"尹公正於是問有所疑惑的，熊安生一條一條都給他講解清楚，都考究它的根本所在。尹公正感嘆佩服，回到北周，都講給武帝聽，武帝非常欽慕看重他。

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

到搬入鄴，熊安生突然下令灑掃門庭。家人感到奇怪而問他，熊安生説："周帝重道尊儒，一定馬上要來見我了。"不久皇帝親臨他的府第，

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悦，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

下詔不要拜見，親自握着他的手，拉着與他同坐在一起。對他説："我没有能够罷除戰争，以此感到慚愧。"熊安生説："黄帝還有阪泉大戰，何况陛下您要恭敬地行使上天的懲罰呢！"皇帝又説："齊氏賦役繁重，用盡了百姓的財力，我要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想要革除弊政，把府庫和三臺的雜物散發給老百姓，您以爲如何？"熊安生説："過去周武王攻克商朝，散盡鹿臺的財物，發放巨橋的糧食，陛下您發出這一詔書，不同時代同樣美好。"皇帝又説："我和周武王相比怎麽樣？"熊安生説："周武王討伐商紂王，殺人後把頭挂在白旗上示衆，陛下您平定齊國，兵器上没有沾血，我以爲您的戰略爲優。"皇帝大爲高興，賜給他帛三百匹、米三百石、住宅一座，并賜給他象笏及九鐶金帶，其他東西與此相稱。又下詔有關官府給他安車駟馬，命令隨皇帝入朝，并敕令所在處供給。到了京城，下令在大乘佛寺，參與議論五禮。宣政元年，拜爲露門博士、下大夫，當時已八十餘歲。不久辭官，在家中去世。

安生既學爲儒宗，嘗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并行於世。

熊安生學問爲儒家宗師，曾經受過他的教授，有名於後來的，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都是他的門生。所撰的《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一并流行於當時。

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暉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失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熊安生與同郡的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宗道暉好戴高翅帽，穿大的鞋子，州將初到，每每穿戴此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鞋上，自言學士可以比三公。後來齊任城王高湝鞭打他，道暉慢慢地呼唤安偉，安偉出來，對人説："我受鞭，不失漢人的體面。"又趿拉着鞋而離開。冀州人爲這事説道"顯公的鐘，宋公的鼓，宗道暉的鞋，李洛姬的肚子"，稱爲四大。顯公是僧侣，宋公是安德太守；洛姬是婦人。

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

熊安生在山東時，每年都到處講學，跟隨他的人滿郡縣。有人欺騙他説："某一個村的古墓，

是晋河南將軍熊光墓，去此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晋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冢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

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贇、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

是晋國河南將軍熊光的墓，離現在七十二世。過去有碑，被村人埋藏起來了。”熊安生掘地尋求這塊碑，没有得到，連年打官司。冀州長史鄭大讙判定説：“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以前的人；河南將軍，晋國没有這個名號。打官司没有道理。”熊安生率領他的族人面向古墓而號哭不止。將要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因徐之才諱稱“雄”，和士開諱稱“安”，於是稱爲“觸觸生”，大家都譏笑他。

樂遜字遵賢，是河東猗氏人。年幼時就有成人的節操，跟從徐遵明往來於趙、魏間，學習《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的大義。不久山東地區匪盗作亂，學者逃散，樂遜在紛亂的局勢中，仍然有志於讀書不知疲倦。西魏大統七年，任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邀請樂遜教授各個兒子。這以後北周文帝選拔賢良之士，授他守令的官職。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推舉樂遜，稱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李弼奏請留住他不派遣。

西魏廢帝二年，北周文帝召來樂遜教授幾個兒子。在館中六年，與其他儒生分别講授經學，講解《孝經》、《論語》、《毛詩》以及服虔所注的《春秋左氏傳》。北周閔帝登位，因爲樂遜有處理政務的才能，任他爲秋官府上士，轉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人王儉以下，都獻上敬師的禮物行弟子的禮節。樂遜教授經術，很有教誨開導的方法。到衛公宇文直鎮守蒲州，樂遜擔任他的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因爲長時間雨水不斷，下詔命令百官上密封的奏章。樂遜陳説時宜共十四條，其中五條切中政治的要領。第一是崇教方；第二是省造作；第三是明選舉；第四是重戰伐；第五是禁奢侈。保定二年，因爲教誨開導有辦法，多次加以賞賜，調任遂伯中大夫。五年，詔令魯公宇文贇、畢公宇文賢等，都準備敬師的禮物拜樂遜爲師，一同跟着他學習經學。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宇文純推舉樂遜

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

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説，發杜氏違，辭理并可觀。

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爲賢良。五年，樂遜以年已七十爲由，上表章辭去官職，皇帝下詔褒美嘉獎不允許他辭職。於是賜給他粟帛以及錢等，授任湖州刺史，封爲安邑縣子。當地人多蠻左，没有習染儒學的風氣。樂遜勸勉鼓勵生員，又授課考試，幾年之中，全州風氣爲之一變。蠻人習俗生了兒子，長大後大多與父母不住在一起，樂遜每每加以勸導，革除了以前的弊病。在任幾年，多次被褒獎賞賜。任期滿後返回朝中，拜爲皇太子諫議，再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年，進爵位爲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出任汾陰郡守。樂遜以年老有病一再推辭，皇帝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改任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以及奴婢等，又在本郡賜給田十頃，儒生們以此爲榮耀。隋朝開皇元年，在家中去世，時年八十二歲。贈給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

樂遜生性柔順謹慎，很少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根本。不誇耀自己的長處，每次大家聚集在一起談論，未曾搶在别人前面，學者以這個稱贊他。著有《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有《春秋序義》，精通賈逵、服虔的説法，闡發杜氏的不足，辭理都很可觀。

起初，北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聞名。

黎景熙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并襲爵。

季明少好讀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

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

黎景熙字季明，是河間鄚人，少年時以孝行著稱於世。曾祖黎嶷，北魏太武帝時，因爲有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來擔任燕郡守。祖父黎鎮、父親黎瓊，都繼承了爵位。

季明少年時喜好讀書，天性善於强記默識，而没有應對的本領。他的從祖父黎廣，太武帝時任尚書郎，擅長古學。常跟從吏部尚書清河人崔宏學習字義，又跟從司徒崔浩學習書法，從此家傳這一學業。季明也傳習這一學問，但與許氏有些不同。又喜好玄象，知道術數，而窮困失意不從事生産。有書一千多卷。雖然窮居獨處，不因爲受飢受寒改變操守。與范陽人盧道源是莫逆之交。永安年間，盧道源勸他做官，開始擔任威烈將軍的官職。

孝武帝西遷，季明仍居住在伊洛地區。侯

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内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群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旱。

《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

景略地河外，召季明從軍，不久調任黎陽郡守。季明跟從他到懸瓠，看出侯景最終不足依靠，於是離開了他。旅居於潁川。當時王思政鎮守潁川，多次派人召季明，留在内館。一個多月後，周文帝又徵召他，於是入關。就下令季明在東閣校正審定古今文字。大統末年，拜爲著作佐郎。當時同輩的，都官兼常伯，車馬服裝華麗繁盛，衹有季明獨以貧寒素静居之，而没有一點慚愧的神色。又勤於所任的職位，著述不停止。然而性格固執，不合於當時，所以擔任史官，十年没有調動。武成末年，調任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極力營造宮室，春夏時節大旱，下詔公卿百官，直言規勸得失。季明上密封的奏章説：

我聽説成湯遭受旱災，以六件事自陳。宣王太過分，所以珪璧也用盡了。豈不是遠慮百姓，俯哀黎民。如今務農的時節，時雨不下，境域之内的人心，都渴望着滋潤。陛下您同情萬物，像愛兒子一樣愛護天下之人，以覲禮的儀式禮待百神，還是未能豐足和洽。豈不是做事不節制，有違於時令，舉措失當，這樣旱災就來臨了。

《春秋》，君主的措施一定記載下來，行動要舉行典禮。水旱陰陽，没有不是感應世間行爲而到來的。孔子説："言行，是君子用來感動天地的，難道可以不慎重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下雨。《五行傳》認爲是這一年三次築臺，奢侈不體恤人的緣故。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認爲是當時修建南門，勞民興役的緣故。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中水少，溪澗裏水斷絶了。《五行傳》認爲是在此之前徵發十四萬六千人修長安城的緣故。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認爲是這一年徵發天下的故吏鑿穿昆明池的緣故。那麽土木工程，徵發民衆大興徭役，天便感應而出現異象。典籍作出的告誡，或許可以認真思考，上

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人將無覬。如又薦飢，爲慮更甚。

天給予的譴責，改掉了就是善事。如今假如減去徭役讓百姓休息，以回答上天的譴責，那麽不久雨水就會降下，穀物就可以不旱，年終豐收就有希望，民心歸附不召自來并不晚。《詩》説："人民勞苦够了，要求稍微得到安康，愛護京城裏的這些人，用來安定四面八方。"或者擔心陽過分了就生陰，秋天多雨水，年終不能得到豐收，人民將没有希望。如果又遭到饑荒，焦慮就更進一步了。

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

當時豪富人家，互相攀比奢侈華麗。季明又上書説：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摇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宇，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强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

我聽説寬大可以廣覆恩澤無所遺漏，慈愛可以使衆人感懷。所以天地能稱爲高厚，萬物依靠它得到容養；四時有冷有熱，萬物憑藉它取得忠信。所以帝王寬大要像天地，忠信則和四時一樣。招摇星東指，天下知道是春天；君王布施恩德，疆域之内懷念他的仁惠。想到陛下駕御環宇，萬物按規律運行，乘着六匹馬的車子，自强不息，好問受規，那是天下的幸事。

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采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逾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裋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産，不造露臺；後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

自古以來至道明君，也都是廣泛延請到處訪求，詢問草野之人，置鼓樹木，以求得自己的過失。不久旱災逾時，人們望着年成好壞，陛下您於是發下詔書，廣泛關注民間的各種疾苦，如同禹、湯一樣罪己，高於宋景的守正，時雨應順時節，每年穀物成熟豐收。對自己嚴格節約用度，羡慕質樸去掉奢華，這就能久遠。然而穿紅色紫色官服的高官在道路上耀武揚威，綺綾綢紗之類的絲織品比豪富之家還奢侈，粗陋布衣還不能滿足於地位卑微的人，糟糠之食還滿足不了編入户籍的普通人家。這是勸導的道理，考慮没有周全的緣故。如今雖然用禮來引導，用刑來整治，風俗仍舊難以統一。過去漢文帝搜集上書的套子，用來做帷帳；惋惜十家的資産，不造露臺；後宫所愛，衣服不拖到地上，和今天富室的裝飾相比較，還不如奴婢

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

僕人的服裝。然而以身作則，國家富强刑事清正，廟號稱爲太宗，實在是名符其實。我聽説聖人長久堅持這個道理而天下大治。如今繼承魏氏衰亂的局面，貞信還没有樹立。應該先尊重五美，除去四惡，革除浮華的陋俗，抑止爲官職奔走争逐的風氣，觀察鴻都客小小的技藝，焚燒以雉頭羽毛織成的異服，没有用的貨物不要過於看重，虧德的容器不要陳放在旁邊，那麼人就知道什麼是德了。

臣又聞之，爲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厘，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

我又聽説，爲政最重要的，在於選舉。假如差了毫厘，就會有一千里的錯失；後來居上，則招致積薪的譏諷。所以古代善於爲政的人，人有排定的順序不得相越，任用一定要有賢能的。以爵位或官職授人一定在朝廷上，不能以個人的愛好而私下授給。根據才學來授給他官職，衡量能力來决定任用。這樣使官府得到人才，上任的都能有所作爲，六根繮繩已經執好，馬車可以奔跑千里。虞舜選擇衆人，不仁的遠離，那麼各種事務正常運行，人人都知道該怎麼做了。

帝覽而嘉之。

皇帝看了這些奏章很稱贊他。

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當時外史官府的房屋屢次遷移，未有一定的地方。季明又上書説："外史的官職，如漢時的東觀，爲帝王所珍愛，這官職何在。自從魏一直到北周，公館不立，我雖然愚笨没有觀察能力，也知道它的不對。所以去年十一月中，敢於上奏陳説，能特降中旨，立即派人修造。時光漸漸過去，還不知道功效。我在職爲此而擔憂，敢不再一次請求。"皇帝采納他的意見，於是外史官府的房屋纔建好。天和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來因病去世。

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并見收用。

周文帝初年，當時天下分崩離析，學術人士很少，所以學識淺陋和有不足道技藝的人，都被招致接納。就像冀儁、趙文深等人，雖然才學比過去的人差了不少，而名氣仍著於當世，都能收録任用。

冀儁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

冀儁字僧儁，是太原陽邑人。性格沉穩謹

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爲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悦，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悦。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悦。費也頭見敕，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慎，善於隸書，尤其長於摹寫。開始任賀拔岳墨曹參軍。賀拔岳被害，周文帝任他爲記室。當時周文帝有志於平定侯莫陳悦，於是下令冀儁假造魏帝的敕書給費也頭，命令他率領軍隊援助周文帝討伐侯莫陳悦。冀儁找到舊的敕令摹寫，及代舍人、主書等官簽名，與真的毫無區别。周文帝大爲高興。費也頭看到敕令，没有懷疑，於是派遣軍隊接受周文帝調度。

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爲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静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爲昌樂侯，卒。

大統初年，封爲長安縣男，跟隨征討弘農，戰於沙苑，進封爵位爲子。又調任襄樂郡守。不久被徵還，教授明帝以及宋獻公等隸書。當時習俗入書學的人也應該行敬師的禮節，稱爲謝章。冀儁認爲書法的興盛，起自蒼頡，如果同常俗一樣，不能稱爲合禮。於是上書周文帝，釋奠蒼頡以及先聖、先師。任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多次升至湖州刺史。静退，每每以清正簡約自處。前後所歷任的，都很有聲望。不久加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來進爵爲昌樂侯，去世。

趙文深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冀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説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

趙文深字德本，是南陽宛人。父趙遐，以醫術在魏做官，任尚藥典御。趙文深少年時學習楷書隸書，十一歲時，把書法獻給魏帝。後來立義歸朝，任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頗有鍾繇、王羲之的風範，筆法很可觀。當時寫碑榜之文，衹有趙文深和冀儁二人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的功績，封爲白石縣男。文帝因隸書錯漏，命令趙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照《説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有一萬餘言，流行於當世。

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并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

到平定江陵以後，王褒入關，貴族子弟們聚合起來一起學王褒的書法，趙文深的書法，於是被拋棄。趙文深又慚愧又痛恨，在講話和臉色上都表現出來。後來知道風氣難以改變，也改爲學習王褒的書法。然而最終無所成就，反被人譏笑議論，稱之爲邯鄲學步。至於寫碑榜之文，别人還是不能達到。王褒也每每推頌他。宫殿樓閣，都有他的墨迹。調任縣伯下大夫。北周明帝命他到江陵書寫影覆寺碑，漢南地方的人，也認爲書

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寫工整。梁主蕭詧看了以後認爲很好，賞賜很豐厚。天和元年，正廳等剛修成，趙文深因爲題寫榜文的功勞，任爲趙興郡守。趙文深雖然在外任官，每次需要題寫榜文，常常追回書寫。後來因爲疾病去世。

辛彦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

辛彦之，是隴西狄道人。祖父辛世叙，任魏涼州刺史。父辛靈補，任北周渭州刺史。

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彦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

辛彦之九歲時父親去世，不結交身份門第不相類的人。廣泛地涉獵經史，與天水人牛弘同樣有志向喜好學習。後來入關，就居住在京兆。周文帝見了他很器重，薦舉爲中外府禮曹，賜給衣服馬匹珍珠寶玉。當時國家剛剛建立，朝廷權貴大多是武將出身，修定儀禮制度，衹有辛彦之而已。不久拜爲中書侍郎。到北周閔帝受禪即位，辛彦之與小宗伯盧辯，專門執掌儀制。歷任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爲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爲小宗伯。當時皇帝立五個皇后，辛彦之直切進諫，由於這個違背了皇帝的意旨，被免官。

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彦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悦。後除隨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彦之所貢，并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并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游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悦。其年卒，謚曰宣。

隋文帝受禪建立隋朝，任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歷任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寫新禮。皇帝曾命令辛彦之與沈重辯論，沈重不能對抗，退下論席而辭謝説："辛彦之辯論可以説像金城湯池一樣堅固，没有可攻的形勢。"皇帝很高興。後任隨州刺史。當時州牧大多向上進貢珍玩之物，衹有辛彦之所進貢的，都是供祭祀用的物品。皇帝對朝臣説："人怎麽能不學習！辛彦之所進貢的，考古之力也。"調任潞州刺史，前後所任都有很好的政績。辛彦之又崇信佛道，在城内建立浮圖二所，都是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突然死亡，幾天以後又蘇醒了。説在天上游，看見新建造的一堂，造得極其高大華麗。張元問它的緣故，説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這堂以等待他。辛彦之聽了以後不高興。這一年去世，謚號爲宣。

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

辛彦之撰有《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

《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并行於世。子孝舒、仲龕，并早有令譽。

經異義》一部，都流行於當時。子孝舒、仲龕，都是很早就有美好的聲譽。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

何妥字栖鳳，是西域人。父親細脚胡，做生意進入蜀地，就在郫縣安了家。侍奉梁武陵王蕭紀，主管金銀布帛，因此成爲大富翁，號稱西州大商人。

妥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𡣖，亦有俊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俊，白楊何妥，青楊蕭𡣖。"其見美如此。

何妥少年時機靈敏捷，八歲到國子學學習，助教顧良戲耍他説："你姓何，是荷葉的荷，還是河水的河？"何妥應聲回答説："先生您姓顧，是眷顧的顧，還是新故的故？"衆人都感到很驚奇。十七歲，因精於技藝而侍奉湘東王。後來湘東王知道他聰明，召至身邊誦讀書籍。當時蘭陵人蕭𡣖，也有傑出的才能，住在青楊巷，何妥住在白楊頭。當時人這樣説他們："世上有兩位俊才，白楊何妥，青楊蕭𡣖。"他們受到的贊美如此。

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

江陵被平定後，進入北周，官任太學博士。宣帝剛立了五位皇后，問儒士辛彦之，辛彦之回答説："皇后和天子互相匹配尊崇相當，不宜有五位。"何妥駁斥説："帝嚳有四位妃子，舜又有二位妃子，哪裏有固定的數目？"由於這個原因封爲襄城縣男。隋文帝受禪建立隋朝，任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位爲公。

妥姓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

何妥本性急躁，有口才，喜好議論别人的是非。納言蘇威曾對皇帝説："我的先人每每告誡我説：衹要讀《孝經》一卷，就足以樹立己身治理國家了，何必多讀其他書。"皇帝也同意他的看法。何妥進奏説："蘇威所學習的，不衹是一部《孝經》。他的父親假如確實有這樣的話，蘇威不聽從教導，就是他的不孝；假如没有這樣的話，當面欺騙陛下您，就是他的不誠實。不誠實不孝順，怎麽來事奉君王？况且孔夫子又説：'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怎麽能允許蘇綽教育兒子，獨獨違反聖人的訓示呢？"蘇威當時兼任五種職務，皇帝很相信重視他。何妥因此上奏説蘇威不可信任。又因爲蘇威掌管天文和法律制度，都不稱職，何妥上奏八件事向皇

帝進諫。

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决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

第一件事是：我聽説瞭解人就是哲人，衹有帝王難以瞭解人。孔子説：提拔了正直的人安放在邪曲的人上面百姓就服從，提拔了邪曲的人安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服從。由此説來，政治的安全與危險，在於舉薦人才是否慎重。所以舉薦賢才受到皇帝的賞賜，埋没賢才就要被殺戮。觀察今天的舉薦人才，實在與這有很大的差别。不論諂媚還是正直，不分賢良還是愚蠢。心裏想讓他登高位，就可以從平民一下子提拔擔任重要官職；心裏想要壓制他，就一直到老仍是郎署之類的小官。百姓不服，實在是由於這樣的做法。我聽説在朝廷封賞官爵，要當着衆官員的面；在刑場處决罪犯，也要當着大家的面一起處决他。我看見陛下您留心刑獄訴訟，愛民如子，每當裁决刑獄之時，没有一次不是詢問訪求各位公卿，不濫殺無罪的人，這是君王聖明的表現。刑獄既然如此，封爵也應該如此。如果有了大功，在帝王心中是實在的，就可以提拔任用。自此以下，如果選拔重要官員，一定要參照大家的意見，不要輕信一人的薦舉，這樣上面就不徇私情，下面就没有怨恨了。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第二件事是：孔子説：觀察他們互相勾結，那麽其罪過就無法掩蓋了。又説："君子是團結而不是勾結，小人是勾結而不是團結。"這裏所説的勾結，就是阿諛結黨。説是心裏所愛的，即使已經光彩榮耀，仍要加以提拔；心裏所惡的，即使已經沉淪屈辱，一點點話也必定要發怒。既然已經提拔了，必定互相掩蓋，這樣欺騙皇帝的念頭產生了；屈辱既然已經加在身上，就會有怨恨，毁謗辱駡的話就説出來了。我願陛下您廣泛加以訪察，不要讓結黨營私的路開通，威勢和恩惠都由自己决定。國家的危害，没有比這更大的了。

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

第三件事是：我聽説舜提拔十六類人，

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

即所謂八元八凱。他們的賢明，當勝於今天。仍然選才任職，互相不侵擾不重復。所以四門能够和睦，各種政績都很興盛。如今官位極多，用人很少，一人兼着很多職務。是因爲國家没有人？是因爲人無能？如今有萬輛車馬的大國，才俊之士不少，縱然有聖明的哲人，也不能自己推薦。東方朔說："尊重他就任他爲將軍，壓低他就使他成爲奴僕。"這話是可信的。如今做官的人，不考慮自己的德行才能，既没有呂望、傅說的能力，却自負傅巖、渭水這個地方的傲氣。不考慮憂患深重責任巨大，祇是擔心總領的職務不够多。安於這個寵貴的職務，輕視那個具體職責。顛沛流離直至挫折，實在是因這而造成的。《易》說："鼎折足，傾覆王公的珍饈美味，湯汁滿地，這是凶險之兆。"講的是不能勝任他的職務。我聽說舉不起重物仍要勉强行事，是不能有所作爲的。我願能選任賢良之才，按照他們的才能分别執掌政務，使他們各盡其能，那麼各種事務就順利如意了。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

第四件事是：我聽說《禮》講：詭辯的言論破壞了法律，擾亂名分改變做法，利用歪門邪道禍害政權的人要殺掉。孔子說：依舊貫通，何必改變做法。然而看見連年以來，改變做法的事情很多。比如范威製作刻漏，十年没有成功；趙翊衡量尺秤，七年方纔定下來；公孫濟迂腐荒誕，醫方費用成千上萬；徐道慶往返於南北，白白耗費飲食；常明破壞律令，經歷很長時間；王渥混淆名分，没有一定的限度；張山居不知道星位，先前已冒名太常；曹魏祖不認識北斗星，如今又超過了太史。無一不是用其短淺的見識，就自我誇耀，取得名譽，互相誣陷欺騙。請從今日以後，有像這種情況的，如果他說的話不符合實際，一定加以重罰，讓他們有所畏忌，不敢輕易上奏肆意選拔。

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

其餘幾件事字太多没有記載。當時蘇威身兼

職，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

多種職務，先前曾經隱居武功，所以何妥説“自負傅巖、渭水這個地方的傲氣”，用這些激將皇帝。此書上奏以後，蘇威非常忌恨他。二年，蘇威考定經籍文章，何妥更是予以指責。蘇威憤怒地説：“没有何妥，不擔心没有博士！”何妥應聲説：“没有蘇威，也有何擔心没有辦事的人呢！”於是何妥與蘇威産生了仇隙。

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奸聲，二曰正聲。夫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

這以後，皇帝命令何妥考定鐘律。何妥又上表説：

我聽説明亮則有禮樂，幽暗則有鬼神。然則撼動天地，感動鬼神，没有比禮樂更接近的了。又説：音樂達到了就没有怨恨，禮儀達到了就没有紛争。恭敬謙讓而能君臨天下的，説的就是禮儀音樂。我聽説音樂有兩種：一種是奸邪的聲音，另一種是正直的聲音。奸邪的聲音感動人而逆氣相應，正直的聲音感動人而順氣相應。順氣成象，所以音樂施行而倫理清晰，耳聰目明，血氣平和，移風易俗，天下都得到安寧。孔子説：“捨棄鄭國的音樂，遠離佞人。”所以鄭、衛、宋、趙的音樂奏出，對内則發生疾病，對外則傷害别人。因此宫音亂則荒淫，君主驕縱；商音亂則邪佞，官吏惡劣；角音亂則憂愁，百姓怨恨；徵音亂則哀傷，事情辛勞；羽音亂則危險，財物缺乏。五音都亂了，那麽國家滅亡也就在眼前了。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奸聲以亂，溺而不止，猱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

魏文侯問子夏説：“我戴正冠冕而聽古時的音樂，則想睡覺；聽鄭、衛的音樂而不知道疲倦，這是爲什麽？”子夏回答説：“古時的音樂，開始奏時文雅，最後奏時武勇。修省自己以及家庭，使天下均匀公平。鄭、衛的音樂，以奸邪的聲音結束，沉溺而不止，男女混雜，不知父子。如今您所問的是音樂，所愛的是聲音。音樂和聲音，相近而不相同。作爲君主，要謹慎地辨别好惡。”案聖人作樂，不衹是讓人耳目歡娱而已。而是想在宗廟之内，君臣一同聽音樂没有不和睦恭敬的；在鄉里之内，老少一同聽音樂没

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

有不平和温順的；在閨門之内，父子一同聽音樂没有不和氣親愛的。這是古代帝王設置音樂的用意。所以知道聲音而不知道樂音的，是禽獸；知道樂音而不知道音樂的，是百姓。因此黄鐘、大吕，弦歌之樂和干戚之舞，兒童都能掌握，能知道音樂的，大概衹有君子了。不知聲音的不可以和他講樂音，不知樂音的不可以和他講音樂，知道音樂就幾乎接近於道了。商紂王無道，太師抱着樂器投奔周。晋國君主缺少德行，師曠憐惜清澄的徵音。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上古的時候，没有音樂，拍着肚子敲打土塊，音樂就在其中了。《易》説："古代帝王作樂崇尚德行，以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用來配享祖先。"這就有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朝以來，年代久遠，衹有音樂的名字，它們的聲音已經聽不到了。從殷朝到周朝，全都在《詩·頌》之中。所以自聖賢以下，學習音樂的人很多，這就如伏羲減少瑟弦，文王補足琴弦，孔子擊磬，子路鼓瑟，漢高祖擊筑，漢元帝吹簫。

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厢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

漢高祖初年，叔孫通藉助秦朝的樂人，作宗廟的音樂。在廟門舉行迎神儀式，奏《嘉至之樂》，好像古時候請神下凡的音樂一樣；皇帝進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作爲行走的節奏，好像古時候的《采薺》、《肆夏》一樣；把乾肉放在祭器中進獻上去時，奏《登歌之樂》，好像古時候的清廟之歌一樣；升堂奏歌再次結束，奏《休成之樂》，贊美神靈的賞賜；皇帝到東厢坐定，奏《永安之樂》，贊美祭禮就完成了。其中《休成》、《永至》兩支樂曲，是叔孫通作的。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逃奔齊國，陳國是舜的後代，所以齊國有《韶》樂。孔子在齊國

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晋，皆用古樂。魏之三祖，并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并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

聽到《韶》這種音樂，三個月不知道肉的味道。秦始皇滅掉齊國，《韶》樂傳到秦國。漢高祖滅掉秦朝，《韶》樂傳到漢朝。漢高祖將它改名爲《文始》，以表示不互相因襲。《五行舞》，原本是周朝的《大武》樂曲，秦始皇改名爲《五行》。到了漢孝文帝時，又改作《四時之舞》，以表示天下安定平和，四季順暢。孝景帝采用《武德舞》作爲《昭德》。孝宣帝采用《昭德》作爲《盛德》。雖然改變了名稱，大抵都是因襲秦朝的舊事。到了魏、晋，都使用古樂。魏國的三祖，都作音樂辭章。自從晋朝永嘉年間大亂以來，五都傾覆，音樂流傳到了南方，所以江東地區音樂已大體具備。宋、齊以來，一直到梁朝，所行的音樂之事，還是從古時候流傳下來的。辟雍、明堂、靈臺三雍和正月旦日、冬至、臘明日、立春四始，祭祀之樂實在是很隆重。到侯景篡位叛逆，樂師四處流散，四時舞和清商三調，都到了僭僞的齊國。齊國雖然知道傳授和學習，但是得到樂曲而不把它用在宗廟和朝廷之中。

我自幼愛好音樂聲律，留心管弦器樂，如今雖然年已老邁，還是能記憶下來。到東邊國土平定以後，樂師都返回了，詢問他們逗留情况，都説是梁朝人教授的。如今清商三調和四時舞，都有人彈奏，雖然不能精熟，也具有雅正的聲音。假如讓他們教習傳授，可以使古樂得到流傳。然後取其旨歸，摘其精要，根據舊有的曲調加以削減增益，改换更好的名稱，歌頌盛大的恩德於當今，流傳雅正的樂聲到來世，豈不是美事。謹抄録清商三調和四時舞的樂曲名稱，又撰寫歌辭區分。那些有樂曲流傳，不能够在宫殿朝廷之中彈奏的，也都附録在後面。

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

書上奏後，皇帝另敕令太常，采取何妥制定的節拍，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在這以前太常

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吕，廢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流傳下來的宗廟雅樂，已經經歷了幾十年，衹制作大吕，廢掉了黄鐘。何妥認爲這些宗廟雅樂大大違背了古樂之意，於是上奏請用黄鐘。皇帝下詔讓公卿商議，聽從了他的意見。

俄而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游學者，妥皆爲講説教授之。又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

不久何妥的兒子何蔚任秘書郎，有罪應當施刑，皇帝哀憐他，減除死罪論處。這以後所受到的恩寵禮遇就減少了。六年，出任龍州刺史。當時有背着書箱到處求學的人，何妥都爲他們講説傳授。又撰寫《刺史箴》，刻在州門外。在州任職三年，因疾病請求回京，皇帝下詔准許了他。又掌管學校的事務。

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帝下其議，群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

當時皇帝剛剛讓蘇夔在太常參與議定鐘律，蘇夔有所建議，朝中官吏大多隨從。何妥獨獨與衆不同，常常指責蘇夔的短處。皇帝把這下給群臣議論，群臣大多排斥何妥。何妥又上密寫的奏章，指點陳述得失，大抵論及時政的好壞，并斥責當世結成朋黨的人。於是蘇威以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因連累而獲罪。調任伊州刺史，没有去赴任。不久擔任國子祭酒，死於任上。謚號爲肅。

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於世。

撰有《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寫《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一起流傳於世上。

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并知名。

當時學士從江南地區來的，蕭該、包愷都有名聲。

蕭該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荆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并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蕭該，是蘭陵人。梁鄱陽王蕭恢的孫子，年少時封爲攸侯。荆州平定，與何妥一同到長安。本性篤好學問，《詩》、《書》、《春秋》、《禮記》都貫通要旨，尤其精於《漢書》，很爲顯貴們所禮遇。開皇初年，賜爵山陰縣公，拜爲國子博士。奉皇帝詔令與何妥校定經史。然而各執己見，輪流指説是非，長久而不能决定。皇帝譴責他們而停止了這件事。蕭該後來撰寫《漢書》及《文選音義》，都爲當時所看重。

包愷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

包愷字和樂，是東海人。他的哥哥包愉，通

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曉《五經》，包愷繼承他的學業。到跟從王仲通學習《史記》、《漢書》，尤其稱爲精通。大業年間，任國子助教。當時研究《漢書》的學者以蕭該、包愷爲宗師，聚集生員聽他們講授的有幾千人。去世後，學生爲他造墳立碑石。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後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

房暉遠字崇儒，是恒山真定人。世代傳授儒學。房暉遠幼年時就有志向德行，通曉《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又擅長圖緯。常以教授爲業，從遠方背着書箱來投奔他的，數以千計。北齊南陽王高綽任定州刺史，聽説他的名聲，召爲博士。北周武帝平定北齊，搜訪儒士俊傑，房暉遠首先應從徵召，授任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建立隋朝，任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每稱他爲《五經》的倉庫。吏部尚書韋世康推薦他，調任太學博士。不久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後再任太常博士，没有多久提拔爲國子博士。

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并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攬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决。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

正逢皇帝命令國子生精通一部經書的，全都薦舉，將要選拔任用他們。策問完畢，博士不能當時定下好壞。祭酒元善感到奇怪而問他，房暉遠説："長江以南、黄河以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都看到。學生都持守他的短處，稱爲自己的長處，博士各有各的懷疑，所以長久不能决斷。"祭酒因此下令房暉遠考定，房暉遠握住筆就决斷，没有懷疑停滯。有不服的人，房暉遠問他所傳的義疏，常爲始末誦讀它，然後指出其短處，從此以後没有敢掩飾過錯的了。所考試的四五百人，幾天就决斷定當。各位儒士没有不推崇他貫通廣博的，都自以爲不能測定。不久奉皇帝詔書參與修訂法令程式。

文帝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悦。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隋文帝曾對群臣説："自古天子有歌伎没有？"楊素以下各個官員，不知道歌伎出自何處，於是講没有歌伎。房暉遠説："我聽説'美麗善良的姑娘，敲鐘打鼓供歡娱'，這就是王者房中的歡娱，寫在《詩經》的《雅》《頌》中，不能講没有。"皇帝大爲高興。仁壽年間，在任上去世，朝廷感到痛惜，爲辦喪事賜給的財物很豐

厚，贈官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

馬光字榮伯，是武安人。年少時愛好學習，跟從老師幾十年，白天黑夜不休息，圖書讖緯，没有不通讀的。尤其詳明《三禮》，被儒士稱爲宗師。

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

隋朝開皇初年，徵召山東地區講求經義之學的士人，馬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黑奴、劉祖仁等都被召至，授給太學博士，當時人稱他們爲六儒。然而他們都出身低微没有儀容風範，朝廷并不重視他們。竇仕榮不久因病去世。張仲讓未過多久返回鄉里，著書十卷，自己説："這書如果上奏皇帝，一定能成爲宰相。"又多次講玄象的事情，州縣向朝廷陳述，竟然坐罪被殺。孔籠、張黑奴、劉祖仁不久也被譴責身亡。衹有馬光一人活了下來。

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曾經因爲釋奠典禮，皇帝親自到國子學，王公以下的人全都聚集，馬光登上座位講《禮》，解釋它的綱領要點。接着各個儒生按照次序論述疑難問題十餘條，都是當時的飽學之士。馬光剖析疑難不通的地方，雖然辭語不是華美善辯，但是《禮》的大義宏大贍詳。論辯的人不能測得他的淺深，都非常推崇佩服他。皇帝嘉獎并慰勞他。山東地區《三禮》的學者，自從熊安生以後，衹以馬光一人爲宗。開始在瀛、博之間講授，門徒以千數，到這時大多背着書箱跟從他到了長安。以後幾年，遭逢母親喪事返回鄉里，由於疾病在家中去世。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

劉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有着犀一樣的額頭龜一樣的背，望得高看得遠，聰敏沉穩，衰弱而不喜好玩耍。年少時與河間人劉炫結盟爲友，一起在同郡劉軌思門下學《詩》，在廣平人郭懋門下學《左傳》，曾向阜城人熊安生問《禮》，都没有學完而離開。武强交津橋劉智海的家中，一向多典籍，劉焯就到他家讀書，經過十年，即使衣食跟不上，仍很平静安適。於是以儒學而知名，任州博士。

隋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爲從事。

隋朝開皇年間，刺史趙煚引薦他爲從事。

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晋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

薦舉秀才，射策登甲科。與著作郎王劭一同掌修國史，兼參與議論律曆。仍然當值門下省，以待顧問。不久任員外將軍。後來與各位儒生在秘書省考核審定各家著述。因疾病回到鄉里，縣令韋之業推薦爲功曹。不久又入京城，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晋王文學崔賾等，在國子學共同議論古今不通順的義旨，前賢所没有弄清楚的。每次登上座位，議論駁難不斷，都不能把他駁倒。楊素等人没有不佩服他學問精博的。六年，運送在洛陽的《石經》到京城，文字磨得看不清了，没有誰能知道，奉皇帝敕令與劉炫等一起考核審定。後因國子學舉行釋奠典禮，與劉炫二人論及義旨，挫敗各位儒士，這些儒士滿懷嫉妒怨恨，於是被迅急的奏章所毁謗，革除官職。

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核其根本，窮其秘奥。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并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於是在鄉里悠閑自得，專門以教授著述爲業，孜孜不倦。賈逵、馬融、王肅、鄭玄所傳的章句，多發表不同的意見。《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算日月的天象曆法，測定山海的各項標準，没有不考核它們的根本，窮究它們的奥秘的。著有《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都流行於當時。劉炫聰明博學，名聲僅次於劉焯，所以當時人稱他們爲二劉。天下的名儒後學，爲了解答疑難拜師學習，不遠千里而來的，數也數不清。議論的人認爲幾百年以來，博學的通儒没有能比得上他的。然而心胸不開闊，又吝嗇於財物，不送上禮物的，就不能盡心教誨，當時人以此輕視他。

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

被廢的太子楊勇聽説後召見他，還没有來得及進謁，皇帝詔令命他事奉蜀王。這是他所不樂意的，所以很久不去。蜀王聽説後大怒，派人在他頸項上加上木枷送往蜀地，發配到軍防要地。這以後典校書籍。蜀王因罪被廢，劉焯又與各位儒生修定禮、律，任雲騎尉。煬帝即位，任太學博士，不久因品級低下而離職。過了幾年，又被徵召以待顧問。因上奏所撰寫的《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有不同，被駁斥不用。去世後，劉

許。

炫爲他請求謚號，朝廷没有允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爲户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

劉炫字光伯，是河間景城人。少年時以聰明敏捷見稱於世。與信都人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户。劉炫眼珠特别明亮，看太陽不眼花，强記默識，没有人可以和他比。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裏誦讀，眼睛數，耳朵聽，五件事一起做，没有遺失的。周武帝平定齊國，瀛州刺史宇文亢召他爲户曹從事。後來刺史李繪任用爲禮曹從事，以爲政的才幹出名。

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内史，内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并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内將軍。

隋朝開皇年間，奉敕令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不久當值門下省，以待顧問。又下詔命令他與各位法術之士一起修正天文律曆，并在内史省考核審定各家著述。内史令博陵人李德林很禮待他。劉炫雖然當值遍三省，竟然没有得到官位，被縣司責求他的賦役。劉炫自陳於内史省，内史省把他的陳説送交吏部。尚書韋世康問他有什麽才能，劉炫自寫狀文説："《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安國、鄭玄、王肅、何休、服虔、杜預等注，共十三家，雖然義旨有精粗，都能够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較少；史書諸子文集，嘉言故事，都記誦於心中；天文、律曆，窮究查驗它們的微妙之處。至於公私的文書，從没有請人代筆。"吏部竟然没有詳細檢驗。然而在朝的知名人士十餘人，都保明劉炫所陳説的不錯，於是任爲殿内將軍。

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内，每使執仗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

當時牛弘上奏請求購買天下遺失的書，劉炫於是僞造書一百餘卷，題名爲《連山易》、《魯史記》等，抄録後送官府，領取賞金而去。後來有人訴訟他，經過赦免不死，除去官職。回家以後，以教授學生爲業。廢太子楊勇聽説後召見他，到了京城，敕令他事奉蜀王楊秀，停留拖延不去。楊秀大怒，用木枷把他押送益州。既而發配在帳内，每每使他拿着木杖當門衛。不久釋放他，讓他典校書籍。劉炫因此擬照屈原的《卜居》撰寫《筮塗》用來自我寄托。到楊秀被廢黜，與各位儒士修定五禮，授任旅騎尉。

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

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旁

諸侯絶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疏，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

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奸，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於炫。

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减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煉，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

期，大夫降一等。如今的上柱國雖不同於古諸侯，但比擬大夫是可以的，官在第二品，適宜降旁系親屬一等。議論的人多認爲可行。劉炫駁斥説："古代做官的人，衹以一人爲宗，庶子不得進，由於這個以前的帝王重嫡子。他的嫡長子有分禄位的道義，族人與嫡長子雖然疏遠，仍要服衰三個月，實爲受他的恩惠。如今做官的人，官位由於才學而升任，不限於嫡和庶，與古代既然不同，有什麽可以降的。如今顯貴的人，大多忽視近親，假如降之，人道的疏遠，從現在開始了。"於是停止了這件事。

開皇二十年，廢除國子、四門及州縣學，衹設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劉炫上書講學校不宜廢除，情理很切要，皇帝不采納。當時國家富足强盛，都留意於遼東，劉炫認爲遼東不可討伐，撰寫《撫夷論》來諷喻。當時没有人醒悟。到大業末，三次征討遼東没有攻克，劉炫的話方纔應驗。

煬帝即位，牛弘推薦劉炫修正律令。當初文帝時，因刀筆吏類多爲小人，年久滋長邪惡，是時勢所造成的。又因爲風俗衰頽，婦人没有節操。於是立下條例，州縣佐吏，三年而取代之；九品官的妻子，不能再嫁。劉炫著文論述認爲不可，牛弘最終聽從了。各郡設置學官以及流外給予糧食，都是劉炫首先建議而開始施行的。

牛弘曾經問劉炫："根據《周禮》，士多而府史少；如今令史百倍於以前，判官減少則不行。這是什麽緣故?"劉炫説："古人委任官職督責他人完成任務，每年年終考核他的政績或軍功，案件不重審，文牘不繁瑣，府史的任務，掌管要目而已。今天的文簿，常常考慮勘查核實錘煉文辭，如果不嚴密，萬里要追證百年的舊案。所以諺語説：'熟諳公務案牘的胥吏要抱着案桌去世。'今古不同，就好像這一樣遠隔。事情繁多政務弊病，這就是它的根由。"牛弘又問道："魏、齊的時候，令史從從容容；如今則無暇安居。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劉炫説："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輪流相統領，文書下發，不過十條；如今州有三百。這是繁瑣之一。過去

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徽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

州衹設置主簿綜理一州之事，郡設置守、丞，縣衹有令，其所輔佐屬吏，都是長官自選，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如今則不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官，都由吏部選任，細小的事情，都屬考功之列。這是繁瑣之二。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心地恬静，官事不減少而希望能從從容容，這能得到嗎！”牛弘很稱贊他的話但不能照他的話去做。

納言楊達推舉劉炫博學有文才，射策高中，任太學博士。一年多後，以官品低下而離任。還至長平，奉敕令追往皇帝所在的地方。有人説他品行不好，皇帝就罷免了他。回到河間。當時盜賊横行，糧食價高，經籍淪落，教書授課不能。劉炫與妻子，相隔百里，信息斷絶。他鬱鬱不得志，就自寫贊説：

學識淵博通達的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都自己説有美德，傳播芬芳於來世。我怎麼敢仰望這些先賢，被子孫後嗣耻笑？實在因爲生命已到了晚年，死亡將要來臨，老朋友已經飄零天各一方，學生們也如雨一樣散在他鄉，像朝露似的忽然死去，魂魄埋在北方荒野之地，親戚故舊不能知曉他的心意，後人也不能見到他的踪迹。幾乎衹有一口氣了，講一講心中的話，留下遠行，傳播到州里，使得將來俊才哲人，知道我的心志。

我從年少以來，一直到老，嬰孩時爲慈愛的父母所寬宥，從没有挨過捶打；上學時爲賢明的老師所顧惜，也没有受過笞打。到了邦族親睦和順，結交同等的人，重物輕身，先人後己。過去幼小時，樂於加入到年長的人中；到了老年時，多次結交年輕人。學習則習讀而不厭倦，教誨則操勞而不厭煩。心情鬱結絶少歡快，心事多所違背。回顧平生，思及始終，大的幸事有四件，深恨的事有一件。

品性本來愚鈍不通事理，家業又是貧乏窮困，爲父親兄長所寬恕，置身於縉紳的最後，於是能够博覽圖書典籍，瀏覽涉獵今古，小的善事顯明於家園，空的名聲傳播於

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

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

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

邦國。這是第一件幸事。

失意和得意於人間，隨世俗而沉浮，多次位列於徒勞的職務，長久執掌刑律之書，名不挂於彈劾官員的奏章，事不沾上於史筆。立身立行，慚愧很多，善始善終，也許可以免除。這是第二件幸事。

以這樣低下的才能，屢次受到帝王的恩寵；以這樣卑賤的地位，每每登上朝廷。駿馬并駕，鵷雛鴻雁比翼，一向在中書省整理綴輯，在麒麟閣記録言行。參見拜謁宰相，登門晋見群公，厚重的禮遇特殊的恩德，增添光榮改變名聲。這是第三件幸事。

陽壽將盡，年事已高感慨很多，脱去官服，重穿布衣，骨骸返歸故鄉。温習文史以怡神，觀看魚鳥以遣愁，探望野物，登臨園池，慢步代車，無事爲貴。這是第四件幸事。

仰望休明的盛世，感慨道德教化的衰頽，遵循先儒高潔的軌範，感傷群言的蕪雜污穢，馳騁於圖書典籍之中，改正僻陋荒謬的文辭，修撰完畢，事業剛成，上天違背人的意願，途徑不給予我，世路不平坦，學校都廢除，道德不備於當時，學業不傳於身後。含恨於九泉之下，實在是由於這個啊！這是深恨的一件事。

當時在河間，糧食斷絶。他的門人多隨從賊盗，憐憫劉炫貧窮困乏，到城門下索要劉炫，郡官就把劉炫送出城給他們。劉炫被賊盗所帶領，經過下城堡。不久，賊盗被官軍攻破，劉炫飢餓無所依靠，再投奔官府。官府認爲劉炫與賊盗相知，擔心以後發生變故，於是關門不接納。時逢夜晚天寒地凍，因此凍餓而去世。這以後門人給他謚號爲宣德先生。

劉炫生性急於進取而争競，比較喜好隱喻譏諷，自我矜誇和居功，又愛輕侮當世，爲當政的人所討厭，因此做官的路不順暢。著有《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

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并行於世。

《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加上所撰寫的文集，都流行於當時。

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并知名。

當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都很有名。

褚暉

褚暉字高明，吴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褚暉字高明，是吴郡人。在江南以《三禮》學問著名。隋煬帝時，徵召天下儒術之士，全都集中在内史省，按次序講授論辯。褚暉擅長於論辯，没有人能辯倒他，因此被提升爲太學博士。撰有《禮疏》一百卷。

顧彪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顧彪字仲文，是餘杭人。通曉《尚書》、《春秋》。隋煬帝時，擔任秘書學士。撰有《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流行於當時。

魯世達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魯世達，是餘杭人。隋煬帝時，擔任國子助教。撰有《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流行於當時。

張沖

張沖字叔玄，吴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張沖字叔玄，是吴郡人。在陳朝做官，任左中郎將，不是他的喜好。就深思經籍，撰寫《春秋義略》，不同於杜預的有七十餘件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群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税，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

王孝籍，是平原人。年少時好學習，博覽各家著述，遍讀《五經》，很能寫文章辭賦。與河間人劉炫，有着同一志向關係很好。開皇年間，召入爲秘書，協助王劭修撰國史。王劭待他不合禮節。在省中多年，仍不免交納租税，鬱鬱不得志，上奏公文給吏部尚書牛弘説：

> 竊以毒螫痻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戚。况懷抱之内，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

> 私下以爲毒螫刺入肌膚很痛苦，那麽到天亮也睡不着；人身受到飢餓寒冷，也是全年貧窮無依。爲什麽呢？痛苦難以安寧，貧窮容易産生悲傷。况且胸前臂間，冷熱消損脂肪肌膚，皮下肌肉之中，風霜侵入到骨

齰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没於深泉之底。

髓。怎麽能够咬舌閉唇，忍氣吞聲，討厭呻吟的響聲，忍住辛酸的悲痛呢！敬告明尚書公，動憐憫的顏色，開寬裕的胸懷，吐一口水足以使乾涸塘中的小魚活過來，吹一口氣可幫助小鳥飛起來，芬芳椒蘭的氣息，温暖布帛的言辭，准許小人的請求，傳報大君的傾聽。雖然又山川遥遠，鬼神在這裏，信物而有迹象，言語没有不履行的。仍擔心拯救溺水人而遲於伸手，拯救自縊的人而没有扶他的脚，等待越人的舟船，求得魯匠的雲梯，那就一定懸挂在大樹的樹枝上，沉没在深泉的最底下了。

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沾。賫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産。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嚙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竄恨入冥，則虚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潜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

我是一個窮人，七年在省中當值，課役不能免除，賞賜不能分得。賫貢禹的田，供張釋之的費用，有弱子的拖累，没有强兄的産業。加以慈母在家，年紀已經很老，寒暑短缺，關山超遠。咬臂出血爲期，前途遥遠，父母望子歸來之心殷切，朝朝夕夕傾心相對。謝相如之病痛，無官可以免除；發梅福之狂顛，非仙所能躲避。愁疾更超過厲鬼，人生不同於金石。魂魄要散去，擔心卜筮没有徵兆；抱恨到冥世，則虚緣恩顧。這就是王稽所以講話，應侯爲之不快樂的原因。潜在鬢髮之内，居於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聽説，離朱没有看見。長時間在東觀任職，很久停留在南史位置上，最終没有人推薦援引，永遠同埋殯一般。三代不遷移，衹是由於寂寞；十年不調動，實在缺乏知己。

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

不世出的，是聖明的君主；不萬一的，是誠賢的大臣。以不世出的君主而逢不萬一的大臣，這是我所以爲您明尚書慶幸的。位在人物之源，運用選舉的權力，反披珍貴的狐白毛衣，不好黑色的帛製朝服。這是我爲您明尚書不取的。以前荆地的寶玉還未剖開，就斫斷了卞和的脚；百里奚還没有起用，就打碎了禽息的頭。居於得言之地，有着能用之資，增添耳目之明，没有碎首刖足

明，無首足之戚，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

的悲傷，憚怕而不爲，怎麽知道它的解呢！官或許不稱他的能，士或許未申他的屈，一人竊竊私議，話語傳播天下，辛勞不見圖報，怎麽能没有怨恨呢！假如病還没有死，縱情返還記住念頭，汗濕窮愁之簡，屬意離憂之詞，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得千年以下，哀傷他的不遇，追咎執事之人，有玷於清静無爲的境界，那麽不肖的軀體，死生爲之拖累，小人的罪過，方且没有受到處罰。願您稍加憐憫，留心不要忽略。

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

牛弘也知道他的學業，而最終没有調動他的職位。

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後來回到鄉里，以教授學生爲業，在家中去世。注《尚書》及《詩》，遭遇戰亂散佚了。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論曰：古語講：“容體不足以觀看，勇力不足以憑藉，族姓不足以稱道，先祖不足以贊許，然而顯貴聞於四方，聲譽傳播給後嗣的，衹有學業嗎?”這話實在是可信的。梁越這些人，篤志於學永遠不變，不知道疲倦，自己嚴格要求，於是能够謙虚地傾聽道義，在席上稱珍稱奇，或者聚集門徒千百，或者穿上官服乘着車子，這都是考察古事所造成的。

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禄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

然而遠至漢、魏，飽學之士大多清明通達；到了近古，儒學大家多鄙陋淺俗。文武不墜落，光大在於人，豈獨愚昧之士都在當今，而明哲之人都在往昔？在於用與不用，知與不知。然而過去輔佐協調各種事業，一定舉德於博學之士；近代輔佐國家，都根據文章取士。縱然有學優入室，勤奮勝過刺股的人，名高海内，選拔入第甲科，假如好運時來，不能有望於高官顯爵；或者多次命運不順，必定被拋棄在草野之中。然則古代的學者，禄在其中；今天的學者，受困於貧賤。明達的人，有志有識之士，怎麽肯停滯於所熟習的，以求爲貧賤的人呢！這就是儒士少通人，學者多鄙陋淺俗的原因。

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

至於如劉焯，道德冠於官吏，窮究天象之學，既精又博，洞察幽微之處，探索深遠的意

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説，文雅過之。并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義，源流没有不清楚的。數百年來，祇有他一人。劉炫學識確能貫通儒學，才能足以成就事業，九流七略，没有不廣泛閲覽的。雖然探索幽深隱微的事理，不及劉焯；但是裁成義説，文雅超過了他。都是生不逢時，飢寒及身被拋棄在溝壑之中。這就是子夏所説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給他們的是聰明，所不給他們的是富貴和做官，上聖尚且還不能免除，更何況劉焯、劉炫他們的命運了！王孝籍徒有離騷體的文章，還有什麼可救助的呢！



北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温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顔之推（弟）之儀　虞世基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彦 孔德紹 劉斌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别，雖雅誥奥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迹，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

《易》説："觀察天文現象，是爲了明察時令的變化；觀察人文儀禮，是爲了天下教化成功。"這樣説文化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遠聽上古三代，包羅統括百世，若如《墳》、《素》所記載的，就不知道説些什麽了；《典》、《謨》以下的，遺留下來的風教尚可述説。至於制禮作樂，傳播事實和音聲，更是好事情，但如果衹有語言而没有文字記載，怎麽能流傳得久遠。所以曲阜孔子多才多藝，借鑒二代使它的源頭歸於正道；闕里孔子本性與天道相合，修撰《六經》以維係人世間。因此能知曉神理明白教化，千古以來稱第一；治理國家端正風俗，藴藏功用於百代。完美啊，這就是聖人的著作。到了春秋戰國道德淪喪，七十子釋義乖謬。淹中、稷下，八儒、三墨這些學派各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這些流别不同，雖然文章雅致含義深奥，或許不够完善，但考察他們的遺迹，也都是賢明通達之品級。那些遭到讒言陷害被放逐的臣子，窮途末路奔波的文人，道路坎坷而不能暢通，志向壓抑而不能伸張，憤慨激勵於山野之中，飛文呈送到朝廷門下，從泥潭中快速奮起，自己登上青雲之路，一朝從沉溺之處振作起來，千年就流傳他的名聲，這樣的事情往往是有的。

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并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并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

漢朝自孝武帝以後，崇尚斯文，從事文章寫作的人很多，而司馬遷、司馬相如、王褒、楊雄是這些人中最傑出的。東漢時期，文章之道更加興盛，玩弄文章的人更多，而班固、傅毅、張衡、蔡邕是其中最稱雄的。曹魏立國，特别喜好文學辭賦。晉朝勃興，没有更改前代的功業。曹植、王粲、陳琳、阮瑀自負宏大的才思，傲然挺立在文學之林；潘岳、陸機、張協、左思擅長華麗的詞藻，雕飾裝扮於文學之家。這些人都是高視當世，貫通儒學。雖然時代變遷，内容形式不斷改變，就好比六代一起彈奏，移風易俗的作用没有違背；九種學術流派競相争逐，共同歸於一樣的道理。選遍前代英賢，這個時候最爲興盛。

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争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弈、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這以後中原動亂，外族交相入侵，僭越僞立的人一個接着一個，老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文章就被廢止了。能够在戰争之中潛心思考，刀箭之下揮筆作文的，也不時地出現。就像魯徵、杜廣、徐光、尹弼這些人，知名於前趙、後趙；宋該、封弈、朱彤、梁讜這些人，在燕國、秦國受到推重。然而都受時間逼迫，戰争拖累，章奏符檄等文辭，則粲然可觀；狀物抒情的作品，則傳世很少。不是他們的才能有優有劣，而是時勢所造成的。至於朔方那個地方，小國夷俗，胡義周頌揚國都的作品，足可以稱爲宏偉富麗。區區河右地區，學者和中原一樣多，劉延明撰寫酒泉的銘記，可以説是清新典範的文章。孔子説："十户人口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這豈是空説的。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鋭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韵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綉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

到了北魏，在北方建立王朝。南面包含了河、淮之域，西方吞并了關、隴之地。當時的文士，有許謙、崔宏及子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人，前後相繼，名聲和作品都很盛，詞章義理典雅方正，有晉朝的遺風。到了太和年間，一心愛好文學，足以和漢武帝劉徹時相匹敵，超過了魏文帝曹丕時代，氣質神韵高雅深遠，艷麗詞章獨具一格。文士十分敬仰，都羡慕新的文風，律調與過去不同，曲度也因而改變。辭章少有源頭，語言多出自胸臆，滋潤古風雕飾新篇，從來没有遇見過。所以雅正艷麗的奇文，文采華

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雕琢瓊瑶，刻削杞梓，并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彦舉、濟陰温子昇，并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采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

美的妙章，經歷了很多年，没有聽説獨自得到。這以後陳郡人袁翻、河内人常景，晚年超過同行，稍稍改變這種文風。到孝明帝繼位，文學風氣大盛，學的人多如牛毛，但成功的人却如麟角一樣稀少。孔子説："才難。"不就是這樣嗎？這時陳郡人袁翻、他的弟弟袁躍、河東人裴敬憲、他的弟弟裴莊伯、裴莊伯的族弟裴伯茂、范陽人盧觀、他的弟弟盧仲宣、頓丘人李諧、勃海人高肅、河間人邢臧、趙國人李騫，雕琢詞句，刻削文章，都很有文采，俱稱爲大作。樂安人孫彦舉、濟陰人温子昇，都出身於孤苦貧窮之家，勃然崛起。都能撰寫繁茂艷麗的文章，興寄清新華美。比之於建安時期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元康時期的潘岳、張協、左思、束晳，都能獨霸一時。

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并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并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敕。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并爲中書侍郎，典司綸綍。

北齊自從建立霸業開始，廣泛延請才俊之士，打開四門以賓客之禮迎接他們，從八方極遠之地收攏他們，鄴都城裏，人才聚集。河間人邢子才、鉅鹿人魏伯起、范陽人盧元明、鉅鹿人魏季景、清河人崔長儒、河間人邢子明、范陽人祖孝徵、中山人杜輔玄、北平人陽子烈都是這樣的人才。又有范陽人祖鴻勳，也參與文士之列。到天保年間，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都在中書省，參與掌管文誥。其餘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開始以文章而著名。皇建年間，常侍王晞獨擅文學之美。河清、天統時，杜臺卿、劉逖、魏騫也參與詔書敕令的撰寫。自李愔以下各人，在中書省衹是撰述任命官員的詔旨，那些涉及軍國大事的文章，大多是魏收撰寫的。到了武平時，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都擔任中書侍郎，掌管詔令。

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咏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晋陵王孝式録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同入撰録，猶依霸朝，謂之館

北齊後主雖然沉溺於衆多小人之中，但是却很喜歡咏詩，年幼時曾讀詩賦，告訴人説："最終有没有人明白作詩的道理？"開始因爲畫屏風，敕令通直郎蕭放以及晋陵人王孝式抄録古代賢人志士和近代輕艷的詩歌用來題寫圖畫，皇帝更加看重他們。後來又追請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一同入京擔任撰録，依照齊朝舊

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托鄧長顒漸説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兖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兖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户郎元行恭、司徒户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晋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并入館待詔。又敕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録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

例，稱他們爲館客。蕭放和顔之推想要擴大文學之事，又因爲祖珽輔政，愛護看重顔之推，又托鄧長顒漸漸勸説後主，注意文學。三年，祖珽奏請設立文林館，於是更加召引文學之士，稱之爲待詔文林館。祖珽又奏請撰寫《御覽》，詔令祖珽以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督撰寫。祖珽等奏請追令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進入文林館撰書，并敕令蕭放、蕭慤、顔之推等一同參與撰寫體例。又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兖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進入文林館，也讓他們撰書。後又命令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接着入館待詔。不久又詔令他們各自推薦自己所認識的人，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兖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户郎元行恭、司徒户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晋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一起入館待詔。又敕令僕射段孝言也進入文林館。《御覽》編撰完成後，所撰録人中也有不按時待詔文林館，交給有關部門安置的。凡是這些人，也有文學功底膚淺，依附親戚友朋，胡亂互相推薦的有十分之三四。雖然如此，當時從事文學的人，搜羅得差不多了。此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這樣的有三幾個人，論他們的才能，進入文林館的各位賢士也有十分之三四不及他們。

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

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秕魏、晋，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宫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周朝建立，正逢文學衰落，搜求遺留的文章於將要亡佚之時，徵聘有才能的文士好像惟恐來不及。因此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一類人物，都振奮努力，自己博得高官厚禄。然而蘇綽的文章，追求質樸，於是就認爲魏、晋時的文章像糠秕一樣，認爲虞、夏時的文章是典範，雖然他的文章有師法古文的美譽，但是矯正過失不合時宜，所以不能通行於世。這以後戰車奔馳，江南之地平定，梁、荆地區的風俗，盛行於關右，輕狂疏簡的人，斐然形成習俗，流連忘返，没有什麽取捨。

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晋、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人有六情，領受五常的精華；情感六氣，順應四季的順序。這是因爲文章的産生，情感發自於内心。自從漢、魏以來，一直到晋、宋，文章體式屢有變化，前代聖賢論述得很詳細了。到了齊永明、梁天監年間，魏太和、北齊天保年間，洛陽、江左地區，文章特别興盛，彼此間喜好崇尚，互有差别。江左地區聲律激越，貴在清新綺麗；河朔地區詞義剛直，重在氣質樸實。氣質樸實就義理勝過文辭，清新綺麗就文辭勝過旨意。義理深奥便於爲時所用，文辭華麗便於吟咏歌唱。這就是南北文人得失的大概。如果能够吸取對方清新的音律，簡化多餘的詞句，各自除去自己的短處，綜合雙方的長處，那麽文采和内容都很合適，可説是盡善盡美了。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争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梁朝自從大同年間以後，文章的雅正之道淪喪，逐漸背離典雅的準則，争相表示新奇精巧。簡文帝、湘東王開啓文章淫蕩放縱的道路，徐陵、庾信分道揚鑣。其意義淺陋而繁雜，其文辭隱晦而艷麗，用詞崇尚輕巧奇險，用情多是哀怨愁思，如果以春秋時吴季札的標準來評論，大概也可以算作亡國之音了。

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斫雕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

隋文帝即位之初，每每念及文章要樸實，發號施令，都去掉浮華之辭。然而當時的習俗講究

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并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詞藻，仍多淫麗；所以憲臺執行法令，屢屢文采飛揚。煬帝剛剛學習藝文時，對輕巧失於厚重的文章有所非議，到了即位以後，一下子改變了所崇尚的文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以及《擬飲馬長城窟》，都存有雅正的體式，歸於典制規範，雖然意在驕侈淫蕩，而文辭并不是這樣。所以當時的文學之士，就能够依照典制規範而有所取正。所謂能説的未必能够去做，大概君子也不會因人而廢言的。

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并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并驅雲路矣。

自從北周滅了北齊，到隋煬帝進入洛陽，四方安定，九州一統，江、漢之地的英俊之士，燕、趙地區的傑出人才，都收羅在朝廷之中，成爲國家的寶貴財富。砍除荆條，一片好的也没有遺漏，雨水朝着周圍流淌，不能流出很遠，人才的難得，不也是這樣的嗎！當時的文人，受到當世稱贊的，則有北齊范陽人盧思道、安平人李德林、河東人薛道衡、趙郡人李元操、鉅鹿人魏澹，南方會稽人虞世基、河東人柳䛒、高陽人許善心等。他們或是在河朔地區享有盛名，或是在漢南之地獨占鰲頭，都文采飛揚，位居高官。

《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并各附其家傳。《齊書》敘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潁、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魏書》序列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爲《文苑傳》，今衹取温子昇一人，其餘的人各附在他們的家傳之中。《齊書》序列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衹取祖鴻勳、李廣、樊遜、荀士遜，其餘的人也各附在他們的家傳之中。《周書》不立《文苑傳》，今取王褒、庾信列在此篇。顏之推最終從北齊進入北周，所以列在王褒、庾信的後面。顏之儀是顏之推的弟弟，所以列在顏之推的後面。《隋書》序列劉臻、崔儦、王頍、諸葛潁、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將崔儦、王頍、孫萬壽檢出附在他們的家傳之中，其餘的人編入這篇《文苑傳》，并且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放在這些人前面，以完備《文苑傳》。

温子昇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晋

温子昇字鵬舉，自稱是太原人，晋大將軍温

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户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父暉，兖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

嶠的後代。世代居住在江左地區。祖父温恭之，是宋彭城王劉義康的户曹，避難歸附北魏，定居在濟陰冤句，就成爲濟陰郡冤句縣人。父親温暉，任兖州左將軍長史，兼管濟陰郡事。

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

子昇開始讀書時拜崔靈恩、劉蘭爲師，刻苦勤奮，夜以繼日，日夜不感到疲倦。年長後就博覽百家著作，文章清新婉約。成爲廣陽王元深的地位低下的門客，在馬坊教各個奴僕的孩子讀書。寫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看到後認爲寫得很好，所以到元深處致謝。常景説："剛纔見到温子昇。"元深感到奇怪詢問他。常景説："温子昇是大才子。"元深這纔稍稍瞭解他。

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争相引决，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爲奉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於是還省。

熙平初年，中尉、東平王元匡廣泛召集文人來充任御史。一起參加應試的有八百多人，温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名列前矛。於是預選的人争相裁决，元匡讓温子昇主持，都受屈而離開。孫搴對人説："朝來旗倒車亂的人，皆是温子昇追擊的敗兵。"於是補爲御史，當時衹有二十二歲。臺裏彈劾的文章都委托他寫。因爲父母之喪而離開官位。服喪期滿，回朝任奉朝請。後來李神儁兼代荆州事務，推薦他兼任録事參軍。被徵召赴省，李神儁上表挽留不派遣。吏部郎中李奬退還表文不允許，説："過去伯瑜不應挽留，王朗所以發出感嘆。應當立即派遣赴省，不要重犯彦雲以前的錯誤了。"於是纔回到了中書省。

及廣陽王深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深軍敗，子昇爲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

到廣陽王元深擔任東北道行臺，徵召他爲郎中。黄門郎徐紇受理四方送來的表文，答覆得非常快，惟獨對元深送來的表文頗費一番沉思，説："那裏有個温子昇，才華可畏。"高車被攻破逃走，珍寶非常多，温子昇衹取絹四十匹。元深軍隊遭敗績，温子昇被葛榮俘獲。葛榮的下都督和洛興與温子昇是舊相識，便派數十名騎兵暗中送温子昇回去，得以到達冀州。回到京城後，李楷拉着他的手説："您今天幸免於難，足使夷甫内愧於心。"自這以後不再出仕爲官，閉門讀書，勤奮鑽研不停息。

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爲南主客郎

到孝莊帝即位，任温子昇爲南主客郎中，撰

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宫，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

修起居注。曾有一天没有當值，上黨王天穆當時爲録尚書事，將要用鞭子抽打他，温子昇於是就逃跑了。天穆非常憤怒，上奏請求别人代替他。莊帝説："當世的才子不過幾個人，怎麽能够因爲這個就把他放黜了？"於是便把這個奏本擱下了。到天穆將要討伐邢杲，召温子昇同行，温子昇未敢答應。天穆對人説："我想把他收羅過來發揮他的才能，怎麽是懷有以前的忿恨呢？如今再不來，就要南走越地，北逃胡域了！"温子昇不得已纔見了他。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很瞭解贊賞他。元顥進入洛陽，天穆召子昇問道："你是想要回京城呢？還是隨我北渡黄河？"温子昇回答説："主上因爲武牢失守，造成這樣的狼狽。元顥剛進入洛陽，人情還未安定，如今前往討伐，一定能取得勝利。您如果收復京城，迎回莊帝，那就是齊桓公、晋文公的舉動了。捨棄這樣的好機會北渡黄河，我私下裏爲您感到惋惜。"天穆認爲他的意見很好但没有采用，派遣温子昇返回洛陽，元顥任他爲中書舍人。莊帝回宫，被元顥任用的人大多被廢黜，衹有温子昇又擔任舍人。天穆每次對子昇説："我後悔没有用您以前的計謀。"任正員郎，仍兼舍人。

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内，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

到皇帝殺尒朱榮，子昇參與謀劃，當時赦免的詔書，就出自子昇的手筆。尒朱榮入内，遇見子昇拿着詔書，問道："是什麽内容？"子昇臉色不變説："敕令。"尒朱榮没有看。尒朱兆進入洛陽，温子昇害怕遭到禍患就逃走了。

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皋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爲

永熙年間任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調任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又領本州大中正。梁朝的使臣張皋抄寫温子昇的文章在江南一帶流傳，梁武帝稱贊説："真是曹植、陸機又生於北方，可嘆我江南文人，命運不濟，遭遇厄運。"陽夏守傅標出使吐谷渾，看到他們國主床頭有幾卷書，原來是温子昇的文章。濟陰王暉業曾説："江南的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們的温子昇足可以超過包含他們四個人。"楊遵彦撰寫《文德論》，認爲古今文人都依恃自己的才能而丢失了德行，淺薄

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險惡，容易嫉妒，衹有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禮，有道德涵養。

齊文襄引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瑾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瑾、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晋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

北齊文襄帝引薦温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以前任中書郎時，曾經到梁朝的客館接受國書，自以爲不修邊幅，對人説："詩文容易寫作，人有風致很難。"文襄帝的館客元瑾説："大家應當祝賀，推舉温子昇寫答辭。"温子昇忸怩了很久，推舉陸操來寫。到元瑾、劉思逸、荀濟等人作亂，文襄帝懷疑子昇知道他們的陰謀。就讓他寫作《神武碑》，文章完成後，把他投入晋陽獄中遭受飢餓之苦，温子昇最後吃了自己的破棉襖而死去。把尸體抛在路邊，籍没他的家室。太尉長史宋游道把他的尸體收殮埋葬，又把他的文章收集起來編爲三十五卷。

子昇外恬静，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毁譽；而内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温子昇外表文静，與世無争，説話有分寸，不隨便詆毁和贊譽别人；但是内心深險，每遇大事發生，喜好參與其中，所以最終招致禍敗。又撰有《永安記》三卷。没有兒子。

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弟弟温子盛，任州主簿，有文才，年僅二十餘歲就去世了。

荀濟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㥄家。

荀濟字子通。祖上是潁川人，世代居住在江南地區。荀濟當初與梁武帝是布衣之交，知道梁武帝當稱王，但負氣不服，對人説："在藤牌上磨墨寫一篇檄文。"有人在梁武帝面前稱贊他的才能，梁武帝説："這人是好作亂的。"荀濟又上書譏諷佛法，説修建寺院費用太厲害。梁武帝將要殺他，於是逃奔北魏，住在崔㥄家中。

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韵。

後因參與作亂被捉。楊愔對他説："年紀已經大了爲什麽還要這樣做?"荀濟説："啊，這是骨氣，與年紀大小有什麽相干!"於是自辯説："自己感慨年紀已經大了，擔心功名不成，捨棄了兒女之情，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所以要挾持天子，誅殺權臣。"齊文襄帝愛惜他的才幹，準備不殺他，親自對他説："你爲什麽想要造反呢?"荀濟回答説："我奉詔令誅殺將軍高澄，怎麽是造反呢！"於是把他燒死。鄴下的士大夫中間多流傳有荀濟的音韵著作。

祖鴻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雁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

祖鴻勳，是涿郡范陽人。父祖慎，在北魏做官，歷任雁門、咸陽二郡太守，很有政績。最後在金紫光禄大夫任上去世，贈官中書監、幽州刺史，謚號惠侯。

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并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

祖鴻勳二十歲時，與同郡的盧文符都擔任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元彧上表推薦他的文學才能，任爲奉朝請。有人說："臨淮王舉薦你，而你竟然不去致謝，這恐怕有些不適當。"祖鴻勳說："爲國家舉薦人才，這是臨淮王的職責，祖鴻勳爲什麽要追隨而認識他呢。"元彧聽到這話高興地説："我得到了一個人才。"後來城陽王元徽上奏皇帝請求讓祖鴻勳擔任司徒法曹參軍事。到趕赴洛陽，元徽對他說："臨淮王推薦你，竟然不去拜見，今天來這裏爲什麽?"祖鴻勳說："今天來赴任，不是爲了謝恩。"調任廷尉正，後棄官回到鄉里。

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晋祠記》，好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北齊神武帝曾徵召他到并州，作《晋祠記》，有一些好事的人去觀賞他的文章。後官至高陽太守，爲官清正廉潔，妻子兒女不免受飢受寒。當時人們都很推崇他。北齊天保初年，在任上去世。

李廣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騫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

李廣字弘基，是范陽人。祖先從遼東遷徙到這裏。李廣博覽群書，有才能善思考。年少時與趙郡人李騫齊名，僅次於邢子才、魏伯起，但不善言辭，做事很快捷。中尉崔暹，精心選拔御史，都是世族官宦子弟，李廣獨以才學出衆得以兼任侍御史，修撰國史。御史臺的文件奏書，大多出自他的手筆。

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

北齊文宣帝剛登帝位，命令他掌管書記。天保初年，想任命他爲中書郎，正逢上他病重而放棄。李廣有一次準備去上早朝，躺在床上打盹，忽然驚醒，對他的妻子說："我剛纔似睡非睡，忽然看見一個人從我身中走了出來，對我說：'你用心過於勞累，不是精神所能承受的，如今辭别你而去。'"因此精神恍惚，悶悶不樂，幾天後就生病了，長年卧床不起。

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

李廣很有見識，心胸開朗，坦蕩無私，爲當

私，爲士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托魏收爲之序。

時的文人們所敬愛，常常贈送物品給他，他藉此得以生存。最後因病去世。曾向崔暹推薦畢義雲，李廣去世後，畢義雲收集他的文章編爲七卷，托請魏收爲這些文章作序。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并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樊遜字孝謙，是河東北猗氏人。祖父樊琰、父親樊衡，都没有擔任過官職，樊衡非常孝順，父親去世後，親自背土壘成墳墓，種柏樹數十畝，整天哭泣思念父親。

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

樊遜少年時愛好學習。他的哥哥樊仲以造氈爲業，也常常優待他。樊遜自責說："我作爲弟弟，衹知道安逸享受，怎能不問心有愧！"於是就打算和哥哥一起做事。母親馮氏對他說："你打算做這樣的小事?"樊遜被他母親的話所感觸，於是專心於典籍，并常在墻壁上寫"見賢思齊"四個字加以自勉。

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静默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爲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

樊遜容貌醜陋，有才氣。由於原來居住的州郡淪陷，就寄居在鄴中，任臨漳小吏。縣令裴鑒爲官清正寒苦，引來白雀等瑞兆。樊遜獻上《清德頌》十首表示祝賀，裴鑒很賞識看重他，提升爲主簿。把他推薦給右僕射崔暹，與遼東人李廣、勃海人封孝琰等一起成爲崔暹的賓客。有人譏諷他爲人沉穩不能趨於時尚。樊遜常佩服東方朔的話，"陸沈世俗，避世金馬"，就藉陸沈公子爲主人，模仿東方朔的《客難》寫了一篇《客誨》來增强自己的信念。後來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當時也在座，想要招聘府僚。崔暹指着樊遜說："這個人學問和才能都很高，再加上品德很好，可以任您手下的參軍。"元旭看着他說："你能做嗎?"樊遜回答說："我家没有祖上功勛的庇護，不敢擔當這個重任。"

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爲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録事參軍事。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别駕王聰抗辭争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

武定七年，齊文襄帝去世，崔暹被文宣帝貶遷到邊地，賓客都紛紛離去，樊遜就遷居到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讓樊遜兼任録事參軍事。樊遜被推舉爲秀才，尚書按照以前的辦法，下州三年一次推舉秀才，武定五年時已推舉了開封人鄭祖獻，算到今年還不够三年。兼别駕王聰據理力争，右丞陽斐無法拒絶。尚書令高隆之說："既然樊遜才學優異，到明年再推舉也不晚。"樊遜

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

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

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并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

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

回到了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再推薦他爲秀才。二年春天，到京城朝堂參加策試。策試完畢，中書郎張子融把結果上奏給皇帝。到四年五月，樊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因爲策試後三年没有徵調，被排斥在外。上書請取消這個命令，朝廷没有答覆。梁州重新推舉樊遜爲秀才。五年正月，皇帝詔書詢問。尚書選拔録取，樊遜爲當年的第一名。

十二月，清河王高岳爲大行臺，率領軍隊向江南進攻，讓樊遜隨軍參與謀劃。第二年，文宣帝接受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高岳讓樊遜以大行臺郎中的名義，出使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樊遜往返五天，得到了蕭脩等答覆的書信，高岳因此與蕭脩在長江上結盟。大軍返回鄴城，樊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朝廷下詔交給尚書省考核，考核結果是樊遜清正勤幹，送至吏部候選。

七年，皇帝下詔校定群書，以供皇太子閲讀。樊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一起被尚書省召集共同校定群書。當時秘府書籍錯誤很多，樊遜就和衆人商議説：“按照漢代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的做法，每一部書校定完畢，上書皇帝，都説是臣劉向的本子、長水校尉杜參的本子、太常博士的本子、中外書合在一起若干本，互相比較，然後定稿。如今所校讎的書籍，供給很重，出自蘭臺，用在宫廷藏書之館。劉向的做法，存放在府閣。要想刊定這些書籍，一定要憑藉衆多的本子。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都是藏書很多的家庭，請朝廷發布公文借他們的藏書以便參考校正。”秘書監尉瑾把這些書移交至尚書省的政事堂，所得到的别本有三千餘卷，《五經》及各種史籍都没有遺缺。

當時魏收撰寫《庫狄干碑序》，命令樊遜爲

孝謙爲之銘，陸卬不知，以爲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孝謙代己作書以告晋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减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并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他刻寫，陸卬不瞭解内情，認爲是魏收與樊遜合寫的。陸操、伏渾去世，楊愔讓樊遜代自己寫一篇文章以告知晋陽的文人學者，命令魏收修改，魏收不能改動一個字。八年，裁減東西二省的官吏，定下人數，官員不能超過三百，參加的有二三千人。楊愔對衆人説：“年輕人中清正俊秀，没有超過盧思道的；文章成就，没有超過樊遜的；判斷案情，没有超過崔成之的。”就以盧思道年長兼員外郎，三人都任員外將軍。樊遜推辭説：“我門族寒微，如果調查我的門第一定不成，請求補任員外司馬督。”楊愔説：“才能高可以不按照常規來辦。”特意奏明皇帝任用他。

河清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輀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

河清初年，任主書，參與起草詔令文書。天統元年，加任員外郎。過了七八天，出門遇到了出殯的車子，不禁皺眉掉下了眼淚，指着方士説：“什麼時候麻煩你到我家去一趟？”不幾天就去世了，家中請來方士爲他送葬，就是前幾天所遇到的。

孝謙死後，司州秀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

樊遜去世後，司州秀才荀士遜繼任主書，他的才能和名氣與樊遜相近。

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茹瞻字孝博，是東安人。南州推舉爲秀才。爲人清正剛直。楊愔準備任用他，説：“今天選拔人才，不能没有茹瞻。”茹瞻後來在侍御史任上去世。

荀士遜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内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荀士遜，是廣平人。他愛好學習，做事善於思考，寫的文章清新典雅，爲知音所賞識。武定末年，在司州被推舉爲秀才，到北齊天保時，十年没有徵調。皇建年間，馬敬德推薦他爲主書，調任中書舍人。他長相醜陋，因文章寫得好被人看重。曾有事要奏明皇帝，遇武成帝在後庭，請左右親隨通報。通報的人不知道士遜的姓名，就説是“醜舍人”。皇帝説：“必定是荀士遜。”看奏本的封面題名果然是荀士遜，宫内的人没有一個不笑的。後多次升遷官至中書侍郎，爲官很稱職。與李若等合撰《典言》，流行於世上。北齊滅亡這一年去世。

王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

王褒字子深，是琅邪臨沂人。曾祖父王儉、

曾祖儉、祖騫、父規，并《南史》有傳。

祖父王騫、父親王規，都在《南史》中有傳。

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静，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并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秘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内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内史。

王褒學識淵博貫通古今，志趣沉静高雅，儀表堂堂，善與人談笑，廣泛涉獵各種史書，七歲就能寫文章。外祖父梁朝司空袁昂很喜歡他，對賓客説："這個孩子將來應該成爲我們家的宰相。"二十歲時舉薦爲秀才，任秘書郎、太子舍人。梁朝國子祭酒蕭子雲，是王褒的姑夫，特别擅長草書隸書。王褒少年時因親戚關係，常到他家去，就模仿練習他的書法，名氣僅次於蕭子雲，都見重於當時。梁武帝贊賞他的才藝，就把弟弟鄱陽王蕭恢的女兒嫁給他。王褒襲封爵位爲南昌縣侯，歷任秘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内史。到侯景攻陷建鄴，王褒召集安撫自己的部下，爲當時人所稱贊。調任南平内史。

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

梁元帝繼位，因王褒是舊臣，召見拜爲吏部尚書、右僕射，又遷任左丞，兼參掌詔書文告事務。王褒既是名門，文學成就很高，當時爲大家所推崇，所以他的地位和名望日益隆重，深受皇帝的恩寵，但他却更加謙虚，不因爲自己的地位高而自誇自足，當時的輿論很稱頌他。

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并願即都鄢郢。嘗召群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之地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

起初，梁元帝平定侯景叛亂及擒獲武陵王蕭紀以後，因爲建鄴破敗，當時江陵經濟發達，便想把都城安置在那裏。又因爲朝廷臣僚都是楚人，都願意遷都鄢郢。梁元帝曾召集群臣商量這件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説："建鄴王氣已盡，而荆南這個地方有天子氣，遷都豈非很適宜。"梁元帝認爲他們説得很對。王褒生性謹慎，知道梁元帝多猜忌，没有敢公開説明遷都的不妥。後來因皇帝有暇，秘密向皇帝諫説，言辭非常懇切。但梁元帝心中喜歡荆楚，已聽從了胡僧祐等人的意見，最終没有采納王褒的看法。

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栅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并和之，而競爲凄切之辭，至此方驗焉。

到西魏征討江陵，梁元帝任命王褒爲都督城西諸軍事。栅欄被攻破後，王褒跟從梁元帝到金城。不久梁元帝出城投降，王褒與衆官員都出了城，見到了西魏的柱國于謹，對王褒很有禮。王褒曾寫過一首《燕歌行》，寫活了塞北寒苦的景象，梁元帝以及各個文士都作詩唱和，都是一些

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餽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羈旅焉。

淒切之辭，到這時方纔得到驗證。王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都到了長安，北周文帝高興地説："過去平定吳地的好處，衹是得到了陸機、陸雲而已，如今平定楚地的功勞，一大批有才華的人都來到了，可以説超過了以往。"又對王褒和王克説："我是王氏的外甥，你們都是我的舅舅，應當以親戚爲情，不要把離開家鄉放在心上。"於是授予王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的職位。他們常常被待爲上賓，贈送的物品很豐厚。王褒等也都感恩戴德，忘却了寄居他鄉的愁苦。

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册，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

北周孝閔帝登基，封王褒爲石泉縣子。明帝即位，愛好文學，當時王褒和庾信才名最高，特别受恩寵。皇帝每次游宴，都命王褒賦詩談論，常侍候在身邊。不久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年間，任内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命令王褒作注，他引據完備準確，很受皇帝的稱贊。王褒心胸寬廣，能識大體，又世代在江東擔任宰相的職位，皇帝因此很器重他。建德以後，王褒經常參與朝政，凡是重大的詔書文册，都讓王褒起草。東宮建立後，授任太子少保，又調任少司空，仍然掌管皇帝的文告。皇帝巡行各地，王褒常侍奉跟從。

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鼒。

起初，王褒與梁朝處士汝南人周弘讓關係很好，到周弘讓的哥哥周弘正代表陳朝出使北周，皇帝准許王褒等與南邊的親友通信問候，王褒贈送周弘讓詩并書寫。不久調出任宜州刺史，在任上去世。兒子叫王鼒。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并《南史》有傳。

庾信字子山，是南陽新野人。祖父庾易、父親庾肩吾，都在《南史》中有傳。

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并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并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

庾信從小就超群出衆，聰明敏捷，博覽群書，尤其擅長《春秋左氏傳》。身高八尺，腰帶十圍，容貌舉止莊重恭順，有人所不及之處。父親庾肩吾，任梁朝的太子中庶子，掌管文書。東海人徐摛爲右衛率。徐摛的兒子徐陵及庾信都擔任抄撰學士。他們兩家父子都在東宮做官，出入於皇宮禁地，受到的恩寵無人可以和他們相比。他們的文筆都很華美艷麗，世人稱爲徐、庾體。

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

當時追隨他們的文人學士，都争相模仿，每寫一篇文章，京城之内没有不傳誦的。庾信屢次升遷官至通直散騎常侍，奉命出使東魏，他的文章辭令，大受鄴下的人士稱贊。回來擔任東宮學士，兼任建康令。

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

侯景發動叛亂，梁簡文帝命令庾信率領宫中文武官員一千多人到朱雀航屯守。當侯景兵到時，庾信率領衆人先退。臺城陷落後，庾信逃奔到江陵。梁元帝代行制命，任庾信爲御史中丞。到即位，轉任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授散騎侍郎，出使西魏。當時西魏大軍南討荆州，庾信就留在長安。平定江陵後，庾信在西魏官升至儀同三司。

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静，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托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北周孝閔帝即位，封庾信爲臨清縣子，官任司水下大夫。後調出爲弘農郡守。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封爵位爲義城縣侯。不久又被任命爲洛州刺史。庾信爲政簡明清静，官吏民衆都感到安寧。當時陳朝和北周通好，南北流居的人士，都允許他們回歸故土。陳朝於是請求將王褒及庾信等十多人放還。北周武帝衹放王克、殷不害等人，對庾信和王褒都捨不得而留下不讓回去。不久徵召庾信爲司宗中大夫。北周明帝、武帝都愛好文學，庾信特别受到優待。至於趙、滕諸王都和他應酬往來，關係非常密切，像布衣之交一樣。那些大臣的碑文墓志，大多囑托他撰寫。衹有王褒才華大致和庾信相當，其餘的文人，没有能趕上他的。

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庾信雖然身居高位名聲顯赫，但時時懷着對故國家鄉的思念，就寫了《哀江南賦》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大象初年，因病離開職位。隋朝開皇元年去世。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文帝悼念他，追贈他離任前的所有官職，并加贈荆、雍二州刺史。兒子庾立繼承他的爵位。

顔之推 *顔之儀*

顔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并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

顔之推字介，是琅邪臨沂人。祖父顔見遠、父親顔協，都以義烈被世人稱道。他家世代擅長《周官》、《左氏》之學，都在《南史》中有傳。

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

顔之推十二歲時，遇到梁湘東王自講《莊

《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虚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

子》、《老子》，顔之推就參與到他的門徒中聽講。但虚談不爲他所喜好，就返回學習《周禮》、《左傳》。博覽典籍，没有不通曉詳盡的，文辭典雅清麗，很爲官府所稱贊。湘東王讓他擔任自己手下的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顔之推喜歡喝酒，任性放縱，不修邊幅，當時輿論因爲這個貶低他。湘東王派遣世子方諸鎮守郢州，任命顔之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正遇上侯景攻陷郢州，多次想要殺死他，依仗他的行臺郎中王則求情纔免於一死。侯景叛亂被平定以後，返回江陵。當時湘東王繼承帝位，任命顔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的事務。

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决。文宣見，悦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内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

後來江陵被北周軍隊攻破，大將軍李穆很看重他的才華，把他送往弘農，讓他掌管李穆的哥哥陽平公李遠的文書。當時黄河水暴漲，他就準備船隻帶着妻子兒女逃奔到北齊，經過砥柱的險段，人們稱贊他勇敢果斷。北齊文宣帝看到他後，很高興，立即任命爲奉朝請，把他召到内館中，侍從在左右，很受重用。後來跟隨皇帝到天泉池，想任他爲中書舍人，讓中書郎段孝信把詔書拿給他看。顔之推在營外飲酒，段孝信把這事告訴皇帝，文宣帝於是説："暫且停下。"任命一事就此作罷。

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録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爲勛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唤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黄門侍郎。

後來在文林館等待詔命，任司徒録事參軍。顔之推聰慧機敏，知識廣博有論辯的口才，善寫公文，應對順暢，很被祖珽看重，命令他掌管館中事務，處理衙門内的文書。調任通直散騎常侍，不久又兼任中書舍人。皇帝有事情要辦，常常命令中使傳旨，顔之推稟承旨意就發布文告，館中都聽他的命令。所上奏的文書，都由顔之推加上封條印記，於進賢門上奏，等到答覆後退出。顔之推又擅長於文字，監校繕寫，辦事勤快敏捷，很是稱職。皇帝更加恩寵他。被一些高官顯貴所嫉妒，常常想加害於他。崔季舒等人將要上諫書，顔之推有急事趕回家，没有在諫書上署名。後來召集上諫書的人治罪，顔之推也被召至宫中，經查没有他的簽名，所以免於處罰。不久任爲黄門侍郎。

及周兵陷晋陽，帝輕騎還鄴，窘

到北周軍隊攻陷晋陽，皇帝輕騎逃還鄴城，

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吴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吴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情况十分危急，不知如何對付。顔之推通過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奏投奔陳朝的對策，并招募吴地士人一千餘人追隨左右，取道青州、徐州投奔陳朝。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告訴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去陳朝，就説吴地士人不能相信，勸説皇帝把珍寶貴重物品送到青州，暫且守住三齊地界，如果不能守住，再慢慢地渡海到南方。皇帝雖然没有聽從顔之推的意見，仍讓他擔任平原太守，命令他守住黄河渡口。

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并行於世。

北齊滅亡後到了北周。大象末年，任御史上士。隋朝開皇年間，太子召他爲文學，給他很重的禮遇。不久因病去世。著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都在世上流行。

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爲序。

顔之推在北齊有兩個兒子，長子叫思魯，次子叫敏楚，都是不忘本的意思。《之推集》，思魯自己撰寫序言。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敕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并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弟弟顔之儀，字升。幼年時聰穎明悟，三歲就能讀《孝經》。長大後，博覽群書，喜愛詞賦。曾獻給梁元帝一篇《荆州頌》，文辭典雅貼切。皇帝親寫敕書説："枚乘二代，都游覽過梁地；應貞兩世，都稱得上文學之士。我募求有才華的人，就是對我很大的安慰。"

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宫，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宫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顔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江陵被攻陷後，顔之儀隨同北周軍隊遷移到長安，北周明帝任他爲麟趾學士。不久調任司書上士。北周武帝初年建東宫，廣泛地爲太子選師傅，選拔顔之儀爲侍讀。太子後來討伐吐谷渾，在軍中有過失行爲，鄭譯等人都因爲不能輔佐太子受到譴責，衹有顔之儀因爲多次向太子進諫獲得賞識。即任官爲小宫尹，封平陽縣男。北周宣帝即位，調任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位爲公。皇帝後來處理政事反常，一天比一天昏庸放縱。顔之儀冒犯皇帝屢次進諫，雖然不能被采納，但始終没有停止進諫，很爲皇帝所忌恨。但因爲過去的恩情，皇帝每次都寬容了他。到皇帝殺王軌時，顔之儀一再進諫。皇帝大怒，想把他一起治罪。後來考慮到他正直無私，就赦免了他。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

宣帝去世，劉昉、鄭譯等人假托宣帝的遺詔，讓隋文帝爲宰相輔助新主。顔之儀知道這不

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爲西疆郡守。

是宣帝的旨意，因而拒絶聽從。劉昉等人草擬詔書，署上他們的名字後，逼迫顏之儀也署名。顏之儀厲聲對劉昉等人説："皇帝去世，新主年幼，輔助國政的重任，應在皇室宗親中挑選有才德的人擔當。如今宗親之中，趙王年最長，無論從宗親方面還是從德行方面，都適合把這副重擔托付給他。你們受到朝廷的恩惠，應當盡忠報國，爲什麽一下子要把國家政權交給别人！我顏之儀衹有一死罷了，不能欺騙先帝。"於是劉昉等人知道不能使顏之儀屈服，就代他署上名字并頒行天下。隋文帝後來索要符璽，顏之儀正色回答説："這是天子的東西，自有它的主人，宰相爲什麽索要它？"於是文帝大怒，命令手下的人將他推出去，將要殺掉他。然而因爲他在人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就没有殺他。調出擔任西疆郡守。

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悦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到隋文帝登上皇帝位，把顏之儀召回京城，進封爵位爲新野郡公。開皇五年，官任集州刺史。在州清正不騷擾百姓，少數民族和漢人都很喜歡他。第二年重新被調回朝廷，就消閑游玩不再擔任官職。十年正月，顏之儀按照常例入朝。文帝遠遠望過去認出了他，命令他走到跟前，對他説："面對危險接受任務，臨大節而不能奪志，這是古人都難以做到的事，你却做到了。"於是賜給他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去世。著有《文集》十卷，在世上流行。

虞世基　虞熙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

世基幼恬静，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奂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

虞世基字懋世，是會稽餘姚人。父親虞荔，在《南史》中有傳。

虞世基幼年時很文静，喜怒都不在臉上表現出來，博學而有才華，并且擅長草書和隸書。陳朝中書令孔奂看到他而感嘆説："江南最珍貴的，大概就是這個人了。"少傅徐陵聽説他的名聲，就召見他，虞世基不去。後來由於公事會面，徐陵一看到他就很驚奇，看着朝士説："這是當今的潘岳、陸機。"就把弟弟的女兒嫁給他。在陳朝做官，一直做到尚書左丞。陳朝皇帝曾在莫府山圍獵，命令虞世基寫一篇《講武賦》，虞世基當時就寫好上奏皇帝。皇帝贊揚他，賜給他一匹馬。

及陳滅，入隋爲通直郎，直内史省。貧無産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凄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咏。未幾拜内史舍人。

到陳朝滅亡，入隋朝擔任通直郎，當值内史省。家貧無産業，就替人抄書來養活家人，心中怏怏不平。曾經撰寫五言詩來表達自己的心情，文辭凄切動人，世人認爲寫得很好，文士没有不吟咏的。没過多久官任内史舍人。

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内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毁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箸。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等參掌朝政。

隋煬帝即位，對他賞識和恩寵愈加增多。秘書監河東人柳顧言，博學有才華，很少推崇别人，到這時和虞世基相見，感嘆地説："四海之内應當共同推崇這一個人，不是我們所能趕得上的。"不久調任内史侍郎。因爲母親去世辭官奔喪，悲痛欲絶骨瘦如柴。皇帝下詔命他處理事務，拜見的時候，竟然站不起來，讓左右的人扶着他，憐惜他身體虚弱，特下詔令他吃肉，虞世基吃時，由於悲傷哽咽不能下筷子。皇帝派人對他説："正要委派你重要的任務，應該爲國家愛惜身子。"前後敦促勸導的人很多。皇帝看重他的才華，給他的禮遇更重，讓他專門掌管機密要事，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等一起參與掌管朝政。

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决，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繆。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爲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勛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盗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

當時天下戰亂紛起，全國各地送上來的奏文，每天都有幾百件。皇帝神情凝重，許多事情都不當朝决斷，進入内室後，纔召虞世基口授處理意見。虞世基回到内史省，纔把它寫成敕書，每天有一百張紙，没有遺漏和錯誤。遼東之役後，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跟隨皇帝巡行雁門，被突厥包圍，戰士多被打敗。虞世基勸皇帝定下賞格，親自安撫慰問士兵，并下詔停止遼東的戰事。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軍隊的士氣重新振作起來。到圍困被解除後，對有功將士所定的賞格都不執行，又下了征伐遼東的詔書，因爲這個大家説皇帝欺騙了衆人，朝野上下人心離異。皇帝巡幸江都，在鞏縣駐扎，虞世基因爲盗賊活動愈來愈厲害，請求發兵屯守洛口倉，以防備發生意外。皇帝没有聽從他的意見，衹是説："你是個書生，一定是恐懼膽怯了。"

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盗賊日甚，郡縣多没，世基知

當時天下大亂，虞世基知道皇帝不能納諫改正，又因爲高熲、張衡等相繼被誅殺，擔心災禍牽連到自己，雖然身居近侍之位，衹是唯唯諾諾取悦皇帝，不敢違背皇帝的旨意。盗賊越來越

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决没。"因歔欷嗚咽，帝爲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多，郡縣多被占領，虞世基知道皇帝討厭聽到這樣的消息，後來凡有告知失敗的文書，就删减文書陳述的内容，不把實情告訴皇帝。從此以後外面有變故，皇帝不知道了。曾經派遣太僕卿楊義臣到黄河以北討伐盜賊，收降賊寇數十萬人，寫成表章上奏皇帝。皇帝嘆息説："我當初没有聽説盜賊如此勢衆，楊義臣上奏列舉收降的賊寇怎麽這樣多?"虞世基説："賊寇雖多，但不值得皇帝您擔憂。楊義臣消滅了他們，擁兵不少，常年在外，這是不合適的。"皇帝説："你講得很對。"於是迅速追上楊義臣，讓他解散自己的部隊。又有越王楊侗派遣太常丞元善達秘密穿行盜賊中間，到江都向皇帝奏明事態，稱説："李密有部衆數萬人，圍逼京城。盜賊占據了洛口倉，城内没有糧食。如果皇帝您趕快回來，烏合之衆一定會退散。如果不回來，東都就要被占領了。"説罷嗚咽流淚，皇帝也變了臉色。虞世基見皇帝面露憂愁之色，進言説："越王年紀小，這些人欺騙他。如果事態像他所説的那樣，元善達怎麽能够到達這裏?"皇帝勃然大怒説："元善達這個小人，敢當廷違逆我！"就派他從盜賊占領的地區通過，去東陽催運糧草。元善達於是就被群盜殺死。從此以後外面的人都閉口不談，再不敢把盜賊的事上奏皇帝。

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

虞世基氣度風貌沉穩慎重，説話多迎合皇帝的心意，所以特别受到寵愛，朝中的大臣没有一個能和他相比的。他的後妻孫氏，性情傲慢放肆，虞世基受她迷惑，越加奢侈浪費，刻意裝飾自己的器物和衣服，不再有寒士的風範。孫氏又把前夫的兒子夏侯儼帶入虞世基家中，夏侯儼是個無賴小人，爲他聚斂錢財，賣官鬻爵，壟斷獄訟，賄賂盛行，一時間他家門庭若市，積聚了大量金銀財寶。他的弟弟虞世南是個貧寒的讀書人，清貧不能自立，没有得到過虞世基的任何照顧。因爲這個虞世基被世人所指責。朝野上下都怨恨他。等到宇文化及弑君篡位時，虞世基就被殺害了。

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没。

長子虞肅，好學上進多才多藝，當時人稱贊他有家風。但不幸二十歲就去世了。

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并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虞肅的弟弟虞熙，大業末年任符璽郎。次子虞柔、虞晦，都是宣義郎。宇文化及篡位的前夕，宗人虞伋知道要發生變亂而告訴虞熙說："事情已到這一步了，我將送您渡江南去，暫且可以免禍，一同死去有什麽益處。"虞熙說："拋棄父親背叛君王，到什麽地方去求生，我很感激你的關懷之情，我們就此訣别吧。"到災難降臨時，兄弟争着請求先死，行刑人在殺害虞世基之前殺了他們。

柳䛒

柳䛒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傳。

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爲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爲内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晋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效庾信體，及見䛒後，文體遂變。

柳䛒字顧言，是河東人。世代在江南做官，居住在襄陽。祖父柳惔，在《南史》中有傳。

柳䛒小時候就很聰明，懂得怎樣寫文章，喜歡讀書，所看的將近有一萬卷。在梁朝做官，擔任著作佐郎。後來蕭詧占據荆州，任他爲侍中，兼任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到後梁被滅後，官拜開府，任内史侍郎。因爲缺乏做官吏的才幹，調任晋王諮議參軍。晋王喜愛文學，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一百多人充任學士，這中間以柳䛒爲第一。晋王以師友的身份和他們相處，每當有文章寫出來，一定先讓柳䛒加工，然後再給别人看。曾經從京城朝賀回來後，寫了一篇《歸藩賦》，讓柳䛒爲之作序，文辭典雅華麗。晋王開始寫文章，效仿庾信的文體，到見了柳䛒後，文體就發生了變化。

仁壽初，引爲東宫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悦，賞賜優洽，儕輩莫比。

隋朝仁壽初年，柳䛒被召爲東宫學士，加官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很受太子看重，每每召進卧室，與他一起宴飲娱樂。柳䛒尤其擅長論辯，經常跟隨太子左右，每當有事詢問他時，他都對答如流。柳䛒喜愛飲酒，言談中夾雜着詼諧。因此更加爲太子所親近。因爲他喜好佛經，命令他撰寫《法華玄宗》，寫了二十卷進獻給太子，太子非常高興，賞賜優厚，他同時的人没有一個能和他相比。

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

隋煬帝繼位，拜授秘書監，封爲漢南縣公。皇帝退朝後，便命他入宫，和皇帝一起宴飲誦讀，一整天纔停止。皇帝每次和皇后妃嬪飲酒，逢到高興的時候，常派人把柳䛒召來，與之同榻共席，比友朋還要恩寵。皇帝還怨恨不能在夜裏

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宫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

把他召來，就讓工匠刻一個木頭人，做了機關，能坐起拜伏，這個木頭人像柳䛒的模樣。皇帝每次在月下對飲酒，常命令宫女把這個木頭人放在一旁座位上，跟他互相飲酒應對，而得到歡樂。柳䛒跟隨皇帝巡幸揚州，不幸去世，皇帝傷心嘆息很長一段時間。追贈他爲大將軍，謚號叫康。

䛒撰《晋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柳䛒撰有《晋王北伐記》十五卷，有文集十卷流行於世上。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并《南史》有傳。

許善心字務本，是高陽北新城人。祖父許茂、父親許亨，都在《南史》中有傳。

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

許善心九歲時父親去世，由他的母親范氏撫養成人。他從小就很聰明，有才思情致，所聽到的事情都能記住，博聞多識，被當時人所稱道。家裏有舊書一萬多卷，都閱讀了一遍。十五歲時就懂得寫文章，曾寫信給父親的朋友徐陵，徐陵看後很驚奇，對人説："這是一個神童。"太子詹事江總推舉他爲秀才，他的對策寫得好列爲第一等，授任度支郎中，又補爲撰史學士。

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陳後主禎明二年，許善心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隋朝。正遇上隋文帝伐陳，他完成了外交禮節但没有得到回去的命令。他一次又一次上表請求返回，皇帝不允許，衹好停留在賓館中。到陳朝滅亡，皇帝派使者告訴他。許善心穿着素服在宫殿的西階下嚎啕大哭，坐在草上向東跪拜，過了三天，寫書信表示哀悼。第二天，有詔令到賓館任命他爲通直散騎常侍，并賜給他官服一套。許善心大哭一場，到房中换衣服，出來後面朝北站立，流着眼淚再三拜謝領受了詔令。過了一天，就穿着朝服哭着站在宫殿的臺階下，悲傷得不能站起。皇帝看着身邊的人説："我平定陳國，衹是想得到這個人。既能够懷念他以前的君主，就是我隋朝的忠臣。"下詔以原有的官職當值門下省，賜給他帛一千段、馬二十匹。跟隨皇帝巡行太山，回來後，擔任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悦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

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臨含章闥，皇帝召集百官設宴慶賀，告訴大家這個祥瑞。許善心在座席上要來紙和筆，寫出一篇《神雀頌》上奏皇帝。皇帝很高興地説："我看見神雀，是和皇后

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録》，更制《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黄門并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宫，煬帝秘不發喪，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

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并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虚實，百僚咸議爲虚。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

一同看到的。今天早晨召集大家到這裏來，告訴你們這件事。許善心到這裏後纔知道，馬上就能寫成一篇頌。文章不加潤色，一氣呵成，我過去聽説過寫文章有這樣快的，今天親眼看到了事實。”於是賜給他帛二百段。十七年，任秘書丞。當時秘書閣收藏的圖書，還很混亂。許善心仿效阮孝緒的《七録》，寫成《七林》，每一部都寫一篇總叙，放在篇首，又在部録之下寫明作者的本意，區分圖書的類例。又上奏追加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餘人，校正改定經史書籍的錯誤。仁壽元年，兼任黄門侍郎。二年，又兼任太常少卿，與牛弘等人議定禮樂，擔任秘書丞、黄門侍郎和過去一樣。四年，留守京城。皇帝在仁壽宫去世，煬帝秘不發喪，先换掉留守的官員，許善心調出京城任巖州刺史。正遇上漢王楊諒謀反，許善心没能到任。

大業元年，調任禮部侍郎，上書推薦儒士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等人，都被加封官職增加俸禄，任爲學官。這一年，作爲納言楊達的副手出任冀州道大使，因爲稱職，賜給他帛五百段。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天借調本部士兵幾十人以供自己私用，常常半天就結束了。御史大夫梁毗上奏彈劾他。皇帝正要委宇文述爲腹心之臣，開始交給法官辦理，一千多名士兵都説被宇文述私用過。經過二十多天，法官揣摩皇帝的意思，就講役使不滿一天，人數雖多，不應該合起來計算，即使所説的是實情，也是無罪的。那些士兵聽説後，改口説没有被宇文述役使過。皇帝想釋放宇文述，便交給官員們討論這件事的真實與否，百官都説這件事不真實。許善心認爲宇文述在打仗的營地，抽調士兵供自己私用，即使不滿一天，但造成值班守衛的空缺，這和常役的部隊，情况是不一樣的。再説那些士兵下班，都回到本府，朝廷分别派人趕到那裏調查，聽到的陳述是一樣的。如今過了將近一個月，纔開始翻案，虚假的情况非常明顯，這怎麽能够赦免宇文述？蘇威、楊汪等二十多人贊同許善心的看法，其餘的都贊成免罪。煬帝准許了免罪的奏文。過

‘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了幾個月，宇文述誣陷許善心說：“陳叔寶去世，許善心和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一起前往送葬。許善心寫祭文，稱陳叔寶爲‘陛下’。竟敢在今天加封陳叔寶尊號。”皇帝召問許善心確實有這件事，許善心援引古代的慣例，事情纔得以解釋清楚，皇帝却更加討厭他。又有太史上奏皇帝即位的時間同堯一樣應當慶賀，許善心認爲國喪未久，不宜慶賀。宇文述暗示御史彈劾許善心，結果許善心降爲給事郎，品第下降二等。

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

四年，撰寫《方物志》，上奏皇帝。七年，跟隨皇帝巡幸涿郡。皇帝正準備親自率兵東討，許善心上了一份密封奏章，結果由於違背了皇帝旨意被免官。這一年又徵召他擔任給事郎。皇帝曾説到文帝登基時的符兆，因此詢問鬼神之事，敕命許善心和崔祖濬撰寫《靈異記》十卷。

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

起初，許善心的父親撰著《梁史》，没有寫完就去世了，許善心遵循父親的遺志，繼續修撰此書。他在《序傳》的最後説明撰寫的意圖，説：

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爲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創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

衹説宇宙即將形成，天地剛剛分離；天道纔開始，日月星辰用來表示時間；大地承載生命，各種生物可以播種繁衍。比較天地人三才要培育人的德行，遵循天地之道就能降下靈瑞。有百姓，就要有君主；有貴賤，就要有至高無上。依仗上天對生命的眷顧，承應大地對禮樂的推廣，人們無不把握住大的方向，揚起長鞭，適應形勢召唤，讓天下豪傑爲自己奔走效勞。文治武功，取用不同則功效不同；標志着王位的鼎玉龜符，達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一個王朝剛剛建立，文學創作也就興盛起來；記事記言，筆墨之官逐漸顯貴。炎帝神農氏以前的事，衹留有他們的名字而漏掉了他們的事迹；黄帝軒轅氏以來，文辭隱晦而事實顯明。登山封禪，詳細記録在訓誥和典謨之中；研究星宿，傳播夏的曆法和殷的祭祀。自從辨别方向位置，按時間計算功業，南北左右，有四種名稱的區别；《檮杌》、《乘》的流傳，都是一家之言。國家的黑暗即使需要避諱，但是國

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并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

君的一言一行還是要如實記録下來。所以出現了賊子亂臣，天下人非常恐懼，史書如元龜明鏡，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到了大國諸侯因襲，五行之勝相沿，都稱爲百谷之王，并且以天下四海爲己任。廣積善德，哪一個朝代没有呢。

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墋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别論之，在於《序論》之卷。

到了梁朝興起，統治天下，在江南建立國家，當時没有比它更興盛的。自從梁武帝登基，共傳了四位君主。它興盛了四十八年，傳繼了五十六年。梁武帝出身書生，最後登上皇帝之位。他改變以前許多王朝存在的弊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反對浮薄的世風，走上聖王的道路。朝廷中多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民間没有遺漏的賢才，禮樂完備，法令規章也很全面，發揚慈善之心而不殺生，發揚忍耐之心而不隨便用刑。恩惠浩浩蕩蕩，可以稱得上第一。到了戎人侵入潁水，羯胡攻占洛陽；到處是一片污穢景象，夏、商、周三代的末期都没有聽説過；整個大地遭受了巨大的災難，這是從來没有過的。宫殿太廟排列整齊，一下變成了狐狸野兔出没的場所；玉珪錦帛都是寶物，被强盗之手掠奪精光。身積福善而遭受災難，國存仁義而被滅亡，這難道是天命嗎？這難道是人爲嗎？我曾經另外論述這件事，放在《序論》卷中。

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録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盗；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絶。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録，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

我的父親生活在前代，很早就有著述的意思，撰有《齊書》五十卷；《梁書》的紀傳部分，都是隨事删削而成，加上那些缺漏没有完成的，目録注明爲一百零八卷。梁朝被滅，圖書被毁滅殆盡。墳墓的夾壁都遭到了破壞，不準也發現不了什麽有價值的東西；帷帳和箱子都被燒掉，陳農又能訪求到什麽呢！秦朝的儒生被活埋後，先王的道義已經墜落；漢代的大臣盡力收集，口授的文辭也都絶迹。所有撰寫的圖書，一時消亡散佚。陳朝剛剛建立，下詔任我爲史官，補修闕失，收集散佚，靠着心識口誦，依照舊有的目録，另加撰寫，已經完成一百卷，并且

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交給了秘閣。

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緗素采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强近，虚室類原、顔，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凉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别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别爲《叙論》一篇，托于《叙傳》之末。

我小時候經受了苦難，不勝煩擾，太建末年，多次上書朝廷，至德初年，蒙恩受任史官之職。這樣纔能采訪史實，專心在家著述，盡自己有限的才能，敬受先父的遺志。而且獨立門户很少有人親近，虚室同於原憲、顔回，退居在家無所交游，滯留失意不求進益。憑藉班嗣的著作，也衹是聽他的陳述；賜給王隱的筆，也未能見到他這個人。加上自己庸碌瑣碎缺乏才能，孤陋寡聞學識低下，在郎署任職，又兼撰《陳史》，造成這部書拖了很長時間，未能續修完畢。禎明二年，以臺郎的身份出使隋朝，接着自己家鄉淪陷，衹能遷居他鄉，行人步履匆忙惟恐耽擱時間，使命不能回覆。望着都邑中的傳舍而長哭，遷居客館而行醫賣藥。家裏保留的一些著作，在後來都丢失了。如今衹有六卷得以保存下來，并且内容不全部次混亂。自從進入京城以來，隨時加以修補，大致寫成七十卷：其中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合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是稱史臣的都是我父親所寫，下面稱名案的都是我補充的。另外還寫有《叙論》一篇，放在《叙傳》的後面。

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勛，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

十年，又跟隨皇帝到懷遠鎮，加任朝散大夫。突厥包圍雁門，代理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皇帝巡幸江都，追叙他以前的勛勞，任爲通議大夫，下詔恢復他本來的爵位，行

行給事郎。

十四年，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禄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

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内，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玩。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廳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録，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

後直秘書内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

給事郎之職。

十四年，宇文化及弑君篡位那一天，隋朝的官員都到朝堂拜見祝賀，惟獨許善心没有去。許弘仁騎着馬趕來告訴他說：“皇帝已經去世，宇文化及主持朝政，滿朝文武，没有一個未到的。天道人事，自有它代替終結的道理，跟您有什麽關連而如此依依不捨?”許善心對他的話很惱怒，不願跟着他一起去。許弘仁返回上馬，哭着對許善心說：“宇文將軍對您没有惡意，您自求死亡，豈不令人痛心！”返回後告訴唐奉義，把情況禀報宇文化及，派人到他住處把他抓到朝堂。宇文化及下令釋放他，許善心謝都不謝就走出了朝堂。宇文化及看着他說：“這個人太自傲了。”命令把他捉回來，駡着說：“我好心好意想放你回去，竟敢這樣無禮！”宇文化及手下的人就把他拉出去，殺了他。到越王楊侗繼位，贈許善心爲左光禄大夫，封高陽縣公，謚號叫文節。

許善心的母親范氏，是梁朝太子中舍人范孝才的女兒。年輕時就守寡，撫養孤兒，學問廣博又有高尚的節操。隋文帝知道後，就下詔令尚食官每有進貢的時新食物，常派人分賜給她。曾詔令范氏入宫，侍奉皇后讀書。被封爲永樂郡君。到許善心遇害，范氏已經九十二歲，親臨喪禮而不哭泣，撫着兒子的棺材說：“能爲國難而死，我的兒子没有白養。”隨後就卧床不吃飯，過了十多天也去世了。

李文博，是博陵人。性格堅貞耿直，好學不倦，對於禮教的旨意和辨析事物名與理的是非同異，特别用心。每次讀書讀到關於國家安危得失的關鍵時刻，那些忠臣烈士的事迹時，没有不反復吟誦欣賞的。開皇年間，任羽騎尉。深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賞識，常讓他在自己的府上，翻閱查檢書案記録，觀察自己行事，如果遇到政教方面的善事，即令他抄撰記録，如果選用人才有疏漏不當的，就委托他進行批評。薛道衡每次聽到他的陳述，没有不高興地聽從的。

後來當值秘書内省，典校各種圖書。他堅守道義安於貧困，心情很坦然。即使缺衣少食，而

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

節操更高，不隨便與賓客來往，常用禮法來要求自己，同輩人没有不尊敬他的。薛道衡知道他貧窮，每次把他請到自己家中，都給他一些費用。李文博常常談到古今政教的得失，如同在手掌中指點一樣。但是缺乏做官吏的才幹，不久調任校書郎，出任縣丞，在官吏考核中列爲下等，好幾年没有調動。薛道衡擔任司隸大夫，在東都尚書省遇到了他，非常嘆息憐憫，上書皇帝任命他爲從事。因此對齊王司馬李綱説："今天遇到了李文博，得以上書皇帝任用了他。"爲這件事感到很高興。李文博就是如此被人賞識并視爲知音。

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

在洛陽，李文博曾拜見房玄齡，房玄齡把他一直送到大路上。房玄齡對他説："你生平的志向，衹在正直，如今已經官爲從事，應該是合了您的本心。近來斥惡獎善，做了多少？"李文博伸出胳膊厲聲回答説："要想讓水流清澈一定要潔净它的源頭，要想使樹木末端變直一定要端正它的根本。如今政治從源頭上就混亂了，即使每天免掉十個貪心的郡守，又有什麽益處呢？"他性格直率嫉惡如仇，不知道有所忌諱，都如同這一類。當時朝政已經敗壞，人們多行賄受賄，衹有李文博不改變自己的操守。議論的人因此而看重他。後來遭遇戰亂遷徙他鄉，不知道最終的結局如何。

初，文博在内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悦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

起初，李文博在内省校書，虞世基的兒子也在其中，衣着華麗但知識淺薄。李文博於是從容地問他年紀多大，回答説十八歲。李文博就對他説："過去賈誼這個年紀時，在議論什麽事？你如今衹知道修飾儀容，打算做什麽呢？"又有秦孝王妃生了個男孩，隋文帝大喜，按等級不同對群臣進行賞賜。李文博家境貧苦，人們説他樂於接受賞賜，就説："賞罰的設立是對功過而講的，如今王妃生了個男孩，與群臣有什麽相干，就隨便接受賞賜嗎！"他按名求實記録功過，一定使得賞罰不濫施，功過都能够顯現出來。

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李文博本來治經學，後來讀史書，對於諸子及其議論，尤其精通，本性擅長議論，也善於寫文章。著有《政道集》十卷，在世上很盛行。

侯白

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侻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説。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悦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開皇年間，又有魏郡人侯白，字君素，好學習有捷才，性滑稽，特别擅長辯論。被推薦爲秀才，任儒林郎。通常灑脱不羈没有威儀，喜歡説一些詼諧的話。人們都喜歡親近他，他所到的地方，觀看他的人像趕集的一樣多。楊素也很親近他。楊素曾與牛弘一起退朝，侯白對楊素説："太陽落山了。"楊素大笑説："你是把我們當成'牛羊下來'了吧！"隋文帝聽説他的名聲，就把他召來一起談話，很喜歡他，命令他到秘書省修撰國史。每次將要提升，就説"我不能做官"而作罷。後來賜給五品官的食俸，一個多月後就去世了。當時人嘆息他的薄命。他著有《旌異記》十五卷，在世上流行。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并《南史》有傳。

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咏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

梁滅，歸長安，引爲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宫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宫贈賻甚厚。

明克讓字弘道，是平原鬲人。世代在江南做官。祖父明僧紹，父親明山賓，都在《南史》中有傳。

明克讓年輕時温文儒雅，善於談論，博覽群書，所看過的將近有一萬卷，《三禮》、《論語》，鑽研得特别精深，龜策曆象之書，也都能得到要領。十四歲時，擔任湘東王法曹參軍。當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解《老子》，明克讓到裏面聽講。堂邊有長竹子，朱异讓明克讓寫詩咏竹。明克讓拿起筆立即寫成，最後兩句説："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朱异對他的才華很驚奇。在梁朝做官，任中書侍郎。

梁朝被滅後，明克讓到了長安，被北周召爲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後，任露門學士，讓他與太史官一起訂正新的曆法。屢經升遷爲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建立隋朝登上皇帝位，明克讓位居率更令，進爵位爲侯。太子按照對待老師的方式對待他，給他的恩惠和禮遇很高，每當有四方進獻的山珍海味，常拿來賜給他。當時東宫廣泛徵召天下有才學的士人，但對事物的廣見博聞，都在他之下。皇帝下詔讓他與太常牛弘等人一起修訂禮樂。當時的許多典故，多由他裁定修正。後因病離職，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後去世。皇帝非常惋惜，二宫贈給他家辦喪

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

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明少遐

克讓叔少遐，博涉群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爲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

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

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疏放多此類也。

事的財物很多。

著有《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

兒子明餘慶，位居司門郎。越王楊侗即位，任國子祭酒。

明克讓的叔叔明少遐，博覽群書，文筆很好。在梁朝做官，位居都官尚書。到北齊後，被當時的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人所禮遇。皇建年間，拜爲中庶子。去世後，追贈爲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是沛國相人。父親劉顯，在《南史》中有傳。

劉臻十八歲時，被推薦爲秀才，任邵陵王東閤祭酒。梁元帝時，調任中書舍人。江陵被攻陷後，到西魏任中書侍郎。後來北周的冢宰宇文護召他爲中外府記室，軍中的文書檄文，大多出自他的手中。後來任露門學士，授大都督之職，封爲饒陽縣子。歷任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登基，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討伐陳朝，讓劉臻隨軍主管文書，進爵位爲伯。皇太子楊勇召他爲學士，對他很親近。

劉臻沒有做官的才幹，生性又迷迷糊糊，專心於經籍深入思考，至於世上的事情，大多遺忘。有一個叫劉訥的人，也任儀同，都爲太子學士，關係很好。劉臻住在城南，劉訥住在城東。劉臻曾想找劉訥，對跟隨的人說："你知道劉儀同的家嗎?"跟隨的人不知道要找劉訥，以爲劉臻要回家，所以回答說："知道。"於是領着他就走了。回到家敲門，劉臻還沒有醒悟過來，以爲到了劉訥的家，於是靠着馬鞍子大聲叫道："劉儀同可以出來了。"他的兒子出來開門，劉臻感到很奇怪，説："你也來啦?"他的兒子回答説："這是您的家。"於是看了很長一段時間，纔醒悟過來，斥責跟隨的人說："你太不經心了，我是想去拜訪劉訥啊！"劉臻生性喜好吃蜆，因這蜆

發音同父親的名字相同，稱爲扁螺，他的放縱不受拘束大都如此。

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劉臻精通《漢書》和《後漢書》，時人稱他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去世。有文集十卷，在世上流行。

諸葛潁

諸葛潁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

諸葛潁字漢，是丹楊建康人。祖父諸葛銓，爲梁朝零陵太守。父親諸葛規，任義陽太守。

潁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晋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

諸葛潁十八歲就能寫文章，開始任邵陵王參軍事，轉任記室。侯景叛亂的時候，逃到北齊，歷任學士、太子舍人。北周滅掉北齊，没有得到任用，在家閉門不出達十多年。學習研究《易》、《圖緯》、《蒼》《雅》、《莊》《老》，都能得到它們的要領，清晰明辯表現出很高的才能。晋王楊廣素來聽説他的名聲，就召他爲參軍事，轉任記室。到楊廣當了太子，任他爲藥藏監。

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毁，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核，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

隋煬帝即位，升著作郎，受到皇帝的寵愛，經常出入宫庭内室。皇帝每次賜他宴飲，常與皇后嬪妃們坐在一起。諸葛潁趁此機會經常有誣陷和詆毁他人之言，所以當時人都叫他“冶葛”。後來因爲舊恩，授任朝散大夫。皇帝曾賜給諸葛潁一首詩，最後一章説：“在長洲苑撰寫文書，在肅成門給我講學，深入鑽研名教禮教的意旨，意氣風發地盡情討論。真實的記録幫助人們樹立公平誠實的信念，傳播這美好的東西來教導後來的人。”皇帝給他的待遇到了這種程度。後來跟隨皇帝征討吐谷渾，加任正議大夫。又隨從皇帝巡幸北方，在途中去世。

潁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并行於世。有子嘉會。

諸葛潁性情急躁，與柳䛒經常怨恨争吵，皇帝多次斥責他，仍然没有停止。這以後皇帝就不喜歡他了。有文集二十卷，撰寫《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都流行於世上。有個兒子叫諸葛嘉會。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

王貞字孝逸，是梁郡陳留人。小時候很聰明，七歲就喜愛學習，擅長《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各種史書諸子百家没有不通

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産業，每以諷讀爲娱。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讀的。善於寫文章，不治理産業，每天以讀書寫文章爲快樂。開皇初年，汴州刺史樊叔略招他擔任主簿。後來被推薦爲秀才，授任縣尉，這不是他的喜好，因此稱病在家。

隋煬帝即位，齊王楊暕鎮守江都，聽説他的名聲，寫信把他召來。王貞到了江都，齊王按照客人的禮節招待他，并索要他的文集。王貞呈上文集三十三卷，上書表示感謝。齊王看了他的文集，認爲很好，賞賜給他良馬四匹。王貞又呈上《江都賦》，齊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没過多久，因爲病重返回家鄉，在家中去世。

虞綽　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

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嘆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

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

虞綽字士裕，是會稽餘姚人。父親虞孝曾，是陳朝始興王的諮議。

虞綽身高八尺，容貌俊偉，博學又有才華，特别擅長草書隸書。陳朝的左衛將軍傅縡，在當時很有名氣，看到虞綽寫的詞賦，便稱贊他。在陳朝做官，任太學博士，又調任永陽王記室。

到陳朝滅亡，晉王楊廣召虞綽爲學士。大業初年，調任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一起撰寫《長洲玉鏡》等書十多部。虞綽寫定的東西，皇帝没有不説好的，但是他的官一直没有升遷。開始任校書郎，因做藩府隨從，授任宣惠尉，調任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在宫中值班，因爲文章寫得好隨時聽從皇帝的召唤，所受的恩惠和照顧很多。跟隨皇帝討伐遼東，皇帝住在臨海頓，看見一隻大鳥，感到很驚奇，命令虞綽寫一篇文章爲記。皇帝看後稱贊寫得好，命令有關官府把它刻在海岸上。因爲謀劃征遼東有功，授任建節尉。

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潁以學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粗疏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虚己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

虞綽依仗自己有才就傲視一切，没有人不被他貶低的。著作郎諸葛潁因爲學業得到皇帝的寵信，虞綽經常輕視和侮辱他，因此兩人有了隔閡。皇帝曾向諸葛潁詢問虞綽的情况，諸葛潁説："虞綽是個粗魯而又才疏的人。"皇帝表示贊同。當時禮部尚書楊玄感身份高貴，但放下身份禮待虞綽，與他結成布衣之友。虞綽多次跟隨楊玄感外出游玩。他的族人虞世南告誡他説："皇

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内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并入宫，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吴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争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并行於世。

帝生性愛猜忌人，但你和楊玄感來往過於密切。如果與他絶交，皇帝知道你已改悔，就可以既往不咎。不然的話最終要遭到災禍。"虞綽不聽。不久有人告發虞綽把宫内的兵書借給楊玄感，皇帝很惱恨他。到楊玄感事敗，他的妓妾都被没入宫中，皇帝因此問她們説："楊玄感平時和什麽人交往?"他的妾回答説是虞綽。皇帝命令大理卿鄭善果詳細查明這件事。虞綽説："一起外出游玩，與楊玄感飲酒論文，確實没有其他陰謀。"皇帝怒氣未消，把虞綽遷移到邊地。虞綽到了長安就逃亡了。官吏追捕得很急，於是他偷偷地渡過長江，改名换姓，自稱爲吴卓。行經東陽，到了信安令天水人辛大德的家中。一年餘，虞綽與别人因争奪田産打起了官司，其中有人認出了他并告到了官府，他被官吏抓住，在江都被斬首。虞綽所作的詞賦，都在世上流行。

大德爲令，誅翦群盗，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脱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辛大德擔任縣令，誅滅群盗，很得百姓的信賴。與虞綽一起被官吏逮捕，他的妻子哭泣着説："每次勸您不要藏匿虞綽，今天的事發生，怎不令人傷心！"辛大德笑着回答説："我本來打算讓長者逃脱官吏追捕，但是被人告發，這是我的罪過，應當以死來向虞綽謝罪。"恰逢有詔書到，犯死罪的人可以盡力剿滅賊寇來免除死罪。信安的官吏百姓都到使者那裏叩頭説："辛君的生死關係着百姓的命運，不然就不會有信安存在了。"使者就留下他討伐賊寇。皇帝大怒，殺了使者。辛大德因此得以保全生命。

王胄　王眘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并《南史》有傳。

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晋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

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

王胄字承基，是琅邪臨沂人。祖父王筠、父親王祥，都在《南史》中有傳。

王胄年輕的時候就有很高的才能，在陳朝做官，歷任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到陳朝滅亡，晋王楊廣召王胄爲學士。仁壽末年，跟隨劉方討伐林邑，因功勞被授予帥都督之職。

大業初年，任著作佐郎，因文章寫得好被隋煬帝所看重。皇帝曾從東都洛陽回到京城，恩賜天下大宴飲四天。要大家寫五言詩，詔令大臣們詩寫好後上奏皇帝。皇帝看了王胄的詩認爲寫得好，就對身邊的侍臣説："做詩氣象高遠，非

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

王胄莫屬；文辭清麗有神韵，那就是虞世基的詩；意思深奥道理透徹，衹有庾自直能做到。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不可以談論詩。”皇帝所有的詩篇，都讓他們唱和。王胄與虞綽齊名，他們志同道合很友善，當時後學的文士，都以他們兩人爲榜樣。跟隨皇帝征討遼東，進升爲朝散大夫。

胄性疏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虚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胄生性粗疏草率不講求禮節，自己依仗有才學功勞大，在大臣們面前趾高氣揚，每每盛氣凌人，看不起同時候的官吏。被諸葛穎所嫉妒，多次在皇帝面前詆毁他，皇帝喜歡他的才華而没有治他的罪。禮部尚書楊玄感放下身份與他交往，王胄多次到楊玄感的府第游玩。到楊玄感事敗，與虞綽一起遷移邊地。王胄於是逃跑藏匿，偷偷地回到江南地區。後被官吏逮捕，被殺頭。所著的詞賦，多流傳於世上。

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官。

王胄的哥哥王眘，字元恭。博學貫通，年輕時在江南地區就有名氣。在陳朝做官，歷任太子洗馬、中舍人。陳朝滅亡，與王胄都擔任隋朝學士。隋煬帝即位，任秘書郎，後在任上去世。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

庾自直，是潁川人。父親庾持，在《南史》中有傳。

自直少好學，沈静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晋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爲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庾自直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學習，爲人沉静寡欲。在陳朝做官，歷任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朝滅亡後到了關内，未被選調。晋王楊廣聽説後，召他爲學士。大業初年，任著作佐郎。庾自直懂得寫文章，尤其擅長作五言詩。性情恭順謹慎，不隨便與人交游。因此特别被皇帝所寵愛，皇帝寫了文章一定先給庾自直看，讓他指正。庾自直認爲不恰當的地方，皇帝就改正，有時要改好幾次，等到他認爲好了，然後再公布於衆。這可以看出皇帝對他的禮遇和信任。

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後來庾自直以原來的官職掌管起居舍人的事務。宇文化及作亂，庾自直和他一起北上，自己坐在敞篷車上，由於激動發病而去世。撰有文集十卷，在世上流行。

潘徽

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

潘徽字伯彦，是吴郡人。生性聰明機靈，年輕時向鄭灼學習《禮》，向施公學習《毛詩》，向

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并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

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復并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及陳滅，爲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

張冲學習《書》，聽張譏講解《莊子》、《老子》，都能通曉書中大義；尤其精通《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部史書；善於寫文章，能論辯。陳朝中書令江總招納文人學士，潘徽去見江總，江總很敬重他。出仕任新蔡王國侍郎，被選拔爲客館令。

隋朝派遣魏澹出使到陳，陳朝讓潘徽接待他。魏澹將要回去覆命，就寫信給陳朝皇帝説："你們對我很關心，但餞送的禮節不够隆重。"潘徽認爲餞送爲重，敬奉爲輕，留住了他的信不上奏皇帝。魏澹説："《曲禮》講：主敬客。《詩》講：'在家鄉，一定要恭敬。'《孝經》講：'在宗廟要恭敬。'又講：'不尊敬他的親人，叫做違背禮節。'孔子敬重上天的憤怒，成湯敬重太陽升起。宗廟極爲重要，上天非常崇高，父親極爲尊崇，君王非常高貴，這四樣都同樣要尊敬，《五經》未有不同的説法。不知道你把敬奉看得這樣輕，究竟根據是什麽？"潘徽駁斥他説："你先前所談論的敬字，本來不是全都不重視，但是運用的場合不同，道理就有區别。禮主於敬，這是通常所説的。好比男人到了二十歲就要有字，注解説：'成人，對他的名要表示恭敬。'《春秋》中有個叫冀缺的人，夫妻之間也互相敬重。對於兒子來説則有敬名的道義，對於丈夫來説也有敬妻的講法，這可以一起稱爲極高極尊嗎？至於恭敬地餞送你們，本來并不是爲了尊重你們的地位；公子敬愛，衹是用來對待客人和朋友；恭敬地問候報答，要可以看到雷同的地方；恭敬地傾聽酬謝，對於尊貴與平常有什麽關係。應當知道恭敬的道義，即使是不輕視，但如果衹是在口頭上表示，那麽有時候就有些混亂隨便。你今天所説的敬奉，我有一些疑問。暫且舉這個例子，没有能深入考證。"魏澹不能回答，衹好聽從他的看法并把信的内容改過來。

到了陳朝滅亡，擔任州博士。秦王楊俊聽説他的名聲，就召他爲學士。曾隨從秦王楊俊到京師朝見，在途中，秦王讓潘徽在馬上寫一篇賦，衹過了一個驛站就寫成了，題目叫做《述恩賦》。楊俊看後認爲很好。再叫他作《萬字文》，

爲《韻纂》，徽爲之序。俊薨，晋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

又派他撰集字書，名字叫《韻纂》，潘徽寫了序言。秦王去世後，晋王楊廣又召他爲揚州博士，命令他和一些儒士合撰《江都集禮》一部，又讓潘徽寫了序言。隋煬帝即位後，潘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協助越公楊素撰寫《魏書》，因楊素去世而停止。任命他爲京兆郡博士。

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悦，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

楊玄感兄弟很看重他，多次跟他來往。到楊玄感事敗，凡是和他有交往的人，大多遭受了災禍。潘徽因爲是楊玄感的老朋友，皇帝不喜歡他，有關官府請皇帝降旨，把潘徽貶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潘徽心中忿忿不平，走到隴頭這個地方，發病而去世。

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彦、孔德紹、劉斌，并有才名，事多遺逸。

隋朝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彦、孔德紹、劉斌，都因有才氣而聞名，但事迹大多遺逸了。

常得志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常得志，是京兆人。隋朝時任秦王的記室。到秦王去世，經過秦王過去的府第，寫了一首五言詩，文辭悲壯，很被當時人所看重。又寫了《兄弟論》，意思和道理都值得稱贊。

尹式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彦卿亦俱有俊才，名顯於世。

尹式，是河間人。仁壽年間，官至漢王記室。漢王反叛朝廷，尹式自殺。他的族人尹正卿、尹彦卿也都有才氣，名聲顯於當世。

劉善經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劉善經，是河間人。歷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有《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都流行於世上。

祖君彦

祖君彦，見其父珽傳。

祖君彦，見他父親祖珽的傳記。

孔德紹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孔德紹，是會稽人。很有才華，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任用他爲中書令，專門負責起草文書和檄文。到竇建德兵敗，被殺死。

劉斌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

劉斌，是南陽人。祖父劉之遴，在《南史》中有傳。劉斌很有文采，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

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建德任用他爲中書舍人。竇建德兵敗，又擔任劉黑闥的中書侍郎。後來與劉黑闥一起逃亡到突厥，不知道最後的結局。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顔之推、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并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并編緗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論曰：古人所推崇的名字不朽，大概是看重言論的保存。王褒、庾信、顔之推、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人，都在南方有很高的聲望，再加上他們的才名，到北方同樣成爲顯貴之士，本來是合適的。其他的人或因地位低下或因出身寒微，身居平常人的位置怎麼能夠顯貴呢！等到他們把握住機會，遇到天下整頓，便從事文學創作，結果都名揚文壇。雖然他們的地位低下，他們的身子有可能被殺，但千年以後，貴賤是一致的。不是這個道理，哪個人又能說得清楚呢？那些平凡的讀書人，能不盡力嗎！

北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孝 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頒(弟)頍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吕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禄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禀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黄,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廪,居於閭巷之内,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

《孝經》説:“孝,是天的常道,地的正義,人的品行。”《論語》説:“君子專心致力於根本,根本立了道就會産生,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這就是仁的根本!”《吕覽》説:“孝,是三皇五帝的本業,萬事萬物的綱紀。實行這一道術百種善行就來了,百種邪惡就離開了,天下昌順,衹有重視孝道!”那麽孝作爲品德是至高無上的,作爲道術是深遠的,教育人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聖明的帝王行孝道於四海,就與天地同德,與日月齊明;諸侯卿大夫行孝道於國家,就永保他的宗社,長守他的禄位;普通老百姓行孝道於里巷,就做好事於當年,而揚美名於將來。所以堯、舜、商湯、周武王居帝王之位,傳播至高無上的德行用以治理社會的風氣;孔子、墨子、荀子、孟子禀承聖賢的資質,弘揚正道以激勵大衆的習慣。看他們所根據的,就在這裏了。

然而淳樸的時代已經過去,澆薄的世風越來越厲害,禮義没有樹立,廉讓不能實行。至於登上高官顯爵,位列富貴人家,站在朝廷之間,不是一族人;積累錢幣,充實倉庫,居住在里巷之中,也不是一家人。這對於愛敬的道理,則未能够齊備;哀思的禮節,很少得其中。這就是詩人所以思念遭喪事的素冠,孔子弟子用來斥責穿着

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嘆，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

錦綉衣裳的顯貴的道理了。

况且作爲人子生要和顏悦色奉養父母，死要極盡悲哀祭奠父母，這個事情多有頭緒，但其心是一致的。至於精誠達到水中的魚兒，感覺直通飛鳥和野獸，事情并非常類，實在是很稀少的。至於像温床、扇席，灌樹、負土，如果加之於人，都成爲憎惡世俗。這就是仁人君子所以感嘆，哲后賢宰所以屬心的。如果使宣明教化來挽救弊端，奬勵爵賞來勸勉人心，保持誠懇來激發前進，度過歲月來求得善終，那麽今天所謂少的，可以成爲多的了，古代所謂難的，可以成爲容易的了。

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并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禄積萬鍾，馬逾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

長孫慮等人缺少稽古的學問，没有俊偉的才幹。有的任其自然，感情無矯飾之處；有的忠實於天性，勤勞他的四體。都竭盡輔佐之力，進獻愛敬之心，自足於對父母愛慕的歡樂，忘掉了做官的高貴。不説而同化，人神通感。即使位居宰相，爵列王侯，禄有萬鍾，馬達千匹，死的時候也不能與這樣的人同列。孝有這麽大的作用，不就是這樣嗎。

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吴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彦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儁、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彦師、李德饒入别傳及其家傳，其餘并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吴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彦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儁、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如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彦師、李德饒入别傳及其家傳，其餘的人都編入此卷，稱爲《孝行傳》。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争，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横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

長孫慮，是代人。母親因爲喝酒，他的父親長孫真斥責她，并用棍子誤傷了她，當即就死去。長孫真被縣衙捉了起來，處以重刑。長孫慮向尚書陳辭説："父母争執，本没有惡意，因爲一時失誤，即刻遭到了横禍。如今母親喪事還没

夕，慮兄弟五人并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有辦，父親的性命危在旦夕，我們兄弟五人年紀都很小。我是老大，今年十五歲，有一個妹妹，剛剛四歲。互相供養，不能保全生命，父親假如服刑被殺，我們就會尸填溝壑。乞求用我的身子代替老父的性命，使得年幼的弟弟妹妹，能够生存下來。”尚書上奏説：“長孫慮對他父親來説是孝子，對他弟弟來説是仁兄，根據這種情況，應該特許憐憫。”孝文帝下詔特許寬恕他父親的死罪，可以跟從流徙到邊遠地區。

乞伏保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宫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宫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鄯善鎮將。申年逾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乞伏保，是高車部人。父親叫乞居，獻文帝時擔任散騎常侍，兼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爲人忠誠謹慎，常在皇帝左右，傳達詔命。皇帝賜給他宫人河南宗氏爲妻，宗氏去世後，又賜給他宫人申氏，申氏是南朝宋太子左率申坦哥哥的女兒。一年多後，乞居去世。申氏撫養乞伏保，性情嚴肅，經常又捶又駡，但乞伏保事奉養母很孝順恭敬，始終没有怨恨的神色。乞伏保繼承父親寧國侯的爵位，照例要降爲伯。不久調任左中郎將。每逢有財物賞賜，在外公私所需的或多或少的費用，没有不告知養母的。又調出擔任鄯善鎮將。申氏年已超過八十，乞伏保親手安排馬車，親自扶申氏上車，申氏高興地隨同他一起赴任。申氏去世後，乞伏保辭去官職，隨着靈柩回到洛陽。又爲長兼南中郎將，後來去世。

孫益德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孫益德，是樂安人。他的母親被人害死時，他還是一個孩童，爲他的母親復仇後，回到家中在靈柩前痛哭，以等待縣官。孝文帝、文明太后因爲他年齡小而且孝順，又不逃避罪責，特地免除了他的罪。

董洛生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董洛生，是代人。在父親喪事期間超過禮節，皇帝下詔派遣秘書中散温紹伯手拿璽書慰問他，讓他自我抑制，以成全孝道。又詔令他的宗親，讓他們互相喻獎，不要使得有滅性的譏諷。

楊引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

楊引，是鄉郡襄垣人。三歲時父親去世，由叔叔撫養。母親九十二歲時去世，當時楊引已

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别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七十五歲，哀痛過度超過了禮節。三年服喪完畢，衹怨恨不記得父親的模樣，又追加服斬衰的喪禮，吃粥穿粗布衣服，立誓終身如此。經過了十三年，哀慕没有改變，被郡縣鄉閭三百多人上書稱爲美事。有關官府上奏應該加以表彰獎賞，免除他們家的徭役，樹爲純孝的典型。皇帝下詔集書宣傳表揚楊引高尚的品行，又給他以散員的名分。

閻元明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吕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鄰。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

閻元明，是河東安邑人。年少而很孝順，他的品行在鄉里很有名。太和五年，任北隨郡太守。閻元明因爲遠離雙親不能侍奉，説話很傷悲。母親也非常想念他，哭泣把眼睛都哭瞎了。他悲痛欲絶向上報告，准許回家奉養母親。到他回來一看到母親，母親眼睛就睁開了。刺史吕壽恩把情況寫明向上報告，皇帝下詔書到州郡，表彰他們家爲孝門，免除他們家租調兵役，使他母親安度晚年。母親去世後服喪，悲痛好多年，每到忌日，悲痛欲絶。兄弟之間團結和睦，尊卑之間有序，安於貧困樂守孝道，一直到老都没有改變。

令狐仕

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

又有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年父親去世，哭泣哀悼十年，侍奉他們的母親，孝行在鄉里很有名。而且努力耕田積累糧食，廣泛施捨没有停止過。

皇甫奴

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户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有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稱頌樂户皇甫奴兄弟，雖然身處兵伍，但是操行品德很高，奉養繼父母，以恭敬孝順著名。

董吐渾　董養

又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又有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及他的哥哥董養，事奉雙親非常孝順，三代同居在一處，家庭很有禮節。景明初年，畿内大使王凝上奏請求表彰他家與衆不同，皇帝下詔聽從王凝的意見。

吴悉達

吴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并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

吴悉達，是河東聞喜人。兄弟三人，年紀都很小，父母親被人殺害。他們一天到晚痛哭不

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毁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止，悲傷感動了鄉鄰。到長大後報了仇，躲避到永安。兄弟同居四十餘年，全家和睦團結，争着勞動謙讓安逸。即使是年成不好，飯都吃不飽，賓客經過他們家，一定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每逢地方長官有殯喪事，都是自己準備牛車，送終到下葬處。鄰居有孤貧窘困的，没有不給衣服糧食的，以互相救濟幫助。鄉里有五百多人一起到州府稱頌他們家。刺史因爲吴悉達兄弟的品行在鄉里聞名，文書追贈吴悉達父親爲勃海太守。吴悉達後來想要改葬父親的骸骨，但是找不到墳墓了，再三尋找也没有找到。他們號哭的聲音，從早到晚不停止，呼叫神靈。忽然吴悉達脚下的地陷落，得到父親墓葬的記號，因而把曾祖以下三代各個墓葬都遷移了。他們用盡家産，不向别人借支，悲哀痛苦的程度，超過了開始埋葬的時候。有關官府聽説了這件事，標示他家門庭免除他家徭役，以表彰他們的孝義。

崔承宗

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吊贈盡禮，如舊相識。

當時有齊州人崔承宗，他的父親在南朝宋時在漢中做官，母親去世就葬在那裏。後來青州、徐州歸屬北魏，於是就隔絶了。崔承宗非常孝順，行路萬里不怕艱險，偷偷帶着尸骸返回了京城。黄門侍郎孫惠蔚聽説了這件事，説："我從這個人身上，見到廉范的情趣了。"於是吊唁饋贈合於禮節，如舊相識一般。

王續生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乃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王續生，是滎陽京縣人。繼母去世後，他居喪盡孝，杖而後起。到喪禮完畢，頭髮都掉完了。有關官府向上報告，宣武帝下詔標示表彰他家門庭，免除他家徭役。

李顯達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李顯達，是潁川陽翟人。父親去世，他米湯不進口有七天，頭髮都掉了，形體枯槁憔悴。在墓旁住了六年，哭聲始終没有停止過，幾乎因悲哀過度而毁了性命。州牧高陽王元雍上奏這件事，靈太后下詔表彰他的門庭。

倉跋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毁

倉跋，是滎陽京縣人。母親去世，他米湯不進口有五天，吐血好幾升，因憂傷過度不像人

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形，以孝順在州裏受到稱頌。有關官府上奏這件事，孝武帝下詔表彰他的門庭。

張昇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絶鹽，哀毁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盗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張昇，是滎陽京縣人。父親去世，他衹飲水不食鹽，悲傷過度，形體枯槁憔悴，衹有一把骨頭，頭髮都掉完了。名聲在鄉里傳揚，盗賊也不侵犯他的家。州裏上表告知朝廷，朝廷表彰他的門庭。

王崇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并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毁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是陽夏雍丘人。兄弟都以孝順著稱，勤於勞作，以奉養雙親。在梁州任鎮南府主簿。母親去世，手拿喪棒而後起，頭髮都掉了。還没有下葬，暫時把靈柩放在宅屋西邊。王崇住在靈柩旁，一天到晚哭泣不停，鳩鴿都飛來了。有一隻小鳥，素質黑眼，比雀稍大一些，停在王崇的住處，白天黑夜不離開。母親喪禮完畢，又逢父親喪事，悲痛過度。這一年夏天，有大風冰雹，所經過的地方，禽獸暴死，草木都折斷了。到王崇田的旁邊，風雹停止了，禾麥十頃，一點都没有損失。過了王崇的土地，風雹像原來一樣强烈。大家都稱説這是王崇的孝行感動了上天。王崇雖然喪禮完畢，仍住在父母親墳墓的旁邊。在他的房子前，長了一根草，莖葉很茂盛，大家都不認識。到了冬天，又有鳥在王崇的房子上築巢，養育三隻小鳥，小鳥長大了，馴服而不驚恐。守令聽説這件事，親自到房前觀看。州裏向上報告，朝廷表彰他的門庭。

郭文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逾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是太原平遥人。官任太平縣令。年紀過了七十，父母都去世了。郭文恭孝順到了極點，居住在祖父和父親墓旁，早晨晚上都要跪拜。赤着脚背土，修整祖父和父親兩座墳墓，冷天熱天都竭盡全力，長年不停。看到的人没有不哀傷感嘆的。尚書上奏這件事，朝廷表彰他的門庭。

荆可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

荆可，是河東猗氏人。本性質樸，儀容舉止與一般人不同。能苦身勤力，供養自己的母親，隨時有美味的食物給母親吃，始終没有缺少

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踴，絶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髪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

過。母親去世，米湯不進口有三天，悲傷痛哭捶胸頓脚，死去又醒過來有許多次。母親安葬以後，就在墓旁搭蓋草房住下，白天黑夜悲哭，背土成墳，蓬頭散髪，祇吃一點素食喝點水而已。然而荆可家中舊墓，地盤很大，草木蕪雜很深，離家有十餘里。荆可獨自住在這裏，與飛禽野獸雜居在一起，哀傷感動了近處和遠處的人，鄉里很稱贊他。大統年間，荆可鄉里人因爲他的孝行可以勉勵淳化當地的風俗，就向上報告這件事。周文帝下令州縣表揚他。到服喪期畢，仍像服喪時一樣。

大冢宰、晋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大冢宰、晋公宇文護聽説荆可的孝行，特地引見他。與荆可談論，兩人的意見常常相合。宇文護也很孝順，他的母親閻氏，陷於敵境，是死是活不知道。每次見到荆可，自己感傷不能事奉母親，而特別看重荆可的孝性。荆可去世後，宇文護仍思念他的純孝，把荆可的妻子兒女收留在京城，常常給他們衣服食品。

秦族　秦榮先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并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雚鄜城郡守。

秦族，是上郡洛川人。祖父秦白、父親秦雚，都有至性，在鄉里很有名。北魏太和年間，皇帝委任秦白潁州刺史。大統年間，皇帝委任秦雚鄜城郡守。

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毁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嘆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秦族本性非常孝順，事奉雙親竭盡全力。到父親去世，悲傷過度，每一次慟哭，使行路的人都感到心酸。因爲母親還在，常常壓制自己悲傷的感情，來安慰母親。四時好吃的食物，從來不間斷缺少。與弟弟秦榮先，相互友愛，家庭之中，相處也很和睦。不久母親又去世了，哭泣没有停止的時候，祇喝些水吃一些蔬菜。喪事完畢以後，仍然吃素食，不進房屋二十來年。鄉里都感嘆驚異。他同鄉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表宣揚他的孝行，皇帝下詔書表彰他的門庭。

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秦榮先也非常孝順，父親去世，哀痛悲傷不已，因爲悲傷過度也去世了。鄉里化育他的孝行。周文帝贊賞他，於是下詔書褒美他的孝行，贈官滄州刺史，以表彰他的與衆不同。

皇甫遐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

皇甫遐字永賢，是河東汾陰人。世代寒微，

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

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然而鄉里稱贊他們家和睦。

皇甫遐本性純樸，年輕時父親就去世了，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於鄉里。後來母親也去世了，就在墓旁修一草屋，背土堆成墳。又在墓的南邊修一禪窟，陰雨天就鑿通禪窟，晴天就營建墳墓。從早到晚勞動，從來没有停止過。這樣一直建了好幾年，墳高數丈，周圍有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周，總共有十二間房，中間有道路，可以容納一百人。皇甫遐喝粥養命頭枕土塊睡覺，櫛風沐雨辛勞異常，形狀容貌枯槁憔悴，家裏人都不認識他了。當他開始造墓之時，有鴟、烏各一隻，在上徘徊悲鳴，不離開墳墓，好像幫助皇甫遐一樣，過了一個多月纔飛走。遠近的人聽説他的孝行，都送米麵給他，皇甫遐接受了但不食用，都把這些米麵經營佛齋。郡縣上表陳説他的孝行，皇帝下詔表彰他的孝道。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并以純至爲鄉里所推。

張元字孝始，是河北芮城人。祖父張成，授予平陽郡守。父親張延儁，在州郡任官，最終爲功曹主簿。他們都以淳樸被鄉里所推重。

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

張元本性謙虚謹慎，有孝行，對經史有所涉獵，然而精通佛教經典。六歲時，他的祖父因爲夏天炎熱，想讓張元在井中沐浴。張元不肯聽從。祖父説他貪玩，就用木杖打他的頭説：“你爲什麽不肯沐浴?”張元回答説：“衣服用來遮蔽形體，蓋住身上不能露出的部分。我不能猥褻裸露自己的身體在陽光之下。”他的祖父感到驚異就不强求他了。

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

南鄰有二棵杏樹，杏子熟了大多掉進張元家的園子中。各個小孩子都争着拾杏子來吃。張元拾到的，都送還給杏樹主人。村裏有狗仔被别人拋棄，張元撿來收養了它。他的叔父發怒説：“爲什麽這樣做!”想把狗仔再扔掉。張元回答説：“有生命的東西，没有不看重自己性命的。如果是天生天殺，那是自然的道理。如今被别人拋棄而死，這不是天理。如果見到了而不收養，是没有仁心。所以我要收養它。”叔父被他的話所感動，就同意了。没過多久，就有母狗銜一隻

去。

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没，號踴絶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嘆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頒　王頍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

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頒荆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不絶聲，毁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

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鬥，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

死兔子來放在張元的面前而離開了。

到張元十六歲，他的祖父眼睛失明已有三年。張元常常擔心哭泣，白天黑夜讀佛經，做禮拜以祈禱福祐。後來讀《藥師經》，看到“盲者得視”的話。於是請來七個僧侣，點燃七盞燈，七天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次都講：“天人師！我張元做孫子不孝順，使得祖父眼睛失明。如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祈願祖父眼睛重見光明，我張元請求代他失明。”這樣過了七天，夜裏夢見一個老翁，用金鎞治療他祖父的眼睛，他在睡夢中高興得跳了起來，於是就驚醒了。就告訴家裏所有的人。三天後，祖父的眼睛果然就復明了。

這以後，祖父又卧病在床很久，張元常隨着祖父所食，衣冠不解開，白天黑夜照料。到祖父去世，悲痛哭泣昏死過去後纔蘇醒。隨着他的父親，米湯不進口有三天之多。鄉里都感嘆驚異。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把他的孝行向上報告，有詔書表彰他的門庭。

王頒字景彦，是太原祁人。父親王僧辯，在《南史》中有傳。

王頒年輕時豪爽灑脱，有文武才幹。王僧辯平定侯景之亂，留王頒在荆州。遇到梁元帝被北周軍隊所俘獲，王頒因此入關。聽説他的父親被陳武帝殺害，哭泣過度而氣絶，過了一會兒纔蘇醒，哭聲不絶，形體枯槁。到服喪期間，常穿布衣吃素食，鋪墊藁草睡覺。周明帝贊賞他，召任他爲左侍上士。屢次升遷官至漢中太守，不久又拜爲儀同三司。

隋朝開皇初年，因爲平定蠻人的功勞，加開府，封爲蛇丘縣公。王頒獻上平陳的策略，皇帝看了以後很驚異，召見他，談完以後感嘆不已，皇帝也爲之改變了臉色。到大舉討伐陳朝時，王頒自己請求隨行。率領軍隊數百人，跟從韓擒虎先鋒夜渡，力戰受傷。擔心不能再參加戰鬥，悲痛哭泣。夜裏睡覺，夢見有人給他藥，醒來後傷口不痛了。當時人認爲是他的孝心感動了上天。

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斫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晋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頍，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决，多頍所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遍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從横之志，每嘆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

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

到陳朝滅亡，王頒秘密召見父親在世時的士兵，有一千餘人，對着他們哭泣。這中間壯士有的問道："您已經報仇雪耻，而悲痛不止，是不是因爲陳霸先早已死亡，不能親手殺了他？請掘開他的墳墓，開棺焚燒他的尸骨，也可以申明孝心了。"王頒磕頭感謝，額上流滿了血，回答説："他的墳墓很大，擔心一夜發掘，挖不出他的尸體，到了明天，事情就顯露了。"大家請用工具挖墳。當夜就挖開墳墓，劈開棺木，見到陳武帝鬚髮都没有落下，其本都出自骨中。王頒於是就焚骨取灰，投放水中喝了它。接着就縛住自己請罪。晋王上表説明這件事。隋文帝説："我以仁義平定陳朝。王頒所做的，也是孝義之道，怎麼忍心處罰他?"放了他而不問罪。有關官府記録他的戰功，將加柱國，賜雜帛五千段。王頒一再推辭説："我靠着國家的威靈，纔能够報仇雪耻，本心從私事出發，不是爲着國家。所給的官職和賞賜，終究不能接受。"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拜爲代州刺史，在任上有很好的政績。後在齊州刺史任上去世。

弟弟王頍，字景文。年僅幾歲時江陵就被攻克，同各位哥哥一起入關。年輕時喜好游俠，二十歲還不知道讀書，被他的哥哥王顒斥責。由此而激勵，開始讀《孝經》、《論語》，白天黑夜不知道疲倦，於是讀《左傳》、《禮》、《易》、《詩》、《書》，感嘆説："書没有不可以讀的。"勤奮學習好幾年，於是貫通《五經》，研究它們的旨趣，被儒士所稱贊。解釋綴連文辭，長於談話。三十歲時，周武帝招引他爲露門學士，每有議决，大多是王頍所爲。性識明辨，精力不倦，喜歡讀諸子，遍記異書，以博物著稱於時。又知曉兵法，有縱横天下的志向，每每感嘆生不逢時，常以將相自比。

隋朝開皇五年，授任著作佐郎，不久讓他到國子學講授。正遇上皇帝親臨祭奠先聖先師的典禮。國子祭酒元善講解《孝經》，王頍和他互相論辯，雙方交鋒之中，元善往往處於下風。皇帝感到很驚奇，破格提拔他爲國子博士。後因犯事被解除職務，發配到嶺南。

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絶，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爲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頍尸得之，斬首，梟於太原。

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并因兵亂，無復存焉。

數年以後，授任漢王楊諒府諮議參軍，漢王很禮待他。當時楊諒看到房陵以及秦、蜀二王相繼被廢黜，暗中産生了異志。王頍私下勸告楊諒修繕甲兵。到隋文帝去世，楊諒就起兵反叛，大多是王頍的計謀。王頍後來多次獻上奇策，楊諒不能用。楊素到了蒿澤，將要戰鬥。王頍對他的兒子説："氣候不好，兵必敗。你可以隨從我。"既而兵敗，王頍將投奔突厥。到了山中，路斷了，知道一定跑不掉了。就對兒子説："我的計謀，不比楊素差，但是因爲漢王不聽從，就到了這一地步。不能束手就擒，以成就他的名聲。我死了以後，你要謹慎不要去找親故！"於是就自殺了，埋在石窟之中。他的兒子好幾天没有進食，就去找親故，竟被捉住。楊素尋求王頍的尸體得到後，把他斬首，在太原懸頭示衆。

撰有《五經大義》三十卷，有文集二十卷，都因爲戰亂，没有留下來。

楊慶

楊慶字伯悦，河間人也。祖玄、父剛，并以至孝知名。

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毁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楊慶字伯悦，是河間人。祖父楊玄、父親楊剛，都以孝順而聞名。

楊慶容貌很美，本性聰慧善辯。十六歲時，北齊國子博士徐遵明看見他很驚異。年長後，涉獵書記。二十五歲，郡察舉孝廉，他以侍養雙親爲由推辭不去。母親有病，細心照料不脱衣服有七十天。到母親去世，他悲痛欲絶，消瘦到了極點，背土修成墳墓。齊文宣帝表彰他的門庭，賜給他家帛及綿粟各有等級。隋文帝建立隋朝，多次贊揚獎賞，提升他爲儀同三司，授予平陽太守。後在家中去世。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田翼，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奉養母親以孝順聞名。後來母親生病卧床一年多，田翼親自調换濕被子，母親吃飯他就吃，母親不吃他也不吃。隋朝開皇年間，母親得了急性痢疾。田翼説是中了毒藥，就親自嘗一嘗這穢惡的東西。母親去世，田翼大哭一場也去世了。他的妻子不勝悲哀也同樣死去。鄉里人把他們一起厚葬了。

紐因　紐士雄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

紐因字孝政，是河東安邑人。本性孝順。

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栖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

北周武成年間，父母去世，他在墓旁修一草屋住下，背土堆成墳。屋前長出一株麻，高一丈左右，圍之合抱那樣粗，枝葉繁茂，冬夏常青。有鳥在上邊休息，紐因放聲痛哭，鳥也悲鳴呼應。當時人感到很驚異。周武帝表彰他的門庭，提拔他爲甘棠令。隋朝開皇初年去世。

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嘆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子紐士雄，從小質樸孝順。父親去世後，仍在墓側造一草屋，背土堆成墳。他的庭前有一棵槐樹，起先枝葉很茂盛，到紐士雄服喪時，樹就枯死了。服完喪回到家中，槐樹又復活了。隋文帝聽說了這件事，感嘆他們父子都有孝心，下詔書表揚，稱他們住的地方爲累德里。

劉仕儁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劉仕儁，是彭城人。本性孝順。母親去世守喪，死去而再醒來有多次，不喝水吃飯有七天之久。在墓旁修一草屋，背土堆成墳。種植松樹和柏樹，虎狼馴服，爲他取來食物。隋文帝即位，表彰他的門庭。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毁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翟普林，是楚丘人。事奉雙親以孝順聞名。州郡徵辟都不應允，在家耕種和顏悦色奉養父母。鄉里人稱他爲楚丘先生。後父母有病，他親自調換濕被子，不脱衣服細心照料有七十天。大業初年，父母都去世了，他悲傷痛苦想要死去。在墓旁修一草屋，背土堆成墳。冬天也不穿棉衣，衹穿單薄的喪服。家裏有一隻黑狗，隨着他在墓旁，如果翟普林哀哭，狗也悲號，看見的人感嘆驚異。有二隻鵲在他草屋前柏樹上築巢，進入草屋很馴服，從不驚懼。司隸到此巡察，上奏他的孝心，提拔他擔任孝陽令。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毁悴，鬢鬚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秃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

華秋，是汲郡臨河人。從小父親就去世了，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家裏貧窮，受雇於人養家。他的母親患病，華秋憂愁得容貌憔悴，鬚髮都變了顏色。母親去世後，就不再梳洗，頭髮都掉光了。在墓旁修一草屋，背土堆成墳。有人想幫助他，華秋都拜謝而不要。隋朝大業初年，上面徵調狐皮，郡縣到處狩獵。有一隻兔子，被人追逐，逃入華秋草屋中，藏在華秋的膝下。獵

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人追到這草屋，感到驚異而離開了。從此以後，這隻兔子常常宿在草屋中，在他身邊很馴服。郡縣稱贊他的孝心，把這事報告給上級。上面派使節慰問，表彰他的門庭。後來盜賊橫行，常常往來於草屋左右，互相告誡説："不要侵犯孝子鄉。"靠着華秋保全生命的人有很多。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

徐孝肅，是汲郡人。宗族有數十家，大多崇尚奢侈享樂，衹有徐孝肅節儉樸素。他事奉親人以孝順聞名。雖然年紀小，宗族之間每有爭訟事，都到徐孝肅家評論，理屈的没有不慚愧而退下的。徐孝肅很小時父親就去世了，不認識父親的模樣。年長後，向他母親詢問父親的模樣，叫畫工畫出父親的圖像，修建廟宇放在其中定期探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祭祀。奉養母親非常孝順，幾十年家人從來没有見他臉上有怒色。母親年老多病，徐孝肅親自調换濕被子，憂愁憔悴許多年，看到的人没有不悲悼的。母親去世後，徐孝肅吃素食喝冷水，嚴冬也衹穿着單薄的喪服，悲痛欲絶形貌枯槁。祖父母、父母親的墓，都背土堆成墳。在墓前修草屋住在裏面四十餘年，披着頭髮赤着脚，這樣過了一生。

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弈世稱孝焉。

他的弟弟徐德備去世，兒子徐處默，又在墓旁修一草屋住下。世代稱爲孝順。

論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檐之下，非奬勸所得。并因心乘理，不逾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論曰：充滿天地而横行四海的，衹有孝了。然而孝開始於愛敬之方，終結於哀思之道，雖有多種思緒，但其心是一致的。好比上智禀承自然之質，中庸有着企及之義，到了成名時，其美也是一致的。長孫慮等人有的出自公卿的門第，憑藉禮教的資質；有的出自貧寒之家，不是奬勵所能得。都因心乘理，不逾越禮教，感通所致，貫通於神明。這就有了背土成墳，悲痛欲絶以致毀滅性命的事情，雖然違背了先王的典制，也觀過而知道仁愛了。

北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劉業興 蓋儁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贇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欒布，晋之向雄、嵇紹，并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兹乎。非夫内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

《易》説："立人之道，是仁和義。"大凡士的成名，在於仁義這二者。所以古人以天下爲大，相比之下自身則輕；生爲重，而與義相比較則輕。如此，那麽死有比泰山重的，貴在理全；生有比鴻毛輕的，重其義全。所以生不能再得，死不可追到，而仁道不遠，就殺身以殉仁；義重於生，就捐軀而踐義。龍逢喪命於夏癸，比干盡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公，弘演納肝於衛懿公，漢朝的紀信、欒布，晋朝的向雄、嵇紹，都不害怕危亡，以履行忠貞的節操。雖然功績没有存於社稷，力量無法挽救危局，然而看看那些苟且偷安的人，他們的品德可以貫三光而洞九泉。凡是立名之士，没有不和這相似的。然而到了臨難忘身，見危授命，即使斯文不掉地，而實行的也很少。可以知道士所看重的，在於這裏！不是内懷有鐵石之心，外負有凌霜之節，怎麽能執行得像命，赴難如回家一樣呢！自魏到隋，有二百餘年，如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年以後，嚴正得猶如還活着一般。豈獨聽説那伯夷，懦夫立志，也希望將來的君子，和這差不多。

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

《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甫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皇甫誕、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并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魏書》依次有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爲《節義傳》，如今又檢出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以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在後面。又查《齊書》没有設節義這一篇，而《隋書》序列劉弘、皇甫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如今皇甫誕、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分别附入他們的家傳之中，其餘各人都附入此篇，又選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也附在後面，以完備此《節義傳》。

于什門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群衆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

于什門，是代人。北魏明元帝時任謁者，出使告諭北燕馮跋。等到了和龍，住在外面不進去，使人對馮跋説："大魏皇帝有詔書，須馮主出來受禮，然後敢入。"馮跋派人逼他進入。見到馮跋不拜，馮跋命令手下按住他的頭。于什門説："馮主跪拜接受詔書，我自以賓主的禮節致敬，何必要苦苦逼求呢？"與馮跋往返來回，聲氣很嚴厲，始終不屈不撓。後來馮跋止住于什門。于什門在人群中回身背着馮跋，披褲後襠來羞辱馮跋。後被拘留，隨身的衣服，都損壞了，蟲虱布滿了全身。馮跋給他衣服，他不接受。在和龍歷時二十四年。

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後來馮弘上表向北魏稱臣，就送于什門返回。官拜書侍御史。太武帝下詔褒獎，把他比作漢朝的蘇武，賜給他羊一千口、帛一千匹，升爲上大夫，用簡策告之宗廟，頒布天下。

段進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

段進，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太武帝初年，任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包圍了他，力戰不敵被捉。段進放聲大駡，被賊人殺死。皇帝憐憫他，追贈他爲安北將軍，賜爵位顯美侯，謚號叫

侯，謚曰莊。

莊。

石文德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

石文德，是中山蒲陰人。躬行仁義。真君初年，縣令黃宣在任上去世。黃宣家人少貧苦，没有服喪一年的親屬。石文德祖父石苗用家財把他殯葬，服喪三年。奉養黃宣的妻子二十餘年，到她去世，又穿孝服爲之殯殮并合葬，禮儀上什麽都不缺少。自石苗一直到石文德，刺史守令在任上去世的，用喪服送他們。五代居住在一起，合家和睦。

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强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并標榜門閭。

又有梁州向上報告，説天水白石縣的趙令安、孟蘭强等都是四代同居在一起，善行著於州裏。皇帝下詔表彰他們的門庭。

汲固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産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汲固，是東郡梁城人。官任兗州從事。刺史李式犯事被抓，官吏百姓都送到河上。當時李式的兒子李憲生下剛滿月。李式高聲對大家説：“程嬰、杵臼是什麽樣的人啊？”汲固回答説：“今古難道有什麽不同！”就暗中返回不再看他，直接入城，到李式妻子處抱了李憲躲藏起來。等捕捉的人來抓李憲，正好有一婢生下兒子，母親把婢兒給了他。不久事情泄漏，汲固就携帶李憲逃走，遇到赦免纔返回。李憲就被汲固長期養育，一直到十餘歲，一直稱呼汲固夫婦爲郎婆。後來高祐擔任兗州刺史，贊賞汲固的節義，任他爲主簿。

王玄威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王玄威，是恒農北陝人。獻文帝去世，王玄威在州城門外修建草廬，穿着喪服吃着菜粥，隨時邊哭邊頓足。刺史苟頽把這事上告朝廷。詔令問情況，他説：“去世的皇帝恩澤普降百姓，我王玄威不勝悲痛敬慕，戀心如此，不知道禮式。”詔問王玄威，想有所訴説，聽憑列表送上。王玄威説：“聽到去世悲號，我認爲臣子同例，無所請求。”到了一百天，就自己獻出家財，設立四百人的齋會。忌日那一天，又請來一百個僧人上供。到了大除日，下詔送白綢褲和夾衣一套給王玄威以除去喪服，命令州官表彰他的節義。

婁提 蛭拔寅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内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

婁提，是代人。獻文帝時，任内三郎。獻文帝突然去世，婁提對人說："聖明的君主升天，活着還有什麽用！"就拿起佩刀自刺，幾乎刺死。文明太后下詔賜他帛二百匹。

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盗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己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争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當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哥哥地于因盗食官馬獲罪，依照法律當死。蛭拔寅說是自己殺的，地于又說實在不是弟弟殺的。兄弟倆争着去死，到底是誰不能定下來。孝文帝下詔赦免了他們。

劉渴侯 嚴季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禀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駡，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

劉渴侯，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天性剛烈。太和年間，任徐州後軍，拼力死戰，因寡不敵衆，於是爲賊所擒。他睁大眼睛大駡，始終不屈服投降，被賊寇所殺。孝文帝追贈他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給他家絹一千匹、穀一千斛。

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有個叫嚴季的也爲軍校尉，與劉渴侯同領後軍，戰敗被捉，始終不屈服投降。後來逃回，任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 于提

朱長生、于提者，并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内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慚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内之叢石，兵脅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絶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内太守，提隴西太守，并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朱長生、于提，都是代地人。孝文帝時，朱長生任員外散騎常侍，與于提一起出使高車。到高車後，高車王阿伏至羅要求朱長生等跪拜，朱長生拒絶了他。阿伏至羅就不按禮節對待他們。朱長生把金銀寶器獻上，阿伏至羅接受後，朱長生說："作爲臣子歸附朝廷，應該盡臣的禮節，怎麽能口說再拜，而實際上不拜。"說着走出帳中，命阿伏至羅當衆拜謝。阿伏至羅羞愧於他的臣下，大怒說："帳中爲什麽不教我拜，而在大衆面前羞辱我?"奪下朱長生等獻上的物品，放在叢石中，用兵器威脅說："當我的臣子就活命，不投降就殺了你們！"朱長生和于提瞪着眼睛大聲斥責說："我就是成爲鬼，也不當你的臣子！"阿伏至羅大怒，不給他們飲食。跟從的三十人都向阿伏至羅求情，纔給他們肉酪。朱長生與于提仍不從，就把他們分開。三年後纔放回。孝文帝因爲朱長生等守住氣節，和漢朝的蘇武一樣，拜授朱長生爲河内太守，于提爲隴西太守，都賜給五等男的爵位，跟從的人都擔任令長。

馬八龍

馬八龍，武邑武强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馬八龍，是武邑武强人。輕視財富看重義氣。朋友武遂縣人尹靈哲在軍隊中去世，馬八龍聽説後連忙趕去，背着尸體回來，用自己的家財殯葬了他，爲他守緦麻的喪禮，撫養他的遺孤，恩惠像自己生的一樣。州郡上告其事，皇帝下詔表彰他的門庭。

門文愛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毁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門文愛，是汲郡山陽人。早年失去雙親，供養伯父母以孝順恭敬聞名。伯父去世，服喪還未完，伯母又去世了。門文愛守喪前後六年，哀痛得形容枯槁。鄉人魏仲賢等共同表彰他的孝義。

晁清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晁清，是遼東人。祖父晁暉，任濟州刺史，封潁川公。晁清繼承祖父的爵位，按照條例降爲伯。任梁城戍將，梁師攻圍梁城，糧食吃完了城被攻陷。晁清堅持氣節不屈服，被賊人殺害。宣武帝褒獎贊揚他，贈官樂陵太守，謚號忠。子晁榮賓繼承他的官爵。

劉侯仁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據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劉侯仁，是豫州人。城裏一個叫白早生的人殺了刺史司馬悦，占據城池南叛。司馬悦的兒子司馬朏，投奔劉侯仁。賊人雖然重金購募司馬朏，又嚴加捶打，劉侯仁始終没有説出來。司馬朏於是免除了災禍。事情平静後，有關官府上奏劉侯仁的高尚節操，請免除他的府籍，獎勵一個小縣。下詔認爲可以。

石祖興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石祖興，是常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去世，石祖興從自己家中拿出絹二百餘匹，辦理喪事。州郡上告此事。孝文帝很稱贊他，賜給他二級爵位爲上造。後來拜爲寧陵令，去世。吏部尚書李韶上奏他的節義，請求贈給他謚號，以激勵後來的人。靈太后下令同意上奏的要求。有關官府給他定的謚號叫恭。

邵洪哲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

邵洪哲，是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順，任爲縣令。范道榮的鄉人徐孔明到公

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勛，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

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府妄説，訴訟范道榮没有功勞，范道榮被免職。作客他鄉貧窮孤單，生活没有着落。邵洪哲不勝義憤，就代替范道榮到京城，申明是非曲直，經歷了嚴冬酷暑，不怕辛勞。范道榮最終得以恢復清白。

後來北鎮反亂，范道榮人孤勢單，不知道到哪裏去。邵洪哲的哥哥邵伯川又率領鄉人來迎接他，把他送到幽州。范道榮被他們的誠意節義所感動，把情況上告省中。詔書下到州郡，表彰邵洪哲的門庭。

王榮世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王榮世，是陽平館陶人。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朝軍隊攻打圍城，用力已盡，知道不能保全，就先焚燒府庫，後又殺掉妻妾。到城被攻破，與戍副鄧元興等人都因爲不屈服而被殺害。明帝下詔書，褒獎稱贊他們忠節，進封王榮世爵位爲伯，贈官齊州刺史；鄧元興爲開國子，贈官洛州刺史。

胡小彪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晋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虯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虯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并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强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栅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嘆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啓以世澄購其尸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胡小彪，是河南河陰人。年輕時有武氣。正光末年，在晋壽任統軍。孝昌年間，梁朝將領樊文熾等侵犯邊境。益州刺史邴虯派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樊文熾派兵包圍。邴虯命令胡小彪與統軍崔珍寶一同前往抵抗。樊文熾偷襲胡小彪、崔珍寶并捉住了他們。樊文熾攻打小劍没有攻破，就帶着崔珍寶到城下，讓他對和安説："梁朝的軍隊强盛，北邊的救兵又不來，還不如歸順，可以獲得富貴。"和安命令射箭，這纔退下。樊文熾又逼迫胡小彪與和安交談。胡小彪於是慷慨激昂地對和安説："我方軍栅没有防備好，被賊人俘虜。看他們的兵士，也不强大，努力堅守下去，魏行臺、傅梁州派遣將領已經到了。"賊人用刀擊打，話還没有説完，就被殺害。三軍將士没有不感嘆他悲壯的氣節，哀悼他的死亡的。賊人不久就逃奔敗亡，擒住他們的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十一人。行臺魏子建推崇他的氣概，派蕭世澄購得他的尸體靈柩，獲得骸骨返回下葬。

孫道登　宗女

孫道登，彭城吕縣人也。永安

孫道登，是彭城吕縣人。永安初年，被梁

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

朝將領韋休等俘虜。把他捆綁起來脖子上架着刀，巡行村塢，命令他招降部曲。孫道登大聲呼叫說："你們衹要努力戰鬥，賊兵没有什麽本領！"賊兵就把他殺了。

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并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吊祭。

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派遣使者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被賊將捉住。捆綁宗女等巡城，要他們改辭。宗女等大叫："天軍馬上就要到了，堅守住不要投降。"賊兵憤怒，剖開他們的肚子，然後斬首。二州表彰他們的節義。孫道登等都賜給五品郡、五等子爵，聽憑他們的子弟繼承，派遣使者到他們所在的地方吊祭。

李几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李几，是博陵安平人。七代人居住在一起共同使用財産。家中有二十二間房，一百九十八口人，長幼老少濟濟一堂，風範禮節著稱於時。至於勞作，地位低的年紀小的争着做。鄉里贊嘆稱美，表彰他家門庭。

張安祖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尸門巷，棺殮無托。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張安祖，是河陽人。繼承祖上的爵位山北侯。當時有元承貴，曾擔任河陽令，家裏貧窮，要赴尚書省求選，正逢上天氣特别寒冷，就凍死在路旁。有一個兒子年紀很小，停尸在門巷，棺殮無法解决。張安祖悲痛哭泣盡禮，買了木料做好棺材，親自操作，周到地殮殯下葬。朝廷和民間贊賞感嘆。尚書省聽説這事後上奏，表彰他的門庭。

王閭　劉業興　蓋儁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并共財産，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王閭，是北海密人。數代同居在一起，家有一百口人。又有泰山劉業興，四代人居住在一起，魯郡人蓋儁，六代同居，財産共同使用，家裏和睦。鄉里敬重他們。有關官府上奏這些情况，都表彰他們的門庭。

郭琰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

郭琰字神寶，是京兆人。少年時父親就去世，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孝武帝還是藩王時，郭琰因爲曠達任俠而知名。到他即位後，封郭琰爲新豐縣公，任洛州刺史。孝武帝西入，改封他爲馮翊郡公，授任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之職。西魏大統年間，後建立北齊的神武帝高歡派遣

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大都督竇泰襲擊恒農。當時郭琰爲行臺，部衆人數少戰敗，就逃奔洛州。到刺史泉企城守力量用盡，城將要陷落，就仰天大哭道："天啊！天啊！爲什麽放縱這個貪殘凶暴的人，而不助我們呢?"講完流淚，不能止住。兵士看到這情景，都自己激勵發憤。終被東魏將領高敖曹捉住。他又對高敖曹説："天子之臣，竟被賊人捉住。"高敖曹一向聽説他的名聲，講義氣不殺他，送到并州。郭琰見到齊神武帝高歡，語言臉色都不屈服，被殺害。

沓龍超

沓龍超，晋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沓龍超，是晋壽人。本性崇尚義俠，年輕時就被鄉里所看重。永熙年間，梁朝將領樊文熾侵犯益州，刺史傅和固守這座孤城。沓龍超每次出戰，常常攻破敵軍。當時攻圍時間已很長，糧食弓箭快要用完了，刺史派遣沓龍超夜晚出城，求援於漢中，於是被樊文熾抓住。樊文熾許他封爵，讓他告訴城中説："外邊没有援軍，還是早早投降爲好。"就把沓龍超安排在攻樓上。沓龍超就告訴刺史説："有援軍數萬人，近在大寒這地方。"樊文熾大怒，用火把他燒死，沓龍超直至死亡，仍是不屈不撓。大統二年，下詔贈沓龍超爲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黄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尸致長安。天子嘆感，詔著作録之。

乙速孤佛保，是北秀容胡的酋長。年輕時驍勇英武，善射箭。孝武帝時，任直閤將軍。跟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賞賜弓矢。西魏大統初年，梁朝將領蘭欽前來侵犯，攻陷漢中。乙速孤佛保當時擔任都督，率領軍隊奮力作戰。知道將要戰敗，在城未陷落之前，仰天大哭説道："這匹馬我常騎，這弓箭是皇帝恩賜給我的，怎能够讓賊兵得到我的弓和馬呢！"就殺死馬折斷弓，自刎而死。三軍没有不贊揚他的。黄門郎趙僧慶當時出使漢中，聽到了這件事，就收運他的尸體到長安。天子感動嘆息，下詔書記録他的事迹。

李棠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

李棠字長卿，是勃海蓨人。祖父李伯貴，北魏宣武帝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給父親守

行，居父喪，哀慼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

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杜叔毗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

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循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録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禽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仇，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毁骨立，殆不勝喪。

喪，哀痛悲戚超過了禮節，因過度哀毁而去世。宣武帝贊揚他，贈官勃海相。父親李元冑，任員外散騎侍郎。

李棠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好學，有志向節操。高仲密任北豫州刺史，請李棠擔任掾。高仲密將圖謀西附。當時東魏又派遣鎮城奚壽興主管兵事。高仲密就與李棠密謀殺死奚壽興，率領部衆占據城池，派遣李棠到關中投誠。周文帝很稱贊他，封爲廣宗縣公，任給事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跟隨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李棠就應募曉諭大家。進入成都後，蕭撝詢問尉遲迥軍中的情况，李棠不回答。蕭撝就竭力羞辱他。李棠說："我是王者忠臣，有死而已，講義節不能爲你而改變志向。"於是被殺害。兒子李敞繼承他的官爵。

杜叔毗字子弼，他的祖先是京兆杜陵人，徙居到襄陽。父親杜漸，擔任梁朝邊城太守。

杜叔毗很小時父親就去世了，他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在梁朝做官，任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周文帝命令大將軍達奚武圍困蕭循於南鄭，蕭循命令杜叔毗前往求和。周文帝見了他後以禮相待。出使還未回來，蕭循手下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密謀以城投降達奚武。當時杜叔毗哥哥杜君錫任蕭循中記室參軍，侄子杜映任録事參軍，杜映弟杜晰任中直兵參軍，各率領部衆。曹策等疑忌他們，擔心他們與自己不是一條心，就誣陷他們謀反，擅自把他們殺害。蕭循不久討伐曹策等并捉住了他們，舉城投降。曹策到了長安，杜叔毗白天黑夜哭泣，申明冤狀。朝廷討論這件事發生在歸順以前，不能追究治罪。杜叔毗志在復仇，但擔心連累他的母親。母親說："你哥哥横遭災禍，悲痛到骨髓裏去了。假如曹策白天死了，我晚上去世，也甘心了。你還有什麽疑慮嗎?"杜叔毗下拜敬聽母親的話，後來就在白天在京城親手把曹策殺死了，砍了他的頭剖了他的腹，分解他的肢體，然後自己捆縛好到官府請

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

求受戮。周文帝稱贊他的志氣，特别下令放了他。後來母親去世，悲痛欲絶，形容枯槁，幾乎不能辦喪事。守喪期滿，晉公宇文護任命他爲中外府樂曹參軍。後升至陝州刺史。

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後來跟隨衛國公宇文直南討陳朝，軍隊被打敗，被陳朝捉住。陳朝想招降他，杜叔毗誓不投降，於是被殺害。兒子叫杜廉卿。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概。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嘆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劉弘字仲遠，是彭城叢亭里人。年輕時好學習，自我約束，重志節氣概。在北齊做官，任西楚州刺史。北齊滅亡，北周武帝仍以他爲本郡太守。到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從總管吐萬緒渡過長江，加官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授泉州刺史。正遇上高智慧叛亂，率兵攻打州府。劉弘守城，糧食吃完了，煮犀甲腰帶以及剥樹皮當食物，没有一個人離開叛變的。賊人要他投降，劉弘堅守節操愈加激勵。城被攻陷，爲賊人所害。隋文帝聽説後贊揚嘆息了很久，賜帛二千段。兒子劉長信，繼承他的官爵。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

游元字楚客，是廣平任城人。父親游寶藏，官至郡守。

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内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游元年輕時很聰明。在北周做官，歷任壽春令、譙州司馬，都很有政績。隋開皇年間，任殿内侍御史。煬帝即位，調任尚書度支郎。遼東戰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戰敗，皇帝命令游元主持這一訟獄。宇文述當時尊貴而受寵幸，權勢盛於朝廷，他派遣家僮造訪游元，有所請求，游元没有相見。後來，這一訟獄愈加緊急，就以屬請狀彈劾他。皇帝稱贊他的公正，賜給他朝服一套。

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後來奉使到黎陽督運。楊玄感作亂，告訴他情況。游元義正辭嚴地斥責他，於是被圍困，游元終不屈服，被殺害。皇帝很稱贊游元，贈他銀青光禄大夫，授任他的兒子游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

張須陁，是弘農閿鄉人。性情剛烈，有勇

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

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悦，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

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晥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吕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

時李密説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氣謀略。二十歲時跟從史萬歲討伐西爨，因爲有功授以儀同之職。後來跟從楊素討伐平定漢王楊諒，加開府。大業年間，任齊郡贊務。正遇上開始遼東之役，年成不好，張須陁將打開倉庫賑濟。官屬都説："必須等待詔書。"張須陁説："如等到詔書來，百姓都要餓死填溝壑了。我假如因爲這個獲罪，死而無所怨恨。"他先打開倉庫然後再上報。皇帝稱贊而不責備他。

天下太平已久，士兵大多不操練。張須陁獨獨勇決善戰，又長於安撫駕馭，很得士卒歡心，稱爲名將。當時賊帥王薄北聯合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德等，有部衆十餘萬人，攻打章丘。張須陁把他們打得大敗，捷報上呈朝廷。皇帝大爲高興，下詔書褒獎宣揚，命令使者圖畫他的容貌向上報告。這一年，賊人裴長才、石子河等偷襲到城下，張須陁與他們作戰，裴長才敗走。又過了幾十天，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攻北海，張須陁兼程前進，把他們打得大敗。司隸刺史裴操之奏上文書，皇帝派遣使者慰勞他們。

十年，賊人左孝友屯駐蹲狗山，張須陁列八營進逼他。左孝友處境窘迫，自己捆綁了來投降。他的黨羽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晥等都有萬餘人，張須陁全部平定了他們，威震東夏。因爲有功調任齊郡通守，統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不久賊人盧明月有衆十餘萬將要寇略河北，駐扎在祝阿。張須陁迎擊，殺死數千人。賊人吕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各有部衆一萬餘人，擾攘濟北，張須陁擊退了他們。不久率領軍隊抵拒東郡賊人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次都打跑了他們。調任滎陽通守。

當時李密勸説翟讓奪取洛口倉，就進逼滎陽。張須陁阻擋他們，翟讓害怕而退兵，張須陁乘勢追趕。李密預先埋伏數千人進行攔擊，張須陁戰敗，被圍困，他突圍而出，但左右不能全部突圍，又進去救他們，往來多次，部衆都失敗。張須陁仰天長嘆説："兵敗到這一地步，有何面目去見天子啊！"就下馬戰死。他手下的士兵日夜號哭，好幾天仍不停止。皇帝下令讓他的兒子張元備總領他的兵馬。張元備當時在齊郡，遭遇

賊人，最終没有成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

楊善會字敬仁，是弘農華陰人。父親楊初，任毗陵太守。

善會大業中爲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盗，善會討之，往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楊善會大業年間任鄃令，以清正聞名。不久百姓聚起爲盗賊，楊善會討伐他們，每次去都能獲勝。後來賊帥張金稱駐扎在縣界，楊善會每次都能挫折他的鋒芒。隋煬帝派遣將軍段達討伐張金稱，楊善會向段達獻上計策，段達不能采用，軍隊最終戰敗。後來進退都由楊善會統一謀劃，於是大獲全勝。張金稱又引勃海賊人孫宣雅、高士達等攻破黎陽而返回，楊善會攔擊攻破他們。提升爲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于時山東郡縣，陷没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宫。帝下詔褒揚之。

當時山東郡縣，相繼陷落，能抵抗盗賊的，衹有楊善會。前後七百餘次戰鬥，從没有失敗過。正遇上太僕楊義臣討伐張金稱失敗，采用楊善會的既定方略，再與張金稱作戰，張金稱這纔退走。楊善會追捕殺了他，把他的腦袋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皇帝賜給楊善會尚方甲矟弓劍，進升爲清河通守。又跟從楊義臣斬殺漳南賊帥高士達，把他的腦袋送到江都宫。皇帝下詔褒獎宣揚他。

後爲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後來被竇建德攻破。竇建德釋放他并以禮相待，任他爲貝州刺史。楊善會痛罵竇建德，面對着利刃，辭氣仍不屈不撓，被殺害。清河的士人百姓，没有不悲傷痛心的。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

盧楚，是涿郡范陽人。祖父盧景祚，北魏時任司空掾。

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内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

盧楚年輕時有才學，性格鯁直急躁，口吃，言語澀難。大業年間，任尚書左司郎。在朝中態度嚴肅，公卿們很畏懼他。到皇帝巡幸江都，東都的官僚大多不遵守法紀。盧楚每每糾察檢舉，從不迴避。越王楊侗即位，以盧楚爲内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協力共同輔佐楊侗。

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

到王世充作亂，率兵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打開城門逃難，招呼盧楚同去。盧楚

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說："我與元文都有約，假如社稷有難，立誓一起以死殉國。今天捨他而去不義。"到王世充攻破城門入城，盧楚藏在太官署，被捉住。王世充揮動衣袖下令斬首，於是刀槍齊下，盧楚被斬成肉塊。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爲侍御史。

劉子翊，是彭城叢亭里人。父親劉遍，任北齊徐州司馬。劉子翊年輕時愛學習，擅長寫文章。性格剛直，有做官的才能。開皇年間，任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上奏任爲侍御史。

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

《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服期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期，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

當時永寧縣縣令李公孝，四歲時母親去世，九歲時外繼。其後，父親另外娶後妻，到這時去世。河間人劉炫認爲没有養育之恩，商量不解職。劉子翊駁斥他說：

《傳》曰："繼母，與親母等同也。"應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喪服的制度，與親母相同。又說"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服喪一年，自是依據對待親生父母制訂的，不是區别親生的和後繼的。父雖然自處旁尊的地位，對於兒子的情感，仍須尊崇其本重。所以令講："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都應該辭官以表明心喪。父親去世母親嫁人，爲父後者雖不服喪服，也應表明心喪；他的繼母嫁人，不辭官。"這是專門根據嫁者說的文字。如知繼母在父之室，那麽喪制如同親母。如果講没有撫育之恩，形同路人，有什麽可服喪服的呢？喪服既有，心喪怎麽能够獨獨有别？三省令旨，其義很明白。如今講令許不辭官，何其荒謬？况且後人爲他們父母服喪，不因親或繼而有所不同，親繼既然等同，所以心喪也不能有别。《服問》說："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喪服。"難道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從而引而親之嗎？子思說："爲伋妻，是爲白母；不爲伋妻，是不爲白母。"可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勉勵孝慈，弘揚名義。所以使子以名服，同親母一樣；繼母以義報，等於自己親生的一樣。

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己生。

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别。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晋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

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

如果説繼母來時，在兒子出之後，則喪服的禮制有深有淺。考之於經傳，没有看見這方面的文辭。譬出後的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這又可以没有撫育之恩而不服重嗎？過去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到京城。後來吳、魏兩國隔絶，王毖在北方，又娶妻，生子王昌。王毖死後，王昌任東平相，纔知道在吳國的母親去世。便以情爲重，不管職事。當時的議論，不認爲這不對。然而繼母與前母，於情没有區别。如果要以撫育纔服喪，王昌這事又怎麽説呢？又有晋朝鎮南將軍羊祜没有兒子，認弟弟的兒子羊伊爲子。羊祜去世，羊伊不服重。羊祜妻表聞，羊伊推辭説："伯父養育我，羊伊不敢違。但没有父命，所以還本生。"尚書彭權議論説："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而心服的制度，不能因爲恩情而生。

論曰："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的如母之情，仗義的如作爲兒子的道義，分定然後纔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如以撫養之恩，始成爲母子。那麽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親的命令？又説："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如果像這樣所説，子不由父，縱然有恩育，能像母親一樣嗎？其慈繼雖然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能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如己子，私昵之心實有不同，禮服之制没有區别。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講"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

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

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

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

論曰：“取子爲後代的，將以供承祖廟，奉養己身。這不能使宗子回歸他的故宅，以子道來事奉本父的後妻。”然而本父後妻，是因父而得到母親的稱謂。若如來旨，本父也能無心喪嗎？何直父之後妻也。

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

論又曰：“《禮》講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加區別。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以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有所不同。”這又不是通論。爲什麽這樣說？“其”“舊”訓讀有所不同，所用也有區別。“舊”是易新的稱呼，“其”是因彼的文辭，怎麽能説是同類呢？至如《禮》所講：“其父劈柴，他的兒子不能承受擔當。”《傳》云：“衛國雖小，它的國君在。”如果其父有不同，其君又有不同乎？這不是這樣的。

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强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

如今劉炫敢於違禮反令，侮聖犯法，使得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强誣罔於《禮經》，雖然想要揚己露才，不覺得言之傷理。

事奏，竟從子翊之議。

事情上奏，最終聽從了劉子翊的意見。

歷新豐令、大理正，并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

歷任新豐令、大理正，都有好的聲譽。提升授書侍御史。每次朝廷有疑議，劉子翊爲之辯析，大多出乎衆人意料。跟隨皇帝巡幸江都。當時天下大亂，皇帝仍不覺悟。劉子翊因侍奉在旁

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

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吴棊子所虜。子翊説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就直言極諫，由此違背了皇帝意旨，下令劉子翊擔任丹陽留守。

不久被派遣上江督運，被賊人吴棊子俘虜。劉子翊説服了他，率領部下投降。又派遣首領賊渡江，遇到隋煬帝被殺，知道後告訴了他。劉子翊不相信，殺了所講的人。賊人又請他爲首領，不聽從。因此捉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講“皇帝去世了”。劉子翊不説這樣的話，於是被殺害。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晋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吕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沾襟，因説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

時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嘆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

堯君素，是魏郡湯陰人。隋煬帝爲晋王時，堯君素隨從左右。煬帝即位，多次升遷爲鷹揚郎將。大業末年，跟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在河東抵拒義師。不久屈突通引兵南逃，署堯君素兼領河東通守。義師派遣將領吕紹宗、韋義節等攻打没有攻下來。到屈突通軍隊戰敗，到城下呼唤他。堯君素見到屈突通，抽咽流涙，悲痛萬分，左右的人都悲傷得説不出話來。屈突通也眼淚流下濕了衣襟，勸説堯君素早日投降以取得富貴。堯君素以名和義斥責他説：“您縱然不能遠慚主上，您所乘坐的馬匹，是代王所賞賜的，您有什麽面目乘坐它呢！”屈突通説：“吁！君素！我是力量不行了而來的。”堯君素説：“如今力量還没有用盡，還多講什麽呢！”屈突通慚愧而退走。

當時圍攻很緊，使者斷絶。堯君素於是造了一隻木鵝，把奏表放在鵝頸上，討論局勢，把木鵝放入黄河，順流而下。河陽守者得到了奏表，送到東都。越王楊侗看到後非常感嘆，就承制拜授堯君素爲金紫光禄大夫，秘密派遣使者慰勞他。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先後從東都歸順，都到了城下，向堯君素陳述利害關係。朝廷又賜給他金券，待以不死。堯君素始終没有投降的心意。他的妻子又到了城下，對他説：“隋朝已亡，爲什麽要取禍呢？”堯君素説：“天下事情不是婦人所能知道的。”拉弓射她，她中箭而倒地。

堯君素也知道事情一定不能成功，每次説到隋朝，没有不嘆息的。常常對將士們説：“我是藩王舊臣，要盡大義，不得不死。如今糧食能支撑幾年，糧食吃完了，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隋

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朝必定敗亡，天命有歸，我應當斷頭來交給你們。”後來得到江都傾覆的消息，糧食又吃完了，男女相食，衆心離散驚駭。白虹又降落在府門，兵器的頂端，夜晚都有光出現。一個多月後，堯君素被左右的人殺害。

陳孝意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并以誠節顯。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都以誠節顯名於世。

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奸擿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

陳孝意，是河東人。大業初年，任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稱清廉平和。太守蘇威曾想殺一個囚犯，陳孝意一再勸諫，不許。陳孝意脱去衣服請求先死，過了很久，蘇威氣纔平，謝罪而放了囚犯，逐漸對他越加敬仰。到蘇威任納言，上奏任命陳孝意爲侍御史。後來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間極盡孝道，有白鹿進入他住的房屋，當時人認爲是孝心感動了白鹿。不久授任雁門郡丞。在郡中素食齋居，白天黑夜哀傷，每一發聲，没有不絶倒的。形容枯槁，看見他的人都感到悲痛。當時官吏多貪污，陳孝意高潔的節操愈加明顯。他揭發凶奸除去隱藏的，行動如有神助，吏人都稱贊他。

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栗。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隋煬帝巡幸江都，馬邑人劉武周殺死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密謀響應賊寇。陳孝意知道後，族滅他們家，郡中感到恐懼。不久劉武周前來攻打，陳孝意抵拒他，每一戰都獲勝。但孤城没有援兵，陳孝意發誓以死與城共存亡。他也知道皇帝必定回不來，每天早晨晚上向着詔敕庫拜伏流淚，悲痛感動左右的人。糧食吃完了，被校尉張世倫殺害，以城投降劉武周。

張季珣　張祥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隋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

張季珣，是京兆人。父親張祥，年輕時爲隋文帝所賞識，任爲丞相參軍，一直做到并州司馬。到漢王楊諒謀反，派遣他的將領劉建攻打，縱火燒他的城下。張祥看到百姓驚恐，在城西有王母廟，登城看着這廟，拜了又拜哭泣着説：“百姓有什麽罪，受到這樣的焚燒？神仙有靈，可以降雨相救。”剛説完，廟上雲起，雨降下而大火熄滅。士兵被他的至誠所感動，没有不盡力

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

的。援軍到，賊兵退走。因爲有功授任開府。後在都水監任上去世。

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爲密所陷。季珣坐廳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

張季珣年輕時慷慨激昂，有志氣。大業末年，任鷹揚郎將。所居處據箕山爲固，與洛口相接。到李密攻陷倉城，派兵招呼他。張季珣大罵。李密發怒，攻打他，連年不能打下。經過三年，物資用完，没有柴薪，拆掉房屋而燒火煮飯，人人都在洞中居住。張季珣安撫大家，没有一個人叛離。後來士兵飢餓瘦弱，被李密攻陷。張季珣坐在廳堂上，神色自若，李密派兵捉住了他。群賊拉着張季珣要他拜見李密。張季珣說："我雖是敗軍之將，仍是天子的護衛大臣，怎麽能拜賊呢！"李密稱贊而放了他。翟讓向他索要金子没有得到，把他殺了。

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

他的弟弟張仲琰，任上洛令，到義兵起時，他堅守不降，部下殺了他投降義兵。

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張仲琰的弟弟張幼琮，任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作亂，被殺害。張季珣家世代忠烈，兄弟都死於國難，論說的人都很敬仰他們。

杜松贇

杜松贇，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贇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鋭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杜松贇，是北海人。性情剛烈，看重名義。任石門府隊正。大業末年，楊厚來攻北海縣，杜松贇窺探敵情被抓。讓他對城中說"郡兵已攻破，應該早早歸降"，杜松贇假裝答應了。到了城下，他大聲呼叫說："我意外被捉，不是力量用盡。官軍就要來了，賊兵很快就要被消滅。"賊兵用刀封他的口，把他拉走了。杜松贇斥罵楊厚說："老賊怎麽敢侮辱賢良！"話還没有說完，賊兵就把他腰斬了。城中人望見後，没有不流淚嘆息的，鋭氣越來越足，北海城最終保全。朝廷優贈他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嘆，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郭世儁字弘乂，是太原文水人。家門和睦，七代人同居在一起，狗猪同乳，烏鵲同巢，當時人認爲是孝義感動天地的應驗。州縣上奏這件事，隋文帝派遣平昌公宇文弼到他們家慰勞探問。書侍御史柳彧巡視河北，表彰他家的門庭。漢王楊諒任并州總管，聽到後贊揚感嘆，賜他們兄弟二十餘人每人衣服一件。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争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郎方貴，是淮南人。年輕時有志向，與堂弟郎雙貴住在一起。隋朝開皇年間，郎方貴常在淮水津寄渡，船人發怒，把郎方貴打得手臂骨折。回到家中，郎雙貴問他知道了這個情况，憤怒怨恨，於是到了渡口，打死了船人。渡口的人把他捉住送往縣衙。縣衙認爲郎方貴是首犯，當死，郎雙貴爲從犯，當流放。兄弟倆争着當首犯，縣衙不能斷，送到州府。兄弟都争死，州府也不能定。二人争着要跳水死。州府寫出文書向上報告。皇帝聽説後，感到驚異，赦免他們的罪，表彰他們的門庭，賜帛一百段。後來擔任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争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并蹈履之所致，身没名立，豈徒然也！

論曰：于什門等人有的臨危不屈，視死如歸；有的赴險處如平地，衹求道義所在。其大則光耀社稷興隆家庭，其小則損害自己有利他人。所以他們的盛烈品行，可以與河海争流；他們的高風亮節，可以和松柏一樣繁茂。他們所履行的節義，身亡而名永存，這難道是徒然的嗎！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雖爲政以德，理實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睿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奸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

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

先王治理天下，管理百姓，用刑法以禁止他們的奸僞，用禮教來防範他們的貪欲，雖然爲政以德，治理實在有不同的途徑，百慮一致，在此而已。《書》講“知人則哲”，又説“不要徒設各種官職”，這是説任非其人就是空官。神聖而明智的帝王，必定有清明的臣子；昏亂的朝廷，多有貪殘的官吏。嗜欲所召唤的，影響也就來了。所以五帝三王，不改變人天下就得以治理，都在於任用的人治理他們而已。有無能的官吏，没有不能管理的百姓。自從免除諸侯設置守令，已經經歷很長時間了，任命方牧統治，世代相循，所以寬猛并用，庇佑百姓治理習俗。但是廉平常迹，聲望難高；適時應務，反響必然快速。所以搏擊爲侯，不能畏避退縮；懦弱而獲罪，録用就不知在何時。這些在前代已經證明了。後來當官吏的，與時代同沉浮，末世社會風氣淺薄，奸巧多緒，任官莅職，方法各不相同，因此過去的書籍述説他們的賢能，以顯明懲罰獎勵的道理。

北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北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這一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

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中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在他們家傳之中，其餘的人按照時代先後編排，以完備《循吏篇》。

張膺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采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還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張膺，不知是什麼地方人。延興年間，任魯郡太守，履行清白的節操，妻子女兒砍柴以自用。孝文帝很贊揚他。調任京兆太守，以清廉著稱，得到官吏百姓的歡心。

路邕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路邕，是陽平人。宣武帝時，任東魏郡太守，爲政清正勤儉。常年節儉，每天拿出家中粟米，賑濟貧窮人家。靈太后下詔書褒獎贊美，賜給龍厩馬一匹、衣服一套、被褥一具。不久升任南青州刺史，後去世。

閻慶胤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飢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閻慶胤，不知是什麼地方人。任東秦州敷城太守，連年饑荒，閻慶胤每年常把家裏粟米一千石，賑濟貧窮人家，這些人靠他的救濟度日。轄境內的居民陽寶龍等一千餘人歌頌他的德政，有關官府聽說後上報，靈太后最終没有褒揚獎賞。

明亮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

明亮字文德，是平原高昌人。有見識才幹，任員外常侍。延昌年間，宣武帝到朝堂，親自升降官員，任明亮爲勇武將軍。明亮進言説："我本官是常侍，是第三清；如今授我勇武，這個名號很濁。況且文武不同，請求改授。"皇帝説："九流之內，人人都是君子，你獨獨與衆不同，妄論清濁，所請求改授不同意。"明亮又説："如今江南地區還没有臣服，書軌宜一致，正爲陛下效力進討，平定吳會。官爵，是陛下您所看輕的；生命，是臣子我所看重的。陛下收其所重，有什麼愛惜所輕的官爵呢?"因此請求改授平遠將軍。皇帝説："運籌用武，然後遠方的民衆始能平定。你衹管用武力平定他們，還擔心不能得

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譽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到平遠將軍之位嗎?"明亮陳謝而退下。任爲陽平太守，清白愛人，有很好的政績。調任汲郡太守，政績和以前一樣好，聲譽傳到遠近各處。去世後，二郡的百姓官吏一直到今天仍在思念他。

杜纂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并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内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吊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群氐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

杜纂字榮孫，是常山九門人。年輕時以清白艱苦自立。當時縣令齊羅去世，没有親屬收葬，杜纂用私人的財物殯葬了他，因此郡縣表彰他的門庭。後來父親去世服喪盡禮節。郡中推舉爲孝廉，不久任積弩將軍，跟隨出征新野。到南陽平定，因戰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幾天之中，送給了知友，當時人很稱贊他。歷任武都、漢陽二郡太守，都以清正廉潔著稱。明帝初年，拜授清河内史。本性儉樸節約，特别關心貧苦的老人，問候别人的疾苦，常常相對哭泣。勉勵督促農桑，親自察看，勤勞的人賞給財物布帛，懶惰的人加以譴責處罰，吊祭死去的人慰問活着的人，很有恩德。任東益州刺史，因没有守衛邊防的威嚴和謀略，群氐反叛，失去人和而被召還。調任太中大夫。正光末年，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歌頌杜纂的德政，請求他重新回到清河郡，皇帝下詔同意。孝昌年間，被葛榮圍攻，以郡投降，葛榮任命他爲常山太守。葛榮被攻滅，杜纂在家中去世。

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杜纂歷任的官職，好施行小恩小惠，吃素食穿舊衣，多有虚僞做作的事。但是看輕財物潔身自好，始終没有收受物品，被百姓所思念，稱爲良守。天平年間，贈官定州刺史。

竇瑗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是遼西陽洛人。自稱祖籍是扶風平陵，漢朝大將軍竇武的曾孫竇崇擔任遼西太守，於是就在那裏安家。曾祖父竇堪，任慕容氏的漁陽太守。祖父竇表，任馮弘的城周太守，後入北魏。父親竇冏，選爲秀才，早年去世。普泰初年，竇瑗上書以自己的官階爲父親請求追贈爵位，皇帝下詔追封爲平州刺史。

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尒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大行臺

竇瑗十七歲時，就帶着圖書外出投師，求學十年，開始擔任御史。後兼任太常博士，拜訪太原王尒朱榮求官，尒朱榮留他擔任北道大行臺

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内，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黄門侍郎。

左丞。因爲任尒朱榮的官，賞給新昌男的爵位。跟隨尒朱榮向東平定葛榮，封爲容城縣伯。竇瑗請求將容城縣伯的爵位讓給哥哥竇叔珍，皇帝下詔同意將新昌男的爵位轉授給竇叔珍。竇叔珍因此官至泰山太守。尒朱世隆等擁立長廣王元曄爲主，南下洛陽。到東郊外，尒朱世隆等人派遣竇瑗上奏請求廢去元曄，竇瑗持鞭獨自進入宫中，奏請元曄行堯、舜禪位事，元曄於是禪位給廣陵王元恭。由於這事竇瑗被任爲給事黄門侍郎。

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温子昇、魏季景、李業興并爲擿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晋州事。

孝武帝時，任廷尉卿。在祭師典禮講習時，竇瑗與温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一起選文。天平年間，任廣宗太守，爲政以清正廉潔著稱。廣宗這地方人情凶惡暴戾，以前官府多有訴訟案件，衹有竇瑗一人，始終很清静。調任中山太守，聲譽很好，常被官吏百姓懷念。到北齊神武帝頒書州郡，稱贊竇瑗的政績，以示勸告勉勵。後來授任平州刺史，在州的政績和在郡時一樣。又擔任神武帝丞相府右長史。竇瑗缺乏軍府裁斷的才能，不够稱職。又兼任晋州的事務。

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孫隱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毁，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喧嘩，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

回到鄴城，上表説："我讀《麟趾新制》到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親殺死父親，兒子不得控告，控告者處死。'多次考慮，仍然不能理解。爲什麽呢？按照法律：'子孫有控告父母、祖父母的，都處死。'又漢宣説：'兒子包庇父親，孫子包庇祖父母的，都不追究。'這是指父母、祖父母小到偷羊，大到殺人害命之類，從情義上講需要隱瞞，從法律上講也不告發，道理如此，可見它的正確。并不是指母親殺死父親，阻止兒子不讓告發。如今母親殺死父親而兒子不告發，就是知有母親而不知有父親，識見如同野人，義理近似禽獸。況且母親對於父親來説，如同嫁天，既殺害了自己的天，又殺害了兒子的天，二天毁滅，怎麽能够容忍沉默？這種母親的罪過，義理上不應赦免，下手的時候，母親的恩義已經斷絶，仍要以母子之義而不告發，我因此迷惑。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可以臨時商議治罪，爲什麽要事先制訂這條法律，用作訓誡呢？擔心千年之後，論者紛紛，以爲昭明的聖朝，竟然有尊母賤

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遂停寢。

父的說法。根據我粗淺的看法，實在不應該采用。”皇帝下詔交給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即判決說：“母親殺死父親，兒子告發母親，母親因爲兒子告發而死，就是兒子所殺。天下没有無母的國家，不知道這樣的兒子，將到什麽地方去？既然對於法律没有違反，對於事情又没有危害，就告訴有關官府，不宜更改。”竇瑗又駁斥説：“官府裁斷説：‘母親因爲兒子告發而死，就是兒子所殺。天下没有無母的國家，不知道這樣的兒子，將到什麽地方去。’我參照法典律文，没有聽説母親殺死父親而兒子要隱瞞母罪的道理。既然不告發母親，就是和殺害父親相同。天下可有没有父親的國家，這樣的兒子有能去的地方嗎？”事情就此結束。

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仇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任大宗正卿，宗室貴族因爲他出身寒微，都輕視他，竇瑗執法公正，招致很多仇怨。爲官雖然通達顯赫，仍像原來一樣貧窮，清正高尚的節操，被當時人所推重。任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在官任上去世。追贈爲太僕卿、濟州刺史，謚號叫明。

蘇淑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晋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内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

蘇淑字仲和，是武邑人。兄蘇壽興，因事獲罪爲閹官，後任河間太守，賜爵晋陽男。到蘇壽興將要去世時，冒養蘇淑爲子。熙平年間蘇淑繼承晋陽男的爵位。後來擔任樂陵内史，在郡中安撫百姓，很有聲譽。後以生病爲由請求解除職務，下詔書聽從他，官吏百姓年老年幼的請求蘇淑留任的很多。後歷任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去世。

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人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蘇淑清正廉潔愛護部下，所歷任的三郡，都被官吏百姓思念，當時稱他爲良二千石。武定初年，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號叫懿。北齊神武帝追思贊美他清正的操守，與羊敦一起優加賞賜。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

張華原字國滿，是代郡人。年輕時聰明敏捷，有器識風度。開始擔任北齊神武帝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多次升遷任大丞相府屬。深受信任，每號令三軍，常令他宣諭意旨。不久

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

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嘆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

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示以威禁，境内大賊及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盗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决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改任散騎常侍。

周文帝開始占據雍州時，神武帝派遣張華原入關游説。周文帝對他説："你如果能够屈就到我這裏，當共享富貴；不願意的話，今天就要你的性命。"張華原説："祇是殺頭而已，不能從命。"周文帝稱贊他剛正，就讓他東回，不久後悔，派遣使者已追不上了。神武帝因爲張華原很久不返回，每每嘆息；到聽説他回來了，喜形於色。後擔任相府右長史，調任驃騎大將軍、特進，進封爵位爲公，并遷封新安。

後來擔任兗州刺史。張華原有才幹謀略，通達政體。到州中，就廣布耳目，以顯示威嚴，境内大賊以及鄰州亡命之徒三百餘人，都到張華原處歸順。都用恩信安撫他們，放他們回到故鄉，於是人人心懷感激而依附，盗賊没有了。州獄先有囚禁的罪犯一千餘人，張華原按照犯罪輕重，隨事决斷發遣，到年末，祇有犯重罪的數十人。張華原給他們每人五天假，説："到期馬上回來。"囚犯們説："有您這樣關心，怎麽忍心背叛您呢！"到期全部都回來了。起先，州裏多次有猛獸傷人，到張華原當政，州東北七十里的甑山中，忽然有六隻能食虎豹的駮吃猛獸，大家都認爲是感動上天所致。在官任上去世，州裏的大人小孩没有不痛哭悲傷的，爲他樹碑立祠，一年四季祭祀。追贈他爲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兒子張宰均繼承他的爵位。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盗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甚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

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

孟業字敬業，是鉅鹿安國人。出身寒微，年輕時爲州吏，本性廉潔嚴謹，同僚中有人侵盗官絹，分給他三十匹，他堅决拒絶不接受。行臺郎中郭秀很看重他，正想推薦時，郭秀不幸去世了。

魏彭城王元韶，是北齊神武帝的女婿，官任定州刺史，命孟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對孟業説："我處在外，你處在内，同心協力，還有辦不成的事嗎？"没有多久，劉仁之入京任中書令，臨别時對元韶説："殿下您左右可以信任的人，祇有孟業，但願您專任他，其餘的人不可以信任。"又與孟業告别，握着手説："今天我離開這

"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并以馬死托肉，爲長史裴英起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兖州，臨别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兖如此欽嘆？"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

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决處，謂曰："卿斷决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樸，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内，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

裏，您就失去了支持，擔心您以後，不能够保全自己，衹有正與直，願您自勉。"孟業衹有一匹馬，瘦弱而死。元韶因爲孟業貧窮，下令州府官員，都吃馬肉，想讓大家多給他報酬。孟業一再推辭不收。元韶於是和孟業開玩笑説："你是求名的人吧。"孟業回答説："我任典籤，是州裏的要職，大家都賄賂送東西給我，衹擔心没有方便罷了。今天叫大家吃肉，擔心造成聚斂，有損聲望名譽，所以有違您的教導。"後來没過十天，元韶左右侍從王四德、董惟金都以馬死爲由讓大家吃肉，被長史裴英起密奏，神武帝有書信給元韶，大加責問。孟業不久被誣譖，出外行縣事。後來神武帝寫信責備元韶説："典籤孟業，很能用心，爲什麼要他出外！"到元韶代下，孟業也隨同回來，贈送的東西一樣都不接受。劉仁之後出任到西兖州，臨别時對吏部郎中崔暹説："你們州的人，衹有孟業，選舉考核的時候，不要忘了。"崔暹問孟業説："你以前在定州，有什麼政績，使得劉仁之這樣欽佩你？"孟業回答説："衹知道自修罷了。"元韶任并州刺史，孟業仍爲典籤，又兼長史。

北齊天保初年，清河王高岳拜任司州牧，召孟業爲法曹。孟業形貌短小，到謁見時，高岳心裏看不起他矮小，笑着而不説話。後來看到孟業斷决事務，對他説："你斷决事務的清明，可以説是超過了你的軀體容貌。"補任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從未有失誤。文宣帝對侍中裴英起説："你認識河間王郎中孟業嗎？昨天看到他們王國司文案，像是好人。"裴英起回答説："過去他與我共同事奉魏彭城王元韶，這個人清忠正直，世上很少有。"皇帝説："如像你所説的那樣，以前就委屈了他。"任爲中書舍人。文宣帝開始衹知道他姓名，到奏事時，見他又弱又老，質性敦樸，不因升降而變色，加上平緩，很少方便。有一個道士叫由吾道榮因爲術藝被迎到京城，將入宫，孟業爲他通名，忽然於衆官中大聲上奏説："由吾道士不吃五穀。"皇帝下令把他推出。又命令點檢百官，向皇帝報告失當，皇帝派人用馬鞭打孟業的頭，一直到流血。然而也體

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

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吊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决，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

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

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爲朝肺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袴。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念他衰老，不是力所能够承受的。

皇建二年，調任東郡太守，以寬惠聞名。這一年夏天，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的，全郡都認爲是德政感化而造成的，因此申報朝廷。到秋天，又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來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令民間養驢，催買很急。孟業説："我既然是父母官，怎麽能坐着看此急難。下令暫時取出庫裏的錢，借給大家去辦理，以後如要問罪，由我來擔當。"後來被憲司彈劾。被捕這一天，郡裏的人都哭着跟隨他，相繼吊慰。送孟業過關的，有幾百人，直到黎陽郡西，纔與他告别，大家挽留痛哭，傷悲感動行路的人。到京城訴説冤情的不止一人，皇帝於是下令放他回去。郡中的父老，沿着黄河迎接他。

武成帝親征，從洛回到鄴城，經過東郡。孟業準備牛酒，率領百姓官吏在路旁拜謁，自稱："我是糞土之臣孟業，迎候聖駕親行，有征無戰，獻上微薄的禮物。"便與百姓官吏高呼萬歲，在前面引路，皇帝很贊揚他。後來任廣平太守，年紀已老，處理政務已不如在東郡的時候。武平九年，任太中大夫，加任衛將軍，不久去世。

孟業志向質樸，不喜歡浮華。爲兒子聯姻，是帝王的宗室近親吒羅氏。他的兒子因先代官爵而受任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就下令做今世服飾極盡富麗。吒羅家又依仗有婚姻關係，炫耀矜誇。孟業知道而没有加以阻止，聲望有所下降。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强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

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强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

蘇瓊字珍之，是長樂武强人。父親蘇備，在北魏做官，官至衛尉少卿。

蘇瓊幼年時跟隨父親在邊防，曾謁見東荆州刺史曹芝，曹芝開玩笑地問道："你想做官嗎？"回答説："設置官職求人擔任，而不是人去求官做。"曹芝對他的回答很驚異，任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帝以儀同開府，任他爲刑獄參軍，經常加以勉勵慰勞。并州曾有强盜，長流參軍張龍推究

所疑賊徒，并已拷伏，失物家并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

這件事，所懷疑的賊徒，都已經拷問伏罪，失物的人家也已指認，但是還沒有得到贓物。文襄帝交給蘇瓊，再下令追查，於是另外查出元景融等十餘人，并且得到贓物。文襄帝大笑，對以前胡亂攀供盜賊的人講："你們如果不遇到我的好參軍，幾乎要導致冤屈而死。"

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内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杯酒，無不即知。

任南清河太守，郡中多盜賊，蘇瓊到了以後，奸盜就沒有了。有的外境奸盜，常越界而犯案的，沒有不捉拿的。零縣人魏雙成，住的地方與畿内武城縣交叉，丢失了牛，懷疑是村裏人魏子賓所偷，把他送至郡中。經過徹底審問，知道魏子賓不是盜賊，便把他放了。魏雙成說："太守把盜賊放了，我的牛從何處可以得到？"蘇瓊不理會他的話，秘密派遣人尋找捉住了盜牛的人。從此以後飼養的家畜不再收欄，說："儘管存放在府君那裏。"鄰郡有個富裕人家，將財物寄托在南清河郡以躲避盜賊。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很富有，盜賊攻掠很急，成氏告訴他們說："我的財物已放到蘇瓊那裏去了。"盜賊於是退走。平原郡有妖賊叫劉黑苟，交結徒衆，一直通到滄海。蘇瓊的部下，連接村居，沒有一個人與他們有牽連。鄰邑的人都佩服他的德政。郡中舊有賊人一百餘人，都收在左右，人間善惡以及官吏喝別人一杯酒，沒有不馬上知道的。

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潁，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潁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潁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潁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

蘇瓊生性清正謹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産特別富有，在郡多收益，常得郡縣爲徵。到他想要拜見，蘇瓊揣度到他的來意，每次見他便談問玄理。道研雖然多次爲債而來，但無法開口。他的弟子問他緣故，道研說："每次見到太守，都將我引入青雲之間，怎麼能談到地上的事呢！"師徒回去後，便焚燒了債券。本郡人趙潁，官至樂陵太守，年已八十有餘，辭官告老回到家鄉。五月中，得到新瓜二隻，親自送上。趙潁自恃年老，一再請求，於是留下。就放在廳堂的梁上，終不剖開。人們聽說他接受趙潁送的瓜，想要獻上新果，到了門口，打聽到趙潁的瓜還在，互相看了看就走了。有個叫乙普明的百姓，兄弟倆爭田，長年不斷，互相找人證明，以至於到了一百人。蘇瓊召見乙普明

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其兵賦次第，并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絶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户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户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

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

兄弟，對衆人告諭説："天下難得的是兄弟，容易求到的是田地。如果得到了田地而失去了兄弟的心，怎麽樣？"因此而掉下了眼淚，各個證人没有不流淚的。乙普明兄弟叩頭，請求出府後改正，兄弟倆分居十年，現在便一起回去同住了。

每年春天，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到郡學講授，朝廷官吏在公務之暇，都命令他們讀書。當時人指着官府説是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都教令節儉而且適合禮制。又於夏曆三月蠶忙時預先立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兵賦的等次，都明確規定。至於調役，事情一定預先辦好，郡縣吏長，常無十杖的延誤。當時州郡，没有不派人到這裏，詢問他們治理政務的方法。

天保年間，郡内有大水，人災，没有糧食吃的有千餘家。蘇瓊召集郡中有糧食的人家，向他們借糧食，全部給飢餓的人。州裏按户徵租，也想推廣他借糧食的辦法，州主簿對蘇瓊説："雖然憐憫飢餓的人，但擔心罪過連累您太守。"蘇瓊説："我一個人獲罪，能够使一千家活下來，有什麽可怨恨的呢？"於是上表陳説情況，使檢都免，人户都保平安。此等愛民如子，都説"太守使你們活下來"。在郡中六年，人人都感懷他，没有一個人經州。前後四次上表，列爲最優。因父母去世解職，故舊友朋贈送的物品，没有一件接受的。

不久任命爲司直、廷尉正，朝士感嘆他屈就，尚書辛術説："既直而且又正，名用以定體，不慮不申。"起初，蘇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裴獻伯用法嚴酷，蘇瓊以恩惠養人。房延祐到樂陵郡做官，經過濟州。裴獻伯問他外面的名聲，房延祐説："衹聽到講太守善，刺史惡。"裴獻伯説："得到别人稱贊的不一定是最公正的。"房延祐回答説："如果是這樣，黄霸、龔遂，是君的罪人了。"後有敕令，讓各州推舉清正賢能的人。裴獻伯因爲以前説的話，擔心被蘇瓊誣陷，蘇瓊申明其冤屈，議論的人推崇他的公平。畢義雲任御史中丞，任職猛暴，治獄的官吏顧慮畏懼，没有敢違抗的。蘇瓊推斷省察務求掌握實情，得到昭雪的人很多。寺署臺案，開始於

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决無疑蘇珍之。"

蘇瓊。調任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多次告發謀反，前後都交給蘇瓊審問追查，事情大多能得到申辯表白。尚書崔昂對蘇瓊說："如果想立功名，應當另想其他的治理辦法。連續多次給反逆的人昭雪，生命何其輕也？"蘇瓊正色說："所昭雪的人都是冤枉的，并不放過反逆的人。"崔昂大感慚愧。京城爲他的政績評論說："斷決無疑是蘇珍之。"

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盗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踪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嘆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

皇建年間，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兼行徐州事務。徐州城中五級寺忽然被盗走銅像一百軀，有關官府詢問查檢，四鄰夜間守衛以及踪迹可疑的，抓起來的有數十人。蘇瓊一時都放回，寺僧怨訴不能審問盗賊。蘇瓊讓寺僧回去，謝着説："姑且回到寺中，得到銅像自然送回。"這以後十天，抄賊的姓名以及贓物所在處，直接去收捕，都得到盗賊及贓物。賊徒承認罪過，僧人百姓感嘆佩服。舊制，因淮禁不許商販擅自貿易。淮南年成不好，允許到淮北换糧食。後來淮北人飢，又允許到淮南换糧食，於是商販能够在淮北淮南往返，互相接濟，水陸之利，一直通到黄河以北。

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後來任大理卿而北齊滅亡，在北周做官，任博陵太守。隋朝開皇初年去世。

路去病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疏朗，儀表瑰異。齊河清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人嘆伏。

路去病，是陽平人。風姿神情疏朗，儀表與衆不同。北齊河清初年，任殿中侍御史，他彈劾不避貴戚權臣，以正直知名。皇帝下令用士人爲縣宰，任命路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路去病善於處理政事，性情比較嚴厲剛毅，别人不敢欺侮，然而爲政廉潔平和，官吏們贊嘆佩服。

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内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

武平四年，任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個縣，處在天子之下，舊號難爲，加上政治混亂時世艱難，綱紀不立，近臣内戚，請托的事情很多。路去病斟酌事務，以理服人，有權勢任要職的人，即使是厮養小人，没有不畏懼他作風的，也不至於怨恨他。自從遷到鄴以來，三個縣令的政績，路去病獨稱第一。周武帝平定北齊，看重他能辦事，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兩個人没有被替换，下詔書褒獎宣揚。

揚。

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路去病後來因爲尉遲迥的事情受到牽連。隋朝大業初年，在冀氏縣令任上去世。

梁彦光 梁文謙

梁彦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

梁彦光字脩芝，是安定烏氏人。祖父梁茂，任北魏秦、華二州刺史。父親梁顯，任北周荆州刺史。

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彦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毁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毁甚，嗟嘆久之。後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

梁彦光年輕時很聰慧，有品性天賦卓絶，他的父親經常對親朋説："這個兒子有剛正的氣概，必定振興我家。"七歲時，父親病重，醫生説"食五石纔可痊愈"，當時求不到紫石英，梁彦光憂愁憔悴，不知道怎麽辦。忽然在園中見到一樣東西，梁彦光不認識，感到奇怪而拿回家，即是紫石英。親屬都感到驚異，認爲是他的孝順感動了上天而給予的。西魏大統末年，入學，涉獵經史，有規矩法度，隨便的事情都以禮待。後來做官擔任秘書郎。北周建立，調任舍人上士。武帝時，歷任至小馭下大夫。母親去世後離職，哀悼悲痛超過禮節。未過多久，下令他復官管理事務，皇帝見他面容憔悴，感嘆了很久。後來擔任御正下大夫，跟隨皇帝平定北齊，因功績授任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爲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把陽城公轉封給一個兒子。後來拜爲柱國、青州刺史。正遇到皇帝去世，没有上任。

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宫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静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彦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采。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

隋文帝建立隋朝，任梁彦光爲岐州刺史，兼領宫監，有很好的政績，嘉禾枝幹連生，出於岐州境内。皇帝稱贊他的能幹，下詔書褒美，賜給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傘一把，以勉勵他的清廉公正。後調任相州刺史。梁彦光先前在岐州，當地的風俗很樸實，他理政清静，全境安定，把對他的考績上報朝廷，爲天下第一。到在相州任官時，仍用在岐州時的辦法，鄴都的風俗比較繁雜，人多權變欺詐，當地人給他作歌，稱他不會理政。皇帝聽説後對他進行譴責，免了他的官。一年多後，任趙州刺史。梁彦光説："我先前在相州有負朝廷，百姓叫我戴帽餳。我自認爲已遭廢黜，不再有當官的願望，没有想到朝廷的恩情仍讓我出任。請求再次到相州，改掉以前的治理方法，希望能改變當地的風俗。"皇帝同意了他

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内，唯技巧商販及樂户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并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

的請求，仍任命他爲相州刺史。强豪奸猾的人聽説梁彦光自己要求來，没有不嗤笑的。梁彦光到任後，揭發奸隱，像有神助一樣，狡猾之徒没有不逃竄的，全境感到驚駭。起初，北齊滅亡後，衣冠士人，大多遷往關内，祇有有技能的商販以及樂户之家，充實州城。由此人情陰險邪僻，妄起風波，訴訟官員，千變萬化。梁彦光想要革除這個弊端，就用自己的秩俸，招來山東大儒，每鄉都設立學校，不是聖哲的書本不能教授。常於每季的最後一個月召集他們，親自進行考試。有勤學優等，聰明聞名的，進入廳堂設宴款待；其餘的都坐在廊下；有喜好争訟惰於學業一事無成的，坐在院子裏，給他們粗劣的飯食。到了推舉人才時，待以賓貢的禮節，又在郊外祭祀路神爲他送行，用財物資助他。於是人人都刻苦努力，風俗大有改變。

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彦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悦，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

滏陽人焦通，性喜酗酒，事親不講禮節，被堂弟告到官府。梁彦光没有治他的罪，將他送到州學，讓他看孔子廟中韓伯瑜被母親用棍責打不痛，哀傷母親力氣衰弱，對着母親悲泣的圖像。焦通由是感悟，悲痛慚愧得無地自容。梁彦光教育後讓他回去，焦通後來改正錯誤勉勵行節，最終成爲善士。官員百姓感動悦服，再也没有争訟糾紛。在任上去世，贈官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號叫襄。

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還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户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

兒子梁文謙繼承官爵，弘雅有父親的風度。因是上柱國世子，按例授儀同之職。歷任上、饒二州刺史，調任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又徵拜户部侍郎。遼東之役，兼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正逢楊玄感作亂，他的弟弟武賁郎將楊玄縱原先隸屬於梁文謙，楊玄感反訊未到而楊玄縱逃走，梁文謙不知道。受這件事牽連，發配守衛桂林而去世。

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小兒子梁文讓，開始封爲陽城縣公，後來任鷹揚郎將。跟隨衛玄在東都出擊楊玄感，力量用盡而戰死，追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兖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

樊叔略，是陳留人。父親樊觀，在東魏做官，任南兖州刺史、河陽侯，被高氏誅殺。樊叔

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内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内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决。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宫室制度，皆叔略所定。

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

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别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决，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暗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略被處以腐刑，給使殿省。他身高九尺，有志向氣節。受到猜忌，内心不安，就投奔關西。北周文帝很器重他，安排在左右，授任都督，繼承爵位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逐漸被信任，兼督内外，位居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護被殺，齊王宇文憲任他爲園苑監。多次進言出兵的謀略，宇文憲感到很驚奇。跟從北周武帝平定北齊，因爲戰功加任上開府，封爲清鄉縣公，拜授汴州刺史，號稱明達果决。北周宣帝營建東都，因爲樊叔略有巧思，任爲營構監。宫室的制度，都由樊叔略决定。

尉遲迥作亂時，鎮守大梁，因爲有戰功拜爲大將軍，又擔任汴州刺史。隋文帝建立隋朝，加位上大將軍，進爵位爲安定郡公。在汴州數年，很有名聲。調任相州刺史，政績爲當時第一。皇帝下詔書褒獎稱頌，賜給他粟帛，告示天下。百姓爲他的政績議論説："智無窮，是清鄉公；上下正，是樊安定。"徵拜爲司農卿，官吏百姓没有不流淚送他的，爲他立碑歌頌他的德行。

自擔任司農卿，凡所種植事，樊叔略别有條例制度，都出人意料之外。朝廷有疑難問題，公卿不能决斷，樊叔略常爲他們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而師心獨見，暗與理相合。很被皇帝親信托付，高熲、楊素也以禮對待他。樊叔略雖然擔任司農卿一職，但往往參與督察九卿的事務。生性豪放奢侈，每餐肴饌極其豐盛，水中游的地上跑的都有。十四年，跟隨皇帝祭祀泰山，到洛陽，皇帝命他省察記録囚徒的罪狀。將要上奏，早晨到獄門，在馬上突然去世，皇帝嘆息哀悼了很久。贈官亳州刺史，謚號叫襄。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

公孫景茂字元蔚，是河間阜城人。容貌魁梧，年輕時好學習，博覽經史。在魏時，被推舉爲孝廉，考試爲甲科。不久調任太常博士，多有興革，當時人稱他爲書庫。歷任高唐令、大理正，都有能幹的名聲。北齊滅亡，北周武帝聽説而召見他，和他談話後很器重他，授任濟北太守。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

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禄爲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逾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

隋開皇初年，召見拜爲汝南太守。郡廢除後，任曹州司馬，調任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爲通行。平陳之役，征討將士在途中生病的，公孫景茂減少自己的俸禄用來煮粥熬湯藥，多方賑濟他們，賴以活下來的人以千數。皇帝聽説後很贊揚他，下詔告示天下。十五年，皇帝巡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當時已七十七歲，皇帝命令他進殿坐下，問他的年齡，哀傷他年老，感慨了很久。公孫景茂兩次拜謝説："吕望八十而遇見周文王，我年已過七十而相逢陛下。"皇帝很高興，下詔書褒獎稱贊他，加任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第二年，以疾徵召，官吏百姓哭泣於道。到疾病痊愈，請求離職還鄉，皇帝不允許。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户入，閲視百姓産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户，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調任道州刺史，把自己的俸禄買了牛犢鷄猪，送給孤弱貧窮不能爲生的人。喜歡單騎巡視，到了别人家中，看看他家的産業。有治理的，在集會時，就褒獎稱贊；如有惡行，隨時加以訓斥教育，而不彰明。因此人人都講義氣尚謙讓，有無都互相幫助，男子耕耘，女子紡織，大的村子有的有數百家，都像一家人一樣操持。這以後請求辭去官職，皇帝下詔聽從了他。仁壽年間，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看到公孫景茂精力不衰，回來後上報皇帝。於是拜任淄州刺史，賜給馬車，順道赴任。前後擔任各個官職，都有德政，評論的人稱他爲賢能的州郡長官。

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大業初年，在任上去世。年八十七歲，謚號叫康。去世的那天，各州官吏百姓赴喪的有數千人。有的來不及參加葬禮，都望着墳墓痛哭，在野外祭祀後離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

辛公義，是隴西狄道人。祖父辛徽，任魏徐州刺史。父親辛季慶，任青州刺史。

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

辛公義小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爲母親所撫養，母親親自給他講授《書》、《傳》。北周天和年間，選拔良家子弟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讓他接受道義，每月集中在皇帝前，下令與大儒講論。皇帝多次感嘆吃驚，當時人很羨慕他。建德初年，任宣納中士。跟隨平定北齊，屢

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内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内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

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轝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争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内，呼爲慈母。

後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决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僚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

次遷升任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做相，任内史上士，參與掌管機要事務。隋朝開皇元年，任主客侍郎，代理内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調任駕部侍郎，讓他考核檢查各個馬牧，獲得十萬匹之多。皇帝高興地説："衹有我的辛公義，對國家盡心盡力。"

跟隨軍隊平定陳朝，因有戰功任岷州刺史。當地風俗害怕疾病，如果一人有疾病，全家都要躲避他，父子夫妻，不互相照看養育，孝順的道義絶迹。由於這個原因生病的人大多死亡。辛公義很擔心，想改變這一風俗。於是分派官吏，巡視檢查境内，凡有病的，都用床安置好用車運來，放在廳堂上。熱天流行疾病時，病人有時有數百人，廳堂走廊都滿了。辛公義親自設置一榻，獨自坐在中間，白天連着晚上，對着處理事務。所得俸禄，都用作購買藥品，請來醫生進行治療，勸他們多吃多喝，於是全都痊愈。這纔召見他們的親戚而告諭説："死生由命，不關互相接觸，以前你們拋棄了他們，所以死了。如今我把他們聚在一起，坐卧在其間，如果講互相傳染，哪能不死？病都痊愈了，你們不要再相信舊的風俗了。"各病人的子孫，慚愧感謝而離去。後人有得病的，争着去見刺史，他們家的親屬，一再留下療養。家人之間開始互相慈愛，舊的風俗逐漸革除，全境之内，稱呼他爲慈母。

後來調任并州刺史，一上任，先到獄中，坐在監牢旁，親自審問，十餘天時間，全部決斷完畢。這纔回到大廳，接受新的訴訟。都不立文案，派遣當值佐吏一人，坐在旁邊訊問。事情如没有完結，必須監禁犯人，辛公義就住在廳堂裏，終不回家。有人勸諫他説："這事有過程，刺史您何必苦自己呢？"他回答説："刺史無德可以開導人，還使百姓關在監獄之中，怎麽能有犯禁的人在獄中，而心裏自安呢！"犯罪的人聽説後，都表示服從。後來有想争訟的，鄉里父老互相告知説："這些都是小事，怎麽忍心讓刺史操勞！"争訟的人大多互相謙讓而停止。當時山東多雨，從陳州、汝州一直到滄海，都苦於水災。獨有并州境内地勢交錯，没有受到損害。山裏出

損。山出黄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了黄銀，拿到後獻給朝廷，下詔水部郎婁崱到辛公義處祈禱，就聽到空中有金石絲竹的響聲。

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僚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黄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楊暕擔心他所部内官僚犯法，還未進入州境，預先派使者相托。辛公義回答説："不敢有私心。"等到了揚州，都没有什麽放寬，楊暕很怨恨他。到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宫擔任黄門郎，説及辛公義的短處，竟被免官。官吏守候於宫門訴冤，相繼不絶。後數年，皇帝明白過來，任辛公義爲内史侍郎。因母親去世服喪，不久又任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跟隨皇帝出征到柳城郡去世。兒子叫辛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

柳儉字道約，是河東解人。祖父柳元璋，任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親柳裕，任北周聞喜令。

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决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還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悦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

柳儉有器量，行爲舉動清正刻苦，爲州裹所敬重，即使是親昵的朋友，也不敢輕慢侮弄。在北周做官，歷任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到隋文帝建立隋朝，提升爲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没過多久，調出任廣漢太守，很有才幹。不久郡廢。當時皇帝振奮精神主持朝政，精選有才能的官員，外調擔任牧宰，柳儉以仁明著稱，升任蓬州刺史。訴訟的人當庭决斷而發遣，佐吏從容處置，獄中没有囚犯。蜀王楊秀當時鎮守益州，把這事上報朝廷。調任邛州刺史，任職十餘年，百姓和少數民族都心悦誠服。蜀王楊秀有罪，柳儉因與蜀王交往，被免職。到回鄉時，妻兒衣食都不足，看到的人都驚嘆佩服。

煬帝嗣位，徵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并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

煬帝即位，徵召他。當時，大多以功臣任職，管理州郡的，都有征戰的資歷，惟獨柳儉從良吏起家。皇帝稱贊他的業績，特任他爲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柳儉愈加砥礪清正的節操。大業五年，入朝，郡國官吏都集中在一起。皇帝對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説："其中清名天下第一的，是誰？"蘇威等回答説是柳儉。皇帝又問誰是第二，蘇威回答説是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二人。皇帝賞賜柳儉帛二百匹，郭絢、敬

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肅帛各一百匹，命令天下朝集使送到他們郡中住所，以示褒獎，評論的人稱頌這件事。

到大業末年，盜賊群起，多次被攻逼。柳儉安撫團結民衆，最終無人叛離，保全了州郡。到義兵至長安，立恭帝爲帝，柳儉與留守李粲衣着縞素，在州向着南方痛哭。不久以後回到京城，相國賜柳儉帛三百段，就任上大將軍。一年多以後，在家中去世，當時八十九歲。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㢸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悦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郭絢，是河東安邑人，家庭門第低微。開始任尚書令史，後來以軍功拜爲儀同，歷任幾個州的司馬、長史，都有能幹的名聲。大業初年，刑部尚書宇文㢸視察河北地區，以郭絢爲副手。煬帝將要征討遼東，因爲涿郡是要害之地，尋求可以任職的人。聽説郭絢有才幹，任爲涿郡贊務，官吏百姓心悦誠服。幾年以後，任爲通守，兼領留守。到山東地區盜賊群起，郭絢逐一捕捉，大多抓獲。當時各郡没有保全的，衹有涿郡獨全。後來率領軍隊在河間攻打竇建德，戰死，百姓官吏爲之哭奠，幾個月也没有停止。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毁，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

敬肅字弘儉，是河東蒲坂人。年輕時以方正耿介聞名，後入仕擔任州主簿。開皇初年，任安陵令，有能幹的名聲。提升爲秦州司馬，調任幽州長史。仁壽年間，任衛州司馬，都有不凡的業績。煬帝即位，調任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到東都朝見。皇帝下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給天下郡官寫出評價，稱敬肅説："心如鐵石，越老越忠實。"當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正受到重用，他的封邑在潁川，每有書信給敬肅，敬肅從没有拆開，讓使者拿走。宇文述的賓客中有放縱的，依照法律處治他們，從不寬宥，因此宇文述深恨他。八年，朝於涿郡。皇帝因爲他年老，有能幹的名聲，多次想提升他擔任太守，都被宇文述所詆毁，没有成功。大業末年，請求辭官，皇帝下詔同意。辭官的時候，家裏没有餘財。一年多以後，在家中去世。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

劉曠，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本性謹慎寬厚，每以誠信待人接物。開皇初年，任平鄉令，他單騎赴任。人有争訟的，常叮嚀給他們講道理，不加以處罰彈劾，各自認錯而離去。所得的俸祿，都賑濟施捨給窮苦人。百姓爲他的德行所感動，更是互相勉勵説："有縣令如此，怎麽能做壞事呢？"在任七年，風氣教化大爲和洽。監獄中没有囚犯，争訟也停止了，關人的地方都長出了草，庭園中可以張網捉鳥。到離職，官吏百姓無論年少年長都痛哭流涕，沿路送他的，幾百里不斷絕。

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遷任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講説這件事，皇帝召見了他。到見面時，慰勞他説："天下縣令很多，你能獨獨與衆不同，實在應該贊美。"回頭對侍臣説："如果不特殊加以獎賞，怎麽能够勉勵别人？"於是下褒獎的詔書，提升他爲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并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脱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脱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王伽，是河間章武人。開皇末年，任齊州參軍。開始無足稱道，後來被州府派遣押送被流放的囚徒李參等七十餘人到京城。當時制度，被流放的囚徒要戴上枷鎖押送，停留在滎陽時，憐憫他們辛苦，招呼着而對他們説："你們既已犯罪處了刑罰，使名教受虧損，身遭繩索捆綁，這是我的職責。如今煩勞押送你們的兵卒，難道不有愧於心嗎！"李參等辭謝。王伽説："你們雖然犯了國家法律，戴上枷鎖也很痛苦，我想讓你們去掉枷鎖，到京城集合，能够不違期到達嗎？"這些人都拜謝説："一定不敢違期。"王伽於是把他們的枷鎖全除掉，不要押送的兵卒，與他們約定説："某一天應當到達京城，如果没有遵守約定，我要爲你們受死。"放了他們而離去。囚徒感動歡悦，根據約定日期都到了，没有一個離叛的。皇帝聽説後感到很驚異，召見他與他講話，稱贊了很久。於是召見了所有囚徒，命令他們携帶妻兒一起來，在殿庭設宴并且赦免了他們。

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并識是非。若臨以至

皇帝下詔説："凡是有生命的，都含有靈性，知道好惡，認識是非。如果用至誠對待他們，明

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内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白勸導他們，那麽澆俗也會得到教化，人都會從善。以前海内亂離，德教廢絶，做官的人没有慈愛的心，百姓懷有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斷，社會風氣浮薄難以改變。我受命於上天，安養萬千百姓，想着遵守聖賢法制，用德來教育人，從早到晚孜孜不倦，用意原本就是如此。王伽深深明白我的意圖，誠心教育引導；李參等感動覺悟，自己到了官府。可以知道天下百姓，并非難以教育，實在是做官的人没有加以曉諭，使得他們犯罪，没有辦法自新。假如使得做官的人都和王伽一樣，百姓都和李參一樣，刑法不用，達到治理的境界有什麽遠呢！”於是提升王伽爲雍令，理政有能幹的名聲。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

德深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户、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静，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税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絶。

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

魏德深，本是鉅鹿人。祖父魏冲，在北周做官，任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就在弘農安了家。父親魏毗，任鬱林令。

魏德深起初擔任隋文帝挽郎，後來歷任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户、書佐，以能幹調任貴鄉長。爲政清正平静，不嚴而莊重。正遇上興起遼東之役，徵税多種多樣，派人往來，責成郡縣辦理。當時朝廷綱紀鬆弛紊亂，官吏多有貪贓納賄，徵斂不斷，人民苦不堪命。衹有魏德深這個縣，有無相通，没有用盡其力，所需求的都能供給，百姓没有受到驚擾。當時盜賊群起，武陽等城，多被淪陷，惟獨貴鄉得到保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都不利，器械用盡，常常向百姓徵調，動不動就以軍法從事，這樣做已經好多次了。他們鄰城營造，都聚在官署視事問案的廳堂，吏人交相督責，白天黑夜喧嘩吵鬧，仍不能成功。魏德深各問他們所想做的，任他們隨便修營，官府寂静，像没有事一樣。衹是約束長吏，所修的不要勝過其他各縣，使得百姓勞苦。然而下屬各自盡心竭力，常常是各縣中完成得最好的。不久調任館陶長，貴鄉官吏百姓聽説後，互相談到這件事，都感嘆流淚，講話不成聲調。到將去館陶赴任，全城的人都送他，哭泣的聲音，整條道路上都不斷絶。

到了館陶，全境老老少少，見他都像見自己

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

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没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父母一樣。有奸猾的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勾結很深，前後的令長，没有不受他們指揮的。自從魏德深到了館陶，趙君實躲在家中，不敢常常出門。逃竄在外的人，像趕市集一般回來了。貴鄉的百姓，冒着艱險，趕到朝廷請求留下魏德深，皇帝下詔同意了。館陶的百姓，再到郡去訴訟，認爲貴鄉的文書有假。郡中不能决斷。正遇上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到來，兩縣的人到使者處打官司，把魏德深斷給貴鄉。貴鄉的官吏百姓，滿道歡呼，互相慶祝；館陶的人民，全境悲泣，因跟隨魏德深而徙居到貴鄉的有數百家。

元寶藏深深妒忌他的才能。這時越王楊侗在郡中徵兵，元寶藏就下令魏德深率兵千人趕赴東都。不久元寶藏以武陽歸順李密，魏德深所率領的都是武陽人，因爲家鄉陷入李密手中，思念他們的親戚，常常走出都門，向着東方慟哭而返。有人對他們説："李密的兵馬，就在附近的金墉，離這裏衹有二十餘里，你一定要回去，誰能禁止得住？何必自己痛苦成這樣！"他們都哭着説："我們與魏德深一起來，不忍心離開他，豈是害怕道路的艱難！"他得人心可見一斑。後來與賊作戰，在陣中死亡。貴鄉、館陶的人士，一直到今天仍然懷念他。

論曰：爲政的方法，在於寬猛相濟，好比寒暑更迭，都成爲一年的時序。然而爲政要簡易而持久，一定要憑藉寬平，大則有吃飽肚子和樂相處的歡欣，小則有卸去負擔休養生息的恩惠。所以《詩》説："雖無恩德贈與你，可你還得歌且舞。"張膺等人都有寬仁的心，以至誠對待事物，教化施行所達到的，以仁愛團結了人心，所以能够離開了仍爲别人所思念，在任時能實現教化。《詩》所講的"和樂平易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豈是偶然的啊！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 趙霸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盗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

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故大奸巨猾，犯義悖禮。郅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奸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

治國的體制有四種：一是仁義，二是禮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罰。仁義、禮制，是教化的根本；法令、刑罰，是教化的枝葉。没有根本不能立國，没有枝葉不能成事。然而教化之功長遠而刑罰之用切近，刑罰可以幫助化育而不可以專行，可以建立威儀而不可以繁用。老子說："其政苛刻細密，其人就狡詐善變。"又說："法令愈加明顯，盗賊就會增多。"然則法令的煩苛，官吏的嚴酷，不可能達到教化，百代歷史可以證明。考覽以前所記載的，有時而用之矣。

過去秦朝任用獄吏，犯罪的人到處都是。漢代革除這樣的風氣，矯枉過正，法令空疏不周密，使得要案都漏掉了，所以大奸巨猾，冒犯道義背棄禮節。郅都、甯成這些人，猛氣奮發，摧毁凶邪，這一切是爲了挽救時弊，雖然有悖於教義，還是有可取之處的。于洛侯等人，前書編爲《酷吏傳》。有的因爲祖上的業績，有的因爲自己的微功，適應時世，竊居高位。放肆自己褊狹的生性，多行無禮之事，君子小人，都受到他們的毒害。凡所任職，没有不畏懼的。處在他們下面的人，看他們像凶殘的毒蛇；經過他們管轄地區的人，趕快逃跑如遇到仇敵一般。給别人恩惠，并非出自於内心的樂善好施；加給别人罪責，并非由於嫉惡如仇的處治。他們所笞打羞辱的，大多是無辜的人。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爲，連豺狼也

不如。他們禁奸邪除狡猾，恐怕和郅都、甯成這些人不同。君子看輕他們，所以編爲《酷吏傳》。

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厙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厙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并列於此云。

北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北齊有邸珍、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設立這篇。《隋書》有厙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如今檢出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厙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隨從他們家傳，其餘的人都列在此篇之中。

于洛侯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吕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嘆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于洛侯，是代人。任秦州刺史，貪婪殘忍。部下富熾奪取吕勝一條裹腿布，于洛侯就打富熾一百鞭，砍掉他的右腕。百姓王隴客殺死王羌奴、王愈二人，依照法律應該處以死刑。而于洛侯活生生地拔下王隴客的舌頭，用刀刺他的脚跟，并刺胸部和腹部二十餘處，王隴客不堪痛苦，隨着刀刺而顫動。于洛侯就立起四根柱子，分解他的手足，王隴客將要死時，纔砍下他的頭，割裂肢體，分挂在道路上。看到的人没有不悲傷痛苦感嘆驚愕的。百姓王元壽等因此造反。有關官府揭發彈劾于洛侯，孝文帝派使者到秦州處罰犯人的地方，向士兵百姓宣告于洛侯的罪行，然後將于洛侯斬首以答謝百姓。

胡泥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内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胡泥，是代人。歷任官職到司衛監，賜爵永成侯。胡泥統率宫内，不害怕權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當值而没有到，胡泥用法治理他。叔孫侯頭自恃恩寵，便與他争論。孝文帝聽説後贊揚他，賜給胡泥衣服一套。調出任幽州刺史，代范陽公的爵位。因爲北平陽尼學問好，就上表推薦他。轉任定州刺史，因爲他爲政暴虐，刑罰嚴酷泛濫不加節制，受貨納賄，把他召還後殺了。將要臨刑，孝文帝到太華殿引見他，派遣侍臣宣讀詔書斥責，讓他回家自盡。

李洪之　李神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

李洪之本名文通，是恒農人。年輕時出家修

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宫，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

以外戚爲河内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還拜尚書、外都大官。

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决。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

道，後來纔還俗。真君時，任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當時永昌王元仁隨從太武帝南征，得到元后姊妹二人，李洪之暗中饋贈物品，結爲兄弟，如同親人一般。得到元后在南方兄弟的名字，就改名爲洪之。到元仁有罪被殺，元后進宫，受到文成帝的寵愛，生下獻文帝。元后去世前，昭太后問她有無親戚，就説李洪之是她哥哥，與他訣别一整天。寫出南方各位哥哥珍之等人名字，親手交給李洪之。就稱爲獻文帝的親舅。太安年間，珍之等兄弟到都城，與李洪之相見，講元后平生故事，根據年紀長幼稱哥哥和弟弟。

以外戚的身份出任河内太守，進封爵位爲任城侯，威儀同刺史一樣。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勢險要人民强悍，多爲劫害，官吏不能禁止。李洪之到郡後，嚴設科防，招募斬賊的人，給以重賞，勉勵他們務農，盜賊没有了。但是誅殺奸黨，過於殘酷暴虐。後任懷州刺史，封爲汲郡公，徵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帝親自征討，命令李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皇帝車駕到了并州，詔令李洪之爲河西都將，討伐山胡。山胡守住險要拒戰，李洪之在石樓南白雞原修築堡壘以對抗他們。當時諸將領都想進攻，李洪之以信義使他們感化，任憑他們恢復舊業，胡人就投降了。獻文帝稱贊他，升他爲尚書、外都大官。

後來任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到任後，設立禁奸的制度，有帶刀行走的，罪與搶劫相同，輕重品格，都有條規章程。於是宴請州中豪傑長老，出示法制。於是晚上秘密派遣騎兵分布在各要道巡察，有犯禁令的，都捉到州裏，宣告罪狀斬首。其中冤枉被殺的，有一百以上。赤葩渴郎羌深居在山谷之中，雖然互相聯係控制，臣民很少到這裏。李洪之開山爲道，寬十餘步，表示軍行的氣勢。就興兵到這裏，山人驚恐不已。李洪之率領數十騎到他們里巷，安撫他們的妻子兒女，問他們日常生活，送物品給他

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悦，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强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疏張氏。亦多所産育。爲兩宅别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妒競，兩宅母子，往來如仇。及莅西州，以劉自隨。

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禄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群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幍，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嘆良久，乃卧而引藥。

始洪之托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

劉氏四子。

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榮盡鋭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宫，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

們。羌人喜悦，請求編入課調，收入十倍於以往。李洪之善於駕馭戎夷，很有威信，而刻薄殘忍的名聲，在朝野很有名。

起初，李洪之還没有做官時娶妻張氏，也是一個聰明强悍的婦人，從貧賤到富貴，多有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李洪之後來娶劉芳堂姊，很喜歡她，疏遠了張氏。也多有生育。兩個妻子分别居住在兩處，李洪之偏愛劉氏。因此兩個妻子互相妒忌争寵，兩處的母子，往來像仇人一樣。到西州去做官，帶了劉氏前往。

李洪之平素不是很廉潔，經常受貨納賄。當時孝文帝開始建立俸禄制度，法禁嚴厲，就把李洪之拘繫到京城，親臨太華殿，殿中聚集大臣列舉他的罪狀。因爲他是大臣，命令他在家自盡。李洪之生性慷慨，多能忍受。疹病灸療，用艾製成錐形顆粒圍住二寸，首足十餘處，同時施艾熏療，他仍談笑自若，接待賓客不停頓。到要自盡時，沐浴更衣，押送的差役扶持，出入遍巡全家，如此再三，哭泣感嘆很久，就卧下服藥而死。

開始李洪之假托爲元后兄，於公於私自視如同外戚。到服罪後，孝文帝纔對百官辯明他的真實身份。而李氏諸兄弟仍善待他，恩情和親人一樣。李洪之開始見元后，按照年齡成爲兄長。到珍之等人來到，李洪之以元后原先定的長幼，招呼拜坐，如同家人一般。晚年，多次請他們宴飲，酒醉以後，有時談到本末，李洪之則起而加敬，談笑自若。富貴顯赫，相當於舅戚之家。於是拋棄宗族，專附珍之等。後來想振興本族，但仍不明顯。

劉氏生有四個兒子。

長子李神，年輕時有膽略，以氣節著名。因爲軍功封長樂縣男，多次升遷任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年間，管理相州事，不久加任撫軍。葛榮率領精兵攻打他，很久不能攻下。葛榮被擒拿，他因功進爵位爲公。元顥入洛，孝莊帝北巡，以李神爲侍中。又任殿中尚書，仍管理相州事務。皇帝回宫，改封他爲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豹襲。齊受禪，例降。

去世，贈官司徒公，冀州刺史。子李士豹繼承爵位。北齊受禪立國，爵位照舊例下降一等。

張赦提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謀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并善弓馬，於靈丘、雁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繞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

張赦提，是中山安喜人。本性雄武，有謀劃能力。開始擔任武賁中郎，當時京城一帶盜賊其首領稱爲豹子、彪子，都擅長弓馬，在靈丘、雁門一帶聚衆搶劫，直至殺人頭，射人口，刺人肚臍，拉出腸子繞樹而共同射之，以此爲戲笑。其殘暴苛酷如此。軍騎捕捉，很久未能抓獲，行路的人擔憂害怕。張赦提任逐賊軍將，没過多久就抓獲彪子、豹子以及他們的黨羽，都送到京城，斬於宫闕之下，從這以後道路清静了。靈丘羅思祖，宗族興旺發達，家住險隘之地，多留亡命之徒，與之爲劫。獻文帝大怒，殺戮他們全家。羅思祖的家族黨羽，相繼爲寇盜。張赦提請求捕捉驅逐，任命他爲游徼軍將，前後抓獲的，全部殺光。因此濫有屠害，特别殘忍嚴酷。既有以前的資歷，又憑藉這次的功勞，任命爲幽州刺史，代理安喜侯。

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心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横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

張赦提克制自己厲行節約，於是有清正的稱譽。後來很放縱自己的妻子段氏，多有受賄納貨之事，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的名聲就傳開了。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訪牧守的政績，李真香查核他的罪行，張赦提害怕被處死想逃走。他妻子的姑姑是太尉、東陽王元丕的妻子，依恃元丕親貴，自許到元丕處去申訴請求幫助，對張赦提説："應該爲你去申訴，有幸得到昭雪，希望你不要擔憂，不要有其他的計劃。"張赦提因爲有這個，自我慰藉不少。段氏就陳説：李真香過去曾因假而經過幽州，知道張赦提有好牛，索要没有成功。如今李真香記着以前這件事，所以威逼部下，拷打過分，粗暴對待無辜的人，證成誣罪。執事擔心有不實的，就使駕部令趙秦州重新前往查訪核實，事實同原先一樣，就判處張赦提死刑。孝文帝下詔賜死於府第。張赦提將要自盡，呼喚妻子而斥責她説："貪贓玷污我的是你，安撫我却使我不能够免除災禍，在九泉之下，我們當成爲仇敵。"

趙霸

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僚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又有華山太守趙霸，殘暴嚴酷不講道理。大使崔光彈劾趙霸說："不遵守法度，威虐任情，以至於親手擊打官員，部下奔走。不可以讓他統治人民，撫治部下，接納他來規範事物。立即禁止他在州任職。"皇帝下詔免除他的官職。

崔暹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户，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

崔暹字元欽，本說是清河東武城人，世代居住在滎陽、潁川之間。本性威猛嚴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奉權勢之家。開始以秀才身份入仕多次升遷至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貪贓納賄聲名狼藉，被御史中尉李平彈劾，免去官職。後代行豫州事務，不久轉爲正式。派遣兒子分開户口，分別隸屬於三縣，廣占田地院宅，藏匿官奴，圍堤占奪水面并加守護，侵盜公私用物，被御史中尉王顯彈劾，免去官職。後幾經升遷官至瀛州刺史，貪暴殘忍，老百姓都害怕他。曾經到州北打獵，單騎到一個村子裏，看見有從井中汲水的婦人，崔暹讓她給馬飲水，問她說："刺史崔暹怎麽樣?"婦人不知道他就是崔暹，回答說："百姓有什麽罪！該得到這樣的癩兒刺史。"崔暹一聲不響離開了。因爲不稱職，被押解返回京城。

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武川鎮造反，下詔任命崔暹爲都督，隸屬於大都督李崇前去討伐。違背李崇調度，被賊寇打敗，單騎偷偷逃回。被囚禁於廷尉處，因爲把女妓園田送給元叉而得到赦免。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贈官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爲武津縣公。

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兒子崔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去世。崔瓚的妻子是孝莊帝的姊姊，後來封爲襄城長公主，所以特贈崔瓚爲冀州刺史。兒子崔茂，字祖昂，繼承祖父爵位。

邸珍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川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尒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

邸珍字安寶，原本是中山上曲陽人，北魏太和年間，徙居武川鎮。孝昌年間，六鎮兵起，邸珍於是跟從杜洛周。杜洛周被葛榮吞并，邸珍進入葛榮軍中。葛榮爲尒朱榮所破，邸珍與他的餘黨，都被徙往并州。後跟從北齊神武帝從山東

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陽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將成景儁等，解東徐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士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興起。神武帝起義信都，任邸珍爲長史，封爲上曲陽縣侯，又任殷州刺史。邸珍求取財物貪得無厭，州人深受其害。後兼任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制調度諸軍事，擊梁將成景儁等，解除東徐州的圍困，回軍彭城。邸珍統率部下殘暴嚴酷，士衆離心，至於士人豪族，也不以禮相待，於是被州人殺害。後贈官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

田式字顯標，是馮翊下邽人。祖父田安興、父親田長樂，在北魏做官，都擔任本郡的太守。

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迹，請托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

田式性格剛强果敢，擅長武藝，拳術尤其出色。在北周做官，擔任渭南太守，爲政崇尚嚴猛，官吏非常恐懼，没有人敢於違法。調任本郡太守，親朋故友不見，請求囑托也不辦。周武帝聽説後稱贊他，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提升爲延州刺史。跟從平定北齊，以功授任上開府，調任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跟從韋孝寬討伐尉遲迥，因爲有功拜授大將軍，進爵爲武山郡公。

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栗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或僚吏奸臧，部内劫盗者，無問輕重，悉禁地阱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到隋文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任襄州總管。專意樹立威勢，每次到外邊處理事務，一定是盛氣凌人。部下官屬，恐懼得大腿發抖不敢抬頭看他。有犯罪的，即使是親朋好友也不寬宥。他的女婿京兆人杜寧從長安來看望他，田式告誡杜寧不要外出。杜寧很久不能回去，偷偷地上了北樓，以表達自己的思念。田式知道以後，用木棍杖打杜寧五十下。他喜愛的奴僕，曾到田式處禀告事情，有蟲爬上他的衣服，他揮袖把蟲拂去，田式認爲他輕慢自己，立即把他打死了。有官吏奸臟，内部盗竊的人，不問罪行輕重，都把他們關在地窖中，睡的地方非常骯髒，讓他們受苦毒，即便不是死在地窖裏，也終究不能出來。每逢赦書到州裏，田式先不閲讀，召來獄卒殺掉重罪犯人，然後再宣告百姓，他的刻毒殘暴到了這樣的地步。

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

因爲這個被皇帝譴責，除去官名。田式慚愧怨恨不吃東西，妻子兒女到他這裏他則常常發

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外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怒，衹有侍僮二人，在身邊聽從使唤。向家裏索要花椒，想自殺，家人不給。暗中派遣侍僮到街上去買毒藥，妻子又奪下扔掉。田式怨恨躺下，他的兒子田信當時擔任儀同，到田式面前流着眼淚説："父親既是朝廷重臣，又没有大的過錯，我看到公卿流放受辱的很多，不久又受任用，父親怎麽會這樣長久待下去呢？何至於如此！"田式突然跳起用刀砍田信，田信避開，刀砍在門上。皇帝知道後，認爲田式認罪很深刻，恢復他的官爵，不久調任廣州總管，在任上去世。

燕榮

燕榮字貴公，弘農華陰人也。父偘，周大將軍。

燕榮字貴公，是弘農華陰人。父親燕偘，在北周任大將軍。

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晋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絶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奸盜屏迹，境内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仇，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

燕榮性格剛毅，有武藝。在北周做官，任内侍上士。跟隨周武帝征討北齊，因有戰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進位大將軍，加封落叢郡公，任晋州刺史。不久跟從河間王楊弘攻打突厥，因有戰功拜上柱國，調任青州總管。在青州，挑選有力量的人爲役卒，官吏百姓經過的，必定加以審問，常常鞭打他們，傷口處可見到骨頭。奸盜没有了，境内安静。其他州縣的人經過青州的，害怕得像仇敵一樣，不敢在此休息。後入朝觀見，受到恩寵。燕榮以母親年老爲由，請求每年入朝一次，皇帝答應了他的要求。

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丹陽，吴人共立蕭瓛，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武候將軍，後除幽州總管。

攻打陳朝的戰役，擔任行軍總管，率領水軍從東萊沿着海到了太湖，攻取吴郡。破丹陽後，吴人共立蕭瓛爲主，被宇文述打敗，退保包山。燕榮率領精兵追踪，蕭瓛敗走，被燕榮捉住。陳朝平定後，燕榮檢校揚州總管。不久徵爲武候將軍，後任幽州總管。

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啖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棰，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

燕榮本性嚴酷，有威儀，長吏看到他，没有不惶懼自失的。范陽盧氏，世代爲大姓，燕榮任他們爲吏卒，來羞辱他們。鞭打左右的人，常常達到一千以上，流出的血溢滿他面前的地面，他照樣吃喝像無事一樣。曾帶領部屬，路上見到叢荆，可以用來打人，下令把它取來，便試着打人。被打的人自己訴説没犯過錯，燕榮説："以

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

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奸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

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黄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

後有罪，可以免打。"到後來犯了過失，將要鞭打，這人說："前日被打，允許有罪寬宥。"燕榮說："没有過失尚要挨打，更何況有過失呢！"鞭打和以前一樣。燕榮每次巡察管轄區內，聽說手下官吏妻子有容貌美的，便住到該官房內奸淫其妻，燕榮貪暴放縱一天比一天厲害。

當時元弘嗣任幽州長史，懼怕遭到羞辱，一再辭職。皇帝知道後，敕令燕榮說："元弘嗣杖十下以上的罪，都要上奏報告。"燕榮憤憤地說："這小子竟敢作弄我！"就派遣元弘嗣管理倉庫中的糧食，揚出一糠一秕，就處罰他，每回笞打不到十下，然而一天之中有時要打好幾回。這樣經過幾年，怨仇越來越深。燕榮把他關進獄中，不給他糧食吃。元弘嗣飢餓，抽取衣服中棉絮和着水吞下去。元弘嗣的妻子到朝廷訴說冤枉，皇帝派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駕乘驛馬疾行到幽州審問，奏報燕榮狠毒暴虐，又貪贓納賄折磨吏人，於是召還京城，賜死。起先，燕榮家中寢室不知什麽緣故有蛆數斛從地下鑽出。没過多久，燕榮死在蛆出的地方。有兒子燕詢。

元弘嗣，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元剛，北魏漁陽王。父親元經，北周漁陽郡公。

元弘嗣年輕時繼承爵位，十八歲任左親衛。開皇九年，跟隨晉王平定陳朝，因有戰功授任上儀同。後任觀州長史，辦事嚴厲刻薄，州人大多怨恨他。調至幽州。當時總管燕榮對他很暴虐，每每笞打侮辱。元弘嗣心中不服，被囚禁。到燕榮被殺，元弘嗣當政，殘酷又超過了燕榮。每次審訊囚犯，多用醋灌他們的鼻子，或者在他們的肛門與陰部捶釘木樁，没有人敢隱瞞，奸僞的人不敢出聲。仁壽末年，任木工監，修建營造東都。

大業初年，煬帝暗中有討伐遼東的意圖，派遣元弘嗣在東萊海口監督造船。各州來服役的人爲他的鞭打所苦，官人當作，白天黑夜立在水中，不敢休息，從腰以下都生了蛆，死的人十有三四。不久調任黄門侍郎，轉爲殿內少監。遼東戰役後，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來奴賊侵犯隴

寇隴西，詔弘嗣擊之。

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

有子仁觀。

西，下詔命令元弘嗣攻擊他們。

到楊玄感造反，元弘嗣屯兵於安定。有人報告他密謀響應楊玄感，代王楊侑派人把他捉住送到皇帝所在處。因爲没有造反的實據應當釋放，皇帝很懷疑他，除去他的官職徙往日南，在途中去世。

有兒子叫元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禄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刻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

王文同，是京兆頻陽人。本性明智有條理，有才幹。開皇年間，以軍功拜授儀同，任桂州司馬。煬帝即位，任光禄少卿。因爲違背皇帝旨意，調出降爲恒山郡贊務。郡中有一個强横狡猾而不遵守法紀的人，每每掌握州縣長官的長短，前後守令都害怕他。王文同到任後，聽説他的名聲，召見他并列舉他的罪惡。因而下令削木做成大的木樁，埋在庭園中，出土一尺多，四面各埋上小的木樁，命令這個人仆倒在木樁上，把四肢縛在小的木樁上，用棒打他的背，身上的肉立即潰爛。郡中人大爲恐懼，官吏百姓害怕得不敢出氣。

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仇人剖其棺，臠其肉啖之，斯須咸盡。

到皇帝征討遼東，下令王文同巡察河北各郡，王文同看到出家修道的人齋戒菜食，認爲是妖妄，都把他們抓了起來。北到河間，召見各郡的官吏，稍有拖延的，就讓他們趴在地上而把他們用棒打死。請求出家修道的人相聚講論以及長老共同參加佛會的有幾百人，王文同認爲是聚集起來迷惑大家，都把他們斬了。又把僧尼衣服都脱光，檢驗有淫狀不是童男女的有數千人，又都殺死。郡中的男男女女，號哭於道路，各郡驚嚇害怕，都上奏這件事。皇帝聽説後大怒，派遣使者達奚善意快速趕去把王文同用枷鎖住，在河間斬首，以向百姓謝罪。仇人剖開他的棺材，把他的肉割碎後吃了，一會兒全部吃完。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

論曰：文士立名，途徑不同，有的因奉公守法而進取，有的以嚴厲殘酷而顯揚。所以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而不嚴厲而能教化，是君子所看重的。于洛侯等人作惡各不相同，都歸於殘酷，放肆他們的毒行，多做殘忍之事。把别人的

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肌膚，看成如木石一樣的輕賤，把別人的生命，看得比用草扎成的狗還要輕。始終作惡不悔改，很少有不及的。所以有的因有罪被殺戮，有的憂愁怨恨而死去，異端邪說都遭斃决，真是各自罪有應得。凡百君子，都認爲自有天道在。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子）賾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遁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遁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

兼濟天下或獨善其身，仕宦與隱逸殊途，其行事也就不同，由來已經很久了。過去伯夷、叔齊在周武王時得到保全，華矞不爲太公所容。這是爲什麽？探求其心的，稱許抑制貪婪的功用；觀察其行迹的，以名教義理的教化加以矯正。而退隱不歸，每代都有這樣的人。所以《易》稱“退隱無悶”，“不事王侯”。《詩》講“雪白的小駒，回到那個空谷去”。《禮》説“儒有上不臣事天子，下不事奉諸侯”。《語》曰“推舉逸民，天下的人歸心”。雖然出處不同，説話或沉默各異，各言其志向，都是君子的道理。

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

從洪崖開始，箕山進一步風行，七人在周時振起，四皓在漢代光大。魏、晋以來，這個流别越來越多。大的則輕視天下，小看萬物；小的則安於苦節，甘於貧賤。有的與世同塵，隨同波瀾一起消逝；有的違時矯俗，望着江湖獨自前往。玩弄魚鳥，左右不離琴書，拾取遺粒而食撿取落毛而織，飲泉水用松柏遮蔽。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於懷抱之中。都因獨善其身而高興，很少關心兼濟天下。夷情喪失，忘懷常有。比如勉力樹德弘揚道義，匡正民俗庇佑百姓，可以得之而小視，不可以得之而忽視。受命的哲王，守文的明主，没有不是派使者交替送上束帛，蒲輪交錯，奔走山谷，惟恐請不到，爲什麽？以其道義雖未弘揚，而志向不可改變，縱然没有舟船的功用，却始終有堅貞的節操，足以使儒夫立志，貪求競

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

進的風氣止息。與苟且所得之徒，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

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自從末世社會風氣浮薄，淳樸的風尚已經喪盡，小事微利，人人都争着去做。而能够静心於世俗之外，超然遠離俗事，仰慕遠古而獨自歸從，求千齡之友，也可以稱得上是異人了。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纔算是超脱深遠呢！

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并編附篇，以備《隱逸傳》云。

《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崔廓的兒子崔賾、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如今把李謐、李士謙附在他們的家傳之中，其餘的人都編入此篇，以完備《隱逸傳》。

眭夸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晋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没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

眭夸一名眭旭，是趙郡高邑人。祖父眭邁，任晋東海王司馬越軍謀掾，後被石勒抓獲，任徐州刺史。父親眭邃，字懷道，任慕容寶的中書令。

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

眭夸年輕時胸懷開闊，不拘小節，嗜好書傳，從不爲世務操心。喜歡飲酒，超然於世俗之外。年三十時，父親去世，鬚髮都變白了，每次悲哭，聽到的人都爲他流下了眼淚。有高潔的節操不去做官，寄情於山水之中。同郡人李順願意和他交好，眭夸拒絶不接受。邦國中年少年長者没有不畏懼他的。

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别。"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内之厩中，冀相維縶。夸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嘆曰："眭

年輕時與崔浩爲莫逆之交。崔浩任司徒，上奏徵召他爲中郎，以疾病推辭不赴任。州郡逼迫他，不得已，到了京城，與崔浩相見。停留的幾天，衹是飲酒談叙平生，不涉及世上利益。崔浩每次想把他辯倒，竟然不能發言，對他敬重畏懼到了這一地步。崔浩後來把詔書投入眭夸懷中，也不開口。眭夸説："桃簡，你已擔任司徒，何足以此來煩勞你國士呢？我將告辭。"桃簡，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思慮眭夸即將回去，當時騎着一頭騾，没有其他的坐騎，就把眭夸的騾子收入厩中，希望把他留下來。眭夸就托付鄉裏運輸租賦的人，謊稱他是駕車之人，這纔能出關。崔浩

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没，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

知道後感嘆地説：“眭夸是獨行士，本不應讓他擔任低級的職務來辱没他，又使得他駕車上路，我當拿什麼來謝罪呢!”當時朝廷刑法很嚴，眭夸私自回去，將有私歸的罪責。崔浩於是讓左右之人大力佑助，這纔没有獲罪。經過一年，把騾子給眭夸送回去，另外還贈送他所乘的馬，寫上書信表示歉意。眭夸不接受他的騾馬，也不寫回信。到崔浩去世，爲他穿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纔停止。感嘆着説：“崔公已經死了，誰能更容得下我眭夸!”

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岳父是鉅鹿人魏攀，是當時有名的通達之士，從没有翁婿的禮節，情同好朋友一樣。有人對眭夸説：“我聽説有大才能的人一定居於高位，你爲什麼獨獨隱居在田園呢?”於是就寫作《知命論》來解釋。到去世，下葬那天來的人很多像趕市集一般。没有兒子。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静，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

馮亮字靈通，是南陽人，梁朝平北將軍蔡道恭的外甥。年輕時博覽群書，又喜好佛教義理。隨蔡道恭到義陽，正遇上北魏中山王元英平定義陽，被抓獲。元英素來聽説他的名氣，以禮接待他。馮亮性喜清静，後來隱居嵩山，爲元英的恩德所感動，按時前去拜見。元英去世，馮亮奔喪，極盡哀悼之情。宣武帝曾召他擔任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命令他侍講《十地》諸經，一再推辭没有允許。又想使他穿上朝服戴上頭巾入見，馮亮苦求以普通頭巾入朝，於是不再强逼。回到嵩山多年，與僧侣禮佛誦經爲業，素食飲水，有志在這裏度過終生。這時叛逆的人王敞事情敗露，牽連到山中的僧侣法。馮亮被捉送尚書省，十餘天，詔書特許赦免。馮亮不敢返回嵩山，就寓居景明寺，皇帝敕令給衣食及隨從數人。後來思念舊居，仍回到嵩山住室。

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

馮亮既喜好山水，又善於精思，在山林中構建，隱迹優游很是舒適。聽説他的特長，宣武帝給他工程所需要的人力，命令他和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一同視察嵩山形勝之地，建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特，構製又華美，極盡山居的妙處。馮亮當時離開京城，延昌二年冬天，突患重

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

病，宣武帝敕令用馬車送他回到嵩山，住在嵩高道塲寺，幾天後去世。下詔贈他帛二百匹，以辦喪事。

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吹帢巾稍側。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遺囑告誡哥哥的兒子馮綜，用便衣便帽下葬，左手拿着木板，右手拿着《孝經》一卷，把尸體放在盤石上，離開人幾里以外，過十餘天，在山裏焚毁，灰燼的地方，起佛塔經藏。起初，馮亮在嚴冬去世，連日大雪，窮山荒澗，鳥獸飢餓，尸體放在山野，不能防護。當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天早晨都前往看他的尸體，拂去灰塵和雪珠，禽蟲的踪迹，交横在左右，但是没有侵毁。衣服和原來一樣，衹有風吹動便帽偏到一邊。又因爲馮亮識得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説希望將來十地果報，於是打開馮亮的手，把它放在手中。第二天，果子被蟲鳥盜食，皮殼丢在地上，而身體没有受到一絲傷害。焚毁的那天，素霧濃密，迴繞在他的旁邊，從地上一直到天空，很久不息。山中道士俗人幫助送葬的有一百多人，没有不感到驚異的。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岩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鄭脩，是北海人。年輕時隱居在岐南凡谷之中，依着山岩建造房子，不與世俗交往，喜好經史，專門留意於玄學。前後州將，每次徵召都不到。岐州刺史魏蘭根多次派遣人命他出山，鄭脩不得已，暫時出山拜見魏蘭根，不久回到山中住處。魏蘭根上表推薦鄭脩，孝明帝下詔交待雍州刺史蕭寶夤查訪確實上報。這時蕭寶夤謀反，事情作罷。

崔廓 崔賾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

崔廓字士玄，是博陵安平人。父崔子元，任北齊燕州司馬。崔廓年輕時孤苦貧寒，母親地位低，因此被邦國宗族看不起。開始任里佐，多次遭受屈辱，於是感慨激憤，逃入山中。從此博覽書籍，多所貫通，山東學者大多以他爲宗師。後來還鄉，不接受徵召。與趙郡人李士謙無話不談，當時人稱爲崔、李。李士謙去世，崔廓爲之慟哭，爲他作傳，送至秘府。李士謙妻子盧氏寡居，每遇家中有事，都派人到崔廓處聽取意見再決定。崔廓曾論述刑名的道理，義旨很精

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于家。

子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脱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

足下博聞强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閤。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

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賾答曰：

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

辟，但大多没有記録下來。隋朝大業年間，在家中去世。

兒子崔賾，字祖濬，七歲能寫文章。體貌短小，擅長辯論。開皇初年，秦孝王推薦他，考試列爲高等。下詔命他與其他儒生修定禮樂，任校書郎，轉爲協律郎。太常卿蘇威很看重他。母親去世離職，本性孝順，水漿不進口有五天之久。

後來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隔一天來往於二王的府第。到河南王改封爲晉王，調任記室參軍，從此離開豫章王處。豫章王仍然很重視他，給崔賾書信説：

過去漢代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傾慕仁義的人很多。司馬長卿辭去武騎之官，枚乘不任弘農之守。每次閲讀史傳，私下感到奇怪，爲什麽不要當官的榮耀，游息於藩邸之中？以今望古，纔知道他們的雅志。這兩個人，豈是徒然啊！

你博聞强記，治學廣博精深，看漢臣的三箱，好似登蒙山；對梁相的五車，像是吞雲夢。我哥哥欽慕賢達敬重良士，關愛他們忘記了疲勞，先修築郭隗的宫殿，常設置穆生的醴酒。如今重開疆土，更誓山河，土地方圓七百，容納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閤。想駕着飛車，摇曳着長長的衣襟，擺出豪華珍貴的宴席，踩着珠飾的鞋，歌唱山桂的茂盛，賦咏池竹的秀美，他們崇尚顯貴像這樣，他們風流豪爽也如此，幸甚幸甚，有什麽快樂能像這樣呢！

高視上京，有感懷於楊德祖；才謝天人，多慚愧於曹子建。書信不能完全表達我的心意，等待更多的文辭。

崔賾回答説：

昨天讀到您的書信，賜贈非常，心靈自失。義理高於《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情富於《山海經》，郭璞注而未詳。至於

《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吴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晋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

五色相宣，八音交響，鳳鳴不足喻，龍章未能比。吴札論《周頌》，豈能盡其宜揚；郢客奏《陽春》，誰能應和節拍？衹有令王殿下，出自於皇帝，承輝於日月，雅道超越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代則司馬遷、蕭望之，晋朝則裴楷、張華。中書省傳揚名聲，朝廷播下美譽，望我清輕的塵埃，悠然路已斷絶。

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顔，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虚班驥皂。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

我是燕南地方客居他鄉的人，河朔一帶游手好閑之士，本來無意於企望顔回，豈是有心於仰慕藺相如。從没有聚螢映雪，頭懸梁錐刺股，讀《論語》衹取一篇，看《莊子》不過盈尺。况且年紀已大如日落晚暮，貧賤之人屢屢空虚，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鷄鳴，荒謬不齒於官位，虚浮被稱爲人才。挾泰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

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别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别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及。曹植假如預先聽到這樣的高論，則不殞落好的名聲；楊脩若是竊在下位，也不虧淳德。無任荷恩戴德之至，謹寫上書信以作回答。

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晋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宫，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起居舍人。

豫章王接到信後，賞賜米五十石，并有衣服、錢帛。當時晋王府邸的文書，多由崔賾寫成。晋王入主東宫，崔賾任太子齋帥，不久兼舍人。到元德太子去世，因疾病回到家中。後徵召爲起居舍人。

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

大業四年，跟隨皇帝到汾陽宫，駐扎在河陽鎮。藍田令王曇在藍田山得到一個玉人，長三四寸，穿着大領的衣服，戴着頭巾，上奏皇帝。皇帝下詔詢問群臣，没有人能識别。崔賾回答説："據查，漢文帝以前，没有頭巾，這是漢文帝以

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

賾與河南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吴興姚察、琅琊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真

後所製造的。我看到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寫《嵩高山廟記》説：‘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有時出現有時隱藏，出現就使盛世延長。’請求皇帝陛下應天順人，定立國都於嵩、雒，岳神自然出現，我要向陛下恭賀。”因此再三拜謝，百官一齊祝賀。皇帝非常高興，賞賜縑二百匹。跟隨皇帝前往太行山，下詔問崔賾説：“何處有羊腸坂？”崔賾回答説：“我根據《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皇帝説：“不是。”崔賾又回答説：“我根據皇甫士安撰寫的《地書》。説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皇帝説：“是也。”因此對牛弘講：“崔賾可以説是問一知二。”

五年，接受詔書與各個儒生合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上奏皇帝。皇帝不滿意，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擴充爲六百卷。因爲父親去世離職，不久下令復職管事。遼東之役，任鷹揚長史，設置遼東郡縣名，都是崔賾的提議。奉皇帝旨意寫作《東征記》。九年，任越王長史。當時山東盜賊群起，皇帝下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順的有八百餘人。十二年，跟隨皇帝到江都。宇文化及殺了皇帝，任他爲著作郎，稱病不赴任。在路上病重，去世於彭城，時年六十九歲。

崔賾與河南人元善、河東人柳䛒、太原人王劭、吴興人姚察、琅琊人諸葛潁、信都人劉焯、河間人劉炫友善，每逢休假，清談整整一天。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有《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還沒有來得及刊行，江都覆没，都化爲灰燼。

徐則，是東海郯人。幼年時沉静，很少有欲望，拜師於周弘正，擅長三玄，精通論議，名聲傳播於都城。徐則感嘆説：“名是實的友賓，我爲友賓嗎！”於是就懷有退隱的節操，杖策進入縉雲山。後學者幾百人苦苦請求他教導傳授，徐則辭謝讓他們走了。不娶妻，常穿粗麻製成的衣服。陳朝太建年間，應召到至真觀休息，一

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唯松术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晋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悦性冲玄，恬神虚白，飡松餌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虚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説。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晋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顔色不變。晋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虚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飡松餌术，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顔色不變，經方所謂

整月，又辭别進入天台山。他不吃糧食怡養性情，所吃的衹是松果和术草而已，即使隆冬嚴寒，也不穿綿絮。太傅徐陵爲他在山上刊石立頌。

起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對他説："你年過八十，應當爲王者師，然後纔能得道。"晋王楊廣鎮守揚州，聽説他的名聲，手書召他説："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含天地，混成萬物，人能弘揚道術，道不虚行。先生履行道德涵養空靈的心性，以玄學爲宗萬物都同等看待，深曉義理，知道入道的門徑。愉悦性情淡泊沉静，恬養精神心中純净無欲，吃松果和术草，休息在烟霞之中。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神仙的住處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憑藉治國的好規劃，日夜思念渴望。承繼素道，久積虚心，不正坐以待賢人，夢想岩穴之士前來投奔。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於茂林，道體喜悦安寧。過去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説。導凡述聖，不是先生而是誰呢？所以派遣使者，到你那裏聘請你，想必不需要勞費束帛之禮，就會很快到來，不必等待車子迎接，也就會離開空谷之地。希望能委屈你來任職，盼望你大駕光臨。"徐則對門人説："我今年八十一歲，晋王來召見我，徐君的話，看來是可信的。"於是就赴揚州。

晋王將要接受道法，徐則推辭説時間不到。這以後夕中，命令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去世。身體柔軟如生，停留幾十天，顔色没有變化。晋王下書説："天台山真隱士東海徐先生，虚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穿粗布衣服，吃松果术草，隱居於山岳之中，五十餘年。卓越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不能測得他的邊際。寡人欽慕道風，久餐德素，多次派遣使者，聘請他來朝廷，希望虔誠地接受上法，建立良好的道緣。他來到這裏，還没有過很多天，便厭倦塵世羽化成仙，返回仙境。身體柔軟，顔色不變，這就是經方所説的尸解成仙了。希望拜師没有成功，而心許仍

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净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尸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晋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䛒爲之贊。

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术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

文詡博覽群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悦，勸令從官，文詡固辭。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説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毁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床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

在，雖忘人已死去，仍然心懷悲傷。喪事所需要的費用，隨時供給。霓裳羽蓋，已經騰雲；空槨餘衣，難道還需用墳墓？但槨中拐杖與鞋子仍在，可以同俗法一樣處理。宜派遣使人，送回天台山安葬。”

當時，從江都到天台山，路人常見徐則行走，説得以放還。到他的舊居，取經書道法，分别給弟子，仍下令净掃一房，説：“若有客至，宜延請於此。”然後跨過石梁而去，不知去哪裏了。不一會兒裝有尸體的靈柩到了，知道他已經去世，時年八十二歲。晋王聽説後更加驚異，贈帛千段，派遣畫工給他畫像，下令柳䛒寫贊語。

當時有建安人宋玉泉、會稽人孔道茂、丹陽人王遠知等，也從事不食五穀的修煉術，衹吃松果和术草，都爲煬帝所看重。

張文詡，是河東人。父親張琚，開皇年間，任洹水令，以廉潔公正聞名。

張文詡博覽群書，特别精於《三禮》。隋文帝正招徠天下名儒飽學之士，張文詡當時游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没有不推重佩服他的。書侍御史皇甫誕，是一時朝廷俊傑，都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屈尊邀請。張文詡就每每牽馬步行，意在不因人而自至其處。右僕射蘇威聽説後召見他，與他交談後很高興，勸他任官，張文詡一再推辭。

仁壽末年，太學廢，張文詡拄杖而回，以從事田園勞動爲業。州郡多次推舉，都不從命。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每每用德來教育人，鄉里的風氣大有好轉。曾有人在夜裏偷割他家的麥子，他看到後反而避開了。盜竊的人因此感悟，不再偷割并謝罪。張文詡告訴他，我不講出來，讓他拿走。過了幾年，偷盜的人告訴了鄉人，這纔被遠近的人知道。鄰居築墻，心存懷疑，張文詡毁掉舊墻以呼應他。張文詡常有腰病，醫師自己説善於處置，張文詡命他處置，結果爲刀所傷，以至於躺倒在床上。醫師叩頭請罪。張文詡馬上讓

之，因爲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絶俗；或不教而勸，虚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静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他離去，爲他隱瞞，對妻子兒女說："我昨天眩暈，跌落坑中所造成的。"他給別人遮掩短處，都像這一類。州縣因爲他貧窮，將賑濟撫恤他，他推辭不受。曾閑居無事，從容感嘆說："老冉冉而將要來到，擔心好的名聲没有建立起來！"用如意擊打桌子自樂，都有處所，當時人把他比作閔子騫、原憲。在家中去世，鄉里人爲他立碑贊頌，號稱張先生。

論曰：古代所謂隱逸的人，不是伏其身而不見，不是閉其言而不出，不是藏其智而不發，都以恬淡爲心，不清白不昏暗，安時處順，與物無私心。眭夸這些人忘懷了做官，立志於山丘田園，有的隱居不違親，貞潔不絶俗；有的不教而勤勉，虚往而實歸，不是有自然純德，怎麽能够到這一步？然而張文詡見傷而不怒，徐則志在於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都可以説是持守本真不爲外物誘惑的人。崔廓有感於屈辱，遂以退隱見稱；崔賾文籍之美，足以使父親的遺業昌盛。父子雖然動静不同，但對於成名是一致的，美好啊！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張遠遊　顔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麴紹　吴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强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

陰陽是用來確定時令節氣，理順節氣運行順序的；卜筮是用來决斷嫌疑，安定人的猶豫的；醫巫是用來抵禦妖術邪氣，保養性命的；音律是用來調和心神，節制哀樂的；相術是用來辨明人的貴賤，分辨肌膚的紋理的；技巧是用來便利器物發揮作用，補救器物不足的。這都是聖人并非有意，而是根據不同的人實施不同的教化，救濟撫恤受災難的人，禁止淫邪，自從三皇五帝以來，它已出現很久了。以前談論陰陽的人，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通曉音律的人，有師曠、師摯、伯牙、杜夔；討論卜筮的人，有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議論相術的人，有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講解醫巫的人，有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具有精巧構思的人，有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以上這些人，没有不探究得靈巧精妙，分析得細緻入微的。有的弘揚學説以救困濟危，有的隱居山林以有利萬物，深不可測，故無法找到合適的詞語來稱贊他們了。近古以來涉獵這些本領的，很少有人守正專一，大多是宣揚其邪説，對天道深加

君欲；或假托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兹乎！

誣蠛。有的變亂陰陽，委曲成全君王的私欲；有的假托神怪，迷惑混淆人心。最終使得社會風氣逐漸怪誕虚妄，不能返歸它的真性，本身也遭受災毒，不能得到壽終而死。學成了技藝而没有好的結果，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指這些吧！

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

遍觀經史百家之言，没有不談及藝術的，有的叙述它的玄妙，有的記録它的迂腐荒誕，不是僅僅用來廣集異聞，而是用它來申明勸誡。因此後世的作者，都相仿效。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游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游，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吴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强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别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顔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藝術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自北魏到隋，經歷了四個朝代，這中間專注於藝術的，也有很多人。在北魏，記録了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遊，作爲《術藝傳》。在北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吴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北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强練，作爲《藝術傳》。在隋朝，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作爲《藝術傳》。如今查得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入别傳。又查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顔惡頭的事，并把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在這篇之中，以完備《藝術傳》。前代的著述，都混在一起作傳。但如果他們學術不同，那麽流派也各異，現在根據他們各自的事迹，按照類别加以區分。先記載天文數術，然後再記載醫巫方術技巧等。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

晁崇字子業，是遼東襄平人。精通天文術數，任慕容垂的太史郎。跟從慕容寶在參合戰敗，被道武帝俘虜。他跟從道武帝平定中原，任太史令。皇帝下詔命令晁崇製造渾儀，調任中書侍郎，仍兼任太史令。天興五年，月亮左角出現月暈，晁崇上奏，根據占卜得知很多有角的動物將會死掉。皇帝在柴壁打敗姚平，因有晁崇所言的徵兆，便下令各軍燒掉戰車回來。後來果然牛

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出現大疫病，皇帝所乘車的幾百頭犍牛，也於同一天死在路旁，其餘的牛死亡相繼不斷。這一年天下牛死去了十分之七八，麋鹿大多也死去了。

晁懿

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黄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并賜死。

晁崇的弟弟晁懿，雖然精通辯論但才能不及晁崇。因爲善説北方語言，擔任黄門侍郎。晁懿以容貌英俊自豪，所穿的衣服違背法度，説話的聲音很像皇帝，身旁的人每次聽到他的聲音，没有不吃驚害怕的。皇帝知道後很厭惡他。後來他的家奴向官府告發晁崇、晁懿謀反，并與姚興相勾結。到姚興侵犯平陽時，皇帝認爲家奴所告發的是事實，把晁崇兄弟兩人抓住，并一起賜死。

張深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征晋，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争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賾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張深，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善於占卜預測吉凶禍福，自己曾説，曾侍從苻堅，苻堅想攻打東晋，張深勸他不要攻打，但苻堅不聽，結果失敗。又擔任姚興的靈臺令，到姚泓被消滅時，投靠了赫連昌。赫連昌仍以張深及徐辯任太史令。統萬平定後，張深、徐辯都被太武帝抓獲，任命張深爲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要討伐蠕蠕，張深、徐辯都説不宜攻打，與崔浩在太武帝面前争論。張深主要掌管占卜，不能探究過去預見未來的事，因此不及崔浩。後來擔任驃騎軍謀祭酒，著有《觀象賦》，對星宿講得很詳細，文字多没有記載。

徐路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别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又明元帝時，有一個叫徐路的容城令，精通占卜星候，因犯罪被關在冀州監獄裏。别駕崔隆宗到獄中看望他，徐路説："昨夜看到驛馬星流過，估計大赦不用多久就到了。"崔隆宗相信他的話，派人出城等候消息，不久大赦的命令就傳來了。

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并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

又道武、明元兩個皇帝在位時，王亮、蘇垣擔任太史令，太武帝時，打敗和龍得到馮弘的太史令閔盛，孝文帝時，趙樊生擔任太史，他們都精通天文。後來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代以占卜天文爲業。又永安年間，恒州人高崇祖擅長天文，每次占卜吉凶都能應驗，皇帝下詔特别任命他爲中散大夫。

孫僧化

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

永熙年間，詔令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人在門下外省，校勘天文書，收集甘、石二家星經，以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結爲五十五卷。後又搜集各家著作概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排列，分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孫僧化，是東莞人。能識别星宿分野，根據史書中記載來説災異，常常都説中了。普泰年間，尒朱兆不喜歡他多言，就把他囚禁在廷尉的獄中，免去官職。永熙年間，孝武帝下令孫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同編撰兵法，還没有開始皇帝就入關了，此事衹得作罷。東魏元象年間，在晉陽去世。

殷紹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宫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迹，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説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説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

殷紹，是長樂人。通曉《九章》、《七曜》。太武帝時，任算生博士，在東宫西曹辦事。太安四年，向文成帝獻上《四序堪輿》，上表説："後秦姚氏時，我在伊川求學，遇到隱居的大儒成公興，就跟隨他學習《九章》要術。成公興字廣明，自己説是膠東人，平時都在山中隱居，很少出現在人多的地方。成公興帶我到陽翟九崖巖一個叫釋曇影的和尚那裏，他自己就回到北邊去了。我獨自留在那裏，依附釋曇影，跟他學《九章》。釋曇影又帶我到長廣東山，向道人法穆請教。法穆當時就和釋曇影一起爲我講解《九章》各家概要。又以先師和公所注的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爲三百二十四章，專門談論天地陰陽的本源。其中第一部分，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談論陰陽交合的原理；第二部分，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説要順應四時節氣，不要違反吉凶徵兆；第三部分，叔序，九卷八十一章，闡釋日月星宿，聚合相生互爲表裏；第四部分，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體解釋六甲，講清刑禍福德。他們把這些經文，傳授給了我。山神禁忌很嚴，不得傳出。我仔細研究了多年，大致懂了其中的綱要。山裏的生活條件很艱苦，没有辦法自

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四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録，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己供給，不能忍受窘迫的境況，心中產生了懈怠。甲寅那一年，星次爲鶉火，感物悲涼想回家了。從那時到今天，已經有四十五年。我原先在東宮辦事，把這些情況上報了皇帝，景穆皇帝特別下了詔書，命令我撰録，寫出它們的要旨。我謹奉皇帝聖旨，仔細查對以前所見到的《四序經》文，抄録它們的大概，當世所需要的吉凶禍福的徵候，集成一卷。上到天子，下到平民百姓，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禍福所用的，没有不具備的。我還没有來得及奉獻給景穆皇帝，他就去世了。現在我按照原先的撰録，把它呈送皇帝陛下。”他的《四序堪輿》就在社會上流傳開了。

其從子玖，亦以學術著名。

殷紹的侄子殷玖，也以學術聞名當時。

王早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仇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行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并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

王早，是勃海南皮人。精通陰陽、九宫以及兵法，擅長以風來占卜吉凶。明元帝時，戰亂後，有人拜訪王早，詢問如何纔能在訴訟中獲勝，王早爲他們想辦法，讓他們都免於災禍，因此州裏人人都稱贊他。當時東莞有個姓鄭的人，抓住了姓趙的仇人，約好明天早晨宗族聚會，到墓地上殺掉他。姓趙的人向王早求救，王早爲他占卜星候，并給了他一道符，説：“你今天暫且回去，找七個人，把這道符交給爲首的人佩帶，鷄叫時，埋伏在仇家房子東南二里的地方。天亮後，必定有十人相隨朝西北走，其中有二人騎黑牛，一黑牛在最前面，一黑牛在第七位。衹要把位在第七的人捉回來，就没有事了。”姓趙的人聽從了他的話照吩咐去做，果然一切和他所説的一樣。這人乃是鄭氏男五父，諸子都被鄭氏宗族所敬重，爲他們二家進行調解，姓趙的人最終逃過一命。

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

後來王早與客人清晨站在門內，忽然有疾風摇動樹木，王早對客人説：“依法應當有千里外的急使來到。中午，有兩匹馬，一匹是白馬一匹是紅馬，從西南方向來，他們一到就要我動身，不讓我與妻子道別。”説完就進去，召集家人和鄰居辭行，并洗完澡準備好書箱，中午時到門外迎候使者。到時候，果然有一匹白馬一匹紅馬，

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彦薦之。早，彦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内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從州裏而來，立即催促王早上馬，一同到行宮拜見皇帝。當時太武帝圍攻涼州没有攻下，所以許彦推薦了王早。王早，是許彦的老師。到了以後，皇帝問他什麽時候能攻克涼州。王早回答説："陛下您衹要移動一下占據西北角，三天之内一定能攻克。"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果然三天就攻克了涼州。皇帝返回都城，長久不下雨，詢問王早。王早説："今日申時一定有大雨。"到未時，天空晴朗還没有一點雲彩，皇帝召見王早責問。王早説："請再等一會兒。"到申時，空中烏雲密布，下起了傾盆大雨。

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彦以其術勝，恐終妨己，譎令歸之耳。

王早苦於疾病告辭，請求回到鄉里。皇帝下詔准許了他，最終在家裏去世。有的人説是許彦因爲王早的道術勝過自己，擔心最終會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設計迫使他辭官回家。

耿玄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耿玄，是鉅鹿宋子人。善於占卜，有人在外面敲門，耿玄在室内就已經知道他的姓名，以及他帶來的東西和來的目的。耿玄占卜，十次有八九次猜中。另外他著有《林占》，在當時一些人中間傳布。他性格不隨時俗，當時有王公請他卜筮，耿玄拒絶不答應。每次都説："你現在已經顯貴，還想求什麽而又來占卜呢？想要得到意外嗎？"代京法禁嚴厲，王公聽説後，没有不恐慌吃驚而退的。所以耿玄多被王公憎恨，不被高官貴戚所寵信。做官衹到鉅鹿太守。

劉靈助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粗疏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盗，賣術於市。後事尒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宫，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禄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

劉靈助，是燕郡人。他拜范陽人劉弁爲師，但他粗俗無賴，有時做小生意，有時又去做盜賊，在街市上靠替人占卜爲生。後來投靠尒朱榮，尒朱榮相信占卜，劉靈助算的卦常常應驗了，於是被尒朱榮視爲親信，擔任他府中的功曹參軍。建義初年，尒朱榮在河陰殺害王公卿士，當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也一起到行宫去，劉靈助因爲他們是同一個州裏的人，保護了他們。由此朝士與他們相隨没有被殺害的有幾十人。尒朱榮進入京城，劉靈助被越級提升爲光禄大夫，封長子縣公。跟從上黨王元天穆討伐邢杲。

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尒朱榮

元顥攻入洛陽，元天穆已渡過黄河，與尒朱

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凉。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宫，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厘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

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説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

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

沙門靈遠

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

榮相會於太行。到將要攻打河内，命劉靈助卜筮。劉靈助説："未時一定能够攻克。"時間已到中午，士兵疲勞懈怠，劉靈助説："時間快到了！"尒朱榮擊鼓命令士兵進攻，馬上就攻克了河内。進軍到北中，尒朱榮攻城不下，當時正是酷暑，商議想退兵，等秋天凉爽時再攻打。莊帝詔令劉靈助卜筮。劉靈助説："一定攻下，十八九間。"果然像他説的那樣。皇帝回宫，封他爵位爲燕郡公，贈封他父親劉僧安爲幽州刺史。不久兼任尚書左僕射，到幽州慰勞那裏的流民。從北方回來後，與都督侯深等人一起討伐葛榮的餘黨韓婁，在薊消滅了他。仍然治理州的政務，又任幽、并、營、安四州行臺。

到尒朱榮被殺，莊帝也神秘地去世了，劉靈助出身寒微，一旦到這一地位，自認爲方術能够發動群衆，又認爲尒朱家族有被誅滅的徵兆，就自稱燕王、大行臺，打着爲莊帝復仇的旗號建起義兵。馴養大鳥，以此作爲自己的祥瑞，又妄説圖讖，説姓劉的應當稱王。又説："要想躲避亂世必須要入鳥村。"就在氈上刻上人像，在桃木上寫好符書，藉用法術爲人消災祈福，很多人都相信了。當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率兵進逼晉陽，尒朱兆連戰連敗。所以劉靈助藉機宣稱："尒朱家族會自然滅亡，不需我去攻打。"因此幽、瀛、滄、冀四州的人都跟從他。跟從他的人，夜裏舉火爲號，不舉火的，各村共同殺死他們。普泰元年，率領兵衆到博陵的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作戰，劉靈助戰敗被俘虜，在定州斬首，首級被傳送到洛陽，身體被支解。

起初，劉靈助常説："三月末，我一定進入定州，尒朱家族一定被消滅。"到將要作戰時，劉靈助自己卜筮，卦象不吉，用手折斷蓍草丢在地上，説："這東西知道什麼呢！"不久就被活捉。果然在三月被帶入定州。而北齊神武帝在第二年閏三月，在韓陵山滅掉了尒朱兆的軍隊。永熙二年，贈官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號叫恭。

當時又有和尚叫靈遠的，不知是什麼地方

人，有道術。嘗言尒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人，很有道術。曾言及尒朱榮的成敗，預卜到成敗的時間。又説到代替北魏的是北齊，葛榮聽説後，就自號齊。當北齊神武帝到信都，靈遠與勃海人李嵩來拜見。神武帝以特殊的禮節接待靈遠，問他天文人事。靈遠回答説："北齊當興，東海出天子。現今您占據勃海，這是齊地。又太白星與月亮并列在一起，應當趕快起兵，晚了就不吉利。"靈遠後還俗，姓荆字次德。神武帝派人尋找他，不知在什麽地方。

李順興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并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

李順興，是京兆杜陵人。十來歲時，有時顯得很愚蠢而有時顯得很聰明，當時人不能瞭解他。他説未來的事情，很多都説中了。在隆冬時節仍穿着單布衣，赤脚在冰上走并入水洗澡，一點也不怕寒冷。家裏曾做齋飯，正要吃時，纔發現器皿不够用。李順興説："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以拿來盛放餅子。"他們所住的地方離昆明池有十多里，太陽還没有移動，李順興就拿着荷葉回來了，脚上還有泥，在座的人都感到驚奇。後來他到城市，常戴着道士冠，有人想念他，不出幾天，李順興就到他家裏來了。他自號叫李練。喜歡飲酒，但不會喝醉。不論地位高的還是地位低的都敬重他。他得到别人的布施，都送給乞丐以及窮苦人。

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魧，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雀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温泉，順興求乞温泉東間驪山下二

蕭寶夤造反，派人把李順興召來問道："我可以稱幾年王？"李順興回答説："當皇帝自有百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百天的，這種事因人而不同。"到蕭寶夤失敗，纔一百天。有叫侯終德的人，是蕭寶夤的黨羽，蕭寶夤失敗後，收羅集合反叛的人。李順興稱他一定失敗，侯終德用棍棒把李順興打死，放在城隍廟中，不一會兒，李順興自己起來活動和當初一樣。後來賀拔岳北征，李順興給魏收寫信，上面寫着毛鴻賓等九人姓名希望放回去。李順興從後面提了一河東酒魧，用繩子繫着，牽着在城市小巷裏走，不久蒲坂就投降了。又没多久，到太傅梁覽家的庭院中睡覺，把布衫倒蓋在身上。後來梁覽在趙雀造反，派使者和東魏聯係，事情泄漏被殺，梁覽死時衣服倒蓋，和李順興在他家中時倒蓋的樣子相

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其地。

同。周文帝曾到温泉，李順興請求他把温泉東邊驪山下二畝地送給自己，周文帝問：“李練你要這地幹什麽?”李順興回答説：“有用。”不多久，到了温泉得了病，死在那塊地上。

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起初，大統十三年，李順興對周文帝説：“可以在沙苑北面立一個老君像，面向北，要笑哈哈的樣子。”周文帝説：“這是要幹什麽?”李順興回答説：“要他笑着看我們打敗蠕蠕。”當時周文帝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到蠕蠕國滅，周文帝想起了這句話，就在老君像的旁邊又塑了李順興的像。

檀特師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凉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内，歷觀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凉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没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獮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

檀特師，名叫惠豐，是個和尚，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喝酒吃肉，説話沉默無常，預言將來的事，都能言中。住在凉州，宇文仲和任刺史，請他到州内，看遍了馬厩倉庫。就説：“何必要養這些官馬收集這些官物！”宇文仲和大怒，不准他住在凉州。不久，宇文仲和被免職拒不受命，朝廷下令獨孤信擒獲了他，宇文仲和被處死，資財被没收。周文帝致信召見他，檀特師到岐州時，正遇上北齊神武帝來進攻玉壁，檀特師説：“狗怎麽能到龍門呢?”神武帝果然没有到龍門而退兵了。侯景還没有叛變東魏之前，檀特師某日忽然提了一根手杖，杖頭刻了一隻獮猴，讓獮猴常面向着西邊，日夜玩弄它。又討取了一張弓，常拿在手中。不久侯景投降，後來又背叛，大家都認爲檀特師料事如神。

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不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到大統十七年初春，忽然戴了一頂布帽，周文帝身邊的人很吃驚問他爲什麽這樣。檀特師説：“你們要戴，大王也要戴。”到三月西魏文帝去世。後來又拿來一頂白絹帽戴上，左右的人又問他。檀特師説：“你們要戴，大王也要戴。”没過多久，丞相夫人去世。後來又戴上了白絹帽，左右的人再一次問他。他説：“你們不戴，大王要戴。”不久丞相第二個兒子武邑公去世。檀特師料事都像這樣靈驗。不久因病去世了。

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琅琊沭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游燕、

由吾道榮，是琅琊沭陽人。年輕時做過道士，到過長白山、泰山，又在燕、趙一帶游歷。

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

他聽説晉陽有個人，十分精通道術，就去尋找他。那個人在别人家當雇工，没有名氣，找了很久纔找到。那個人是道教中人，施符水念咒語、陰陽曆數、天文藥性，没有不精通的。因見由吾道榮喜好這些，把本領都傳授給了他。一年多後，那個人對由吾道榮説："我本是恒山的神仙，因爲有小的罪過，被天官貶到這裏。如今期限已滿將要回去，你應該送我到汾水。"到了汾河，遇到河水暴漲，橋又壞了，船隻很難渡過去。那個人在水邊禹步作法，把一道符投入水中，河流便斷絶開了。不一會兒，水被攔蓄冲上了天。那個人慢慢地從沙石上走了過去。衹有由吾道榮看得見這一切，旁邊的人都説："河水這麽大，這個人怎麽能游過去。"都感到很驚奇。這種道術，由吾道榮還没有學到。

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説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并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悦。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沭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

由吾道榮又回到本郡，隱居在琅邪山中，他不吃糧食衹食松果朮草和茯苓，探求長生不老的奥秘。又擅長洞視，蕭軌等人敗於江南，這一天，由吾道榮描述當時情景如親眼所見一樣。這以後一個參加這一仗得以返鄉的人，被問及他們失敗時的情况，和由吾道榮所説的完全相同。不久由吾道榮被文宣帝追召前往晉陽，他一直在野外住宿，不和士兵們在一起。到遼陽山中，剛入夜馬驚叫起來，有猛獸離馬衹有十餘步，那些被追的士兵以及後援都非常恐懼準備逃走。由吾道榮用手杖在地上畫成火坑，猛獸見到後立刻逃走了。由吾道榮到了晉陽，文宣帝見了他很高興。後來回到鄉里。隋朝開皇初年，官府備禮徵召他，皇帝授他爲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沭陽縣公。跟隨晉王楊廣平定陳朝返回，一再告辭請求回到故鄉。回到故鄉就去世了，年八十五歲。

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又有叫張遠遊的，文宣帝時，命令他和各個術士合煉九轉金丹。成功後，皇帝把它放在玉匣中説："我貪圖人間快樂，不能升天，到快死的時候再拿出來服用。"

顔惡頭

顔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游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

顔惡頭，是章武郡人。精通《周易》卜筮。他在州市游玩看别人占卜，有個婦人背了一袋粟來請人占卜，先後有七人，都没有卜中却强要拿

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兑》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鷄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兑》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宫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兑》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兑》變爲《乾》，《乾》天也，故升天。《兑》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宫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

走她的粟，顏惡頭責怪他們。占卜的人説："你如果能卜中，爲什麼不占卜呢?"顏惡頭因此爲那個婦人卜筮，説："登高臨下水遥遠，衹聽人聲不見形。"婦人説："我懷孕已有七個月，到井邊提水，忽然聽到胎聲，所以來占卜。"顏惡頭説："大喜，十月三十日會生下一個男孩。"各個占卜的人都驚嘆佩服地説："你原來是顏生啊！"他們準備了羊酒表示感謝。有人在三月十三日拜訪顏惡頭求卜，占卜是《兑》卦至《履》卦。顏惡頭説："你是爲父親來占卜，父親已去世，應當上天，聽到哭聲，忽然蘇醒，而有話要講。"這個人説："父親卧病在床已有三年，昨天鷄叫的時候氣盡死去，全家大哭。父親忽然又醒來説：'我死，有三個神仙來迎接，將要上天，聽到哭聲，就掉到了地上。'"顏惡頭説："再過三天，真的要死了。"果然如他所講的一樣。别人問他是什麼緣故，顏惡頭説："《兑》卦上面是天下面是土，今天庚辛日本宫火，所以知道占卜父親。現在是三月，土入墓，又看見宗廟爻發，所以知道是死。後來變化見生氣，所以知道又蘇醒了。《兑》卦有口，主聲音，所以知道是哭。《兑》卦變爲《乾》卦，《乾》卦是天，所以升天。《兑》卦爲言，所以父親講話。所以知道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宫鬼墓，未後三天到戌，所以知道三天後又會死。"顏惡頭又對人説："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成爲天子。"有個姓張的人，聽他這樣説，多次拿寶物獻給長樂王，預先請求讓他任東益州刺史。到時候，果然當了天子，提拔姓張的人擔任官職。

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游東郡，逢彭城王尒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顏惡頭自己説他在彭城有災禍。後來游歷東郡，遇到彭城王尒朱仲遠將要到鄴討伐北齊神武帝，召見顏惡頭卜筮。顏惡頭本是村野之人，不知道避忌諱，高聲地説："大惡。"尒朱仲遠怒他涣散軍心，下令把他殺了。

王春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

王春，是河東安邑人。年輕時精通《周易》卜筮，瞭解陰陽風角，北齊神武帝把他作爲自己的門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時到午時，三次交鋒又三次被打散，將士都很恐懼。神武帝

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將要退兵，王春拉住馬韁繩勸諫説："到了未時，一定大勝。"他馬上綁縛自己的兒子到軍門爲人質，如果不勝，請把他殺了。賊兵果然大敗。後來隨軍征討，常常命令他占卜，他的話大多言中。任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去世後，贈官秦州刺史。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并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

信都芳字玉琳，是河間人。年輕時精通算術，又有奇巧構思，常常潛心研究，有時會掉到坑窪裏。常常對别人説："算學曆法非常玄妙，機智巧妙又十分精微，我每次深思，就聽不到雷霆的聲音。"他專心就是這個樣子。後來被安豐王元延明召爲賓客。有個江南人叫祖暅，以前在邊境上被俘獲，住在元延明家，精通算學曆法，但不被元延明重用。信都芳勸説元延明要好好對待祖暅。祖暅後來回江南，把各種法術傳授給信都芳，信都芳的法術更加精確細密。元延明家裏有許多圖書，想抄録彙集《五經》的算事爲《五經宗》，以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彙集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等巧妙製作，連同圖畫爲《器準》，并讓信都芳籌劃。適逢元延明南奔，信都芳就自己撰注。

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己。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

後來隱居在并州樂平的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聽説後召見他，信都芳不得已而去見太守。慕容保樂的弟弟慕容紹宗把他推薦給齊神武帝，做了賓客，任中外府田曹參軍。信都芳生性清静儉樸，不愛交往。慕容紹宗給他一匹瘦馬，他不肯騎坐；晚上又派婢女服侍來試探他，信都芳憤怒呼喊毆打婢女，不讓她靠近自己。潔身自好，不貪求財物。後來注重差、勾股等算法，又撰寫《史宗》。

芳精專不已，又多所窺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内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内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絶。

信都芳潛心精研不止，又多所涉獵。丞相倉曹祖珽對信都芳説："用律管吹灰，技術很微妙，已經失傳很久了，我想不出辦法來，你不妨考慮考慮。"信都芳思考了十多天，就報告祖珽説："我得到方法了，但必須用河内蘆葦裏薄膜的灰。"祖珽當面試驗，不成功。後來得到河内的灰，用這種方法，應着節拍飛起來了，别的灰仍不動。但這種方法不被當時人重視，最終没有流

行，所以後來就失傳了。

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

還著有《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序文說："漢成帝時，研究學問的人問蓋天，楊雄說：'蓋，就是不够周密。'問渾天，說：'落下閎製造，鮮于妄人測量，耿中丞仿照，周密呵，没有停止呵。'這是説蓋天有偏差而渾天精密。蓋器根據測量太陽影子而製造，用的時間長了，便和先前不同，所以說'不够周密'。渾器計算天體而製造，乾坤星象，隱現的規律很難改變，所以說'周密'。當時，太史令尹咸深入研究晷蓋，更改古代周朝的方法，楊雄看到了，認爲很困難。自從過去周公在王城測定日影，到漢朝，蓋器有了改變。渾天儀俯視，以《靈憲》爲文辭；蓋天儀仰觀，以《周髀》爲法規。俯仰雖然不同，但大旨是一致的。古代人製造儀器，依據的是天效玄象。信都芳因爲渾算精微，術機萬端，所以簡要概括爲其主旨，總共寫成二篇，合爲六法，名叫《四術周髀宗》。"

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爲長於趙敺、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又有上黨人李業興撰寫新曆，自認爲比趙敺、何承天、祖冲之三家的曆法要好，信都芳寫了五條駁難李業興闕。又私自撰寫曆書，名叫《靈憲曆》，推算月份有大有小，日食月食定在每月初一，證據顯明。常常說："何承天也用過這種方法，但不够精細。《靈憲曆》如果編成了，一定會經歷百代而没有什麽異議。"曆書没有完成而去世了。

宋景業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晋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并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都城，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

宋景業，是廣宗人。精通《周易》，擅長陰陽緯候之學，還懂得曆法算術。東魏武定初年，任北平太守。齊文宣帝任宰相，在晋陽。宋景業拜托高德政給他上書說："《易》《稽覽圖》說：'《鼎》，五月，聖人爲君，上天爲他延年益壽，東北水中，庶人爲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指勃海。高得之，指明高氏可以得天下。"當時是東魏武定八年三月。高德政、徐之才都勸文宣帝順應天意接受禪位，就到了鄴。到平都城時，因很多大臣反對，將要返回。賀拔仁等人又說："宋景業耽誤您的大事，應該殺了他以謝天

"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悦。

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曆》，李廣爲之序。

許遵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剌，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禄命不富貴，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强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盛，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産法，豫言男女及産日，無不中。

下。"文宣帝説："宋景業應當成爲帝王之師，怎麽可以殺呢?"回到并州，文宣帝命令宋景業卜筮，結果是從《乾》卦到《鼎》卦。宋景業説："《乾》，是國君，是上天。《易》説：'時乘六龍，以御天。'《鼎》，是五月卦，應該選仲夏吉辰，順應天意接受禪位。"有人説："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違背了它，要死在所任職位上。"宋景業説："這是大吉，大王當成爲天子，没有下期，怎麽能不終於皇帝位置上呢?"文宣帝聽了非常高興。

北齊天保初年，封爲長城縣子，受命撰寫《天保曆》，李廣爲書作序。

許遵，是高陽新城人。精通《周易》，善於卜筮，又知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剌，無不應驗如神。齊神武帝把他召爲門客。自己常説命中不會有大富貴，也不會横死，所以性格放達任性，經常觸犯禁忌，神武帝常容忍他。芒陰之役中，許遵對李業興説："敵軍是水陣，我軍是火陣，水勝火，我軍必定失敗。"果然像他講的那樣。清河王高岳任許遵爲開府記室。高岳後來要解救江陵，許遵説："這次去一定有凶險，應該推辭有病不去。"高岳説："現在不去不行，正好你與我一起去。"許遵説："我衹喜歡和活人相伴，不想和死人同路。"高岳硬給許遵配好馬匹要和他一起去。結果到了都城，不久高岳就死了。三臺剛建成時，文宣帝宴請尚書以上的官員，連續三天。許遵的妻子季氏很擔心，問許遵。許遵説："明天會得到三百匹絹的賞賜。"季氏説："如果是這樣，那會加俸三束絹了。"許遵説："不會超過十匹。"後來情形果真如此。文宣帝荒淫無道一天比一天厲害，許遵對人説："多拿些算籌來，我占卜一下這個暴君什麽時候會死。"於是就在床上擺滿了算籌，高聲説："不出今年冬初這暴君就會死，可惜我看不到。"文宣帝十月去世，許遵果然在九月就去世了。

兒子許暉，也學習術數。許遵對他説："你聰明不及我，不必多學。"衹教給他婦女生孩子的秘法，預測男女以及生産的日子，没有不算中

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

的。武成帝時，憑這個本領多次獲得賞賜。

麴紹

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又有滎陽人麴紹，也擅長占卜。侯景想試試他，要他和郭生一起算一算兩頭卧在地上的牛哪一頭先起來。他們卜得火兆，郭生説："那頭紅牛先起來。"麴紹説："那頭青牛先起來。"侯景問什麼緣故，郭生説："火的顏色是紅的，所以知道紅牛先起來。"麴紹説："火將燃燒時，先升起烟，烟上升顏色是青的，所以知道青牛先起來。"結果正如麴紹所説的。

吴遵世

吴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游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决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

吴遵世字季緒，是勃海人。年輕時學習《周易》，到恒山，忽然看見一個老翁，給他一道開心符，吴遵世急忙跪下，用水和着符吞了下去，就精通了占卜。後來到京洛一帶游歷，以善於卜筮聞名。北魏孝武帝將要即位，讓他占卜，結果是《否》卦到《萃》卦，説："開始不順而後來就大喜了。"孝武帝問："喜在什麼時候?"吴遵世説："剛决定柔，在春末夏初。"又卜筮，結果是《明夷》卦到《賁》卦，説："先登天，後要入地。如果行事始終謹慎，遵守法度，那就不要擔心入地了。"後來果然如此。

後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游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剥》，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剥》。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後來齊文襄帝任他爲大將軍府墨曹參軍。有次跟隨齊文襄帝游覽東山，忽然起了雲，齊文襄帝擔心下雨不能射箭，便開玩笑要試着卜筮。卜得《剥》卦，李業興説："坤上艮下，是《剥》卦。艮是山，山産生雲，所以知道有雨。"吴遵世説："坤爲地，土能制水，所以知道没有雨。"文襄帝使崔暹記下他們的話："吴遵世若測準了，賞絹十匹；測不準，罰杖十下。李業興若測準了，無賞；測不準，罰杖十下。"李業興問："同是測準，爲什麼偏偏我没有獎賞?"文襄帝説："吴遵世測算的，合我的心意，所以有賞。"不一會兒雲散去，二人分別受到賞賜和處罰。

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决。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

皇建年間，武成帝任丞相留守在鄴，自己認爲受到猜疑，心裏很害怕，便圖謀起兵造反，每天晚上常讓吴遵世卜筮。吴遵世説："自有大慶的時候。"因此就没有决定起兵。不久趙郡王等人奉太后的命令，用遺詔召見他。又讓吴遵世占

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

卜。吴遵世說："我近來已卜了十多卦，這些卦都有您占有天下登基即位的徵兆。"到即位，任吴遵世爲中書舍人，以年老有病執意推辭，授任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妾長孫氏爲妃，讓吴遵世卜筮。吴遵世說："這個卦和我的占相同。"就拿出他的占，上面寫着："元氏無子，長孫氏爲妃。"和士開聽後爲如此妙合非常高興，竟叫喊着跳起舞來。

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吴遵世著有《易林雜占》一百多卷。後來因參與尉遲迥的叛亂，被處死。

趙輔和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晋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吴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托輔和筮，遇《乾》之《晋》，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游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

趙輔和，是清都臨漳人。年輕時因爲精通《周易》善於卜筮成爲齊神武帝的門客。神武帝在晋陽去世，葬了好幾天，文襄帝下令文宣帝與吴遵世等人選擇墓地，多次占卜都不吉。又到一處，卜得《革》卦，都説凶。趙輔和年紀輕，等别人説完後，進言："《革》卦對天下人來説都是凶卦，但惟有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說：'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帝立即登上車，回頭說："就以這塊地作墓地。"這就是義平陵。有個人的父親任刺史，得到父親家書説病了。這個人到館中，托付熟悉的人卜筮。結果是《泰》卦，卜筮的人說："此卦很吉。"這個人走後，趙輔和對卜筮的人說："《泰》卦，乾下坤上，可知道他的父親已入土了，怎麽能説是吉。"果然凶信到了。又有人父親有病，托付趙輔和卜筮，得到《乾》卦至《晋》卦，安慰他以後讓他回去了。後來告訴别人説："《乾》卦游魂，乾爲天，爲父，父變成魂，升上了天，能不死嗎?"結果也正如他所説的。

大寧、武平中，筮後宫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大寧、武平年間，趙輔和卜筮後宫生男女以及生的時間，大多猜中，官升至通直常侍。到北周後，也擔任儀同。隋朝開皇年間，去世。

皇甫玉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是道北垂鼻涕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

皇甫玉，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擅長替人看相。齊文襄帝從潁川回來，文宣帝跟在後面，皇甫玉在旁恣意觀看，對人說："大將軍不識人。"又指着文宣帝說："這個就是原來在路北邊流鼻涕的人。"到文宣帝即位，想試試皇甫玉看相的

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并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痴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彦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彦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迴，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

本領，故意用帛巾蒙住他的眼，讓他一個人一個人地摸。到文宣帝時，皇甫玉說："這個是官職最大的人。"摸到任城王說："可以做到丞相。"摸到常山、長廣二王時說："也是高官。"到石動桶說："這是個弄臣。"到兩個供膳的人時說："當有好飲食了。"皇甫玉曾爲高歸彦看相說："你位極人臣，但最好不要造反。"高歸彦說："我爲什麽要造反?"皇甫玉說："你有反骨。"孝昭帝賞賜趙郡王即使有十次死罪也不追究，趙郡王高興地說："皇甫玉給我看相，說我不得好死，現在還擔心什麽呢?"皇帝因爲皇甫玉常給各王看相，心裏很不高興。皇甫玉對他的妻子說："當今皇帝活不過二年。"他妻子把這話告訴了舍人斛斯洪慶的妻子，斛斯洪慶把這話報告了皇帝。皇帝大怒說："他竟敢向婦女小孩子評論君王！"敕令召見皇甫玉。皇甫玉每次照鏡子，常說自己會被兵士殺死，到被召時，對妻子說："我今天去，回不來了，如果過了中午時，可以活命。"到了正午，被皇帝斬首。

吴士

文襄時，有吴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吕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掏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極貴，况吾身也。

文襄帝時，吴地有個文士，雙目失明，但善於以聲占卜。文襄帝數次試驗他，聽劉桃枝的聲音說："會籠絡人，但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在他的手上。好比鷹犬，被别人使唤。"聽趙道德聲音說："也會籠絡人，很富貴，但不及前面那個人。"聽侯吕分聲音，說與趙道德相似。聽太原公聲音說："應當成爲人主。"聽到文襄帝的聲音，不作聲。崔暹悄悄地拉了他一下，這纔胡亂說："這也是國主。"文襄帝認爲我家裏的這些奴僕尚且會極富貴，更何况我自己呢。

賈子儒

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當時又有御史賈子儒，也會看相。崔暹曾帶賈子儒入府偷偷地爲文襄帝看相，賈子儒說："一個人有七尺的身高，不如一尺的面龐；一尺的面龐，不如一寸的眼睛。大將軍臉薄眨眼又快，不是作帝王的福相。"後來果真如此。

趙瓊

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

北齊時擅長看相的，有門客趙瓊。他妻子的叔父把弓寄放在家，弓又轉放在别處，他都知

人疑其别有假托，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

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游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

道。當時人懷疑他做了手脚，不然的話，連姑布子卿也不如他了。

起初，北魏正始以前，有個和尚學看相，在懷朔一帶游歷，抬頭看人，都有富貴之相。以爲必無此理，燒掉了他的書。後來都像他説的一樣，可見相術是不假的。

解法選

解法選，河内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庶子出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逾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解法選，是河内人。年輕時精通相術，又跟着權會學了《周易》，卜筮也很在行。陳郡袁叔德以太子庶子身份出任博陵太守，他不願意去，以雙親年邁爲由向執政楊愔求情。楊愔説："既然不是正式派遣，不久就會有人替代你。"袁叔德打算把家人留在京城，命解法選占卜。解法選説："不出三年，就會有人來替代你，但最終不會回來了。"勸他把家人全部帶走。又爲袁叔德看相説："您現在很愁悶，最終會擔任吏部尚書，鑒識照察人物。"後來都和他説的一樣。又多次給和士開看相并都猜中了，和士開提拔他擔任開府行參軍。

魏寧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禄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托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魏寧，是鉅鹿人。因爲他擅長推算人的官運及生死，被徵召爲館客。武成帝以自己生的年月，假托爲别人的，詢問他。魏寧説："極其富貴，但今年會死。"武成帝吃驚地説："是我！"魏寧馬上改口説："如果是帝王，自然會有辦法解脱。"

陽子術

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謡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又有陽子術對别人説："民謡説：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四八三十二是天的大數，當今皇帝，恐怕也活不過此數。"不久武成帝去世，年三十二歲。

綦母懷文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黄。"神武遂改爲赭黄，所謂河陽幡者也。

綦母懷文，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以道術事奉齊神武帝。東魏武定初年，齊軍在芒山作戰，當時齊軍的旗幟都是紅色，而西魏軍隊旗幟都是黑色，綦母懷文説："紅，是火的顔色；黑，是水的顔色。水能滅火，不宜用紅色對黑色。土能勝水，宜改爲黄色。"齊神武帝於是改旗幟的顔色爲赭黄色，這就是河陽改旗的典故。

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

綦母懷文鑄造宿鐵刀，他的方法是，把生鐵熔化澆在未經鍛打的軟鐵上，經過幾個晚上就變得剛硬。他用這樣加工的鐵作刀脊，用畜牲的尿浸，用畜牲的油淬硬，可以斬穿三十札鐵甲。如今襄國冶工鑄造的宿柔鋌，就是用他傳下來的方法鑄造的，這種鐵製造的刀非常鋒利，但是不能一下斷三十札了。綦母懷文又說："廣平郡南邊的幹子城，是干將鑄劍的地方，那裏的土可以使刀明亮。"

每云："昔在晋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别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剥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他常常說："過去在晋陽任監館，館中有一個蠕蠕國人，同館的胡人和尚指着他對綦母懷文說：'這個人另外有奇異的算術。'又指庭園中一棵棗樹說：'讓這個人算一算，就知道有多少棗子。'於是就試他，他還辨明有多少顆全紅的，多少顆紅白相間的。於是把棗打落數一數，衹差一顆。算的人說：'一定不少，衹需再摇一摇。'果然落下一顆。"綦母懷文後來擔任信州刺史。

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又有孫正言對人說："我過去聽說曹普演講：'高王的幾個兒子，阿保會成爲天子，到高德之承之時，就會滅亡。'阿保，是說天保；德之，是說德昌；被滅時年號承光，就是承之了。"

張子信

張子信，河内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游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鬥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唤，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張子信，是河内人。頗瞭解文學，年輕時以醫術聞名。長期隱居在白鹿山，有時也到京城游學，很受魏收、崔季舒看重。大寧年間，徵召爲尚藥典御。武平初年，又徵召他爲太中大夫，他根據自己的意願，回到山中。張子信精通《周易》卜筮以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喜鵲在庭院的樹上鳴叫，争鬥而掉了下來。張子信說："這是個凶兆，傍晚，有西南風颳來，經過這棵樹，吹到堂屋角落，便有口舌之争發生。今晚有人叫你，一定不可前去，即使是敕令也要以病推辭。"張子信走後，果然有風颳來像張子信說的一樣。這天晚上，琅邪王五次派人來急召奚永洛，并且說："這是皇帝的命令。"奚永洛想去，他的妻子苦苦留住他，找藉口稱說墜落馬下把腰折了，不能動。第二天早上災難發生。張子信，北齊滅亡時去世。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游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安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

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

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决無他慮。王

陸法和，不知是什麽地方人。隱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的習慣，一切都和戒行的和尚相同。村裏老人從小看他，容貌神色始終平静，别人都猜不出他的心思。有人説他出自嵩高，到處游歷。到了荆州汶陽郡高安縣的紫石山以後，又無故離開所居之山，不久就有蠻人文道期作亂，當時人認爲陸法和有先見之明。

到侯景投降梁朝，陸法和對南郡朱元英説：“我與施主你一起打侯景去。”朱元英説：“侯景剛爲國效勞，法師爲何説要去打他？”陸法和説：“自然應該這樣。”到侯景渡過長江，陸法和當時在青谿山，朱元英到那裏問他：“侯景如今正在圍城，這事情怎麽辦？”陸法和説：“一般人摘果子，要等到它熟了纔行。”一再問他，説：“既能打敗，又不能打敗。”

侯景派部將任約到江陵攻打梁朝湘東王，陸法和就到湘東王處請求攻打任約，召集諸蠻弟子八百人在長江渡口，第二天就出發了。湘東王派遣胡僧祐率領一千多人與他同行。陸法和上船後，大笑着説：“兵馬太多了。”江陵有很多神仙祠廟，那裏人常常拜神祈禱，自從陸法和帶兵出發後，再也不靈驗了，大家都認爲神仙都跟着他去了。到赤沙湖，與任約相對，陸法和坐了一條小船，不穿甲冑，順流而下，離任約軍營衹有一里的時候就返回。他對將士説：“我看到他們軍隊像一條昏睡的龍一動不動，我軍這一條龍，則十分活躍，應該馬上進攻。如果等到明天，也會不減損客主一人而擊破賊軍，但有不好的地方。”於是下令放開火船，但因逆風行船不便，陸法和拿着白羽扇揮了揮，風就轉向了。任約的軍隊看到梁兵從水上殺過來，於是大潰敗，皆投入水中。任約也不知逃到哪裏去了，陸法和説：“明天中午就會抓到他。”到時候還没有抓住，大家問他爲什麽，陸法和説：“以前水乾時我在這個地方建了一個剎柱，告訴施主説：這雖然是剎柱，但實際上是賊標。如今你們爲什麽不到標下水中找一找呢？”照他的話去做，果然在水中看到任約抱着剎柱，抬着頭露出鼻子吸氣，就把他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

抓住了。任約說：“祇求您到軍隊士衆前殺死我。”陸法和說：“施主有福相，不會死於兵刃。而且與湘東王有緣，絶對没有其他的顧慮。湘東王以後還需要你多出力呢。”湘東王果然釋放了他并讓他擔任郡守。到魏軍圍攻江陵，任約率兵救援，竭力奮戰。

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横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

陸法和平定了任約，到巴陵去進見王僧辯，說：“我已經除去了侯景的一條手臂，他還能有什麽作爲？施主應該馬上起兵進攻。”說完請求返回。陸法和對湘東王說：“侯景自然會被平定，没有什麽可擔心的。蜀地的賊軍將要到來，我請求守在巫峽等待他們。”就總領各路軍隊前往，親自搬運石頭填入長江之中，三天後，水不流了，又用鐵鎖横在江上。武陵王蕭紀果然派遣蜀兵前來渡江，但發現峽口地勢局促不能伸展，進退兩難，王琳和陸法和謀劃乘勢出兵，一戰而消滅了他們。

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齰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

軍隊駐扎在白帝城時，對人說：“諸葛亮可以說是名將了，我自有機會見到他的踪迹。這座城的旁邊有他埋下的一斛弩箭鏃。”陸法和在一個地方插上標志讓人挖掘，果然挖到了這些東西。又曾經到襄陽城北的一棵大樹下，劃了二尺見方的一塊地，命弟子們挖掘。得到一頭龜，長一尺半，用杖敲着它說：“你想要出來，不能如願，已經幾百年了，若不遇到我，能見天日嗎？”爲它傳授《三歸》後，龜纔鑽入草叢爬走了。起初，八疊山那個地方有很多患惡疾的人，陸法和采藥給他們治療，不超過三服藥，都好了，這些人請求拜陸法和爲師。山裏多毒蟲猛獸，陸法和教他們防範禁戒的方法，人們不再被吞噬和毒螫。陸法和乘船在江湖，都把船停泊在山峰旁并樹立標記，說是這裏放生，打漁的人什麽也抓不到。有的稍微捕到一些，就出現颶風驚雷，船家害怕而把魚放回去，風雨纔停止。後來即使率領軍隊，仍禁止各軍捕魚，有偷偷違抗的，晚上猛獸一定要來吞噬他，有時連船隻纜繩也丢了。有個小弟子不經意間砍了一個蛇頭，來見陸法和。陸法和說：“你爲什麽要殺它？”并指着要他看，弟子就看到蛇頭咬着他的褲襠不掉下來。陸法和

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讓他懺悔，給蛇作功德。又有人用牛來試刀快不快，一刀下去把牛頭割下來了，來見陸法和。陸法和説：“有一斷了頭的牛，正急着向你討命，如果不給它作功德，一個月内報應就到了。”這個人不相信，没有多久果然就死了。陸法和又幫人購置房屋謀劃墓地來避禍求福。曾對一個人説：“不要把馬繫在碓上。”這個人經過一户人家，門旁有碓，就把馬繫在碓柱上。進門後，想起陸法和的告誡，忙出門來解繩子，馬已經死了。

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

梁元帝任命陸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爲江乘縣公。陸法和不稱臣，他的奏疏印章署名都稱居士，後來又改稱司徒。梁元帝對他的僕射王褒説：“我還没有打算任命陸法和爲三公，而他現在自稱爲司徒，這是什麽意思？”王褒説：“他既然以道術自許，大概是先知吧。”梁元帝因爲陸法和功勞漸大，就加封他爲司徒，都督、刺史仍和過去一樣。手下有幾千人，都稱爲弟子。他祇用道術來教化，不用刑法處罰人。又在鬧市的地方，不設立市丞，牧佐之法，没有人專門收錢。祇是在路上放了一個上了鎖的空籠子，上面開了一個洞用來收錢，商人店家，根據貨物多少，自己估計要交多少錢，把它放進籠子中。負責此事的官員，到晚上打開籠子取出裏面的錢，列出清單，送到府庫。陸法和平常不多説話，一旦有所評論，就很有説服力而無人能反駁，但是他的話帶有南方口音。陸法和還擅長製作攻城的工具。

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餢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粗白布衫，布

在江夏，聚集了大量兵艦，準備襲擊襄陽再殺入武關，梁元帝派人阻止了他。陸法和説：“我是出家人，連釋梵天王的寶座都不希罕，怎麽會貪圖王位？祇不過空王佛所與陛下有香火之緣，看到陛下有報應到，所以我纔出世幫助陛下。如今既然被懷疑，這個報應是不可改變的了。”於是設供食，準備了麵粉做的薄餅。到西魏興兵南下，陸法和從郢到漢口，將要去江陵，梁元帝派人迎上他説：“敵軍一定會被打敗，軍隊祇要守在郢州，不需調動。”陸法和回到郢州，刷白了城門，穿着粗白布衫，布褲子上斜繫着汗

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脱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餓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道大行臺，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虚心相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尸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

巾，用粗繩束腰，坐在葦席上，整整過了一天纔脱掉這套喪服。到聽説梁元帝敗滅，又穿上以前的那套喪服，痛哭哀悼梁元帝。後來梁朝有人到西魏，果然看到麵粉做的薄餅。陸法和起初在百里洲建造壽王寺，已經架好了佛殿，又要人把梁柱截掉一段，説："四十幾年後，佛事會有災難，這座寺比較偏僻，可以免於災難。"到西魏平定荆州，宫室都焚毁了，總管想用壽王佛殿的木料，但又嫌它們太短，纔没有拆毁。後來周朝滅佛，壽王寺因遠在陳境内，所以没有受到災難。

北齊天保六年春天，清河王高岳進軍到達長江，陸法和率領全州軍民投降了北齊。文宣帝任命陸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道大行臺，又任命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和過去一樣。宋莅的弟弟宋簉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朝將領侯瑱率兵進逼江夏，北齊軍隊棄城而退，陸法和與宋莅兄弟到了北齊都城。文宣帝聽説他有奇異的本領，一心想見他，準備了三公用的儀仗，在城南十二里的地方設帳迎接他。陸法和遠遠望見鄴城，下馬走禹步。辛術對他説："您萬里之外前來投誠，陛下虚心相待，爲什麽還要作這種方術呢？"陸法和手拿着香爐，步行着隨從路車到達館舍。第二天召見他，給他準備了通幰油絡網車，隨身衛士就有一百人。到了宫殿拜見文宣帝通報姓名時，不稱官爵，不稱臣，僅自稱荆山居士。文宣帝在昭陽殿宴請陸法和以及他的部屬，賞賜給陸法和錢百萬、帛一萬段、豪宅一座、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其他日常物品適量；宋莅帛一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都有不同的賞賜。陸法和把奴婢全都釋放回家，説："你們各自隨緣去生活。"錢帛都施捨，一天之内就發完了。把所賞賜的豪宅建造爲佛寺，自己居住一間房子，與普通人一樣。三年之中又被任爲太尉，世人仍稱他爲居士。没有病痛就告訴弟子他自己的死期，到時候，燒香拜佛，坐在繩床上無疾而終。死後弟子們給他洗浄身子準備安葬，尸體縮小到衹有三尺左右。文宣帝下令打開棺材一看，衹是一具空

棺。

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説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陸法和在他所住的房子墻壁上寫字後又塗蓋了，到塗泥掉了以後，上面寫着："做十年皇帝就可以了，做百日皇帝快得像火燒一樣，做一年的皇帝輪流當。"又寫着："一母生三個皇帝，兩個皇帝共執政五年。"有人説講的是婁太后生了三個皇帝，自孝昭帝即位至武成帝傳位給後主，前後衹有五年時間。

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别更他淫。有司考驗，并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陸法和在荆州和郢州時，有一個女弟子，年齡二十餘歲，自稱越姥，身上穿着法衣，不願意嫁人，常隨着陸法和四處奔走，有時與陸法和私通，有十多年了。陸法和死後，又與别人通奸。有關官府查驗，都是事實。越姥被迫嫁人，後來生了好幾個兒子。

蔣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黄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

蔣昇字鳳起，是楚國平河人。年輕時喜歡天文玄象之學，周文帝很信任他。西魏大統三年，東魏竇泰在潼關駐軍，周文帝出兵馬牧澤迎敵。當時西南方有黄紫氣包圍着太陽，從未時一直到酉時。周文帝對蔣昇説："這是什麽徵兆？"蔣昇説："西南屬未地，主土。土主四季，是秦的分野。如今大軍已經出發，喜氣到來，一定有大慶。"於是與竇泰作戰，把他活捉了。這以後使河東投降，攻克弘農，奪取沙苑，從此蔣昇更加受到寵信禮遇。

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史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九年，高仲密率北豫州來歸附，周文帝想派兵增援，蔣昇説："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這個方位，不適宜出兵。"周文帝没有聽他的，軍隊到芒山，就被打敗而返回。太師賀拔勝發怒説："蔣昇罪該萬死！"周文帝説："蔣昇一再進諫説：'出師不利。'這次戰敗，是我自己造成的。"恭帝元年，因爲前後的戰功，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爲高城縣子。後任太史中大夫，以年老爲由請求辭去官職，皇帝下詔同意了他，加任定州刺史，在家中去世。

强練

强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

强練，不知是什麽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起初李順興話很多，又好説未來的事，當時

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恍，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號稱李練，世上的人認爲强練和李順興類似，就叫他强練。他長得雄健壯實，不同於常人，神色迷茫，别人都猜不透他的心思。心裏想説時，逢人就説；如果遇上他不想説時，縱然苦苦求他，他也不酬答。聽了他的話，起初覺得不可理解，事情過去後，往往都應驗了。常寄住在佛寺裏，喜歡串門，又經常到王公貴族家中造訪。所到的地方，别人都很敬仰信服他。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并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并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没其家。

晉公宇文護被殺前，强練曾手裏拿着一個瓠，到宇文護的大門外把瓠打破後説："瓠破子很苦。"當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深受皇帝寵信，强練到了龍恩住的地方，要他的妻子元氏及其妾婢僕人等出來，命令她們連席而坐。大家因爲離夫人太近，一再推辭不肯就坐。强練説："你們不過是一類人罷了，哪裏還有什麽貴賤之分。"於是逼着她們一起坐下。不久宇文護就被殺頭，他的各個兒子也一起死去；龍恩也被處死，所有家産都被登記没收。

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争以米麥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强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北周建德年間，他每天晚上到大路的樹邊，大哭釋迦牟尼佛，有時竟哭到天亮。這樣連續哭了好幾個月，聲音很哀傷痛苦。不久廢除佛、道二教。大象末年，又拿了一個没有底的袋子，走遍長安各條街肆乞討，街肆的人争着把米麥送給他。强練張開袋子接受，隨即又都漏到了地上。别人問他爲什麽這樣做，强練回答説："我祇不過想讓大家看到盛空罷了。"到了隋朝開皇初年，果然把首都移到龍首山，長安城空衰敗了。後來無人知道强練去了什麽地方。

衛元嵩

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并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又有蜀郡人叫衛元嵩的，也喜歡説將來的事，是江左寶誌一類的人。天和年間，他寫詩，預先論説北周與隋的興廢以及皇家受命之事，都應驗了。衛元嵩特别不相信佛教，曾上疏辯論要求毁佛。

庾季才　庾質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禄

庾季才字叔弈，是新野人。他的八世祖庾滔，跟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爲遂昌侯，於是把家安在南郡江陵縣。祖父庾詵，在《南史》中有傳。父親庾曼倩，任光禄卿。

卿。

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懔等議，乃止。

庾季才年輕時就聰明而有悟性，八歲能背誦《尚書》，十二歲懂《易》，喜好觀察天象，在服喪期間以孝順聞名。梁朝湘東王蕭繹推薦他擔任外兵參軍。西臺建立，屢次升至中書郎，兼領太史之職，封宜昌縣伯。庾季才一再推辭不任太史，梁元帝說："漢朝司馬遷幾代擔任這一職務，魏代高堂隆也任過此職，你怕什麽呢！"皇帝也頗懂得星曆，對他說："我也擔心會禍起蕭墻。"庾季才說："秦軍隊將攻入郢，陛下應派重臣，鎮守荆陝一帶，自己返回都城以避禍。"皇帝開始同意了，後來與吏部尚書宗懔等商議，又否决了。

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土覆亡，衣冠士人，多没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

不久江陵被攻破。周文帝見到庾季才，非常優待他，下令他參掌太史，說："衹要你盡心盡力效忠於我，我會給你榮華富貴的。"起先，梁朝被滅時，文人多没落爲賤民。庾季才散發受賞的財物，懸賞尋找原來的親朋好友。周文帝問："爲什麽要如此？"庾季才說："郢都被攻破，官府有罪，文人有什麽責任，都成了賤民？我心裏爲他們感到悲哀，所以散錢爲他們贖回身份。"周文帝恍然大悟說："如果没有你，我差一點有負天下人的重望。"馬上下令，免除梁朝俘虜爲奴婢的有幾千人。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時補任麟趾學士，後來又屢次遷升至稍伯大夫。

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疏。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以後宇文護執政，向庾季才詢問天道徵祥，庾季才回答說："不久後天道會有變化，不利於宰相，你應該還政於天子，自己請求歸家頤養天年。"宇文護考慮了很久，說："我的本意如此，但是多次請求没有獲准。"由此逐漸對庾季才疏遠了。到宇文護被誅滅，搜查他的書信，發現有些人假托天命，妄造奇異徵兆的，都被殺了。衹有庾季才的兩封信，詳細講了緯候的事，勸他還政於朝。皇帝對少宗伯斛斯徵說："庾季才很懂得如何做一個好臣子。"就賞賜給他粟帛，調任太史中大夫。命他撰寫《靈臺祕苑》，封爲臨潁縣伯。宣帝繼位，加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

到隋文帝擔任丞相，曾在晚上召見他詢問天

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潁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武，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時人事，庾季才說："天道極其精妙，很難全部看清楚。私下以人事來推算，符兆已經出現，我即便說不可，您難道會效仿箕、潁的事情嗎?"楊堅沉默了很久說："我現在好比騎虎，實在無法抽身了。"賜給他綵帛說："有愧於你的好意。"大定元年正月，庾季才向楊堅上書說："這個月戊戌這一天早上，青氣像樓闕一樣，在城門上出現。不久變成紫色，逆風向西飄行。《氣經》說：'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如今王氣已經顯現，應該順應它。二月，太陽從卯位進入酉位，處在天的正中間，稱爲二八之門。太陽是皇帝的象徵，皇帝登基，應該在二月。這個月的十三日是甲子，甲是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也是九，九是天數。這一天是驚蟄，是陽氣壯發的時候。過去周武王在二月甲子定天下，周朝持續了八百年；漢高帝在二月甲午即帝位，漢朝持續了四百年。所以知道甲子、甲午是登基的好日子。這個月甲子，應順天命登基稱帝。"楊堅聽從了他的話。

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禄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

開皇元年，任通直散騎常侍。皇帝將要遷都，夜裏與高熲、蘇威二人商議決定。庾季才第二天早上就上書說："我觀察天象，又查看了圖記，龜兆已呈現，一定要遷都。自從漢朝建立這座城，到現在已有八百年，水都受鹹了，不適合居住，希望陛下早日考慮遷都。"皇帝很驚奇，對高熲等說："是什麽樣的神人啊！"就頒布詔書下令遷都。賞賜庾季才絹布并且把他的爵位進升爲公。皇帝說："我從今以後，相信有天道。"於是下令庾季才和他的兒子庾質撰寫《垂象》、《地形》等志。皇帝說："天道神秘莫測，人們有種種推測，意見很難統一，不想讓外人再來干預此事，所以衹命你們父子二人共同做好。"到書寫成後上奏，賞賜糧食布帛很豐厚。九年，出任均州刺史。當時議論認爲庾季才精通術藝，皇帝下詔讓庾季才仍擔任原有的官職。庾季才因爲年老，多次請求辭職，皇帝好意勸慰不同意。到張胄玄的曆盛行，袁充又說日影長，皇帝問庾季才如何，庾季才說袁充荒謬。皇帝大怒，下令免去

訪焉。仁壽三年，卒。

了他的官職，給一半俸禄讓他回家。如有祥異出現，常派人到他家中詢問。仁壽三年，庾季才去世。

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游。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後進，亦申游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於世。

庾季才寬宏大量，技藝精深，誠守信義，喜好交友出游。常常於良辰吉日，與琅邪人王褒、彭城人劉瑴、河東人裴政以及同族的庾信等一起聚會作詩飲酒。還有劉臻、明克讓、柳䛒等人，雖是後輩，也一起游樂。撰有《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都在世上流行。

子質，字行修。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水令。

兒子庾質，字行修。很小就有志向，八歲能背誦梁元帝的《玄覽》、《言志》等十篇賦，被授爲童子郎。在隋朝做官，一直升到隴州司馬。大業初年，任太史令。他志操高潔，説話耿直，每有災異，都當面對皇帝説。煬帝好猜疑，齊王楊暕也被懷疑。庾質的兒子庾儉當時是齊王的部屬，皇帝對庾質説："你不能一心侍奉我，却讓兒子去侍奉齊王。"由於這個原因調出擔任合水令。

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悦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八年，皇帝親自征討遼東，召庾質到臨渝，問東征能不能取勝。庾質回答説："征討能攻下來，但陛下不可親征。"皇帝發怒説："我今天率領軍隊到這裏，怎麽能還未見到賊兵而自己先退！"庾質説："懇請陛下留在這裏，派一名大將銜命出征，事情要快，慢了就必定無功。"皇帝不高興地説："你既然不願出行，可住在此地。"到軍隊返回，授任太史令。九年，又遠征高麗，再問他："這次怎麽樣？"庾質的回答仍堅持上次的意見。皇帝大怒説："我親自率軍都不能成功，派人去難道能成功嗎？"皇帝就親自東征。這以後楊玄感造反，斛斯政投奔高麗，皇帝很害怕，立即班師回朝。對庾質説："你以前不許我出行，當是爲這個吧。如今楊玄感造反成不成功？"庾質説："現在天下一家，不會輕易有變。"皇帝説："現在火星進入斗位，怎麽樣？"庾質回答説："斗，是楚的分野，楊玄感的封地。如今火色衰謝，最終一定一無所成。"

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

十年，皇帝將從西京到東都，庾質進諫説應

宜鎮撫關内，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該鎮撫關内，使百姓歸農，三五年後，國家糧食多了，再四處出巡。皇帝很不高興。庾質推辭有病不願隨皇帝出巡，皇帝聽説後大怒，派遣人馬把他捆綁了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到東都後關進大牢裏。最終在獄中去世。

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兒子庾儉，也繼承父親的事業，很有學識。歷任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年，爲太史令。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群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岩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

盧太翼字協昭，是河間人。原本姓章仇氏。七歲上學，每天背誦幾千字，州裏譽之爲神童。到年長後，博覽群書，尤其精通占候、算曆之學。隱居在白鹿山，後又徙居到林慮山茱萸澗。拜他爲師的人紛紛從遠處來，開始時來者不拒，後來不勝其煩，就逃到五臺山去了。五臺山有很多藥物，他與弟子幾個人，在山岩下建了個草廬，認爲住在裏面可以修煉成仙。隋朝太子楊勇聽説後便派人去召見他。盧太翼知道楊勇將來一定不能嗣位，對他親近的人説："我這是被逼而來的，不知道什麽時候能解脱休息。"到太子被廢，按照連坐的法律盧太翼應當處死，隋文帝愛惜他的才華，把他貶爲官奴，過了很久纔被開釋。後來盧太翼雙眼瞎了，但他用手摸書能認字。仁壽末年，皇帝將到仁壽宫去避暑，盧太翼一再勸諫説："恐怕陛下這一去就回不來了。"皇帝大怒，把他關進長安監獄，準備回來後就殺了他。皇帝到仁壽宫後病重，臨死前，命令皇太子把他釋放了。

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到隋煬帝即位，漢王楊諒起兵造反，皇帝問他情況。盧太翼回答説："他能有什麽作爲！"没過多久，楊諒果然失敗了。皇帝從容談起天下的氏族，對盧太翼説："你姓章仇，是四岳的後人，與姓盧的同源。"於是就賜他姓盧。大業九年，跟隨皇帝到遼東。盧太翼説黎陽境内有兵氣，幾天以後楊玄感造反的消息傳來了。皇帝很驚異，多次賞賜了他。盧太翼所説的天文之事，數不勝數，其中的秘密，當時都没有聽説。後來又過了幾年，盧太翼在雒陽去世。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耿詢字敦信，是丹楊人。爲人滑稽善辯，技藝高超。陳後主時，以門客身份隨從東衡州刺史王勇到了嶺南。王勇去世後，耿詢留在了那裏。當時俚人反叛，推舉耿詢爲首領，柱國王世積討平叛亂并活捉了耿詢。本應依法處死，耿詢自己説技藝高超，王世積釋放了他，讓他做了家奴。時間久了，他看到原來的朋友高智寶因懂得玄象而擔任太史，耿詢就跟着他學習天文算術。耿詢創立新意製造了渾天儀，不藉助人力，用水來推動它，放在暗室裏，讓高智寶在外邊觀測天時，結果動合都相符合。王世積知道後上奏皇帝，文帝把他作爲官奴，分配給太史局。後來又賞賜給蜀王楊秀，跟隨蜀王到了益州，楊秀很信任他。到楊秀被廢，依法又該處死。何稠上奏説耿詢技藝高超，巧思如有神助，皇帝於是特許免去了他的死罪。耿詢製作馬上刻漏，世人都贊嘆做得精妙。

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隋煬帝即位，耿詢獻了各種奇器，皇帝很高興，免除了他的奴隸身份。一年多後，又任命他爲右尚方署監事。七年，皇帝東征，耿詢上言説："遼東不可討伐，出師必定無功。"皇帝大怒，下令左右的人處死他。何稠一再争諫纔免了他的罪。到平壤之役戰敗，皇帝認爲耿詢有先見之明，升他爲太史丞。宇文化及殺了煬帝後，耿詢跟隨到了黎陽，對他的妻子説："我近觀察人事，遠觀察天文，宇文化及必敗無疑，姓李的人會做皇帝，我知道該投靠誰了。"想要逃走，被宇文化及所殺。著有《鳥情占》一卷，在當時流行。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

來和字弘順，是京兆長安人。年輕時喜歡爲人看相，所説大多應驗。北周大冢宰宇文護把他召至身邊，屢經升遷到畿伯下大夫，封爲洹水縣男。隋文帝還未發迹時，曾來見來和。來和説："您將來會稱帝擁有天下。"楊堅當了宰相，拜他爲儀同。隋文帝建立隋朝，進來和的爵位爲子。開皇末年，來和上書皇帝自陳陛下未即位時所講的話："過去陛下在周時，曾與永富公竇榮

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宫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禄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宫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彦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悦，進位開府。

定談話，我說：'我衹要聽到人發聲，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我當時馬上說：'陛下雙眼明亮如曙星，視野很廣，應當擁有天下，衹要能忍住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宫對我說：'各個王公大臣你都看過相，隋公楊堅的面相怎麼樣?'我回答周武帝說：'隋公是個忠守臣節的人，可以鎮守一方，如果當上將領，就能攻無不克。'我即於宫東南向陛下講過，陛下對我說：'這話永不忘記。'第二年，烏丸軌對周武帝說：'隋公不會永遠當人臣。'周武帝不久問我，我知道皇帝起了疑心，就詭報說：'是忠守臣節的臣子，没有别的異相。'當時王誼、梁彦光等人都知道我的話。大象二年五月，您從永巷東門進來，我在永巷門東，面朝北站着，陛下問我說：'我有没有災難?'我回答陛下說：'您的骨相和氣色相應，天命已經交給了您。'没過多久，您就升任丞相。"皇帝看了以後非常高興，提升他爲開府。

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

來和同郡人韓則曾拜訪來和并請他看相，來和對他說："後四五當得大官。"當初别人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韓則在開皇十五年五月去世，别人問是什麼原因，來和說："十五年爲三五，加上五月就是四五。大官，就是大棺。"來和說的都是這一類的話。著有《相經》三十卷。

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并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董子華等，這三個人在隋文帝還没有發迹時，私下對他說："您將來會成爲皇帝，現在要潔身自愛。"到隋文帝登基後，任命張賓爲華州刺史，焦子順爲開府，董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爲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

蕭吉字文休，是梁武帝哥哥長沙宣武王蕭懿的孫子。博學多才，尤其精通陰陽、算術。江陵覆亡後，歸順魏朝，擔任儀同。周宣帝時，蕭吉因朝政一天比一天混亂，上書力諫，皇帝不聽。到隋朝建立，被升爲上儀同，因原職是太常，讓他考定古今陰陽書籍。

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沈，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説，欲乾没自進，

蕭吉性格孤直，不追隨取悦公卿，又同楊素不和，因此受到排斥和冷落，鬱鬱不得志。後來看到皇帝喜好徵祥之説，就想僥幸獲取官位，就

遂矯其迹爲悦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并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并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强。'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并會本辰。"上覽之悦，賜物五百段。

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宫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宫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宫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

改變原來行爲以取悦於人。開皇十四年，上書給皇帝説："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日爲冬至。第二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日爲正月初一。冬至那天，便在朔旦。《樂汁圖徵》説：'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得到賜福。'如今聖主在位，處於天元之首，而朔旦是冬至，這是喜慶之一。辛酉那一天，就是天子的本命日。辛德在丙，這年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這是本命與月合德，而處在元朔之首，這是喜慶之二。庚申那天，就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第二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的早晨，這是喜慶之三。《陰陽書》説：'年命與歲月合德的人，一定有福慶。'《洪範傳》説：'歲之初，月之始，日之初，預兆帝王。'經書并稱爲三長，順應它的人，可以延年益壽福至吉利。况且甲寅爲蔀首；十一月是陽的開端；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一年的開始，月份的最先；朔旦是年之初，月之始，日之先，良辰相會的時候。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都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説：'角音蘊含龍體精氣，國君即位一天天强盛。'來年的年命，與五行相配的納音都是角音，與經書互相參證，如符契一樣相合。又甲寅、乙卯，是天地相合。甲寅年，以辛酉爲冬至；第二年是乙卯年，以甲子爲夏至。冬至陽氣始生，南郊祭天的日子，就是天子的本命，這是喜慶之四。夏至陰柔之氣始生，祭祀地的時辰，就是皇后的本命，這是喜慶之五。天子盛德如同天覆育萬物，皇后仁惠如同地載養人民，所以天地二儀的元氣，都相會在這個時候。"皇帝看了以後很高興，賞賜帛五百段。

房陵王當時是太子，説東宫有很多鬼魅，鼠妖多次顯現。皇帝下令蕭吉到東宫祭祀消除邪氣。在宣慈殿上安置神像座位，有旋風從東北鬼門方向吹來，掃向太子座處。蕭吉用桃湯葦火驅逐邪風，風吹出宫門就停止了。在未地堆土，設壇有四個門，放五帝神座。當時天氣寒冷，有個

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蝦蟆從西南方向出來，進入人門，跳上赤帝座位，回去時仍從人門出去，跳了幾步，忽然不見了。皇帝很驚異。賞賜非常豐厚。又上奏說：太子位不穩。當時皇帝私下想廢掉太子，得到這句話，認爲很正確。從此以後，他經常被皇帝召見詢問。

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悦。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

到獻皇后去世，皇帝下令蕭吉占卜選個好墓地。蕭吉遍筮山地原野，到一個地方，說："占卜二千年，占卜二百代。"繪出圖形上奏給皇帝。皇帝說："吉凶在於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親下葬時，難道没有占卜嗎？國家不久就滅亡了。正如我家的墓地，如果說不吉利，我不應該做天子；如果說不凶邪，我弟弟不會戰死。"然而還是聽從了蕭吉的話。奏章說："上月十六日，皇后山陵的西北，鷄未叫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一直連到天上；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同時有人來往檢閱，隊伍很整齊。太陽出來時纔消失。一起看到的有十多個人。謹依照《葬書》上講'氣王與姓相生，大吉'。如今黑氣當冬天之王，它與姓相生，這是大吉大利，子孫無疆的吉兆。"皇帝很高興。這以後皇帝準備親臨墓地殯葬，蕭吉又上奏說："您本命爲辛酉，今年斗魁及天罡靠近卯酉，依照《陰陽書》，不能親自去殯葬。"皇帝没有聽從。蕭吉退下後告訴族人蕭平仲說："皇太子派宇文左率深深地感謝我說：'你以前稱我應當成爲太子，竟然應驗了，我始終没有忘記。現在占卜山陵，務必讓我早日登上皇位。我登上皇位以後，會以富貴報答你。'我記下說：'四年後，太子統治天下。'如今山陵雲氣應和，皇帝又親自去發喪，徵兆越來越明顯了。太子當政，隋朝也要滅亡了！必定會有真人出現。我以前欺騙他説'占卜二千年'是三十字；'占卜二百代'是衹有二代的世運。我這話可信，你要記下來。"

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

到煬帝即位，升任太府少卿，加職開府。曾經路過華陰，見楊素墳冢上有白氣連天，秘密地說給皇帝聽。皇帝問他是什麼原因，蕭吉說："徵兆表明，楊素家會有兵禍，是滅門的氣象。

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托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

改葬别處，就可以免除災禍。"皇帝後來平静地告訴楊玄感説:"你應該早一些改葬。"楊玄感也約略知道其中的原因，認爲吉祥，假托遼東還未打下，無暇處理家事。没過多久楊玄感因反叛而被滅族，皇帝更加相信蕭吉。

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於時。

一年多後蕭吉死在任上。著有《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以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都流行於世上。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爲卦有不能决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

楊伯醜，是馮翊武鄉人。喜讀《易經》，隱居在華山。隋朝開皇初年，被徵召入朝，見到公卿也不行禮，不分貴賤都以"汝"相稱，人們猜不出他的心理。文帝召見他談話，他一句也没有回答。賞賜他衣服，到了朝堂就把它扔了然後離開。於是披頭散髮假裝瘋顛，在街市里巷游蕩，身體骯髒，從不梳洗。當時有個叫張永樂的人，在京城以占卜爲生，楊伯醜常常和他來往。張永樂算卦有疑難之處，楊伯醜就替他分析卦象，往往能説到精微處，張永樂非常佩服，自認爲趕不上他。

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爲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

楊伯醜也擺攤爲人算卦。有人曾經丢失了孩子來找楊伯醜卜卦，卜算後，楊伯醜説:"你的孩子在懷遠坊南門東，路北的墻壁處有一個穿青裙的女子抱着他，可前去領取。"依照他的話，果然找到孩子。有一對夫妻一起藏了數兩黄金，後來黄金丢失，丈夫懷疑妻子起了異心，將要休掉她。妻子稱説冤枉，就來找楊伯醜。楊伯醜爲她占卜説:"黄金找到了。"把全家人都叫來，指着其中一人説:"可向他要。"果然要回金子。又有將軍許知常詢問吉凶，楊伯醜説:"你不要往東北去，如實在不得已，一定要趕快回來，不然的話，楊素要砍掉你的頭。"没過多久，皇帝命令許知常事奉漢王楊諒。不久皇帝去世，楊諒起兵造反，許知常逃回京城。許知常以前和楊素有矛盾，到楊素平定并州，先搜訪許知常，準備殺掉他，許知常因楊伯醜的告誡而脱此難。又有

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説，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

人丢了馬來找楊伯醜卜卦，當時楊伯醜被皇太子召見，在路上碰見，立即爲他算卦。卜算後，説：“我不急於告訴你，你到西市場東壁門南邊第三個店，替我買魚做菜，就會得到馬了。”這個人按照他的話去做，不一會兒，有一個人牽着他丢失的馬來到，就把偷馬的人抓住了。崖州曾進獻直徑一寸的珠子，派出的使者偷偷換了珠子。皇帝心中有疑問，召見楊伯醜卜卦。楊伯醜説：“有東西出自水中，質地圓潤色彩光亮，是大珠子。如今被人隱藏了起來。”具體説出隱藏人的姓名、相貌。皇帝按照他的話讓官吏審問，果然找回原來的那顆珠子。皇帝非常驚奇，賜給他帛二十匹。

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説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國子祭酒何妥曾拜訪楊伯醜并與他談論《易》，聽到何妥的話，楊伯醜倏然笑着説：“何必要用鄭玄、王弼的話呢？”久而久之，稍有争辯應答，所説的文辭含義，都不同於以前儒家的旨要，而思理深刻玄妙。所以議論的人都認爲他是天然獨得，不是一般人趕得上的。後來楊伯醜長壽而死。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録》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禄命書》二十卷，《九宫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并行於世。

臨孝恭，是京兆人。精通天文、算術，隋文帝很信任他。每次談論災祥的事情，没有不言中的。皇帝因此要他校定陰陽書，做官直至上儀同。著有《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録》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零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禄命書》二十卷，《九宫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都流行於當時。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隋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

劉祐，是滎陽人。隋朝開皇初年，任大都督，封索盧縣公。他占卜星候，絲毫不差，文帝很信任他。起初與張賓、劉暉、馬顯一起制定曆法。後來奉詔撰寫兵書十卷，名字叫做《金韜》，皇帝認爲寫得很好。後又著有《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

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并行於世。

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都流行於當時。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内史通事顏慜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悦，漸見親用。

張胄玄，是勃海蓨人。博學多識，尤其精通術數。冀州刺史趙煚推薦他，隋文帝徵召他擔任雲騎尉，直太史，參與商議律曆方面的事務。當時精通這方面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門下，因此太史令劉暉等人很忌恨他。然而劉暉所言大多不應驗，張胄玄推算天文曆法很精密。皇帝非常驚異，下令楊素和術士數人，設議六十一個問題，都是過去曆法很不好解釋的，命令劉暉與張胄玄等人辯論解析。劉暉閉口什麽都没有回答，張胄玄講通了五十四個問題。因此提升他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兼任太史令，賞賜帛一千段。劉暉及其黨徒八人，都被斥退逐走。改定新的曆法，説以前的曆法錯一天。内史通事顏慜楚上奏皇帝説："漢朝的落下閎修改《顓頊歷》，制訂《太初歷》，説：'以後會差一天，八百年後會有聖人改定。'算到今天相距七百一十年，學問家舉其整數爲八百，所謂聖人，應該在當今吧。"皇帝很高興，張胄玄逐漸被親近重用。

胄玄所爲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劇歷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别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并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

張胄玄制訂的曆法，和過去曆法不同的地方有三處：第一處，南朝宋祖冲之在每年的最後，創設差分，冬至逐漸變化，不沿襲原來的軌道，每過四十六年，相差一度。到了梁朝虞劇制訂的曆法，不滿意祖冲之的曆法差數太多，就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改變一度。張胄玄認爲這兩個方法，年代相隔很久，追查古書記載，失誤很多。就折中兩家曆法，來設定推算度的方法，冬至星宿所在，每年慢慢轉移，八十三年，移動一度。上合堯的時候，太陽對着星火；次合漢朝的曆法，星宿起於牛初。對照前後，都很精當。第二處，周代馬顯制訂《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這樣推定日期，他是最先開創。當時的學者，大多不能知曉。張賓沿襲使用它，不能考正。張胄玄認爲加時先後，氣

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内外，入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爲當蝕。若月行内道，則在黄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

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

節排列不齊，依照月份推斷，不符合道理。於是根據二十四節氣，排列出月亮圓時和晦時的日期。實在由於太陽運行慢，那麽月亮容易趕上太陽，讓太陽月亮相會早加時；太陽運行快，那麽月亮追趕太陽稍慢，讓太陽月亮相會晚加時。查檢前代加時的早晚，作爲增減的規律。太陽運行，從秋分以後到春分，其態勢快，總計一百八十二天而運行一百八十度；從春分以後到秋分，運行慢，總計一百八十二天而運行一百七十六度。每個節氣之下，就是它的規律。第三處，自古以來各個曆法，初一與十五交逢，不問内外，進入界限便會發生日食月食。張賓制訂的曆法，創有外限，是否應當出現日食月食，還不能明確。張胄玄認爲太陽運行黄道，運行一周需時一年；月亮運行月道，運行一周衹要二十七天多。月道與黄道交會，每運行黄道内十三天有餘而出，又運行黄道外十三天有餘而入，終而復始。月亮經過黄道，叫做交會。初一與十五距交會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就應該出現日食月食。如果月亮運行内道，那麽在黄道之北，日食月食多有應驗；月亮運行外道，那麽在黄道之南，雖然遇到直接交會，没有什麽遮掩，日食月食大多不應驗。於是因襲前代曆法，另外訂立定限，隨着交會的遠近，排列節氣尋求差度，增加減少日食月食之分，事情都很明顯。

張胄玄的曆法超出古曆法而又獨具特色的有七處：第一處，古曆法五星運行的度數，都恪守永恒的標準，隱現盈縮，都没有一定的規律；張胄玄候望各星，都有真正的標準，合計出現的次數，與古曆法不同。相差多的，到加減三十天左右。比如火星，平常出現在雨水節氣，就都增加二十九天；出現在小雪節氣，就都減少二十五天。加減平出現的天數，以爲固定的天數。各星都有自己盈縮的次數，都如此例，衹是差數不同。這是積年候望所知，當時人不能推究原旨。第二處，辰星過去的標準，是十二年出現兩次，凡是過去的曆法，都認爲是這樣。該出現還是不出現，人們都不能瞭解它的原因。張胄玄連年候望，知道辰星十二年之中，有時出現一次。到受

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爲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内，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蝕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

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同類星辰影響，也會相隨出現。比如辰星，平時早晨出現在雨水節氣的，應該出現時不出現；平時早晨出現在驚蟄節氣的，離太陽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早晨有木火土金中一顆星時，也相隨出現。第三處，古代曆法觀星術，星辰運行有一定的範圍，自從出現後，便依照規律推算，提前或推後的日期，不知多少。張胄玄連年候望，得知五星慢快留退真正的數目，都與古曆法不同。多的相差八十多天，停留徘徊的地方，也差八十多度。比如火星，前疾最初出現在立冬初，那麼二百五十天運行一百七十七度；固定出現在夏至初，那麼一百七十天運行九十二度。對照天體運行，今古都很縝密。第四處，古曆法的食分，依據平常的標準而使用。推算數目的多少，與實際數目很少相符。張胄玄連年候望，得知月亮跟隨木火土金四星運行，有向背。月亮跟隨四星運行，就快；相反方向運行，就慢。都在十五度外纔遵照原來的規律。於是就在交會時區分，固定其多少。第五處，古曆法加時，初一與十五同一個方法。張胄玄連年候望，知道日食所在地方，隨着方位而改變，偏正高低，每個地方都不一樣。相交有深有淺，快慢也不相同，相交的時間和相差的程度，都符合天象。第六處，古曆法交分就是日月的蝕數，離相交十四度，食一分；離相交十三度，食二分；離相交十度，食三分；相交每近一度，食增加一分；完全相交時就是全食。應驗的情況多少，自古以來各個曆法，都不知道它的本源。張胄玄連年候望，得知當發生日月完全相交之時，月亮不能完全遮掩太陽，所以太陽的虧蝕反而少；離相交五六度時，月亮在太陽裏，則完全遮掩太陽，所以太陽的虧蝕纔完全。從這以後，更遠的，虧蝕更少。相交前後，在冬至，都是這樣；如果接近夏至，規律又有不同。張胄玄所立的蝕分，最爲詳密。第七處，古曆法的二分，晝夜都相等。張胄玄連年候望，知道有所差別。春、秋二分，白晝比黑夜多半個漏刻。都由太陽運行的快慢盈縮所造成。

如此等等，張胄玄獨自心領神會，評論的人佩服他的精密。大業年間，在官任上去世。

北史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周澹　李脩　徐謇(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周澹，是京兆鄠人。精通方術，特別擅長醫藥，就擔任了太醫令。北魏明元帝曾患風頭眩很痛苦，周澹治療後痊愈了，因此升任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城饑荒，朝廷商議遷都到鄴，周澹與博士祭酒崔浩上奏皇帝，説不可。明元帝説："祇有這兩個人，與朕的意見相同。"下詔賞賜周澹、崔浩每人一個妾。去世後，謚號叫恭。

李脩　李亮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吊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

李脩字思祖，原先是陽平館陶人。父親李亮，從小學醫術，但不能精通。太武帝時投奔南朝宋，拜和尚僧坦爲師，基本掌握了他的醫術，針灸授藥，都很有效。在徐、兗一帶，救恤了很多人。李亮大造堂屋，以供病人居住，去世的就前去置棺殯葬，親自前往吊視，他的仁厚可見一斑。一直任官至府參軍督護。本郡的士門、宿官，都與他交往關係親密，車馬金帛，賞賜贈送的無法計算。

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

李脩的哥哥李元孫跟隨畢衆敬到平城，也遵從父親的醫業但本領不及父親，因功授任奉朝請。

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時有不

李脩與他的哥哥差不多，後來入代京，歷任中散令，因功賜爵位爲下蔡子，調任給事中。太和年間，常在宫中，文明太后時有疾病，李脩用

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宫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針藥治療大多有效，賞賜不斷增加，車輛服飾以及宅第，號稱鮮麗。召集各學士以及擅長書法的一百多人，在東宫撰寫各種藥方一百卷，都在世上流行。起先咸陽公高允年近一百歲，但氣力仍很好，孝文帝、文明太后下令李脩前往診視。一天早上，上奏説高允氣脉已很微弱，命不長久了，不久果然去世。李脩後來在太醫令任上去世，贈官青州刺史。

徐謇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内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

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謇欲爲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采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肴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内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别賚，并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宫還洛。

徐謇字成伯，是丹陽人，原籍是東莞。與哥哥徐文伯等都擅長醫藥。徐謇到青州，慕容白曜平定東陽，抓住了他，把他送到京城。獻文帝想要測試一下他的本領，把病人放在幕後，讓徐謇隔着幕布爲病人診脉，深得病形，又知道色候，於是受到皇帝恩寵。任中散，不久調任内行長。文明太后常常問經方，但徐謇不如李脩受信任重用。徐謇製作藥劑治病的方法，比李脩還要精妙。但是性格隱秘忌諱，承奉不合其意，雖然貴如王公，仍不給他治療。

孝文帝遷都洛陽，對他恩寵加深，身體小有不適，以及所寵愛的馮昭儀有病，都讓他處置治療。又任命他爲中散大夫，轉爲侍御師。徐謇想給孝文帝製金丹，奉獻延年益壽的方法，就居住到嵩高，采集需要的物品，經過一年没有成功，纔停止。二十二年，皇帝巡幸縣瓠，病得很厲害，就派驛馬快速召唤徐謇，讓他從水路趕赴縣瓠，一天一夜走了幾百里。到了以後，診治大有效果。九月，皇帝在汝水之濱駐扎，爲徐謇設置太官珍膳。召集百官，讓徐謇坐在上席，把美酒佳肴放在他的面前，命左右侍從宣布徐謇有治病救人的功勞，應該給以賞賜。就下詔褒獎，任命徐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賞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内呈。各個親王咸陽王元禧等人另外有賞賜，都達絹帛一千匹。從行到鄴，皇帝又疾病發作，徐謇日夜陪伴在旁。第二年，跟隨到馬圈，皇帝病得越來越重，悶悶不樂，每每對他責問，又想用鞭子抽打，幸而獲得赦免。皇帝去世後，徐謇隨着棺材回到洛陽。

謇常有將餌及呑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禄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

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

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左所稱，事并見《南史》。

徐之才

雄子之才，幼而俊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虚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吴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嘆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

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吕梁，橋斷路絶，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窺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

徐謇有將餌和吞服的道術，年近八十歲，而鬢髮依然不白，氣力也未衰弱多少。正始元年，因爲年老而擔任光禄大夫。去世後，贈官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號叫靖。兒子徐踐，字景昇，繼承他的爵位。官至建興太守。

哥哥徐文伯在南齊做官，歷任東莞、太山、蘭陵三郡的太守。

兒子徐雄，任員外散騎侍郎，醫術在江南很有名，事迹見《南史》。

徐雄的兒子徐之才，小時候就才華横溢，五歲能背誦《孝經》，八歲就粗通義旨。曾與堂兄徐康到梁朝太子詹事汝南人周捨的家裏，聽他講《老子》。周捨爲他們準備飯食，對他們開玩笑説："徐郎不用心想問題，而衹吃飯嗎？"徐之才回答説："我聽説聖人虚其心但充實他的肚子。"周捨很贊賞他。十三歲時，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人劉孝綽、河東人裴子野、吴郡人張嵊等每次共同討論《周易》以及《喪服》儀，徐之才應對如流。他們共同感嘆説："這是神童。"劉孝綽又説："徐之才長相威武，有東漢班超的面相。"陳郡人袁昂兼領丹陽尹，徵召他爲主簿，諸多事務的安排、處理，都向他詢問。郡的官署遭到火災，徐之才起來觀看，夜半不穿衣服，披着紅眠帕出房，映着火光被袁昂看見。功曹請求免去他的職位，袁昂看重他的才術，寬恕了他。

豫章王蕭綜出鎮江都，又擔任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任蕭綜鎮北主簿。到蕭綜入北魏，三軍散走，徐之才退到吕梁，橋斷路絶，於是被北魏統軍石茂孫所阻止。蕭綜到北魏没有多久，官至司空。北魏要蕭綜收集部屬，纔訪知徐之才在彭泗，上報北魏皇帝，説徐之才擅長醫術，又機智而善於言辭，下詔徵召徐之才。孝昌二年，到了洛陽，敕令他住在南館，待遇很優厚。徐謇的兒子徐踐上表求徐之才歸還宅第。徐之才藥石多有效果，又涉獵經史，發言敏捷，朝中賢士大夫争相邀迎薦舉，爲他傳揚聲譽。孝武帝時，封昌安縣侯。

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

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悦。時自婁太后及勛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

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内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 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 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

東魏天平年間，北齊神武帝徵召他赴晉陽，常常在内館，給他的待遇很優厚。武定四年，從散騎常侍調任秘書監。文宣帝爲宰相，普遍加以升降，楊愔因爲他是南方人，不能典掌功程，况且大多陪從，廢掉官曹的事務，調任金紫光禄大夫，用魏收來代替他。徐之才心中忿忿不平。

徐之才年輕時就瞭解天文，兼長圖讖之學，與門客宋景業一起參校吉凶，知道午年一定有變革。通過高德正上奏，文宣帝聽説後非常高興。當時從婁太后到勛戚貴臣都説："關西是我們的勁敵，擔心他們有挾天子令諸侯的口實，不可先行帝位的禪讓和替代。"徐之才獨説："一千人追逐兔子，一個人得到了它，其他人都嘆息。要定立國之大業，怎麽能向别人看齊呢?"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文宣帝聽從了他。文宣帝建立北齊登上皇帝位後，對他愈加親密。徐之才并不衹靠醫術受到重用，也因爲他首先提出禪代建立北齊，又加上戲謔滑稽，説話没有不到的地方，於是被皇帝親信。不久擔任侍中，封池陽縣伯。他見文宣帝政令越來越嚴厲，請求調出京城，任趙州刺史。最終没有赴任，仍是帝王所寵幸的狎玩之臣。皇建二年，任西兗州刺史，也没有赴任。武明皇太后身體不適，徐之才爲她治療，一下就痊愈了，孝昭帝賜他綵帛千段、錦四百匹。徐之才擅長醫術，即使外出做官，頃刻間就召回。他博識多聞，於方術尤爲精妙。

大寧二年春天，武明太后又有疾病，徐之才的弟弟徐之範任尚藥典御，下詔讓他治病。内史都令人叫太后爲石婆，因爲有俗忌，所以改名用來壓制它。徐之範出來對徐之才説："童謡講：'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綖靴。'如今太后忽然改名，私下感到很奇怪。"徐之才説："跂求伽，胡人講是去已，豹祠嫁石婆，怎麽會有好事? 斬冢作媒人，是説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綖靴者，需到四月。爲什麽? 紫這個字，上此下系，綖是熟，應當在四月之中。"徐之範問靴是什麽意思。徐之才説："靴字是革字旁邊加個化，怎麽會是久物?"到四月一日，太后果然去世。有人患脚跟腫痛的病，各

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虚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暂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疏慢，用捨自由。

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之才聰辯强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

個醫生都不知道是什麽病。徐之才說："這是蛤精病，由於乘船入海，垂脚在水中造成的。"患病的人說："是這樣。"徐之才給他解剖，脚裹有蛤子二個，像榆莢那樣大。又有人以骨爲刀把的，五色斑斕。徐之才說："這是人的瘤。"問怎麽會得到的，說："在古墓見到髑髏，額骨長數寸，試着削開看看，有紋理，所以用了。"他明悟多識大多如此。

天統四年，多次升遷任尚書左僕射，不久出任兖州刺史，特許給鐃吹一部。徐之才醫術最高明，常被召回。武成帝酒色過度，精神恍惚無常。曾病發，自己說開始見到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個美婦人，離地數丈，亭亭玉立。一會兒，變成觀世音。徐之才說："這是色欲太多，大虚所造成的。"馬上開了湯藥處方，服一劑，就感到遠了一些；再服一劑，還變成五色物；服了數劑後，病就痊愈了。皇帝每次有病，派騎士去追他，用針藥治療後，立即有效，所以常有端執之舉。到了秋天，武成帝小定，不再發病。和士開想依次轉進，因徐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就上奏任爲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到了十月，皇帝病又重了，對和士開說："徒然把徐之才放任外職，使我治病辛苦。"這個月八日，敕令驛馬召徐之才回京。皇帝在十日去世，徐之才十一日纔到。已經來不及了，便又回到兖州。在任對百姓從不侵犯，但對治理不很精通，也比較散慢，一切都放任自流。

五年冬天，北齊後主徵召徐之才。不久左僕射空缺，徐之才說："自可恢復大禹的業績。"武平元年，重新擔任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對和士開、陸令萱母子卑躬屈膝百依百順，兩家如果誰有病，就百般救護。於是升任尚書令，封爲西陽郡王。祖珽當政，任徐之才爲侍中、太子太師。徐之才怨恨地說："子野挑揀我。"祖珽眼有病，所以用師曠和他相比。

徐之才聰慧明辯博聞强識，有勝過他人的機敏。尤其喜歡暢談反切隱語，公私聚會在一起，

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爲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虚，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顔色何不悦?"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個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

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悦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

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

互相嘲笑戲弄。鄭道育常常戲弄徐之才稱之爲師公，徐之才説："既爲你師，又爲你公，在三之義，三分取二。"又嘲笑王昕的姓説："有言就訌，靠近犬就狂，加頸足就成爲馬，加角尾就成爲羊。"盧元明因而戲弄徐之才説："你的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爲乏也。"徐之才馬上回答説："你的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虚，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遠遠看見一群狗争先行走，大家試着叫他品評。徐之才隨即應聲説："這是宋鵲？還是韓盧？爲了追逐李斯東走？爲了背負帝女南行?"李諧乘着衆人聚集時叫着他父親的名字説："你嗜熊白生不?"徐之才説："無所謂呀。"又説："你這樣説話在理嗎?"李諧馬上出去躲避他，路上遇到外甥高德正。高德正説："舅舅你的臉色爲什麽不高興?"李諧告訴他不高興的緣故。高德正直接進入座席，連連索要熊白。徐之才對在座的人説："這個人名諱什麽?"大家没有回答。徐之才説："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這有什麽可問的。"唐邕、白建正顯貴，當時人説："并州赫赫唐與白。"徐之才看不起他們，元日那天，對着唐邕給各個令史祝賀説："你們的地位應當和唐邕、白建一樣。"又因爲小史喜歡嚼筆，所以常拿着筆管對着元文遥的口説："借用一下你的牙齒。"他的傲慢無禮到了這一地步。

事奉各個皇帝，因爲擅長嬉戲而得寵。武成帝生了臼齒，問各個醫生，尚藥典御鄧宣文以事實相告，武成帝發怒而鞭打了他。後來問徐之才，拜賀説："這是智牙，生智牙的人，聰明長壽。"武成帝很高興并給他賞賜。任僕射時，對人説："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没有人不逢迎他的。今天我也是徐僕射，没有一人逢迎我，還有什麽可活的！"徐之才的妻子，是魏廣陽王的妹妹，徐之才跟從文襄帝求得她爲妻子。和士開知道後，就奸淫他的妻子。徐之才看見後避開了，退後説："無妨少年戲笑。"他的放縱竟如此。年八十時去世，贈官司徒公、録尚書事，謚號叫文明。

長子徐林，字少卿，任太尉司馬。次子徐同

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曰："終恐同《廣陵散》矣。"

卿，任太子庶子。徐之才因爲他没有學問，每每感嘆説："最終恐怕和《廣陵散》一樣了。"

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弟弟徐之範也以醫術著稱，位至太常卿，特許繼承徐之才的爵位爲西陽王。到了北周，任儀同大將軍。隋朝開皇年間，去世。

王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

王顯字世榮，是陽平樂平人。自己説原先是東海郯人，王朗的後代。父親王安上，年輕時與李亮同拜一個師傅學習醫藥，但本領不及李亮。

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

王顯年輕時爲本州從事，雖然以醫術自通，但聰明有決斷的才能。起初文昭太后懷上宣武帝時，夢見被太陽追趕，化成龍而繞着她，她醒來後很驚慌，就有了心病。文明太后敕令徐謇以及王顯等爲其診脉，徐謇説是微風入内臟，應該進湯藥加針灸；王顯説按三部脉，不是心病，是懷孕生男孩的徵兆，果然如王顯所説的那樣。過了很久，補任侍御師。

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内。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奸回，出内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僚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嘩，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宫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宫，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衛國縣伯。

宣武帝從小就有疾病，王顯治療有效，因此稍稍受到眷顧。又在罷去畿輔六郡之初，王顯爲領軍于烈共同參與籌劃，很有密功。多次升遷任廷尉卿，仍侍候皇帝，經營御用的藥物，出入宫中。又多次升遷任御史中尉。王顯前後任職，所在之處都很有名聲，查察判斷冤獄，處理奸惡邪僻的人和事，出内惜慎，憂國如憂家一樣。到主持憲臺，常進行彈劾，各個官僚都很恭敬。又認爲中尉屬官不完全稱職，要求改革。詔令進行改選，使大家務必盡其才能。而王顯所薦舉的，或有請屬，不全是用人得當，於是大家議論紛紛，聲望受到損害。後來宣武帝詔令王顯撰藥方三十五卷，頒布天下，以治療各種疾病。東宫建立，任爲太子詹事，很受信任。皇帝每次到東宫，王顯常常在旁侍候，出入宫中，仍然事奉醫藥之事。賞賜不斷增加，爲他建立館宇，恩寵盛極一時。因爲治療有功，封爲衛國縣伯。

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

到宣武帝去世，孝明帝繼位，王顯參拜璽策，隨從哭泣，稍有憂懼。王顯既受到恩遇，又兼任法官，依仗權勢作威作福，爲當時人痛恨。

疾。朝宰托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閤伊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曄，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没於官。

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爲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爲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曄已爲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己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寃。"并如其語。

朝中權臣托辭治療没有效果，把他關在宫中。下詔削去爵位，徙往朔州。被捉時大呼冤枉，直閤伊盆生用刀鐶撞他的腋下，受傷吐血，到了右衛府，第二天就死了。兒子王曄，任尚書儀曹郎中，害怕被捉而出逃，後來仍被抓獲，拷掠百餘次。住宅没入官府。

起初，王顯進讒陷害元景，使他在南臺就刑。到王顯處死，在右衛府，衹相隔一條巷子，相距數十步。世人認爲這是王顯的報應。開始王顯布衣爲諸生，有和尚給王顯看相，説王顯以後必當富貴，但告誡他不要爲吏，爲吏一定敗落。所以宣武帝時，想要他兼管吏部，都懇切推辭躲避。到宣武帝去世，孝明帝夜裏即位，受璽策，按照儀式必須兼太尉及吏部，很匆忙，百官不具，讓王顯兼吏部行事。又王顯没有敗落之前，有老嫗在街市卜相，講人的吉凶很靈驗。當時他的兒子王曄已爲郎，聽説後，便裝去見老嫗，問自己最終能做到什麽官。老嫗説："你如今已有官位了，不再升官，要受父親的牽連。"結果就像老嫗説的一樣。

馬嗣明

馬嗣明，河内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卲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并侍宴内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粗黄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内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馬嗣明，是河内野王人。年輕時博通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可以知道其生死。邢卲惟一的兒子邢大寶，很聰明，年十七八歲就患了傷寒病。馬嗣明給他診脉，退出後告訴楊愔説："邢公子患的傷寒病不治療自然會痊愈，然而脉候顯示不出一年就要死去，發覺晚了，不能再治療。"幾天以後，楊愔、邢卲都在内殿侍宴。文宣帝説："邢子才的兒子很不錯，我想給他附近一個郡。"楊愔以他年少，不合剖符推辭。宴罷，上奏説："馬嗣明稱邢大寶脉象不好，一年之内要死，如果出郡，醫藥很難求到。"這事作罷。邢大寶未到一年就去世了。楊愔患背腫，馬嗣明用練石塗在他的背上，便痊愈了，因此馬嗣明很被楊愔看重。他作練石法：用如鵝鴨蛋那樣大小的粗黄色石頭，用猛火燒成紅色，放在純醋裏，自有石屑落在醋中。一直燒到石頭化爲灰燼，取石屑曝乾，搗碎用篩子篩選，和醋塗在腫的地方，没有不痊愈的。

武平中，爲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虚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晋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爲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

武平年間，任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曾經有一家，二奴都患病，全身發青，漸漸虚弱不能吃飯。訪遍各個醫生，都不知道是什麽病。馬嗣明給他們針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就痊愈了。武平末年，跟隨皇帝前往晋陽，到遼陽山中，在好幾處看到榜文，説有一家中有女得病，如能治好她，懸賞錢十萬。很多名醫都尋找到那户人家，詢問病情症狀，都不敢下手。衹有馬嗣明爲她治療。問她如何得病的，説曾經手拿一根麥穗，立即看到一樣紅色東西長二尺多，像蛇，到她手指中，因吃驚跌倒在地。馬上感覺手臂疼腫，一個多月後，逐漸到了半身，肢節都腫了，疼痛不可忍受，呻吟晝夜不絶。馬嗣明給她開了處方，叫人騎馬到都市購藥，示其調度，前後服了十劑湯藥，一劑散藥。到馬嗣明第二年跟隨皇帝返回時，這個女子已完全好了，和得病前一樣。馬嗣明醫術的高明，大多如此類。

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隋朝開皇年間，在太子藥藏監任上去世。然而他本性自高自大，看不起别的醫生，自徐之才、崔叔鸞以來，都被他所輕視。

姚僧垣 姚最

姚僧垣字法衛，吴興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疹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

姚僧垣字法衛，是吴興武康人，吴國太常姚信的八世孫。父親姚菩提，在南朝梁任高平令。曾經遭受疾病多年，於是就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見他討論方術事，説話大多合意，所以受到禮待。

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黄。僧垣曰："大黄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晋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黄。"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

姚僧垣年輕時很通達，服喪符合禮節，年方二十四歲，就繼承父親的醫業。在梁朝任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曾因發熱，服了大黄。姚僧垣説："大黄是快藥，君王您年事已高，不宜輕易服用。"皇帝不聽，遂至病情加重。太清元年，調任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姚僧垣年輕時喜好文史，爲當時學者所稱道。到梁簡文帝即位，姚僧垣兼任中書舍人。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亂，召姚僧垣到荆州，改任晋安王府諮議。梁元帝曾有心腹病，各個醫生都説用平藥。姚僧垣説："脉象洪實，應該用大黄。"梁元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喝完湯藥，果然瀉下宿食，病就痊愈

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

及魏軍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勛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痹，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嘆異之。

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説，各

了。當時開始鑄錢，以一當十，賜他十萬貫，實際上是百萬貫。

到魏軍攻克荆州，姚僧垣仍侍候在梁元帝身邊，不離左右，被軍人阻止，這纔哭泣而離開。不久周文帝派遣使者乘着驛馬徵召姚僧垣。燕公于謹一再留住不願意讓他走，對使者説："我年紀很大了，疾病很重，今天得到了姚僧垣，希望能與他一起老死。"周文帝因爲于謹功勞大名望高，就不再徵召。第二年，姚僧垣隨同于謹到了長安。

北周武成元年，任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因病回到京城，請姚僧垣看病，説自己從腰到臍，好像有三道繩捆着，兩脚鬆弛乏力，不能自持。姚僧垣馬上給他開了三劑湯藥，伊婁穆服下第一劑，上縛就解開了；服了第二劑，中縛也解開了；服了第三劑，三縛全部除掉。而兩脚疼痛麻痹，仍然蜷曲而孱弱，又給他合散一劑，纔稍微能屈伸。姚僧垣説："到霜降時，這病就會痊愈。"到了九月，就能起來行走了。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起先有氣疾，加上水腫，氣喘急促，坐卧不安。有人勸他服用决命大散，他的家人有些疑惑不能决斷，就問姚僧垣。姚僧垣説："我認爲這病，大散不適合。"馬上給他開出處方，勸他立即服用，氣即時就通暢了；再服一劑，各種病都痊愈了。大將軍、樂平公竇集突然患了風寒，精神紊亂，無所知覺。先看視過的醫生都説已經不可救治。姚僧垣後到説："很嚴重了，最終能不死。"給他喝合湯散，病就痊愈了。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於痢疾已有很久，但仍堅持朝謁。燕公于謹曾問姚僧垣説："樂平公、永世公，都有久治不愈的病，我想永世公稍微輕一些吧。"姚僧垣回答説："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公雖然病重，最終能治好；永世公雖然輕一些，最終不免死亡。"于謹説："當在什麽時候？"回答説："不出四月。"果然如他説的那樣，于謹感到很驚異。

天和六年，調任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卧病，醫巫看了以後，説法各有不同。周

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别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并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

武帝召見姚僧垣坐下，問他情况。姚僧垣回答説："我比之常人，深爲憂懼。"皇帝哭着説："你已决斷了，還有什麼可説的呢!"不久太后就去世了。這以後再次召見他，任命他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令停止朝謁，如果没有别的敕書，可以不入朝謁見。四年，皇帝親自東討，到河陰後得了病，口不能言；眼瞼垂下遮住了眼睛，不能看東西；一足短縮，又不能行走。姚僧垣認爲是内臟各器官都病了，不能一起治療，軍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講話，就開處方進藥，皇帝能講話了；其次又治療眼睛，眼病也痊愈；最後治療足病，足病也好了。到華州時，皇帝已全部康復。即任命他爲華州刺史，仍詔令隨皇帝回京，不讓他任職華州。宣政元年，姚僧垣上表辭官，皇帝下詔同意他的要求。這一年，皇帝巡幸雲陽，於是卧病，召姚僧垣趕赴雲陽。内史柳昂私下問他説："皇帝脉候怎麽樣?"姚僧垣回答説："天子上應天心，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及的。如果平常人如此，肯定不行了。"不久皇帝就去世了。

宣帝初在東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册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静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宣帝當初爲太子時，常常苦於心痛，就讓姚僧垣治療，他的病立即就好了。到即位後，更加寵信姚僧垣。對他説："曾聽説先帝稱你爲姚公，有没有?"回答説："我承蒙厚愛，實如聖旨。"皇帝説："這是尊崇年長者的話，不是貴爵之號。朕當爲你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就封他爲長壽縣公，册封的那一天，又賜給他金帶以及衣服等用品。大象二年，任太醫下大夫。皇帝不久有病，越來越厲害，姚僧垣夜間值班醫治疾病。皇帝對隋公説："今天我的性命，全托給這個人了。"姚僧垣知道皇帝已經不行，就説："我衹擔心醫術不精，怎麽敢不盡心呢!"皇帝點頭同意。到静帝即位，任命他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

隋朝開皇初年，進爵位爲北絳郡公。三年，去世，年八十五歲。遺囑告誡衣帽入棺，朝服不要下殮，靈柩上衹放香奩，每天衹設清水就够了。追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

僧垣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托之。僧垣乃參校徵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

長子察，《南史》有傳。

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效驗甚多。

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并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姚僧垣醫術高明精妙，爲當時所推重，前後治好的，記也記不完。聲譽很盛，邊疆地區也聽說了，至於胡族外域，都慕名請他治病。姚僧垣就參校治好病的處方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寫《行記》三卷，在世上流行。

長子姚察，在《南史》上有傳。

次子姚最，字士會。精通經史，尤其喜歡著述。十九歲時，隨姚僧垣入關。北周明帝召集很多學者，在麟趾殿校書，姚最也參與爲學士。不久授任齊王宇文憲府水曹參軍，主管記室事務，爲宇文憲所禮遇。姚最小時候在江南，一直到進入關中，没有學習醫術。天和年間，齊王宇文憲上奏派遣姚最學習醫術。宇文憲又對姚最説："博學高才，比得上王褒、庾信嗎？王褒、庾信名重兩國，我看不起他們，禮待賞賜，和你們家不能相比。不要不存心。况且皇帝有旨意，你更要努力。"姚最於是開始學習醫術，十多年中，學到其中的精妙。每次有人請他治病，大多能治好。

隋文帝建立隋朝，任太子門大夫。因爲父親去世辭去官職，悲痛傷身極度消瘦。服喪完畢，繼承爵位北絳郡公，仍任太子門大夫。不久調任蜀王楊秀友。楊秀鎮守益州，任楊秀府司馬。到平定陳朝，姚察到隋，姚最自認爲不是嫡子，請求把封號讓給姚察，隋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楊秀後來暗中準備反叛，隋文帝下令公卿查清這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都把罪責推在楊秀身上。姚最獨自説："有不法的事，都是我姚最所做，蜀王實在不知道。"拷打審訊數百次，始終没有别的話，最終被殺，評論的人認爲他講義氣。撰有《梁後略》十卷，在世上通行。

褚該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

褚該字孝通，是河南陽翟人。父親褚義昌，任梁朝鄱陽王中記室。

褚該小時候恭謹敦厚，特别擅長醫術，在梁朝做官，擔任武陵王府參軍，隨着武陵王府西上，後來與蕭撝一同歸順北周。自從許奭去世以後，褚該就被當時人看重，賓客迎候，僅次於姚僧垣。天和初年，任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軍、儀同三司。褚該性情隨和，不喜歡誇耀自己，但是有請他的，都盡力展示自己的技能。當時人評論他是一個長者。後來由於疾病去世。兒子褚則，也繼承他的醫術。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

許智藏，是高陽人。祖父許道幼，因母親常常有病，就讀各種醫方，因此深有研究，當時稱爲名醫。他告誡各個兒子說："做人的兒子，要嘗膳視藥，如果不知道方術，怎麼能説是孝呢!"因此，就世代相傳授。在梁朝做官，任員外散騎侍郎。父親許景，任武陵王諮議參軍。

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賫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卒於家，年八十。

許智藏年輕時以醫術而顯貴，在陳朝做官，任散騎常侍。陳朝滅亡，隋文帝任命他爲員外散騎侍郎，讓他到揚州去。當時秦王楊俊有病，皇帝派驛騎召他回來，楊俊夜裏夢見他死去的妃子崔氏哭着說："原本來迎接你，聽説許智藏將要來到，這個人如果來到了，當必相苦，有什麼辦法呢?"第二天夜裏，楊俊又夢見崔氏説："我已經有安排了，當入靈府中以迴避他。"許智藏到了後，爲楊俊診脉説："病已入心，馬上要發癲癇，已經不可救了。"果然像他説的那樣，楊俊幾天後就去世了。皇帝對他的醫術感到驚奇，賞賜帛一百段。煬帝即位，許智藏當時已辭去官職，皇帝每有病痛，常派中使到他的住處訪求辦法，或者用車子把他接到宫殿，扶登御床。許智藏寫出藥方上奏，用後没有不靈驗的。在家中去世，年八十歲。

許澄

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族人許澄，也以醫術著名。許澄的父親許奭，在梁朝做官，任中軍長史，隨從柳仲禮到長安，與姚僧垣齊名，官拜上儀同三司。許澄有學識，繼承父業，醫術特别精妙。歷任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兩人都以醫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傳没有記載他們的事迹，所以附在許智藏傳後面。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户，因

萬寶常，不知是什麼地方人。父親萬大通，跟從梁朝將領王琳投奔北齊，後來圖謀返回江南，事情泄露被殺。因此萬寶常被配爲樂户，於

妙達鍾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

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黄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悦。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宫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宫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

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悦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悦。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

是就精通鐘律，擅長八音。他與人正在吃飯，談到聲調，當時没有樂器，萬寶常就用飯碗以及雜物，用筷子敲打，品評它們的高下，宫商都具備，和諧於絲竹，深爲當時人所贊賞。然而經歷北周、隋朝，都不得升調。

開皇初年，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黄鐘調，萬寶常雖然是樂人，鄭譯等每次都召他商議，但他説的大多没有被采用。後來鄭譯的樂定好了，上奏皇帝，皇帝召見萬寶常，問是否可以。萬寶常説："這是亡國之音，陛下怎麽能聽呢！"皇帝很不高興。萬寶常就極力陳説樂聲哀怨淫放，不是高雅純正之音，請求用水尺爲律，來調試樂器，它的聲率下鄭譯定的調二律。并撰寫《樂譜》六十四卷。而且論述八音旋相爲宫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當時認爲《周禮》有旋宫之義，從漢朝以來，知音不能通，見萬寶常特創這件事，都譏笑他。到這時候，試着令他彈奏，應手成曲，没有一點停滯，見到的人没有不贊嘆驚異的。

於是增減加工樂器，記也記不完。其聲雅淡，不爲當時人所喜歡。太常善於聲調的，大多詆毁他。又有太子洗馬蘇夔以擅長鐘律自稱，尤其妒忌萬寶常。蘇夔的父親蘇威正當權，凡是講樂律的都依附蘇夔而説萬寶常不行。多次到公卿處怨恨責望，蘇威就詰問萬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個和尚對萬寶常説："皇帝喜歡符瑞，有講徵兆吉祥的，皇帝都很高興。先生應該説跟從胡僧受學，講是佛家菩薩所傳的音律，皇帝一定很高興。先生應該説，這樣就可以通行了。"萬寶常就像和尚所説的那樣回答蘇威。蘇威大怒説："胡僧所傳的，是四夷之樂，在中原不適合。"這件事最終作罷。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曲，傷心流淚説："樂聲淫厲而且哀傷，天下不久就要完了。"當時四海全盛，聽到這話都不相信；大業末年，這話最終應驗了。

萬寶常貧窮而没有兒子，他的妻子趁他有病卧床不起，就偷了他的財物逃走了，萬寶常最終飢餓而死。將要死的時候，拿來他所著的書用火

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并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燒了，説：“這書有什麽用處呢?”看見的人在火中撿得數卷，在世上通行。

開皇年間，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一起討論典籍，撰寫樂書，都爲當時所使用；至於天然識樂，遠遠比不上萬寶常。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熟習鄭聲；而萬寶常所爲，都歸於雅。這些人雖然公議不依附萬寶常，但都從心裏佩服他，認爲他如有神助。

王令言

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當時樂人王令言也擅長音律。大業末年，煬帝將巡幸江都，王令言的兒子曾在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言當時躺在房内，聽了以後驚得爬了起來，説：“變！變!”急忙呼唤他的兒子問：“這個曲子起自早晚?”他的兒子回答説：“不久纔有。”王令言於是傷心得流下了眼淚，對他的兒子説：“你要謹慎不要跟隨皇帝出行，皇帝不會回來了。”兒子問什麽原因，王令言説：“這個曲子宫聲往而不返。宫是君主，我因此知道結果。”皇帝最終在江都被殺。

蔣少游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户。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并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兄弟子侄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繢爲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

蔣少游，是樂安博昌人。魏慕容白曜平定東陽，被俘虜，入於平城，充平齊户。後發配到雲中爲兵。本性機巧，能畫能刻，有文才，吟咏之際，常有短篇作品。就留在平城，以給人抄寫書信爲業，而名册仍在鎮上。後來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一起依附高允。高允推薦他們，與高聰都補爲中書博士。自從在中書，常庇護於李冲兄弟子侄之門。開始北方不瞭解青州蔣族，有人説蔣少游本非士人，又因爲蔣少游出身寒微，以擅長工藝自己努力而顯達，所以公私人望，并不看重他，衹有高允、李冲，多方體恤并加以提携。孝文帝、文明太后曾趁密宴對百官説：“本來説蔣少游是一名匠師，高允老公却説他是士人。”然而突然被任命，以摹擬刻畫爲事務，因此大受恩賜，但地位并没有升遷。

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晋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都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研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剞劂繩尺，碎據匆匆，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嘆慨。而乃坦爾爲己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到詔令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服飾於宫中，蔣少游構思巧妙，命令他主持這件事。也詢訪於劉昶。二人意見不同，時常争論不休，六年以後纔完成，開始頒布賜給百官。冠服的議定，蔣少游發揮了作用。後來在平城將營建太廟太極殿，派遣蔣少游乘傳車到洛陽，量準魏、晋建築物的地基。後來任散騎侍郎，作爲李彪的副使出使江南。孝文帝修舟船與車馬，因爲蔣少游多有巧思，任爲都水使者。升任兼將作大匠，仍統管都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到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都有所用心，號稱美好。雖然有文才，但没有能施展他的才能。常常以刻鏤雕琢的本領，雜亂繁重急急忙忙，徘徊在園、湖、城、殿之側，知道的人爲他感慨萬分。然而蔣少游仍坦然而爲己任，不顧疲勞羞辱。又兼任太常少卿，都水使者和過去一樣。去世，贈官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號叫質。有文集十多卷。蔣少游又爲太極制定模型，與董爾、王遇等人一起參與修建，都没有完成而去世。

郭善明　侯文和　郭安興

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宫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人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説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玩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并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起初，文成帝時，郭善明很機巧，北京宫殿，大多是他建造的。孝文帝時，青州人侯文和也以擅長機巧聞名，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説没有頭緒，尤其擅長淺俗民間的話語，很能玩笑。任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帝、孝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都擅長機巧。洛中造永寧寺九層佛塔，郭安興是製作的匠人。

范寗兒

始孝文時，有范寗兒者善圍棋，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寗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并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開始孝文帝時，有個叫范寗兒的人擅長下圍棋，曾經與李彪一起出使南朝齊，齊下令江南圍棋高手王抗與范寗兒對弈，范寗兒獲勝而還。又有浮陽人高光宗善於一種樗蒲的博戲。趙國人李幼序、洛陽人丘何奴都精於握槊。這是一種胡戲，近來纔傳入中原。説胡王有一個弟弟有罪，將要殺掉他，這個弟弟在獄中作此戲以上之，意圖説是孤則易死。宣武帝以後，這種胡戲盛行於

當時。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綫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逾所獻者。上甚悦。時中國久絶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緑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

何稠字桂林，是國子祭酒何妥哥哥的兒子。父親何通，擅長雕琢玉石。何稠十多歲時，遇到江陵平定，隨同何妥到了長安。在北周做官，擔任御飾下士。到隋文帝任丞相時，召補爲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年間，連續升至太府丞。何稠博覽古圖，認識多種舊物。波斯曾經進獻金綫錦袍，織得很美麗。皇帝命令何稠也織一件，何稠織成後，超過了波斯進獻的那件。皇帝非常高興。當時中原琉璃製作失傳已經很久，工匠們没有人敢着意一試，何稠用緑瓷進行仿製，與真品没有什麽區别。不久升任員外散騎侍郎。

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悦，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并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悦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勛授開府。

開皇末年，桂州俚李光仕作亂，皇帝詔令何稠招募士兵討伐他，軍隊駐扎在衡嶺，派遣使者招降叛軍首領，洞主莫崇解甲投降。桂州長史王文同捆着莫崇到何稠處。何稠假裝説："州縣不能撫養百姓，不是莫崇的罪。"下令釋放他，讓他一起坐，另有隨從四個人，設酒食招待後放他們回去。莫崇很高興，回洞後不再防備。何稠到五更天，偷襲到洞口，發動全部俚兵包圍餘下的敵軍，象州叛帥杜條遼、羅州叛帥龐靖等相繼投降。又派遣建州開府梁昵討伐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伐叛軍首領李大檀，都平定了。稟承詔命安置他們首領擔任州縣官後回師，衆人都心悦誠服。有個欽州刺史甯猛力率領部下迎接軍隊。起初，甯猛力想要叛亂，到這時恐懼起來，請求入朝請罪。何稠因爲他病重，表示不會猜忌，放他回州裏，相約八九月到京城相見。何稠回到京城上奏這事，皇帝心裏不高興。這一年十月，甯猛力去世，皇帝對何稠説："你以前不將甯猛力帶來，現在他竟然死了。"何稠説："甯猛力與我約定，如果自己死了，會讓兒子到京城來。越地人性情剛直，他的兒子一定會來的。"當初，甯猛力臨終時，告誡他的兒子長真説："我和皇帝的使者有約定，不可失信於國士，你把我安葬完畢，就要立即上路。"長真依照他的話到了京城。皇帝高興地説："何稠立信於蠻夷，竟到了如此地步！"因功授任開府。

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静當共平章。"

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厘無舛。

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晋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别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

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

仁壽初年，文獻皇后去世，何稠與宇文愷參與山陵的規劃。何稠生性寡言少語，善於領會皇帝意圖，因此逐漸受到皇帝寵信。皇帝病重，對何稠説："你曾安葬過皇后，現在我要死了，也要好好安置。囑咐你這些有什麽益處？祇是不能忘懷罷了。靈魂如果有知覺，應當在地下相見。"皇帝攬着太子的頭頸説："何稠用心，我死後事情大小緩急都要與他共同商議。"

大業初年，煬帝將要巡幸揚州，敕令何稠檢索圖籍，製造車服羽儀，送往江都。這一天，任命他爲太府少卿。何稠於是營造黄麾三萬六千人仗，以及各種車輛轎子、皇后儀仗、百官儀服，如期完成，送到江都。所使用的工匠十萬多人，花費金銀錢物用巨億計算。皇帝派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查核，幾年纔完畢，一點也不差。

何稠檢校古今，多有改革創新。魏、晋以來，皮弁有纓帶而没有笄導。何稠説："這是古代畋獵的服裝，現在穿戴入朝，應該改變樣式。"所以皮弁用象牙簪導，是從何稠開始的。又有從省服，最初没有佩綬。何稠説："這是晦朔小朝時的服裝，怎麽能臣子拜謁皇帝而解去印綬，又没有佩玉一類的符節呢？"就加上獸頭小綬及佩玉一隻。舊制規定，五種車子在車轅上建車箱，皇帝與侍從都在車箱裏。何稠説："君臣相處在一起，太近了有逼迫的感覺。"就增大車箱，另造欄杆，侍臣立在中間；在裏面再造須彌平坐，皇帝獨自坐在上面。其他旗子等裝飾物品，增加改變非常多。皇帝又下令何稠製造兵車一萬乘，鈎陳八百連。皇帝認爲很好，任命何稠署理太府卿，後來又兼管少府監。

遼東之戰，代理右屯衛將軍，統領御營弓箭手三萬人。當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建造遼水橋没有成功，軍隊不能渡河，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此被害。皇帝派何稠造橋，兩天就完成了。當初，何稠建造行宫及六合城，到這裏後，皇帝在遼水東與賊軍相對，夜間建造。這座城，周圍八里，城與城墻上的小墻合起來高十仞，上面安排武裝士兵，立仗建旗，四角設置缺口，對面建造一個

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禄大夫。

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工部尚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少府監，卒。

劉龍

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令修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爲能。

黄亘　黄衮

大業中，有南郡公黄亘及弟衮，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衮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衮，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

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顔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吴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强練、庾季才、盧太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

臺觀，臺觀下有三道門，天亮建好。高麗人遠遠望見，稱爲神功。不久升任右光禄大夫。

跟隨皇帝巡幸江都，碰上宇文化及叛亂，任命爲工部尚書。失敗後，又被竇建德俘獲，仍爲工部尚書，封舒國公。竇建德兵敗，歸順大唐，任少府監，去世。

又北齊時有個河間人叫劉龍，性强明，有巧思。北齊後主命令他修建三雀臺很符合心意，因此官運亨通。到隋文帝建立隋朝，更受重用，任右衛將軍，兼任將作大匠。遷都開始時，與高熲一起主管製作度量，當時稱爲能人。

大業年間，有南郡公黄亘以及他的弟弟黄衮，都巧思過人，煬帝常令他們兄弟當值少府將作。當時改製創新很多，黄亘、黄衮常參與主管這些事。凡有所製作，何稠先命令黄亘、黄衮立樣，當時工人不能有所增減。黄亘，任朝散大夫；黄衮，任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的事情，聖哲的教誨存於其間，雖然不可以專務，也不可以得而廢棄。依從於是的不能無非，厚於利的必定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淺，所以先王看重其德教；方術技巧所失深，所以過去哲人輕視它的技藝。能够精通方術而不欺詐凡俗；熟悉技巧而一定遵守禮儀的，幾乎接近了大雅君子。所以過去的賢人，都戒於妄作。

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顔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吴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强練、庾季才、盧太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等，都是北魏以來的術藝之士。看他們占候卜筮，推步盈虚，通幽洞微，幾乎可以知道鬼神的情狀。這中間有不涉用於龜策，而探究人事吉凶的，如

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强練之輩，將别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吴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

李順興、檀特師等人，陸法和、强練這一類，將别稟數術，豈可以智識知？到江陵失守，以前的巧藝都被抛棄，回吴没有道路可走，入周又行不通，因而歸順北齊，受到恩遇。雖然不當得而得了，但以清虛對待它，生命所依仗的，嗜欲都没有了，這也可説是得到道家的要旨了。信都芳所明解的，就是經國之用啊！

周澹、李脩、徐謇、謇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兹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踪牙、曠，各一時之妙也。蔣、何以剞劂見知，没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周澹、李脩、徐謇、徐謇哥哥的孫子徐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擅長醫藥，都是當時傑出的人物。而姚僧垣治病本領高明，名冠一代，受他醫治病愈的，也有很多了。而光大其義方，都爲優秀的人才，所以能享受長壽，得高官厚禄。老聃説“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從這裏可以相信了。許智藏運用針石治療，百代可以稱頌。萬寶常聲律的奇妙，可以與俞伯牙、師曠相比美，都是一時之妙。蔣少游、何稠以刻鏤雕琢見長，文才不能施展，技藝成而爲下，大概是這樣了。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并所闕也。

北周時，還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名，史元華以相術著稱，都没有記載下來。

北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没，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沾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

婦人的美德，雖然溫柔很重要，但是立節垂名，都要依靠貞烈。溫柔是仁的根本，貞烈是義的源泉。没有溫柔不能體現她的仁德，没有貞烈不能顯示她的節義。所以《詩》、《書》所記載的，民間所傳播的，畫家所描繪的，史册所傳播的，都是那些守約居正，殺身成仁的婦人。如文伯、王陵的母親，白公、杞殖的妻子，魯地的義姑，梁地的高行，衛靈王的妾，夏侯文寧的女兒，她們有的遵守諾言堅持正氣，有的忠心耿耿捨身取義，不會因爲國家是存是亡而變心，也不會因爲家庭有盛有衰而失節，這些婦人雖然已經故去，但好的名聲仍在，她們的事迹流芳百世，不也是很美善嗎！有些王公大人的妃嬪，與丈夫一起沉湎於淫樂享受之中，雖然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住着豪華的房子，坐着高貴的車子，不被人們傳誦，不能够青史留名，與

永言載思，實庶姬之耻也。

草木一樣枯朽，與麋鹿一樣死亡，這樣的婦人還少嗎！聽其言而觀其行，實在是衆姬妾的耻辱。

魏隋二書，并有《列女傳》，齊周并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温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書》、《隋書》這兩部書，都有《列女傳》，《北齊書》、《周書》没有這一篇。現在又得到武功人孫道温的妻子趙氏、河北人孫神的妻子陳氏的事迹，附在《魏書》、《隋書》中《列女傳》的後面，以完備《列女篇》。

魏崔覽妻封氏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强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魏中書侍郎清河人崔覽的妻子封氏，是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的女兒。封氏才識過人，聰慧善辯，博聞强記，知識很淵博。當時李敷、公孫文叔雖然地位已很顯赫，他們對近世典章制度有不清楚的地方，都跑來向她請教。

封卓妻劉氏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嘆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

勃海人封卓的妻子劉氏，是彭城人。結婚剛一天，封卓就到京城做官去了，後來因爲犯罪被處死。劉氏在家裏，忽然做惡夢，知道封卓已死，哀痛哭泣，嫂子百般勸慰，仍是傷心不已。過了十天，凶訊傳到了家中，劉氏悲痛過度而死。當時人把她比作秦嘉的妻子。中書令高允看到她重節義而名聲并不顯著，就寫詩贊美她：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黄泉。其一。

世間男女各就其位，就有了人倫關係。男女結合爲夫妻，一代一代傳下去。雖然不是同族，氣節自然一樣，夫妻生則同室，死則黄泉相投合。第一首。

封生令達，卓爲時彦，内協黄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

封卓高雅而通達，是當時的賢俊，年少得志，君子有三變。誰能配得上他，和他結爲伴侣，顯赫的家族中，有一位美麗的姑娘。第二首。

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

京城鄉間完全不同，一個繁華一個荒僻，接受皇帝的任命，奔波在道路上。公務忙碌，私義獲著，作媒送禮結婚後，相伴僅僅是一宿。第三首。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迹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

你我長大成人結爲夫妻，夫唱婦隨，情意綿綿。但是好景不常在，命運多舛乖，你的話語永遠消失在我的耳邊，使我感傷長久縕懷。第四首。

時遇險迍，横罹塵網，伏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

可惡的命運，降臨到我的丈夫身上，伏罪就刑，身首分離熱血灑土壤。千里遥遠，

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

我的心時時挂在你身上，夫妻感應，惡夢讓我斷腸。第五首。

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其六。

嫁給你是父母之命，也是我的向往。誰説我們相處日短，夫妻恩情深深難忘，你死以後我守節決不再嫁，用什麽來驗證？跟着你共赴黄泉。第六首。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

人在世上，誰不想活得好？捨生取義，死又算得了什麽？心中對你的牽挂，時時撞擊我的心扉，爲了和你在一起，我甘願辭别母兄，告别人間，黄泉相見。第七首。

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天地茫茫蒼蒼，孤墳是否遮蔽，荒草荆棘，布滿田野，浩氣長存，神仙與你同游。好一個貞烈的婦人，舉世少有。第八首。

魏溥妻房氏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黄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鉅鹿人魏溥的妻子房氏，是後燕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人房湛的女兒。房氏小時候就性格剛烈。十六歲時丈夫魏溥得了重病，臨死，看着房氏説："我死了没有什麽可遺憾的，衹是擔心母親年老，家裏貧窮，孩子尚小，抱怨在黄泉之中！"房氏哭着回答説："我有幸得到前輩的教誨，出嫁侍奉您，本當與您白頭到老，誰知道不遂人願，這大概是命裏注定的。如今上有白髮的婆婆，下有幼小的孩子，我本想隨您而去，以免長年相思的痛苦，現在我會記住您囑咐的。"不久魏溥就去世了。到要下葬時，房氏用刀割下自己的左耳，放到棺材之中，説："鬼神有知的話，我們在黄泉相見。"血流滿面，奔喪的人見此情景無不感到悲傷恐懼。婆婆劉氏停止了哭泣對她説："你爲什麽要這樣呢？"房氏回答説："我年紀輕，不幸早寡，擔心我的父母不能體會我守節的心思，所以這樣做表示發誓不嫁人。"聽到的人都非常感動。

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内，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

當時，兒子魏緝出生還不到一百天，房氏在家撫養孩子，從不出門。她終身不聽音樂，不參加聚會。魏緝十二歲時，房氏的父母仍然健在，於是帶着孩子回娘家看望，她的父親和哥哥有所不滿。魏緝偷偷聽到了，就告訴母親。房氏要求家人備車，説出去轉轉，就返回婆家。她娘家人

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卧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

不知道。走了數十里，纔發覺，她的兄弟追了上來，房氏嘆了嘆氣仍不回去。她堅持自己的意見如此堅決。教育孩子，堪稱做母親的典範。魏緝所交往的人，如是傑出正直之士，就親自備酒做菜招待他們；如是不及自己的平庸之輩，就卧床不起，不吃不喝，等到魏緝表示後悔道歉，纔起來吃飯。她教育孩子既善於誘導又嚴格要求，都像這樣。六十五歲時去世。

緝子悦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魏緝的兒子魏悦後來擔任濟陰太守，吏民爲她立碑頌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閭爲其寫了碑文，説："處士魏溥，不幸得病早早去世，他的妻子守節撫養幼子，見識廣博品德高尚，她表現出的道德情操，永遠值得人們敬仰。"魏溥因爲没有做官就去世了，所以稱他爲處士。

胡長命妻張氏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醖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樂部郎胡長命的妻子張氏，不知是什麼地方人。事奉婆婆王氏很孝順。北魏太安年間，京城禁酒。張氏見婆婆年老有病，就偷偷釀了酒爲她治病，這件事被官府知道了要追究。王氏到官府自首，説酒是自己私釀的。張氏説："婆婆年老有病，家事由我主持，婆婆不知道釀酒這件事。"官府不知道如何處理纔好。平原王陸麗把這事上奏給皇帝，文成帝認爲她們道德高尚就赦免了她們。

平原女子孫氏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縣人所殺，男玉追執仇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平原鄃縣有一個女子叫孫男玉，她的丈夫被零縣人殺害，孫男玉追上去捉住了這個仇人，想親手殺死他。她的弟弟勸告她不聽。孫男玉説："女子出嫁以後，把丈夫當作了天，應當親自報仇雪恨，爲什麼要藉别人之手來做呢?"就手持木杖把仇人打死了。官府知道後把她逮捕定以死罪，上報皇上。獻文帝下詔説："孫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根據情應定罪，但依理可以原諒，對她以無罪寬大處理。"

房愛親妻崔氏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并當世名士。

清河人房愛親的妻子崔氏，是同郡崔元孫的女兒。本性嚴明，有高尚節操，博覽群書，知識淵博。親自教育兩個兒子房景伯、房景光讀《九經》，房景伯、房景光的學問人品都很好，都是

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

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温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顔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當世名士。房景伯任清河太守，遇到疑難案件，常常先回家請教母親崔氏。

貝丘有個人告其子不孝，官吏想立案處理，房景伯爲他感到悲傷，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崔氏。崔氏説："我聽説聞名不如見面，下層百姓没有受過教育，怎麽能够責備他們呢！你把那人的母親叫來，我和她一塊生活，讓她的兒子跟隨着你，讓他看看你是如何事奉我的，他或許就會悔改了。"房景伯就把他的母親接來，崔氏和她同床休息，一起吃飯。房景伯對她們二人問寒問暖。那個不孝之子在堂下站着，不到十天，就要求悔過回家。崔氏説："他臉上雖然感到慚愧，但不知内心深處是否也是這樣，讓他再住上一段時間。"經過二十多天，那個不孝之子叩頭流血，他的母親感動得掉下眼淚也要求回去，然後讓他們回家，最終那個不孝之子以孝順聞名。崔氏就是這樣瞭解對待事務的。她以高壽去世。

涇州貞女兒氏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絶。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没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迹。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涇州有一個貞節的女子兒氏，答應嫁給彭老生爲妻，已聘過彩禮定了親，但還没有舉行婚禮。兒氏品行端莊，家境貧寒，常舂米汲水來養活父母。彭老生常到兒氏家欲行歡，兒氏説："我雖然與你定了親，但我們兩家因事情多，還没有舉行婚禮，爲什麽不稟明父母，就自作主張想凌辱我呢！如果你要對我非禮，我立即去死！"兒氏不肯答應他的無理要求。彭老生大怒把兒氏刺殺了，取了她的衣服。兒氏還能講話，臨死對彭老生説："我作了什麽孽纔和你認識呢！我之所以保持貞節不肯答應你的要求，豈是另有所圖，正想以後好好侍奉你啊！如今反而被你殺死，假如靈魂有知，一定相報。"話説完就氣絶而亡。彭老生拿着兒氏的衣服珠纓，到他的叔叔家，把事情如實相告。叔叔説："她是你的妻子，怎麽把她殺了，老天不會保佑你的！"就把他捉住送到官府。太和七年，官府把彭老生定爲死罪。皇帝下詔説："彭老生不仁，侵暴淑女，做事殘忍，可以把他正法。兒氏守禮有節，死而不改，雖然是普通百姓，行爲合於傳統道德。應該賜給她美名，以顯示她的高尚節操，要在她的墳

墓上立碑進行表彰，稱其爲‘貞女’。”

姚氏婦楊氏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强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轝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吕媪亦不如也。

姚氏的妻子楊氏，是宦官苻承祖的姨娘。家裏貧窮。後來苻承祖受到文明太后的寵愛而顯貴，親戚們都找他謀求升官發財，衹有楊氏不這樣做。她常常對姐姐說：“姐姐你現在雖有一時的榮耀，却不如妹妹我有無憂的快樂。”姐姐每次送給她衣服，她大多不要，如强要送給她，就說：“我夫家一直很貧窮，穿好的衣服會使我們不安。”送給她奴婢，說：“我家没有那麽多糧食，不能養活她們。”一直不肯接受。常常穿着破衣，親自操勞家務。對於别人送給她的衣服，多不穿，把它秘密埋起來；如果要穿，就把衣服弄髒後纔穿。苻承祖每次看到她衣着破爛，非常怨恨家裏，説爲什麽不資助她。就對母親説：“我苻承祖一個人，家裏還會缺少什麽，而使我姨娘貧窮到如此地步？”母親把真實情况告訴了他。苻承祖就派人趕着車子去迎接楊氏，楊氏就是立志不去。派人把她强抬上車，楊氏大哭説：“你想要殺我吧！”由於這個緣故，苻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稱她爲痴姨。到苻承祖失寵敗落，有關官府抓了他的兩個姨娘到衙門審訊，官員們看到楊氏衣裳破爛，就免了她的罪。她的見識機謀，即使是吕媪也比不上。

張洪祁妻劉氏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没。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的妻子劉氏，十七歲時丈夫去世。劉氏生下一個遺腹子，三歲也去世了。劉氏的公公婆婆都老了，她白天黑夜侍候，從來没有違犯禮節的地方。哥哥憐憫她年輕守寡，想逼她改嫁，劉氏發誓不嫁，守了一輩子寡。

董景起妻張氏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陳留人董景起的妻子張氏，董景起很早就去世了，張氏當時衹有十六歲，她對丈夫的去世非常悲痛，超過了禮法上的規定，長年素食吃齋。又没有兒女，獨守空房保持貞節，期望死後能同丈夫合棺埋葬。鄉里的百姓都很敬仰她，把她奉爲女子的楷模。

陽尼妻高氏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漁陽太守陽尼的妻子高氏，是勃海人。她知識淵博，善於寫文章，孝文帝下令讓她入侍後宮。幽后上奏的表章，都是她起草的。

史映周妻耿氏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滎陽人史映周的妻子耿氏，是同郡耿姓人家的女兒。十七歲，嫁給了史映周。太和二十三年，史映周去世，耿氏怕她的父母逼她改嫁，在埋葬史映周時，悲傷過度而去世。見到的人没有不嘆息的。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下來調査民情的官吏，官吏向皇帝報告，皇帝下詔在其門庭上立標記以表彰。

任城國太妃孟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任城國太妃孟氏，是鉅鹿人，她是尚書、任城王元澄的母親。元澄在揚州之日，率領衆人出討。敵軍主帥姜慶真暗中集結逆黨，偷襲攻下了羅城，長史韋纘驚慌失措，不知怎麽辦纔好。孟氏親自登上城墻指揮軍隊作戰，激勵文武官員，給大家分析了形勢，於是大家鬥志昂揚，敵軍不能攻克，全城保住了。靈太后後來敕令有關官府立碑對她進行表彰。

苟金龍妻劉氏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絶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内，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

梓潼太守苟金龍的妻子劉氏，是平原人，廷尉少卿劉叔宗的姐姐。宣武帝時，苟金龍官至太守，兼任戍守關城的主帥。梁朝的軍隊圍攻關城時，苟金龍正在生病，不能指揮作戰，劉氏就激勵全城軍民抵抗，修理戰具，每天夜裏都登城抗戰，堅持一百多天，士兵死傷過半。副帥高景暗中想叛變投敵，劉氏與守城軍士殺了高景及他的同黨數十人。餘下的將士，分衣減食，同甘共苦，没有一個對她不敬畏的。由於水井在外城，不久被敵軍攻陷，城裏没有水喝，渴死的人很多。劉氏就召集老人小孩，告訴大家忠節的道理，然後帶領大家向天呼叫求雨，不久天空下起了大雨。劉氏下令拿出公私所有的布絹以及衣服，挂在城中，絞而取水，所有的容器，都儲滿了水。這樣城中軍民人心更加堅定。恰值益州刺史傅豎眼率軍將要到達，梁朝的軍隊退走了。傅豎眼感嘆佩服劉氏，把劉氏的事迹上奏皇帝。宣

又得二子出身。

武帝下令對她進行表彰。孝明帝正光年間，賞賜她的兒子荀慶珍平昌縣子的爵位，對她另外兩個兒子也授以官位。

貞孝女宗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絶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絶，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絶，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貞孝女宗，是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的女兒，范陽人盧元禮的妻子。本性孝順，父親去世，她哭死過去多次，靠着母親崔氏一再勸慰，纔活下來。三年之中，由於悲傷過度，身體非常瘦弱，以致躺在床上没有人扶就起不了身。出嫁以後，與母親分開，飲食一天天減少，整日哭泣，身體越來越不行。盧氏全家安慰她，也不能排解她的憂愁。於是就把她送回去一段時間，等回到夫家，又和過去一樣。這樣反復了八九次。到盧元禮去世，她追念丈夫，撫養幼兒，事奉婆婆以孝順聞名。母親崔氏在洛陽去世，聽到這個凶信，大聲痛哭暈死過去，第二天纔醒來，水漿不入口有六天六夜。她的婆婆怕她不幸，親自送她去奔喪，可是她已經没有氣力了，從范陽到京城洛陽，走了八十天纔到達。她扶着母親的棺材大聲痛哭而死。有關官府把這件事上奏給皇帝，皇帝下詔追封她爲貞孝女宗，把她居住的鄉里改稱爲孝德里，在李、盧兩家挂匾，以正風氣。

河東姚氏女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河東有個姚氏女子，字女勝。年輕時父親就去世了，没有兄弟，母親憐愛她而没有改嫁。六七歲時，就很孝順，人們説到她的父親，聽着就掉下眼淚，鄰居們都很驚異。正光年間母親去世，女勝衹有十五歲，悲傷哭泣不停，幾天都没有喝水吃飯，因哀痛過度，不幸死去。太守崔遊申請爲她造墳墓立石碑，親自寫了悼文，表彰她的門庭，把她比作孝女曹娥，改稱她住的地方叫上虞里。她的墓在郡城東六里處，大道的北面，直到今天仍名爲孝女冢。

刁思遵妻魯氏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

滎陽刁思遵的妻子，是一家姓魯的女兒。成年後嫁給了刁思遵，未滿一個月刁思遵就去世了。她父母憐憫她年輕守寡，就又把她許配給另一家，魯氏聽説以後，用死來表示不再嫁人。她

訴，稱刁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父母不清楚她的志向，就上訴郡守，稱刁家控制着他們守寡的女兒，不讓她回到父母身邊。魯氏就和她年邁的婆婆一起步行到司徒府，親自說明了情況。普泰初年，官府把這事報告皇上，節閔帝下詔官府按例進行表彰。

西魏孫道温妻趙氏

西魏武功縣孫道温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西魏武功縣孫道温的妻子趙氏，是安平人。万俟醜奴反叛時，圍攻岐州，很長時間没有軍隊增援。趙氏就對城中婦女說："現在岐州形勢危急，我們理應和守城將士共擔憂難。"就一起背土，白天黑夜地加固城墻，岐州城没有被叛軍攻破。大統六年，贈她的丈夫孫道温爲岐州刺史，趙氏爲安平縣君。

孫神妻陳氏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門。

河北人孫神的妻子陳氏，是河北郡人。孫神要遠去戍守邊疆，主管此事的官吏把他派到了夏州，孫神嫌路途遥遠，正巧有死去哥嫂留下的一個兒子，想讓他代替自己去戍守。陳氏說："爲國家戍守，嫌路途遥遠，你自己都不想去，爲什麽却要讓死去父母的侄兒頂替呢？天下人都要議論，誰會同意這樣做呢？"孫神聽了很感動，就自己戍守去了。没有多久，就死在邊疆。靈柩運回家時，陳氏看到靈柩傷心到了極點，大哭一場而亡。西魏文帝下詔在其門庭作標記以表彰。

隋蘭陵公主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并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悦，由是述漸見寵遇。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是文帝的第五女。容貌美麗，性情温順，隋文帝在他所有的女兒中，最喜愛她。最初嫁給儀同王奉孝，王奉孝去世，又嫁給河東人柳述，當時她纔十八歲。她的姐姐都很驕縱，惟有她屈己下人遵守婦道，對公婆很孝順，每逢他們生病必定親自捧着湯藥侍候。皇帝聽了以後很高興，於是柳述一天天受到皇帝的寵愛。

初，晋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絶，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

起初，晋王楊廣想把蘭陵公主許配給他妃子的弟弟蕭瑒，文帝也同意了，後來却嫁給了柳述，晋王因此很不高興。到柳述受到重用，晋王更加厭惡他。文帝去世，柳述被徙往嶺南。煬帝命令蘭陵公主同柳述離婚，準備把她改嫁他人。蘭陵公主發誓寧死也不改嫁，不再朝謁皇帝，上

"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帝不悦，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表請求免去自己的公主稱號，與柳述一起南徙。煬帝大怒説："天下難道没有男子了，你想同柳述一起南徙嗎?"公主説："先帝把我嫁給了柳述，如今他有罪，我應當受到牽連。"煬帝很不高興，公主憂憤而去世，時年三十二歲。臨終時上表請求，説自己活着不能隨從丈夫死，請求死後把自己葬在柳家。煬帝看表後更加憤怒，竟不哭，把公主葬在洪瀆川，隨葬的東西很少。朝野人士都爲公主感到傷悲。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

南陽公主，是隋煬帝的長女。容貌俊美氣質高雅，很有志向氣節。十四歲嫁給許國公宇文述的兒子宇文士及，以謹慎厚道而聞名。宇文述病重快要去世，公主親自爲他料理飲食，親手奉上，世人對她這種行爲很稱贊。到宇文化及殺了隋煬帝，公主隨着到了聊城，宇文化及被竇建德打敗，宇文士及從濟北向西投奔大唐。當時隋的一批官員見到竇建德，没有不恐懼失常的，惟有公主神色自若。竇建德和她談話，公主自己訴説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眼淚掉下來把衣襟都打濕了，公主的訴説不斷，情理真切。竇建德和其他在場的人，没有不爲之動容流淚的，都很敬重她。到竇建德殺了宇文化及，公主有一個兒子名叫禪師，衹有十歲。竇建德派遣武賁郎將於士澄對公主説："宇文化及大逆不道殺了皇帝，如今要滅他宗族。公主的兒子，依照法律應當受到牽連，如果您捨不得的話，也可以不殺。"公主哭着説："您既然是隋的大臣，這事還有必要問我嗎?"竇建德殺了宇文禪師。公主不久請求竇建德，讓她削髮爲尼。

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絶。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到竇建德兵敗，將要回歸西京，又與宇文士及在東都相遇。公主不和宇文士及見面。宇文士及來見公主，請求恢復夫妻關係。公主拒絶説："我與你是仇人，現在恨不得拿刀子殺了你，但你家謀逆殺我父親的事，你事先并不知道。"堅持斷絶關係。宇文士及一再請求，公主發怒説："除非是死了，纔能相見!"宇文士及知道公主意念已决，就告辭而離開了。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聘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决，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襄城王楊恪的王妃，是循州刺史柳旦的女兒。王妃容貌端莊美麗，十多歲時，以良家女子的身份被聘爲王妃。不久楊恪被廢，王妃遵奉婦道，對丈夫愈加敬愛。隋煬帝即位，下令把楊恪徙往邊地，讓使者在路上把楊恪殺死。楊恪與王妃告別，王妃說："如果您死了，我也决不活在這個世上。"於是相對痛哭。楊恪死，把尸體裝入棺材後，王妃對使者說："我起誓要和丈夫葬在一起，如果死了以後把我們夫妻二人合葬，就是您對我的最大恩惠。"她撫棺大哭，自殺而死。見到的人没有不傷心流淚的。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黄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

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别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毁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華陽王楊楷的王妃，是黄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人元巖的女兒。元巖機敏有才幹，隋煬帝即位，因受柳述的牽連，被削職爲民流放到南海。後被赦免回到長安，有人誣告元巖逃跑，把他收捕殺了。王妃容貌美麗，性情温順，被選爲王妃後不久，楊楷就被廢掉并監禁起來。王妃事奉楊楷愈加恭敬，每次見到楊楷有憂愁害怕的神色，常用義理來勸慰他，楊楷非常敬愛她。

江都之亂時，楊楷遇害，宇文化及把王妃賞賜給他的黨羽元武達。起初元武達以宗族的禮節對待她，讓她住在另一所院子裏。後來趁着醉意逼迫她，王妃寧死不從。元武達大怒，打了她百餘下，言辭很嚴厲。王妃自己毁了容，血淚俱下，元武達這纔放了她。王妃對元武達的手下説："我没有早早同我丈夫一起去死，纔有今天受辱之事，這是我的罪過。"於是絶食而死。

譙國夫人冼氏

譙國夫人冼氏者，高凉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

譙國夫人冼氏，是高凉人。世代爲南越首領，部落有十多萬家。夫人從小就賢慧聰明，在父母家時能安撫部衆，能指揮打仗，統治各路越人。經常勸説族人做善事，因而在本鄉赢得了信義。越人風俗喜好互相攻擊，夫人的哥哥南梁州刺史冼挺依仗自己富强，侵犯劫掠附近郡縣，嶺南一帶深受其苦。夫人經常勸説哥哥不要侵犯劫掠，因此怨仇漸漸平息，海南儋耳歸順他們的有一千多部落。

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决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

梁朝大同初年，羅州刺史馮融聽説夫人有志向品行好，爲兒子高涼太守馮寶聘夫人爲妻子。馮融原本是北燕國的後裔。起初，馮弘南投高麗，派遣馮融的祖父馮業率領三百人渡海歸順南朝宋，所以就留在新會。從馮業到馮融，三代擔任守牧，居住在他鄉，號令行不通。到這時，夫人告誡約束族人，遵從百姓禮節。經常與丈夫馮寶，參與決斷訟獄，首領中有犯法的，即使是親族，也不放縱赦免。從此，政令有序，人人都不敢違犯。

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栅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

後來侯景反叛，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救援京城，高州刺史李遷仕駐扎在大皐口，派人召見馮寶。馮寶準備前去，夫人懷疑李遷仕要謀反，阻止他前去。幾天後，李遷仕果然反叛，派主帥杜平虜率領軍隊進入灨石。馮寶把這件事告訴夫人，夫人説："杜平虜進入灨石，與官兵相對抗，必定拖住不回，李遷仕在州裏，不能有所作爲。應該派人去騙一騙他，説：'我不能來相見，想派我的妻子前來商討大事。'他肯定不會有所防備。我率領一千多人，挑着財物，説是前來謝罪，等到了他的軍營，就可以擊敗他了。"馮寶聽從了她的意見。李遷仕果然非常高興，看到他們一千人馬都挑着財物，就不加防備。夫人趁機攻打，大獲全勝。又整頓軍隊與長城侯陳霸先相會於灨石。回來以後對馮寶説："陳霸先很得人心，一定能够平定叛亂，您可以送他厚禮幫助他。"

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册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賫綉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

馮寶去世後，嶺南大亂，夫人懷柔安撫百越，數州都平安無事。陳永定二年，她的兒子馮僕九歲，派他率各路首領在丹陽歸順陳，馮僕被任命爲陽春郡守。後來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派人把馮僕召至南海，引誘他一起作亂。馮僕派遣使者回去禀告夫人，夫人説："我是忠貞之人，至今已有兩代，不能因爲愛惜你而背叛國家。"就發兵保衛郡境，歐陽紇的軍隊被擊退。馮僕因爲夫人的功勞而封爲信都侯，加官平越中郎將，又調任石龍太守。陳武帝下詔派使者持節册封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賞給華麗的車子一輛，鼓吹一部，和刺史一樣的旗幟儀仗。至德年間，馮僕

中，僕卒。

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晋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册夫人爲宋康郡夫人。

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并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

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

去世。

後來陳滅亡，嶺南一帶没有地方歸附，幾個郡共同推舉夫人，稱她爲聖母。隋文帝派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一帶，陳舊將徐璒在南康抵抗，韋洸不敢進軍。當初，夫人曾獻給陳國國君扶南出産的犀杖，這時，晋王楊廣讓被俘的陳國國君給夫人寫信，告訴她陳已經滅亡，命令夫人歸順隋，并且以犀杖兵符作爲信物。夫人看到犀杖，知道陳已亡，集合首領幾千人，痛哭了一整天。派她的孫子馮魂，率領部下迎接韋洸。韋洸到了廣州，嶺南全部安定。隋任命馮魂爲儀同三司，册封夫人爲宋康郡夫人。

不久，番禺人王仲宣反叛，圍攻韋洸，進兵駐扎衡嶺。夫人派她的孫子馮暄率領軍隊增援韋洸。當時馮暄與叛逆陳佛智關係一向很好，所以遲遲不肯進兵。夫人大怒，派遣使者把馮暄逮捕關入監獄，又派遣另一孫子馮盎討伐陳佛智并把他殺了。進兵到南海，與鹿愿的軍隊會合，共同打敗了王仲宣。夫人親自披上盔甲，騎着戰馬，打着錦傘，率領騎兵，護衛朝廷使者裴矩巡撫各州。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都來參拜。命令他們各自統領部下，嶺南恢復了安定。皇帝任命馮盎爲高州刺史，赦免馮暄，任命他爲羅州刺史，追贈馮寶爲廣州總管，封號譙國。夫人帳下長史以下官屬，都給印章，允許夫人調度部落、六州兵馬，遇到緊急情况，可以隨機處置。下詔書對夫人進行褒奬，賜帛五千段。皇后也賞賜給她首飾和一套宴服。夫人把這些東西存放在一個金箱子内，加上梁、陳時賞賜的物品，分别保存在倉庫中。每年大會時，都把這些賞賜的物品陳列在庭院裏，給子孫們看并説："你們應該向天子盡忠。我事奉梁、陳、隋三代皇帝，憑的是對天子的忠心。如今賜物都在，這是忠孝的報答。"

當時番州總管趙訥貪婪殘暴，轄内俚僚多有逃亡叛變。夫人派長史張融把這事禀告皇帝，陳述安撫的道理，并列舉趙訥的罪狀。皇帝派人審查趙訥，搜出贜物，把他繩之以法。敕令夫人招撫勸慰亡叛之人，夫人親自拿着詔書，自稱使

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爲誠敬夫人。

者，走了十多個州，宣述皇帝的旨意，向俚僚説明道理，所到之處都紛紛歸降。隋文帝把臨振縣一千五百户的賦税賞賜給夫人，贈馮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年，夫人去世，謚號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

鄭善果的母親崔氏，是清河人。十三歲嫁給了滎陽人鄭誠，生下了鄭善果。北周末年，鄭誠討伐尉遲迥，力戰而死於陣上。崔氏二十歲就守寡，父親崔彦穆想讓她改嫁，她抱着鄭善果説："婦人没有再嫁人的道理。且我的丈夫鄭誠雖然戰死，幸運的是留下了這個兒子，拋棄兒子是不慈，背叛死去的丈夫更是不合禮制。我寧願割耳剪髮，來表明我的心志。違背禮制滅掉慈愛，我不能聽從您的吩咐。"

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悦，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内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

鄭善果因爲父親爲王事而死，幾歲時，就被授予使持節、大將軍，繼承父親開封縣公的爵位。隋朝開皇初年，進封爲武德郡公。十四歲授沂州刺史。調景州刺史，不久擔任魯郡太守。崔氏性情賢明，有氣節操守，博覽群書，通曉政事。每當鄭善果坐堂聽事，崔氏就坐在胡床上，在屏風後面觀察他。聽到他處理合理，回去後就很高興，請他坐下，面對面地談笑；如果處理事情不公，或者隨意發怒，崔氏就回到屋中，掩面哭泣，終日不食。鄭善果伏在床前，不敢起來。崔氏叫他起來，對他説："我并不是生你的氣，而是有愧於你家。我嫁到你家，有了侍候你父親的機會，知道你父親是個忠心耿耿勤勤懇懇的人，爲官清廉，從没有因私枉法，最後以身殉國，用死來報答君王。我希望你也能够像他那樣做人。你年齡很小就没有了父親，我是一個寡婦，有慈心無威勢，不能使你知道禮儀制度，怎麽能承擔起忠臣的大業呢！你從小就受封，如今成爲地方長官，這些難道是你自身奮鬥得來的嗎？不仔細想想這些事，而隨意發怒，心裏衹想驕縱享樂，懈怠於處理公務。這樣做對自己來説是敗壞家風，甚至丢掉官爵；對國家來説是違背皇法，自取其罪。我死的時候有什麽面目去見你父親於地下呢！"

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崔氏一直親自紡綫織布，每天到半夜纔睡。鄭善果說："我被朝廷封侯，官位居三品，官俸足够我們用的，母親爲什麽還要勤勞如此呢？"崔氏回答說："唉！你也長大了，我以爲你明白了天下的道理，今天聽到你說這樣的話，怎麽能够做官辦事呢？現在的俸禄是皇帝報答你父親爲國殉命而給予的，你應當把它分給親戚們，這是先君的恩惠，妻兒怎麽能够獨自占有這些利益來享受呢！紡綫織布，是婦女應做的事情，上自王后，下到士大夫的妻子，都應該如此，如果婦女不做女工，是驕逸的表現。我雖然不知禮，也不能敗壞自己的名聲啊！"

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静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禄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崔氏自從丈夫去世後就不再施用脂粉，常常穿着粗帛製的服裝。本性節儉，不是祭祀和接待賓客，從不輕易喝酒吃肉。經常坐在家裏，不隨便走出家門巷外。族人親戚有了紅白喜事，衹是多多送錢送物資助他們，都不登門拜訪。不是自己親手做的以及莊園俸禄賞賜所得，即使是親族贈送的禮品，也不許進門。鄭善果擔任州郡長官，在衙門中吃的飯菜都是家裏自己做的。官府所供給的財物，都不接受，全用來修理公家的房屋，或者分給手下人。鄭善果也因此而自我克制，被人們稱爲清官。隋煬帝派遣御史大夫張衡慰勞他，考核爲天下最清廉的官員。加授他爲光禄卿。崔氏去世後，鄭善果升任大理卿，漸漸驕傲放縱起來，不如以前那樣公正清廉了。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并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仇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

孝女王舜，是趙郡人。父親王子春，與堂兄王長忻不和，北齊滅亡之時，王長忻與他的妻子合謀殺了王子春。王舜當時衹有七歲，有兩個妹妹，王粲五歲，王璠二歲，孤苦伶仃，寄住在親戚家。王舜撫養兩個妹妹，姐妹三人感情很好。王舜心中時時想着報仇雪恨，王長忻没有防備。姐妹三人一天天長大，親戚想把她們嫁出去，王舜拒絶不聽從。暗中對兩個妹妹說："我没有兄弟，以致父親的仇恨還没有報，我們雖是女子，難道就怕死嗎！我想和你們一起報仇，你們認爲如何？"兩個妹妹都哭着說："我們聽姐姐的吩咐。"半夜時分，姐妹三人手持利刀翻墻而入，

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决。文帝聞而嘉嘆，特原其罪。

親手殺了王長忻夫婦，在父親墓前祭告，然後到官府自首請罪。姐妹三人爭着説自己是主謀，州縣官吏不能决斷。隋文帝聽説後連連稱贊，赦免了她們的罪行。

韓覬妻于氏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没，于氏哀毁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嘆，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

韓覬的妻子于氏，是河南人，字茂德。父親于寔，在北周任大左輔。于氏十四嫁給韓覬。她雖然是在富貴的家庭中長大，但一言一行都遵守禮法，又很節儉，同族人都很敬重她。十八歲時，韓覬戰死，于氏悲傷過度以致身體瘦弱，她的慟哭感動了行路的人，每天早晚都要祭奠亡夫，親手捧上祭物。喪期過後，她的父親見她年齡還小又没有孩子，想讓她再嫁人，她立誓不同意。就以丈夫的庶子韓世隆爲後嗣，親自撫育，像親生兒子一樣看待，教育有方，使他能够成家立業。自從守寡以後，她衹是有時回娘家去，至於親戚族人的家庭，從不來往。對那些登門拜訪的客人，不論尊卑，送迎都不出門。吃蔬食穿布衣，不聽絲竹之樂，以此來度過餘生。隋文帝聽説後連連稱贊，下詔書褒獎，表彰她家的門庭。長安年間稱爲節婦門，最後老死在家裏。

陸讓母馮氏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持杯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减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陸讓的母親馮氏，是上黨人。本性仁愛，是母親的典範。陸讓是她的庶子，開皇末年，任播州刺史。他多次搜刮財物，貪污受賄，被司馬彈劾上奏。案件審查屬實，將要處死。馮氏蓬頭垢面，到官府斥責陸讓的罪行。然後痛哭流涕，親自端來一碗粥，勸陸讓喝下去。這以後上表請求允許她在陸讓被處决後表示哀悼，言辭懇切，皇帝也爲之動容。獻皇后認爲馮氏所爲與衆不同，向皇帝請求减輕對陸讓的處罰。書侍御史柳彧進言説："馮氏的母德高尚至極，能够感動路人，如果把陸讓殺了，怎麽來勸慰她呢?"皇帝於是在朱雀門把京城的百姓集中起來，派遣舍人宣讀詔書説："馮氏作爲嫡母所具有的美德，可以稱爲世人的典範，她對兒子的慈愛，讓人神感動，對她應該多多同情，以鼓勵這種好的風尚。陸讓可以减免死罪予以除名。"又下詔書對馮氏進行褒獎，賜帛五百段，讓受封號有地位的婦人與馮

氏相識，以顯示對馮氏的特別恩寵。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

劉昶的女兒，是河南人長孫氏的妻子。劉昶在北周時娶了公主爲妻，任上柱國、封彭國公，地位顯赫。與隋文帝是舊交，到隋文帝建立隋朝，對劉昶恩寵有加。歷任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

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

劉昶的兒子劉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守法紀，多次獲罪。皇帝因爲劉昶的緣故，每次都赦免他。劉居士越加驕横放縱，經常肆無忌憚地說："男兒應當辮頭反縛，在用葦竹編成的粗席上作獠舞。"公卿子弟中有身强力壯的，他常把他們帶回家，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車輪，用棍子打他們，快要死了，能不屈服的，稱爲壯士，給他們鬆綁并交朋友。有黨羽三百人，身手矯捷的稱爲餓鶻隊，力大無窮的稱爲蓬轉隊。出行時帶着鷹牽着狗，騎着高頭大馬，在道路上飛奔，隨便毆打路人，任意搶劫，無惡不作。長安市裏，無論貴賤，看見他們都要躲避。至於公卿大臣王妃公主，也不敢計較而讓他三分。劉昶的女兒就是劉居士的姐姐，經常含着眼淚教育他，劉居士完全不改，把家產敗得精光。劉昶年紀已大，吃穿都很簡單。女兒守寡在家，感嘆父親生活困苦，每次回到娘家，都辛勤紡織，掙錢買些鮮美的食物給父親吃。

有人告居士與其徒游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罪，

有人告發劉居士與他的同夥游長安城，登上過去未央殿的殿基，向南而坐，前後排列成隊，圖謀不軌。每次相約時說："最多是一死而已。"又有人說劉居士派人和突厥勾結，要突厥南攻，他在京城響應。皇帝對劉昶說："今天這件事應當怎樣處理？"劉昶仍認爲皇帝會念舊恩，自己不承擔責任，上前對皇帝說："是非黑白在於您皇帝了。"皇帝大怒，把劉昶關進監獄，逮捕劉居士以及他的黨羽。司法部門又上奏說劉昶事奉母親不孝順。劉昶女兒知道劉昶必定不會被赦免，幾天没有吃飯。她親自調製飲食，親手捧着，到大理寺去給父親吃。見到監獄的看守人員，跪着請他們同意她送飯，悲傷嗚咽，見到的人都很同情她。劉居士被斬首，劉昶賜死於家

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嘆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中。下詔百官去她家驗看尸體，她哭得昏死過去又蘇醒過來有好多次，公卿大夫都勸慰她。她説父親劉昶無罪，是受了兒子劉居士的牽連。言辭哀痛悲切，聽的人看的人都感到心碎。這以後布衣蔬食，來度過餘生。皇帝聽説後感嘆説："我聽説衰落之家出孝女，鼎盛之家出人才，這話真是不假啊。"

鍾士雄母蔣氏 尹州寡婦胡氏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晋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

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鍾士雄的母親蔣氏，是臨賀人。鍾士雄在陳朝做官，爲伏波將軍。陳朝的皇帝因爲鍾士雄是嶺南酋帥，怕他對朝廷不忠有反覆，把他的母親蔣氏留在京城。到晋王楊廣平定江南，考慮到鍾士雄在嶺南，想用恩義來籠絡他，就允許蔣氏回臨賀去住。不久同郡的虞子茂、鍾文華等人作亂攻城，派人同鍾士雄進行聯絡，鍾士雄將要響應他們。蔣氏對他説："你如果背德忘義的話，我就死在你面前。"鍾士雄打消了響應叛亂的念頭。蔣氏又寫書信給虞子茂等人，説明利害關係。虞子茂没有聽從，不久被官軍打敗。皇帝聽到蔣氏的事迹感到很驚異，封她爲安樂縣君。

當時尹州有一個寡婦胡氏，不知道她是誰的妻子，很有志向和節操，受到了族人的尊敬。江南發生叛亂，她勸説族人要對國家盡忠，要守節不追隨叛軍，被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孝婦覃氏，是上郡人鍾氏的妻子。出嫁後不久丈夫就去世了，當時她纔十八歲，事奉丈夫的後媽非常孝敬。數年之中，她的婆婆以及伯伯叔叔相繼去世。覃氏家裏貧窮，没有錢財安葬，她就省吃儉用，日夜紡綫織布來掙錢，十年之中辦了八次喪事，被州里人所敬重。文帝聽説後賜米一百石，在其門庭上立標記以表彰。

元務光母盧氏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勖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

元務光的母親盧氏，是范陽人。她年輕時就喜歡讀書，行爲舉止都遵循禮法。中年喪夫，幾個孩子都很幼小，家裏貧窮上不起學，盧氏就親自教孩子們讀書，勉勵他們好好做人。漢王楊諒反叛，派遣將領綦良進攻山東，綦良任命元務光爲記室。到綦良兵敗以後，慈州刺史上官政按

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照户籍找到了元務光的家。見盧氏後，强逼她。盧氏寧死不從。上官政爲人凶悍，大怒，用燭火燒盧氏的面孔。盧氏的意志更加堅定，始終不肯屈服。

裴倫妻柳氏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裴倫的妻子柳氏，是河東人，年輕時就很有教養。大業末年，裴倫任渭源令，被賊人薛舉抓住，裴倫遇害。柳氏當時四十歲，有兩個女兒以及兒媳婦三人，長得都很美麗。柳氏對她們說："我們生在禍亂之時，你們的父親已經去世，我自己考慮也没有能力保護你們。我們家門風向來很好，决不能受辱於群賊。我想和你們一起去死，你們認爲如何？"女兒等流着眼淚說："我們聽從母親的吩咐。"柳氏於是投井自殺，她的女兒以及兒媳婦相繼投井，都死在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盗，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爲賊婦。"群賊毁裂其衣，縛於床簀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

趙元楷的妻子崔氏，是清河人，很有禮儀風度。隋朝末年宇文化及叛亂，趙元楷隨着到了黄河以北。將要回歸長安，在滏口遇到盗賊，隻身一人脱離了虎口。崔氏被盗賊捉住，要她做妻子。崔氏說："我是士大夫的女兒，僕射的兒媳婦，如今國破家亡，立即可以去死，我死也不做盗賊的妻子。"群賊撕破她的衣服，把她捆綁在床墊子上面，將要奸淫她。崔氏害怕被盗賊污辱，就騙他們說："今天已經很累没有氣力，改日再陪你們玩樂。"盗賊就給她鬆了綁。崔氏趁機拿了盗賊的刀靠樹站着說："要殺我，就拿刀鋸來殺吧；要想死，就上來吧。"盗賊大怒，亂箭把她射死了。

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趙元楷後來抓住了殺害他妻子的盗賊，把他們砍成幾塊來祭崔氏的靈柩。

論曰：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逾匪

論曰：婦人掌管織布帛供膳食之事，女德應該以柔順爲先，這是舉其中庸，没有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至於能够洞察事物深謀遠慮，忠貞不二堅守節操，意志堅强不可强奪，遵奉禮法以義爲高的女子，考察一下圖籍史書，有哪一個朝代没有呢！《魏書》、《隋書》所記載的女子，共三十四人。上有王妃公主，下到普通百姓的妻女，

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她們的品德比寒松還要正直，她們的意志比石頭還要堅强，有的忠誠壯烈，有的才華橫溢。雖然劉向和杜預先後編述過有關女子事迹的書，比一比高尚的節操，又何止這一些。所以知道像蘭草一樣芳香，像玉石一樣貞潔，這大概都是由它們的本性決定的。

北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王仲興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張景嵩毛暢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焉。

媚顏巧語，掩飾本來面目，邀取主子青睞的目光，追逐受人誇獎的私利，這是不正當升遷的經常途徑。況且因靠狎侮而成親信，憑犬馬之勞而受到恩寵，逢迎諂媚，受寵而玩弄權術。這是夏桀、殷紂這兩朝之所以滅亡，石顯、張讓之所以毀掉了西漢和東漢的原因。

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弒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污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枚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誡。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剥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翾兒之徒，唯左右驅

北魏時王叡在太和初年受寵，鄭儼在孝昌末年受寵，宗愛殺害帝王，劉騰廢皇后，殺宰相，這是其中突出的。這期間盜官賣爵，污辱宮廷的事情太多了，又怎能件件列舉呢？這是帝王所應深深警戒的。可是北齊末年又有更嚴重的事情。這是自有文字以來没有過的。那些心比錐刀還尖利的人，擔任朝廷的要職；那些辨别不清稻麥的庸才，掌握了朝廷的實權。還有西域的胡人，龜茲耍雜技的人，也封王任官，比肩接踵。不僅僅受寵，還多次干涉朝政。賞賜的耗費，使庫府空虛；百姓的家資，被剥奪將盡。北齊國運短促，正該如此。神武、文襄注重理政，任命的文武官員多是忠誠能幹的人，祇有郭秀這個小人，有損明君賢德。天保五年之後，雖邪念作亂，但受寵幸的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翾兒等人，驅馳左右，内外褻狎，而對朝廷的事情，一概不得干

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奸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

預，所以不載入此傳。大寧之後，奸佞越來越多，朝廷的鴻基大業，因此被顛覆，百姓受到異族奴役，實在是不幸啊！

《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并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迹，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魏書》有《恩幸傳》和《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現在用來排列次第，作爲《恩幸》篇。舊書中鄭儼在《恩幸傳》内，現依體例把他附在家傳，其餘的都編在此。那些宦官之類的人，更是致使北齊滅亡的原因之一，名聲醜惡行迹污穢，千端萬緒，他們的事情缺而不記，僅簡略存録姓名，附在此傳的末尾。還有那些帝王家的奴僕和胡人樂工非分受恩幸的人，也附録於此。

王叡 王襲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晋陽人也。六世祖横，張軌參軍。晋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凉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

王叡字洛誠，自稱是太原晋陽人。六世祖父王横，是張軌的參軍。因晋戰亂，子孫便遷居武威姑臧。父親王橋，字法生，通曉天文卜筮。凉州叛亂平定後進入京城。家中貧窮，以方術爲生，官做到侍御中散。天安初年去世，被追封爲平遠將軍、凉州刺史、顯美侯，謚號爲敬。

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宫，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内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

王叡從小承接父業，且儀表堂堂，恭宗皇帝爲太子時，見到他便認爲是奇才。興安初年，提升爲太卜中散，逐漸升爲令，掌管太史職。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聽政，王叡有機會得寵，破格提拔爲給事中。不久又任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予爵號太原公。從此，在内參與機密，在外參與政事，蒙受的寵愛日重一日，朝中之士都對他有所懼怕。太和二年，孝文帝和文明太后率領百官與多方客人去獵場，有猛獸奔出，登上樓道，幾乎接近御座。左右侍衛都驚駭仆倒，王叡一人拿戟阻擋，猛獸方被擊退。所以皇上更加重用他。太和三年春，詔令王叡與東陽王元丕一同進入八議，終生受到免除賦役的待遇。太和四年，升任尚書令，爵位升爲中山王，加授鎮東大將軍，設置二十二名王官，中書侍郎鄭羲爲輔佐，郎中令以下，都是當時的名士。又以王叡的妻子丁氏爲王妃。等到僧侶法秀謀反事起，受到牽連的人很多。王叡説："與其誅殺無辜，

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不如赦免有罪的，祇應斬殺首惡，其餘從犯寬恕赦免，不也很好嗎！”孝文帝依從此言，一千多人得以赦免。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并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内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贊。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宫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王叡出入後宫，太后秘密賞賜他珍奇古玩，彩色絲綢，他人不能得知。大概是經常用夜間的車裝載和宦官防衛所致，先後受賞極多，數不勝數。加上賜予的田園、奴婢、牛馬牲畜，全都是最好的。大臣和身邊的人因此而受到賞賜，爲了公開表示不徇私情，又花費數以萬計。到王叡生病時，孝文帝、太后常常親自探病，侍衛官員去看望問候的不絶於路。病重時，王叡上書分條陳述刑律政事的舉措。不久去世，孝文帝、文明太后親自前去哀悼。賜葬器，令宕昌公王遇負責監理喪事。追贈王叡爲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號爲宣王。内侍長董醜奴經營墳墓之事。將他葬在城東，孝文帝登上城樓觀望。京都一百多文士爲他作祭詩祭文。又在城南二十里大道右側祭祀王叡，立廟，以按時祭奠，并立碑刻寫銘文，安排五户人家守護祭祀。又詔令大力宣揚王叡，畫出他與猛獸搏擊的圖挂在各殿中，令高允作贊美辭。京都的男士女子都稱贊王叡俊美，譜新曲配樂歌唱，歌名稱《中山王》。皇帝詔令頒告樂府，集中各種樂器演奏此曲。起初，王叡的女兒嫁給李冲哥哥的兒子李蕤，次女又正巧嫁給趙國李恢之子李華。嫁女臨行時，先進入宫中，禮儀幾乎就像公主、王女的規格。太后親自登臨太華殿，讓其女在宫帳中歇息，王叡與張祐陪坐。王叡的親戚和兩個李家的男子、婦女都排列在東、西廊上。等到女兒登車啓程，太后送過一半路程。當時人們私下都以爲是天子、太后嫁女。當王叡下葬時，藉親屬姻親名義身着喪服去送葬的有一千多人，都高聲慟哭，以求取榮耀和好處，當時稱之爲義孝。

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并葬城東，相去里

王叡富貴後，便説老家本在太原晉陽，將親屬遷往那裏。所以他的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爲號。王叡死後，又贈其父王橋爲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號爲定。追封其母賈氏爲王妃，在墓左側立碑。父子都葬在城東，相距一里多。遷都洛陽後，遷葬到

餘。還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

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質。

王椿

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尒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

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嘆尚之。尒朱榮妻鄉郡長公

太原晉陽故地。

王叡的兒子王襲，字元孫。王叡去世後，孝文帝詔令王襲代領都曹，任尚書令，領吏部曹。後來承襲王爵，依例降爲公。太后去世後，王襲受到的禮遇略少，不再參與政事。後來出京任并州刺史。皇帝到洛陽去，路過并州，百姓多爲王襲立銘文，設置在大道上，過分贊揚他。有人說是王襲所指使，尚書上奏請免去他的官，詔令祇降爵號兩等。死後，贈爲豫州刺史，謚號爲質。

王襲的弟弟王椿，字元壽。正始年間，任太原太守，因事受牽連免官。王椿有一千多奴僕，宅園寬大華美，養歌女以自娛，在當時可謂無所缺乏。有人勸王椿再出來做官，他笑而不答。頗具精巧構思，大凡他製作的東西，堪爲後人效仿。因此正光年間，元叉準備營建明堂、辟雍，想召他爲將作大匠，王椿聽說後堅決辭謝。孝昌年間，尒朱榮因爲汾州胡叛逆，上書推薦王椿去慰勞汾胡。汾胡與王椿所在州相鄰，被王椿的聲望折服，所到之處都降服。事情平定後，授太原太守。又因預謀立莊帝的功勞被封爲遼陽縣子，不久又轉封真定縣子。永熙年間，任瀛州刺史。當時有風雹之災，詔令廣泛訪求正直的言論，王椿便上疏論政事。王椿生性嚴察，絕不容下屬奸詐，手下的官吏敬畏他而不敢輕舉妄動。天平末年，任期滿還鄉。起初，王椿在宅內構建起廳堂，特別高大壯觀。當時的人不經意地說："這是太原王的府第，哪裏是王太原的府第呢？"王椿往日在本郡爲官，人們都稱呼他王太原。沒過多久，尒朱榮住在王椿的宅舍，在這裏被封爲太原王。等到齊神武進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雲集。王椿對親友大多以禮相待。後來因老病辭職，遷居趙郡的西鯉魚祠山。死後，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號爲文恭。安葬時，齊神武帝親自送葬弔唁。

王椿的妻子是鉅鹿魏悅的次女，明智通達有德操，熟知先前的品行和言論。跟隨丈夫在華州，哥哥魏子建在洛陽遇到災難，聽說後迅速前往，面容疲憊，親戚們都贊嘆崇尚她。尒朱榮的

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内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妻子鄉郡長公主對她很恭敬。永安年間，詔令封她爲南和縣君。家財富足，却無意於華麗的裝飾。撫養哥哥的兒子魏收，情同親生兒子。撫恤親友，周濟四鄰。王椿名聲地位能始終如一，她有很大功勞。死後，贈鉅鹿郡君。王椿没有兒子，以兄孫王叔明繼後。

王仲興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王仲興，是趙郡南欒人。父親王天德，從下層小吏一直升到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并見寵任，遷光禄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并，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

仲興自幼正直嚴謹，因爲其父在任，他很早就在皇帝身邊任職，幾次升遷任越騎校尉。孝文帝在馬圈，從身體不適、大病到去世，仲興經常參加侍衛護理。宣武帝即位，調任左中郎將。皇帝親政後，與趙脩一起受寵任職，升光禄大夫、領武衛將軍。雖然與趙脩并列，却謹慎自謙，不像趙脩傲慢無禮。咸陽王元禧出逃，當時君臣上下都震驚，宣帝派仲興率先奔赴金墉安慰。後來與領軍于勁參與機要，因爲從奔走在馬圈服侍皇帝到前往金墉的功勞，於是被封爲上黨郡開國公。從拜授武衛到受封之日，皇帝經常到仲興的宅第賞賜酒席。宣武帝外出游玩，仲興常常陪侍，不離身邊。外事能直接得到消息，百官對他恭敬而且仰慕。哥哥王可久，因爲他的緣故，從散爵升到征虜府長史，兼任彭城太守。仲興世代居住在趙郡，自己覺得出身低微，便稱來自京兆霸城，因此被授以雍州大中正。

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决。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疏。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

尚書後來認爲仲興的賞賜過於優厚，北海王元詳曾面奏皇上，請求減少他的待遇，此事很久没有决斷。可久在徐州，憑藉仲興的寵勢，輕慢欺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命令僮僕攔截毆打長壽，打斷了他的脅骨。徐州有人上表，北海王元詳趁着百官上朝，聲嚴厲色地説："徐州重鎮，先帝所倚，朝廷爲何輕率地任命主要官員，以致出現了這種紛亂，如果傳播到塞外，豈不爲國家丢醜受辱嗎！"仲興此後逐漸被疏遠。宣武帝下詔取消他的封地。後來在并州刺史任上去世。

寇猛

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

宣武帝時，還有上谷人寇猛，少年時因英姿成爲武賁，慢慢升至武衛將軍。出入宫廷，無所

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謐，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宫，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暗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内。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吊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宫，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戚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喈喧嘩，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㯳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憑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

拘束。自以爲是上谷的寇氏，得以被補爲燕州大中正，却不能分辨士族與庶族。死後，贈爲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是趙郡房子人。父親趙謐，是陽武令。趙脩原來在東宫做事，没有職務，頗有勇力。宣武登基後，恩遇漸厚。但他天性愚昧不開竅，不熟悉書疏。宣武帝親政後，十天半月内便頻繁改任。每次接受任命後設宴，皇帝親臨他家，各位王公大臣都跟從，皇上親自見過他的母親。趙脩能豪飲，到了逼迫勸酒的地步，即使北海王元詳、廣陽王元嘉等人也不得推辭，必定導致大醉混亂。每到祭天地時，趙脩總是乘車陪侍，進出華林園，經常騎馬到宫内。咸陽王元禧被殺，他的家産大多被賜給了高肇和趙脩。趙脩安葬父親，自王公以下的官員没有不去吊祭的，祭奠的酒食器物堵塞了門前的大街。在京城爲其製成的碑銘石獸石柱，都派人用牛車運回到本縣。財物的費用都出自公家。用於送喪和典禮的車乘近百輛，路途上的供給都由官府負擔。當時即將騎射，宣武帝留下趙脩跟隨，皇帝到射宫，趙脩爲驂乘。輅車轅上的旗竿碰到東門折斷。趙脩恐怕趕不上父親的葬日，騎驛馬趕赴葬期。他身邊要求跟從的及特使幾十人。趙脩在路途上嬉鬧，毫無悲哀的樣子，或者與客人奸淫劫掠婦女觀賞裸體，跟隨的人起哄嘲笑大聲喧嘩，辱駡毫無節制，没有人不畏懼討厭他們。這一年，又給趙脩擴寬宅第，將房屋連接，門庭寬闊、殿堂高大，迴廊環繞，雄偉壯麗，可與諸王府媲美。四鄰中有送他土地的侯天盛兄弟，越級提拔補任長史大郡。

趙脩出身於行伍下層，暴發而成富貴之家，奢侈傲慢無禮，人們痛恨他，趁他外出，身邊的人就指責控訴他的罪狀。自從他葬父回來，舊寵稍微疏淡。起初，王顯依附趙脩，後因怨恨不和，暗中偵探他的過錯，列舉趙脩葬父時，在路途中淫亂不軌的行爲。又説他與長安人趙僧㯳謀劃藏匿玉印的事。高肇、甄琛等構織這些罪狀，便秘密告知皇上。開始時甄琛和李憑等曲意事奉

及，乃争共糾擿。遂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内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蒱。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决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决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絶之，以示己之疏遠焉。

趙脩無所不至，惟恐受到牽連，便紛紛揭發。於是有詔令根據他的罪惡，處以鞭打一百，調到敦煌當士卒。他的住宅作廢，隨即停建，親信在宮内的，全被趕出。這一天，趙脩到領軍于勁府第，同他賭博。一局未完，幾個羽林軍相繼而來，聲稱詔令傳呼他。趙脩慌忙起身，跟着出來。路途中拉着趙脩的馬到領軍府。甄琛與王顯監督執行，預備五個强壯的人，輪流抽打他，料定他必死。聖旨定的是一百鞭，其實有三百鞭。趙脩向來肥壯，腰圓腹大，能忍耐鞭打，幾乎一動不動。鞭打完畢，立即召來驛馬，催促他出發。出了城西門，自身無法支撑，衹得綁在馬鞍上，快速趕馬，趙脩的母親和妻子追隨，不能與他説話，跑了八十里纔死。

當初，于后入宮，是趙脩出的力。趙脩死後，領軍于勁仍感激舊時情分，幫助他家。朝中其他的人往日奉承他的，都鄙棄而與他家斷絶往來，以顯示自己與他疏遠。

茹皓

茹皓字禽奇，舊吴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

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黄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妒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内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勛，先除兖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内，不以疏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

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

茹皓字禽奇，故鄉吴地。父親茹謙之，原名茹要，跟隨劉宋的巴陵王休若爲將，到了彭城，便居住在淮陽上黨。

茹皓十五六歲時，是縣裏的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到他覺得他不錯，讓他跟隨進入洛陽，推薦他任孝文帝無官職的侍從。宣武帝登基，茹皓在宮内供侍，漸漸受到寵愛。宣武帝曾經去拜山陵，路途中想叫茹皓同車，黄門侍郎元匡固諫纔作罷。皇帝親政後，茹皓受寵日厚。當時趙脩也受寵幸，嫉妒他，請求讓茹皓出宮。茹皓也擔心遇到災禍，不樂意做内官，便越級任濮陽太守。他父親因他之故，公開過去的功勛，先任兖州陽平太守，賜予子爵。父子均掌握重要地方的大印，兩郡相接。茹皓寧願離開内宮，并不因在外任職而憂傷。趙脩等身敗名裂，他却獲得保全。雖出身低微，任太守時清廉不惹事。

後來授左中郎將，負責直閤官署，寵遇如前。茹皓顯貴後，自稱來自雁門，雁門有人諂媚，就向司徒舉薦他，請求任他爲肆州大中正，皇帝特下詔允許。升爲驍騎將軍，負責華林園的

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泉池西，采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悦之，以時臨幸。

皓貴寵日升，關豫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産盈積，起宅宫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内，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禄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

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閤劉冑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冑、常季賢、陳掃静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别，食椒而死。

冑字元孫，後位直閤將軍。

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厩閑。

掃静、徐義恭，并彭城舊營人。掃静能爲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敘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掃静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静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

各項製作。茹皓生性善於工技，多有興建，在天泉池西造山，采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從汝、潁兩地運來竹子，點綴其間。山上山下，建造樓觀，種草植樹，很有野趣。皇帝很滿意，常來游玩。

茹皓日益受寵，參與政事，太傅、北海王元詳以下都敬畏他。茹皓娶僕射高肇的堂妹爲妻，是皇帝的伯母，迎親那天，元詳親自前去，以馬匹等物作禮物。茹皓又替弟弟聘娶安豐王元延明的妹妹，延明耻於同這些非舊流交往，不答應。元詳勸他説："欲覓官職，爲何不與茹皓結親?"延明纔同意了。茹皓很聰慧，恭敬謙讓，潛心經營，私下接受饋贈，貨物滿庫，在宫西建宅，朝廷顯貴也無法比及。當時皇帝雖親理政務，茹皓常在宫内住，留宿不回家，傳令可在禁宫門庭内奏請事務。不久，改任光禄少卿。還想擁有殊榮，打算陳述在馬圈跟隨先帝的功勞，希望再有榮耀之舉。

當初，趙脩、茹皓受寵，北海王元詳都依附他們。又有直閤劉冑本是元詳薦舉，常感恩。高肇一向嫉妒諸王，常謀求陷害他們，知道元詳與茹皓等關係密切後，就構織他們的罪狀，説茹皓等人另有圖謀。宣武帝就召來中尉崔亮，命他奏述茹皓、劉冑、常季賢、陳掃静四人利用權勢納賄和暗中圖謀等事。當天就捉拿茹皓等，都押到南臺，第二天，奏請處决他們。茹皓的妻子披頭散髮走出廳堂，哭着迎他。茹皓徑直入内哭别，吃椒而死。

劉冑字元孫，後來官至直閤將軍。

季賢從主管馬厩發迹，宣武帝起初喜好騎馬，他因此獲寵。官至司藥丞，仍兼管馬厩。

掃静、徐義恭，都是彭城舊時軍營中的人。掃静能爲宣武帝執掌梳頭事，義恭善於取用衣服，都憑藉能説會道，早晚住在宫中，一樣受寵，官職相當。兩人都奉承茹皓，茹皓也顧及他們。而掃静更爲親密，與茹皓常伴左右，常不回家休息。茹皓身死，掃静也在家中死去。義恭小心謹慎，茹皓等死後，他更受寵幸。宣武患病，義恭日夜扶抱，宣武逝世在他懷中。義恭依附元

于懷中。義恭諂附元叉，叉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禄大夫。

叉，元叉凡有奢華的宴席，他大都在其中。官位至左光禄大夫。

趙邕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案磨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托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荆州大中正，出爲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禄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荆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黄門。

後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趙邕字令和，自稱是南陽人。膚白而鬚眉俊美。司空李冲顯貴受寵時，趙邕因年少端正謹慎，進出他家，能勝任案頭磨墨跑腿的差事。李冲讓他與幾個兒子游玩相處，有人繫帶拜見李冲，當時托他溝通。太和年間，到皇帝身邊供事，官至殿中監。宣武帝即位及親政後，仍任原職。稍微與趙脩拉上宗族關係，但也不是十分依附他。趙邕的父親趙怡，因趙邕受寵，被召入授太常少卿，不久做荆州大中正，出任荆州刺史。趙怡爲母親辦理喪事，安葬在宛城南邊的趙氏舊墟。後授金紫光禄大夫，死後，贈相州刺史。宣武帝每次往來郊祭及祭祖，趙脩總以常侍兼侍中的身份陪乘，而趙邕因兼任奉車都尉，執繮同乘一車。當時人們私下議論，稱爲二趙。因爲趙姓出自南陽，遷歸荆州。趙邕調任給事中，南陽中正。因爲父親是荆州大中正，作罷。宣武帝去世後，趙邕兼任給事黄門。

後來任幽州刺史，執意與范陽盧氏結親，女子的父親早已去世，她的叔叔答應了，而母親却不依。母親是北平陽氏，帶着女兒回娘家躲避，想免去婚約。趙邕便拷打她叔父而至死。陽氏上訴伸冤，趙邕因犯罪被處死。適逢大赦，免死。孝昌初年，去世。

侯剛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宫，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

侯剛字乾之，是河南洛陽人。祖先是代郡人，出身低微。年少時因擅長烹調，有機會爲皇帝進膳食，逐漸升至嘗食典御。宣武帝因他本性剛直，賜他名叫剛。慢慢升任左中郎將，帶着刀劍在皇帝身邊，後來擔任太子中庶子。宣武帝去世，侯剛與侍中崔光到東宫迎立明帝，不久授衛尉卿，封爵武陽縣侯。旋即任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平年間，侍中游肇出任相州，侯剛對靈太后説：“昔日高氏專權，游肇敢於抗衡不屈從，僅出任一藩之長，不能盡顯其才德。應當召入輔弼聖主。”太后認爲很好。

之。

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户，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叉執政，剛長子，叉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爲枝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

侯剛受寵任要，江陽王元繼、尚書長孫承業都將女兒嫁給他的兒子。司空、任城王元澄因爲他發迹於厨房，私下侮辱他說："此人近來爲我備飯。"但他仍安坐對答，待人恭敬不減。後來侯剛因掠殺試射羽林，被御史中尉元匡彈劾，判處他大辟。尚書令、任城王元澄爲他向靈太后說情，請祇令他削封三百户，免去嘗食典御。侯剛從此頗爲失意。他自從太和年間送食成爲典御，經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近三十年，到這時纔解除。御史中尉元匡解職後，侯剛因太傅、清河王元懌的舉薦，任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領軍元叉執政後，侯剛的大兒子，是元叉的妹夫，便引薦他任侍中、左衛將軍，恢復領嘗食典御，作爲羽翼。又領御史中尉。侯剛認識到軍隊剛興起，國家資金不足，請求用自己的俸禄糧食，賑濟軍人，送到部隊。明帝表示贊成。

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叉之解領軍，靈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叉，逼脅內外，降爲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孝昌元年，任領軍。起初，元叉被解去領軍職務，靈太后認爲元叉心腹過多，恐怕難以控制，所以暫用侯剛代替他，意在安定。不久出任冀州刺史。他在赴任途中，詔令揭露他的朋黨元叉，威脅內外，將他降爲征虜將軍，其餘的都被免職。死於家中。永安年間，追贈司徒公。侯剛因上谷以前有侯氏，便以那裏爲家鄉。

徐紇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主書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爲雁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叉，大得叉意。

徐紇字武伯，是樂安博昌人。家世清貧。少時勤學，因長於文詞受到稱揚。宣武帝初年，從主書升任中書舍人。奉承趙脩，趙脩被殺後，他受牽連遷到枹罕。雖在流放勞役中，志氣不減。依舊例，捉住五個逃役流兵的人，便可免去勞役，徐紇因此得以回去。過了很久，又任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元懌把他當作文書。等元叉謀害元懌後，他出京任雁門太守，聲稱母親年邁而辭郡職。不久喬裝打扮去事奉元叉，甚合元叉之意。

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

靈太后重新執政，因徐紇曾被元懌優待過，

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黄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黄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并稱文學，亦不免爲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當公斷决，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嘆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内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

又將他從服母喪期間起用爲中書舍人。曲意事奉鄭儼，因此特别受到信任。不久升爲給事黄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令全由他起草。有時遇有急事，讓幾個吏人執筆，他或踱步或躺卧口授，吏人分别記録，依次辦成，不失事理，雖無不俗之才，都能適用。當時黄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并稱文學良才，也都替徐紇執筆，接受他的指教。徐紇機智善辯，當衆斷案，終日不覺辛勞。長時間在宫中，很少休息。當時還與僧人講談論辯，有時通宵達旦而毫無倦怠，僧人及其他人嘆服他。但是徐紇性情浮躁，羡慕權利，外表看似忠誠正直，實質上諂媚討好。當時若有勝過自己的豪傑，他一定要超越凌駕；對書生貧士，則故意做出禮遇的姿態。如此醜態，讓有識之士鄙視他。徐紇爲皇帝心腹，參與决斷機密，權傾一時，遠近趨附。他與鄭儼、李神軌的恩寵權力相當，當時人稱爲徐、鄭。

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説靈太后以鐵券間尒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匹，東走兖州。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説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説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但是他没有治國大略，喜好施小技，勸説靈太后許諾以鐵券離間尒朱榮身邊的人。尒朱榮知道後，非常不滿，請求殺他。尒朱榮即將進入洛陽，已經攻克河梁，徐紇假傳詔令夜晚打開宫殿大門，牽走十多匹驊騮御馬，向東奔赴兖州。當時羊侃是泰山太守，徐紇前去投奔，勸説他命令發兵。羊侃聽從了，於是聚兵叛亂，助徐紇圍攻兖州。孝莊帝初年，派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帝共同討伐他。徐紇自量不敵，勸説羊侃向梁求援兵，羊侃相信了，徐紇便投奔了梁。他有文筆駁論十卷，很多散失，或許還有流傳下來的。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宫，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并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

宗愛，不知此人來歷，因犯罪廢爲閹人，經歷瑣碎小職到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旦，太武帝在長江上大聚會，分别賞賜衆臣，封宗愛爲秦郡公。景穆監國時，每件事都嚴察，宗愛天性凶暴，很多行爲不合法，每每被景穆懷恨。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在東宫供事，暗攬權勢，太武帝有所耳聞。兩人與宗愛都不和睦，宗愛擔心道盛等人追究自己的事，就構織他們的罪上

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

告，詔令在都城大街上斬殺道盛等。當時太武帝大怒，景穆因此憂悶而死。

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决。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宫，而與吴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宫内，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此後，太武帝追悔悲痛不已，宗愛害怕被殺，便謀反。正平二年春，太武帝暴死，是宗愛所害。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蘭延、和疋二人商議，認爲文成年幼，想立年長的君主，徵召秦王元翰，安置在秘室裏。薛提認爲文成是嫡子，不能廢去而另立他君。蘭延等猶豫不决。宗愛瞭解他們的密謀。起先宗愛有罪於太子，而與吴王元余一向和睦，便秘密迎立元余，從中宫便門進入，假傳皇后命令徵召蘭延等。蘭延因宗愛地位低賤，沒有懷疑，都跟着入宫。宗愛預先派三十個太監拿着棍杖站在宫内，等蘭延等人一進門就依次捆綁，在殿堂斬殺。捉住秦王元翰，在永巷將他殺掉，而迎立元余。元余以宗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録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内外憚之。群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黄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宗愛迎立元余後，位居首輔，總領三省，兼總領内外軍隊，坐着召見公卿大臣，大肆專權，内外都懼怕。衆人都認爲他定會釀成趙高、閻樂這樣的大禍，元余也起了疑心，就圖謀奪去他的大權。宗愛大怒，派小黄門賈周等在夜晚殺掉元余。文成即位，殺掉宗愛、賈周等，都處以五刑，滅三族。

仇洛齊　段霸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還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爲訪其舅。時東方

仇洛齊是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來自馮翊重泉。仇款任官於石季龍末年，遷移到鄴南枋頭。供職於慕容暐，任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有兩個兒子，大的叫仇嵩，小的叫仇騰。仇嵩供職於慕容垂，遷到中山居住，官位到殿中侍御史。仇嵩有兩個兒子，大的叫仇廣，小的叫仇盆。仇嵩妹妹的兒子洛齊，出生時不像男孩，仇嵩收養做兒子，因此改姓仇。起初，仇嵩的大女兒頗有姿色，爲冉閔的妻子。冉閔被打敗後，進入慕容儁的國中，又被轉賜給盧豚，生下兒子魯元。魯元受到魏太武帝的寵愛，他知道外祖父仇嵩已死，衹有三個舅舅，常常向皇帝提

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宫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黄門侍郎。

起。皇帝讓他探訪舅舅。那時東方很少有做官的，仇廣、仇盆都不願去平城。洛齊一人請求前去說："我是養子，不能盡人道，應當替兄弟嘗試禍福。"於是騎驢趕往京城。魯元等他將到時，集合一百多跟隨的人騎馬到桑乾河去迎接，見到他就下拜，跟隨者也一樣致敬。入宫報告太武帝。太武帝問他舅舅的才用志向，魯元說："我的舅舅不幸，天生是閹人，衹希望能爲陛下守宫闈。"却不說他是養子。皇帝同情他，召引來加以任用，賜爵文安子，逐漸升爲給事黄門侍郎。

魏初，禁網疏闊，人户隱匿，漏脱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户人樂葵，因是請采漏户供爲綸綿，自後逃户占爲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户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户口錯亂，不可撿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凉，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内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

魏初，法令寬鬆，人户隱匿，脱籍的很多。東邊幾個州平定後，綾羅户民樂葵，因而請求搜取漏户去生産綸綿，此後逃籍户被占用來織綾羅的不衹一處。所以雜營户到處都是，不屬於郡縣，繳納賦税少，人多依附豪門大家，户口混亂，難以清查。洛齊奏請商議罷免雜營户，全部屬於郡縣。跟隨皇帝出征平凉，因有功破格提拔爲散騎常侍。又加授中書令，爵位升爲零陵公，拜授侍中、冀州刺史、内都大官。死後，謚號爲康。養子仇儼，承襲爵位。

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太武帝時，另有一人段霸，因謹慎幹練受到賞識。歷位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晋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宫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王琚，是高平人。自稱本是太原人，高祖父王始任晋豫州刺史。王琚因泰常年間受刑，進入宫内。謹慎守規矩，很久纔被任用，慢慢升爲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帝因王琚歷年侍奉前朝，非常公正，授散騎常侍。後來經歷官位冀州刺史，暫任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帝、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臨他家。回到京城，因他年老，授散騎常侍，在家頤養天年。前後賜給的車馬、衣物，不計其數。又降爵爲公。不顧年高跟隨皇帝從平城遷到洛陽。常喝牛奶，面色如同童子。終年九十歲，贈冀州刺史，謚號爲靖公。

趙默

趙默字文静，初名海，本凉州隸

趙默字文静，當初名叫趙海，本是凉州隸

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術，晋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凉州平，没入而爲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内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宫，禄賜優厚。

户。自稱祖先是河内温地人，五世祖趙術，晋朝末年是西夷校尉，因而居住在酒泉安彌縣。趙海出生時凉州平定，收編成閹人，因此改名爲默。容貌端正，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幾次升遷任選部尚書。謹慎自勵，爲官在任推選人才，很爲得體。加授侍中，進爵河内公。獻文帝打算傳位給京兆王元子推，詢問群臣，都唯唯諾諾，不敢先進言，祇有源賀等義正辭嚴，不肯奉詔。獻文帝發怒，臉色都變了，又來問趙默。趙默説："我以死擁戴皇太子。"獻文帝沉默良久，便傳位孝文。孝文帝即位，趙默得到兩宫寵幸，俸禄賞賜優厚。

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州，選部監公孫蘧爲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争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禄，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勛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爲州，臣實爲惑。"於是默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默爲監藏。因黜爲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逾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罪，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

那時尚書李訢也受到獻文帝的寵愛，與趙默一同控制選部。李訢奏請中書侍郎崔鑒任東徐州長官，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任荆州長官，選部監公孫蘧任幽州長官，稱他們都有才能，實際上是有私情。趙默厭惡他損壞選部體制，所以在殿庭上争辯道："據功授官、因爵供禄，是國家的法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功勛才能都有，不過與郡守相同。現在李訢讓他們都去任州官，我實在疑惑。"因此趙默與李訢結成很深的怨隙。李訢竟然讓趙默做監藏。將他降爲門士。趙默廢寢忘食，謀求報復前怨。過了一年，返朝任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又和從前一樣兼職在選部。當李訢犯了罪，趙默便羅列其罪以誅殺他，然後食甘寢安，專心於職任。

出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出京任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奉公且清廉節儉，助成公務私事。後來任冀州刺史時逝世，追贈司空，謚號爲康。

孫小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殺，小没入宫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内侍東宫，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

孫小字茂翹，是咸陽石安人。父親孫瓚，是姚泓的安定護軍，被赫連屈丐殺死，孫小被籍没施受宫刑。恰逢魏平定統萬，就遷到平城。進入東宫服侍太子，以聰明有見識有智略聞名。没過多久，改爲西臺中散。太武帝到瓜步，考慮到北寇之患，賜爵孫小爲泥陽子，任留臺將軍。皇帝回到都城，他就請皇上追贈父親孫瓚謚號，要

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

求再加改葬。詔令追封孫瓚爲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號爲戴。

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孫小後來任并州刺史，進爵爲中都侯。并州内的四個郡一百多人，到京城頌揚他的政績教化。後來調任冀州刺史，聲譽比以前稍遜。然而他爲官清廉，當時的州官，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性情冷酷，對待子女，驅趕鞭打，如同對待仇敵一樣。孫小任并州刺史時，任郭祚爲主簿。看重郭祚的文才，讓他兼任書記，當時的人多稱頌他。

張宗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晋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事晋。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爲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

張宗之字益宗，是河南鞏縣人。出身貧賤。父親張孟舒，晋將劉裕西征時，授代洛陽令。起初，緱氏宗文邕謀反，脅迫孟舒等爲晋作戰。孟舒戰敗，逃跑得免。宗之被抓進京城，受腐刑。因爲忠厚謹慎，提拔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任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依例降爲侯。任冀州刺史時死去，追贈懷州刺史，謚號爲敬。

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蕭被命在内，豫見訪采，數蒙賜賚云。

起初宗之娶南邊來的殷孝祖之妻蕭氏，她是宋儀同三司思話的弟弟思度的女兒，非常熟悉女子禮儀服飾的舊規定。太和年間，開始制定六宫的服章法，蕭氏在受命之列，預先受到采訪，多次蒙恩受到賞賜。

劇鵬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爲耻。孝文遷洛，常爲宫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劇鵬，是高陽人。瀏覽經書史籍，熟悉吏事。與王質等一起充任宦官，性情坦率，不認爲做太監可耻。孝文帝遷都洛陽，劇鵬常作爲宫官承擔事務。幽后受到薛菩薩蠱惑時，劇鵬暗中勸阻她，没有被聽從，他便憂憤而死。

張祐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内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

張祐字安福，是安定石唐人。父親張成，任扶風太守，太武帝末年，因犯事被殺。張祐受到宫刑，因多年的功勞升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聽政，宦官參政，張祐在衆多宦官中最受寵幸，官至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總管内藏曹。不久監都曹，加授侍中，與王叡等一起進入八議。太后贊許他忠誠，爲他建造頭等府

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内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

第。建好後，孝文帝、太后親自率領文武大臣前往其宅，舉行大宴會。拜他爲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在太華庭接受官職，在宮城南預備了儀仗，觀看的人引以爲榮。孝文帝、太后親自到他的住宅，宴請百官。張祐性情恭謹嚴密，進出宮廷機樞二十多年，没有出現過失。因此倍受寵愛，經常受賞，家中積貯巨額資財。同王質等十七人，一起受賜金券，允許犯死罪可以免死。去世後，孝文帝親往吊唁，詔令鴻臚官負責喪事。追贈司空，謚號爲恭。安葬那天，皇帝親自送到近郊。

張祐的養子顯明，後來名叫張慶，從小在宮内任職，相貌堂堂，江陽王元繼將女兒嫁給他作妻子。承襲爵位，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

抱嶷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没入内宮，受刑，遂爲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黄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匹，以供喪用。并别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禄，乃出爲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爲

抱嶷字道德，是安定石唐人，居住在直谷。自稱祖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任安定太守。董卓時期，擔心被殺而改姓，就定居安定。後來就不得而知了。抱嶷年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他家受叛逆牽連。等到乾王失敗，父親張睹生逃走得免。抱嶷與他母親被充入宮内，受閹而成宦官。他小心謹慎，多次升官爲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總彙群臣進言，任職於機樞，各種奏議，必定據理直抒己見。孝文帝、文明太后贊賞他，任他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寵愛他後，便召他父親睹生，任命爲太中大夫。將要回去時，在皇信堂接見他，孝文帝握着他的手説："您老回程，幾天可以到達？路上當心！"他受到如此的寵幸。睹生死後，追贈秦州刺史，謚號爲靖。賜八十斤黄金，八百匹彩綢和絹，用來辦理喪事。并且另派使臣慰問。加授抱嶷大長秋卿。抱嶷年老有病，請求出京任官，於是出任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即將前去涇州時，孝文帝在西郊樂陽殿爲他餞行，賜給他御用白羽扇。太和十九年，以刺史的身份跟隨皇帝南征，因爲是年老的舊臣，常被皇上慰勞問候，多次稱道他爲官正直。允許他騎馬出入行宮中，與司徒馮誕同等待遇。軍隊返回，抱嶷回到涇州。自認爲是故老舊臣，爲政多遵循舊法，不能依從新

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侄甥婿，略無存潤。卒於州。

制。輕視怠慢士族，疏於應酬。天性冷酷無情，即使是弟侄甥婿，也没有一點照顧。在涇州去世。

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争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奸。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罪。"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

抱嶷先是以堂弟老壽作爲後嗣，又收養太師馮熙的兒子次興。抱嶷死後，兩人争着繼嗣。抱嶷的妻子張氏上訴歷時一年，得以立馮熙的兒子爲後。老壽也上訴，最終得以繼承爵位，次興回到他的本族。老壽很刻薄，沉迷酒色。御史中尉王顯上奏説："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放蕩不羈，换妻行奸。臭名醜聲遍及朝野，充塞道路。有三個兒女，不知是誰所生。從未聽説過這樣的人倫，禽獸不如。請因這些事情免去官職，交付廷尉論罪。"詔令許可。老壽死後，他從前的奴婢有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的祖輩父輩都建碑刻銘，在故鄉建立，傳聞説西方直谷出了兩個貴人。

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石榮自從遭受彈劾後，便被廢除爵位。兒子長宣，任南兗州刺史，參與侯景叛亂，被處死。

王遇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爲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鉗耳氏。宣武時，改爲王焉。自晋已來，恒爲渠長。

王遇字慶時，原名他惡，是馮翊李潤鎮羌人。與雷、党、不蒙都是羌人中的大族。自己説祖先姓王，後來改爲鉗耳氏。宣武帝時，改爲王姓。自晋以來，一直擔任部落頭目。

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爲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爲光禄大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

王遇因事牽連而受腐刑，幾次升爲吏部尚書，爵位宕昌公。出任華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幽后在此之前被廢時，王遇説了很多她的過失。等幽后後來受寵了，孝文帝對李冲等人講幽后没有過錯，而説王遇有毁謗的罪責，於是免去他的官職，奪去爵位。宣武帝初年，任光禄大夫，恢復爵位。馮氏去當尼姑，官府民間很少供給撫恤，王遇自認爲曾經侍奉過她，仍互相往來、恭敬拜見，不減從前的尊重。

遇性工巧，强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内外諸門制

王遇懂得建造房屋，特别擅長規劃。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室，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擴修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内外諸門，都由王遇監製。雖然年老，朝夕不倦。

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僚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爲之造宅，增於本旨，笞撃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又擅長人情事理，留意酒食間的交情。每逢官僚舊友，招待酒飯精美豐盛。但他追逐名利，趨炎附勢。趙脩受寵時，王遇極力依附他，受命爲他建造住宅，超過原來規劃，鞭打匠人，没有人不怨恨他。在任時去世。起初王遇生病時，太傅北海王與太妃都去探候，看到他病危，爲他流淚。王遇善於趨奉權貴，致使他們如此悲痛。追贈雍州刺史。

苻承祖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苻承祖是略陽氐族人。因事成爲閹人，受到文明太后的寵愛，賜爵略陽公。歷任吏部尚書，加授侍中，掌都曹事。起初，太后讓承祖處腹心之位，詔令允許犯死罪時免死。後來承祖因貪贓應判死罪，孝文帝赦免了他。命他解職待在家裏，授以悖義將軍、佞濁子。一個多月後便死去。

王質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内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爲大長秋卿，卒。

王質字紹奴，是高陽易人。他家因事受牽連，幼年時被閹。很懂書學，任中曹吏、内典監。慢慢升爲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升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改選部尚書。出京任瀛州刺史，初步推行風化，人們都敬畏服從他；而且刑政嚴厲，號稱威酷。孝文帝眷念他的忠誠勤勉和舊情，遇到行止重大事情、馮司徒逃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都賜令王質詔書手寫。無不委托於他，如同親屬顯貴，都由王質參加意見。入京爲大長秋卿，去世。

李堅 秦松 白整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禄大夫，贈相州刺史。

李堅字次壽，是高陽易人。文成帝初年，因事牽連成爲閹人，逐漸升任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皇帝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但也受重用。宣武帝初年，由太僕卿出京任瀛州刺史。在瀛州的榮耀跟王質一樣。在任時接受財物，家產無數。任光禄大夫時去世，追贈相州刺史。

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并

太和末年，還有秦松、白整，官位都是長秋

長秋卿。

劉騰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

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勛，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當爲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奸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

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内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叉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叉爲外禦，騰爲内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决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

卿。

劉騰字青龍，本來是平原城人，遷移到南兗州的譙郡。幼年時因事牽連受刑，補充到小黃門，轉到中黃門。孝文帝在縣瓠時，問他宮禁中的事情，劉騰詳細地說了幽后的隱私，與陳留公主所告發的相符合，因此升爲冗從僕射，仍在中黃門。後來與茹皓被派到徐州、兗州，召集挑選民女。回來後，升任中給事。

靈太后臨朝聽政，因他與于忠有保護的功勛，任崇訓太僕，加授侍中，封爵長樂縣公。他的妻子魏氏爲鉅鹿郡君，每次讓她進宮，受到的賞賜僅次於各個公主外戚。收養的兩個兒子，任郡守、尚書郎。劉騰曾經病重，靈太后擔心他可能無救了，升任衛將軍、儀同三司。後來病好了。劉騰受任那天，孝明帝本當臨朝，恰逢颳起很冷的風，便派使臣持符節授任。劉騰從小充當宮役，不知如何書寫，僅知道簽名而已。然而他精於詭謀，善於揣摸人意。靈太后臨朝聽政，特別受到寵幸，把很多事情委托他，内外機密瑣事，忙碌不停。洛水北面的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的三座寺廟，都是他主持修建的。

吏部曾經迎合劉騰意圖，奏請讓他弟弟做郡守，帶領戍兵。因人事資歷違規超越，清河王元懌擱置没有上奏。劉騰因而懷恨，就與領軍元叉謀害了元懌，在宣光殿廢靈太后。宮門日夜關閉，内外隔絕。劉騰自己掌管鑰匙，明帝也不能見到靈太后，祇許傳送飯食而已。太后衣服膳食的供給都被廢止，免不了又飢又寒。又派中常侍賈粲藉口侍奉明帝讀書，密令防範伺察。元叉任劉騰爲司空，内外擅權，兩相配合。元叉作外禦，劉騰爲内防，交替值宿宮禁，共同裁定賞罰。劉騰於是與崔光同樣接到詔令，乘步挽車進出殿門。四年之中，生殺大權，掌握在元叉、劉騰的手裏。朝廷的高級官員，早晨先造訪劉騰的住宅，領受他的旨意，然後纔到省府；也有等候一整天還不能見到他的。公家私人的囑托和請求，祇看財物的多少。車船帶來的財利，水陸通通搜刮無遺；山川豐饒的物産，他都牢牢抓在

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于位，中官爲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尸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閹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

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財産。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手；剥削六鎮，開通互市，年收入利息以萬萬計。又常役使宫中女官，常常受賄，婦女器物也公然接受下來。强奪鄰居，擴建屋宇，天下人都受其害。任官時逝世，宦官義子爲他披麻戴孝的達四十多人。劉騰建住宅時，奉車都尉周恃爲他卜算，不吉利，極力勸止他。劉騰發怒不聽。周恃對人説："必定在三、四月之交時有災禍。"到這時果然死去。廳堂剛剛建成，停尸其中。追封太尉、冀州刺史。安葬時，閹官因爲舊恩穿戴孝服的有幾百人；朝廷官員都去了，車蓋相連，遍及郊野。魏初以來，有權的宦官生死之時的榮耀，没有比得上他的。

靈太后重返朝政，追奪他的爵位，發掘他的墳墓，散露尸骨殘骸，没收家産。後來劉騰所收養的一個兒子叛逃到梁，太后十分生氣，將劉騰其他的養子遷到北部邊地，不久又派密使在汲郡追殺了他們。

賈粲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叉、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禄勳卿。專侍明帝，與叉、騰等伺帝動静。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叉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

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叉、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内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賈粲字季宣，是酒泉人。太和年間，因事牽連受腐刑。廣泛瀏覽書籍。與元叉、劉騰等一起出謀劃策，升爲光禄勳卿。專門侍奉孝明帝，與元叉、劉騰伺探明帝一舉一動。右衛奚康生謀殺元叉時，靈太后、明帝一同在宣光殿臨朝，左右侍臣，都站在西階下。康生被抓囚禁後，賈粲哄騙太后説："侍官驚恐不安，需陛下親自去安慰。"太后相信了，剛下殿，賈粲便扶明帝走出東墻，前往顯陽殿，將太后關閉在宣光殿。賈粲是元叉的同黨，在京城同樣威風。自稱籍貫在武威，是魏太尉文和的後代，就遷往那裏。當時武威太守韋景迎合賈粲意旨，讓他的哥哥賈緒爲功曹。賈緒當時年近七旬。不久，又任賈緒爲西平太守。

靈太后重返朝政，想殺賈粲，因元叉、劉騰的黨羽不少，恐怕驚動京城内外，纔放棄了。讓賈粲出任濟州刺史。不久，派武衛將軍刁宣從驛道馳馬追殺了他。

楊範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

楊範字法僧，是長樂廣宗人。文成帝時，

文成時，坐事宫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爲中尹。靈太后臨朝，爲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爲華州刺史。中官内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爲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爲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因事牽連受宫刑，被王琚收養，恩情如同父子。漸次升爲中尹。靈太后臨朝聽政，任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任華州刺史。宦官内侍顯貴的，靈太后都答應他們出任地方長官，因楊範年紀大跪拜困難，所以成全他的請求。父子接受賄賂，被御史追究，於是免官在家。後來任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去世。

成軌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罪刑，入事宫掖。以謹厚稱，爲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禄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爲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成軌字洪義，是上谷居庸人。小時候因犯罪受刑，進入宫禁奉事。以謹慎忠厚見稱，任中謁者僕射。孝文帝有什麽想法，成軌觀察他的臉色，適時地奏請，往往合皇帝之意。跟隨皇帝南征，專送御食。當時孝文帝身體不適，成軌常常住在宫中，晝夜侍候毫無懈怠。延昌末年，升爲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禄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因爲勤勉和老臣封爵始平縣伯。明帝寵幸的潘嬪拜成軌爲義父，他很受宦官敬畏。後進爵爲侯，任衛將軍時去世，追贈雍州刺史，謚號爲孝惠。

王溫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宫，溫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爲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光禄大夫、光禄勛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王溫字桃湯，是趙郡欒城人。父親王冀，是高邑縣令，因事牽連被殺，王溫與哥哥王繼叔都充任宦者。漸升爲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授左中郎將。宣武帝去世後，衆官到東宫迎立明帝，王溫從卧床扶起明帝，與保姆一起扶抱明帝登上帝位。高陽王元雍居宰相之位，擔心宦官結爲朋黨，讓王溫出京任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聽政後，徵入朝任中常侍，賜爵欒城伯。幾次升遷任左光禄大夫、光禄勛卿、侍中，進爵欒城縣侯。王溫自述原是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

孟欒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爲閹人。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

孟欒字龍兒，不知是哪裏人。因事牽連成爲閹人。靈太后臨朝聽政後，他任左中郎將、給事中。一向有病，面色常呈黯黑。在九龍殿下突然發病，回家後當夜就死了。孟欒剛出宫，靈太后

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匹、黄絹一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

聽到後説："孟欒一定難以康復，我很擔心他。"等到奏報他已死時，太后流着淚説："他侍奉我這樣好，却没見到我有一天高興的時候。"賜帛三百匹、十匹黄絹用來辦理喪事。第七天，靈太后爲他設置二百僧侶的齋戒法事。

平季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勛，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平季字幼穆，是燕國薊縣人。因事牽連受腐刑。幾次升遷爲新興太守。明帝去世後，與尒朱榮等人商議立莊帝。莊帝即位後，破格任肆州刺史。不久又任中侍中。因爲參與謀劃的功勛，封爲元城縣侯。永熙年間，加授驃騎大將軍，去世。

封津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宫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還常山太守。津少長宫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封津字醜漢，是勃海蓨縣人。父親封令德，娶常寶的女兒。常寶被殺，令德因連坐伏法。封津受刑，到宫禁供事。幾次升遷任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讓封津侍候明帝讀書，升任常山太守。封津從小在宫中長大，在皇帝左右供職，善於審時度勢，號稱機敏。天平初年，任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年，又任中侍中、大長秋卿，仍是開府儀同。死後，追贈司徒、冀州刺史，謚號爲孝惠。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

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仗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叉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叉。時内外喧喧，云叉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啓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叉。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叉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亶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

劉思逸是平原人。因爲犯罪，小時候受腐刑。開始是小史，幾次升遷任中侍中。武定年間，與元瑾等謀反，受到誅殺。

又有張景嵩、毛暢，都是明帝身邊的宦侍。靈太后也暗中依靠他們向明帝傳達自己的想法。元叉被奪去大權，張景嵩、毛暢頗有功勞。靈太后重返朝政，因爲妹妹的緣故，没有立即殺元叉。當時内外紛紛傳言，説元叉還要重掌政事。毛暢等害怕禍及己身，於是啓奏明帝，想詔令右衛將軍楊津暗中前去殺掉元叉。詔書寫好，尚未發出，元叉的妻子得知此事，告知太后説："景嵩、毛暢與清河王義子元亶想廢太后。"太后相信了，責備毛暢。毛暢拿出詔書草稿給太后看。

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小解。然叉妻構之不已，出暢爲頓丘太守，景嵩爲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静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太后讀後，知道没有廢掉自己的意思，心情稍微好轉。但是元叉的妻子不停地陷害他們，使毛暢出任頓丘太守，景嵩出任魯郡太守。不久下令捕殺毛暢。景嵩在孝静帝時官至中侍中，因事牽連而死。

郭秀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右丞，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彦、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録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郭秀，是范陽涿縣人。奉事齊神武帝，慢慢升爲行臺右丞，封爵壽陽伯。受寵日重，多次受賄，掌進退人事大權。張伯德、祁仲彦、張華原一類人，都深深依附他。郭秀病了，神武親去看望，詢問他想做什麽官，回答願做七兵尚書，任命的公文未到就死了。家裏没有成年子弟，神武帝親臨他的住宅，親自讓人清理記録他家的資産、粟帛的多少，然後離去。追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讓他的兒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的人同學讀書。起初，郭秀嫉恨楊愔，欺騙威脅他逃走。郭秀死後，楊愔回來，神武帝追恨郭秀，當天斥責趕走孝義，終生不再提起。

和士開

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静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爲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黄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

和士開字彦通，是清都臨漳人。祖先是西域經商的胡人，本姓素和氏。父親和安，恭敬敏捷善於侍奉人，漸漸升爲中書舍人。魏静帝曾在夜晚與朝中賢士聚會講論，讓和安看北斗斗柄的指向。和安説：“我不認識北斗。”齊神武帝聽後，認爲他淳樸正直，因此任他給事黄門侍郎，官位是儀州刺史。士開顯貴，死後追贈和安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號爲文貞公。

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

士開自幼聰慧，選爲國子學生，悟性敏捷，同學都很佩服他。天保初年，武成被封爵長廣王，徵召士開爲開府行參軍。武成喜好玩長矛，士開擅長這個游戲，因此有這個舉措。加之他乖巧逢迎，又能彈胡琵琶，所以得到親寵。曾經對長廣王説：“您不是天人，是天帝。”王則説：“你不是世人，是世神。”他們如此深相愛慕。文宣帝知道士開無禮，不想讓王與士臣親密，責怪他戲狎過分，將他調到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殺楊愔等人，敕令士開回都，是長廣王爲他奏請的。

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黄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疏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兖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吕芬詣宅，晝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吕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内，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晋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并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欷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

武成即位，士開漸次升任黄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黄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憎恨他，打算告發他的事情。士開於是上奏元海等人交結朋黨，想作威作福。乾和因此遭到疏斥，義雲反而給士開送禮，任兖州刺史。士開開始封爲定州真定縣子，不久進爵爲伯。天統元年，加授儀同三司，旋即又任侍中，加授開府。當遭遇母親劉氏的喪事時，皇帝聽説後十分悲傷，派武衛將軍侯吕芬到他的住宅，晝夜服侍，并勸他節哀止哭。又派侍中韓寶業手持皇帝的親寫敕令，説："我與你如同心腹，現在你痛失親人，我與你一樣。應當深思至理之言，自我寬慰。"辦完喪事，吕芬等纔回去。那一天，派韓寶業用牛車迎接士開入宫，皇帝親自握着他的手，流着淚勸慰，然後讓他回去。皇帝到晋陽去，給他假期，讓他過七天再接着動身，如此看重他。連同四個弟弟，都恢復原官。天統四年，又升爲尚書右僕射。皇帝以前患氣喘病，一喝酒就大發作，士開每次勸諫都不聽。後來皇帝氣喘病突發，又想飲酒，士開泣不成聲。皇上説："你這是不言之諫。"因而不飲酒。直到冬天，公主下嫁段氏，皇上到平原王府第去纔飲酒。又任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

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内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唤。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説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悦，於是委趙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

武成帝出外巡視，或者在宫内宴賞，衹片刻就要與士開相見。有時士開幾個月不回家，一日幾次進宫；有時允許他回去後，旋即去追回，在未至之間，甚至接連派人騎馬催唤。奸詐諂媚日漸厲害，受寵却日漸深厚，先後賞賜，不可勝數。言行舉止，極爲鄙褻，夜以繼日，不再有君臣之禮。以致勸武成帝説："自古帝王，盡成灰土，堯舜、桀紂，有何不同？您應乘年輕及時尋樂，爲所欲爲，這樣快活一天勝過千年。國事交付大臣，還怕他們不辦？不要太勤勉約束自己了。"皇帝十分高興，於是委托趙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宫。皇帝三四天纔坐朝一次，寫幾個字而已，話很少，一會兒就罷朝入宫。當皇

東宫。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絶於士開之手。

上在乾壽殿養病，士開服侍喂藥。皇上稱士開有伊尹、霍光的才能，誠摯地囑托他後事，臨終時握着他的手説："不要辜負我。"握着士開的手而死。

後主以武成顧托，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遥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别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遥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宫在殯，事太匆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并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

後主因爲武成帝的顧命囑托，委士開以重任。又因以前就受到胡太后的寵愛，因此更加親密。趙郡王元叡與婁定遠、元文遥等謀劃廢掉士開，還請來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同謀劃。當太后在前殿勸朝臣們飲酒之際，元叡當面陳述士開的罪過説："士開，是先帝的弄權大臣，城狐社鼠，接受賄賂，污亂宫廷。我們義不容辭，冒死陳述。"太后説："先帝在時，你們爲何不説？現在想欺我孤兒寡母嗎！衹管飲酒，不要多話。"元叡詞嚴色厲。安吐根接着進言："我本是經商的胡人，得以排在諸位權貴的後面，既然蒙受厚愛，怎敢惜死？不廢士開，朝野不寧。"太后説："他日再議，你們暫且散席。"元叡等人有的將帽子扔在地上，有的拂袖而起，怒吼陳詞，無所不説。第二天，元叡等又在雲龍門讓文遥進奏，連着三次，太后不聽。段韶呼唤胡長粲傳話給太后。太后説："先帝靈柩還停放着，事情太突然了，還望諸王再三考慮。"趙郡王等便一起拜謝。長粲去回覆太后。太后對他説："成全我們母子家業是你的功勞。"重重賞賜元叡等人而散去。

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并可以爲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爲兖州刺史，文遥爲西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

太后及後主召來士開詢問，士開説："先帝在群臣中，對我最好。陛下居喪初始，大臣們便都有所企圖，今天如果趕走我，正是剪掉您的羽翼。應當對元叡等説，文遥與我同被任用，怎能一去一留，可以一起去做州官。再説依過去的出納制度，等過了安葬然後派遣。元叡等以爲我真的要走，心裏一定高興。"後主及太后告訴元叡等人，依他們所説的，任士開爲兖州刺史，文遥爲西兖州刺史。安葬先帝結束後，元叡等催促士開上路。士開用車送美女珠簾及各種珠寶古玩去拜訪婁定遠，感謝道："幾個權貴想殺我，蒙受

"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宫。"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録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

您的恩情賜我活命，任作方伯。今天奉命離開，且送您兩個女子、一挂珠簾。"定遠十分高興，對士開説："還想再回來嗎?"士開説："在宫内久了，常常内心不安，不願再回來了。"定遠信以爲真，送他到門口。士開説："今天遠行，想見兩宫話别。"定遠答應了。因此得以見到後主和太后，進言道："先帝一旦離去，我恨不能自死。看朝臣的意向，想讓您成爲乾明。我走後，定有大變故，還有什麽面目去見先帝！"説完大哭。後主和太后都哭了，問該怎麽辦。士開説："我已進來，還有什麽可擔心的？祇需要幾行詔書而已。"於是詔令定遠任青州刺史；責備趙郡王元叡是不忠之臣，召他進宫後殺掉；又任士開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退還士開所送禮物，加上其他珍寶送給他。武平元年，封士開爲淮陽王，不久任尚書令，還録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禄。

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遂與太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性好内，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厙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謡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録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説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并支解，

武成帝時，經常讓士開與太后握長矛，又進出卧房，便與太后淫亂。武成帝去世後，更加放縱。琅邪王元儼厭惡他，與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圖謀誅殺他。伏連調動京城内外軍士靠近神武千秋門外，并且私自管理約束，不讓士開進殿。士開雖是領軍，平常喜歡在宫内，大多很早出來，即使應當值班也必須回家，晚上纔來。門衛們都不在意。到了早晨，士開依舊早晨參見，厙狄伏連拉着士開的手説："今天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交給他一函説："有敕令，命你到臺府去。"派軍士護送，禁閉在治書侍御廳事。元儼派都督馮永洛到臺府殺了他。以前鄴下有童謡説："和士開，當入臺。"士開以爲是進宫上臺，到此果然應驗。元儼命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帶領令史到他住宅登記家口，自己帶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宫。斛律明月勸説後主親自勸告軍士，軍士果然散去。隨即斬殺伏連及王子宜，并肢解其尸體，棄尸在殿西街。其餘以辮束頭、反臂綁縛，交付趙彦深在涼風堂審問，死的十餘個。皇

棄尸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定。

帝哀悼士開，幾天不理朝政。後來懷念不已，詔令起用他的兒子道盛爲通直散騎常侍，又敕令他弟弟士休入內省，參與要政。詔令追贈和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録尚書事，謚號爲文定。

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强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士開秉性庸俗，不讀經書史傳，發言談吐，衹以諂媚爲樂。從河清、天統以後，權力威勢變大，富商大賈，早晚充塞他家，聚積的財物，不可計數。即使公府屬吏，郡縣守長，不論等級，打開文書就是任命。不知廉耻的朝士，大多依附他，更有甚者做他的乾兒子，與市井小人丁鄒、嚴興等稱兄道弟。還有一個人士，曾探視士開的病，碰見醫生説他傷寒極重，應當服用黃龍湯，士開面有難色。這人便説："這藥很易吞服，您不必遲疑，請讓我爲您先嘗嘗。"端起藥一飲而盡。士開爲之感動，勉强吞服，於是出汗病愈。他的勢力在朝廷如此之大。雖然是旁門邪道侍奉他的，不分賢愚，都提升了；而正直的與他有抵觸的，也能包容他們。士開看到即將受刑被殺的人，大多營救，得以免罪後，就讓人暗示，索要珍寶，稱爲贖命物。雖有保全拯救的事，都不是通過正道。

安吐根

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爲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

安吐根，是安息胡人，曾祖進入魏，家在酒泉 吐根在魏末年出使蠕蠕國，因而留在塞北。天平初年，蠕蠕主派人到晉陽，吐根秘密告知本地情況，神武帝得以做好準備。蠕蠕果然派兵來搶劫，空手而回。神武因爲他忠誠，重重賞賜他。後來魏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姻關係，都是吐根作爲使者。吐根性情和善，頗有計策，頻繁出使入朝，受到神武親近接待。在他的本國，被人誣告，投奔神武。文襄繼承皇位，以他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逐漸升爲儀同三司，食邑永昌郡若干。皇建年間，加授開府。北齊滅亡那年去世。

卒。

穆提婆 陸令萱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奶，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録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令萱曰太姬，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

穆提婆本姓駱，是漢陽人。父親駱超，因謀反受到正法，提婆的母親陸令萱配入宮廷，提婆成爲奴僕。後主在襁褓中，讓她小心撫養，後主對她們稱乾阿奶，稱姐姐，所以受胡太后喜愛。令萱巧言善辯，百般諂媚，宮廷之中，惟她作威作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都是郡君的義子。天統初年，上奏引薦提婆侍奉後主，早晚陪侍左右，大受親昵，無所不爲。武平元年，漸升爲儀同三司，又加授開府，旋即又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武平二年，任侍中，改食邑樂陵郡若干，寵遇更加深厚。所以官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録尚書，封城陽郡王。追贈他父親爲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諂媚穆昭儀，收她作養女，因此提婆改姓穆。等穆氏立爲皇后，號稱令萱爲太姬，尊爲第一品，位在長公主之上。

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提婆嘗有罪，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

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朝廷內外，買賣官爵，貪婪地聚斂財物，每一次賞賜，動輒動用官庫之物。令萱則自太后以下都受她指揮；提婆則唐邕等人都對他小心恭敬。提婆曾經有過錯，太姬在皇帝面前罵他說："奴僕你害我兒！"兒指皇帝，奴指提婆。

斛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

斛律皇后被廢後，太后想把胡昭儀扶正爲皇后，能力有限，就用謙卑的言辭和厚禮來求令萱。令萱也因爲胡氏正受寵幸，不得已而稟告後主立她。但心想立穆昭儀，常私下對後主說："哪有兒子是皇太子，而她是婢妾的事呢?"又恐怕胡后不能通過正當途徑離間，便在外求旁門左道采取巫蠱之術，十天半月，胡氏就精神恍惚，言笑無常，後主就漸漸討厭她。令萱一天早晨忽然將皇后御衣披在穆昭儀身上，預先特地製好寶帳，以及枕席器玩，全是珍奇物品，讓昭儀坐在帳中，對後主說："有一位聖女出現了，請皇上去看她。"相見時，昭儀更是獻媚取悦。令萱道：

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悦。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

“這般人兒不做皇后，還找什麼人做皇后?”從此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不久又廢黜胡氏，以穆氏爲正嫡。推薦祖珽做宰相，殺胡長仁，都是令萱所爲。此外决定生殺剥奪給與等事，一言難盡。

提婆雖庸品厮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晋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没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并因此非命。

提婆雖庸劣低賤，而性情較和善，不大害人。沉迷於聲色，極端奢侈，上朝晚而退朝早，全然不以公事爲重。不曾殘害人，士大夫也因此稱贊他。晋州兵敗，後主退到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大小子孫都被處死，登記没收家産。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没過多久，他宣揚説將依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呼應，被誅殺。後主及齊氏諸王，都因此死於非命。

高阿那肱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晋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皋王。

高阿那肱是善無人。父親高市貴，跟隨神武帝因軍功封爲常山郡公，官位晋州刺史，追贈太尉公。阿那肱顯貴後，追贈成皋王。

阿那肱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驍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武成愛重。又諂悦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爲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仵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别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陰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

阿那肱最初任庫直，常跟隨征戰，因功封爵直城縣男。天保初年，任庫直都督。天保四年，跟隨擊敗契丹及蠕蠕，以矯勇敏捷著稱。大寧初年，任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精通騎射，諂媚而善於侍奉人，每逢宴射，深受武成厚愛。又取悦和士開，甚至相互狎戲。士開每次爲他説好話，因此更被親密善待。河清年間，任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仵城二郡幹禄。因攻破突厥，封爲宜君縣伯。天統初年，加授開府，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别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任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爵淮陰郡王，升任并省尚書左僕射，又任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

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宫侍

那肱才技庸劣，不讀文史，見識更在士開之下。奸詐算計也比不上士開。被武成寵幸後，一般在東宫侍衛，後主因而大爲厚待他。士開死

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内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良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虚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録尚書、刺史并如故。

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圍獵，晋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晋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

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内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内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

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内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

後，後主認爲他的見識氣度足以接替士開，就升他到宰輔之位。武平四年，讓他任録尚書事，又總理外兵及内省機要。昏亂的程度不像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買賣官爵和官司，不像韓長鸞憎恨良善；那肱言語少，不輕易喜怒，也不追察别人的隱私，不憑空進讒言陷害人。所以官位升至司徒公、右丞相，而録尚書、刺史都仍兼任。

當北周軍隊進逼平陽，後主在天池打獵，晋州頻繁派人急奏，從早晨到中午，驛馬來了三次。那肱説："皇上正在作樂，邊境小小戰事，本是常事，何必急奏?"天快黑時，又有使者來到，説平陽城已被敵攻陷，纔奏請皇上知道。天亮就想帶兵前去，淑妃又請求再合圍打獵，因而更是延誤時機。等軍隊開到晋州，命令那肱率前鋒部隊先進軍，并總節度諸軍。

後主到平陽城下，對那肱説："是戰好？還是不戰好?"那肱説："士兵雖多，能戰鬥的不超過十萬，傷病的及圍城部隊的炊事兵又除去三分之一。昔日進攻玉壁，援軍一來就撤退了。現在的將士難道比神武皇帝時的勇猛嗎？不如不戰，守住高梁橋。"安吐根説："一群膽小鬼，馬上刺殺擲到汾河中。"皇上猶豫不決，諸位内參説："他是天子，我也是天子，他尚且能勞師遠襲，我們爲何要不打而示弱?"皇帝説："這話有理。"於是在護城河架橋進軍，派内參責怪阿那肱説："你享盡富貴，那麽愛惜性命！"

後主帶着穆提婆觀戰，偏東邊頗有後退的，提婆害怕地説："皇上離開！皇上離開！"皇上與淑妃逃到高梁。開府奚長樂進諫道："有進有退，是兵家常事。今天士兵整齊，没有傷亡潰敗的，陛下離開這裏要去哪裏？御馬一動，人心驚慌，希望陛下迅速回去安慰士兵。"武衛張常山從後面趕來，也説："軍隊剛聚集好，非常齊整，圍城兵也没動，陛下應當回去。不相信我的話，我請求帶着内參去看。"皇帝正要聽從，提婆拉着他的胳膊肘説："這話怎麽能信呢！"皇帝於是向北奔馳。有個叫雷相的士兵，來報告道：

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爲虚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

“阿那肱派我招引西軍，走到文侯城，恐怕事情難成，所以回來告知陛下。”後主召來侍中斛律孝卿，命他察看證實。孝卿固執地説：“這人想投敵，走到文侯城，迷亂不能去，怕死而胡説罷了。”事情就此不提。回到晉陽，那肱的心腹馬子平舉報那肱謀反，又認爲是胡説，斬殺子平。於是顛沛回鄴，侍衛逃散，衹有那肱和幾十個宦官騎馬跟隨。又任那肱爲大丞相。

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爲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

後主逃跑渡過黄河，派那肱率幾千人投奔濟州關，再派人偵察周軍的進退情況，早晚馳騎來報告。那肱總是奏告：“周軍没來，我們暫且在青州招集兵馬，無須往南走。”等到周軍到了濟州關前面，所帶兵馬都逃散，那肱便投降。當時人都説，那肱想表示誠心投降周武，必須生擒齊後主，所以不立即報告周兵已到，致使後主被擒獲。那肱到了長安，授大將軍，封爲郡公，不久出京任隆州刺史。大象末年，在蜀跟從王謙起兵，被殺。

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秃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起初，天保年間，文宣帝從晉陽回到鄴，愚僧秃師在路上大叫，喊着文宣帝的姓名説：“阿那瓌最終要敗壞你的國家。”那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皇上特别忌恨他，所以每年去討伐。後來把滅亡北齊的人歸爲高阿那肱。雖是“肱”字，人們都讀作“瓌”音。這就如同“亡掉秦國的是胡”，都是天意所定。

韓鳳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

韓鳳字長鸞，是昌黎人。父親韓永興，任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

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居東宫，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唤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爲厙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彦深在凉風堂推問支黨。

韓鳳自幼聰慧精明，體力强壯，善於騎馬射箭，後來升任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爲太子時，年紀還小，武成帝挑選都督三十人，送去侍衛後主，韓鳳是其中之一。後主親自來到衆人中拉着韓鳳的手説：“都督們，看此兒到來。”因此得到賞識，數次被後主唤去一同戲樂。蔭襲爵位高密郡公，位列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被厙狄伏連等矯詔殺害，皇帝敕令讓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彦深在凉風堂審問餘黨。

其事秘密，皆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

這件事的内情，都讓韓鳳親口轉告，然後宣詔通告文武大臣。宫禁防衛，都交給他。授予侍中、領軍，總管内省機要事務。

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强弓長矟，容相推謝；軍國謀算，何由得争？"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吕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并鳳約敕責之。

祖珽曾和韓鳳在後主面前討論事情，祖珽對韓鳳説："强弓長矛，容許互相推托；軍國謀劃，怎麽能發生争執？"韓鳳回答説："各自發表意見，怎麽有文武優劣的分别！"後主將殺斛律明月，韓鳳堅決不同意。祖珽乘機進讒言，誅殺斛律明月後，有幾天後主不和韓鳳説話，後來纔恢復舊日關係。封他故地昌黎郡王，另外又賜特進。祖珽被任北徐州刺史時，後主下令他立即上任。辭别皇上之後，祖珽逗留京城不去赴任。他的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在殺死斛律明月後，僞造詔書稱皇上敕命賜給他珍寶財物，也有不稱奉敕命而直接取回的。命令領軍將軍侯吕芬將祖珽追回，帶到侍中省録鎖禁，事情的前後，都是同韓鳳約定敕書内容加以斥責。

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内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

升爲領軍大將軍，其他都和以往一樣。兒子寶行娶公主爲妻，在晉陽賞賜一座宅第。公主生男孩滿月時，皇上駕臨韓鳳住宅，宴請賓客一整天。每天早上參謁時，先被皇上召唤問事，出來後纔召引奏事官。如果不處理政事，而内省急迫催促辦理的，都由他順便奏呈皇上。國家與軍中機密要事，無不經過他的手。皇上東西巡游，以及游山玩水嬉戲射獵，衹有他單獨陪伴。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中樞要職，時稱"三顯貴"。損害國家擾亂政治，日甚一日。

壽陽陷没，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并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

壽陽陷落後，韓鳳與穆提婆聽説失敗的消息，握住長槊不停地説："别人家的東西，任他去吧。"後來皇上派他到黎陽去臨河修築防護城，説："危急時可守在這裏做龜茲國子。更可惜人生短促如蜉蝣寄於天地，衹應該行樂，爲什麽要發愁呢！"君臣之間就如這樣應和。韓鳳常帶刀馳馬，不曾安穩行走，瞪眼揮拳，有吃人的樣子。常大聲呵斥："恨不能殺漢狗喂馬！"又説："刀衹能用來砍漢賊頭顱，不能割草。"他的弟弟韓萬歲，以及他的兩個兒子寶行、寶信，都是開府儀同。韓萬歲又官任侍中，也處在重要職位上。寶信娶公主，皇上又親臨韓鳳的家宅，親戚

都得到賞賜。

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宫。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并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毁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唤入内，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

韓鳳的母親鮮于，是段孝言姨母兒子的姐姐，因此相互偏袒依附，奏請派去監造晉陽宫。陳德信乘馬沿途察看，見段孝言役使官府工匠爲自己建造宅第，就對他説："僕射爲皇上建造臺殿還没有完工，爲何先爲自己建起府第來？"韓鳳與穆提婆也讓段孝言派工匠爲自己建宅。陳德信回朝，詳細陳奏皇上。等皇上到晉陽，韓鳳又把官府馬匹讓他人乘騎，皇上因此發怒，把韓鳳和穆提婆一塊開除。也不公布他們的罪狀，毁掉他們的府宅，公主離婚，又被送往鄴由吏部審問。等到後主從晉陽回京，韓鳳被召入内宫，不久下詔恢復他的王爵與開府、領軍大將軍，經常在皇上身邊。跟隨後主渡黄河，到青州，同被周朝軍隊俘獲。

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宴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韓鳳被寵幸身居要職期間，特别嫉妒賢才士人，早晚飲宴，告密説壞話。崔季舒等人蒙冤受酷刑，都是韓鳳造成的。皇上每次賞賜他，動輒就是千萬。恩寵日甚一日，越發驕横恣肆，神色嚴厲，不曾和他人應酬過。朝廷官吏問事，不敢抬頭看他，動不動就大聲呵斥，大駡説："狗漢人真不可忍受！衹應該殺掉！"如果碰上武官，即使是最下等的武官，也容納他們。在隋做官，官位終於隴州刺史。

齊諸宦者

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并神武舊左右，唯閤内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叉、齊紹、子徵後并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并開府封王，俱爲侍中、左右光禄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

宦官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都是神武帝舊時身邊的人，衹在宫内使唤，不受厚待。經歷天保、皇建等朝，也不受寵幸，僅漸漸任一點職事。寶業升至長秋卿，勒叉等人有的任中常侍。武成帝時有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等，也有升至儀同食幹的。衹有長顒在武平年間任參宰相，干預朝政。像寶業及勒叉、齊紹、子徵後來都封爲王，都能收斂，不甚暴虐。還有陳德信也參宰時務，與長顒都是開府封王，都任侍中、左右光禄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陁、宫鍾馗、趙野叉、徐世

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陁、宮鍾馗、趙野叉、徐世凝、苟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并於後主之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顔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禄。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閹或在内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爲群，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爲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頵爲太府卿焉。

凝、苟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都在後主朝中，任意奸詐作惡。毁壞朝政，虐待他人，古今未有。大多被授任開府，很少升至儀同，也有加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的。大多帶中侍中、中常侍，這兩個職位上竟有幾十人。經常進出宫門，出入園苑，陪侍皇帝左右，幾天幾夜。察顔觀色，競相諂媚，發議論出主意，都能深刻領會皇上的意旨。一次隨意的賞賜，動輒超過萬萬，堆積成山，貪得無厭。還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發它們幹禄。神獸門外，有朝貴休息的地方，當時人稱爲解卸廳。各位宦官有的在宫多日，暫時被放回休息，將馬牽到神獸門外，然後上馬，揚鞭賽跑，一群十幾人，塵土玷污各位朝貴，甚至唐、趙、韓、駱，都躲進廳内，不敢多説。齊、盧、陳、鄧等人都窺伺尚書、卿尹之職，宰相既然不替他們説話，皇上也不下此令。衹因精於工藝誇功，任用長頵爲太府卿。

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鍉、王恩洛，并爲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

神武帝時有奴僕陳山提、蓋豐樂，都因在皇帝身邊奔走逢迎，很受厚待。魏末，山提任通州刺史，豐樂任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鍉、王恩洛，都受神武帝的役使。天保、大寧時期，逐漸顯貴。到武平時，山提等都得以爲開府封王。那些没活到武平時的都追封王爵。雖然賞賜無數，深受青睞，以至於欺慢宰輔，但都不得干預朝政。

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爲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

武平時期有些胡族少年，都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皇帝挑選狡黠聰慧的幾十人作爲親信，賞識優遇，大致與宦官相同。也有官至開府儀同的。曹僧奴、僧奴的兒子妙達因能彈胡琵琶，深受寵愛，都得以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兒子洪珍，開府封王，特别受親近倚重。洪珍玩弄權勢，貪贓枉法，賣官受賄。何朱弱、史醜多一

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

類的十幾人，都因能歌善舞和會彈奏樂器，也官至儀同開府。

閹官猶以宫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

宦官因在宫廷聽差，諂事皇帝，漸漸因親昵狎戲，而升做大官。奴僕開始出自普通人家，皇上寄予厚愛，等到了後主時代，就成爲前朝故人，因爲勤勉和舊時之功，便能占據要職。至於胡族少年人等，面目猙獰，一無所長，無理寵愛他們，排擠朝貴，特別讓人痛恨。

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

因爲擅長音樂而做大官的有：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十四五歲就是假節、通州刺史。

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棰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當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稱能驅使鬼神。當周兵進逼時，對後主說："我已派斛律明月率大兵前去。"皇上深信不疑。經過一座古墳，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的墳?"行恭戲弄他說："林宗的墳。"又問："林宗是誰?"行恭回答："郭元貞的父親。"榮宗上前奏告說："我曾看見郭林宗從墳墓中走出來，戴着大帽，穿着吉莫靴，揮舞馬鞭，問我：'我阿貞來了嗎?'"那時那批荒誕之徒，大多如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爲害，自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誡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殷鑒矣。爲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論曰：古代有句諺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那麽對寵愛近臣帶來的危害，自古以來就很顧忌。大則危國殺身，小則損賢亂政，都是因此而起，應當引以爲戒。《詩經》上說："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縱觀魏以來，也是後世的殷鑒。治理國家的，能不加以借鑒嗎?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僭僞附庸

夏(赫連氏)　燕(慕容氏)　後秦(姚氏)　北燕(馮氏)
西秦(乞伏氏)　北凉(沮渠氏)　梁(蕭氏)

晋自永嘉之亂，宇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爲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緗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録。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詧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僞附庸傳》云爾。

晋朝自永嘉之亂開始，國土被瓜分，胡人、羯人侵擾，長期以來，各自宣稱承受天運，都登上皇位。終於相互吞滅，最後成爲魏臣。但魏在昭成帝以前，王朝的迹象尚未顯露，至於如劉淵、石勒一類政權，年代没有連續性，從前的史書爲他們作傳，編進四夷類，有所欺人耳目，無益於書卷。况且在永嘉時晋五王南下渡江，紀年未改，《晋陽秋》的記注，都存有記録。雖然朝政瑣細，而年代已久。太宗文皇帝依據天文，大加整理史實，使時間事件相連接，已編入《載記》。這裏把道武帝以後被吞并的政權作爲斷限，簡要記叙事件和滅亡情況，其餘没有關聯的概不收録。至於晋、宋、齊、梁雖是偏據一隅，歷時近三百年，政權一脉相承。《魏書》命名爲《島夷》，編排在傳裏，也不裁取。所以不收入此篇。蕭詧雖稱帝號，依附周室，故列入此編，編爲《僭僞附庸傳》。

夏(赫連氏)

劉武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

鐵弗劉武，是南單于的後代，左賢王去卑的孫子，北部帥劉猛的侄子，居住在新興慮虒的北邊。北人稱父親是胡人、母親是鮮卑族的人爲“鐵弗”，因此以稱號作姓氏。劉武的父親誥

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

汁爰世代統領部落，汁爰死後，劉武接替他。劉武死後，兒子務桓接着統領部落，與魏和平通好。務桓死後，弟弟閼陋頭繼位，密謀反叛。後來務桓的兒子悉勿祈趕走閼陋頭而繼位。悉勿祈死後，弟弟衛辰繼位。

劉衛辰

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内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衛辰，是務桓的第三個兒子。即位後，派遣兒子赴朝進獻，昭成帝將女兒嫁給他作妻子。衛辰暗中與苻堅往來，苻堅任他爲左賢王。遣使請求苻堅在内地給予田地，春去秋來，苻堅答應了。後來又背叛苻堅，全心歸附魏。起兵討伐苻堅，苻堅派將領鄧羌征討擒獲他。苻堅親自到朔方，封衛辰爲夏陽公，統領他的部落，衛辰又歸附苻堅。昭成帝討伐并大敗他，於是逃亡投奔苻堅。苻堅送他回朔方，派兵戍衛。

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河西新類，屯于代來。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

昭成末年，衛辰引苻堅侵犯魏的南方邊境，魏軍戰敗。苻堅就將國民分成兩部，黄河以西屬於衛辰；黄河以東，屬於劉庫仁。苻堅後來任衛辰爲單于，督統黄河以西各族，駐扎在代來。慕容永占據長子後，授任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也遣使來通好，授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

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并戰并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悦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直力鞮。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宫。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并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干部帥太悉伏。

登國年間，衛辰派兒子直力鞮進犯魏南部，人馬有八九萬。道武帝軍隊有五六千人，被他圍住。皇帝以車爲方陣，邊戰邊進，在鐵岐山南邊大敗他們。直力鞮獨自騎馬逃走。皇帝乘勝追擊，從五原金津南渡黄河，直入衛辰的國中。到了衛辰居住的悦跋城，衛辰父子驚逃。於是分派陳留公元虔南到白鹽池，擄掠衛辰家屬，將軍伊謂到木根山，擒獲直力鞮。衛辰獨自騎馬逃走，被部下所殺，首級送到皇帝行宫。這以前黄河水紅得像血，衛辰很厭惡，等到衛辰滅亡後，部族人被誅殺，都投進黄河。衛辰的第三個兒子屈丐投奔薛干部的首領太悉伏。

赫連屈丐

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没弈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逾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没弈于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

道武末，屈丐襲殺没弈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鋭如鐵，皆堪伐人。晋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

性驕虐，視人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决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

屈丐原名勃勃，明元將他的名字改爲屈丐。北方稱屈丐是卑下的意思。太悉伏把他送給姚興。姚興的高平公破多羅没弈于把女兒嫁他作妻子。屈丐身高八尺五寸，姚興見到他認爲是奇才，任驍騎將軍，加授奉車都尉，常參議軍國大事，恩寵超過了功勛舊臣。姚興的弟弟濟南公姚邕對姚興說："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近扶植，過分寵愛，我私下很疑惑。"姚興說："屈丐有濟世之才，我正要接納培植任用，與他共同平定天下，怎麽不行?"便任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派他幫助没弈于鎮守高平。姚邕堅决勸諫認爲不行，姚興纔放棄了。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分配三交五部鮮卑族兩萬餘部落，鎮守朔方。

道武末年，屈丐突襲殺死没弈于并且兼并他的部衆，超越名分自稱大夏天王，年號龍昇，設置百官。姚興這纔後悔。屈丐羞於姓鐵弗，就改爲赫連氏，自認爲美好而顯赫。又稱號他的别支部族爲鐵伐氏，説是部族剛鋭如鐵，都能征戰。晋將劉裕進攻長安，屈丐聽説後高興地說："姚泓哪能抵擋劉裕？劉裕必定攻克他。等劉裕走後，我取得長安就像俯首拾遺一樣。"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當劉裕擒獲姚泓，留下兒子義真守長安。屈丐去進攻，大敗義真，堆積人頭成土冢，稱爲髑髏臺。於是在灞上僭越稱帝，年號爲昌武，定都統萬，在城南刻碑，頌揚功德，把長安作爲南都。

屈丐性情驕虐，視人命如草芥，用土來築城，如果鐵錐能刺進一寸，就殺死工匠并將他築進墻中。所造兵器，工匠呈獻給他看一定被處死；射不進鎧甲，就殺製弓箭的人，如果射進，就斬殺製鎧甲的匠人。這樣殺死工匠幾千人。常常在城墻上，身邊帶着弓箭和劍，有所厭惡，就親手殺人。群臣中有白眼相視的，就挖眼珠，有譏笑的割嘴唇，進諫的被認爲是誹謗，先割斷舌頭，再斬殺。商議廢掉兒子赫連璝，赫連璝從長

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

安起兵進攻屈丐，屈丐派兒子太原公赫連昌打敗殺死赫連璝。屈丐封赫連昌作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去，赫連昌僭登帝位。

赫連昌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

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爲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

赫連昌字還國，又名折，是屈丐的第二個兒子。僭位後，改年號承光。太武帝聽說屈丐死了，幾個兒子相互攻打，關中大亂，於是西伐。就率領一萬八千輕騎，渡過黃河襲擊赫連昌。時值冬至，赫連昌正宴請待客，魏軍突然來到，上下驚恐紛亂。皇帝駐扎在黑水，距離其城有三十多里，赫連昌出來迎戰。太武帝馳馬進擊他，赫連昌退進城裏，没關城門，軍士乘勝進入他的西宫，焚燒西門，夜晚住在城北。第二天分兵四路，遷徙一萬多家歸來。

後來赫連昌派弟弟赫連定與司空奚斤在長安相持對陣，太武帝乘虚西伐，渡過君子津，三萬輕騎加速前進。群臣都勸諫道："統萬城堅固，不是一天能攻取的。現在輕軍討伐，進不能攻克，退没有憑藉，不如讓步軍輜重一同前往。"太武帝說："用兵之術，攻城是下策，不得已而采用。如果輜重同去，敵人必定害怕而堅守。如果不能及時攻克，則兵乏糧絶，城外没有可搶掠的，這不是上策。我派輕騎到他城下，他先聽説有步軍却衹見騎兵，必定放鬆戒心。我姑且用弱兵去引誘，如果能交戰一次，定會擒獲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爲士兵距家兩千里，後有黄河天塹，正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啊。憑這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於是進軍，駐扎在黑水，分兵埋伏在山谷，而以少量士兵到城下。赫連昌的將領狄子玉來投降，說："赫連昌派人追回他弟弟赫連定，赫連定說：'城堅不能攻拔，等擒拿奚斤後再慢慢前去，内外夾擊，還怕不成功?'赫連昌認爲可以。"太武帝忌怕這樣，將軍隊撤至城北，向赫連昌示弱，派永昌王元健及娥清等分領五千騎兵，西去擄掠居民。正巧有軍士犯罪逃進赫連昌城裏，說魏軍糧盡，士卒吃菜充飢，輜重在後，步兵未到，進攻他們很輕易。赫連昌相信此話，率衆出城，有步兵騎兵三萬人。司徒長孫翰等都説赫連昌的步矢陣形難以攻陷，

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噪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

應避其鋒芒，等待步兵到來，一同奮力進擊。皇帝說："不對，遠來殺敵，恐其不出。現在避而不打，形成彼勇我弱，不是妙計。"於是收兵假裝敗退，引誘使敵疲乏。赫連昌以爲魏軍要撤退，吶喊着前進，拉開陣勢作羽翼狀。走了五六里，太武帝率兵去衝擊，敵陣不動。略向前走，正巧大風吹起，方術官趙倪勸皇上再待他日，崔浩呵叱他。皇上便將騎兵分爲左右兩路去夾擊。皇帝墜下馬來，敵人已逼近，皇帝跳上馬刺殺敵尚書斛黎文，殺敵騎兵十多人。流箭射中了皇帝，他奮擊不停。赫連昌軍隊完全潰散，來不及進城，奔投上邽。其城被攻克。

初，屈丐奢，好修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宫墻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綉，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起初，屈丐奢華，好修宫殿，城墻高達七八尺，墻基厚三十步，上面寬十步，宫墻三四尺，堅實得可以磨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都雕繪圖畫，錦綉裝飾，漆上丹青，色彩斑斕。皇上回頭對身邊的人説："小小國家，如此濫用民力，雖不想亡國，能得逞嗎？"

侍御史安頡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宫門内，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

侍御史安頡擒住赫連昌，皇上派侍中古弼迎接赫連昌到京城，讓他住在西宫門内，配給成套車馬。又詔令他娶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因謀反而被誅殺。

赫連定

昌弟定，小字直獱，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群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小名直獱，是屈丐的第五個兒子。凶暴無賴。赫連昌失敗後，赫連定跑到平涼，自稱帝號，改年號勝光。赫連定登上陰槃山，遥望本國，哭泣道："先帝如果讓我繼承大業，哪裏會有今天的結局！倘若天給我時間，一定與你們再建中興大業。"一會兒一百多隻狐狸在兩旁嗥叫，赫連定下令射殺，一無所獲。厭惡地説："所見迹象也太不吉利，這該死的世道，還有什麽可説！"

定與宋連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

赫連定與劉宋聯合，約定分據黄河以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赫連定。太武帝親自率領輕騎襲擊平涼。赫連定來救平涼，列方陣自守。太武帝四面圍困他，斷絶水和糧草，赫連定没有水，領軍下到原野，皇上令武衛將軍丘眷進

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璝所襲，禽定送京師，伏誅。

攻他。赫連定軍隊潰亂，受傷，單身騎馬逃走。收集其餘部，往西去保衛上邽。神䴥四年，受到吐谷渾慕璝的襲擊，赫連定被擒獲送往京城，被處死。

燕（慕容氏）

慕容廆

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毌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還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爲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

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瓌，原是昌黎人。曾祖莫護跋，魏初年，率諸部落進入遼西居住，跟隨司馬宣王討伐公孫氏，授率義王，開始在棘城北建王府。祖父木延，跟從毌丘儉征討高麗有功，開始稱左賢王。父親涉歸，因功勛進授鮮卑單于，遷邑到遼東。涉歸死後，慕容廆代領部落。因遼東偏遠，遷到徒河的青山。穆帝時，常成爲東部的邊患。慕容廆死後，兒子慕容晃繼位。

慕容晃

晃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焉。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尸，焚其宫室，毁丸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尸。晃死，子儁嗣。

慕容晃字元真，稱當年爲元年，自稱燕王。建國二年，昭成帝娶他的女兒爲皇后。建國四年，慕容晃建和龍城作爲都城。征討并大敗高麗，便進入丸都，挖掘高麗王釗的父親弗利的墳墓，載着尸體，焚燒宫室，毁滅丸都而歸。釗後來稱臣，纔歸還他父親的尸體。慕容晃死後，兒子慕容儁繼位。

慕容儁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都于薊。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儁死，第三子暐嗣。

慕容儁字宣英，繼位後，稱當年爲元年。聽説石氏國内混亂，就準備武器訓練士兵，打算去進攻，遷都到薊。建國十五年，慕容儁僭越稱皇帝，設置百官，稱年號天璽，國號大燕。建國十六年，將都城從薊遷到鄴，稱年號光壽。慕容儁死後，第三個兒子慕容暐繼位。

慕容暐　慕容泓　慕容冲

暐字景茂，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暐，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暐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

慕容暐字景茂，稱年號建熙。慕容暐的統治没有綱紀。有位神仙降臨鄴，叫湘女，能發聲，與人們接觸，幾天後離去。後來苻堅派將領王猛討伐鄴，擒獲慕容暐，封他爲新興侯。道武帝第七年，苻堅在淮南戰敗。慕容暐的叔父慕容垂背叛苻堅，進攻在鄴的苻丕。慕容暐的弟弟濟北王慕容泓起初是北地的長史，聽説慕容垂進攻鄴，

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吴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暐。暐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垂及泓、冲。暐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吴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時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皇。冲小字鳳皇，至是，阿城終爲堅賊。暐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暐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暐父子及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

逃奔到潼關東，軍隊駐扎在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戴慕容垂做丞相、大司馬、吴王。苻堅派兒子鉅鹿公苻叡討伐慕容泓。慕容泓的弟弟中山王慕容冲，起先任平陽太守，也在河東起兵，投奔慕容泓。慕容泓部衆達十萬人，派使者告訴苻堅，要求平分天下。苻堅十分生氣，責怪慕容暐。慕容暐叩頭流血而謝罪，苻堅又和從前一樣待他，命令慕容暐寫信招降慕容垂及慕容泓、慕容冲。慕容暐秘密遣使對慕容泓説："努力建大業，可以任吴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你任大將軍，領司徒，承襲前制封爵授官。聽到我死的消息，你就即位。"慕容泓向長安進軍，年號燕興。慕容泓的謀臣高蓋、宿勤崇等認爲慕容泓的德望低於慕容冲，而且刑法苛峻，便殺掉他，立慕容冲爲皇太弟，承襲前制行事，設置百官。前進占據阿房。起初，苻堅滅亡燕後，慕容冲的姐姐清河公主年方十四，容貌絶佳，苻堅娶了她。慕容冲十二歲，也有陽剛之氣，苻堅又寵幸他。姐弟專寵。長安有歌謡唱道："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王猛懇切地勸諫，纔讓慕容冲出宫。他母親死後，按燕后的禮節安葬。長安又有歌謡唱："鳳凰，鳳凰，停在阿房。"當時因爲鳳凰非梧桐樹不栖息，非竹實不食，於是移栽幾千株梧桐竹子到阿城，以待鳳凰來。慕容冲小字鳳皇，到這時，阿城竟成爲苻堅的仇敵。慕容暐入宫拜見苻堅謝罪，接着説二兒子昨日結婚，想請苻堅光臨，苻堅答應了。慕容暐出宫後，術士王嘉説："粗蘆編席，不成文采。遇天大雨，不得殺羊。"暗指慕容暐將要殺苻堅而不能成功。苻堅與群臣不解其意。當夜大雨，早晨果然不能出宫。事情敗露，苻堅便殺了慕容暐父子及宗族，城内鮮卑族人無論男女老少都被殺掉。

慕容永

廆弟運。運孫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靴於市。及暐爲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軍。冲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

慕容廆的弟弟慕容運。慕容運的孫子慕容永，字叔明。慕容暐被苻堅兼并後，慕容永遷到長安。家境貧寒，夫妻常在街上賣靴子。當慕容暐被苻堅殺了以後，慕容冲就自稱尊號，任慕容永爲小將軍。慕容冲毒辣殘暴，等苻堅外出到五

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

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晋。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托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

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户、服御、圖

將山，他進入長安，縱兵擄掠，死的人不可計數。起先，苻堅的國家没有混亂，關中自燃，無火却烟氣大起，方圓幾十里，一個多月不熄滅。苻堅每次親臨聽訟觀，下令有怨情的百姓，在城北舉烟，察看并記録下來。長安爲此有諺語説："想要生存當舉烟。"關中歌謡唱道："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稱徒河是白虜，慕容冲果然占據長安。樂而忘返，又因慕容垂名聲素來顯揚，跨據山東，懼怕而不敢前進，衆人都抱怨他。登國元年，慕容冲的左將軍韓延藉着人怨，殺死慕容冲，立他的將領段隨爲燕王，改年號昌平。慕容冲進入長安時，王嘉對他説："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

慕容冲失敗後，他的左僕射慕容恒與慕容永密謀，襲擊殺死段隨，立宜都王的兒子慕容覬爲燕王，稱年號建明。率領鮮卑族男女三十多萬人，帶上車馬衣服、禮樂器物離開長安向東去。任慕容永爲武衛將軍。慕容恒的弟弟護軍將軍慕容韜，另有陰謀，引誘慕容覬并在臨晋殺掉他。慕容恒生氣離開他。慕容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進攻慕容韜。慕容韜派司馬宿勤黎迎戰，被慕容永捉住殺掉。慕容韜害怕，奔投慕容恒的軍營。慕容恒立慕容冲的兒子慕容望爲皇帝，改年號建平。衆人都離開慕容望投奔慕容永，慕容永捉住慕容望并殺掉他，立慕容泓的兒子慕容忠爲帝，改年號建武。慕容忠任慕容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向東到聞喜，知道慕容垂已稱尊號，假托農事不再前進，修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慕容忠，推戴慕容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東王，做慕容垂的藩國。

慕容永進而占據長子，僭稱帝，稱年號中興。慕容垂在滑臺進攻丁零族翟釗，翟釗戰敗投降慕容永。慕容永任翟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一年後，翟釗謀殺慕容永，被慕容永殺掉。慕容垂來進攻慕容永，慕容永戰敗，被前鋒俘獲，慕容垂數落他的罪責并殺掉他。又斬殺慕容永的公卿以下的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多人。慕

書、器樂、珍寶，垂悉獲之。

容永所統治的新舊人户、服御、圖書、器樂、珍寶，都被慕容垂繳獲。

慕容垂

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逾於儁。儁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𩊚，外以慕郤𩊚爲名，内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儁僭尊號，封吴王。

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

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武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絶行人。

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剋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

慕容垂字道明，是慕容晃的第五個兒子。慕容晃很寵愛他，常對衆弟子説："這個兒子豁達好奇，最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所以取名霸，字道業，受到的優遇超過慕容儁。慕容儁心裏不服，即位後，因慕容垂墜馬損傷牙齒，改名叫𩊚，表面上是愛慕郤𩊚而取名，内心裏討厭他。不久又根據讖文去掉夬，用"垂"作名字。十三歲時爲偏將，所參加的征伐中，勇冠三軍。慕容儁平定中原，慕容垂是前鋒，累次立大功。慕容儁僭稱尊號後，封他爲吴王。

後來任車騎大將軍時在枋頭打敗桓温，威名大震，慕容暐容不下他，便向西投奔苻堅。苻堅十分看重他，授冠軍將軍，封賓都侯。苻堅在淮南戰敗後，進入他的軍營。兒子慕容寶勸他殺苻堅，慕容垂因爲苻堅對自己很好，不聽從。走到洛陽，請求拜祖墳，苻堅應允了。便在鄴起兵進攻苻丕。慕容垂稱燕王，設置百官，年號燕元。

登國元年，慕容垂僭位，稱年號建興。在中山修繕宗廟社稷，完全占有幽、冀、平州等地，遣使朝貢。登國三年，道武帝派九原公元儀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遣使朝貢。登國四年，道武帝派陳留公元虔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派秦王元觚出使慕容垂，慕容垂扣留元觚不放回，就斷絶了使者。

慕容垂商議討伐慕容永，太史令靳安對慕容垂説："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慕容垂就放棄了。靳安出來對人們説："這些人雖已合并，終不能長久。"靳安大概知道道武興盛而不敢明説。在此之前，丁零族翟遼背叛慕容垂，後又遣使謝罪，慕容垂不接受。翟遼生氣了，就自己號稱大魏天王，駐扎在滑臺，與慕容垂相戰。死後，兒子翟釗代他稱王。當慕容垂攻克滑臺後，翟釗跑到長子。慕容垂商議征討長子，諸將都勸諫。認爲慕容永政權没有罪過，請待他年。慕容垂正要聽從，弟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剋之。

慕容德執意勸慕容垂。慕容垂説："司徒的建議與我相同，況且我將老了，竭盡才智足以攻克長子，不再留下禍患連累子孫。"於是討伐并攻克慕容永。

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絶。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馬者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擒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没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吊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慚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登國十年，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寶來侵犯。慕容寶出發時，慕容垂已有病。自從到了五原，道武帝斷絶道路，父子聯係中斷。太武帝更改使者的傳信，到達黄河時告訴他："你父已死，何不快回？"慕容寶兄弟聽後憂慮不安，信以爲真，從此士卒驚駭。起先，慕容寶到幽州，他乘坐的車車軸無故折斷。占工靳安認爲是大凶之兆，堅决勸他回師，慕容寶發怒不聽。到這時再問靳安。靳安説："迅速離開可免災。"慕容寶更加恐懼。靳安退下後對人説："今將死於他鄉，尸骸扔在草叢，被老鷹螻蟻分吃，不能再見家族。"十月，慕容寶燒船夜逃。那時黄河冰尚不堅固，慕容寶認爲道武帝不能渡河，不設偵察兵。十一月，天氣突然起大風寒冷，冰堅固了，皇帝進軍渡越黄河急速追趕。到參合陂西面，靳安對慕容寶説："今天西北風颳得厲害，這是大軍要來的徵候，應兼程迅速離開，不然必有危險。"當夜，皇帝部署軍隊，東西呈夾擊之勢。約束士兵，束緊馬口，銜枚不發聲響。黎明時，衆軍齊進，日出時登上山，居高對着慕容寶的軍營。慕容寶的部衆早晨正要向東行進，回頭看見大軍已到，驚駭慌亂。皇帝縱馬奔騰，馬跌倒在冰上。慕容寶及諸父兄弟，人馬奔散，僅免身死。慕容寶軍有四五萬人，同時放下兵器，束手就擒。擒獲王公文武大臣幾千人。慕容垂想捲土重來，太史説："太白傍晚没於西方，數日後再現東方，這叫躁兵，先舉兵的滅亡。"慕容垂不聽從，鑿山開道，到慕容寶先前戰敗的地方，看見尸體堆積如山，設置祭場吊祭死者。死者的父兄子弟都號啕大哭，哭聲震動山河。慕容垂愧惱吐血，發病回師，死在上谷。慕容寶繼位。

慕容寶

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爲太子，砥厲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

慕容寶字道祐，是慕容垂的第四個兒子。從小輕率，没有志操，喜歡受人恭維。封爲太子，磨煉修身。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對慕容垂説："慕

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托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群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

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剋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鄰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婿，哀而宥之。

容寶姿質雍容，温柔而不果斷，處太平時則是仁明君主，處危難之際則非濟世梟雄。今交托大業，很難繼承大業。遼西、高陽是兒輩中的俊賢，應選一個培養。趙王慕容麟奸詐任性使氣，常有輕慢慕容寶之意，恐怕難以對付。”慕容垂没有采納。慕容寶聽説後，非常不滿。慕容寶僭位，年號永康。派慕容麟逼母親段氏自殺。段氏生氣地説：“你們兄弟逼殺母親，怎能永保社稷？我難道怕死不成!”就自殺了。慕容寶提議説皇后謀廢嫡正，無母親之儀範，不應爲母治喪，群臣都認爲可行。中書令眭邃執意反對，慕容寶聽從他而放棄了。

皇始元年，道武帝南伐。攻克信都後，慕容寶大爲驚恐，夜晚來偷襲軍營，被皇帝擊敗了。慕容寶跑向中山，就逃到薊縣。慕容寶的兒子清河王慕容會先已據守在龍城，聽説慕容寶被圍，率衆來救，在路上遇到父親。慕容寶分奪其軍，送給弟弟遼西王慕容農等。慕容會大怒，襲擊并殺掉慕容農，率兵攻慕容寶。慕容寶跑到龍城，慕容會追擊圍攻他。侍御郎高雲打敗慕容會師，慕容會逃到中山。慕容寶認高雲作兒子，封爲夕陽公。慕容會到了中山，被慕容普鄰殺死。慕容寶來到龍城，慕容垂的舅舅蘭汗不接納他，慕容寶南逃到薊縣。蘭汗却派人去迎接他回龍城。慕容寶因爲蘭汗是慕容垂的小舅，兒子慕容盛又是蘭汗的女婿，必定没有二心，就回到龍城。蘭汗殺掉他及其兒子慕容策等一百多人。蘭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稱年號青龍。因慕容盛是女婿，哀憐而原諒了他。

慕容盛

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爲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禄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并引爲腹心。盛結旱等，因汗、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暗而不斷，遂峻極威刑，

慕容盛字道運，是慕容寶的長子。慕容垂封他爲長樂公，慕容寶僭立後，他進爵爲王。蘭汗殺掉慕容寶後，以他爲侍中、左光禄大夫。慕容盛於是離間蘭汗兄弟，使他們互相猜疑謀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都是慕容盛的老密友，蘭汗的太子蘭穆都與他們結爲心腹。慕容盛勾結李旱等，趁着蘭汗、蘭穆酒醉之機，在夜晚襲殺他們。僭稱尊號，改年號爲建平，又稱年號長樂。慕容盛改稱庶人大王。慕容盛因爲慕容寶昏

於是上下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

庸無決斷，因此嚴刑峻法，從此上下震動。前將軍段璣等夜晚吶喊着進攻慕容盛，使他受傷。慕容盛就乘輦車登宫殿，徵召叔父河間王慕容熙，委托大事，慕容熙尚未到他就死去了。

慕容熙　高雲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慕容垂之少子也。群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雲山於苑内。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静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苻氏死，熙擁其尸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罪之，群臣莫不含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轜車毁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毁其門，將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

慕容熙字道文，小名長生，是慕容垂的小兒子。群臣與慕容盛的伯母丁氏商議，因爲家族多難，應立年長君主，便廢慕容盛的兒子慕容定，迎立慕容熙。慕容熙僭立後殺掉慕容定，年號光始。修築龍騰苑，在苑内建起雲山。又建逍遥宫、甘露殿，房屋幾百間相連，觀閣相交。開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妻子苻氏挖掘曲光海、清涼池。盛夏酷暑，不能休息，中暑而死的民工有一大半。慕容熙游城南，歇息在大柳樹下，好像有人呼叫："大王且止。"慕容熙很討厭，砍了這棵樹，下面有一條一丈多長的蛇。慕容熙將慕容寶的兒子都斬盡殺絶，改年爲建始。又爲妻子建承華殿，從北門取土，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静運着棺材到朝廷，極力上書進諫，慕容熙大怒，斬殺他。慕容熙妻盛夏要吃凍魚，隆冬需求生地黄，實在索求不到，就給有關官員施大辟之刑。苻氏死後，慕容熙抱着尸體仆倒氣絶，很久纔蘇醒，捶胸悲號，服喪服喝稀粥。大殮以後，又開棺交接。强制百官哭喪，僧侣穿喪服。命有關官員檢查，有淚的是忠孝，無淚的加罪，群臣没有不口含辛辣之物而流淚的。安葬時，慕容熙披髮徒步，跟着喪車毁壞城門而出。老年人都説："慕容氏自毁城門，國運不會長久。"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關閉大門拒納慕容熙，將他捉住殺掉。立夕陽公高雲爲君。高雲是慕容寶的養子，恢復姓高氏，年號正始。馮跋又殺死高雲，自立爲君。

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爲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

高雲即位後，慕容熙的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之地歸降魏。道武帝任慕容懿爲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來因謀反被殺。

慕容德

晃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苻堅滅暐，以德爲張掖太守。垂

慕容晃的小兒子慕容德，字玄明，很受哥哥慕容垂看重。苻堅滅亡慕容暐後，任慕容德爲張

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鄴，大丞相。寶既東走，群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掖太守。慕容垂稱帝後，封他爲范陽王，官位司徒。慕容寶即位，讓慕容德鎮守鄴縣，任大丞相。慕容寶東逃後，群僚勸慕容德稱尊號，慕容德不聽從。皇始二年，攻克中山後，道武帝派衛王元儀進攻鄴縣，慕容德南逃到滑臺，自稱燕王，年號燕元，設置百官。他的冠軍將軍苻廣在乞活壘叛亂，慕容德留下哥哥的兒子慕容和守滑臺，率衆進攻并斬殺苻廣。但慕容和的長史李辯殺了慕容和，以城降魏。慕容德失去根據地，用尚書潘聰的計策，占據青、齊之地，進入廣固作爲都城，僭稱尊號，年號建平。女水枯竭，慕容德得知後很厭煩，因而生病。哥哥的兒子慕容超請求祈請女水，慕容德説："帝王之命，豈女水所知?"於是封慕容超爲太子。他死後，慕容超繼位。

慕容超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晋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朐，爲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慕容超字祖明，是慕容德哥哥北海王慕容納的兒子。繼位後，年號太上。慕容超在南郊舉行柴燎祭祀，火焰升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訴人們："今火盛而烟滅，國家快要滅亡了!"天賜五年，晋將劉裕討伐慕容超，慕容超的將領公孫五樓勸他在大峴抵禦劉裕，没有聽從。劉裕進入大峴後，慕容超在臨朐同他開戰，被劉裕戰敗。退回到廣固，被劉裕圍攻。廣固有鬼夜哭，有長十多丈的流星，落在廣固。城破，劉裕捉住慕容超，送往建康在街市斬殺。

後秦(姚氏)

姚萇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迴，助魏掎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于清河灄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晋將桓温所敗，奔河

姚萇字景茂，來自於南安赤亭，是燒當族的後代。祖父柯迴，協助魏把姜維牽制在沓中，因功授予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親弋仲，在晋永嘉之亂時，向東遷徙到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到清河灄頭。石勒讓弋仲爲奮武將軍，封爲襄平公。弋仲死後，兒子姚襄代替父位，駐軍在譙城。慕容儁任命姚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駐軍在淮南。自稱爲大將軍、大單于，被晋將領桓温打敗，逃向河東。後來被苻眉殺死。

東。後爲苻眉所殺。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晋，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

姚弋仲有四十二個兒子，姚萇排行第二十四。隨哥哥姚襄征伐，姚襄很驚異他的才能。姚襄兵敗後，他投降苻堅。跟隨苻堅征戰，經常立功。苻堅伐晋時，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領益州、梁州等地軍事，對姚萇説："我當初依靠龍驤建立功業，龍驤的稱號，先前没有授予他人，現在特地授予你。山南的事情，全部交付給你。"苻堅的左將軍竇衝進奏説："做國君的没有玩笑話，這是一種不好的徵兆，希望陛下審視。"苻堅沉默不語。等到慕容泓在華澤起兵，苻堅派遣兒子衛大將軍苻叡討伐他，戰敗，被慕容泓殺死。當時姚萇是苻叡的司馬，畏罪逃到馬牧。聚集一萬多人，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取年號白雀。幾個月内，人數達到十多萬。與慕容冲聯軍，進駐北地。苻堅出奔五將山，被姚萇捉住殺死。

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宫，宫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法"。萇死，子興襲位，秘不發喪。

魏道武帝登國元年，他僭越稱帝，設置百官，國號大秦，年號建初。改長安爲常安，讓太子姚興鎮守。自己帶兵在安定攻擊苻登，大敗苻登。姚萇得病，夢見苻堅率天官使者、數百鬼兵，衝入軍營。姚萇害怕，逃入後宫，宫中侍人對着姚萇刺殺鬼兵，誤中姚萇下陰。鬼互相説："正刺中死處。"拔出長矛，流血一石多。睡醒後非常驚恐，因此患下陰痛腫，刺破，流血如夢中所見。姚萇於是胡言亂語，有時稱自己，"殺死陛下的是爲臣的哥哥姚襄，不是我的罪過，希望不要枉法"。姚萇死後，他的兒子姚興繼承王位，隱没没有發喪。

姚興 姚泓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然後發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永

姚興字子略，是姚萇長子。滅掉苻登，然後發喪守孝。僞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姚興去掉皇帝稱號，降稱天王，年號洪始。姚興攻克洛陽，派弟弟東平公姚紹鎮守。天興三年，姚興遣使來訪，道武帝派謁者僕射張濟出使姚興政權。天興五年夏，姚興派弟弟義陽公姚平率四萬人入侵平陽，圍攻乾壁六十多天，攻陷了。七月，皇帝親征。八月，駐扎在永安，姚平招募派遣勇將率二百多精鋭騎兵窺探軍情，被前鋒大

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窺軍，爲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内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阬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絶蒙阬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絶，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窺視太祖營，束柏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毁橋。官軍鉤取，以爲薪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内外隔絶，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噪，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鋭，屯汾西固守，南絶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虚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泅水鉤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鬥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鬥廟上，子孫當有争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呴。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

將長孫肥擒拿，一匹馬都没返回。姚平就撤退了。皇帝迅速追趕，到了柴壁將他圍住，姚興傾巢出動來救姚平。皇帝增築層層圍障，對内防止姚平出來，對外抵擋姚興進入。又將汾水彎曲處截斷造南北兩座浮橋，登西岸修築圍障。皇上率軍在蒙阬以南四十里渡河，迎擊姚興。姚興早晨行軍北上，來不及安營扎寨，大軍突然來到，姚興的士衆受到驚擾。皇帝知道姚興士氣受挫，就在南邊堵塞蒙阬渡口，在東邊堵塞新坂關隘，守住天度，屯兵賈山，使姚平水陸兩路斷絶，將束手就擒。又下令沿汾水圍繞山脊設栅欄，以防衛割草放牧之人。九月，姚興從汾水西北而下，憑藉溝壑修築堡壘自固。姚興又率幾千騎兵登西岸，窺視太祖軍營，捆綁柏木從汾水上游冲下，想要毁壞浮橋。被官軍鈎取，作爲柴火。姚興回到營壘，道武帝估計他必定進攻西邊的圍障，就下令挖壕塹，擴寬圍障。到了晚上，姚興果然來攻，梯短够不着，都扔在壕溝中回去了。姚興又分兵幾部，臨汾水築堡壘，直逼水門，與姚平隔水相望。皇帝因而阻截於水中，使姚興内外隔絶，士兵喪失鬥志。這時姚平糧食用完，情急之下，夜晚全軍打算從西南突圍。姚興的士兵排列在汾水西邊，舉烽火吶喊，接應姚平。皇帝挑選諸軍精鋭，屯兵汾水西岸固守，堵絶南渡口。姚興夜晚聽到聲響，希望姚平奮力突圍；姚平聽到外面的鼓聲，希望姚興攻擊圍障接應。但祇是呼喊，虚相應和，不敢逼進圍障。姚平出不來，逼急了，帶着二妾投水而死。姚興的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四千多將士跟隨姚平投水。皇帝下令泅水搜捕，没有幸免的。姚平部下三千多人，都束手就擒。擒獲姚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十多人。姚興遠來相救，親見他們的困境，力不從心，全軍悲號，震動山谷，幾天不息。頻繁遣使請求和解，皇帝不答應，於是班師。姚興回到長安。有幾萬隻麻雀在姚興的宗廟相鬥，羽毛折斷飛落，死了很多，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有見識的人説："今雀鬥廟上，子孫當有争亂的。"另外在姚興的宫殿裏有像牛喘氣的聲音。還有兩隻狐狸進入長安，一隻攀爬上了姚

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

興的殿屋，進了宮，一隻進了街市，抓不到。永興三年，姚興派周寶來魏拜訪。永興五年，姚興遣使來訪，并請求進獻女兒，明元帝答應了。神瑞元年，姚興派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訪。神瑞二年，姚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軌向明元帝送來他的西平公主，明元帝按照皇后的禮節娶她。

泰常元年，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泰常元年，姚興去世。長子姚泓，字元子，繼位，年號永和。晉將劉裕討伐姚泓，長驅入函谷關。姚泓戰敗請求投降，劉裕捉住他，在建康斬殺。

北燕(馮氏)

馮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遂同夷俗。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來自於長樂信都。慕容永在長子稱帝，以馮跋的父親馮安爲大將。慕容永被慕容垂滅掉，馮安向東遷到昌黎，定居在長谷，習俗逐漸跟夷族相同。

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

馮跋能飲一石酒不醉，諸弟都不修治産業，衹有馮跋謙遜謹慎。慕容熙稱帝，以馮跋爲殿中左監，慢慢升爲衛中將軍。後來因事牽連逃亡。不久以後慕容熙統治暴虐，人民不堪忍受。馮跋便與堂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夥密謀，馮跋與兩個弟弟坐車，派婦女駕車，偷偷進入龍城，藏在孫護的房裏，以誅殺慕容熙。於是立夕陽公高雲爲君。高雲任馮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爵武邑公。事情都由馮跋兄弟決定。明元帝初年，高雲被身邊的人殺死，馮跋就自立爲燕王，設置百官，年號太平。那時正是永興元年。

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剋而還。

馮跋撫慰接納契丹等族，衆部落大多來依附他。明元帝遣謁者于什門曉諭他們，都被馮跋扣留。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遮蔽太陽，從寅時到申時。馮跋的太史令張穆認爲是兵氣，勸馮跋放回魏使，履行進貢職責，馮跋不依從。明元帝詔令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伐他，馮跋堅守城防，道生没有攻克而回。

神䴥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

神䴥二年，馮跋有病，長子馮永早死，立次子馮翼爲世子，統攝國事，指揮軍隊以備不測。

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内外，遣閽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并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

馮跋的妾宋氏謀求立她的兒子受居，非常忌恨馮翼，對他說："主上病快好了，爲何還代父理政！"馮翼便歸還了朝政。宋氏假托命令隔絕内外，派宦官傳話。馮翼及馮跋的幾個兒子、大臣都不能探病，祇有中給事胡福一人能進出，專掌禁衛。馮跋病情加重，胡福恐怕宋氏陰謀得逞，就對馮跋的弟弟馮弘講了。馮弘率兵進宫，馮跋驚駭而死。馮弘繼承君位，馮翼率軍出戰不利而死。馮跋有一百多個兒孫，都被馮弘殺掉。

馮弘

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爲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内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于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

馮弘字文通，是馮跋的小弟弟。馮跋即位後，封他爲尚書右僕射，封爵中山公，領中領軍，對内掌管禁衛，對外總理朝政。歷任司徒。自己即位後，與劉宋通好。延和元年，太武帝親自征討，馮弘堅守城防。他的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都投降了，太武帝把那裏三萬多家遷到幽州。他的尚書郭深勸他誠心歸附進獻女兒，請求做附庸，保留宗廟。馮弘説："負罪在前，怨情已露，依附投降等於自取滅亡。不如守志節，再圖去處。"

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録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㟭復勸弘請罪乞降，令王仁入

在此之前，馮弘廢原妻王氏，廢世子馮崇，命他去鎮守肥如，以後妻慕容氏的兒子王仁作世子。馮崇母親的弟弟廣平公王朗、樂陵公王邈相互説："禍將至了！"於是出奔遼西，勸馮崇來投降，馮崇采納了。恰逢太武帝派給事中王德來分析成敗，馮崇派王邈入朝。太武帝封馮崇爲遼西王，管理國家尚書事務，食邑遼西十郡，按制度可任命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以下官職。馮弘派他的將領封羽率衆圍攻馮崇，太武帝詔令永昌王元健督統諸軍救援他，封羽又以凡城投降。遷徙凡城三千多家後班師。馮弘派遣他的尚書高顒請罪，請求把小女兒送到宫廷。皇帝同意了，徵召他的兒子王仁入朝，馮弘不遣送。他的散騎常侍劉訓進諫，馮弘十分生氣，將他殺了。太武帝又詔令樂平王元丕等討伐他。時間緊迫，上下恐懼。馮弘的太常陽㟭又勸馮弘請罪求降，讓王仁入侍朝廷。馮弘不聽，却秘密請求高麗接

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内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群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嚙尾而度。宿軍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

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納他。太延二年，高麗派大將葛居盧等率衆迎接他，馮弘就帶領他城内的士人、女子進入高麗。這之前，他的國内有狼群在夜晚繞城嗥叫，持續終年。又有老鼠會集在城西，布滿幾里，向西跑，遇有河水就讓前面的老鼠銜住馬糞，依次咬住鼠尾渡河。宿軍土地自燃，十天纔熄滅。火燒的地方生蛆蟲，持續一個多月纔停止。和龍城上生出白毛，有一尺兩寸長。

馮弘到遼東，高麗派使者慰勞他說："龍城王馮君，到野地駐扎，兵士馬匹勞累了吧？"馮弘羞愧氣憤，以帝王文書的形式覆信來責備他。高麗就把他們安排在平郭，不久遷到北豐。馮弘一向輕慢高麗，政刑賞罰，如同在自己國家一樣。高麗便剥奪他的侍者，以王仁爲人質。馮弘怨恨他，謀求向南奔逃。太武帝又向高麗徵召馮弘。高麗便在北豐殺掉他，同時被殺的子孫有十多人。馮弘的兒子馮朗、馮邈。馮朗的兒子馮熙，見《外戚傳》。

西秦(乞伏氏)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盤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鄰，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悦，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内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

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

乞伏國仁是隴西人。祖先如弗，來自漠北南邊。五世祖佑鄰，兼并各部，人口逐漸增多。父親司繁，帶領部落投降苻堅，苻堅以他爲南單于，又授鎮西將軍，鎮守勇士川。司繁死後，國仁爲將軍。苻堅戰敗後，國仁的叔父步頽在隴右反叛。苻堅命令國仁去討伐他，步頽十分高興，迎接并推戴他，有十多萬人。道武帝時，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年號建義，設置官職。將統治區分爲十一郡，修建勇士城作爲都城。

國仁死後，弟弟乾歸統領政事，自任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號爲太初，設置百官。登國年間，遷到金城。城門自壞，乾歸很厭惡，遷到苑川。不久被姚興攻破，又跑到枹罕，便投降姚興。任河州刺史，封歸義侯。不久派他回苑川。乾歸於是背叛姚興，私稱秦王，設置百官，年號更始。遣使至魏請求援助，明元

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明元許之。田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爲其兄子公府所殺。

帝答應了。乾歸在五溪打獵，有梟鳥停在他手上，不久他被哥哥的兒子公府殺死。

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

乾歸的兒子熾盤殺掉公府，繼任統領。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號爲永康。後來到樂都襲擊禿髮傉檀，滅掉他，於是私稱秦王，設置百官，改年號爲建弘。後來派他的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進貢二百斤金，請求討伐赫連昌，太武帝應允了。統萬事件平息後，熾盤遣叔父平遠將軍泥頭、弟弟安遠將軍安度到京城作人質。又派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進貢地方特產。熾盤死後，兒子慕末繼任。

乞伏慕末

慕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游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籥。籥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尸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怒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内外崩離，部人多叛。

慕末字安石跋。即位後，改年號爲永弘。他的尚書隴西人辛進曾跟隨熾盤游賞後園，辛進用彈弓射鳥，彈丸誤傷慕末母親的面部。到這時，誅殺辛進五族共二十七人。慕末的弟弟殊羅奸淫熾盤的左夫人禿髮氏，慕末得知後阻止他。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派禿髮氏盜取門籥。門籥錯了，打不開門。守門的人上告此事，慕末搜捕殊羅的黨徒，全部殺掉。想鞭打什寅，什寅説："我寧願被你處死，不願挨你的鞭打。"慕末生氣了，將他剖腹，尸體扔進黄河。什寅母親的弟弟白養及去列，多有怨怒言辭，又將他們殺掉。施行濫政酷刑，朝廷内外分崩離析，部衆很多反叛。

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凉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毁寶器，率户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内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内大飢，人相食。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爲定滅。

後來被赫連定逼迫，派王愷、烏訥闐請求太武帝接納他。太武帝答應將安定以西、平凉以東之地給他。慕末就焚燒城邑，毁壞寶器，率領一萬五千户到高田谷。受到赫連定的阻擋，就留守南安。太武帝派軍隊去迎接他，慕末的衛將軍吉毗堅决勸諫，認爲不宜内遷，慕末聽從了。赫連定派他的北平公韋代率一萬人進攻南安。城内饑荒嚴重，人吃人。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多人出城投降，被送到上邽，於是被赫連定所滅。

北凉(沮渠氏)

沮渠蒙遜 沮渠牧犍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爲氏，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酋豪。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

大沮渠蒙遜，原是張掖臨松盧水人。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的祖先曾任此職，羌人的酋長稱爲大，所以用官作姓氏，前面加大字。世代居住在盧水任酋長。蒙遜的高祖暉仲歸、曾祖沮渠遮，都有雄健勇猛的名聲。祖父祁復延，封爲伏地王。父親法弘，承襲爵位。苻氏封他爲中田護軍。

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推服。吕光自王於凉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伐乞伏乾歸於枹罕，爲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衆屯金山，與從兄晋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凉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疏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内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復仇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月，凉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

蒙遜代替父親統領部落，有勇有謀，多計策，通曉天文，受到諸胡的推崇。吕光擅自在凉地稱王，讓蒙遜自己統領部落，配置部屬。又任蒙遜的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後來派兒子沮渠慕率領羅仇到枹罕討伐乞伏乾歸，被乾歸打敗殺死。蒙遜要求還葬羅仇，因此聚衆駐扎在金山，與堂兄晋昌太守男成共同推戴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稱號神璽元年。段業任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大事。段業又自稱凉王，任蒙遜爲尚書左丞。忌怕蒙遜威名，漸漸疏遠他。天興四年，蒙遜不能自安，請求任西安太守。蒙遜想激怒其衆，便秘密誣告男成叛逆，段業將他殺掉。蒙遜哭泣着告訴部衆，表達想復仇的意願。男成一向有恩信，群情激憤，哭着跟隨他。蒙遜因此舉兵攻殺段業，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住在張掖。當月，凉武昭王也起兵，年號庚子。

永興中，蒙遜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禽懷祖斬之。及聞晋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于晋。泰常中，蒙遜剋敦煌，

永興年間，蒙遜攻克姑臧，遷往那裏居住，改年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設置百官，頻繁遣使朝貢。蒙遜在新臺上睡覺，宦官王懷祖砍殺他，傷了脚。蒙遜的妻子孟氏抓住懷祖斬殺了他。聽説晋滅姚泓，非常生氣。有校郎跟蒙遜講事情，蒙遜説："你聽説劉裕入關了，還敢慢慢磨蹭！"就殺了他。不久做了晋的藩國。泰常年間，蒙遜攻克敦煌，改年號承玄。後來又做劉宋

改年承玄。後又稱蕃于宋，并求書，宋文帝并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

神䴥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内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凉州牧、凉王。使崔浩爲册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爲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黄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國内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

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凉州，且觀虚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内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書讓之，數其罪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

的藩國，要求屬國文書，宋文帝都給予他。蒙遜向劉宋的司徒王弘求《搜神記》，王弘給了他。

神䴥年間，派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前後派遣的貢使絡繹不絶。後來又派兒子安周作内侍。太武帝派兼太常李順持符節拜蒙遜爲假節，加授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凉州牧、凉王。派崔浩作册書褒獎他。蒙遜又改年號爲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去世，詔令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淫邪妒忌，狠心施刑殺戮，宫廷之中，缺乏禮節。

第三個兒子牧犍繼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求奉命朝廷。又遣使與劉宋通好，受到宋的褒獎。這之前，太武帝遣李順迎接蒙遜的女兒做夫人，時逢蒙遜去世，牧犍按蒙遜的遺願，送妹妹到京城，拜爲右昭儀。牧犍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帝又遣李順授任牧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牧犍認爲無功受賞，就留下李順，上表乞請用安或平定號，詔令褒獎而不同意。牧犍娶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遣他的丞相宋繇上表感謝，進獻五百匹馬、百斤黄金。宋繇又上表乞請爲公主及牧犍母親妃后定封號。朝廷商議説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親應稱河西國太后；公主在本國内可稱王后，到京城則稱公主。詔令依從了。牧犍派建節將軍沮渠旁周入朝京城，太武帝派侍中古弼、尚書李順按等級賞賜他的侍臣衣服，還徵召長子封壇入侍。牧犍便遣封壇去京城朝見。

太延五年，太武帝派尚書賀羅出使凉州，觀其内部虚實。皇帝認爲牧犍雖然稱藩進貢，而實際上多有違背，於是親自征討他。詔令公卿寫文書責備他，列出十二條罪狀。官軍已渡過黄河，牧犍説："爲何這樣呢？"采用他的左丞相姚定國

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内侵善無，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逾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毁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剋，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

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盗，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顔。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

的計謀，不肯出城迎戰，向蠕蠕求救。派大將軍董來率一萬多人在城南抵擋官軍，交戰後撤退。皇帝到姑臧，遣使命令牧犍出城。牧犍聽説蠕蠕入侵善無，希望皇帝調轉旗幟班師，便據城固守。牧犍兄弟的兒子沮渠祖越墻出城投降，使皇帝非常瞭解他的情况。太武帝便率領諸軍進攻，牧犍哥哥的兒子萬年率部下又來投降。城被攻拔，牧犍與文武大臣，雙手反綁請罪，詔令他們鬆開反綁。將三萬多家涼州人遷到京城。當初太延年間，有一位老人將一張紙貼在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了。紙上寫着八個字："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在閃電雷擊中得到一塊石頭，上面丹砂書寫："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是青山名，在姑臧南邊。山中祭祀場地旁邊泥土淤積道路不通，牧犍的征南大將軍董來説："祭祀場之神難道有知覺嗎！"就毁場伐木，開道前進。牧犍繼位，果然七年而滅。起初，牧犍與嫂子李氏淫亂，兄弟三人依次寵愛她。李氏與牧犍姐姐一同毒害公主，皇上派醫師乘驛車來救治公主，病愈。皇上徵召李氏，牧犍不肯遣送，禮遇隆重地送她到酒泉居住。皇上大怒。攻克以後，仍按妹婿待他。他母親死後，按王太妃的禮節安葬。又給蒙遜安排三十家守墓，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爵如故。

起初，官軍未來之時，牧犍派人砍開府庫，取出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再封閉，百姓趁機偷盗，大小物品被盗盡。官府抓不到賊。真君八年，那裏的親友及守藏者告發，纔追查清楚此事，搜查他家，得到了全部所藏器物。又告發牧犍父子蓄積毒藥，先後暗中殺人，達百人之多，姊妹都從事邪術，結夥行淫，毫無愧色。起先罽賓有個和尚叫曇無讖，向東進入鄯善，自稱能役使鬼神治病，讓婦女多生孩子。與鄯善王的妹妹曼頭陁林通奸，被發現後，逃奔涼州。蒙遜寵愛他，稱號聖人。曇無讖教授婦女男女交歡術，蒙遜諸女、兒媳都去學。太武帝聽諸使者説起曇無讖的方術，就徵召他。蒙遜不遣送，就揭發他的事情，審問拷打殺死。到這時，皇帝知道了此事，就賜昭儀沮渠氏自殺，誅殺她的宗族。祇有

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决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萬年和沮渠祖因爲事先投降，得以幸免。這一年，又有人告發牧犍還與他的舊臣勾結謀反，詔令司徒崔浩到公主府第賜牧犍自殺。與公主辭别良久，纔自殺。按王禮安葬，謚號哀王。公主去世時，詔令與牧犍合葬。公主没有兒子，有女兒，因爲國甥身份蔭襲母爵而成爲武威公主。

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并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

蒙遜的兒子季義，任東雍州刺史。真君年間，與河東薛安都謀反，被召唤到京城，交付他的兄弟掐死。萬年、沮渠祖都因爲先降，授萬年爲張掖王，沮渠祖爲廣武公。後因爲受謀反牽連，都被處死。

沮渠無諱　沮渠安周

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晋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剋，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凉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士于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公奚眷討酒泉，剋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太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爲蠕蠕所并。

起初，牧犍敗亡，弟弟樂都太守安周向南逃到吐谷渾，太武帝派鎮南將軍奚眷討伐他。牧犍的弟弟酒泉太守無諱跑到晋昌，便派弋陽公元潔鎮守酒泉。太平真君初年，無諱圍攻酒泉，攻陷了。又圍攻張掖，没有攻克，退守臨松。太武帝不征討他，詔令曉諭他。當時永昌王元健鎮守凉州，無諱派他的中尉梁偉造訪元健，請求奉送酒泉。又送還元潔及統帥兵士置於元健軍中。太平真君二年，太武帝遣使授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不久因無諱又謀叛，派南陽公奚眷討伐酒泉，攻克。無諱就打算穿越沙漠，派安周向西進攻鄯善。鄯善想投降，正巧魏使者勸他堅守，安周不能攻克，退守東城。太平真君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逃且末，他的世子就跟從了安周。鄯善國大亂。無諱就越過沙漠，士兵渴死一大半，占據了鄯善。這以前高昌太守闞爽受到李寶舅舅唐契的攻打，聽説無諱到了鄯善，遣使假裝投降，想讓無諱與唐契相攻。無諱讓安周留守鄯善，從焉耆東北急赴高昌。正逢蠕蠕殺死唐契，闞爽抵抗無諱。無諱的將領衛興奴就屠殺全城百姓。闞爽逃到蠕蠕，無諱因而留守高昌。太平真君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即位，被蠕蠕兼并。

梁(蕭氏)

蕭詧

梁帝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詧兄弟而立簡文，内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

中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詧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遂托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構譽及詧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詧，詧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并發兵赴都。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彀召詧自行，詧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黨與，并斬之。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

梁帝蕭詧字理孫，是蘭陵人，梁武帝的孫子，昭明太子蕭統的第三個兒子。幼年勤奮學習，會寫文章，尤其擅長佛經，特別受梁武帝贊許。梁普通年間，封爲曲江縣公。昭明太子逝世後，封蕭詧爲岳陽郡王，任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起初，昭明死時，梁武帝不立蕭詧兄弟而立簡文，心裏經常愧疚，所以對他的寵愛勝過其他兒子。因爲會稽人傑地靈物産豐富，一都之會，所以授予他，以表撫慰。蕭詧因爲兄弟不能繼位，心中常常不平。又因梁武帝衰老，朝廷多有敗政，有敗亡的勢頭。就積聚財物，結交賓客，招募俠士，禮貌待之。勇敢的士人，很多來歸附他。身邊就會集了幾千人，都優厚地供養。

中大同元年，任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蕭詧認爲襄陽有很好的地理條件，又是梁武帝創業的基地，太平時可以用來打好基礎，戰亂時可以圖謀霸業，所以致力於刑法政務。太清二年，梁武帝任蕭詧的哥哥河東王蕭譽爲湘州刺史，將湘州刺史張纘調到雍州。張纘自恃有才輕視蕭譽，在州府迎候上有所不周。蕭譽深深懷恨，就稱病不肯相見。後來聽説侯景作亂，很是欺侮張纘。張纘向梁元帝誣諂蕭譽和蕭詧，元帝派他的長子蕭方等及王僧辯先後攻擊蕭譽。蕭譽告訴蕭詧此事，蕭詧聽後非常生氣。當梁元帝要救援建業時，命令所督諸州都發兵趕往都城。蕭詧派府司馬劉方貴領兵作前軍，從漢口出發。正要出發，梁元帝又派諮議參軍劉彀召他獨自前去，蕭詧不從。而方貴暗中與梁元帝約好，限期襲擊蕭詧。没等發兵，正逢蕭詧因另有事召唤方貴，陰謀泄漏，就占據樊城抗命。蕭詧派兵攻打他。梁元帝出厚資送張纘，像將赴任就職的樣子，却暗中援助方貴。張纘駐扎在大隄，而樊城已被攻陷。蕭詧擒獲方貴兄弟及黨羽，都斬殺了。蕭詧當時因蕭譽危急，就讓諮議參軍蔡大寶留守襄陽，率領部衆進軍江陵來救

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以侄伐叔，逆順安在？”詧曰：“家兄無罪，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詧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没於湕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五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

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詧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擒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詧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詧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于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詧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耳。”

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勛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外云助

他。梁元帝大爲驚懼，就派參軍庾奐對蕭詧説：“侄子伐叔，情理又在哪裏?”蕭詧説：“家兄無罪，屢受圍困攻擊，您若顧及先恩，怎能如此?如果你能退兵湘水，我便回師襄陽。”當時進攻柵營不成功，時逢大雨驟下，平地積水四尺，士衆多有離心。軍主杜岸、杜岸的弟弟杜幼安及其哥哥的兒子杜龕，帶領他們的部屬投降江陵。蕭詧夜晚逃回襄陽，器械輜重都被湕水淹没。蕭詧恐怕不能自保，就遣蔡大寶去請求做西魏的附庸。當時是西魏大統十五年。周文派丞相東閣祭酒榮權出使。

這一年，梁元帝命令柳仲禮謀取襄陽，蕭詧就遣妃王氏及長子蕭嶚作爲人質，請求救援。周文令榮權去答覆，又派開府楊忠作援軍。大統十六年，楊忠擒拿仲禮，平定漢東地區。西魏令蕭詧發喪嗣位，派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去册封蕭詧爲梁王。於是在襄陽設置百官，承接前制封拜官爵。大統十七年，蕭詧留下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自己去京城朝拜。周文對他説：“你能到這裏，都是因爲榮權。”就召榮權相見，説：“榮權是個正派士人，我與他共事，未曾見他失信。”蕭詧説：“榮權常侍公正地傳達兩國的言論，所以我今天得以到魏廷來投誠。”

魏恭帝元年，周文命令柱國于謹討伐江陵，蕭詧派兵去會合。等江陵平定後，周文令蕭詧爲君主繼承梁朝，到江陵東城居住，擁有江陵一州之地。襄陽所統轄的地區，都納入北周。蕭詧於是在他的國内稱皇帝，年號大定。追尊父親蕭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蕭統妃子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稱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子王氏爲皇后，兒子蕭巋爲皇太子。他的慶典賞罰刑律官制，都與王朝相同。衹是上疏時稱臣，遵奉朝廷曆法。至於封爵以下的名號，也依梁氏舊制。軍銜級别及榮譽，却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封叔父邵陵王蕭綸爲太宰，謚號爲壯武。追封哥哥河東王蕭譽爲丞相，謚號爲武桓。周文仍設置江陵防主，統兵居住在西城，表面上是幫助蕭詧防禦，實際上是防備蕭詧。

詧備禦，内實防詧。

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巋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二百餘人。七年冬，有鵩鳥鳴于寢殿。八年二月，詧終于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

當初，江陵被攻克，梁元帝大將王琳占據湘州，志在匡復。蕭詧稱帝後，王琳就派他的將領潘純陁、侯方兒來進犯。蕭詧進行抵禦，純陁等退回到夏口。蕭詧稱帝四年，他派大將軍王操攻取王琳的長沙、武陵、南平等郡。第五年，王琳又遣他的將領雷文柔襲擊攻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戰死。不久王琳與陳兵相持，向蕭詧稱藩并要求援軍，蕭詧應諾。軍隊尚未開拔而王琳已兵敗，依附於齊。這一年，他的太子蕭巋來京城朝拜。第六年四月，大雨雷鳴，前殿崩塌，壓死兩百多人。第七年冬天，有鵩鳥在寢殿前鳴叫。第八年二月，蕭詧在前殿去世，享年四十四歲。這一年是周的保定二年。八月，安葬在平陵，謚號爲宣皇帝，廟號中宗。

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并皆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

蕭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頗猜忌，却知人善任，用恩惠撫恤將士，使他們能以死相報。不飲酒，節儉樸素。孝順母親有名聲。又不好聲色，特别討厭見到婦女，即使相隔幾步，也説聞到婦女臭味。經過房事與婦人接觸過的衣服，不再穿都扔掉。一次召幸姬媵，就卧病幾十天。又煩見到人的頭髮，禀報事情的，一定要設法避開，抬轎的，冬天必須裹頭，夏天則戴蓮葉帽。他在東揚州時，很放誕，閱讀文簿，好説戲弄人的話，爲此受到世人譏諷。

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婪，罔顧吊伐之義，俘囚士庶，并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户説？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仇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鋭，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

江陵平定後，老將尹德毅對蕭詧説："我聽説君主的舉動，與匹夫不同。匹夫粉飾小品行，争得小廉節，以取得名譽；君主是安邦定國，以成就大業的。現在西魏貪婪，不顧征伐的道義，俘獲的軍士民衆，都補充軍隊。而他們的親友，都在江東。悠悠衆人，怎可能去挨家挨户地勸説？已淪落至此，都認爲是您造成的。您已殺人父兄，使其子弟孤苦，人們都心懷仇恨，誰還來幫您建國？但是魏的精鋭部隊，都會集在這裏，犒勞軍隊的禮節，并非没有舊例。您如果安排宴會，執意邀請于謹等人來赴宴歡慶，他們不會預想到我們的計謀，會相擁而來，預先埋伏武士，

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嘆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

伺機殺掉他們。安撫江陵的百姓，選授文武官僚。魏人害怕，不敢前來送死；王僧辯一類人，可用書信招納。然後穿着朝服渡過長江，登上皇位，恢復堯和禹的德政，一時成就萬世基業。"蕭詧對德毅說："你這個計策并非不好，然而魏人待我很好，不能違背恩德。如果立即實施你的計謀，就會像鄧祁侯所說的不齒於世。"等到全城老少，遭俘獲進入函谷關，又失去襄陽的據點。蕭詧後悔了，說："不用德毅之計，到了這般境地！"又看見城邑破損，干戈不息，苦惱自己的國威不振，常心懷憂憤，就作《愍時賦》表達志向。平時怏怏不樂，每當念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時，未嘗不揚眉立目扼腕感慨良久。終因憂憤背疾發作而死。

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并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蕭詧十分愛好詩文，著有文集十五卷，又校理《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都在世上流傳。北周武帝又命其太子蕭巋繼位，年號天保。

蕭巋

巋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静皇后。

蕭巋字仁遠，是蕭詧的第三個兒子。機辯而精通文學，善於撫馭部下，能得下屬的歡心。繼位第一年，封祖母龔太后爲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爲皇太后，生母曹貴嬪爲皇太妃。那年五月，太皇太后逝世，謚號爲元太后。九月，太妃又逝世，謚號爲孝皇太妃。第二年，皇太后逝世，謚號爲宣静皇后。

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并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荆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吴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没，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并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巋之柱國殷亮。巋雖以退

五年，陳的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都來歸附。華皎送他的兒子玄響給蕭巋作爲人質，請兵討伐陳。蕭巋向周上書講述陳的情况。周武帝詔令衛公宇文直統率荆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前去。蕭巋也派柱國王操帶領兩萬水軍，到巴陵與華皎會合。不久與陳的將領吴明徹等在沌口作戰時，宇文直軍隊失利，元定就陣亡了，蕭巋的大將軍李廣等也被陳軍俘獲，長沙、巴陵落入陳軍手裏。衛公宇文直就怪罪於蕭巋的柱國殷亮。蕭巋雖認爲敗退不能僅是殷亮

敗不獨罪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吴明徹乘勝攻剋巋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鋭。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巋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明徹退保公安，巋乃還江陵。巋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

的罪責，但不敢違命，就殺了他。吴明徹乘勝攻克蕭巋的河東郡，俘獲守將許孝敬。次年，明徹進犯江陵，引長江水灌城。蕭巋出城駐扎紀南，迴避他的鋒芒。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尚書僕射王操堅守。蕭巋的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攻擊明徹，明徹退守公安，蕭巋纔回到江陵。蕭巋第八年，陳又派他的司空章昭達來進犯，江陵總管陸騰及蕭巋的將士擊跑他。昭達又侵犯竟陵的青泥，蕭巋命他的大將軍許世武前往增援，被昭達打得大敗。

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吴興縣侯。巋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絶，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鄀三州歸之於巋。

起初，華皎、戴僧朔跟隨衛公宇文直與陳軍戰敗後，率領他的部下幾百人歸附蕭巋。蕭巋任華皎爲司空，封爵江夏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吴興縣侯。蕭巋第十年，華皎將要來周朝拜，到了襄陽，請求衛公宇文直説："梁主已失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絶，理應資助。怎能讓齊桓公、楚莊王獨占救衛復陳的美名？希望借給數州，以助梁國。"宇文直認爲有理，就遣使説明情況。皇帝許諾，詔令將基、平、鄀三州給蕭巋。

及平齊，巋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巋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帝亦爲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也。"巋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爲梁主盡歡。"巋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悦，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

等到平定了北齊，蕭巋去鄴朝拜，皇上雖以禮節接待他，但并不重視。蕭巋明白這些，後來藉着宴會的空隙，陳述父親得到周文帝拯救的恩情，還談及兩國艱難，互爲唇齒掎角的情況。言辭懇切酣暢，加上涕淚俱下，皇帝也爲之歔欷動情。從此大加賞識，禮遇漸重。後來皇上又宴請他，齊氏舊臣叱列長叉也在列，皇帝指着他對蕭巋説："這位就是登上矮墻罵我的。"蕭巋説："長叉没有輔佐夏桀，反而敢衝着堯吠叫！"皇上大笑。酒酣之時，皇帝又讓拿來琵琶親自彈奏，還對蕭巋説："應當爲梁主盡興。"蕭巋就起身請求伴舞，皇上説："怎能讓你爲我伴舞呢？"蕭巋説："皇上能親撫五弦，我爲何敢不像百獸起舞？"皇上十分高興，賞賜他萬匹雜繒、幾十匹良馬，還把齊後主的妓妾賜給他，以及皇帝所騎的五百里駿馬送他上歸途。

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

隋文帝執政後，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

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巋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巋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巋女爲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巋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巋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巋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巋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劍，帝覽而嗟悼。巋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巋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内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并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蕭琮

琮字温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黄侯陳紀，謀泄，琮誅之。

各自起兵。那時蕭巋的將帥都秘密請求起兵，與尉遲迥等構成連横之勢，進可以爲周氏效忠，退可以席捲山南。蕭巋認爲不行。旋即消難逃奔陳朝，尉遲迥等先後破滅。隋文帝登基後，恩禮更加隆厚，遣使賜他五百兩黄金、千兩銀、萬匹布帛、五百匹馬。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置禮品娶蕭巋的女兒做晋王妃，又想讓他的兒子蕭瑒娶蘭陵公主，從此撤銷江陵總管，蕭巋獨統其國。開皇四年，來長安朝拜。皇上待他很尊敬，詔令他位在王公之上。蕭巋服飾清麗，舉止文雅，天子矚目，百官欽慕。皇上賞賜他萬匹細絹，珍奇古玩相當。回去前，皇上親自握着他的手説："梁主長期待在荆楚，没能恢復舊都，我要揮師長江，送你回故鄉。"蕭巋拜謝後回去。開皇五年五月，因病逝世，臨終上表祝辭，并獻上佩帶的金裝劍，皇上看後嘆息哀悼。蕭巋在位二十三年。梁的臣子，將他葬在顯陵，謚號爲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蕭巋孝悌仁慈，有君主的大量。四季祭祀，每次都悲痛流淚。特别勤儉節約，控馭下屬有方，境内安寧。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都在世上流傳。隋文帝命他的太子蕭琮繼位。

蕭琮字温文，性情倜儻不羈，博學通詩文。又擅長射箭騎馬，派人伏地持帖，蕭琮跑馬射帖，十發十中，持帖的人也不驚懼。先封爲東陽王，不久立爲梁太子。繼位後，皇帝賜給他璽書，勉勵他。又賜給梁的大臣璽書，勸誡他們。當時蕭琮年號廣運，有識之士説："運字的構造，是軍走，我君將要奔逃啊！"那一年，蕭琮派大將軍戚昕用水師襲擊陳的公安，没有攻克返回。文帝徵召蕭琮的叔父蕭岑入朝，任大將軍，封懷義公，因而扣留他不遣回。又設江陵總管來監視他。蕭琮所任的大將軍許世武暗中以獻城召陳將宜黄侯陳紀，陰謀泄漏，被蕭琮誅殺。

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户，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

自詧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

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并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友，弼既誅，復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禄大夫。

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皛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游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詧子嶚，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間王，後改封吴郡王。琮弟瓛，義興

過了兩年，皇上徵召蕭琮入朝，率臣下兩百多人去京城朝拜。江陵的父老鄉親都流着淚説："我君返不回了！"皇上因爲蕭琮來朝拜，派武鄉公崔弘度帶兵去戍衛。軍隊到鄀州，蕭琮的叔父蕭巖及弟弟蕭瓛等怕弘度襲擊他們，就引來陳軍到城下，擄掠居民反叛。於是廢掉梁國。皇上派左僕射高熲安撫召集他們，寬恕江陵死罪，免賦役十年。梁的兩位亡故國君各安排十户守墓，任蕭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

從蕭詧開始即位，是乙亥年，到這時，是丁未年，共三十三年而國亡。

蕭琮在隋煬帝即位後，很受器重，任內史令，改封梁公。蕭琮的宗族，服緦麻以上的親戚，都根據才能任用，於是姓蕭的兄弟，布列朝廷。蕭琮性情淡泊，不因職務而受約束，退朝後縱情喝酒。楊約與蕭琮同爲內史令，皇上令楊約宣讀聖旨規勸。楊約又因私人感情勸告他，蕭琮説："我若事事謹慎，那與你有何不同？"楊約笑着告退。楊約的哥哥楊素當時任尚書令，看到蕭琮將堂妹嫁給鉗耳氏，對他説："你是帝王之族，怎麽將妹妹下嫁鉗耳氏？"蕭琮説："前次已將妹嫁給侯莫陳氏，這次還有什麽可遲疑的？"楊素説："鉗耳，是羌；侯莫陳，是虜。怎能相比？"蕭琮説："認爲羌跟虜不同，我從未聽説。"楊素羞愧地不説話。蕭琮雖是羈旅之臣，看見北方的豪傑顯貴，并不失身份。與賀若弼交情深，賀若弼被誅殺後，又有童謡唱"蕭蕭也將復興"，皇上因此猜忌他，將他廢黜在家。死後，追封左光禄大夫。

兒子蕭鉉，任襄城通守。又封蕭琮弟弟的兒子蕭鉅爲梁公。蕭鉅小名叫藏，煬帝與他很親昵，任他爲警衛官千牛。與宇文皛一道出入宮廷，警衛宮廷內外。皇上每當游樂宴飲，蕭鉅沒有不跟隨的，便在宮中多有淫穢的事情。江都之變時，被宇文化及所殺。

蕭詧的兒子蕭嶚，追謚爲孝惠太子；蕭巖，封安平王；蕭岌，封東平王；蕭岑，封河間王，後來改封吴郡王。蕭琮的弟弟蕭瓛，封義興王；

王；瑑，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瑀，新安王。

詧之居帝位，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淮、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巋纂業，親賢并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兹。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人焉。今載詧子巖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巋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録。

蕭瑑，封晉陵王；蕭璟，封臨海王；蕭珣，封南海王；蕭瑒，封義安王；蕭瑀，封新安王。

蕭詧在位時，把蔡大寶作爲股肱之臣，王操作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作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淮、褚珪、蔡大業掌管各項事務，張綰因是故友居於顯位，沈重因通儒學蒙受厚恩。其他多有獎勵提拔，都盡其才。蕭巋繼位後，親賢并用。將相有華皎、殷亮、劉忠義，同宗室的有蕭欣、蕭翼，有聲望的有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有王洋、王誦、殷璉，擅長文章制度的有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理政的有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兹。所以能保住國土而團結衆人。現在記載蕭詧的兒子蕭巖等和蔡大寶以下特別著名的人，附在後面。那些在梁、陳、隋史裏已有傳記的人，還有蕭巋幾個没任職的兒子，就不重複記載。

蕭巖　蕭巖　蕭岌　蕭岑　蕭瓛　蕭璟

巖字道遠，詧之長子也。母曰宣静皇后。詧之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及詧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詧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巋之五年，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詧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瓛字欽文，巋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荆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鄀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爲侍中、吴州刺

蕭巖字道遠，是蕭詧的長子。母親是宣静皇后。蕭詧成爲梁王後，立他爲世子。不久病死。蕭詧稱帝後，追封謚號。

蕭巖字義遠，是蕭詧的第五個兒子。性情仁慈敦厚，善於安撫接待，歷任尚書令、太尉、太傅。進入陳後，任東揚州刺史。陳滅亡後，百姓推戴蕭巖爲君主。被總管宇文述打敗，在長安被處死。

蕭岌是蕭詧的第六個兒子。性情樸實温和，官至侍中、中衛將軍。蕭巋天保五年去世。追封司空，謚號爲孝。

蕭岑字智遠，是蕭詧的第八個兒子。官至太尉。生性儉樸自尊，嚴格控馭下屬。蕭琮繼位後，自認爲望重尊貴，很不守法。所以隋文帝徵召他入朝，授大將軍，封爵懷義郡公。

蕭瓛字欽文，是蕭巋的第三個兒子。幼時就有美譽，善作文章。任荆州刺史，有能幹的名聲。崔弘度率兵到鄀州，他害怕了，同他的叔父蕭巖投奔陳。陳主任他爲侍中、吴州刺史，很有

史，甚得物情。三吴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吴人推之爲主。吴人見梁武、簡文及詧、巋等兄弟中并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巋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瓛，由是益爲衆所歸。宇文述討之，瓛遣王褒守吴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别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

名聲。三吴的父老都説："我們君王的兒子。"陳滅亡後，吴人推戴他爲君。吴人發現梁武、簡文及蕭詧、蕭巋等都排行第三，而即尊位。蕭瓛自以爲是蕭巋的第三子，自命不凡。有個叫謝異的人，對朝廷更迭有預見，在梁陳時期，所説的都應驗了，江南人很敬重信任他。陳主被擒獲後，謝異投奔蕭瓛，因此蕭瓛更是衆望所歸。宇文述討伐他，蕭瓛派王褒守吴州，自己率軍抵擋宇文述。宇文述派軍從其他的道路襲擊王褒，王褒穿上道士服，棄城而逃。蕭瓛戰敗，帶領身邊的幾人，逃到太湖，藏在百姓家中。被捉住，宇文述送他到長安斬首。

璟，仕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秘書監、陶丘侯；瑀，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蕭璟，入仕隋，任尚衣奉御；蕭瑒，任衛尉卿、秘書監、陶丘侯；蕭瑀，任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别駕。

蔡大寶字敬位，是濟陽考城人。祖父蔡履，任齊尚書祠部郎。父親蔡點，是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别駕。

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詧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詧出鎮會稽，大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非人也。"詧莅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王譽結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悦，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詧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詧納之。

大寶從小是孤兒，而勤學不怠，善作文章。先以明經科對策第一，出仕武陵王國左常侍。曾經以書信干求僕射徐勉，徐勉大加賞識，就讓他與自己的兒子交往，所收藏的書籍，都給予他。所以博覽群書，精通所學的知識。蕭詧開始受任，徐勉便推薦大寶爲侍讀，兼掌管記室。不久任尚書儀曹郎。蕭詧出京鎮守會稽，大寶到選曹求取諮議，没得到，讓他做記室。大寶挽袖而出説："不爲孫秀就不是人。"蕭詧統治襄陽時，升任諮議參軍，謀略都是大寶所出。當梁元帝與河東王蕭譽結怨，蕭詧派大寶出使江陵觀察形勢。梁元帝一向瞭解大寶，見到他後十分高興，給他看自己所作的《玄覽賦》，讓他注解。三天注解完畢。梁元帝大爲贊嘆，贈送非常豐厚。大寶回去後，對蕭詧説："湘東一定另有所圖，將起禍亂，不能去援助臺城。"蕭詧采納了。

及詧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巋嗣位，册授司

蕭詧在江陵稱帝後，大寶任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升柱國、軍師將軍，封爵安豐縣侯。蕭巋繼位後，册授他司空、中書監、中權大

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巋之三年，卒。及葬，巋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凱，配食詧廟。

將軍、領吏部尚書。執意辭去司空，應准了，加授特進。蕭巋天保三年，大寶去世。安葬時，蕭巋三次前去。追封司徒，進爵爲公，謚號爲文凱，配享蕭詧宗廟。

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詧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册，并大寶專掌之。詧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詧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并行於世。

大寶生性嚴密有序，有智謀，深通政事，文辭豐富酣暢。蕭詧的章表、書記、教令、詔册，都由大寶專門掌管。蕭詧全心委托，以他爲謀臣。當時的人認爲蕭詧有大寶，猶如劉備有孔明。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都在世上流傳。

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詧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

大寶有四個兒子。次子蔡延壽有器度見識，博覽群經，特别善於處理當世事務。娶蕭詧的女兒宣城公主，歷任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跟隨蕭琮進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任成州刺史時去世。

蔡大業

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爲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大寶的弟弟蔡大業，字敬道。有高尚德行，任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去世時，追封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簡。有五個兒子，允恭最知名。任太子舍人。梁滅亡進入陳，爲尚書庫部郎。陳滅亡後入仕隋，爲起居舍人。

王操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晋陽人，詧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爲詧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詧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巋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吴明徹爲寇，巋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巋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

王操字子高，祖先是太原晋陽人，是蕭詧母親龔氏的表弟。性情敦厚，有謀劃方略。起先任蕭詧外兵參軍，受到的重用略亞於蔡大寶。蕭詧稱帝後，他歷任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升爲柱國，封新康縣侯。蕭巋繼位後，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當吴明徹入侵時，蕭巋出走住在紀南，王操安撫將士，没有不聽從的。明徹撤退後，江陵獲得保全，是王操的功勞。升任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荆州刺史。王操位居朝廷顯要，總是自謙退讓，深受當世稱頌。去世時，蕭巋在朝堂哀悼，流着眼淚説："天不讓我平蕩江表，爲何這麽快奪走我的賢相啊!"安葬時，親祭於瓦官門。追封司空，進爵爲公，謚號爲康節。

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黄門侍郎。

有七個兒子，次子王衡最出名。有才學，任中書、黄門侍郎。

魏益德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詧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黄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巋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詧廟。

魏益德，是襄陽人。有才幹，膽識勇猛過人。蕭詧稱帝後，進升爲柱國，封爵上黄縣侯。死後，贈司空，謚號爲忠壯，進爵爲公。蕭巋天保五年，讓益德配享蕭詧宗廟。

尹正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莅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詧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巋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廟。

尹正，祖先是天水人。蕭詧統治雍州時，尹正是他的府中兵參軍。擒獲張纘和杜岸都是尹正的功勞。蕭詧稱帝後，任護軍將軍，官柱國，封新野縣侯。死後，追封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剛。蕭巋天保五年，讓尹正配享蕭詧宗廟。

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兒子尹德毅，有權術謀略，任大將軍。後來因爲受到懷疑被勒令自殺。

甄玄成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録事參軍隨詧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

甄玄成字敬平，是中山人。博通經史，善作文章。從小就被簡文賞識。任録事參軍跟隨蕭詧鎮守襄陽，改任中記室參軍，常參與政事。因江陵兵力强大，便懷有叛逆之心，暗中寫信給梁元帝，詳細説明誠意。有人得到此信，送給蕭詧。蕭詧深信佛法，不願殺誦念《法華經》的人。玄成平素誦讀《法華經》，因此獲得免罪。蕭詧後來見到他，常説："甄公你多虧《法華經》的功勞。"後來任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

子翊，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兒子甄翊，少年時深沉敏鋭，熟悉政事。歷任中書舍人、尚書右丞。跟隨蕭琮進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任太府少卿時去世。

岑善方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詧至襄陽。詧初請内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詧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詧委以機密。卒，贈太常

岑善方字思義，是南陽棘陽人。祖父岑惠甫是給事中。父親岑昶，是散騎侍郎。善方有才幹和度量，博涉且精通經史。任刑獄參軍跟隨蕭詧到襄陽。蕭詧開始請求歸附時，任善方兼記室充任使者，往返一共幾十次。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蕭詧稱帝後，任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清正謹慎，有蓋世才幹，所以蕭詧交托他機密。死後追封太常卿，謚號爲敬。所著文集十

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

卷。

有七子，并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有七個兒子，都有品行。之元、之利、之象最有名。之元是太子舍人，死得早。之利入仕隋，任零陵郡丞。之象入仕隋，是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詧，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詧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宗如周是南陽人。有才學，作爲府僚跟隨蕭詧，後官至度支尚書。如周面部狹長，蕭詧因《法華經》上說："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常常戲笑他說："你爲何指責佛經?"如周局促不安，陳述說没有指責。蕭詧又戲笑如前。如周害怕了，出來告訴蔡大寶。大寶瞭解其意，笑着對他說："你没有指責其他經文，衹是不信《法華經》。"如周纔明白。又曾有人向如周講述事情，說是"爲經作如州官"。便說："我有委屈，故來向如州官訴說。"如周說："你是哪裏的小人，敢直呼我名!"那人慚愧地道歉說："衹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叫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呼如周官作如州。"如周就笑道："令你自責，我受侮更深。"衆人都佩服他的寬宏度量。

袁敞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内史。敞少有識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盗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户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袁敞是陳郡人。祖父袁昂是司空。父親袁士俊，是安成内史。袁敞小時候就有見識和度量，廣涉文史。作爲吏部郎出使到周。當時主持者將袁敞排在陳使的後面，袁敞堅決不服從說："昔日陳的祖父，衹是梁諸侯下屬的小吏，盗取江東。現在周是萬國朝拜之宗主，按禮節招撫背離者。如果讓梁的使者位居陳之後，恐怕會倫常失序。這哪裏是我所期望的。"主持者不能讓他屈服，就將情況上奏。周武帝認爲他有理，就詔令袁敞與陳使者分兩天進見。出使歸來，因爲符合旨意，升爲侍中。改任左户尚書。跟隨蕭琮入隋，被授開府儀同三司。任譙州刺史時去世。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

論曰：自從五行的金運行不順以來，中原混亂，元氏是上天安排，統一華夏。鐵弗、徒何等

何之輩，雖非行録所歸，觀其遞爲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

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内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頹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仇，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人，雖不能列於正統，但觀察他們迭相割據，也是一時豪傑。但最終被夷滅，可以説是魏的驅趕和并吞。

梁主能謀有方，愛養賢士，擁有英雄的志向，霸王的謀略。當淮海一帶動蕩不安，骨肉離心，便擁衆自固，向魏稱藩歸附，最終占有全楚，振興衰運。雖疆土有異於舊國，而位號同過去一樣。影響長遠，儘管國家歷時很短，不能不稱其賢德啊！嗣子繼業，增補舊制，賞罰得體，舉措有方。暗中親近仇敵，能威謀并用；朝宗北周，使聲名遠揚。難道不是繼業的明主嗎？蕭琮離開其國，因而不返，成爲北朝的外戚。放棄自執政權，大概是奉行保全之道吧。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内，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禀。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强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

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强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虚；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絶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内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内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

天地包容極大，日月照臨極廣。萬物之中，人類少而禽獸多；天地之間，中原狹小而異域寬廣。人生活在天地間，禀受陰陽之氣，愚智來源於自然，剛柔受制於水土。所以霜露之聚集，風氣的通暢，九川成爲綱紀，五岳來作鎮物。這就是所説的諸夏，生長在其間的人，創造出仁義道德；昧谷嵎夷，孤竹北户，受到邊界長城的隔斷，受到滄海交河的阻隔，這就是所説的荒服後裔，受這種自然界影響的人，則天生有違背仁德的惡行。至於那九夷、八狄，種族繁盛，七戎、六蠻，充滿邊地，雖然風俗有異，嗜欲不同，但貪得無厭，凶狠好戰，强大就用軍隊抵禦，弱小就稽首臣服，其準則是相同的。

秦始皇肆虐天下，到遠方濫用武力；漢武帝兵强馬壯，肆意謀取遠土。擊退了匈奴，國家却空虚了；送來了天馬，人民都困乏了。由此可知雁海龍堆，是天要隔絶夷夏；南方的炎熱北方的沙漠，是地要分開内外。況且時代不是秦、漢了，志向却想超越嬴、劉。違反天理求取功業，竭盡人力滿足欲望，顛覆的災禍來臨，就必然不會復返。所以先王留下教導，以諸夏爲内部以夷狄爲外圍；先哲垂示風範，宣揚德行而鄙視擴張。即使大禹的足迹遍及東西各地，也没越過海和流沙；《王制》的記載從北往南，僅列穴居的交趾。難道不是道理貫通三古，大義在百代受到尊崇嗎！

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從魏到隋，朝廷更迭頻繁，四夷的朝拜，也因時而異。現分別編次，完備《四夷傳》。

高麗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内，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鱉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

高句麗，祖先最初出自夫餘。夫餘王曾得到河伯女，將她關閉在房内，受到太陽光的照射，縮身避開，日影又追逐她，這樣有了身孕，生下一卵，有五升大。夫餘王將其扔給狗，狗不吃；給豬，豬不吃；丢在路上，牛馬避開；丢到野外，衆鳥用毛保護它。王想剖開却弄不破，就還給其母。母親用東西裹好放在暖和的地方，有一個男孩破卵而出。長大後，取字叫朱蒙。那裏的俗話稱"朱蒙"，是善射之意。夫餘人認爲朱蒙不是人生的，請求除掉他。王不聽從，命他養馬。朱蒙私下嘗試，知馬種有好壞，駿馬減食使變瘦，劣馬仔細看養讓長肥。夫餘王自己騎肥馬，將瘦馬給朱蒙。後來狩獵，因爲朱蒙善射，給他一支箭。朱蒙祇用一支箭，却射死很多野獸。夫餘的大臣，又圖謀殺掉他，母親以此告訴朱蒙，朱蒙就與焉違等二人向東南逃走。中途遇到一條大河，想渡河没有橋。夫餘的人追得很急，朱蒙求告河水説："我是太陽的兒子，河伯的外孫，現追兵迫近，怎麽過河？"於是魚鱉架橋，朱蒙得以渡河。魚鱉就解散了，追騎不能渡過。朱蒙到了普述水，遇見三個人，一個穿麻衣，一個穿縫綴之衣，一個穿水藻衣，與朱蒙到了紇升骨城，就居住在那裏。號稱高句麗，因此用高作姓氏。在夫餘的妻子懷孕，朱蒙逃走後，她生下兒子始閭諧。長大後，得知朱蒙做了國王，就與母親逃去歸附他。取名閭達，將國事委托給他。

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朱蒙死後，兒子如栗繼位。如栗死後，兒子莫來繼位，就并吞了夫餘。

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

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掉朝鮮，設置玄菟郡，將高句麗作爲縣隸屬於該郡。漢朝時所賜的衣物朝服鼓吹，經常從玄菟郡接受。後來漸漸自滿，不再去郡裏，祇在東邊界建小城接受賜物，所以稱此城爲幘溝漊。"溝漊"是句麗的"城"名。

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强迫遣之，皆出塞爲寇盗。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悦，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

王莽初年，調動高句麗的士兵攻打胡人，不想去，王莽强行派遣他們，都出塞變成寇盗。州郡怪罪於句麗侯高騶，嚴尤引誘并殺掉他。王莽十分高興，改名爲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

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宫，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

到漢殤帝、漢安帝年間，莫來後代子孫宫，幾次侵犯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伐他，也不能制止。

宫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

宫死後，兒子伯固繼位。漢順帝、漢和帝年間，又屢次進犯遼東，進行搶劫。漢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伐他，斬首級幾百，伯固纔投降，歸屬遼東。公孫度在海東稱雄，伯固與他通好。

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户。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

伯固死後，兒子伊夷摸繼位。伊夷摸自伯固之時，已幾次進犯遼東，又接受五百多户逃亡的胡人。建安年間，公孫康派軍隊攻打他，攻破其國，焚燒城邑村落，投降的胡人也反叛了。伊夷摸又重新建國。那以後伊夷摸又進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敗他。

伊夷摸死，子位宫立。始位宫曾祖宫，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宫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宫，故名位宫。位宫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宫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宫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毌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宫，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䞿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宫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宫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絶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

伊夷摸死後，兒子位宫繼位。起初位宫的曾祖宫，一出生就能睁眼看，國人討厭他。長大後凶狠殘暴，國家也因此殘缺破碎。位宫也一生下就能看人，高麗稱相似爲"位"，認爲他與曾祖宫相似，所以取名位宫。位宫也强壯勇猛，會騎馬，善於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軍討伐公孫文懿，位宫派主簿、大加率幾千人助戰。正始三年，位宫進犯遼西安平。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儉帶領一萬人從玄菟出發，討伐位宫，在沸流展開大戰。他戰敗逃走，毌丘儉追到䞿峴，拴好車馬登上丸都山，屠殺他都城的人民。位宫隻身帶着妻子兒女遠逃。正始六年，毌丘儉又去討伐，位宫輕裝逃到沃沮。毌丘儉派將軍王頎去追趕，横穿沃沮一千多里，到達肅慎南面，刻石記功。又在丸都山刻石、在不耐城刻銘後返回。這以後，恢復與中原的交往。

晋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位宫

晋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占據昌黎大棘城，晋元帝授他平州刺史。位宫的玄孫乙弗利頻頻侵

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

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陜，戰於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毁丸都城而還。釗後爲百濟所殺。

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

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户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黄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

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宫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説，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

犯遼東，慕容廆不能制止。

弗利死後，兒子高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的兒子慕容晃討伐他，從南陜進入，在木底作戰，大敗高釗軍，追到丸都。高釗隻身騎馬逃竄，慕容晃挖掘高釗父的墳墓，掠走他的母親妻子、珍寶、男女五萬多人，焚燒房屋，毁壞丸都城後返回。高釗後來被百濟國所殺。

到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句麗進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派弟弟慕容農討伐句麗，恢復了兩郡。慕容垂的兒子慕容寶任句麗王高安爲平州牧，封爲遼東、帶方二國王，開始設置長史、司馬、參軍等官職。後來占有遼東郡。

魏太武帝時，高釗的曾孫高璉開始派遣使者到安東，上表進獻地方特産，還請求賜予皇帝的姓。太武帝贊許他的忠誠，詔令將皇帝的世系名諱給他。派員外散騎侍郎李敖出使授高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李敖到那裏，住在平壤城，詢問方輿事務，説："距遼東南一千多里，東到栅城，南到小海，北到以前的夫餘，人口户數是前魏時的三倍。"後來貢使不斷，每年送兩百斤黄金、四百斤白銀。那時馮弘率領部衆投奔他，太武帝遣散騎常侍封撥詔令高璉，讓他送回馮弘。高璉上書稱應當與馮弘一道接受王化，竟然不遣送。太武帝氣憤，將要去征討。樂平王元丕等建議以後再發兵，太武帝纔作罷。然而馮弘也很快被高璉殺掉。

後來文明太后因爲獻文帝的六宫不齊備，敕令高璉進獻女兒。高璉上表稱：女兒已嫁，請求用弟弟的女兒來回覆聖旨。朝廷答應了，就派安樂王元真、尚書李敷等送聘禮到那裏。高璉受到身邊人的蠱惑，稱朝廷昔日與馮氏結爲婚姻，没過多久就滅了其國。像殷滅亡那樣的教訓不遠，應找個藉口推辭。高璉就上書，謊稱女兒已死。朝廷懷疑他是托辭抗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重重地責備他，如果女兒確實死去，任憑挑選宗族的女兒。高璉説："如果天子饒恕我以前的過失，一定奉詔。"時逢獻文帝去世，就停止了。

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絶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簒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静以聞。"

至孝文帝時，高璉的進獻比以前倍增，受到的賞賜也略有增加。那時光州在海上得到高璉遣派到蕭齊的使者餘奴等，送到京城。孝文帝下詔責備他說："蕭道成親自殺死自己的國君，在江左僭稱帝號，我正想在舊地復興滅其國，統一原劉宋的地區。而你竟越過國境趨附外人，勾通簒國之賊，哪裏有藩臣守節之義？現在不因一次過失掩没以往的忠誠，都送回去。你當感恩思過，敬奉聖明法憲，安撫穩定部下，隨時報告動静。"

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産土毛，無愆王貢。但黄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産。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絶之義，悉遷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

太和十五年，高璉去世，享年一百多歲。孝文帝在東郊哀悼，派謁者僕射李安上追封高璉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號爲康。又遣大鴻臚授高璉的孫子高雲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予衣帽器物車旗飾物等。又詔令高雲遣世子入朝，令他來參加郊祭之禮。高雲上書稱病推辭，遣堂叔升于隨使到京城。遭到嚴厲責斥。從此，每年進貢。正始年間，宣武帝在東堂接見他的使者芮悉弗，進奏道："高麗忠於天極朝廷，累世純誠，當地土産，無失王貢。但黄金出於夫餘，珂是涉羅所産。今夫餘被勿吉所逐，涉羅被百濟吞并。我國王臣高雲爲了繼絶大義，舉國遷到境内。兩種貢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在是兩賊造成。"宣武帝說："高麗世代擔任大將，專門控制海外，九夷狡黠之衆，確實能征服他們。昔日方貢的過失，責任在連率這些官吏。應向你主傳達我的旨意，務必恩威并用，使兩小國回到故土，土産無失常貢。"

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

神龜年間，高雲去世，靈太后爲他在東堂哀悼。遣使追封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授他的世子高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年，光州又在海上抓住梁授高安任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者江法盛等，送到京城。

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

高安死後，兒子高延繼位。孝武帝初年，詔令加授高延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

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

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于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絶。

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城内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别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内城及漢城，亦别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争不息。

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强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

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年間，詔令加授高延侍中、驃騎大將軍，其餘的如故。

高延死後，兒子高成繼任。自武定以來，他的貢使每年都到。大統十二年，遣使到西魏朝貢。在齊代替東魏那年，遣使向其朝貢。齊文宣帝加授高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到營州，派博陵崔柳出使高麗，索要魏末流民。敕令崔柳説："若有不服的，可見機行事。"到以後，没有得到許諾。崔柳怒目呵斥他們，將高成用拳打倒在床下，高成身邊的人鴉雀無聲不敢動，纔謝罪服從，崔柳帶走五千户回覆皇命。

高成死後，兒子高湯繼位。乾明元年，齊廢帝以高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高湯遣使到周，武帝以高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即位，高湯遣使到京城，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從此，每年遣使朝貢不斷。

高麗國，東到新羅，西越過遼，兩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一千多里。都是土著居民，隨山谷居住，穿布帛及皮。土地貧瘠，蠶桑農耕不能自給，所以那裏的人都節用飲食。國王好修宫殿，都城平壤，也叫長安城，東西六里，依山勢蜿蜒，南臨浿水。城内有糧倉和器械儲藏，寇敵來時，纔進入固守。王在它旁邊另建住宅，不常居住。都外還有國内城及漢城，也是别都。國人稱爲三京。還有遼東、玄菟等幾十城，都設置官署以便管理。與新羅常常相互侵襲争奪，戰争不斷。

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共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務。大對盧是由强弱互相争奪後自己任職，不由王設置。還有内評、五部褥薩。百姓都頭戴折風，形狀像

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黄革履。婦人裙襦加襈。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晋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税，布五匹、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税，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爇而斬之，籍没其家；盗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弦、琴、筝、篳篥、横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浿水上，王乘腰輿、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净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綉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内，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争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并置

弁，士人再插上兩根鳥羽。富貴之人，帽子叫蘇骨，大多用紫羅製成，用金銀裝飾。穿大袖衫、大口褲、素皮帶、黄皮鞋。婦女穿裙襦，周邊加襈飾。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晋陽秋》。兵器與中原大致相同。春秋狩獵之時，王親臨現場。賦税，五匹布、五石穀；流動人口三年交納一次，十人共納一匹細布。交租，每户一石糧，少的七斗，最少的五斗。刑法，反叛及謀逆的，綁在柱上，用火燒後再斬殺，没收家財；盗竊就十倍賠償，如果家貧無力償還公私債務，就聽任子女變成奴婢進行賠償。用刑嚴峻，少有犯法的。樂器有五弦、琴、筝、篳篥、横吹、簫、鼓之類，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集在浿水游戲，國王坐肩抬的便輿、排列儀仗觀看。看畢，王穿着衣服跳下水，分爲左右兩部，相互濺水和投擲石頭，呼喊追逐，再三而止。風俗是喜愛潔净，崇尚儀容舉止，以快走爲敬。跪拜就拖着一隻脚，站立多反拱，走路一定要插手。性情詭秘，言辭污穢，不避親疏。父子同河洗浴，同室而寢。喜愛歌舞，常在十月祭天，大聚會時所穿衣服，都是錦綉并用金銀裝飾。喜歡蹲坐，用案几吃飯。出産三尺馬，稱這原是朱蒙所乘的馬種，就是果下馬。風俗尚淫，不感到羞愧。女子到處游動，没有固定的男人，夜晚就男女群聚嬉戲，没有貴賤的限制。也有婚嫁，男女相悦就成親。男家送猪、酒，没有錢財聘禮；有人接受財禮的，衆人都引以爲耻，認爲是賣婢女。死者，在屋内停殯，經過三年再擇吉日安葬。爲父母及丈夫守喪，都是三年，兄弟則是三個月。剛死時哭泣，安葬時吹奏起舞來送别。埋好後，將死者生前的衣服器玩車馬放在墓側，送葬的争奪後離開。信佛教，敬鬼神，多淫祠。有兩所神廟：一個是夫餘神，以木刻成婦人像；一個是高登神，稱他是始祖夫餘神的兒子。都設置官署，派人守護，大概是指河伯女和朱蒙。

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

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靺鞨，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群小，私將弩手，巡竄下國，豈非意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殷勤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

隋平定陳後，高湯十分恐懼，布兵積糧，作抵抗守衛的準備。開皇十七年，皇上賜予璽書，責備他道："常遣使者，每年朝貢，雖稱藩國，未盡誠心。驅趕靺鞨，禁錮契丹。前幾年暗中買賣營利，招引煽動衆人，私帶射手，奔竄於下屬國，豈不是用意不良，故意盜竊？坐使館舍空空，嚴加防守；又屢遣騎兵，殺害邊境居民，經常猜疑，密探消息。殷切地曉諭，允許改過自新。"高湯得到詔書後惶恐不安，打算上表謝罪。時逢病死。

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册爲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

兒子高元繼位。隋文帝派人授高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一套衣服。高元奉表謝恩，并祝賀吉祥，乘機請求封王。文帝優待他册封爲王。第二年，率領一萬多靺鞨騎兵進犯遼西，被營州總管韋世冲擊敗逃跑。皇上大怒，命令漢王楊諒爲元帥，統領水陸兩路軍討伐他，下詔廢黜其爵位。當時糧運跟不上，軍隊缺糧，部隊開出臨渝關，又遇病疫，士氣不振。駐扎在遼水後，高元也惶恐不安，遣使謝罪，上表自稱"遼東糞土臣高元"等等。皇上於是罷兵，待他如初。高元也每年遣使朝貢。

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并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將陷，賊輒言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

煬帝繼位後，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都親自到京城進獻，於是徵召高元入朝。高元害怕了，却缺乏附屬國的禮儀。大業七年，皇上要對高元興師問罪，皇上渡過遼水，在遼東停下扎營，分道出師，各自駐軍城下。高麗出戰大多失利，都據城固守。皇帝下令諸軍進攻，又敕令諸將，高麗若投降，應立即撫慰接納，不得縱兵進入。城即將攻陷，敵就聲稱投降。諸將奉旨，不敢乘機出擊。先跑去上奏，等到報告以後，敵守禦完備了，又出來迎戰。如此三次，皇帝不省悟。因此糧盡兵疲，運輸跟不上，諸軍大多戰敗，於是回國。這次遠征，衹在遼水西面攻克武厲邏，設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歸。大業九年，皇帝又親征，敕令諸軍見機行事。諸將分道

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并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鋭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盗賊蜂起，所在阻絶，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攻城，敵勢日益窘迫。時逢楊玄感作亂，皇帝大爲驚恐，當天就全部撤軍回國。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到高麗，致使高麗清楚瞭解隋的情況，用盡精鋭部隊來追擊，隋的後軍多失敗。大業十年，又發天下兵，適逢各地起義，道路阻絶，耽擱軍期。到了遼水，高麗也困弊，遣使請求投降，送上斛斯政贖罪。皇上答應了，停在懷遠鎮受降，然後帶着俘虜軍資返回。到了京城，帶上高麗使者親自到太廟告祭，并扣留他。又徵召高元入朝，高元始終不來。皇帝又打算發兵，適逢天下大亂，就没再前去。

百濟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鱉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强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

百濟國，大約是馬韓之類，來自索離國。他的國王外出，他的侍兒在這之後妊娠，國王回來後，想殺她。侍兒説："前些時候看見天上有鷄蛋般大的雲氣降落，受到感應，所以懷孕。"王放過了她。後來生下男孩，王將他丢進猪圈，猪用嘴對他吹氣，不死；後來又换到馬欄，也同樣。王認爲是有神護佑，下令撫養他，取名東明。長大後，善射，王忌恨他勇猛，又想殺他。東明就逃走，向南到淹滯水，用弓敲打水，魚鱉都來架成橋，東明乘機渡河，到夫餘後稱王。東明的後代有仇台，十分仁義，開始在帶方故地建國。漢遼東太守公孫度將女兒嫁給他作妻子，就成爲東夷强國。當初曾得到百家幫助，因此稱百濟。

其國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鞬吉支"，夏言并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

百濟東到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都臨大海，處於小海南，東西相距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多里。都城叫居拔城，也叫固麻城。都外還有五方：中方叫古沙城，東方叫得安城，南方叫久知下城，西方叫刀先城，北方叫熊津城。王姓餘氏，號爲"於羅瑕"，百姓稱他"鞬吉支"，漢語都是王的意思。王的妻子稱爲"於陸"，漢語即妃。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以上用銀花飾冠。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

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人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

十二品，都是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都是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門，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交換一次。都城有萬家，分爲五部，是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每部有五巷，官民住在那裏。每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任方領，方佐作副手。方有十郡，郡有三個將，以德率任此將。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的內外百姓及其他小城，都分屬郡管理。

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蓍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摴蒱、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棋。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没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

百濟人中混雜有新羅人、高麗人、倭人等，也有中原人。他們的飲食衣服，與高麗大致相同。如果朝拜祭祀，帽兩邊加上翅，戰事則不加。拜謁的禮節，兩隻手撑在地上表示禮貌。婦女不塗脂抹粉，姑娘的辮髮披在後面，已出嫁的，就分成兩股，盤在頭頂。上衣像袍子，衹是袖略大。兵器有弓箭刀矟。風俗重視騎射，兼喜愛古籍歷史，優秀的很會寫文章，能寫公文，能辦事。還知曉醫藥、占卜和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却没有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等樂器，和投壺、摴蒱、弄珠、握槊等雜戲。特別崇尚下棋。通行劉宋《元嘉曆》，以正月作爲歲首。用布、絹、絲、麻及米等納賦稅，根據年成好壞，分等級交納。刑罰方面，反叛、臨陣脱逃及殺人的，斬首；盜竊者，流放，收繳贓物的兩倍；婦女犯奸，降作夫家奴婢。婚娶禮節，大致與漢人相同。父母和丈夫死後，服喪三年，其餘的親人在安葬後就守喪期滿。土地濕潤，气候温暖，人們都依山而居。出産巨栗，

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温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那裏的五穀、雜果、菜蔬及酒菜食物之類，大多跟内地相同。祇是没有駝、騾、驢、羊、鵝、鴨等。國内有八大姓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國王每年在四季中的第二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在都城建有始祖仇台的廟，一年祭奠四次。國家的西南部，有人居住的小島有十五處，都有城邑。

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鄰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

魏延興二年，國王餘慶開始派遣他的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皇上通報道：“臣與高麗，都來自夫餘，先世之時，十分顧念舊情。他的祖先釗，輕易廢棄睦鄰友好，侵犯我國。我的祖先須，整頓軍隊迅速前去，梟斬釗首。自那以來，不敢南侵。自從馮氏被殺，餘部逃竄，高麗漸盛，就開始欺凌進逼，結怨興禍，三十多年。如果天賜慈悲，遠布無邊，速遣一將，來救我國。我一定送上女兒，爲你打掃後宫，還送上子弟，爲你在野外馬場養馬，寸土介民，不敢私有。庚辰年後，我國西界海中，發現十多具尸體，還得到衣服器用鞍勒。仔細察看，不是高麗之物，後來聽説是您派人來招降我國，長蛇阻道，而死在海上。現送上所得的其中一個馬鞍，作爲實證。”

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仇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

獻文帝因其地處偏遠，冒險來進獻，待他優厚，派遣使者邵安同他的使者一起回去。詔令説：“得表知你無恙。你與高麗不和，致使遭受侵犯，如果能遵循大義，持守仁道，還擔心什麼仇敵呢。先前遣使，渡海去撫慰周邊鄰國，已去幾年，一去不返，是生是死，是否到達，不能確知。你所送鞍，比較昔日騎乘的，不是中原之物。不能用疑作相似之物，來推出必然過失。如何處理大事，已在另外的聖旨上闡明。”又下詔説：“高麗在前朝就已稱藩，供職日久，對百濟雖從前有爭端，對我國尚没有犯禁的罪過。你剛通使，便請求去討伐，探尋事機，理由不充分。所獻錦布及海貨，雖未全部到達，表明你的誠

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仇，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自晉、宋、齊、梁據江左，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絶。

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

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别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十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静。然餘璋内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悦，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争。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絶。

心。今賜予物品同别國一樣。”又詔令高璉護送邵安等。到了高麗，高璉聲稱昔日與餘慶有仇，不讓經過。邵安等人於是都返回，又下詔責備高麗。五年，派邵安等從東萊渡海，賜餘慶璽書，褒揚他的誠信。邵安等到海濱，遇大風吹打，最終没有到達而回。

自從晉、宋、齊、梁占據江東，也遣使前去稱藩，并受到拜官封爵。也與魏不斷絶往來。

北齊接替東魏後，百濟國王餘隆也與之遣使通好。餘隆死後，兒子餘昌也與北齊通使受命。武平元年，北齊後主任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武平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

北周建德六年，北齊滅亡，餘昌開始遣使與北周通好。宣政元年，又遣使來進貢。

隋開皇初年，餘昌又遣使進貢地方物産，被授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定陳的那一年，戰船漂泊到海東躭牟羅國。戰船得以回來，經過百濟，餘昌資助豐厚，并且遣使奉表祝賀平定陳朝。文帝贊許他，下詔説："你國相隔甚遠，來去困難，從今以後，不必每年進貢。”使者手舞足蹈地離開。開皇十八年，餘昌派他的長史王辯那來進獻地方物産。正值遼東戰役，遣使奉表，請求做嚮導。皇帝下詔，厚賞他的使者遣他回去。高麗知道此事，派兵侵犯其境。餘昌死後，兒子餘璋繼任。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那年，又遣使王孝鄰進獻，請求討伐高麗。煬帝許諾了，命他窺視高麗動静。但餘璋暗與高麗和好，懷着欺詐之心窺視中央大國。大業七年，皇帝親征高麗，餘璋派大臣國智牟來請問軍期。皇上非常高興，重加賞賜，派尚書起部郎席律到百濟，告知他。第二年，全軍渡過遼水，餘璋也在邊境嚴陣以待，聲稱助軍，實際上持觀望態度。不久與新羅有矛盾，經常有争戰。大業十年，又遣使朝貢。後來天下大亂，使節就斷絶。

其南，海行三月有𨈭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獐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在其國南邊，船行三個月到𨈭牟羅國，南北相距一千多里，東西幾百里，國内多獐鹿，是百濟的附庸國。向西走三天，到貊國有一千多里。

新羅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强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金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新羅國，祖先原是辰韓種族。地處高麗東南，位於漢朝時的樂浪。辰韓也叫秦韓。相傳是秦朝時躲避徭役而來的逃亡者，馬韓分割自己東邊的一塊讓他們居住，因是秦人，故稱之秦韓。他們的言語名稱，有點像中原人，稱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彼此稱呼徒，與馬韓不同。辰韓王常由馬韓人擔任，世代相傳，辰韓不得自立國王，表明他們是流移來的緣故。經常受到馬韓的控制。辰韓之初，有六國，漸漸分爲十二國，新羅是其中之一。另一説法是魏將毌丘儉討伐并攻破高麗後，跑到沃沮，後來又回歸故國，留下的人，就建立了新羅，也叫斯盧。居民中混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人，擁有沃沮、不耐、韓、濊等地。國王原是百濟人，從海上逃到新羅，做了國王。起初是百濟的附庸國，百濟征討高麗，人們不堪忍受戰争徭役，先後來歸附他，以致强盛了。趁機襲擊百濟，附屬於迦羅國。傳三十代，到金真平。於隋開皇十四年，遣使進貢地方物產。文帝授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營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

官職有十七等：一等官是伊罰干，貴如相國，二等是伊尺干，三等迎干，四等破彌干，五等大阿尺干，六等阿尺干，七等乙吉干，八等沙咄干，九等及伏干，十等大奈摩干，十一等奈摩，十二等大舍，十三等小舍，十四等吉士，十五等大烏，十六等小烏，十七等造位。都城外設有郡縣。他的文字、甲兵，與中原相同。挑選健壯的進入軍隊，烽火、戍地、巡邏都有駐扎隊伍。風俗、刑政、衣服大致與高麗、百濟相同。每月初相互祝賀，國王設宴，賞賜群官。那一天，敬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安排音樂，讓官員射箭，賞給馬和布匹。遇有大事，就會集官員

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

商議决定。服色崇尚素色。婦女辮髮繞在脖子上，用彩色絲綢和珠子裝飾。婚嫁禮物衹有酒和食物，多少依貧富而定。新婚之夜，新娘先拜公婆，再拜大哥和丈夫。人死後有棺材裝殮，安葬後上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兒子死後，服喪一年。田地肥沃，水田旱地都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大致與中原相同。

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大業以來，每年遣使朝貢。新羅地勢多山而險峻，雖然與百濟不和，百濟也不能攻取。

勿吉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環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并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强國。

勿吉國在高句麗之北，又叫靺鞨。部落各有部落長，不統一。此族人勁悍，在東夷中最强壯，語言獨特。常輕視豆莫婁等國，諸國都害怕。距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往北二百多里有善玉山，從此山往北走十三天到祁黎山，又往北走七天到洛環水，河寬一里多，又往北走十五天到太岳魯水，再往東北走十八天到達其國。國內有大河，三里多寬，名叫速末水。部落類別有七種：一個號稱粟末部，與高麗相接，有幾千强兵，都驍勇，常侵犯高麗；第二個是伯咄部，在粟末之北，有七千强兵；三是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四是拂涅部，在伯咄東面；五是號室部，在拂涅之東，六是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是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强兵并不超過三千，而黑水部尤其勁健。自拂涅往東，箭頭都是石製的，即古代的肅慎氏。勿吉是東夷中的强國。

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菜則有

多依山傍水居住。頭領是大莫弗瞞咄。國家南部的從太山，漢語意是太皇，民俗很敬畏它，不能在山上大小便，路過此山的人，要用東西裝走。山上有熊羆豹狼，都不傷人，人也不敢射殺。地勢低下潮濕，築土成堤，挖洞穴居，開口向上，用梯進出。國內無牛，有馬，車是用人步行推動，兩人相互對耕。田地多產粟、麥、穄，蔬菜則有葵。水氣裏多鹹，在樹皮上產鹽，也有

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奸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鹽池。牲畜中多猪，無羊。嚼米製酒，飲後也醉。有婚嫁，婦女穿布裙，男子穿猪皮裘，頭上插武豹尾。人們用尿洗手和臉，在諸夷中最不潔凈。新婚之夜，男到女家，摸摸新娘的乳房便罷。愛嫉妒，妻子在外淫亂，有人告訴丈夫，丈夫總是殺妻後就後悔，必定去殺報信的。因此奸淫之事終不發覺。人們都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三尺長，箭一尺二寸長，常在七八月製造毒藥，敷在箭上射禽獸，射中即死。煮毒藥的熱氣也能害死人。如果父母在春夏季去世，立刻埋葬，墳冢上建小屋，不讓雨淋濕；若秋冬季死去，用尸捕貂，貂吃其肉時，大多能捕到它。

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沵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泛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興和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于齊，朝貢不絕。

延興年間，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進貢五百匹馬。乙力支說：開始從本國出發，乘船逆難河西上，到太沵河，將船沉到河裏。往南走陸路，渡過洛孤水，從契丹西界到達和龍。自稱本國先攻破高句麗十個部落，與百濟密謀，從水路聯合攻取高麗，派乙力支出使大國，商議是否可行。下詔令："三國同是藩國，應和平共處，勿相侵擾。"乙力支便回去了。從他來時的道路，取原來的船，航行回國。太和九年，又遣使侯尼支入朝。第二年，又進貢。其鄰國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先後都遣使來朝貢。太和十二年，勿吉又遣使到京城進貢楛箭和地方特産。太和十七年，又遣使者婆非等五百多人來朝貢。景明四年，又遣使侯力歸朝貢。從這時到正光年間，貢使不斷。後來中原混亂，便常不來朝貢。興和二年六月，派遣石文云等進貢特産。一直到北齊時，朝貢不斷。

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

隋開皇初年，相繼遣使朝貢進獻。文帝對他的使者說："我聽說你們那地方的人驍勇，現在你們來甚合我意。像兒子一樣待你們，你們也

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内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顔,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鬥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悦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没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應像尊敬父親一樣待我。"回答説:"我們偏居一隅,聽説内地有聖人,所以來朝拜。現能瞻仰龍顔,願長期做您的奴僕。"勿吉國西北與契丹接壤,經常互相劫掠。後來趁他的使者來時,文帝勸誡他,叫他們不要互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而重重慰勞他們,讓他們在跟前宴飲。使者和同行人都起舞,曲折并多相鬥的樣子。皇上回頭對侍臣説:"天地間竟有這種舞蹈,總是顯出用兵之意。"但其國與隋相隔甚遠,衹有粟末、白山略近。煬帝初年,勿吉與高麗作戰,頻繁地打敗他們。頭領突地稽率他的部衆來投降,授他右光禄大夫,居住在柳城。與周邊的人相互往來,喜愛中原的風俗,請求戴冠束帶,皇帝表示贊許,賜給他錦綺以示表彰寵愛。遼東戰役時,突地稽帶領部衆來跟隨作戰,屢有戰功,得到的賞賜很豐厚。大業十三年,跟隨皇上巡游江都,不久讓他回到柳城。李密派兵攔劫他,僅幸免而已。到了高陽,隱藏在王須拔處。没過多久,逃歸羅藝。

奚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别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净,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群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内,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

奚本叫庫莫奚,祖先是東部胡宇文的另一部落。起初被慕容晃打敗,殘餘的人逃竄到松漠之間躲藏起來。其風俗很不潔净,却善於射獵,喜歡侵犯掠奪。登國三年,道武帝親自征討,到弱水之南大敗他們,獲取馬、牛、羊、豬十多萬頭。皇帝説:"這些異族部落,不明道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現在中原大亂,我先平定戰亂,然後再去威懾安撫,則没有不順服的。"接着皇帝南下,十幾年之内,各族與庫莫奚都繁衍强盛。等到統治遼海,安排戍守和龍,諸夷都震驚害怕,各自進獻特産。文成、獻文之時,庫莫奚每年送來名馬、花皮。孝文帝初年,遣使朝貢。太和四年,擅自進入塞内,托辭是怕地豆干劫掠,詔書嚴厲責備。太和二十二年,侵犯安州,當時營、燕、幽三州幾千士兵打跑他們。後來又誠心依附,總是要求入塞交換物品。宣武帝下詔説:"庫莫奚在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兩州邊地的居民雜居,交易往來,并不懷欺詐二心。從二十二年叛逆以來,就遠逃了。現雖來

居，交易往來，并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驚。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絶。齊受魏禪，歲時來朝。

依附，仍在塞外，常請求入塞，與百姓交易。如果壓制不答應，又違背了他們的歸附之心；相信而不防備他們，又怕萬一叛亂。交易買賣開始後，州裏要派人監管。”從此以後，每年朝貢進獻，從武定以來進獻不斷。北齊受魏禪後，每年按時來朝拜。

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後來種族逐漸增多，分爲五部：一部是辱紇主，二部是莫賀弗，三部是契箇，四部是木昆，五部是室得。每部以俟斤一人作爲頭領。隨水草遷徙，跟突厥很相似。阿會氏，在五部中最强盛，諸部都歸附他。常與契丹打仗，擄掠財物牲畜，由此而遣使進貢特産。

契丹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并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絶。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内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糴。及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氊爲上服，人給青氊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同被慕容晃打敗，都躲藏在松漠之間。登國年間，魏打敗他，於是逃散，與庫莫奚分開居住。經過數十年，稍有繁衍，有部落群體，在和龍北數百里做盜賊。真君以來，每年進貢名貴馬匹。獻文時，派莫弗紇何辰來中原進獻，在諸國之後也受到酒食禮遇。歸國後互相告知，稱贊中央大國的美好，内心都很向往傾慕，東北各狄族部落聽説後，無不想到歸附。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都拿他們的名馬和帶花紋的毛皮進獻朝廷。於是請求經常往來，都得以在和龍、密雲之間集市交易，上貢進獻一直不斷。魏太和三年，高句麗私下與蠕蠕國商議，想奪取地豆干瓜分。契丹怨恨以前高句麗突襲自己，由莫賀弗勿干率領他的部落，三千輛車、萬餘人驅趕各種牲畜來内地要求歸附，停在白狼水東。從此，每年向朝廷進貢。後逢饑荒，孝文帝准許他們入關内購買糧食。到宣武帝、孝明帝時，常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孝明帝熙平年間，契丹使者初真等三十人回國，靈太后依照他們在嫁娶時以青氊爲上等服裝的風俗，每人給青氊兩匹，獎勵他們誠懇歸順之心，其他仍依以前慣例進貢。到北齊接受東魏

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常不斷絶。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逾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

其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尸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

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内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

禪位，時常進貢不斷。

北齊宣帝天保四年九月，契丹進犯邊塞，文宣帝親自率軍北伐，到平州，挖通向西的壕溝。詔令司徒潘相樂率領五千精鋭騎兵，從東路奔往青山；又詔令安德王韓軌領四千精鋭騎兵東奔，截斷契丹逃路。文宣帝親自越過山嶺，奮力擊敵，大敗契丹，俘獲十多萬人、各類牲畜數十萬頭。潘相樂又在青山大敗契丹旁支部落。所俘的契丹人，都分開安置在各州。之後，契丹又被突厥逼迫，一萬多家寄居在高麗。

契丹的風俗與靺鞨相同，經常劫掠。父母死去而悲傷哭泣的人，被認爲不豪壯。衹把尸體放在山樹上，經過三年後，纔收取尸骨焚燒掉。同時斟酒祝辭説："冬月季節，向着太陽而吃，如果我打獵時，讓我多得些猪、鹿。"他們缺乏禮義頑固愚悍，在各異族中最嚴重。

隋開皇四年，契丹部族首領來拜見。開皇五年，契丹全都通好，文帝同意，允許他們居住在老地方。開皇六年，契丹各部族互相攻打，很長時間没有結束。又與突厥發生衝突，高祖派使者責備他們。契丹遣使者到京城叩頭請罪。之後，契丹旁支部落出伏等背叛高麗，率衆歸附。文帝見他們來歸附，憐憫他們。皇上剛與突厥和好，擔心失去遠方之人的支持，下令供給糧草全部歸還本部，命突厥撫慰接納他們。堅决拒絶前往。部落人漸增多，於是向北遷移，跟隨水草，對着遼西正北二百里，靠託紇臣水居住，東西有五百里，南北有三百里，分爲十部。軍隊多的有三千人，少的有千餘人。隨着寒暑變化和水草放牧。發生征戰，便由酋長互相商議，調動士兵，配合如同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派吐屯潘垤統領契丹，契丹殺死吐屯後逃跑。煬帝大業七年，遣使入朝，進貢地方物産。

室韋國在勿吉以北一千里，距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屬契丹一類，它南邊的是契丹，在北邊的稱號是失韋。從和龍出發往北走一千多里，進入契丹國，又往北走十天到啜水，又往北走三天是善水，再往北走三天到櫝了山，那

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㮈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穄。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

山高大，覆蓋三百里。又往北走三百多里，有條大河叫屈利，又往北走三天到刃水，再往北走五天就到達室韋國。從北方有大水流來，寬四里多，名叫㮈水。國土低窪潮濕，語言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相同。富產粟、麥及穄。夏天住在城裏，冬天隨水草遷移，多產貂皮。男子用繩繫頭髮。使用角弓，箭特別長。婦女將頭髮束成叉手髻。國內少有盜竊之事，盜一賠三；殺人的被罰三百匹馬。男女都穿白鹿皮襖褲。有麴，釀酒。一般人喜愛赤珠，用來爲婦女做裝飾，挂在脖子上，越多越珍貴。女兒没有赤珠以致不嫁。父母死後，兒女衆人哭三年，尸體放在林中的樹上。

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

武定二年四月，開始派遣使者張烏豆伐等進獻特產。到武定末年，貢使不斷。北齊受東魏禪後，也每年按時朝貢。

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并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

後來室韋分成五部，互不統一，就是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都没有君長。百姓貧窮，突厥以三吐屯統領他們。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蒢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筏，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匡寢則屈木爲室，以蘧蒢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

南室韋在契丹以北三千里，土地低窪潮濕，到夏季遷往北邊。貸勃、欠對兩山草木茂盛，禽獸很多，又多蚊蟲，人們都巢居躲避。漸漸分成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類似酋長。死後由子弟代位，無嗣就選擇賢才立爲酋長。風俗是男子都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相同。乘坐牛車，用蘧蒢草做房子，像突厥氈車的樣子。渡河就將木材捆綁成筏，有的用皮做船。用草織成馬墊，用繩結馬轡。彎曲木材做成框架居室，用蘧蒢草覆蓋，遷徙就用車裝走。用猪皮做席子，編木條作墊。婦女都抱膝而坐。氣候寒冷，田地收入很少。無羊，少馬，多猪和牛。與靺鞨的風俗相同，婚姻方面，兩家相許完畢，就搶了女子帶走，然後送來牛馬作聘禮，再送女回娘家，等有身孕後，纔相約跟着回家。婦女不能改嫁，認爲死人的妻子，難以共居。部落共製大棚，人死後放置上面。服喪三年，一年衹哭四次。國内無

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

鐵，從高麗輸入。多貂。

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没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獐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没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阱，騎木而行，偺即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

從南室韋往北走十一天到北室韋，分爲九個部落，圍繞吐紇山居住。部落頭領稱乞引莫賀咄。每部有三位莫何弗做副手。氣候最爲寒冷，雪深能淹没馬。冬天就進入山裏居住土穴，牛畜很多凍死。多獐鹿，以射獵爲本業，吃肉穿皮，鑿開冰用魚網打取魚鱉。地上多積雪，爲避免掉進陷阱，騎木板行走，遇到阻擋就停止。都以捕貂爲業，用狐貉做帽子，用魚皮做衣服。

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

又往北走一千里到鉢室韋，依傍胡布山居住，多是北室韋人，不知道有幾個部落。用樺樹皮蓋屋，其餘跟北室韋相同。

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

從鉢室韋向西南走四天，到深末怛室韋，依水作爲稱號。冬季穴居，以避太陰之氣。

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

又向西北幾千里到大室韋，路途險阻，言語不通。貂及青鼠特多。

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北室韋有時遣使朝貢進獻，其他部落没有來的。

豆莫婁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在室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强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没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妒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濊貊之地也。

豆莫婁國在勿吉之北一千里，是以前的北夫餘。在室韋之東，東到大海，方圓兩千多里。都是土著居民，有住房倉庫。多山陵廣澤，在東夷範圍内，地最平敞。土地適宜播種五穀，不産五果。人種高大，性情勇猛又謹慎純厚，不侵奪搶劫。君長都用六畜做官名，部落有豪帥。也用木製或青銅製的俎和豆盛食物。有麻布，衣服式樣類似高麗而帽子大。國中頭領，用金銀做裝飾。用刑嚴厲急速，殺人者被處死，家人被充没爲奴婢。人們淫亂，尤其討厭婦女嫉妒，將其殺掉棄尸在國中南山上，到腐爛後，女家纔能交牛馬收尸。有人稱之爲濊貊之地。

地豆干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

地豆干國，在室韋以西一千多里。多牛、

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絶。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絶。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羊，出產名馬，用皮做衣服，無五穀，衹吃肉和奶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來朝貢，直到太和六年，貢使不斷。太和十四年，頻繁地前來侵犯邊塞，孝文帝詔令征西大將軍陽平王元頤打敗趕走他們。此後時常來京城朝拜，直到武定末年，貢使不斷。齊受魏禪後，也來齊朝貢。

烏洛侯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奸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太武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之北，距離代都有四千五百多里。地勢低下潮濕，多霧且寒冷。到冬天人們就穴居地下，夏季隨草原山阜遷移放牧。多猪，有穀和麥。没有大君長，部落的酋長，都是世襲擔任。風俗，用繩束髮，穿皮服，用珠子裝飾。人們崇尚勇敢，不行騙偷盜，所以東西放在野外而没有盜賊。喜好射獵。樂器有箜篌，用木槽革面，上有九根弦。國西北有完水，流向東北與難水合流，那些小河，都注入難水，往東注入大海。又往西北走二十天，有于巳尼大水，就是所説的北海。

太武真君四年來朝拜，稱本國西北有魏先帝的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内有神靈，人們都去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去祭祀，在石室的墻壁上刻上祝辭後返回。

流求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栅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鬥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并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

流求國在海島中，正對着建安郡東，水路五天便到。島有很多山洞。國王姓歡斯氏，名字叫渴剌兜，不知道其何時立國，傳到現在多少代。那個地方的人喊國王叫可老羊，妻子叫多拔茶。居處稱爲波羅檀洞，壕溝栅欄有三層，周圍有流水，種植樹木和荆棘做籬笆。國王居住的房屋，面積大的有十六間房，雕刻有禽獸。有很多鬥鏤樹，似橘樹而葉子茂密，枝條纖細好像頭髮下垂。國家有四五個將帥，統領各個山洞，洞有小王。處處有村，各村有鳥了帥，都讓善戰的人充任，自己作主爲鳥了帥，主管一村的事情。男女都用白紵繩扎束頭髮，從脖子後邊盤繞到前額。男子用鳥的羽毛做帽子，裝飾上珠貝，配飾上紅色毛，形狀不同。婦女用羅紋白布做帽子，形狀

方正。織鬥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鬥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

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决。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决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米麴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絶，轝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吊。浴其尸，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

方正。編織鬥鏤樹皮與雜色毛做衣服，製作裁剪各異。縫綴垂螺做裝飾，不同的顔色相配合，下面垂挂小貝，發出的聲音好像玉珮，綴合上璫、釧，在脖子上挂上珠子。編織藤條做斗笠，配飾上羽毛。有刀稍、弓箭、劍鈹之類的武器。那個地方缺少鐵，刀都很薄小，多用骨角做刀把。用麻編成盔甲或者用熊豹皮。國王乘坐木製野獸，讓左右抬着他，而隨從不過十多人。小王乘坐木机，刻成野獸形。國中人民喜好互相攻殺，人人都很勇猛雄健，善於奔跑，不輕易死亡，能經受創傷。各山洞都建立部隊，不互相援助。兩軍對陣，三五個勇敢的人走上前去跳着叫嚷，交口對駡，於是互相射箭攻擊。如果不能取勝，整個軍隊都退走，派人致謝，便又和解。收集那些戰死者的尸體聚衆分吃，還把髑髏送到國王住處，國王則賞賜他帽子，做軍隊頭領。

不徵斂賦税，有事就平均出税。施刑也没有固定的標準，都臨時裁决。犯罪都由鳥了帥裁斷，不服判决就上訴給國王，國王令群臣共同商議裁定。牢獄中没有枷鎖，祇用繩縛。判處死刑用粗如筋，一尺多長的鐵錐，鑽破頭頂而死。輕罪用杖打。民間没有文字，遥望月亮的圓缺，來記時節的變化，草木的枯榮，爲年歲的交替。人深眼窩長鼻子，類似北方的胡人，也稍有才智。没有君臣上下拜見叩頭的禮節。父與子同床休息。男子拔掉鬍鬚，身上有毛的地方都除掉。婦女用黑墨在手上刻成蟲蛇的花紋。男女婚嫁用酒、珠貝作爲聘禮，有時男女相愛，便成配偶。婦女產小孩，一定吃掉胎衣，產育後用火艾自灼，讓汗出來，五天就恢復。用木槽曬海水做鹽，木汁做醋，米麴做酒，味道很淡。吃飯都用手抓。碰到稀有的飯菜，先進奉尊者。大凡碰到宴會，斟酒的人一定要等到喊名字後再喝，給國王敬酒，也要喊國王的名字後纔銜杯同飲，很像突厥族。歌唱蹋脚，一人領唱，衆人皆和，音調比較哀怨。扶着女子的肩臂，摇手跳舞。將死的人氣息將絶，抬到廳堂前，親戚朋友哭泣吊唁。洗過尸身，用布帛纏縛，裹上葦席，襯土埋葬，上面不起墳。孩子爲父親守孝，幾個月不吃肉。

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鷄，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鍤，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鬥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

國家南部風俗略有不同，有人死去，同鄉人共同分吃。有熊、豺、狼，尤其多猪、鷄，没有牛、羊、驢、馬。田地肥沃，先用火燒，然後引水灌溉。拿一個鍤子，用石頭做刀刃，長一尺多、寬數寸，來開墾土地。適宜種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樹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蔓、瓜果、藥材，和長江以南相同。風土氣候，與嶺南相似。習慣上敬奉山海之神，祭祀用菜肴、用酒。戰鬥殺人，就用所殺的人祭祀他們的神。也有靠茂密的大樹建造小屋，在樹上懸挂髑髏，用箭射擊，堆積石頭繫挂幡帳，當作神主。國王居住的地方，墻壁下以多聚集髑髏爲最好。民間門窗上，一定安裝獸頭骨角。

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静，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絶。

隋煬帝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人，每年春秋兩個季節，天晴無風時，向東望，隱隱約約好像有烟霧氣，也不知道有幾千里。大業三年，煬帝讓羽騎尉朱寬去海上尋訪異地風俗，何蠻述説這種情況，於是讓何蠻一同前往。一起到了流求國，言語不通，搶到一人返回。第二年，又令朱寬去撫慰流求國，没有接受。朱寬取得他們的布帛盔甲回來。當時倭國使者來朝中見到這些物品，説："這是夷邪夂國人用的東西。"皇帝派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從義安飄海到高華嶼，又往東走兩天到鼊鼊嶼，又行一天就到了流求。流求不順從，陳稜用武力將他們驅趕走。攻進他們的都城，焚燒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裝載軍品珍寶回國。從此，流求國滅亡。

倭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并一萬二千里，在會稽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面積有三千里，在海中傍依山島居住。魏時，與華夏三十多國用譯文溝通，都稱子。夷人不會用里計數，衹記天數。國家面積，東西五個月的路程，南北三個月的路程，四面臨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地處邪摩堆，即《魏志》所説的邪馬臺。又説：距樂浪郡及帶方郡都是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以東，與儋耳鄰近。人都文身，自稱是太伯的後代。從帶

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

方到倭國，走海路，經過朝鮮國，忽南忽東，七千多里，開始渡一海。又往南一千多里，渡一海，有一千多里寬，名叫瀚海，到一支國。又渡一千多里的海，到末盧國。再往東南走陸路五百里，到伊都國。又往東南一百里到奴國。又往東走一百里，到不彌國。又往南走二十天水路到投馬國。又往南走十天水路，再走一個月的陸路，到邪馬臺國，即倭王都城所在地。

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三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并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絶。

漢光武帝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稱自己倭奴國。靈帝光和年間，其國內戰亂，相互攻打，幾年没有君主。有個叫卑彌呼的女子，能以鬼道蠱惑衆人，國人都立她爲王。没有丈夫，有兩個男子，供給侍候她的飲食，傳達言語。王有宮室、樓觀、城柵，都持械守衛，執法甚嚴。魏景初三年，公孫文懿被誅殺後，卑彌呼開始遣使朝貢。魏主授予金印紫綬。正始年間，卑彌呼去世，又立男君王。國內不服，又相互殘殺，重立卑彌呼的宗女臺與爲王。那以後又立男王，都接受中原的封爵任命。江東經歷晉、宋、齊、梁朝代，倭國前來朝貢不斷。

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

從平定陳到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到京城。皇上命令官員訪問他們的風俗，使者説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亮時出來聽政，結跏趺坐，日出後便停止處理事務，説是委托我弟。文帝説："這太没有道理。"於是教導他們改掉。國王的妻子號雞彌，後宮有六七百女子。稱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没有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等是大德，二等小德，三等大仁，四等小仁，五等大義，六等小義，七等大禮，八等小禮，九等大智，十等小智，十一等大信，十二等小信，官員没有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像中原的牧宰。八十户設置一個伊尼翼，像今天的里長。十伊尼翼屬一軍尼。他們的服飾，男子穿裙襦，袖子略小；鞋子

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横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

的形狀像屨，塗上漆，繫在脚上。百姓大多赤脚，不准用金銀做裝飾。舊時，穿横幅，束帶相連而無縫，頭上不戴帽，衹將頭髮垂在兩耳上。到隋時，其王開始製冠，用錦綵所製，用金銀鏤花作裝飾。婦女將頭髮束在腦後，也穿裙襖，下身的裳都有襈邊。削竹製成梳子。編草爲席墊，外表用雜皮，用花皮做邊飾。有弓、矢、刀、矟、弩、稍、斧等武器，皮上塗漆做成甲，用骨做箭頭。儘管有兵，却不征戰。

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户可十萬。俗，殺人、强盜及奸，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没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强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静，罕争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没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樗蒱之戲。氣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尸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

國王朝會時，必定陳列儀仗，奏國樂。大約有十萬户。風俗：殺人，强盜及奸淫，都被處死；偷盜者按贓物賠償，没有財産的，賣身爲奴；其餘根據輕重，或流放或杖擊。每當審訊冤案，不認罪的，用木板壓他的膝蓋；或者張開强弓，用弦鋸其脖子。或者將小石子放在沸水中，讓犯罪嫌疑人伸手找石，説是理虧者就手爛；或者將蛇放在瓮中，命他們摸蛇，説是理虧者手被咬。人們恬静，很少争執訴訟，也少盜賊。樂器有五弦、琴和笛。男女都在手臂上刺字塗墨，在臉上點墨，文身。潛水捕魚。没有文字，衹會刻木結繩記事。敬佛法，在百濟求取佛經，纔開始有文字。會占卜，尤其相信男女巫師。每年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他的節日，大致與華夏相同。喜愛棋博、握槊、樗蒱的游戲。氣候温暖，草木冬天青翠。土地膏腴，水域廣陸地少。將小環挂在鸕鷀的脖子上，令它入水捕魚，每天能捕到一百多條。一般没有盤俎等器具，用槲葉襯墊，用手吃食。性情樸質直率，有風雅。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就成婚。新娘進入夫家，必須先跨過火堆，纔與新郎相見。婦女不淫亂嫉妒。死者用棺槨裝殮，親人賓客在尸旁唱歌跳舞，妻子兄弟兒子用白布做孝服。貴人三年出殯，百姓卜算日子埋葬。安葬時，將尸體放在船上，在陸地上拉船，或者用小車推送。有一座阿蘇山，其石頭無故起火，火焰衝天，人們很奇怪，因而去祭祀祈禱。有如意寶珠，青色，鷄蛋

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并仰之，恒通使往來。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悦，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絶。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横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絶。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没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豈楛矢之貢而已乎？

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略。洎開皇之末，方征遼

般大，夜晚發光，説是魚眼睛。新羅、百濟都認爲倭國是大國，多珍奇物品，都仰慕它，經常通使往來。

大業三年，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説："聽説大海西邊的菩薩天子重興佛法，因而遣使朝拜，兼有幾十位和尚來學佛法。"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等等。皇帝看後不高興，對鴻臚卿説："蠻夷上書中無禮的，不要再讓我看見。"第二年，皇上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國，過百濟，走到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過都斯麻國，遠在大海中。又往東到一支國，又到竹斯國。又往東到秦王國，那裏的人跟華夏相同，以爲是夷洲，疑惑而不能證明。又經過十多國，到達海岸。竹斯國以東，都附屬於倭。倭王派小德何輩臺帶領幾百人，設置儀仗，鳴鼓角來歡迎。後十天，又派大禮哥多毗帶領兩百多騎兵，到郊外慰勞。到了都城，倭王接見裴世清。遣使隨隋使來進貢特産。以後就斷絶了往來。

論曰：深谷大川各有不同，人生活其間，風俗殊異，愛好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材施教，以其達志而通風俗。九夷之地，與中原相隔甚遠，然天性柔順，没有驕横强暴的習氣，雖遠隔山水，却易用道義來約束。夏、殷之世，有時來朝。到箕子隱居朝鮮，開始有八條禁忌，疏而不漏，簡明却可長久，教育感化，千年不絶。今遼東諸國，不論是衣服加冠戴的儀容，或是飲食有俎豆等器具，崇尚經術，喜好文史，到京城來留學的，往來不絶，有的終生不歸，不是先哲的遺風，誰能影響如此大呢？所以孔子説："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確實如此。他們民間可采取者，難道衹楛矢之貢而已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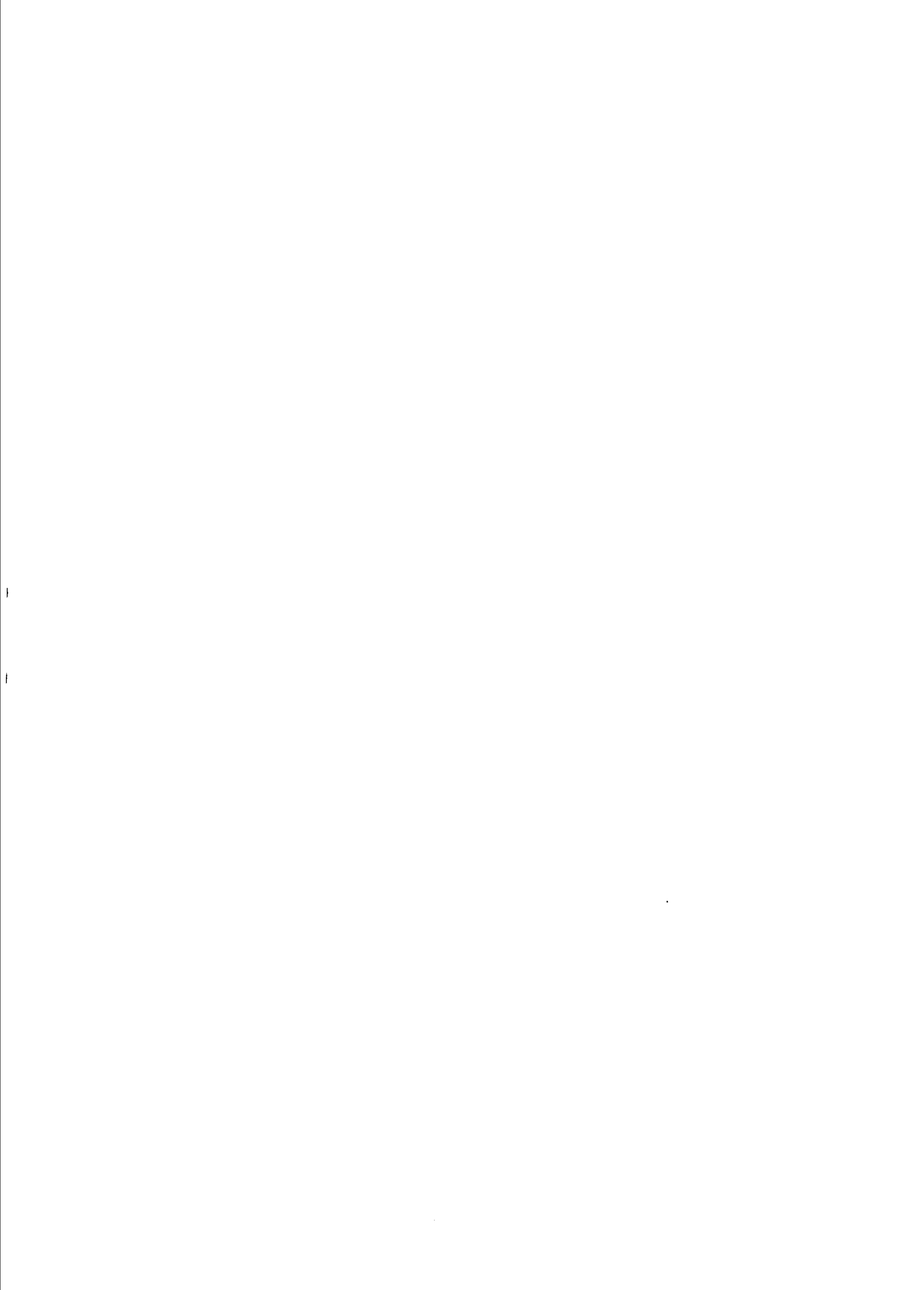
從魏到隋，經歷四代，時值内部紛争，無暇經略外地。到開皇末年，方始征討遼東，天時不

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己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其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絶，其事故莫顯云。

利，軍隊因而無功。煬帝承接大業，志在包容宇宙，頻繁征戰三韓之地，屢次用兵。小國懼怕亡國，如同困獸猶鬥，使隋軍失利，四海騷亂，因而土崩瓦解，喪身滅國。兵書有這樣的話："致力於廣德者昌，致力於廣地者亡。"然而遼東之地，不列爲郡縣時間久了，諸國來朝貢奉，每年都不缺少。二代威震而驕狂，認爲人不如己，不能用文德去懷柔，就大動干戈，自恃國家富强，想向外掠取擴地，因驕取怨，因怒興師，如此而不亡，自古未曾聽説。然對待四夷的教訓，怎能不深思呢！

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經歷齊、周及隋，朝貢就斷絶了，他們的事因此無人知曉。



北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蠻 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爲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

蠻人的種類，是盤瓠的後代。在長江、淮水之間，部落發展，遍布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處處存在。蠻在魏氏政權時不太爲患，到了晋朝末年，稍稍繁榮，逐漸寇掠擴張。自從劉淵、石勒之亂以後，蠻人各部無所忌憚，所以他們漸漸遷移到北邊，在陸渾以南，塞滿山谷，而宛、洛蕭條，幾乎成了丘墟。

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于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

道武帝托跋珪占據中山，聲威教化遍布黄河以北。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領部族首領數千人到京城朝拜，請求留下質子，以表示對朝廷的忠心。始光年間，拜授梅安的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年間，蠻王文武龍請求歸降，朝廷下詔表揚安慰他，授爲南雍州刺史、魯陽侯。

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内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荆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群蠻所歸。誕既内屬，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爲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爲公。十七年，加征南將

延興年間，大陽蠻首領桓誕占據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多家，派遣使臣前來表示歸順。孝文帝嘉獎他們，授桓誕爲征南將軍、東荆州刺史、襄陽王，讓他們自選郡縣安置。桓誕，字天生，桓玄的兒子。當初，桓玄向西逃奔到枚迴洲被殺，桓誕祇有幾歲，流竄到大陽蠻中，於是習慣了蠻人風俗。等他長大，多有智謀，受到衆蠻擁戴。桓誕内遷，居住朗陵。太和四年，朝廷的軍隊南征，桓誕請求任前驅。朝廷讓他持節爲使，任南征西道大都督，討伐義陽，没有達到目的而回師。十年，移居到潁陽。十六年，依例把稱號王改爲公。十七年，任征南將軍、中道大都

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户内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户千餘内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荆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户内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

三年，魯陽蠻魯北燕等聚衆攻逼，頻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荆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户萬九千，遣使内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

永平初，東荆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户，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叔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荆。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蠻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遣叔興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

督，征伐竟陵。遇到遷都洛陽的事情，停止進軍。這時，齊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首領田益宗率領部衆四千多户内附。襄陽首領雷婆思等十一人率領一千多户内遷，請求在大和川居住，下詔給倉庫糧食。後來開拓南陽，下令蠻人安居沔北地帶，不得爲寇賊。十八年，桓誕到京城，受到隆厚的賞賜待遇。桓誕去世，謚號爲剛。兒子桓暉，字道進，位至龍驤將軍、東荆州刺史，襲父爵。景明初年，大陽蠻首領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户内附，下詔設置四郡十八縣。桓暉去世，贈冠軍將軍。

景明三年，魯陽蠻魯北燕等聚衆攻掠，朝廷頻頻下詔左衛將軍李崇討伐平息他們，遷移一萬多户到黄河以北各州及六鎮。不久叛亂向南跑，北魏軍隊追趕討伐，到了黄河，統統殺盡。四年，東荆州蠻樊素安反叛，僭稱帝號。正始元年，素安的弟弟秀安又反，李崇、楊大眼把他們討平。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有七郡三十一縣、一萬九千户，派遣使臣請内附，請派軍隊討伐梁。那裏的雍州以東，石城以西，有五百多里可增援的水路陸路，請求率部隊切斷。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的六部，從漢水東派遣使臣請求歸附。

永平初年，東荆州上表説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撫大陽蠻歸附的一萬零七百户，請求設置十六個郡、五十個縣，詔令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查巡行，設置郡縣。叔興是桓暉的弟弟，延昌元年授南荆州刺史，在安昌居住，隸屬於東荆。延昌三年，梁派遣軍隊征討江、沔一帶，打敗擄掠蠻人各部，百姓擾動。蠻人自己組織二萬餘人，頻頻請求統帥，蠻人以此造成聲勢。叔興予以統一并給予威儀，以加强控制，蠻人於是安定。這年，梁雍州刺史蕭藻派遣他的將領蔡令孫等三將進犯南荆的西南，沿着襄水、沔水上下，攻打擄掠蠻人各部。蠻人首領梁的龍驤將軍樊石廉反叛梁，前來請求救援。北魏派遣叔興與石廉督統二萬餘蠻夏人追擊趕跑他們，斬殺蔡令孫等三將。蕭藻又派遣他的新陽太守邵道林，在沔水以南石

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爲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

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强率户數千内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户二千内徙揚州，拜爲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户萬餘，舉州内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并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户。義州尋爲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内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盗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并爲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

城東北建清水戍，作爲侵掠的基地，叔興派遣蠻人各部攻破清水戍。四年，叔興上表，請求不隸屬東荆，朝廷同意了。梁人每有入犯擄掠，叔興必定摧毁打敗他們。

正光年間，叔興率部衆反叛南去。蠻人首領成龍强率領數千户内附，授刺史；蠻人將帥田牛生率領二千户内遷揚州，授爲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領一萬餘户，舉州内遷。授文僧明爲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田官德爲龍驤將軍、義州刺史；其餘的都有不同等級的封授。文僧明、田官德都入城朝見皇帝。蠻人出山到邊城、建安的有八九千户。義州不久被梁將裴邃攻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也派遣使臣請求歸附，請求援助多年，朝廷擔心輕率導致邊境戰事，未允許他們的要求。逢田超秀死，他的部衆争相向内歸附，遷徙他們。六鎮、秦、隴等地反叛，南荆、東荆、西郢的蠻人大擾動，切斷三鵶路，殺死都督，流寇盜賊到達襄城、汝水，許多百姓深受其害。梁派遣將領圍廣陵，楚城的蠻人，都作爲前驅。從汝水以南，蠻人大肆暴掠，連年攻戰征討他們，散開了又復合，暴虐越來越嚴重。

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又有冉氏、向氏、田氏，村落興盛。其餘的大則萬家，小則千户，互相推崇，僭越稱王侯。屯據三峽，截斷水路交通，荆和蜀地的行人，甚至有借道的。

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内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

周文帝平定伊、瀍，聲威教化波及南方，蠻人各部畏懼，先後歸附。西魏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内附，任命爲南雍州刺史，成爲世襲。十一年，蠻人首領梅勒特前來進貢特産。不久，蠻人統帥田杜青和長江、漢水的蠻人騷動，大將軍楊忠擊敗他們。其後，蠻人統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向朝廷歸附，朝廷根據他的自稱而授以巴州刺史。杜青和後來反叛，圍攻東梁州。唐州蠻田魯嘉也反了，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伐平息了他們。

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内附，以

廢帝初年，蠻人首領樊舍率領部落歸附，朝

爲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彦、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彦、季昌并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

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群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鄰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

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捍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内恃水邏金湯之險，外托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脱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游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户。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蜑以爲

廷任命他督領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息江陵，蠻各部騷動，朝廷下詔豆盧寧、蔡祐等人征討打敗他們。恭帝二年，蠻人首領宜人王田興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歸附。任命興彦、季昌爲開府儀同三司，升季昌爲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

後來，巴西人譙淹煽動群蠻歸附梁，蠻人統帥向鎮侯、向白虎等響應；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襲截斷長江交通；文子榮又占據荆州的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同時鄰州刺史蒲微也舉兵違抗朝命。皇帝詔令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等征討打敗他們。北周武成初年，文州蠻反叛，州軍征討平定。不久，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於是相繼作亂。朝廷先後派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領軍隊征討，雖然對蠻人有打擊，但没有消滅元凶。

北周天和元年，詔令開府陸騰督促王亮、司馬裔等征討。陸騰水陸并進，在湯口駐扎，先派人勸諭對方。而冉令賢剛增浚城池，嚴設防禦，派他的長子西黎、次子南王率領分支部屬，在江南險要地帶設置十城，與遠處的涔陽蠻交結作爲聲援。令賢率領他的士卒，在水邏城固守。陸騰聚集將帥商議進攻，都要求先攻取水邏，然後攻取江南。陸騰對衆人説："冉令賢内仗水邏城的金湯險固，外托利害相依的涔陽蠻人作外援，加上又有充實的物資糧食，器械精良新式。我孤軍進攻他們的堅固城壘，如果一戰不克，更將助長了他們的氣勢。不如在湯口駐軍，先攻取江南，消滅其羽翼，然後征伐水邏，這是取勝的良策。"衆人都以爲可以。於是派遣開府王亮率部隊渡江，十日就攻取了他們的八座城，凶賊逃散，抓獲賊帥冉承公以及俘虜三千人，他們的一千户部衆投降。接着招募驍勇的士卒，分成數路進攻水邏城。途經石壁城，險峻，四面是陡壁，所以稱爲石壁城。僅有一條小路，沿梯而上，蠻蜑認爲峭岩絶壁，不是軍隊能够攻取的。

峭絶，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悦，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悦，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

陸騰穿着鎧甲率先攀登，衆將士跟進，經過多處險阻，整整一天纔找到舊路。陸騰以前曾任隆州總管，知道這一路的蠻人首領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仇。陸騰就招誘伯犁等人，結爲父子，又送給許多錢帛。伯犁等人很高興，於是爲嚮導。水邏的旁邊有石勝城，也是險要之地，令賢讓他的哥哥龍真據守。陸騰又密告龍真説，如果平定了水邏，讓他取代令賢掌管。龍真大喜，派兒子到陸騰處。陸騰以厚禮接待，賞賜金帛。蠻人很貪利，請求建功，就對陸騰説："要奪取他們守衛的城，恐怕人力太少。"陸騰答應派三百士兵援助。接着又派遣二千士兵，悄然無聲地在夜間前進，龍真不能抵禦，於是平定了石勝城。清晨到達水邏，蠻人大潰散，斬殺了一萬多人。令賢逃走，被追兵抓獲。司馬裔又分别攻克二十餘城，俘獲蠻首領冉三公等人。陸騰堆積他們的骸骨，在水邏城旁封土成高冢，後來蠻人蜑人望見就大哭，自此不敢再有凶殘之心。

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栅，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宫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并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

當時，向五子王據守石墨城，命令他的兒子寶勝據守雙城。平定水邏城後，陸騰頻頻告諭他們歸順，而五子王依然不從命。陸騰派王亮屯守牢坪，司馬裔屯守雙城以便攻取。陸騰考慮到雙城陡峭，强攻難取，賊若棄城躲散，又難追討。於是命令軍隊合圍，建立栅欄，遏制他們的逃路，賊人驚駭。於是出兵攻破他們，在石墨擒獲五子王，在雙城擒獲寶勝，把向五子王的頭目都殺了，活捉一萬餘人。信州過去設置在白帝城，陸騰改址在劉備故宫城以南，江邊八陣以北，靠江岸築城，把信州移置於此。又在巫縣、信陵、秭歸等地築城設防，作爲相互依存保護之地。

天和六年，蠻渠冉祖憙、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誾討平之。自此群蠻懾息，不復爲寇。

北周天和六年，蠻人首領冉祖憙、冉龍驤又反叛，詔令大將軍趙誾討平他們。從此，群蠻畏懼，不再爲寇。

僚

獠者蓋南蠻之别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别。又

僚是南蠻的另一個種族，從漢中到邛、笮、川等地山區都有存在。他們的種類很多，在山谷分散居住，大體没有氏族的區别。也没有名字，

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死，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并鼻飲。死者，竪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净。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剥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所生子女，祇以長幼依次稱呼。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都是語言的次第稱謂。依樹用木搭屋，居住其上，稱爲干闌，干闌的大小，隨家裏人口而定。往往推一個年長的人爲王，也不能統攝居住在很遠的人。父死子繼，似中原的貴族。僚王各有一雙鼓角，讓他的子弟自吹自擊鼓角。喜好相互殺害，死者多，不敢遠行。能够潛卧水底持刀刺魚，他們用口嚼食，用鼻飲水。人死了，把棺材竪着埋。性情如同禽獸，發生忿怒，父子之間不相迴避，握有兵器的人先殺對方。如果殺了自己的父親，逃到外面躲避，找得一條狗表示道歉，就不再有仇恨了。如果爲報怨而相攻擊，必定殺了吃掉。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鄰居，指着對方去賣。被賣的號哭而不服，逃竄躲避，就將買的人抓捕，像對待叛逃者那樣驅逐，抓獲就捆綁。被捆綁的人隨即成爲卑賤的奴隸，不敢稱爲良民。丢失了兒女，哭一場就算了，不再追思。祇用盾、矛，不知道弓箭。以竹爲簧，聚衆吹鼓，作爲音節。能織細布，顔色很鮮明。一條大狗能换個奴婢。他們的風俗畏懼鬼神，特别崇尚淫祀。如果被殺的人有漂亮的鬍鬚，就剥下面皮，用竹籠起，等乾燥，稱爲鬼，擊鼓跳舞，舉行祭祀，以求福利。甚至還有賣光自己的兄、弟、妻、子的，又自賣以爲供祭。冶銅爲器皿，大口寬腹，稱爲銅爨，既薄又輕，容易煮熟食物。

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爲益州大患。勢内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户。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公私，頗藉爲利。

北魏建國年間，李勢占據蜀，僚各部開始出現於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成爲益州的大患。李勢内外受敵，所以滅亡。自從桓温攻取蜀以後，力量不能制服僚，加上蜀人向東遷徙，險要的山地空虚，僚人就占山傍谷而居。與漢人雜居的，多能够繳納租賦；在深山的，仍然不是編户。梁州、益州每年征伐僚，公私得益，多以此獲利。

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内附，

正始年間，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附，北魏宣

宣武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後以羊祉爲梁州，傅豎眼爲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晋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

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爲梁州，并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户。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并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魏子建勉喻，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爲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并遣將討之，攻陷巴州，

武帝派遣尚書邢巒擔任梁州、益州刺史，治理此地，鄰近漢人的僚人安居樂業，在山谷中生活的僚人不敢爲寇。後來以羊祉管梁州，傅豎眼管益州。羊祉性情酷虐，不熟悉民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僚王趙清荆率衆人屯居孝子谷，羊祉派遣統軍魏胡趕跑他們。後來，梁寧朔將軍姜白又與僚人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他們勾通合謀，衆人屯住在固門川，羊祉派遣征虜將軍征討打敗他們。傅豎眼施恩惠、布信義，與僚人很和睦。後來以元法僧代替傅豎眼管理益州，法僧在任時貪婪殘暴，僚人於是反叛，勾引梁軍，圍攻晋壽。朝廷憂慮，認爲傅豎眼熟悉情况，又命令他前往安撫。僚人聽説傅豎眼到了，無不高興，在道路上拜迎，僚人於是平定。

等到元桓、元子真相繼任梁州刺史，都没有德績，諸僚都受了苦。其後，朝廷考慮到梁、益二州都是既險又遠的地區，就設置巴州統轄諸僚。後來以巴人首領嚴始欣爲刺史。又設置隆城鎮，管轄的僚人有二十萬户。他們稱爲北僚，每年上繳租税布匹，又與外面的人交往貿易。巴州的生僚，都不順從，那些衆頭領，每到一定的時節拜見刺史而已。孝昌初年，諸僚因爲嚴始欣貪婪殘暴，相繼反叛，圍攻巴州。山南行臺魏子建勸勉説服，他們隨即解散。從此，僚人的衆頭領相繼到行臺，魏子建厚賞慰勞他們。嚴始欣見中原多有事端，自己又失去了朝廷的信任，擔心獲罪受譴。這時，梁的南梁州刺史陰子春在邊陲煽動惑亂，嚴始欣圖謀反叛南去。嚴始欣家族之子嚴愷這時正擔任隆城的鎮守將領，秘密得知此事，大力安排偵探和防衛，於是抓住了梁派來的信使，以及封賞嚴始欣的詔書、世代享受免死特權的鐵券、刀劍、衣冠等物，上表送到行臺。魏子建於是陳述以隆城鎮爲南梁州，嚴愷爲刺史，派使臣逮捕嚴始欣，囚禁在南鄭。時逢魏子建被換職，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然擔任行臺長官，傅豎眼長期生病，他的兒子敬紹收取了始欣的重賄，始欣於是回到州裏。始欣於是率部衆攻打嚴愷，屠殺消滅了他們，占據城南反叛。梁將蕭玩率領

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所陷，自此遂絶。

軍隊援助。這時，梁州、益州都派遣將領討伐他們，攻陷巴州，捉住始欣，大敗蕭玩的軍隊。斬了蕭玩，以傅曇表爲刺史。後來，元羅在梁州，被攻陷，從此就絶滅了。

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達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

到周文平定梁州、益州之後，下令所在進行安撫，那些與華人雜居的僚人，都還能完成賦稅徭役。然而僚人天性好暴亂，很快就又擾動。朝廷每年命令附近的州鎮出兵征討他們，俘獲人口，充作賤隸，把這稱爲壓僚。後來有往來的商旅，出資金買僚奴隸，從公卿到一般的貴族，有僚奴的人家很多。恭帝三年，陵州的木籠僚反叛，詔令開府陸騰征討打敗他們。周保定二年，鐵山僚又反叛，截斷江上交通，陸騰又攻取了三城。

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强，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并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絶，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慮，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即平之。乘高而望，果見其

天和三年，梁州的恒稜僚反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伐他們。在巴州駐扎軍隊，趙文表打算率領軍隊直接進攻。將吏等說："這些僚人長期抗拒，部衆很强，從四面進攻他們，分散他們的勢力。現在如果派大軍一路進攻，不派遣奇兵，恐怕他們全力對付我們，難以取勝。"趙文表說："過去不能戰勝他們，現在應另外考慮進攻的意圖。如果四面派兵，僚人没有退路，理所當然率衆拼死應戰；如果從一條路進攻，那麽就顯示了我們的軍威與恩義，分别派人前去講理勸導，征討頑惡的人，安撫歸順的人，分辨了善惡，就容易討平了。事在變通，怎麽能够照搬過去的一套?"趙文表就以這個意圖告令全軍。當時在軍中有漢化的僚人，大多與恒稜相識，就以實情報告了恒稜僚。恒稜僚相聚計議，猶豫之間，趙文表的軍隊已經到達了邊界。僚中先前已有兩條路，一條路較平，一條路極險。不久生僚的幾位首領前來拜見趙文表說："我們擔心官軍不熟悉道路，願爲嚮導。"趙文表對他們說："此路寬闊平坦，不需引導，你們先去，好言慰告你們的子弟。"讓他們走了。趙文表對部衆說："過去，僚的統帥以爲我們從寬路走，必然在險要設埋伏。如果從險路走，出其不意，僚人必自散。"於是率兵從險道進山，凡有不通的地方就平整它。登高遠望，果然見到他們的伏兵。僚人的計謀被識

伏兵。獠既失計，爭携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

建德初，李暉爲蓬、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保據岩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者也。

破，爭相帶着妻兒，退守險要的地方。趙文表把軍隊駐扎在大蓬山下，告諭僚人禍福之道，僚人於是相繼來降。趙文表對他們都安撫慰勞，仍徵收他們的租稅，没有誰敢騷動。後來任命趙文表爲蓬州刺史，大得人心。

建德初年，李暉任蓬、梁州總管，諸僚望風附從。然而，僚人種類發展，占據岩壑，依山走險，如走平地，雖然多次派兵，難以窮追獲勝。他們又没有知識，幾乎如同禽獸，在衆多的少數民族中，最難用道義招撫懷柔他們。

林邑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産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内金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

林邑，其祖先淵源，記載在《南史》中。他們的國家有幾千里，其地多香木、金寶，物産大抵與交趾相同。以磚築城，塗以蜃灰，向東開門。高等的官有兩個，一個是西那婆帝，另一個是薩婆地歌。他們的屬官有三等，一等稱爲倫多姓，二等稱爲歌倫致帝，三等稱爲乙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他們的長官稱弗羅，其次稱可輪，如同牧宰的差使。國王戴金花冠，形狀如章甫，衣服是朝霞布，配以珠璣纓絡，鞋子是皮革。時興的服飾是錦袍。良家子弟組成的侍衛二百餘人，都穿盛裝。兵器有弓、箭、刀、槊，以竹製造弩，把毒塗在箭上。樂器有琴、笛、琵琶、五弦，與中原大國的很相似。每次用擊鼓方式使部衆警備，吹蠡以戰備。他們深眼高鼻，頭髮鬈曲而顔色黑，風俗都光着脚，用幅巾纏身，冬季穿袍。婦女頭上扎髻。用椰葉席。每當有婚姻事情，讓媒人帶着金銀釧、二壺酒、數條魚到女方家，於是選擇吉日，丈夫家聚會親友賓客，相對地唱歌起舞，女方家請一個婆羅門，送新娘到男方家，新郎洗手，牽着新娘交給新郎。國王死，七天下葬；有官職的人，三天下葬；老百姓，一天下葬。都用箱函放尸，擊鼓跳舞在前導引，車輿到了水邊，堆柴焚尸。收死者的遺骨，國王的遺骨放在金罌，沉到海中；有官職的，放在銅罌，沉到海口；老百姓用瓦罐，送到江裏。男女都剪髮，哭到水邊，充分表達哀痛纔停止，回家則不哭。每到第七天，燒香散花，又痛哭盡哀方止，一百天、三年，都是這樣。人人信奉

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

隋文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絶。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别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鄰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毦，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内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宫諸屋，悉是重閣，北户。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并陳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

佛，文字與天竺相同。

隋文帝既已平定陳，就派遣使臣進獻特産，後來朝貢斷絶。當時天下無事，群臣説林邑有許多奇寶。仁壽末年，皇帝派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領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兵騎兵萬餘，以及犯罪的數千人攻打他們。他們的國王梵志乘巨象迎戰，劉方的軍隊不利。劉方便挖掘了許多小坑，用草覆蓋在上面，用兵挑逗他們。劉方與他們交戰僞裝逃跑，梵志追逐他們，他的象陷入坑中，軍隊於是亂了，劉方大敗他們，他們棄城逃跑。劉方軍進入都城，獲取他們的十八尊祖先遺像，都是鑄金造成的，因爲他們國家有十八代。劉方班師，梵志恢復了他的舊地，派使臣謝罪，於是不斷地向朝廷進貢。

赤土國，扶南的另一族類。在南海中，行船一百多天可以到達。都城的土色多是紅的，所以爲國號。東邊有波羅剌國，西有婆羅娑國，南有訶羅旦國，北有大海，地方數千里。其國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多少地方。他們自稱國父放棄了王位，出家修道，把王位傳給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有三個妻子，都是鄰國的女兒。居住在僧祇城，有三重門，距離各百餘步。每座門上繪有菩薩飛仙的像，懸挂金花鈴毦，有數十名婦女，有的奏樂，有的捧金花。又打扮四名女子，容貌如佛塔邊金剛力士的樣子，在門内外站立，門外的人手持兵仗，門内的人手執白拂。道兩旁垂挂素網，點綴花朵。王宫的房屋，都是重閣，北邊開門。北面設三重榻，穿着朝霞布，戴着金花冠，垂挂寶纓絡，四名女子立侍在兩旁，衛兵有百餘人。王榻後有一個木龕，用金銀五香木錯雜裝飾，龕後懸有一束金光焰；榻前後樹着二面金鏡，鏡前并列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爐；正前面設置一個金伏牛，前面立有一個寶蓋，左右都是寶扇。婆羅門等幾百人，從東到西重重排行，相向而坐。他們的官員：薩陁加邏一人，陁拏達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同執掌政

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陁加邏一人，陁拏達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事；俱羅末帝一人，執掌刑法。每城設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内積薪，以尸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温，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産，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爲酒。

他們的風俗，都穿耳剪髮，没有跪拜禮，用香油塗身。他們的風俗敬佛，特别尊重婆羅門。婦女在脖子後作髻，男女都以朝霞朝雲雜色布做衣服。豪富的家室，大肆奢靡，惟獨不得佩金鎖，除非是國王賜給。每當婚嫁，選擇吉日，女方家在前五天就作樂飲酒，父親牽着女兒的手交給女婿，七天成婚配。已結婚，就分財單獨居住，惟有小兒子與父親共居。父母兄弟死了，就剃髮、穿素服，在水上用竹木建棚子，棚内堆木柴，把尸體放在上面，燒香，立幡旗，吹蠡貝，擊鼓，作爲送行，點木柴焚燒，棚落到水中。不論貴賤之人都相同，衹有國王燒成灰後，貯存在金瓶裏，藏在廟屋。冬夏氣候都温暖，雨多晴少，種植不講節令。特别適宜種稻、穄、白豆、黑麻，其他的物產大多與交趾相同。用甘蔗做酒，配以紫瓜根，酒色黄紅，味道香美。也用椰漿做酒。

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

隋煬帝繼位，招募能够溝通不相往來之國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求出使赤土。煬帝很高興，派遣他們携帶五千段物賜給赤土王。這年十月，常駿等從南海郡乘船，二十個晝夜，每天遇順風。從焦石山經過，向東南到陵伽鉢拔多洲，西邊與林邑相對，洲上有神祠。又南行，到師子石。從這裏有島嶼連接。又行駛了二三日，向西望見狼牙須國的山，於是向南到達雞籠島，進入赤土的國界。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蠡擊鼓樂隋使，進金鎖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

赤土國王派婆羅門鳩摩羅，帶三百艘船來迎接，吹蠡、擊鼓奏樂歡迎隋朝使臣，進金鎖以鎖定船。一個多月，到赤土國都。國王派遣他的兒子那邪迦請與常駿等以禮相見。先派人送來裝有香花的金盤和鏡鑷，二枚裝有香油的金盒，二枚裝有香水的金瓶，四條白疊布，以便使者盥洗。這天的未時，那邪迦又用二頭象，携孔雀蓋迎接

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宫，駿等奉詔書上閤，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并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

使者，并送金盤、金花，墊着詔書函盒，男女百人演奏蠡鼓，二名婆羅門引路。到達王宫，常駿等捧着詔書上殿，國王以下都坐着，宣讀完詔書，指引常駿等坐下，奏天竺樂曲，事情完畢，常駿等人回賓館。又派婆羅門到賓館送食物，以草葉爲盤，盤大一丈見方。他們對常駿説："現在是大國之臣，不再是赤土國。"後來幾天，請常駿等赴宴，采用初見時的儀衛引導禮節。國王前擺設兩張床，床上并列陳設草葉盤，一丈五尺見方，内有黄、白、紫、赤四種顔色的餅，牛、羊、魚、鱉、猪、蝳蝐的肉，有一百多樣。請常駿坐在床上，隨從席地而坐，各人以金鍾裝酒，有女樂手合奏，贈送的禮物豐厚。

尋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緑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黄氣腥，舟行一日不絶，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悦，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接着派遣那邪迦隨使臣進貢特産，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用鑄金製成多羅葉，表面隱約有文飾，封上金函，命令婆羅門用香花奏蠡鼓送行。起航入海，見到成群的緑魚在水上飛。在海上漂浮了十幾天，到林邑東南，傍山行駛。那海水呈黄色、氣味腥，船行一天都是這樣，説是大魚糞。沿着海的北岸，到達交趾。常駿在六年春與那邪迦到弘農朝見煬帝。煬帝很高興，授常駿等爲執戟都尉，對那邪迦等官員各有不等賞賜。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强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

真臘國在林邑的西南，本是扶南的屬國，距日南郡有六十天的水路。南有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國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從他們的祖父就開始强盛，到質多斯那就兼有扶南。質多斯那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住在伊奢那城，城内有二萬餘户。城中有一個大堂，是國王理政的場所。總計有三十個大城，每城數千家，各有首領，官名與林邑相同。

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

國王每三天上一次朝，坐五香七寶床，上面設有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鑲嵌床壁，形狀如小屋，懸挂金光焰，與赤土國相同。床前有金香，命令二人在旁邊侍立。國王戴有朝霞古貝，腰腹纏繞，下垂到小腿，頭戴金寶花冠，披着真

頭載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鐺。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屩。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繞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陁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并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凈，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凈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凈齒，又讀經咒。飲食多蘇酪、沙糖、粳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衣，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别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内；貧者或用瓦，而以五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獸食者。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

珠纓絡，脚穿皮革鞋，耳朵懸着金鐺。經常穿着白疊，用象牙雕成鞋。如果要露出頭髮，就不戴纓絡。臣僚的服式大致相同。有五大臣，一是孤落支，二是相高憑，三是婆何多陵，四是舍摩陵，五是髯羅婁，以及衆小官。上朝的人，在臺階下三叩頭，國王喊他上來，就跪下，用兩手抱着上肢，圍着國王坐。議論完政事，跪伏着離去。宫廷的門閤，有千餘人侍衛，披着鎧甲，手持兵仗。真臘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友好通婚，多次與林邑、陁桓二國發生戰争。國人外出或居住，都帶有鎧甲和武器，如有征伐，就可用它們。

真臘國風俗，若不是國王的正配妻子的兒子，不得繼承王位。國王最初登位的日子，他的所有兄弟，都要用刑致殘，有的去掉一指，有的削掉鼻子，安置在另外的地方供養，不得爲官。人們長得矮小而黑，也有臉白的婦女。都鬈髮垂耳，品性快捷而强勁。居家的擺設器物，與赤土國相近。以右手爲凈，以左手爲髒。每天早晨洗澡，用楊樹枝清洗牙齒，讀誦經文真語，沐浴後進食。飲食後用楊樹枝清洗牙齒，又讀經文真語。飲食多是蘇酪、沙糖、粳粟、米餅。在進餐時，先取雜肉羹與餅拌和，用手取食物。娶妻的人，衹送女人衣服，選擇吉日派媒人迎新娘。男女的家庭，各自有八天不出門，晝夜燃燈不熄。男的舉行完婚禮，就與父母分財别居。父母死了，小兒子没有結婚的，以剩餘的財産給他。如果兒子已結婚，財物交給官府。辦理喪葬，兒女都七天不進食，剪髮守喪，僧尼、道士、親人故友都來聚會，音樂伴送。以五香木燒尸，把骨灰裝在金銀瓶，送入大水中；窮人有的用瓦罐，上面繪有五彩。也有不焚尸的，把尸體放在山中，任憑野獸吃掉。

真臘國的北邊有許多山阜，南邊有水澤。氣候炎熱，没有霜雪，多有瘴癘毒蠚。適宜種粱、稻，很少種黍、粟。瓜果蔬菜與日南、九真相同。所不同的，有婆羅那娑樹，没有花，葉子似柿，果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子似棗，果實

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并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鉏，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於其館。

似李子；毗野樹，花似木瓜，葉子似杏，果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果實都似棗，而有小的差異；歌畢佗樹，花似沙果，葉子似榆但厚大，果實似李子，大果子如升。其餘的樹與九真的相同。海裏有魚名叫建同，四脚没有鱗，鼻子似象，吸水朝上噴，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狀似鉏，嘴如鸚鵡，有八足。多有大魚，從水中露出半身，望起來像山。每到五六月裏，流行毒氣，就以白猪、白牛、羊在西城門外祭祀。否則，五穀不登，牲畜多死，人們受疾疫感染。臨近都城有陵伽鉢婆山，山上有神祠，每次派二千士兵守衛神祠。城東有神稱爲婆多利，用人肉祭祀。國王每年另外殺人，在夜裏祠禱，也有千名守衛的人。他們就是這樣敬鬼。大多數人信奉佛法，尤其相信道士。佛和道士都在他們的館内立像。

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絶。

隋朝大業十二年，派遣使臣貢獻物品，皇帝對他們采取隆重的禮節，後來也斷絶往來。

婆利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奸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婆利國，從交趾航海，向南經過赤土國、丹丹國，就到了這個國家。國家疆界，東西可走四個月，南北可走四十五日。國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有獨訶邪拏，其次有獨訶氏拏。該國的人善於投擲輪，輪大如鏡，中間有孔，輪沿利鋒如鋸，向遠投人，無不投中。其餘的兵器，與中原大國略同。風俗類似真臘，物産與林邑同。對殺人的人和偷盜的人，砍斷手；對强奸的人，把脚鎖住，滿一年停止。衹在月晦日祭祀，盤内裝酒肴，放在流水上漂浮。每年十一月舉行大祭。海産珊瑚。有舍利鳥，能懂人語。

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絶。

隋大業十二年，派使臣來朝貢，後來斷絶往來。

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産，大抵相類云。

這時，南方荒遠有丹丹、盤盤二國，也來進貢地方特産，他們的風俗、物産大致相類似。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

論曰：《禮記》説："南方稱爲蠻，有不吃熟

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㐌。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洎乎境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爲去就。至於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誠哉斯言也。

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食的。"然而他們的種類不劃一，與漢族人雜居。他們的種别有蜑，有獽，有俚，有僚，有㐌。居地没有君長，依山住洞。他們的風俗，剪斷頭髮而紋身，喜好相互攻打。自從秦吞并三楚，漢平定百越，地方達到南方邊境，日影的最南端，水域陸地都可居住，都成爲郡縣。等到境域分成南北，各自割據，蠻人、僚人的部族迭相遷徙。至於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則都被山水相隔，不能與中原國家相通。到了隋朝，平定天下，煬帝繼承帝業，威望影響到八方遥遠的地域，有志於與遠方的民族交往，欲想得到珍寶異物。所以出兵流求，軍隊到達林邑，聲威震揚到不同風俗的地區，遠遠超過秦、漢。雖然有開拓域外的功勞，但没能挽救國内的失敗。《傳》説："如果不是聖人，外安必有内憂。"此話是對的。

大業年間，南方很遠的地方有十餘個國家前來朝貢，他們的事迹已無人知曉，現在僅僅知道四個國家。

北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氐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氐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

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頃，因以爲號。四面斗絶，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

千萬孫名飛龍，漸强盛，晋武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群氐推以爲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

氐族是西部少數民族的另外一支，族號白馬。夏商周時代，他們自有首領，每代都來朝見一次，所以《詩經》說“在那遠方的氐、羌，不敢不前來進貢”。秦、漢以來，世代居住在岐山、隴山以南，漢川以西，自立酋長。漢武帝派中郎將郭昌、衛廣平定他們，在那個地方設武都郡。從汧水、渭水抵達巴、蜀，種類很多，有的稱爲白氐，有的稱爲故氐，各有侯王，由中原大國封授。

漢朝建安年間，有個楊騰，是部落大帥。楊騰勇敢健壯而有謀略，開始遷到仇池，方圓百頃，因此稱號爲百頃。四面絶壁，高七里餘，盤道有三十六回轉，它的上面有豐水泉，煮土成鹽。楊騰之後有名叫千萬的人，曹魏授爲百頃氐王。

千萬的孫子名飛龍，漸漸强盛，晋武帝授以平西將軍。没有兒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兒子。晋惠帝元康年間，茂搜自稱輔國將軍、右賢王，氐族各部推他爲主。關中的人士遷移到那裏，大多歸附他。晋愍帝任命他爲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兒子難敵繼位，與弟弟堅頭分領部衆。難敵自稱左賢王，住在下辨；堅頭稱右賢王，住在河池。難敵死，兒子楊毅接替，自稱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的兒子楊盤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對晋稱臣，晋以楊毅爲征南將軍。

河池公。臣晋，晋以毅爲征南將軍。

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季龍，後稱蕃於晋。永和十年，改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爲仇池公。桓温表國爲秦州刺史，國子安爲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生，殺俊，復稱蕃於晋。死，子世自立爲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世爲秦州刺史，弟統爲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統一名德。纂聚黨襲殺統，自立爲仇池公，遣使詣簡文帝。以纂爲秦州刺史。晋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

咸康三年，楊毅的族兄楊初謀殺了楊毅，吞并了他的部衆，自立爲仇池公。對石季龍稱臣，後來又對晋朝稱藩屬。永和十年，改楊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楊毅的小弟宋奴派姑子梁三王利用侍值的機會持刀殺了楊初，楊初的兒子楊國率領親信殺了三王和宋奴，又自立爲仇池公。桓温上表薦楊國爲秦州刺史，楊國的兒子楊安爲武都太守。十二年，楊國的堂叔楊俊又殺楊國自立。楊國的兒子楊安反叛苻生，殺楊俊，又向晋朝稱藩。楊安死，兒子楊世自立爲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楊世爲秦州刺史，楊世的弟弟楊統爲武都太守。楊世死，楊統廢棄世的兒子楊纂而自立。楊統又名楊德。楊纂聚集黨羽襲殺楊統，自立爲仇池公，派使臣見晋簡文帝。晋以楊纂爲秦州刺史。晋咸安元年，苻堅派楊安征伐楊纂，戰勝他們，把他們遷到關中，使百頃這個地方空着。

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爲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蕃於晋。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爲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隴西王。後爲乞佛乾歸所殺，無子。

宋奴死後，兩個兒子佛奴、佛狗投奔苻堅，苻堅以女嫁給佛奴的兒子楊定爲妻，授楊定爲尚書、領軍。苻堅失敗後，關右擾亂，楊定爲苻堅效力。苻堅死，楊定率領部衆跑到隴右，遷居歷城，離仇池一百二十里，在百頃設置倉儲。招撫漢族和少數民族一千餘家，自稱爲龍驤將軍、仇池公，向晋稱藩。晋孝武帝就以他自稱的封號授給他，後授爲秦州刺史。登國四年，據有秦州之地，號隴西王。後來被乞佛乾歸殺害，沒有兒子。

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蕃于晋。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爲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爲武都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

佛狗的兒子楊盛，先前任監國攝政仇池，現在統管事情，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封楊定謚號武王。把氐、羌衆部分爲二十部護軍，分別鎮守，不設郡縣。於是據有漢中地盤，仍向晋稱藩。天興初年，派遣使臣進京貢奉，皇帝詔命以楊盛爲征南大將軍、仇池王。由於後秦姚興的阻隔，不能每年派遣貢使。楊盛以哥哥的兒子楊撫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年間，宋武帝封楊盛爲武都王。楊盛死，私加謚號爲惠文王。兒子楊玄繼位。

玄字黄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蕃於宋，仍奉晋義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爲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爲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内蕃，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

初，玄臨終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勛。"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蕃于宋。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難當，并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擧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董亭。保宗與兄保顯歸京師，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晋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

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絶。尋

楊玄字黄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然向劉宋稱藩，但仍奉行晋安帝的義熙年號。後來開始用宋元嘉記年。起初，楊盛對楊玄説："我已老了，最終是晋臣，你要好好地事奉宋帝。"所以楊玄尊奉劉宋。楊玄善於對待士人，被舊屬所懷念。始光四年，太武帝派大鴻臚公孫軌拜楊玄爲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楊玄上表朝廷請求按内藩對待，皇帝同意了。楊玄死，私謚爲孝昭王。兒子保宗繼位。

當初，楊玄臨終時對弟弟難當説："現在境内没有安寧，須得安撫，保宗没有成人，我把國事交給你，請不要中斷遺業功勛。"難當堅决推辭，請求立保宗，自己輔佐他。保宗即位後，難當的妻子姚氏對難當説："國家不安，應當立年長的君主，反而事奉小孩子，這不是長遠的辦法。"難當聽從了，廢保宗而自立，向宋稱藩屬。難當授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守石昌；以次子楊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圖謀攻打難當，事情泄露，被囚。起初，四方流民以爲仇池物産豐實，許多人前往依附。流民有許穆之、郝惔之二人投奔難當，并且改姓爲司馬，穆之自稱名飛龍，惔之自稱名康之，聲稱是晋朝宗室近戚。康之不久被人所殺。當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不理刑政，宋文帝派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認爲思話還没有到，派將領帶兵偷襲梁州，攻破白馬，據有漢中。不久，思話派他的司馬蕭承之作爲先鋒進討，所戰皆捷，於是平定梁州。因此又依附宋。難當後來放了保宗，讓他鎮守董亭。保宗與哥哥保顯回京城，太武帝授保宗爲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娶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晋壽公。後來派遣大鴻臚崔頤授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

難當後來自立稱爲大秦王，年號建義，立妻子爲王后，長子爲太子，設置百官，都仿照中原皇朝。但仍然不斷向宋納貢。不久，他們國家大

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雍州流人七千餘家，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

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宋，宋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氐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

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爲外都大官。卒，謚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爲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

小眼子公熙襲爵。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爲行臺，送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潜謀，將爲叛亂。子建仍報普

旱，多有災異，降大秦王稱號爲武都王。太延初年，難當鎮守上邽。北魏太武帝派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等統領黄河以西、高平等處軍隊攻取上邽，又下詔告諭難當，要他奉詔守衛。不久，以舉國之力南犯，謀劃蜀地，襲擊宋的益州，攻涪城，又征討巴西，獲得雍州的七千餘户流民，返回仇池。宋文帝發怒，派將領裴方明等討伐他們。難當被方明打敗，放棄仇池，與一千多騎兵逃奔上邽。太武帝派中山王元辰迎他到行宮。方明既已攻克仇池，以保宗的弟弟保熾守衛，河間公齊打跑了他。

起初，皇帝下詔要保宗鎮守上邽，又下詔他鎮守駱谷，恢復他的國家。保宗的弟弟文德先逃到氐人中，勸説保宗逼他反叛。事情泄露，齊逮捕保宗送到京城，詔令難當殺死他。氐人、羌人立文德爲首領，屯居在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向宋求援，宋封文德爲武都王，派偏將房亮之等人幫助他。齊迎擊擒得房亮之。文德逃奔守葭蘆，武都、陰平的氐人大多依附他。詔令淮陽公皮豹子等率領各路軍隊征討文德，逃到漢中，俘獲他的妻子兒女、官吏部屬、物資糧食。保宗的妻子公主被送到京城，被賜死。當初，公主勸保宗反叛，有人問公主：“爲什麼背叛父母的國家？”公主回答：“按禮制，婦人出嫁，因丈夫而榮耀。事情成功，我們割據一方，我也是一國之母，怎能與小縣之主相比？”因此而獲罪。

文成帝時，授難當爲營州刺史，回去後爲外都大官。去世，謚號忠。兒子楊和，隨父親歸附北魏，另外賜爵號仇池公。兒子德子沿襲難當的爵號，很早就去世了。兒子小眼承襲，按例降爲公，授天水太守，去世。兒子大眼，另外有傳。

小眼的兒子公熙承襲爵位。正光年間，尚書右丞張普惠爲行臺，送租到南秦、東益，普惠要求公熙一起去。到了南秦，因氐人反叛而不能前進，派公熙先去慰問氐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認爲公熙陰險刻薄，秘密命令人察訪，公熙果然有密謀，將要叛亂。魏子建就報告普惠，讓他拘

惠，令其攝録。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爲假節、别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爲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

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爲宋荆州刺史劉義宣所殺。

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爲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内徙京師。

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孝文初，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

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爲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位，孝文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爲白水太守。

後起死，以集始爲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纊。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

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

捕。普惠急忙追趕公熙，公熙不肯跟普惠走，而是向東出漢中。普惠上表叙述他的事情，公熙大行賄賂，終於免罪。後來作爲假節、别將，與都督元志一同守衛岐州，被秦賊莫折天生俘虜，死在秦州。

文德後來從漢中進入并統轄汧、隴，於是據有陰平、武興的地盤。後來被劉宋荆州刺史劉義宣所殺。

保宗被逮，兒子元和投奔宋，宋授以武都、白水太守。元和將自己的領地歸順朝廷，受到文成帝嘉獎，授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内遷到京城。

元和的堂叔僧嗣又在葭蘆自稱武都王。僧嗣死，他堂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派使臣前來歸順。獻文帝授文度爲武興鎮將，不久又反叛。孝文帝初年，征西將軍皮歡喜攻破葭蘆，斬殺了文度。

文度的弟弟文弘，小名鼠，名衝了獻文帝廟號，爲避諱而稱小名。楊鼠自封爲武興王，派使臣上表謝罪，進貢地方特産，孝文帝接受了。楊鼠派兒子狗奴入朝侍奉，孝文帝授楊鼠爲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楊鼠死，兒子後起繼位，孝文帝又把楊鼠的爵位授給他。楊鼠的兒子集始爲白水太守。

後起死後，以集始爲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又到京城朝拜，皇帝授他爲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給他車旗、戰馬、錦綵、絲綿。接着回到武興，加封鎮南將軍，加督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來，仇池鎮將楊靈珍襲擊攻破武興，集始就投奔了齊。景明初年，集始前來投降，歸還他原爵位，回去鎮守武興。他死後，兒子紹先承襲，授爲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安王。

紹先年幼，把政事委托給兩個叔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把漢中歸順給北魏，梁白馬戍守的長官尹天保率領部衆圍攻他。道遷向集起、集義

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爲外藩，遂扇動諸氐，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并稱王，外引梁爲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竪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復改鎮爲東益州。

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爲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爲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内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爲州，未幾，氐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爲氐地。

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許之。紹先死，子辟邪立。

四年，南岐州氐苻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據地作亂，氐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帥蓋闇等作亂，闇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闇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闇，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

先是，氐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内附，自是職貢不絶。廢帝元年，以

求援，二人貪圖保護沿邊的蕃地，不打算救他們。衹有集始的弟弟集朗心想立功，率部衆打敗尹天保，保全了漢川，這是集朗的功勞。集義見梁、益已安定，擔心武興不能長期作爲邊陲藩國，就煽動氐人各部，推舉紹先僭越稱帝號，集起、集義都稱王，以梁爲外援。安西將軍邢巒派建武將軍傅竪眼進攻占領武興，逮捕紹先，送到京城，他的國家被消滅，設置武興鎮，又改鎮爲東益州。

先後的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没有處理好威力與恩惠的關係，氐族首領仇石柱等相繼反叛，朝廷憂慮西南。正光年間，詔令魏子建爲刺史，他以恩澤誠信招撫，大力推行好的風氣，使遠處和近處的人都來歸附，如同内地一般。後來，唐永代替子建爲州官，氐人很快就反叛了。唐永棄城東逃，從此又成爲氐人地盤。

魏末年，天下大亂，紹先逃奔回到武興，又自立爲王。周文帝平定了秦、隴，紹先稱藩臣，把妻子兒子送到京城爲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娶年少之妻，周文帝奏魏帝同意。紹先死，兒子辟邪繼位。

大統四年，南岐州的氐人苻壽反叛，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朝廷詔令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伐，使他們投降。九年，清水氐人酋長李鼠仁占據一方作亂，氐首領梁道顯反叛，攻南由，周文帝派典籤趙昶慰問告諭他們，鼠仁等人相繼歸附。十一年，在武興設置東益州，任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的氐人又反叛。趙昶當時任郡守，把爲首的二十多人斬首，得以安定。於是以趙昶管南秦州事。氐人首領蓋闇等作亂，割據北谷，他的同夥與西邊的宕昌羌獠甘勾結，共推蓋闇爲主。趙昶派出各路使臣，向他們宣諭禍福之理，然後出兵討伐他們。擒獲蓋闇，驅散他的同夥。興州反叛的氐人又侵擾南岐州，刺史叱羅協派使臣告急，趙昶赴救，又大敗氐人。

當初，氐人酋長楊法深占據陰平自稱爲王，是楊盛的後裔。北魏孝昌年間，率領部衆歸附内地，從此不斷進貢。魏廢帝元年，以楊法深爲

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群氐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群氐頗畏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迴，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侳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

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割據反叛，氐人衆部族也一同叛逆。朝廷詔令叱羅協與趙昶征討平定他們。周文帝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興州刺史。宇文貴早就有威望名聲，氐人都畏懼服從他。第二年，楊法深跟隨尉遲迥平定蜀地，軍隊返回，楊法深就與他的族人楊崇集、楊陳侳各自擁有部衆，相互攻打。當時，趙昶負責成、武、沙三州的軍事，派使臣調和。楊法深等從命，便劃分部落，重設州郡安置他們。

恭帝末，武興氐反，圍利州，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栢樹二縣人反，相率破蘭臯戍。氐酋姜多復率厨中氐屬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葭蘆氐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并降。及昶還，厨中生氐，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於是群氐并平。

恭帝末年，武興的氐人反叛，圍攻利州，鳳州的固道氐魏天王等人也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伐平定他們。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吒和下辯、栢樹二縣的人反叛，相繼攻破蘭臯戍。氐人酋長姜多又率領厨中氐人攻陷落叢郡以響應。趙昶討平二縣，殺死段吒。而陰平、葭蘆氐又來往聚集，與厨中相應。趙昶精簡騎兵，出其不意，徑直進入厨中，到大竹坪，連續攻破七個柵壘，殺死他們的首領，二郡都投降。等到趙昶返還，厨中未開化的氐人又進行寇掠。趙昶又派儀同劉崇義、宇文琦進入厨中討伐他們，於是平定了氐人各部。

及王謙舉兵，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到王謙起兵時，沙州氐人首領開府楊永安又據州而響應王謙，大將軍達奚儒討伐平定他們。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弈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廆二部。馬鬥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鬥相傷?"吐谷渾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鬥。鬥在馬，而怒及人！乖别甚易，今當去汝萬里外!"若洛廆悔，遣舊老及長史七那樓謝之。吐谷渾

吐谷渾，本是遼東鮮卑族徒河涉歸的兒子。涉歸，又名弈洛韓，有兩個兒子，庶出的長子吐谷渾，小兒子若洛廆。涉歸死後，若洛廆代理統轄部落，這就是慕容氏。涉歸在世時，把七百户分給了吐谷渾，給若洛廆二個部落。兄弟二人管轄下的馬匹相鬥而致傷，若洛廆氣憤，派人對吐谷渾説："父親劃分，與哥哥各有部衆，爲什麽不隔遠一些，而導致馬鬥相傷?"吐谷渾説："馬吃草飲水，春天發情，所以鬥。是馬在鬥，而遷怒於人！違離容易，現在我將離你到萬里以外!"若洛廆後悔，派長老與長史七那樓向他道歉。吐谷渾説："從我們的祖先以來，在遼右樹立德威，

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并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并大。今以馬致怒，殆天所啓。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即令從騎擁馬令迴，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輩，一迴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并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作《阿干歌》，徒河以兄爲阿干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

吐谷渾遂從上隴，止於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虜。

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絶拔渥曰："吾氣絶，棺殮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

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

先父在世時，占卜的人説：'有兩個兒子，當享受福祚，都傳給子孫。'我是庶出，按理不能一同稱大。現在因馬導致人怒，大概是天在啓發。請你們試着把馬向東驅趕，如果馬向東走，我就隨行。"隨即命令身邊的騎士驅馬返回，馬走了數百步，忽然悲鳴，轉向西走，聲如山倒，如此的有十幾批，一批比一批更堅決。七那樓無力挽回，就跪着説："可汗，這不是人事所決定的！"吐谷渾對自己的部落説："我兄弟子孫都應昌盛，若洛廆當傳給子孫及子子孫孫，時間可有一百多年；我這一支在玄孫時纔顯耀。"於是向西靠近陰山，後來又借路到了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創作了《阿于歌》，徒河稱哥哥爲阿于。子孫稱王時，在大車後鼓吹這首大曲。

吐谷渾於是到達上隴，在枹罕住下。從枹罕到甘松，南到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至白蘭，數千里地，順着有水草處，置廬帳居住，以肉酪爲食物。西北的少數民族稱他們爲阿柴虜。

吐谷渾死後，有六十個兒子。長子吐延，身高七尺八寸，勇氣和力量超過常人，性情嚴刻暴躁。他被昂城羌人酋長姜聰刺中，劍還在身上，呼喊兒子葉延去告訴大將絶拔渥説："我斷了氣，埋了棺材，就趕快去保衛白蘭。那個地方險要而偏遠，當地民俗懦弱，容易控禦。葉延尚幼，想把他委托給其他人，擔心倉猝而最終不能約制。今把葉延交給你，請盡全力輔佐他，幼弱的孩子將來如能成大事我就不遺憾了。"抽掉劍就死了。有十二個兒子。

葉延從小勇敢果斷，十歲時，扎草人，稱爲姜聰，每天早晨射草人，射中了就嗥叫哭泣。他母親説："衆將領已把仇人殺了，你年齡小，何必每天早晨這樣苦自己！"葉延哭泣得不能控制自己，回答母親説："我知道這樣没有用處，然而無限的思念之情，不知該有多麽痛苦。"性情至孝，母親病了，三日不進食，葉延也不進食。經常讀書，自稱曾祖父弈洛韓最初封爲昌黎公，我是公的孫子的兒子，依照《禮經》，公孫的兒

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

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游娱酣宴。十五年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等并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璝、慕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晋義熙初也。

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爲强國。升西强山，觀墊江源，問於群僚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晋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慕璝立。

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至而

子可以用爲王的父親之字爲氏，於是以吐谷渾爲氏。

葉延死後，兒子碎奚繼嗣。性情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約，大將們一同殺了他。碎奚悲傷得不能理事，就立兒子視連爲世子，讓他管理事情。號莫賀郎，漢語是父親的意思。碎奚最後憂傷而死。視連即位，因憂思父親，不游樂酣宴。在位十五年死，弟視羆繼立。視羆死，兒子樹洛干等人都年幼，弟烏紇提立，以樹洛干母親爲妻，生兩個兒子慕璝、慕利延。烏紇提的另一個名字是大孩。他死後，樹洛干嗣位，自號車騎將軍。這年，是晋朝的義熙初年。

樹洛干死，弟阿豺嗣位，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族區域内有黄沙，周圍幾百里，不生草木，因此稱爲沙州。阿豺兼并了氐、羌，占地數千里，號稱强國。他登上西强山，觀看墊江源頭，問群臣説："這條水向東流，還有什麽名稱？從什麽地方流入什麽河？"他的長史曾和回答："此河經過仇池、晋壽，從宕渠出，始稱墊江，到巴郡進入長江，過廣陵入海。"阿豺説："水且知道歸海，我們這個塞外小國，難道没有歸附嗎！"派使臣到宋，貢獻特産。宋少帝封他爲澆河公。没來得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拜授新的爵號。阿豺又將派使臣朝貢，突然得了急病，臨死前召集衆子弟告訴説："先公車騎將軍放棄兒子虔繼位，把大業委托給我，我怎敢忘記先公的囑托而出於私心把大業交給緯代！當以慕璝繼位。"阿豺有二十個兒子，緯代是長子。阿豺又説："你們各給我拿一枝箭來，我要在地下玩。"接着命令同母弟慕利延説："你拿一枝箭折斷它。"慕利延折斷了箭。阿豺又説："你拿十九枝箭一起折斷。"慕利延折不斷。阿豺説："你們知道了嗎？單箭容易折斷，合在一起就難了，努力一條心，方可使國家强大。"話説完就死了。慕璝繼位。

這之前，阿豺在位時，劉宋的詔命尚未送

死。慕璝又奉表通宋，宋文帝又授隴西公。慕璝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太武時，慕璝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

慕璝表曰："臣誠庸弱，敢竭精款，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日連、窟略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願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

太武詔公卿朝堂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

> 前者有司所處，以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繒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事。吕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晋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

到，阿豺就死了。慕璝又向劉宋上表要求通好，宋文帝又授他爲隴西公。慕璝招集秦地、涼地的無業流民，以及羌地的少數民族五六百部落，南與蜀、漢交往，北與涼州、赫連聯絡，部衆越來越多。太武帝時，慕璝開始派他的侍郎謝大寧上表願意歸附北魏。不久征討并俘虜了赫連定，送到京城。太武帝贊賞慕璝，派使臣策拜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

慕璝上表説："我雖弱小，但願竭盡力量，俘獲叛逆，向王府告捷，有了很高的爵秩，土地没有擴大，車旗已裝飾，財物没有遍賞，請鑒察下情，頒示獎勵。我剛接到逆寇消息，邊境的人被寇賊搶掠，向東流動，現在普天下都是皇帝的教化，請求回到鄉土。乞佛日連、窟略寒、張華等三人的家小都在此，分開則可憫，願一同安置，使皇恩遍及荒遠，死人與活人都感恩戴德。"

太武帝詔令公卿在朝堂聚會，商議如何回答和實施。太尉長孫嵩和議郎、博士共二百七十九人奏稱：

> 以前，官員處理這類事，認爲秦王是荒服以外的君主，本不是我們統治教化所能達到的，他們來了，我們就接受；他們要走，我們不禁止。皇帝的威望達到很遠，西秦王羡慕仁義，畏懼威德，稱臣納貢，請求授予爵號。我們認爲古代荒遠的君主，雖人多地廣，而爵位不能擬同華夏。陛下對他們的國王和官吏加寵，就超越了常規；讓他們裝飾車旗，就會如同中原大國。至於給多少繒絮，舊典也没有載録，都須臨時决定多少。從漢、魏以來，安撫荒遠的國家，多有事例。吕后送給單于二乘御車、兩輛四馬之車，單于以千匹馬答謝。其後匈奴和親，他們是敵國，送給他們的不過是數百繒絮；呼韓邪向漢稱臣，他親自到京城，於是開始賞給他萬匹繒絮。今西秦王如果以國土没有桑蠶，便應當向朝廷請求，但不得説財物不遍賞。周朝王室衰微，齊侯小白匡正天下，周朝有賜給肉食的詔文，而没有擴大土地的

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凉，未有經略拓境之勛，爵登上國，統秦、凉、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敕，因致斯累。

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爲臣妾，可勿聽許。

制曰："公卿議之，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璝貢獻頗簡。又通于宋，宋文封爲隴西王。

太延二年，慕璝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謚慕璝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緒爲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爲河南王。太武征凉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

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己，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晋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

獎賞。晋侯重耳在城濮打敗楚國，僅僅得到南陽的田地，作爲諸侯朝見天子的住宿之地。西秦所到僅定地而已。塞外的人，因時順便，侵入秦、凉，没有經營和擴大境域的功勛，爵位已同中原大國，統轄秦、凉、河、沙四州地方，而説没有增加土地。把我們的皇朝與弱小的周朝相比，而把他自己等同於五霸，無厭的要求，有窮盡麼！西秦王對朝廷歸順，推究他本來的目的，必定不是這樣。或許是身邊的人不告誡，使他受累。

考察西秦的流民，寇賊時常掠奪他們，都在蒲坂。現在既已稱藩，四海都安寧了，天下一家，可以敕令秦州送到京城，隨後遣返。所請求的乞佛三人，過去是賓國的使臣，來到王庭，國破家遷，將爲亡國之臣，可不必聽從。

詔書説："公卿所議，没有失體。西秦王所略取的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是他自己取得的，我就給他，這是分裂之地，何必要恢復疆廓？西秦的文書已到，綿絹依使臣的疏文數字增加，不是一匹而已。"從此，慕璝貢獻的東西很簡單。他們又與宋往來，宋文帝封慕璝爲隴西王。

北魏太延二年，慕璝死，弟慕利延繼位。太武帝詔令派使臣策封慕璝的謚號爲惠王。後又授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的兒子元緒爲撫軍將軍。當時，慕利延又與宋交往，宋封他爲河南王。太武帝征伐凉州，慕利延畏懼，就率領部衆向西逃到沙漠。太武帝考慮到慕利延的哥哥有擒獲赫連定的功勞，派使臣宣示告諭他，返還。後來，慕利延派使臣上表道謝，奏上書文，太武帝下詔褒獎他。

慕利延的侄子緯代懼怕慕利延害自己，與使臣謀議自己歸附，慕利延發覺後就殺了緯代。緯代的弟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回京城，請求出兵征討慕利延。太武帝授叱力延爲歸義王，詔令晋王伏羅率領衆將征討慕利延。軍隊到達大母橋，慕利延哥哥的兒子拾寅逃到河西，伏羅派將領追殺他，殺了五千多人。慕利延逃到白蘭。慕利延的

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鵶鳩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凉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罽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

從弟伏念、長史鵶鳩黎、部大崇娥等率領一萬三千人投降歸附。後來又派遣征西將軍、高凉王元那等到白蘭征討。慕利延就進入了于闐國，殺其國王，死了數萬人。南征罽賓。派使臣到宋求援，進獻烏丸帽、女國的金酒器、胡王的金釧等物，宋文帝賜給他牽車。七年，返還舊土。

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

慕利延死後，樹洛干的兒子拾寅嗣位。開始在伏羅川建城，他的起居進出，私下模擬國王。拾寅奉行朝貢的職守，以魏正朔來紀年；又接受宋的封爵，號河南王。太武帝派使臣授他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來，拾寅自以爲國遠路險，很不恭敬從命。與宋通使，獻良馬、四角羊，宋明帝給他加封官號。

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晋王伏羅、高凉王那再征之，竟無多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

北魏文成帝時，定陽侯曹安上表説拾寅今據有白蘭，那裏有許多金銀、牛馬，如果去攻打，可以大獲財物。討論的人都認爲先帝忿恨拾寅兄弟不和睦，派晋王伏羅、高凉王元那兩次征討他們，竟然没有多少戰功，拾寅雖又遠去，而軍隊也疲勞了。他們現在在白蘭，没有侵犯我們的邊塞，不成憂患，不是朝廷急於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派使臣招撫，他們必然請求作爲附庸，我們可不勞而定。統治者對於四方疆域之外，安撫而已，何必要分裂他們的國家，侵占他們的土地。曹安説："我過去在澆河任守將，與他們很接近，知道他們的意圖。如果把軍隊分開攻擊他們的左右兩側，拾寅必定逃往駐守南山，不要十天，牛馬吃的草就没有了，人也没有吃的，衆人必然潰叛，我們可以一舉而定。"文成帝同意了。詔令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人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和曹安出北道，征討他們。拾寅逃向南山，衆軍渡河追趕。當時軍士多染疾病，衆將領認爲賊人已經遠逃，軍容已經重振，現在率領疲勞多病的士兵，去取得難成的功績，不是太過分了麽？衆人都認爲是這樣，就率領軍隊返還，獲得二十多萬匹駱駝和馬。

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

獻文帝又詔令上黨王長孫觀等率領州郡兵征討拾寅。軍隊到了曼頭山，拾寅來迎戰，長孫

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蕃職，遣别駕康盤龍奉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凉州、枹罕、高平諸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自是歲修職貢。

觀等人發兵擊敗他們，拾寅晚上逃掉。於是，拾寅内心悔恨，想恢復藩臣的地位，派别駕康盤龍向朝廷上表進貢。獻文帝拘禁了康盤龍，不回報使臣。拾寅的部落發生大饑荒，屢次騷擾澆河。獻文帝詔令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領敦煌、凉州、枹罕、高平的諸路軍隊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征討他們。長孫觀等人的軍隊進入拾寅的境内，割掉莊稼。拾寅很緊張害怕，派兒子到軍中，上表請求改過，長孫觀等人向朝廷報告了。獻文帝重賞慰勞將士，下詔嚴厲指責拾寅，要求他把兒子送來。拾寅派兒子斤到京城爲侍從，獻文帝接着送還了斤。拾寅後來又擾掠邊塞的人民，派他的將領良利守洮陽，這是枹罕所管轄的地方。枹罕的鎮將、西郡公楊鍾葵向拾寅送文書責備他。拾寅上表説："接到詔書，讓我返還舊土，所以派良利守洮陽。如果不追念以前的恩德，請求命令洮陽貢奉當地的物産。"表文很懇切，獻文帝同意了，從此每年遵守進貢的職責。

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易侯并奉詔。死。

太和五年，拾寅死，兒子度易侯嗣位。他派侍郎時真進貢特産，并且上表談到嗣位事。後來，度易侯進攻宕昌，皇帝下詔責備他，賜給一百二十匹錦綵，要求他改正；所掠奪宕昌的人口、牲口、財物，及時送還。度易侯接受了詔令。度易侯死。

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修洮陽、泥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群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絶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陽、泥和二戍，時以此既邊將之常，即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

兒子伏連籌嗣位。孝文帝要他來朝見，他上表説有疾病，修建洮陽、泥和城設置防戍。文明太后去世，派人告訴凶訊，伏連籌受命而不恭敬，官員請求討伐他，孝文帝不同意。群臣認爲他受詔不恭敬，不宜接受他的貢物。皇帝説："他拜受失禮，我們可以責備他。他們進獻地方特産，這是盡藩臣的常規。如果拒絶他們所獻的物資，就是與他們絶交，放縱他們的欲望而不讓他們改悔，他們就無路可走了。"下詔説："我在哀痛之中，没有加以征討。去年春天枹罕上表取得洮陽、泥和二處防戍，當時考慮到這是邊將的職責，就同意了。派軍隊去征討，二處防戍據點聽見風聲就投降了，拘捕了二千餘人審問，又得到九百名婦女。子女和婦女都可送還。"伏連籌

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之。

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己則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并爲魏蕃，而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爲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蕃業；脱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默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

伏連籌内修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爲强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并爲邊附，語其國則鄰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爲表，名報爲旨。有司以國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武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絶。凉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絶。

伏連籌死，子夸吕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吕椎髻毦珠，以皂爲帽，坐金獅子床。號其妻爲母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

就派長子賀魯頭到京城朝拜。增加賜給禮物，授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指揮旗幟印章綬帶的飾物，都給了他。

後來又派遣兼任員外散騎常侍張禮出使到伏連籌處。伏連籌對張禮説："過去與宕昌通和，常被稱大王，自己則稱自名。現在突然叫僕，而拘捕這個使臣。將要帶一支部隊前往詢問他們的意圖。"張禮説："你與宕昌都是魏的藩國，而近來往往有所舉動，嚴重地違背做臣的禮節。出發的日子，執政大臣認爲如果你返迷知罪，就能保全你的藩國；如果執迷不悟，禍難馬上就要到來。"伏連籌没有吭聲。到孝文帝去世時，伏連籌派使臣來致哀，恪盡誠敬。

伏連籌對内履行貢奉職守，對外兼并少數民族，在塞外號稱强富。他仿照天朝，設置百官，在諸國中顯示威力，自我誇耀。宣武初年，下詔責備他説："梁州上表送來你給宕昌的文書。梁彌邕與你都是邊塞的附藩，説到國家則是相鄰的藩國，論地位則是相同的藩臣，而你稱書爲表，稱報爲旨。官員們認爲國家有常規刑制，反復請求征討你。我考慮到道路險遠，多有不測，輕易舉動就會造成混亂，所以先宣達我的意圖，請好好地思考。"伏連籌上表自陳，辭語誠懇之至。從宣武到正光這段時間，牦牛、蜀馬以及西南地區的珍寶，每年都送來。後來，秦州城的莫折念生造反，切斷了河西的交通。凉州城的萬于菩提等人響應莫折念生，關押刺史宋穎。宋穎秘密派人向伏連籌求援，伏連籌親自率領大軍解救他們，使他們得以保全。從此以後，邊界不通，貢獻斷絶。

伏連籌死，兒子夸吕嗣位，開始自稱可汗。居住在伏俟城，在青海以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住，常住氈帳，隨水草放牧。他們的地方，東西三千里，南北一千餘里。官職有王、公、僕射、尚書和郎中、將軍等稱號。夸吕頭上戴着羽毛珍珠之類的裝飾物，帽爲黑色，坐金獅子床。稱呼妻子爲母尊，把衣服製成裙子，披錦大袍，髮辮扎在後面，頭戴金花冠。

戴金花冠。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盗馬，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

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既附於國，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吕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静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檦使於其國。夸吕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絶。

西魏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吕再遣使獻能舞馬及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吕又通使於齊。凉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

他們的風俗：男人衣服與中原略同，大多以絲巾爲冠，也有以繒爲帽；婦女都串着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家没有常規的賦税，如果需要就向富人和商人徵收。他們的刑罰：殺人或盜馬，處死；其他的罪，可以徵物贖罪，也可以根據罪狀處以杖責。施刑的人用氈蒙頭，拿石頭從高往下擊。父親或哥哥死了，可以以後母或嫂子爲妻，與突厥的風俗相同。至於婚姻，貧窮而不能準備財物的人，就搶女子。對死者都采取埋葬，他們的喪服，安葬完就不穿了。性情貪婪，忍心殘殺。喜好射獵，以肉類奶酪爲食物。也知道種田，有大麥、粟、豆。然而北方氣候多寒冷，衹能得到蕪菁、大麥，所以他們的窮人多富人少。青海周圍有千餘里，湖内有小山。每年冬季冰凍水合，把優良的母馬放在此山，到來年春季收集它們，馬都有了身孕，所生的小馬，稱爲龍種，必然有許多駿馬異馬。吐谷渾曾得到波斯草馬，放入湖中山上，因而生了驄駒，能够日行千里，即相傳的青海驄。當地出産牦牛、馬、騾，有許多鸚鵡，銅、鐵、朱砂出産豐富。轄有鄯善、且末。

興和年間，齊神武爲相，招撫荒遠的人，蠕蠕既已歸附，夸吕派使臣來致以敬意。神武帝曉以大義，向他們徵收朝貢，夸吕就派使臣趙吐骨真借道蠕蠕，頻頻到東魏。又薦送他的從妹，魏静帝納娶爲嬪。派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檦出使他們的國家。夸吕又請求聯婚，就以濟南王元匡的孫女爲廣樂公主作爲他的妻子。此後，朝貢不斷。

西魏大統初年，周文帝派儀同潘濬對夸吕講明叛逆或歸順的利弊，於是夸吕又派使臣來獻能舞馬和羊、牛等。然而仍不停地騷擾，沿邊多受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帝率大軍到達姑臧，夸吕震驚，派使臣進貢方物。這年，夸吕又與齊通使。凉州刺史史寧窺探知道他返還，在州西的赤泉襲擊他，俘獲他的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經商的胡人二百四十人，六百頭駝騾，絲絹

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吕，破之，虜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夸吕復寇凉州，刺史是云寶戰没。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吕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吕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絶。

雜綵數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的木杆可汗襲擊夸吕，打敗他，俘虜他的妻兒，繳獲珍物和牲畜。武成初年，夸吕又侵擾凉州，刺史是云寶戰死。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伐他們，夸吕派他的廣定王、鍾留王應戰。賀蘭祥等打敗他們，廣定王等逃走。又奪取洮陽、洪和二城，設置洮州而回。保定年間，夸吕前後派了三批使臣貢獻特産。天和初年，他的龍涸王莫昌率部來降，在他的地方設扶州。二年五月，又派使臣來獻。建德五年，他們國家大亂，武帝下詔令皇太子征討他們。軍隊到達伏俟城，夸吕逃走，俘虜他的剩餘部衆而回。第二年，又派使奉獻。宣政初年，他的趙王他婁屯來降。從此，向朝廷的奉獻斷絶。

及隋開皇初，侵弘州，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絶。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破之。夸吕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兹裒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鋭卒擊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到了隋開皇初年，侵犯弘州，地廣人稀，廢棄。派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人進攻他們。他們傾全國力量，從曼頭到樹敦，騎兵不間斷。他們任命的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和太子可博汗先後來迎戰，元諧頻頻打敗他們。夸吕很害怕，率領親兵向遠處逃走，他命名的十三位王率領部落投降。皇帝認爲他們的高寧王移兹裒素來得民心，授他爲大將軍，封爲河南王，統轄投降的民衆。對其餘的官員各有不同獎賞。没多久，他們又來騷擾邊境，州刺史皮子信迎戰而死。汶州總管梁遠率領精鋭的軍隊攻打他們，他們逃奔。不久侵擾廓州，州裏的軍隊打退他們。

夸吕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吕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計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爲其父所殺。復立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上謂其使者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朕稱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服，唯教嵬王

夸吕在位百年，多次因喜怒而廢殺太子。後來，太子害怕被殺，圖謀逮捕夸吕而投降，向邊陲的官吏請派軍隊。秦州總管河間王同意響應，皇帝不同意。太子的謀劃泄漏，被他父親殺死。又立小兒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求利用這個事端討伐他們，皇帝又不同意。六年，嵬王訶又擔心被父親殺害，謀劃歸國，請軍隊迎接。皇帝對他的使臣説："普天之下，都是我的臣屬，各自行善，就能使我稱心如意。嵬王既有好意，要來投奔，衹有教嵬王做臣子該做的事，

爲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又復不仁。若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兹裒死，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吕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爲寇。

十一年，夸吕卒，子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并許之，又非好法。”竟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使陳廢立事，并謝專命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黄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即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爲輔。至西平，其

不可從遠方調兵馬，幫助做壞事。”鬼王就停止了。八年，他們中間名聲顯赫的王托跋木彌請求率一千餘家歸附内地。皇帝説：“背叛天意和父親，怎麽可以接納！而且他的本意，就是自己避死，如果現在違忤和拒絶，又是不仁。如有音信，可以派遣官吏去慰撫，讓他們自己處理，不需我們出兵馬接應。他的妹夫和外甥若要來，聽任自便，不要去勸誘。”這年，河南王移兹裒死，文帝命令他的弟弟樹歸繼續統率部衆。平定南朝陳以後，夸吕很害怕，逃到很遠的險要地點，不敢來犯。

十一年，夸吕去世，兒子世伏讓他哥哥的兒子無素上表稱藩，并進獻特産，請求遣女子爲妻。皇帝對無素説：“如果依照你們的請求，其他國家就會仿照，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就會不平等。如果都允許，又不是好辦法。”最終没有同意。十一年，派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他們。十六年，以光化公主爲世伏的妻子，世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皇帝不許。

第二年，他們國家大亂，國人殺了世伏，立世伏的弟弟伏允爲主。派使臣陳述廢立事情，并承認擅自廢立的罪責，請求按風俗娶公主，皇帝同意了。從此，每年朝貢，而且經常打聽朝廷的消息，皇帝很討厭他們。隋煬帝即位，伏允派兒子順來朝拜。當時，鐵勒騷擾邊塞，皇帝派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抵禦他們，征戰不利。鐵勒派使臣謝罪請降，皇帝派黄門侍郎裴矩慰撫他，暗示命令攻打吐谷渾以贖罪。鐵勒就率兵襲擊打敗吐谷渾，伏允向東逃跑，占據西平境。皇帝又命令觀德王雄從澆河出發，許公宇文述從西平掩襲，大敗他們。伏允逃到山谷裏，他們過去占有的地域都空了。從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山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歸隋朝占有。設置郡、縣、鎮、戍，將天下犯有輕罪的遷到那裏。於是留住伏允的兒子順，不送回。伏允没有能力自己支配，就率領他的數千騎士，寄住党項境内。皇帝立順爲主，送他出玉門關，命令他統率剩餘的部衆，讓他的大寶王泥洛周爲輔佐。到達西平，他的部下殺洛周，順

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

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

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

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夷蠻戎狄之中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群畜，而户落亦可萬餘人。頑弱不知鬥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得。

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以女爲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不能進入而返回。

大業末年，天下大亂，伏允恢復故地，數次侵擾河西，郡縣不能控制。

吐谷渾以北有乙弗勿敵國，國内有屈海，湖周圍有千餘里。人有上萬，風俗與吐谷渾相同。然而没有五穀，衹吃魚和蘇子。蘇子的形狀如同中原的枸杞子，有紅有黑。

有個契翰部落，風俗也同，狼特别多。

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也相同。不辨五色，不識五聲，這是各少數民族中落後的。土地没有出産，僅僅大批放養牲畜，户落有萬餘人。愚弱而不知道戰鬥，突然遇見外族人，整個國家就遷走。性情如野獸，身體輕巧，善於行走，根本追不上他們。

白蘭國西南二千五百里，隔着大山，渡過四十里湖，有女王國。人衆有一萬多，風俗土著，宜於種桑麻，種五穀，以女爲王，所以作爲國號。翻譯使臣不能達到，傳聞説的就是這些。

宕昌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别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

有梁懃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懃孫彌忽，太武

宕昌羌，他們的先人是三苗的後代。周朝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跟隨周武王滅商。漢朝有先零、燒當等，世代在邊塞爲患。他們的地域東接中原，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以姓氏各自爲部落，首領都有地盤，互相不統攝，宕昌就是其中一支。風俗都是土著，住居有屋宇。他們的房屋，以牦牛尾和羖羊毛編織覆蓋。國家没有法令，也没有徭役賦税。衹有在戰争時纔相集結；平時，各自從事生産，不相往來。都穿裘皮獸毛製成的粗短衣服，牧養牦牛、羊、猪作爲食物。如果父子、伯叔、兄弟死了，就以繼母、世叔母和嫂嫂、弟媳等爲妻子。没有文字，僅根據草木的盛枯記年月時間。每三年相聚一次，殺牛、羊祭天。

有個梁懃，世代爲酋長，受到羌人豪族擁護，自己稱王。梁懃的孫子彌忽在太武帝初年，

初，遣子彌黄奉表求内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黄爵甘松侯。彌忽死，孫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修職貢，頗爲吐谷渾所斷絶。虎子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孝文時，遣使子橋表貢朱沙、雌黄、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助之。

派遣兒子彌黄上表請求歸附。太武帝嘉獎他，派使臣授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黄爵位爲甘松侯。彌忽死，其孫虎子嗣立。他們的地域從仇池以西，東西有千里；席水以南，南北有八百里。地多山丘，有二萬多部落。世代朝貢，常被吐谷渾所阻斷。虎子死，彌治嗣立。虎子的弟弟羊子起先投奔了吐谷渾，吐谷渾派兵送羊子，要奪彌治的位。彌治派使臣求救，獻文帝詔令武都的鎮將宇文生救他，羊子撤退。彌治死，兒子彌機立，派他的司馬利柱上表進貢特産。楊文度反叛，圍武都，彌機派他的二哥率領部衆救武都，打敗趕走文度。孝文帝時，派使臣子橋上表進貢朱沙、雌黄、白石膽各一百斤。從此以後，年年不斷朝貢。後來，孝文帝派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授彌機爲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扶助他。

鄧至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絶。周文命章武公導率兵送之。

鄧至，白水的羌族，世代是羌的豪强，以地名爲國號，自稱鄧至。他們的地域從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風俗習慣，與宕昌相同。國王像舒治派使臣前來歸附，高祖授他爲龍驤將軍、鄧至王，常常朝貢。周文帝命令章武公宇文導率兵送他。

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内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爲國名。

鄧至以西有赫羊國。當初，他們的部族内有一隻很大的羊，顔色鮮紅，所以叫赫羊國。

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粗獷，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羌族國家，風俗粗獷，與鄧至國不同。也時常派遣進貢的使者，朝廷接納他們，都用雜號將軍及子、男、渠帥的名稱授予他們。

白蘭

白蘭者，羌之别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摸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産與宕昌略同。

白蘭，羌族的另一支。他們的地域東北接吐谷渾，西邊連北利摸徒，南臨那鄂。風俗物産與宕昌大致相同。

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

周保定元年，派使臣進獻犀甲、鐵鎧。

鎧。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别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毛爲屋，服裘褐，披氈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擊缶爲節。

党項羌，三苗的後代。他們的種族有宕昌、白狼，都自稱爲獼猴種。地域東接臨洮、西平，西連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在山谷間。每姓自爲部落，大的有五千多騎，小的有一千多騎。編織牦牛尾和羖䍽毛爲住屋，穿皮革粗毛短衣，披毛氈爲上身裝飾。習俗好武力，没有法令，各自爲業，有戰事就集結，没有徭役，不相往來。養牦牛、羊、猪作爲食物，不知道種莊稼。他們的風俗可與母輩或晚輩親屬淫亂，在衆多的少數民族中最嚴重。没有文字，僅根據草木記歲時。三年一次聚會，殺牛羊祭天。八十歲以上的人死了，以爲善終，親戚不哭；年輕的死了，就説是夭折，都痛哭。有琵琶、横吹，拍擊瓦器爲節奏。

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隋文帝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討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内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絶。

北魏、北周時，常來邊界騷擾。隋文帝任丞相時，中原多事，因此受到大肆寇掠。蔣公梁睿在平定王謙後，請回師討伐他們。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托跋寧叢等各自率領部衆到旭州内遷歸附，朝廷授大將軍，對部下各有不同的封賞。十六年，又進犯會州，皇帝詔令隴西軍隊討伐他們，大敗他們，他們相繼投降，派子弟入朝請罪。皇帝説："回去告訴你的父親兄弟，人生應有固定的居處，養老哺幼。忽然來，忽然走，而不感到愧對鄉里嗎！"從此朝貢不斷。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統一，其人并無姓氏。

附國，在蜀郡西北二千多里，是漢朝的西南少數民族。有嘉良夷，是其東部，所居住的各姓都自己管自己，風俗與附國同，言語有差異。没有統一，人没有姓氏。

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栅，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䃮，以避其患。其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

附國王字宜繒。國土南北有八百里，東西有一千五百里。没有城栅，靠近山川谷地，依傍山險。風俗好復仇，堆砌石塊爲住屋，避免外患。屋高十幾丈，低五六丈，每級以木隔離，基址寬三四步，屋的上面寬二三步，形狀如佛塔。從下

步，磔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竹爲箭。妻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有死者，無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酒相遺，共飲啖而瘞之。死後一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爲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毼皮裘，全剥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凉，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

層開小門，由裏面上去，夜間關閉，以防盜賊。國内有犯重罪的，罰牛。人都輕捷，善於擊劍。以油漆的皮革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箭。可以將别人的母親、嫂子爲妻，兒子或兄弟死後，父親和哥哥可以娶他們的妻子。喜好歌舞，奏簧，吹長角。有人死了，没有喪服制度，把尸體放在高床上，沐浴穿衣，裹牟甲，覆蓋獸皮。子孫不哭，披甲舞劍呼叫："我父親被鬼取走，我要報冤殺鬼。"其餘的親戚哭三聲就停止了。婦女哭，必以兩手掩住面部。死家殺牛，親屬送猪、酒，一同飲食和埋葬。親人死後一年，纔舉行大葬，必聚集親人賓客，殺馬常達幾十匹。立木作爲祖父神，加以事奉。風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有頭巾的帽子。多穿毼皮裘，把牛脚皮整個剥下來作爲靴子。脖子繫着鐵鎖，手上串着鐵釧。國王與酋長以金爲首飾，胸前挂一朵金花，長三寸。國土地勢高，氣候凉，風多雨少，宜於種小麥、青稞。山上産金、銀、銅，有許多白雉。水中有好魚，魚長四尺，魚鱗細。

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物，煬帝以勞人不許。

大業四年，國王派使臣素福等八人來朝。第二年，又派他的弟子宜林率領嘉良夷六十人來朝貢。要獻良馬，因道路艱險不通，請求開山路，盡職貢物産，隋煬帝考慮會使百姓辛勞，不准如此。

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并南流。用皮爲舟而濟。

嘉良有寬六七十丈的江，附國有寬百餘丈的江，都向南流，以皮革爲舟船，用於交通。

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

附國南邊有薄緣夷，風俗也相同。西邊有女國。附國的東北有綿亘數千里的群山，連接党項。常常有羌人，大小分支有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都在深山窮谷，没有大的首領。他們的風俗略同於党項，或附屬於吐谷渾而被役使，或附屬於附國。大業年間，向朝廷進貢。在西南邊陲設置諸道總管以管理他們。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别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奸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户，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

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汾、晋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送於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神武滅之，獲其僞主及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

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争衡，未遑經略，乃遣黄門侍郎楊𢷋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别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

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

稽胡，又名步落稽，匈奴的另一種，劉元海五部的後代。或稱爲山戎赤狄的後代。從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圓七八百里，在山谷間居住，部落很多。風俗土著，也知道種田，當地很少種桑養蠶，多穿麻布。男子的衣服與死亡後殯葬，與中原略同；婦女多串蜃貝作爲耳頸的飾物。與漢人雜居。他們的首領多能認識文字，言語如同少數民族語，通過翻譯交流。跪坐不講禮節，貪心而好殺害人。風俗淫亂，婦女更盛，將出嫁的晚上，纔與通奸的人叙情離别，丈夫家知道了，以多爲榮。既已出嫁，却注重杜防，有犯奸的人，根據事情輕重處罰。兄或弟死了，兄或弟都可娶死者的妻子。雖然分别統轄於各郡縣，列入編户，然而徭賦輕，與漢人有區别。深山谷地，又没有全部隷屬，他們凶悍而占據險要之地，多次成爲盗寇。

北魏孝昌年間，有劉蠡升，其人居住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置官吏。正值北魏混亂，無力征討。劉蠡升就分别派部衆掠奪，汾、晋一帶，年年不得安寧。北齊神武帝遷到鄴城後，開始謀劃處理他們，假裝同意以女兒嫁給蠡升太子。蠡升就派兒子到鄴城，北齊神武帝以厚禮相待，許以稍緩一段時間成婚。蠡升仗着已經和親，不作戒備。魏大統元年三月，北齊神武帝襲擊他們，蠡升率領輕騎出外徵召兵馬，被他的北部王所殺，送交神武帝。他們衆人又立蠡升的第三個兒子南海王爲主，神武帝打敗他們，俘獲了他們擅立的君長和弟弟西海王以及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送到鄴。

居住在黄河以西的大多據險而不服從。當時，周文帝正與北齊神武帝争天下，没有精力顧及邊事，就派黄門侍郎楊𢷋去安撫他們。大統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另外一個部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占據上郡反叛。從此北山的各部族，連年寇掠暴虐。周文帝先後派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他們。

北周武成初年，延州的稽胡郝阿保、狼皮率領他們的族人，歸附北齊。阿保自任丞相，狼

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别部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

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便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餽焉。

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内諸胡，與蒲川别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并討斬之。又破其别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

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帥於晋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并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没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絶，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帥，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没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擒没鐸，衆盡降。宣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寇盜頗息。

皮自任柱國，并且與他的另一部族劉桑德共同造成聲勢。柱國豆盧寧督促各路軍隊打敗他們。武成二年，狼皮等餘部又反叛，皇帝詔令大將軍韓果征討打敗他們。

保定年間，離石一帶未開化的胡人多次掠奪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在險要地帶築城，安置軍糧，以控制他們的通路。等到楊忠與突厥征伐北齊，稽胡等就聚衆抗拒，不供糧食飼料。楊忠就向他們首領詐稱，説與突厥回師時討伐他們，他們的首領害怕了，都相繼供應食物。

這以後，丹州、綏州等部族内的各路胡人，與蒲川的另一首領郝三郎等又多年抗命，皇帝又詔令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先後盡力追討，分散他們的部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領衆人營建銀州，稽胡的白郁久同、喬是羅等圖謀攔擊，宇文盛討伐斬殺他們。又攻破他們的另一首領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從綏州出，巡檢北邊的河川道路。稽胡首領白郎、喬素勿同等渡過黄河迎戰，劉雄又打敗他們。

建德五年，北周武帝在晋州打敗北齊軍隊，乘勝追逐到北邊，齊人丢棄的軍事裝備，來不及收拾，稽胡乘機盜出，掠爲己有。他們立蠡升的孫子没鐸爲主，號稱聖武皇帝，年號石平。六年，武帝平定東夏，將征討他們，商議要徹底清除他們的巢穴。齊王宇文憲以爲部落種族太多，山谷交通阻隔，朝廷軍隊出征一次，不可能把他們全部消滅，應當除掉爲首的頭領，對其他的加以安撫。武帝以爲是這樣，就任命宇文憲爲行軍元帥，督率行軍總管趙王宇文招、譙王宇文儉、滕王宇文逌等征討他們。宇文憲率軍駐扎在馬邑，分兵前進。没鐸派他的同夥天柱守黄河以東，又派他的大帥穆支占據黄河以西，欲圖分守險要，以掎角之勢對付宇文憲的軍隊。宇文憲命令譙王宇文儉擊破他們，斬殺俘獲千餘人。趙王宇文招又擒獲没鐸，衆人都投降了。宣政元年，汾胡首領劉受羅千又反叛，越王宇文盛督率諸路軍隊征討擒獲他們。從此，寇盜大多平定。

論曰：氐、羌、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先王所述荒服也。

論曰：氐、羌、吐谷渾等有不同的風俗，分布在邊疆，考查以前的朝代，幾經反叛和歸附，窺伺而首鼠兩端，這是其本性。所謂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就是先王所稱的邊遠之地。

北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西　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絶。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絶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

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兹、疏勒、烏孫、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絶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險，遠貢方物，當與其

《夏書》稱："西戎安定順從了。"班固説："安定并使他們順從，不是炫耀武功讓他們進貢物品。"漢代最初開通西域，共有三十六國。之後，又分立五十五個王，設置校尉、都護來安撫他們。王莽篡位後，便與西域斷絶了往來。到了後漢，班超到達的有五十多個國家，西到西海，東西萬里之遥，都來進貢，重新設置都護、校尉，以統領西域。之後有時斷絶有時開通，漢朝認爲消耗中原大國人力物力，官員有時設置有時廢去。到魏、晉之後，各國互相吞并，不能詳細記載。

北魏道武帝初年，發展中原，没有機會顧及四方。一段時間西戎貢物不到，有關官吏奏請依照漢代舊例，請求通使西域，可以使中原威望、盛德震動邊遠地區，又可以招徠珍奇貨物到達京都。皇帝説："漢代不守衛邊境安寧百姓，却向遠方開通西域，使國内財力浪費，有什麽好處？現在如果通使西域，前代的弊端又要出現在老百姓身上了。"於是没有答應。經過明元一代，始終没有招服西域。

太延年間，北魏聖德日益傳至遠方，西域龜兹、疏勒、烏孫、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等國國王開始派遣使者來京都進貢。太武帝認爲西域雖然已經在漢代通使，有所求時低聲下氣而來，無所求時就傲視怠慢皇命，這是他們自知地處偏遠，王朝大軍不能到達的緣故。如果派使節往來，最終不會有益處，不想派遣使節。有關官員上奏説："龜兹等九國不怕遥遠艱

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悦。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

險，自遠方進貢地方特産，應當與他們互通，怎麽能事先壓制呢?”於是答應通使。便開始派遣使者王恩生、許綱等出使西域。恩生出流沙，被蠕蠕國捉住，竟未能到達。又派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携帶很多錦帛，出鄯善招納撫慰九國，重賜他們。當初，董琬等接到皇上詔令：道路方便的其他國家，可以前往。董琬經過九國，北行到烏孫國。國王得到北魏賞賜，恭敬地接受，非常高興。對董琬等人説：“傳説破洛那、者舌都記着魏朝恩德，想稱臣納貢，衹是擔心没有途徑。現在你們既然已經來到這裏，可以前去那兩個國家，以成全他們仰慕中原的心意。”董琬於是自己去破洛那，派高明出使者舌。烏孫王替他們派嚮導翻譯，到達這兩個國家，董琬等宣讀詔書撫慰賞賜他們。後來董琬、高明東歸，烏孫、破洛那等國派使節與董琬一塊來北魏進貢，共十六個國家。從此相繼來到中原，每年不斷，國内出使使節也有數十人。

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吴提妄説，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吴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强。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凉州既平，鄯善國以爲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絶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

當初，太武帝每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常常詔令河西王沮渠牧犍護送。到姑臧，牧犍經常派嚮導帶路，走出沙漠。後來使節從西域回到武威，牧犍身邊的人對使者説：“我們主人聽信蠕蠕國吴提騙人説：‘去年魏皇帝親自帶兵攻打我們，士卒戰馬得瘟疫而死，大敗而歸，我擒獲他的長弟樂平王元丕。’我主人非常高興，在國内宣揚。又聽説吴提派遣使者通告西域各國：‘魏已經削弱，現在天下衹有我們國家强大。如果再有魏使節，不要再恭敬迎送。’西域的一些國家，也有不想往來之心。”加上牧犍奉事君主，逐漸地怠慢。使節回京後，將全部情况奏呈皇上。太武帝便商議討伐牧犍。凉州平定後，鄯善國認爲唇亡齒寒，是很自然的道理。現在武威被魏滅掉，接下來便輪到我了。如果使者來往，讓他們瞭解到我們國内的一些事情，自取滅亡一定很近；不如斷絶往來，可以支撑很久。於是阻斷堵塞來往道路，西域進貢物品，多年不能進入中原。後來平定鄯善，使節又通往起來。

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

起初，董琬等使節回到京都，詳細介紹自身經歷見聞以及鄰國情况，説：西域從漢武帝時五

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内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

十多個國家，後來逐漸兼并，到太延年間是十六個國家，把西域分成四個區域：從葱嶺以東，沙漠以西爲一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區域；兩海之間，沼澤以南爲一區域。裏面各國小首領，數以百計。從中原出使西域，原來有兩條道路，後來變爲四條：從玉門出發經過沙漠，西行兩千里到鄯善，是一條道路；從玉門經沙漠，北行兩千二百里到車師，是一條道路；從莎車西行一百里到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到伽倍，是一條道路；從莎車西南行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是一條道路。由於董琬没有到而另有進貢的，記録國名，不能詳載國家習俗。

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并不立記録。

東魏和西魏時，中原正逢戰亂，一直到齊、周，没有聽説有關西域的事情，所以二代史書都没有留下記録。

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絶。然事亡失，書所存録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産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録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

隋朝開皇、仁壽年間，還不曾對西域有打算。煬帝時，纔派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番各國，到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到佛經，史國得到十個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回。皇帝又命令聞喜公裴矩在武威、張掖之間來往招引他們。其中擁有君主的國家四十四個，裴矩乘使者入朝的機會，用厚利引誘，讓他們互相勸説。大業年間，先後來朝中拜見的有四十多個國家，皇帝因此設置西戎校尉以應酬接待。不久中原大亂，朝貢就此斷絶。很多事情失傳，書籍保存記録了二十個國家。在北魏來進貢的，在隋朝也有不來的，現在彙集編排，以完備前代史書的《西域傳》。至於道路遠近，物産風俗，較以前史書詳細，或者有所不同。這裏都記録當時的來往情況，主要是爲了補其遺漏和不足。

鄯善

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耆入

鄯善國，以扜泥城爲都，古代的樓蘭國。距代地有七千六百里。都城一里見方。當地土質多沙多鹽碱，缺少水草。北邊是白龍堆路。到太延初年，開始派遣他弟弟素延耆到京城侍候。到太

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

武帝平定涼州時，沮渠牧犍的弟弟無諱遷居敦煌。無諱後來圖謀越過沙漠，派他弟弟安周攻打鄯善，國王比龍恐懼，準備投降，逢北魏使者從天竺、罽賓返回，都相會在鄯善，勸比龍抵抗他們，於是與安周連續交戰。安周不能攻克，退守東城。後來比龍害怕，率部衆逃到西邊的且末，他的長子仍然應付安周。

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經其國，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悦，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這以後，北魏派使臣通西域，經過鄯善國，鄯善人總是剽劫他們，使不能通行。太武帝詔令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驛傳徵發涼州兵征討他們。度歸到敦煌，留下輜重，率五千輕騎穿過沙漠，到達他們境界。當時，鄯善人遍布原野，度歸命令吏卒不得有所侵掠，他們的邊官受感動，迅速歸附。國王真達反綁雙手出降，度歸爲他鬆綁，留下軍隊屯守，與真達到京城。太武帝很高興，厚重地款待他。當年，授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守，對其地徵收賦役，與郡縣相同。

且末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駃，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且末國，以且末城爲都，在鄯善國西邊，離代地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躲避沮渠安周的進攻，率領一半國民逃到且末。後來隸屬於鄯善。且末的西北有數百里沙漠，夏季有熱風，不便行旅。風到之處，衹有老駱駝能預先知道，立即叫着聚集站立，把口鼻埋在沙中。人們都以這爲徵候，也就用氈遮蔽鼻口。狂風迅猛，須臾間就過去了，如果不防，必定危及性命。

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内附。

大統八年，國王的哥哥鄯善米率領衆人内遷歸附。

于闐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兹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以北二百餘里，東距鄯善一千五百里，南距女國三千里，距朱俱波一千里，北距龜兹一千四百里，距代地九千八百里。國土綿亘千里，山山相連，都城有八九里見方。境内有五個大城，數十個小城。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河中出産玉石。土地宜於種五

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産，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迹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盗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

穀和桑、麻。山中有許多美玉。有好馬、駱駝、騾子。他們的刑法，殺人就判死刑，其餘的罪根據輕重懲罰。其他的風俗物産，與龜茲大致相同。習俗重視佛教法規，有很多寺塔和僧尼。國王尤爲信奉，每到齋日，必定親自打掃供食。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就是過去的羅漢僧盧旃爲國王造覆盆佛塔的地方。石上有辟支佛脚印處，仍存有一雙足印。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說是老子死後化成胡人成佛的地方。民俗不講禮義，多有盜賊縱淫。從高昌以西那些國家的人，高鼻凹眼，僅有這一個國家，面貌不太像胡人，而很類似華夏人。城東二十里有大河往北流，稱樹枝水，即黄河，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也有大河叫達利水，與樹枝水匯合，都北流。

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遥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害，當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

真君年間，太武帝詔令高涼王元那攻打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怕，强迫部落穿過沙漠。元那進軍急追，慕利延就往西進入于闐，殺其國王，死了很多人。獻文帝末年，蠕蠕侵犯于闐。于闐害怕他們，派使臣素目伽上表說："西邊的國家，如今都已附屬蠕蠕國。我等世代敬奉華夏大國，至今没有改變。如今蠕蠕的軍馬到了城下，我等聚集軍隊自守，特遣使進獻，從很遠的地方盼望救援。"皇帝下詔要公卿議論此事。公卿上奏說："于闐離京城幾萬里，蠕蠕的習性喜好荒野掠奪，不能攻城。如果爲害，當時已回去了，我們雖然要派軍隊，却鞭長莫及。"皇帝把公卿的奏議給使臣看，也以爲是這樣。於是下詔說："我受天命處理天下事，想讓萬國都安居，應敕令各路軍隊，拯救你們的危難。但離你們太遠，道路險阻，朝廷如派兵增援，不能解救當時的危急，所以停師不前，你們應當已經知道。我正在訓練軍隊，一二年間，當親自率領猛將，爲你們除患。你們警惕等候，等待大舉進軍。"

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

起初，朝廷派使者韓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派使臣獻馴象和珍寶。經過于闐，于闐的中于王

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

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秋仁留下他們，假稱擔心有寇賊而不能通達。韓羊皮講了情況，皇帝很氣憤，又派羊皮帶詔書責備他們。從此，每年派使臣來朝貢。

北周建德三年，他們的國王派使臣獻名馬。

隋朝大業年間，常遣使朝貢。國王姓王，字早示門。戴的是練錦帽、金鼠冠，妻子戴金花。國王的頭髮不能被人看見，俗話說如果看到國王的頭髮，當年必然歉收。

蒲山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蒲山國，即過去的皮山國。居住皮城，在于闐以南，距代地一萬二千里。該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來附屬於于闐。

悉居半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絶。

悉居半國，即過去的西夜國，一名子合。國王叫子。國都呼犍。在于闐以西，距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年，派使臣來貢獻，從此不斷派使者貢獻。

權於摩

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權於摩國，即過去的烏秅國。國王居住烏秅城。在悉居半國西南，距代地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渠莎國，居於過去的莎車城，在子合國西北，距代地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吴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太武切讓吴提，吴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

車師國，一名前部，國王居住交河城。距代地一萬零五十里。國土北接蠕蠕，本來通使交易。太武初年，開始派使臣入朝貢獻，詔令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穿過沙漠，被蠕蠕拘留。恩生見到蠕蠕吴提，持守北魏節操而不屈服。後來，太武帝嚴厲責備吴提，吴提害怕，於是遣送恩生等返回。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表彰他的氣節，賜謚號貞。

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

當初，沮渠無諱兄弟穿過沙漠，召集流散的人，攻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派使臣琢進薛直上書說："我去世的父親在塞外居住，仰慕天子威德，派使臣奉獻，每年不空，天子降下恩念，賜給很多。到我繼位，也没缺少

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并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張軌、吕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

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温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

太武時有闞爽者，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

貢奉，天子賜賞，如同以前。基於皇恩，我陳述懇求。我國自從被無諱所攻擊，至今已八年，人民饑荒，難以生存。現在他們很急地攻我們，我們難以保全，就棄國東逃，僅三分之一的人幸免於死。今已到達焉耆東部邊界，想歸附天朝，盼望施予賑救。”於是皇帝下詔安撫他們，開焉耆倉庫發給糧食。正平初年，派子入朝侍奉。從此每年派遣使者，朝貢不斷。

高昌，車師國前王的故地，漢代的前部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有許多大山。有記載：昔日漢武帝派兵西討，軍隊疲勞，其中最困苦的人就住在這裏。地勢高廣，人口昌盛，所以稱爲高昌。也有記載：這地方有漢代的高昌壘，因此以此爲國號。東邊距長安四千九百里。漢代的西域長史和戊巳校尉都居住在此。晉朝以這裏爲高昌郡。張軌、吕光、沮渠蒙遜占據黄河以西，設置太守管轄。到敦煌走十三天。

高昌國有八個城，都是華人。地多石沙，氣候温暖，土地肥沃，穀麥一年兩熟，宜於養蠶，多有果樹，盛産漆。有羊刺草，草上生蜜，味道很好。引水灌田。出産紅鹽，味道很美。又有白鹽，鹽形如玉，高昌人取鹽爲枕，進貢中原。多産葡萄酒。民俗事奉天神，兼信佛教。國中的羊、馬安排在隱僻處放牧，以躲避寇掠，不是上層人不知道放牧的地方。北邊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季有積雪。山北是鐵勒國境。

太武帝時有個闞爽，自任高昌太守。太延年間，派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人出使高昌，被蠕蠕國拘留。真君年間，闞爽被沮渠無諱襲擊、占據。無諱死後，弟安周繼位。和平元年，被蠕蠕國兼并。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他們從此開始稱王。

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阿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逆接，求舉國内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

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又爲嚈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内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内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晋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

太和初年，闞伯周死，兒子義成繼位。一年後，被堂兄首歸殺死，自封爲高昌王。太和五年，高車王阿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張孟明後來被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派司馬王體玄上表向朝廷進貢，請派軍隊迎接，要舉國内徙。孝文帝接納他們，派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領一千多騎兵前往，劃出伊吾五百里地，讓馬儒居住。到羊榛水，馬儒派麴嘉、鞏顧禮率一千五百名步兵騎兵迎接韓安保。距高昌四百里，韓安保没有到。鞏顧禮等人返回高昌，安保也返回伊吾。安保派使節韓興安等十二人出使高昌，馬儒又派鞏顧禮帶他的長子義舒迎接安保。到白棘城，距高昌一百六十里。高昌的本地人眷戀本土，不願東遷，聯合殺馬儒而立麴嘉爲王。

麴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他被立爲王以後，臣屬於蠕蠕那蓋。鞏顧禮與義舒隨韓安保到洛陽。待蠕蠕國國主伏圖被高車殺害，麴嘉又臣屬於高車。起初，前部的胡人都被高車趕走，進入焉耆，又被嚈噠所攻破滅掉，國人都分散，衆人不能自立，請求歸於麴嘉。麴嘉派第二個兒子爲焉耆王管理他們。永平元年，麴嘉派哥哥的兒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到京城朝拜，請求遷到内地，并請派軍隊迎接援助。於是派龍驤將軍孟威帶凉州的三千軍隊迎接他們，到伊吾，錯過時間而返回。後來十幾次派來使節貢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十分誠懇。朝廷僅賜給優遇的詔旨，終未隆重地接待。三年，麴嘉派使臣朝貢，宣武帝又派孟威帶上詔書慰勞他們。延昌年間，任命麴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保留他自稱的王號。熙平初年，派使臣入朝貢獻。下詔説："你的地域隔着關隘大山，邊境接着荒漠，頻繁請求朝廷援助，遷移國民到内地。雖然誠心可嘉，但於理不合。爲什麽呢？你那兒的庶民是漢代、曹魏的遺民，從晋朝朝綱不振，因國難而流遷，成家立國，時間已久。不願再遷，懷戀舊土。現在如果

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絶，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凉州刺史。

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絶。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後遂隔絶。

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

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户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决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决。評章録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并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箭、

遷動，恐怕引起事變，就在身邊發生，不便像你的表文上那樣做。”神龜元年冬，孝亮又上表求援内遷，朝廷不允許。正光元年，魏明帝派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出使到麴嘉處。麴嘉不間斷朝貢，又派使臣上表，自稱在邊陲，不熟悉典章制度，求借《五經》、各種史書，并請求國子助教劉燮爲博士，魏明帝答應了。麴嘉死，贈鎮西將軍、凉州刺史。

兒子麴堅繼立。這以後，關中混亂，使節斷絶往來。普泰初年，麴堅派使臣入朝貢獻，授他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仍如以前稱王。又加封衛將軍。到永熙年間，又加授爲儀同三司，進爵爲郡公。後來就斷絶了往來。

到大統十四年，下詔封他的嫡長子玄嘉爲王。恭帝二年，又讓他們的田地公麴茂嗣立繼位。武成元年，國王派使臣貢獻特産。保定初年，又派使臣來貢獻。

該國，在北周時有十六城。後來到隋時有十八城。都城周長一千八百四十步，在坐室畫有魯哀公向孔子問政的圖像。職官有一令尹，相當於中原的相國；其次有二公，都是王子，一個是交河公，一個是田地公；其次有左右衛；其次有八長史，分别是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户部、兵部等的長史；其次有五位將軍，是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其次有八司馬，是長史的副職；其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官位按等級排列，分别掌管各種事務。其次有省事，專門負責引導。國家大事由國王決定，小事由世子和二公根據情况決斷。議事記録，事情完畢就放置，書籍以外，没有人長久掌管文案。官員雖有高低次序，但没有機構。衹是每天早晨聚集於門前，評議衆事。各個城都有户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稱爲令。服飾，男人依照胡人習俗，婦人穿裙襦，頭上扎髻。他們的風俗政令與華夏大略相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也與華夏相同，兼用胡人文字。有《毛詩》、《論語》、《孝經》，設置官學，招收弟子，進行教育。雖反

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税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

復閲讀，却都是胡語。賦税是根據田地繳銀錢，無錢就繳麻布。他們的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小異。從敦煌到他們國家，多是沙漠，茫茫大漠而没有路徑。要去，就循着人畜的骨骸去。路上或許听到歌哭聲，行人尋找，大多會迷失，這是魑魅魍魎的哭聲。所以商客往來，大多走伊吾那條路。

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

隋朝開皇十年，突厥攻破他們四城，有二千人歸附中原朝廷。

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禄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逾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税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悦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方物。

麴堅死，兒子伯雅嗣立。他的祖母本是突厥可汗的女兒，他父親死，突厥命令其依照風俗辦事。伯雅長期不遵從。突厥逼他，他不得已而服從。隋煬帝即位，引導番國到來。大業四年，派使臣貢獻，皇帝對他們很優厚。第二年，伯雅來朝見，因而跟着攻打高麗。返回後，娶宗室女華容公主。大業八年冬，回到番地，對國人下令説："過去，因國家處於邊陲荒境，披散着頭髮，衣襟向左邊開。今大隋統治，天下平定統一。我既受和風沐浴，大行教化。平民以上，都應改變原來的髮辮和衣飾。"皇帝听了認爲很好，下詔説："光禄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本來出自華人，世代在西域傳襲，過去因爲多難，采用胡服。自從大隋統一天下，伯雅穿過沙漠，忘記阻隔，奉表進貢來朝廷，改變穿着，變夷從夏，可以賜給衣冠，告訴製造的方法。"然而伯雅過去臣屬於鐵勒，常派大臣在高昌國，對往來的經商胡人徵税，送給鐵勒。雖然有這個命令取悦於中華，但害怕鐵勒，不敢改變。從此年年進貢特產。

且彌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且彌國，以天山以東的大谷爲都，在車師國以北，距代地一萬零五百七十里。本來從屬於車師國。

焉耆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凉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内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并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

焉耆國，在車師國以南，都城是員渠城，白山以南七十里，漢代的舊國。距代地一萬零二百里。國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就是前凉時張軌所征討龍熙的後代。都城方圓二里。國内有九城。國小人貧，没有綱紀法令。兵器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於中原。人死了，都是先燒後埋，服喪滿七天就解除。男子都剪髮戴首飾。文字與婆羅門相同。風俗事奉天神，并崇信佛教。尤其重視二月八日、四月八日。這一天，國家都依照佛教，齋戒奉佛法。氣候寒冷，土地肥沃，穀有稻、粟、菽、麥，牲畜有駱駝、馬。養蠶，不用於絲布，衹是作絲綿。民俗喜好葡萄酒，兼愛音樂。南邊離大湖十餘里，有豐饒的魚鹽蒲葦。東邊距高昌九百里，西距龜兹九百里，都是沙漠。東南距瓜州二千二百里。

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絶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宫，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

依恃地形險要，經常剽劫中原使臣。太武帝對此很氣憤，詔令成周公萬度歸征討他們，約定帶少量糧食，沿路取食。度歸進入焉耆的東境，攻打邊界的左迴、尉犁二城，攻下後，進軍圍員渠城。鳩尸卑那率領四五萬人出城，依險抗拒。度歸招募健壯的勇士，以短兵器往裏衝，鳩尸卑那的部衆大潰散，都被俘虜，他單獨逃入山中。度歸進軍屠殺城民，四周的衆部族都降服。焉耆國陡峭險峻，獨處一方，長久没有混亂，獲得珍奇異玩，以及稀奇古怪難以見到之物，橐駝、馬、牛、雜畜數以萬計。當時太武帝到陰山北宫，度歸譯出焉耆的不緘封的文書送至，皇帝閲畢，賜給司徒崔浩的詔書説："萬度歸率五千騎士，經過萬餘里，攻取焉耆三城，獲得珍寶異物和各種積物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説平定西域，有如指注，不能控制引導。我今天掌握在手上，怎麽樣？"崔浩上書贊頌。於是命令度歸管理安撫那裏的人。起初，鳩尸卑那逃入山中，盼望看到城未被攻取，得以返回城内。既而又見度歸攻取所有城池，就跑到了龜兹。龜兹因爲他是

所剋，乃奔龜兹。龜兹以其婿，厚待之。

女婿，優厚地對待他。

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北周保定四年，國王派使臣獻名馬。

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隋朝大業年間，國王龍突騎支派使臣進貢特産。這時，該國的强兵僅千餘人。

龜兹

龜兹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税，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税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産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温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緑、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黄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

龜兹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以南一百七十里，以延城爲都，漢代就存在的舊國。距代地一萬零二百八十里。國王姓白，就是後凉吕光所立的白震後裔。國王頭繫綵帶，帶垂於身後，坐金獅子床。都城方圓五六里。該國刑法：殺人的處死，搶劫的砍斷一臂和一脚。賦税，根據土地徵租，無田的人徵收銀子。風俗、婚姻、喪葬、物産與焉耆大致相同。衹有氣候稍温暖有差異。又出産細氈，盛産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緑、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東邊有輪臺，就是漢代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殺的地方。南邊三百里，有大河東流，稱爲計戍水，也就是黄河。東邊距焉耆九百里，南邊距于闐一千四百里，西邊距疏勒一千五百里，北邊距突厥王庭六百餘里，東南距瓜州三千一百里。

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兹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鷄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餻糊，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該國東關城壘，不止一次地寇掠，太武帝詔令萬度歸率一千騎兵進擊他們。龜兹派烏羯目提等帶領三千士兵迎戰，度歸擊潰趕跑他們，斬殺二百多人，大獲駝馬而還。民俗好淫，設有女市，收男子的錢充官用。當地有許多孔雀，成群地在山谷間飛，人們獵取爲食物，小孔雀如鷄鶩，國王家裏常有一千多隻。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那樣的東西，流出來成爲河川，流數里後入地，狀如餻糊，很臭。服用它，能使牙齒、頭髮脱落的人重新生長，患有癘瘡的人服用，都可治愈。從此每年派使臣朝貢。

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北周保定元年，國王派使臣來進獻。

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咥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

隋朝大業年間，國王白蘇尼咥派使朝見，貢獻特産。這時，該國有强兵幾千人。

人。

姑默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兹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兹。

姑默國，居住南城，在龜兹以西，距代地一萬零五百里。從屬於龜兹。

温宿

温宿國，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兹。

温宿國，居住温宿城，在姑默西北，距代地一萬零五百五十里。從屬於龜兹。

尉頭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温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兹。

尉頭國，居住尉頭城，在温宿以北，距代地一萬零六百五十里。從屬於龜兹。

烏孫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兹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

烏孫國，居住赤谷城，在龜兹西北，距代地一萬零八十里。該國常被蠕蠕所侵，向西遷到葱嶺山中。没有城郭，隨水草放牧。

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太延三年，派使臣董琬等出使該國，後來每年派使臣來朝貢。

疏勒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虚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黄，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黄河，西帶葱嶺，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疏勒國，在姑默以西，白山以南百餘里，漢代存在的舊國。距代地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帝末年，國王派使臣送釋迦牟尼佛一件袈裟，長二丈多。皇帝試這件佛衣，應有靈異，就燒它以檢驗虚實，放在猛火上，整天都不燃，觀看的莫不悚駭，心情與身體都肅然敬畏。國王戴金獅子冠，當地多有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黄，每年常供送給突厥。都城方圓五里。國内有十二大城，數十小城。人的手指和脚趾都是六個，生的孩子若不是六指就不哺育。有二千精兵。南有黄河，西連葱嶺，東距龜兹一千五百里，西距鏺汗國一千里，南距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到突厥王庭一千多里，東南距瓜州四千六百里。

悦般

悦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

悦般國，在烏孫國西北，距代地一萬零九百三十里。他們的先人是匈奴北單于的部落。被漢代車騎將軍竇憲追逐，北單于越過金微山向西逃

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凉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餅糊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黄也。

到康居，那些老弱不能去的，住在龜兹以北。地方數千里，有二十幾萬人，凉州人仍稱爲單于王。他們的風俗言語與高車相同，人們比胡人講清潔。習慣剪髮齊眉，用餅糊塗抹，照耀便有光澤。每天三次洗澡漱口，然後進食。國土南界有火山，山旁的石頭都焦熔了，流淌幾十里纔凝固，人們取用爲藥，這就是石硫磺。

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

與蠕蠕結爲友好，國王曾帶幾千人進入蠕蠕國，準備與大檀相見。進入國界一百多里，看見部族的人不洗衣，不扎髮辮，不洗手，婦女口舐器物。國王對身邊的臣子説："你們哄騙我，帶我進到這狗國中。"於是急忙回國。大檀派騎兵追趕，追不上。從此互成仇敵，數次相互征討。

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佗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真君九年，派使臣入朝貢獻。并且送魔術師，聲稱能够割斷人的喉管脉管，把人的頭骨敲擊陷凹，都出血數升或滿斗，用草藥放在口中，使嚼咽，馬上就止血了，養瘡傷一個月就恢復正常了，又没有痕瘢。人們懷疑不實，就在死罪囚徒身上試，都應驗了。并説中原的一些名山都有這種草，就派人學習這種方術并且優厚款待。又説：該國有魔術大師，蠕蠕來掠奪，術師能作大雨、狂風、大雪和洪水，蠕蠕有十分之二三的人凍死漂亡。這年，再派使臣朝貢，請求官軍從東西一齊征討蠕蠕。太武帝認爲這個主意好，命令中外各路軍隊戒嚴，以淮南王元佗爲前鋒，攻襲蠕蠕。又詔令有關官署，把他們的鼓舞之節，置於樂府。這以後常派使臣朝貢。

者至拔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者至拔國，以者至拔城爲都，在疏勒以西，距代地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該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産優質鐵和獅子。

迷密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峰黑槖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迷密國，以迷密城爲都，在者至拔以西，距代地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派使臣來獻一頭黑駱駝。該國東邊有郁悉滿山，産金、玉，也有很多鐵。

悉萬斤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悉萬斤國，以悉萬斤城爲都，在迷密以西，距代地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該國南有伽色那山，出産獅子。常派使臣入朝貢獻。

忸密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忸密國，以忸密城爲都，在悉萬斤以西，距代地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破洛那

破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

破洛那國，即過去的大宛國。以貴山城爲都，在疏勒西北，距代地一萬四千四百五十里。

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太和三年，派使臣獻汗血馬，從此常派使臣朝貢。

粟特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凉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

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粟特國，在葱嶺以西，古代的奄蔡，一名温那沙。處於大澤，在康居西北，距代地一萬六千里。以前，匈奴殺其國王而占有該國，到國王忽倪時，已經三代。該國的商人先前大多到凉州一帶販貨，等到北魏平定姑臧，都被俘虜。文成帝初年，粟特王派使臣請求贖回他們，下詔聽便。從此没有使臣朝貢。

北周保定四年，國王派使臣進貢特産。

波斯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琉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毾㲪、赤獐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緑、雌黄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

波斯國，以宿利城爲都，在忸密以西，即古代的條支國。距代地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都城方圓十里，有十幾萬户，有河經過城中向南流。土地平坦方正，出産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有大珍珠、玻璃、琉璃、水晶、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毾㲪、赤獐皮，以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緑、雌黄等物。氣候炎熱，家裏藏冰。土地多有沙石，引水灌溉。五穀和鳥獸等與中原大略相同，衹是没有稻穀、黍、稷。當地出産名馬、大驢、駱駝，往往有的一日能行七百里，富貴人家有的有數千頭。又出産白象、獅子、大鳥蛋。有鳥形如駱駝，有翅膀，不能飛高，吃草與

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啖火。

肉，也能吃火。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内别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宫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

國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穿錦袍、織成披衣，以珍珠寶物裝飾。民俗：男子剪頭髮，戴白皮帽，穿頭衫，兩邊在下分開，也有披巾，披巾是織成的；婦女穿大衣衫，披大帔，頭髮前面有髻，後面披着，用金銀花爲飾，串着五色珠，巾絡於胳膊。國王在國内另有十幾所小牙，小牙如同中原的離宫。每年四月出游居住，十月返回。國王即位以後，選擇兒子中間最有德才的，秘密地寫上其名字，封在庫裏，兒子們和大臣都不知道。國王死後，衆人一同打開文書看，在文書裏有名字的人就立爲王。其餘的兒子各自到邊界就任，兄弟就不再相見了。國人稱王爲醫囋，妃子爲防步率，國王的兒子爲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管國内獄訟；泥忽汗，掌管庫藏和關禁；地卑，掌管文書和雜務。其次有遏羅訶地，掌管國王的内務；薛波勃，掌管四方兵馬。大官以下有屬官，分别掌管事情。兵器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征戰時兼乘大象，有百人跟隨。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耻辱；犯强盗，繫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税，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浄人，若入城市，摇鈴自别。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

該國刑法：重罪就吊在竿上，射死；稍輕罪則關押在獄中，新王繼位纔釋放；輕罪就割鼻、斷足、剃髮，或剪半鬢，把牌子繫在脖子上，以爲耻辱；犯强盗罪，監禁終身；强奸貴人的妻子，男子流放，婦人割耳鼻。賦税，根據土地繳銀錢。民俗事奉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文不同。常以姊妹爲妻妾，其餘的婚姻，也不講尊卑，在少數民族中最醜陋污穢。百姓中十歲以上漂亮的女孩，國王收養她們，有功勛的人，就分别賜給。死了人，常棄尸於山，穿一個月喪服。城外有人單獨居住，僅知道喪葬事情，稱爲不净人，如果進入城市，摇鈴以示區别。以六月爲一年之首，尤其重視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在這些日子裏，庶民以上，各自相互招呼，聚會作樂，盡情

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

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歡樂。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祀已經死去的人。

神龜年間，國王派使臣上國書及貢物，國書說："大國的天子，是上天生的，祝願太陽出來的地方常是漢人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很高興地接受了。從此，常派使臣入朝貢獻。恭帝二年，國王又派使臣貢獻特產。

隋煬帝時，派雲騎尉李昱出使到波斯。隨即派使臣與李昱一道返回進貢特產。

伏盧尼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伏盧尼國，以伏盧尼城爲都，在波斯國以北，距代地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砌石爲城，東有大河向南流，中間有鳥，鳥形似人，也有如駱駝、馬的，都有翅膀，常居於水裏，出水就死。城北有云尼山，出産銀、珊瑚、琥珀，有許多獅子。

色知顯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色知顯國，以色知顯城爲都，在悉萬斤西北，距代地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地平坦，出産多種果類。

伽色尼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伽色尼國，以伽色尼城爲都，在悉萬斤以南，距代地一萬二千九百里。當地出産紅鹽，出産多種果類。

薄知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薄知國，以薄知城爲都，在伽色尼國以南，距代地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出産多種果類。

牟知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牟知國，以牟知城爲都，在忸密西南，距代地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地平坦，禽獸與草木與中原相同。

阿弗太汗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阿弗太汗國，以阿弗太汗城爲都，在忸密以西，距代地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地平坦，出産多種果類。

呼似密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呼似密國，以呼似密城爲都，在阿弗太汗以西，距代地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地平坦，出産銀、琥珀，有獅子，出産多種果類。

諾色波羅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以波羅城爲都，在忸密以南，距代地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地平坦，宜於種稻、麥，出産多種果類。

早伽至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鄰國，有五果。

早伽至國，以早伽至城爲都，在忸密以西，距代地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地平坦，很少種植，從鄰國取稻、麥，出産果類。

伽不單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伽不單國，以伽不單城爲都，在悉萬斤西北，距代地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地平坦，宜於種稻、麥，出産果類。

者舌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絶。

者舌國，即從前的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距代地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派使臣入朝貢獻，不間斷。

伽倍

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伽倍國，是從前的休密翕侯，以和墨城爲都，在莎車以西，距代地一萬三千里。人們居住在山谷之間。

折薛莫孫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即從前的雙靡翕侯，以雙靡城爲都，在伽倍以西，距代地一萬三千五百里。住在山谷間。

鉗敦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即從前的貴霜翕侯，以護澡城爲都，在折薛莫孫以西，距代地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住在山谷間。

弗敵沙

弗敵沙國，故肹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即過去的肹頓翕侯，以薄茅城爲都，在鉗敦以西，距代地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住在山谷間。

閻浮謁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

閻浮謁國，即從前的高附翕侯，以高附城爲

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都，在弗敵沙以南，距代地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住在山谷間。

大月氏

大月氏國，都賸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

大月氏國，以賸監氏城爲都，在弗敵沙以西，距代地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連接，常被他們侵掠，於是向西遷到薄羅城，作爲都城，離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國王寄多羅勇武，於是率軍隊翻越大山，侵擾南邊的北天竺。從乾陁羅以北的五國，都歸附隸屬大月氏。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太武帝時，該國商人到京城來貿易，自稱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到山中采礦，到京城冶煉，煉成，光澤比西域送來的更美。皇帝詔令建行殿，容納一百多人，光色映照徹亮，觀看的人見到，無不驚駭，以爲神明所爲。從此，國內的琉璃價格便宜，人們不再以爲珍貴。

安息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

安息國，在葱嶺以西，以蔚搜城爲都。北接康居，西鄰波斯，在大月氏西北，距代地二萬一千五百里。

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北周天和二年，國王派使臣入朝貢獻。

條支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條支國，在安息以西，距代地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

大秦國，又名黎軒，以安都城爲都，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距代地三萬九千四百里。海水澎湃，猶如渤海，東西與渤海相對，這是自然現象。周圍六千里，居於兩海之間。地形平坦方正，居住分散。該國國王的都城分爲五座，各五里見方，周圍共六十里。國王居住中城。每城有八個大臣，主管四方。王城也設有八大臣，分管四城。如果討論國事或四方有不能決斷的事情，則四個城的大臣聚集到王宮商議，國王聽取後施行。國王每三年出巡風俗教化，人們有冤枉到王宮申訴，負責那一方的臣子，輕則受譴責，重則罷黜，要求他推舉賢明的人代替。國人端正高大，衣服、車旗，仿中原禮儀，所以外域的人稱其爲大秦。國土宜於種五穀、桑、麻，人們致力

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

於蠶桑、種地。多有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方向通往交趾。水道通往益州永昌郡。多出産異物。

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大秦西海水以西有河，河向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以西有西王母山，以玉石爲堂室。從安息以西循着海隅，也可以到達大秦，曲折有一萬多里。從該國觀看日月星辰，與中原没有區别。前史説條支以西百里是日落處，相差得太遠了。

阿鈎羌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距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山間四百里，山中往往有棧道，道下是萬丈深淵，人們以繩索相連着行走，因而爲山名。土地有五穀、各種果子。交易以錢購貨。居住建宫室。有兵器。土地出産金珠。

波路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産國俗與阿鈎羌同類焉。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距代地一萬三千九百里。當地濕熱，有蜀馬。土地平坦，物産風俗與阿鈎羌相同。

小月氏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小月氏國，以富樓沙城爲都。國王本是大月氏國王寄多羅的兒子。寄多羅被匈奴驅逐，西遷。後來命令他兒子守此城，因此稱爲小月氏。在波路西南，距代地一萬六千六百里。起初居住在西平、張掖之間，服飾與羌人大爲相同。風俗以金銀錢交易，隨畜牧遷移，類似於匈奴。該國城東十里有佛塔，周圍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從佛塔建成到武定八年，共計八百四十二年，人們稱爲百丈佛圖。

罽賓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温和，有苜蓿、雜草、奇木、

罽賓國，以善見城爲都，在波路西南，距代地一萬四千二百里。居住在四山中，土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土地平坦，氣候宜人，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以

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糞澆園。田地低凹處潮濕，出産稻穀。冬季吃生菜。人們擅長技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製成器物。交易用錢。其他的牲畜與各國相同。常派使臣入朝貢獻。

吐呼羅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吐呼羅國，距代地一萬二千里。東到范陽國，西到悉萬斤國，中間相隔二千里；南邊連接不知名的山；北邊到波斯國，中間相隔一萬里。薄提城周圍六十里，城南有向西流的大水，名稱是漢樓河。土地適宜種五穀，有好馬、駝、騾。國王曾派使臣入朝貢獻。

副貨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没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副貨國，距代地一萬七千里。東到阿富使且國，西到没誰國，中間相距一千里；南邊連接不知名的山，北到奇沙國，相距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圍七十里，宜於種五穀、葡萄，祇有馬、駝、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七頭金駝，每頭高三尺。國王派使臣入朝貢獻。

南天竺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

南天竺國，距離代地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圍十里。城中出産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葡萄，土地適宜種五穀。

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宣武帝時，國王婆羅化派使臣來獻駿馬、金、銀。從此，常派使臣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

疊伏羅國，距代地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向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樹皮絲可織成布。土地宜於種五穀。

宣武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宣武帝時，國王伏陁末多派使臣貢獻特産。從此，常派使臣朝貢。

拔豆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

拔豆國，距代地五萬一千里。東到多勿當

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氂牛、蒲桃、五果，土宜五穀。

國，西到旃那國，中間相距七百五十里；南到罽陵伽國，北到弗那伏且國，中間相距九百里。國中出産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牦牛、葡萄、五果，土地適宜種五穀。

嚈噠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别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凉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盗無多少皆腰斬，盗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

嚈噠國，大月氏種族相類，也有説是高車的别種。他們的祖先來自塞北。從金山以南，在于闐以西，共有烏滸水以南二百多里之地，距長安一萬零一百里。國王以拔底延城爲都，即王舍城。都城方圓十餘里，有許多寺塔，都以金裝飾。風俗與突厥大致相同。民俗：兄弟共一個妻子。丈夫没有兄弟的，妻子戴一角帽；若有兄弟，根據兄弟多少就增加多少帽角。衣服多配上纓絡，頭都剪髮。他們的語言與蠕蠕、高車及其他少數民族不同。部衆約有十萬，没有城邑，隨水草遷移，以氈爲屋，夏季遷到凉爽的地方，冬季移到暖和的地方。分開他們的妻子，各自在别的處所，距離有二百、三百里。國王巡行各處，每月到一個地方。冬季寒冷時，三個月不移動。王位不必傳給兒子，子弟能勝任的，國王死時就傳給他。該國没有車，有轎，有許多駝、馬。采用重刑，凡偷盗者不論多少，都要腰斬，盗一罰十。人死了，富貴人家就堆砌石頭埋葬，窮人掘地埋葬，死者隨身物品，都放在墓冢中。人凶悍，能戰鬥，西域的康居、于闐、沙勒、安息等三十左右個小國，都受嚈噠支配役使，號稱大國。與蠕蠕通婚。

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絶。

自太安年以後，常派使臣來朝貢。正光末年，貢獻一頭獅子，到高平，遇到万俟醜奴反叛，因此留下。醜奴被平定後，獅子被送到京城。永熙年以後，斷絶了貢獻。

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并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絶。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

到大統十二年，派使臣貢獻特産。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都派使臣來貢獻。後來被突厥打敗，部落分散，貢獻斷絶。到隋朝大業年間，又派使臣來貢特産。

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

該國距漕國一千五百里，東距瓜州六千五百

六千五百里。

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

朱居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渴槃陁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鉢和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波知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托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　鉢盧勒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

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

里。

當初，熙平年間，魏明帝派賸伏子率宋雲、僧人法力等出使西域，訪求佛經，當時有僧人慧生也同行。正光年間返回。慧生所經過的那些國家，不能知道他們的歷史和山川面積，衹能説出大概情況。

朱居國，在于闐以西。人們住在山中，有麥子和許多林果。都信奉佛教，語言與于闐相類似，附屬嚈噠。

渴槃陁國，在葱嶺以東，朱駒波以西。河水經該國東北流，有高山，夏季積霜雪。也信奉佛道，附屬於嚈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以西。當地很冷，人畜同居，掘洞而住。又有大雪山，看起來像銀山。國人僅吃餅麨，飲麥酒，穿氈裘。有兩條路，一條西行到嚈噠，一條向西南到烏萇。也屬嚈噠統轄。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地少人窮，依托山谷，國王不能統轄。有三個水池，傳説大池有龍王，次池有龍婦，小池有龍子，行人經過，供祭纔能通過。若不祭，大多會遭到風雪困擾。

賒彌國，在波知以南。居住在山裏，不信佛教，專門信奉衆神。也附屬於嚈噠。

東有鉢盧勒國，道路險阻，依着鐵鎖鏈而行，路下深不見底。熙平年間，宋雲等人始終不能通達。

烏萇國，在賒彌以南。北有葱嶺，南到天竺。婆羅門胡是上等部族。婆羅門大多通曉天文吉凶之術，國王有事就去求婆羅門决定。土地種有許多林果，引水灌田，稻、麥産量高。信佛法，有許多寺塔，極華麗。人們有争訟，給他們

争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服藥，理屈的人發狂，有理的人無恙。刑法不殺人，犯死罪僅遷到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建有寺廟，讓數頭驢子運食上山，没有人管，驢子自知往返。

乾陁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鬥，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鬥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被嚈噠打敗，因此改名。國王本是敕勒，統治已是二代。喜好征戰，與罽賓争戰，三年不罷休，人們怨苦。有七百頭戰象，十人乘一頭象，都拿着兵器，象鼻子綁着刀而戰。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圍三百步，就是所謂的雀離佛圖。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絶。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并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

康國，康居的後代，遷徙無常，不常住原來的地方。從漢代以來，沿襲不斷。國王本姓温，是月氏人，以前住在祁連山以北的昭武城，因爲被匈奴打敗，向西越過葱嶺，便建立了國家。分成各部，都有王，所以康國附近的國家都以昭武爲姓，以示不忘本。國王字世夫畢，對人寬厚，很得人心。他的妻子是突厥達度可汗的女兒。

都於薩寶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綉、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强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决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凑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黄金、硇沙、䞓香、阿薩那香、瑟瑟、獐皮、氍

以薩寶水上的阿禄迪城爲都。有許多人居住，三個大臣共掌國事。國王戴素冠七寶花，穿綾、羅、錦、綉、白疊。他的妻子有髮，以皂巾蓋頭。男子剪髮，穿錦袍。稱爲强國，西域各國大多歸附它。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都歸附它。立有胡律，放在祆祠，每當判刑，就以胡律决斷。重罪滅族，次罪是死刑，盗賊砍斷其脚。人們都是凹眼、高鼻、多鬍子。善於經商，少數民族貿易，大多聚集在該國。樂器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事與突厥相同。國家立有祖廟，在六月祭祀，一些國家都參與祭祀。信奉佛教，是胡人文字。氣候温暖，適宜種五穀，經常整修園林蔬圃，樹木茂盛。出産馬、駝、驢、犎牛、黄金、硇沙、䞓香、阿薩那香、瑟瑟、獐皮、氍毹、錦、疊。多葡萄酒，富貴人家達千石，酒多年不壞。

氈、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

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大業年間，開始派使臣貢奉土産，後來斷絶。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宫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

安國，漢代的安息國。國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子是康國王的女兒。在那密水以南建都，有五重城，流水環繞，宫殿都是平頂。國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當處理政事，就與妻子對坐，有三位大臣，議論和處理國家大事。風俗與康居相同，衹是以姊妹爲妻，母子之間相互淫亂，這是不同。

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隋煬帝即位，派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到該國，得到五色鹽而返。

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該國以西一百多里有畢國，有一千多家。畢國没有君長，由安國統轄。大業五年曾派使臣貢獻。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瓮盛置床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别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石國，在藥殺水居住，都城方圓十幾里。國王姓石名涅。在城東南建屋，屋中設座。正月初六日，以國王父母燒餘的骨頭，用金瓮裝着，放在床上，環繞巡行，撒上香花雜果，國王率臣子祭祀。禮畢，國王與夫人出來進到别的帳房，臣子依次就坐，宴會後結束。國有粟、麥，多有良馬。民俗善戰。曾與突厥有矛盾，被射匱可汗滅掉，命令特勤甸職掌管該國事務。該國南距鏺汗六百里，東南距瓜州六千里。

甸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甸職在隋朝大業五年曾派使臣朝貢，後來没有再來。

女國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

女國，在葱嶺以南。該國世代以女人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的丈夫稱金聚，不管政事。國内的男子，衹以征戰爲己任。山上建城，方圓五六里，有萬户人家。國王住九層樓房，有數百名侍女，每五天處理一次朝政，又有小女王共同處理國政。民俗婦女輕視丈夫，但不妒忌。男女都以彩色塗面，一天中間數次改

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税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變。人都披髮。以皮製鞋。没有常規的課税。氣候大多寒冷，以射獵爲業。出産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駿馬、蜀馬。尤其多鹽，常把鹽運到天竺販賣，有數倍利潤。也多次與天竺、党項戰争。女王死，國家多收金錢。從死者的王族中選二名賢女，一名爲女王，一名爲小王。貴人死，剥皮并把金屑和骨肉放在瓶中埋葬。過一年，又用死人皮裝入鐵器埋葬。民俗信奉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每年年初以人祭祀，或用獼猴祭祀。祭畢，進山祝禱，有一隻鳥如雌雉，來到掌上，剖開鳥腹查看，有很多粟就表示是豐年，是沙石則表示有災，稱爲鳥卜。

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絶。

隋朝開皇六年，派使臣入朝貢獻，後來斷絶。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鏺汗國，在葱嶺以西五百餘里爲都，即古代的渠搜國。國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圓四里，士兵數千人。國王坐金羊床，妻子戴金花。民間有許多朱砂、金、鐵。東距疏勒一千里，西距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距石國五百里，東北距突厥可汗二千多里，東距瓜州五千五百里。

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隋朝大業年間，曾派使臣進貢特産。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産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

吐火羅國，在葱嶺以西五百里爲都，與挹怛人雜居。都城方圓二里，十萬士兵，都能征戰。民俗信佛。兄弟共一妻子，相繼就寢，每當一個人進入房中，屋外就挂其衣服爲標記，生的兒子屬長兄。山洞中有神馬，每年在洞中養馬，必會生出名駒。南距漕國一千七百里，東距瓜州五千八百里。

大業中，遣使朝貢。

大業年間，曾派使臣入朝貢獻。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

米國，在那密水以西爲都，過去是康居地

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

大業中，頻貢方物。

方。没有國王，城主姓昭武，康國王的分支，字閉拙。都城方圓二里，善戰士兵數百人。西北距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距史國二百里，東距瓜州六千四百里。

大業年間，常進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史國，在獨莫水以南十里爲都，是過去的康居地方。國王姓昭武，字狄遮，也是康國王的分支。都城方圓二里，善戰士兵一千多人。民俗同康國。北距康國二百四十里，南距吐火羅五百里，西距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距米國二百里，東距瓜州六千五百里。

大業年間，曾派使臣進貢地方特産。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在那密水南數里建都，過去是康居的地方。國家没有王，康國王命令兒子烏建統轄。都城方圓三里，善戰士兵一千多人。國中有得悉神，從西海以東的國家都敬奉它。得悉神有金人，破羅寬一丈五尺，高低相稱。每天以五頭駝、十四馬、一百隻羊祭神，常有幾千人，都吃不完。東南距康國百里，西距何國一百五十里，東距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業年間，派使臣進貢地方物産。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在那密水南數里爲都，過去是康居的地方。國王姓昭武，也是康國王的族類，字敦。都城方圓二里，善戰士兵千人。國王坐金羊座。東距曹國一百五十里，西距小安國三百里，東距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大業年間，派使臣進貢地方物産。

烏那遏

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

烏那遏國，在烏滸水以西爲都，是過去安息的地方。國王姓昭武，也是康國王的族類，字佛食。都城方圓二里，善戰士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距安國四百里，西北距穆國二百餘里，

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東距瓜州七千五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大業年間，派使臣進貢地方物產。

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

穆國，在烏滸河以西爲都，也是安息的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國王姓昭武，也是康國王的族類，字阿濫密。都城方圓三里，善戰士兵二千人。東北距安國五百里，東距烏那曷二百餘里，西距波斯國四千多里，東距瓜州七千七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大業年間，派使臣進貢地方物產。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没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漕國，在葱嶺以北，即漢代的罽賓國。國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的宗族。都城方圓四里，善戰士兵一萬多人。國法很嚴，殺人或偷盜的都處死。風俗重不合禮法的祭祀，葱嶺山有順天神，儀容奢華，以金銀鍱飾屋，以銀爲地，每天有一千多人祭祀。祠前有根魚脊骨，有孔，中間可以騎馬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有許多稻、粟、豆、麥，盛產象、馬、犎牛、金、銀、鑌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没藥、白附子。北距帆延七百里，東距劫國六百里，東北距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大業年間，派使臣進貢地方物產。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

論曰：從古代開拓與遠方夷族交往，開通遥遠的地方，必定是有大志的君主，由好事的臣子引起。張騫最先開通，班超投筆踵繼，或者是有寶物相通好，或者是以武力相威懾，投身於極容易死亡的地方，以獲取一時的功勞，都由於君主崇尚招引遠方進獻的名聲，臣子履行輕生的操守。所以知道上有所喜好，下必效力。西域雖然與北魏通使，當時中原剛平定，天子考慮的是統一天下，來不及顧及西域。他們的信使往來，得以聯絡控制而不斷絕。

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户口減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等到隋煬帝規劃宏圖大志，氣超秦、漢，裴矩進獻《西域圖記》給煬帝以激其心，因此皇帝親自出玉門關，設置伊吾、且末鎮，從關西到沙漠，騷動得難以生存。如果要使北狄没有憂患，東邊的夷人報告好的音訊，必須修建輪臺的營壘，築烏壘城防，求得大秦的明珠，獲取條支的鳥蛋，往來運輸，將怎麽承受這些弊端！古代的明君治國，方圓五千里，致力於安定華夏各族，不管很荒遠的地方。難道是威望不能達到、德澤不能覆蓋？考慮的是不以四夷煩勞中央大國，不以無用害有用。所以，秦朝駐防五嶺，漢朝鎮守三邊，使得死人遍野，户口減半。隋朝依仗國力强盛，在青海爲非作歹。這都是一人失道，億萬人受苦。思考歸順之義，堅决推辭都護的請求，返還千里外送來的良馬，不求貢獻的白狼，那麽衆多的邊遠少數民族，望風而來朝，雖然没有遼東的捷報，也不會發生江都那樣的禍事！

案西域開於往漢，年世積久，雖離并多端，見聞殊説，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概，夫何是非其間哉。

考察漢朝開拓西域，年代已久，雖然離并多有事端，有不少奇聞異説，所以前後的史書，説法不一，哪裏是人們喜好異聞，實在是地遠之故。人所知道的，不如所不知道的，此話可信。但可取用其中的梗概，有什麽是非在其中呢。



北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

地粟袁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崘、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

蠕蠕姓郁久閭氏。起初，在神元末年，騎兵掠得一名奴隸，頭髮齊眉，忘記了本來的姓名，他的主人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木骨閭。"木骨閭"就是秃頭。"木骨閭"與"郁久閭"聲音相近，所以後來子孫以此爲姓。木骨閭長大了，免除了奴隸身份而成爲騎兵。穆帝時，因拖延了時間應當被斬，逃亡到廣漠山谷間，聚集逃亡的人，得到一百多人，依托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兒子車鹿會雄壯，開始有了部衆，自稱柔然。後來，太武帝因他們無知，類似於蟲，所以改他們的稱號爲蠕蠕。車鹿會既已成爲部落首領，每年進貢馬畜、貂豽皮。冬季就遷移到沙漠以南，夏季就回到漠北。車鹿會死，兒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兒子跋提繼立。跋提死，兒子地粟袁繼立。

地粟袁死後，他的部族分爲二部。地粟袁的長子匹候跋繼承父業，住在東邊；二兒子縕紇提另外住到西邊。到昭成帝去世，縕紇提附屬於衛辰而不服從北魏。北魏登國年間征討他們，蠕蠕遷移部族逃走。追到接近大沙漠南牀山下，大敗他們，俘虜了一半。匹候跋和部落首領屋擊各自搜羅殘部逃走。派長孫嵩和長孫肥追趕他們，越過沙漠。長孫嵩到平望川，大敗屋擊，擒獲他，斬首示衆。長孫肥到涿邪山，追上匹候跋，整個部落投降。俘獲縕紇提的兒子曷多汗和曷多汗的哥哥誥歸之、社崘、斛律等，并有宗族幾百人，分配到各部。縕紇提西逃，將歸附衛辰。道

縕紇提西遁，將歸衛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

武帝追到跋那山，縕紇提又降，道武帝仍如以前那樣安撫他。

九年，曷多汗與社崘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崘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崘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崘凶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吴頡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崘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崘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崘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

登國九年，曷多汗與社崘率領部衆拋棄他們的父親而向西遷，長孫肥率輕騎追他們，到上郡跋那山，殺曷多汗，滅掉他的部衆。社崘等人投奔匹候跋，匹候跋讓他們住在南邊，距王庭五百里，命令四個兒子監視他們。不久，社崘率他的部屬，捉拿匹候跋的四子而叛，襲擊匹候跋。幾個兒子收拾殘部，逃奔高車斛律部。社崘凶狠狡猾有詭謀，一個多月，就釋放了匹候跋，歸還他的所有兒子，準備一齊殺死。秘密率兵襲擊匹候跋，殺了匹候跋。兒子啓拔、吴頡等十五人歸附於道武帝。社崘殺了匹候跋，害怕北魏討伐他，就劫掠五原以西的各部，向北越過大漠。道武帝以啓拔、吴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崘與姚興和親，道武帝派材官將軍和突襲擊黜弗、素古延等部，社崘派騎兵救素古延，和突迎戰打敗他們。

社崘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部帥日拔也稽舉兵擊社崘。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崘所并。號爲强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爲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

社崘逃到很遠的漠北，入侵高車，深入到内地，并吞并了各部，氣勢更猛。北遷到弱洛水，始立軍法：一千人爲一軍，每軍置一將；每一百人爲一幢，每幢設一帥。先登者賜給繳獲的戰利品，退怯的人用石塊擊頭殺死，或者當時就用棍子、鞭子痛打。没有文字記録，將帥用羊糞粗略地計算兵數，後來就知道了刻木爲記號。他們的西北有匈奴的殘餘，國力仍富强，部落首領日拔也稽率兵攻打社崘。社崘在頞根河迎戰，打敗他們。社崘後來把他們都吞并了。號稱强盛，隨水草放牧。他們的西邊是焉耆，東邊是朝鮮，北邊越過沙漠，盡頭是瀚海，南邊連着大漠。他們經常聚會的王庭在敦煌、張掖以北。小國都受到他們的寇掠之苦，受控制而被迫歸附。於是頭領自稱豆代可汗。豆代，猶如北魏人所説的駕馭開張；可汗，就如北魏説的皇帝。蠕蠕的風俗，君主和大臣根據其行爲能力，即爲稱號，如同中原立謚號。死了之後就不再追稱。道武帝對尚書崔宏説："蠕蠕的人，從來就號稱頑嚚，每次來劫

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天興五年，社崘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崘從弟悦代、大那等謀殺社崘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悦代爲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崘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崘遁走，道死。

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崘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悦侯咄觝干等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静。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

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崘破諸部落，社崘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崘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遺大檀金馬勒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

掠，駕牸牛奔跑，驅犍牛跟隨，牸牛伏倒而不能向前。其他部族有人教他們用犍牛代替，蠕蠕説：'它們的母親都不能行走，何况她的孩子！'最終都不更替，於是被敵所俘。今社崘學習中原，立法，設置戰陣，終於成爲邊害。道家説'聖人出，大盜起'，此話可信。"

天興五年，社崘听説道武帝征討姚興，於是侵犯邊塞，進入到參合陂，南到豺山和善無北邊的大澤。當時派常山王元遵率領一萬騎兵追他們，没趕上。天賜年間，社崘的堂弟悦代、大那等人謀殺社崘而立大那。事情被發覺，大那等前來投奔，朝廷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悦代爲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崘侵擾邊塞。永興元年冬，又侵擾邊塞。二年，明元帝征討他們，社崘逃走了，死在途中。

他兒子度拔年輕，不能駕御部衆，部落立社崘的弟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即北魏説的資質美好之意。斛律吞并了北邊的賀術也骨國，東邊打敗譬曆辰部落。三年，斛律的宗族人悦侯咄觝干等一百幾十人來降。斛律畏懼北魏，自守而不敢南侵，北邊安静。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馮跋要聘娶斛律的女兒爲妻，將要成婚。斛律長兄的兒子步鹿真對斛律説："女兒小，去那麽遠，憂思生疾病，可以派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人的女兒隨嫁爲妾。"斛律不同意。步鹿真出來，對樹黎等説："斛律要你們的女兒陪嫁，遠去他國。"樹黎就共同結謀，命令勇士在夜間前往斛律的穹廬後面，等待他出來就逮捕了他，與女兒一同送到和龍。立步鹿真。步鹿真立，把政事交給樹黎。

當初，高車的叱洛侯背叛他的首領，引導社崘打敗各部落，社崘贊揚他，以他爲大人。步鹿真與社崘的兒子社拔共同到叱洛侯家，奸淫他年輕的妻子。她告發步鹿真，叱洛侯要推舉大檀爲主，送大檀金馬勒作爲信物。步鹿真聽了，回去派了八千騎士前往包圍，叱洛侯焚燒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於是進襲大檀。大檀派軍隊捉住步鹿真和社拔，絞殺他們，便自立。

拔，絞殺之，乃自立。

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顔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崘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并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尒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絶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

大檀，社崘叔父僕渾的兒子，起初統率氏族的另外一支在西邊鎮守，能得民心，國人擁戴他，號牟汗紇升蓋可汗，即北魏語“制勝”。斛律父子既已到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大檀率衆人南遷騷擾邊塞，明元帝親自征討他們，大檀害怕而逃走。派山陽侯奚斤等追他們，遇到寒雪，士兵凍死或凍掉手指的占十分之二三。到明元帝死，太武帝即位，大檀聽説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侵犯雲中。太武帝親自征討他們，三天兩夜到雲中。大檀的騎兵圍住太武帝達五十多層，騎兵逼近，馬頭相連如墻。士兵大懼。太武帝表情鎮定，衆人情緒纔安定。起初，大檀的弟弟大那與社崘爭奪國位，失敗而來投奔。大檀以大那的兒子於陟斤爲部落首領。軍士射死了於陟斤，大檀驚恐，返還。二年，太武帝大舉征討，東西五路并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之間；皇帝從中路；東平公娥清從西路，走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從西道，走尒寒山。各路軍隊到漠南，放棄輜重，輕騎帶十五天的糧食，越過大漠進行征伐，大檀部落驚駭，戰敗逃走。

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説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鱉小竪，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决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

神䴥元年八月，大檀派兒子率領一萬多人入塞，殺掠邊人而去，附屬國高車追擊打敗他們。從廣寧返還，追趕不及。二年四月，太武帝在南郊練兵，將奔襲大檀。公卿大臣都不願意，算卜者張深、徐辯以天文勸止太武帝，太武帝依從崔浩的計謀而行。逢江南的使臣返回，説宋文帝要進犯黄河以南，對行人説：“你快回去告訴魏帝，還我河南地，我就不動武；否則，我將全力進攻。”太武帝聽後大笑，告訴公卿説：“龜鱉小子，自己救不了自己，有什麽作爲，即使能來，如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不是上策。我的行動已决定了。”於是從東道出征，奔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出征，奔向大娥山，約定在敵人的王庭相會。五月，駐扎在沙漠南，捨棄輜重而襲擊。到栗水，大檀部衆向西

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絶迹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産布野，無人收視。太武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巳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

奔逃。他的弟弟匹黎先是負責東部落，將到大檀那裏，遇上長孫翰的軍隊，長孫翰派騎兵襲擊他們，殺了他們的數百頭領。大檀聽了很害怕，率領族人，焚燒廬舍，斷絶痕迹向西逃走，不知道到何處而去。於是國家的部落四散，躲到山谷，牲畜遍野，無人收養。太武帝沿栗水西行，經過漢代將領竇憲的故壘。六月，皇帝駐扎在菟園水，距平城三千七百多里。分幾路軍隊搜討，東到瀚海，西到張掖水，北過燕然山，東西五千多里，南北三千里。高車等部殺大檀部族前後歸降的三十多萬人，俘獲首領和百餘萬匹軍馬。八月，太武帝聽説東部高車屯於巳尼陂，有很多人畜，距官軍有一千多里，就派左僕射安原等前往征討他們。巳尼陂和高車等部聞風投降的達數十萬人。大檀部落衰弱，他也因此發病而死。

子吴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吴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吴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吴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吴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悦，班賜甚厚。

兒子吴提繼立，號敕連可汗，即北魏語中的神聖。四年，派使臣入朝貢獻。起初，北邊的探哨騎兵抓獲了吴提南部的二十幾位巡邏人，太武帝賜給衣服，遣送回去。吴提的官員和庶民都很感動，所以來朝貢。皇帝隆重接待使者而放還。延和三年二月，吴提娶西海公主，又派使臣娶吴提的妹妹爲夫人，又進封爲左昭儀。吴提派哥哥禿鹿傀和身邊的數百人來朝貢，獻二千匹馬。皇帝很高興，頒賜很多東西。

至太延二年，乃絶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皇，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

到太延二年，斷絶了和親而騷擾邊塞。四年，皇帝到五原，征討他們。樂平王元丕、河東公賀多羅督率十五將從東道出發，永昌王元健、宜都王穆壽督率十五將出西道，皇帝走中路。到浚稽山，中路又分爲二路，陳留王元崇從大澤向涿邪山；皇帝從浚稽以北向天山。向西登上子皇，刻石碑記載此行，見不到蠕蠕而回。當時漠北大旱，没有水草，軍馬多死亡。

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

五年，皇帝向西征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助景穆駐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元崇二

建寧王元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吴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争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嘆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吴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

萬人鎮守大漠以南，以防備蠕蠕。吴提果然犯塞，穆壽素來不設防，寇賊到了七介山，京城之人大驚，争着奔向内城。司空長孫道生在吐頹山防衛。吴提入犯，留他哥哥乞列歸與北邊的鎮守軍隊駐守，嵇敬、元崇等在陰山以北打敗乞列歸，俘獲乞列歸。他嘆道：“沮渠陷害了我！”俘獲他伯父他吾無鹿胡和五百將帥，殺了一萬多人。吴提聽説而逃走，道生追趕，到漠南而返。

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吴提，吴提遠遁，乃止。

真君四年，皇帝到漠南，軍隊分爲四路：樂安王元範、建寧王元崇各統領十五將從東道出征，樂平王元丕督率十五將領從西道出征，皇帝走中道，中山王元辰率領十五將爲中軍後援。車駕到鹿渾谷，與敵人相遇。吴提逃走，追到頞根河打敗了吴提。皇帝到石水而返。五年，皇帝又到達漠南，想襲擊吴提，吴提遠逃，停止追擊。

吴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凉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别部帥尒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凉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鋭，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逾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户、畜産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

吴提死，兒子吐賀真繼位，號稱處可汗，即北魏語中的“唯”。十年正月，皇帝北伐，高凉王元那從東路出發，略陽王羯兒從西路出發，皇帝與景穆從中路出涿邪山。吐賀真的另外一支部帥尒綿他拔等率領一千多家來降。這時，軍隊行走了幾千里，吐賀真剛繼位，害怕遠逃。九月，皇帝北伐，高凉王元那從東路出發，略陽王羯兒從中路出發，與各路軍隊會合於地弗池。吐賀真率全國的精鋭軍隊，帶上充足的軍需物資，將高凉王元那圍了數十層。元那挖掘了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次挑戰都不利，以爲元那人少但堅固，擔心大軍馬上要到，放棄包圍，夜間逃走。元那率軍追趕，九天九夜，吐賀真更加擔心，丢棄輜重，越過穹隆嶺而遠逃。元那收拾他們的輜重，率軍隊返回，與皇帝在廣澤會合。略陽王羯兒把他們的人和畜共計一百多萬都收集起來。從此，吐賀真的力量就單薄了，遠逃，邊疆從此安定。太安四年，皇帝北征，十萬騎兵，十五萬輛車，千里旌旗，越過大漠。吐賀真遠逃，他們的莫弗烏朱駕頹率領數千落來降，刻石記功後返回。太武帝征伐以後，想到要休養

功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

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游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

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聘。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絶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絶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

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綉、器物，御厩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

生息；蠕蠕也懼怕威力而北竄，不敢再南犯。

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意爲北魏語的"惠"。自稱永康元年。他率領部族侵犯邊塞，北邊鎮守的軍隊把他們打得大敗。皇興四年，予成犯塞，皇帝北征，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率各軍從西路出發，任城王元雲等率軍從東路出發，汝陰王元賜、濟南公羅烏拔率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率各軍爲後援。各路將領在女水之濱與皇帝會合，獻文帝親自誓師，下詔對將領們說："用兵在奇，不在人多。你們應當盡力爲我效勞，謀略已在我心中。"於是精選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誘惑他們，他們奔潰，追了三十餘里，斬殺五萬人，有一萬多人投降，戎馬器械不可勝計。共十九天，往返六千多里。改女水爲武川，作《北征頌》，刻石記功。

延興五年，予成請通婚姻，有關官員認爲予成數次侵犯邊塞，請拒絶他們的使臣，派兵征討他們。皇帝說："蠕蠕如同禽獸，貪婪無義，朕要以信誠待物，不可杜絶他們。予成知道悔改前非，派使臣請和，求結姻聘，怎可使他們失望？"下詔回覆說："所談婚事，現在反過來，尋究事理，不太合適。男婚女配，爻象已顯示明白，初婚爲吉，崇尚禮聘，君子所以重視人倫之本。如果不敬其初，就很難有善終。"予成總是懷有譎詐之心，在獻文帝在位時，不再求婚。

太和元年四月，派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說："聽說天朝有很多華麗的珍寶，請讓我們看一看。"皇帝命有關機構拿出御府的珍玩、金玉、文綉、器物，御厩文馬、奇禽、異獸以及人們所實用的東西，陳列在京肆，讓他們參觀。比拔等見了，自己互相說："大國富麗，一生從未見過。"二年二月，又派比拔等朝貢，接着又請婚聘。孝文帝意在招納他們，同意了。予成雖然每年不停地進貢，但不太誠懇，

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

九年，予成死，子豆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崘性殘暴好殺。其名臣侯毉垔、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國。豆崘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

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并爲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崘。部内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爲主。豆崘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崘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崘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强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崘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

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悦樂也。自稱太安元年。

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蕃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

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拔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

婚事也就停下來。

太和九年，予成死，兒子豆崘嗣立，號伏古敦可汗，北魏語“恒”的意思。自稱太平元年。豆崘性情殘暴好殺。他的名臣侯毉垔、石洛候多次以忠言勸諫他，又勸他與魏通好，不要侵擾中原。豆崘發怒，誣衊石洛候謀反，殺了他，滅掉他的三族。

十六年八月，孝文帝派陽平王元頤、左僕射陸叡共同擔任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兵征討豆崘。部屬高車人阿伏至羅率領十餘萬人向西遷走，自立爲主。豆崘與叔父那蓋分爲二路追他們。豆崘從浚稽山以北向西，那蓋從金山出去。豆崘被阿伏至羅多次打敗，那蓋多次勝利。國人都以爲那蓋有天助，要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人强迫他。那蓋説：“我連做臣都不勝任，怎能爲主？”衆人殺掉豆崘母子，把尸體給那蓋看，他就承襲了可汗位。

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北魏語“悦樂”的意思。自稱太安元年。

那蓋死，兒子伏圖立，稱他汗可汗，北魏語“緒”的意思。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派使臣紇奚勿六跋入朝貢獻，請求互通和好。宣武帝不接待使臣，下詔有關機構告訴勿六跋説：“蠕蠕的遠祖社崘是北魏的叛臣，諒解過去，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如以往；大魏有德，如周朝、漢朝一樣興隆，據有中原，八方安定。祇因江南還没平定，暫對北邊放鬆。通和之事，不能同意。如果遵守藩國的禮節，明顯地有誠心，應當不會虧待你們。”永平元年，伏圖又派勿六跋帶書信一封，并獻貂裘。宣武帝不接納，仍按以前的諭旨遣返。

伏圖向西征討高車，被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兒子醜奴立，稱豆羅伏拔豆伐可汗，北魏語“彰制”的意思。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派僧人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宣武帝派驍騎將軍馬義舒出使醜奴，没有出發宣武帝就死

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强盛。二年，又遣使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

了，事情就停止了。醜奴健壯，善於用兵。四年，派使臣俟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把他們打得大敗，擒獲他們的主子彌俄突，殺死他，吞并了所有反叛的人，國力更强盛。二年，又派使臣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入朝貢獻。神龜元年二月，魏明帝在顯陽殿，安排顧禮等二十人在殿下，派中書舍人徐紇宣讀詔書，責備蠕蠕没有執行藩國禮節。

初，豆崙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崙之妻候吕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爲醫巫，假托神鬼，先常爲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悦。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是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

當初，豆崙死，那蓋爲主，伏圖娶豆崙的妻子候吕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嗣立後，忽然丢失了一個兒子，字祖惠，募求而找不到。有屋引副升牟的妻子是豆渾地萬，年齡二十許，爲巫醫，假托鬼神，以前常被醜奴所相信，出入來往。她説："這兒子在天上，我能喊來。"醜奴母子很高興。第二年仲秋，在大澤中設置帳屋，齋戒沐浴七天，祈請天神。經過一夜，祖惠忽然出現在帳屋，自稱一直在天上。醜奴母子抱着他悲喜交加，聚會許多國人，稱地萬爲聖女，接納爲可賀敦。授他丈夫副升牟爵位，賜給三千頭牛、馬、羊。地萬既有巫術，也有美色，醜奴很重用寵愛，相信她的話，擾亂了國政。這樣過了好些年，祖惠成年，他母親問他。祖惠回答："我一直在地萬家，不曾上天。説在天上，是地萬教的。"他母親把情况告訴醜奴。醜奴説地萬能説出很遥遠的事情，不可不信，不要輕信讒言。不久，地萬恐懼，在醜奴面前説祖惠的壞話，醜奴暗地殺了他。

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爲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

正光初年，醜奴的母親派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死地萬。醜奴發怒，要殺具列等人。阿至羅侵犯醜奴，醜奴攻擊他，軍隊打了敗仗返回，被母親和大臣所殺，立醜奴的弟弟阿那瓌爲主。阿那瓌在位十天，族兄俟力發示發率數萬人征伐他，阿那瓌戰敗，帶弟弟乙居伐輕騎投奔北魏。阿那瓌的母親候吕陵氏和他的兩個弟弟不久被示發殺了，而阿那瓌不知道。

九月，阿那瓌將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黄門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引從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升，位於群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

九月，阿那瓌將來，魏明帝派兼侍中陸希道爲主使，兼散騎常侍孟威爲副使，在近畿迎接。派司空公、京兆王元繼到北中，侍中崔光、黄門郎元纂在近郊，都舉行宴飲接風，引他到宮闕。十月，魏明帝到顯陽殿，安排從五品以上清官、皇室宗族、藩國使客等站列在殿庭。王公以下和阿那瓌等人入坐庭中，向北。位置排定，謁者引導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以下，又引導特命之官和阿那瓌的弟弟、二叔等就位，在群官之下。派中書舍人曹道宣讀詔書慰勞。阿那瓌啓奏説："陛下隆重接待，命令臣的弟弟、叔叔等進殿聚會。但臣有堂兄，在北邊時，官高於二叔，請求命令他們進殿就列。"下詔同意，讓他們位於阿那瓌弟弟以下，二叔以上。

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修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奸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

宴會將結束，阿那瓌拿着啓文站在座位後。皇帝要舍人常景問他想説什麽。阿那瓌請求到皇帝面前，皇帝同意了。阿那瓌兩次跪下叩拜説："我的祖先出自大魏。"皇帝説："朕已知道。"阿那瓌站起來説："我的先人逐草放牧，於是在漠北居住。"皇帝説："你的話未説完，可都説出來。"阿那瓌又説："從我的祖先起，世代住在北土，雖然隔着山水，但一直向往歸化，没能及時表達，是因爲高車作歹，我的國家受擾，没時間派使臣來表達誠意。自近年以來，漸定高車，我哥哥爲主，所以派鞏顧禮等使臣來大魏，本意是要盡藩臣禮節。當曹道芝出使北邊時，我與國主就派五個大臣拜受詔命。我兄弟的心願未能及時上達。但是高車因而侵掠，國内有奸臣因亂作逆，殺我兄，立我爲主。僅過十天，我考慮到陛下恩慈如天，所以急忙上路來投奔，歸附陛下。"皇帝説："你所陳述的，道理還没説盡，可再説。"阿那瓌又跪拜後站起説："我因家難，輕率地來投奔，老母還在那邊，分開有萬里，我國的臣民都已散離。陛下的厚恩，超過天地，請求派兵馬，還向我國，誅殺叛逆，收集散亡。陛下大發慈懷，賜借兵馬，我的老母如果仍在，能活着相見，可以申述母子之情；如果她已死了，就得

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仇，以雪大耻。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絶。陛下聖顔難睹，敢不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别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

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王，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禄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叉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

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叔伯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毦，赤漆槊十張并白毦，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黄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綉袍一領并帽，内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内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黄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石，榛麨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黄門元纂，郭外勞遣。

報仇，以雪大耻。我當率領剩餘的人，奉事陛下，四季的貢奉，不敢斷絶缺少。陛下的面容，我難以見到，所以趕緊陳述。想説却難以説盡。另有奏章，恭謹呈上，願陛下閲覽。”就把奏文交給舍人常景，都一一報告給皇帝。

隨即封阿那瓌爲朔方郡公、蠕蠕王，賜給衣冠，加上軺、蓋，俸禄依儀衛，與藩國親戚相同。十二月，魏明帝考慮到阿那瓌的國家没有固定的國主，思戀返回安撫，啓奏懇切之至，下詔商議此事。當時朝廷有不同意見，有的説讓他們返回，有的反對。領軍元叉任宰相，阿那瓌私自給他百斤金，於是讓他返回北邊。

正光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求辭行，魏明帝到西堂，引見阿那瓌和他叔伯兄弟五人，上堂賜坐，派中書舍人穆弼宣慰。阿那瓌等拜辭。下詔賜給阿那瓌一套細明光人馬鎧，六件鐵人馬鎧，二張露絲銀纏槊和白毦，十張赤漆槊和白毦，十張黑漆槊和幡，二張露絲弓和箭，六張朱漆柘弓和箭，十張黑漆弓和箭，六幡赤漆盾和刀，六幡黑漆盾和刀，二十件赤漆鼓角，二領五色錦被，三十件黄綢被褥，一領私府綉袍和帽子，一領内者緋納襖，二十領緋袍和帽，千段内者雜綵，一件緋納小口褲褶内中宛具，一件紫納大口褲褶内中宛具，十八件百子帳，六張黄布幕，一百石新乾飯，八石麥麨，五石榛麨，四枚銅烏錥，二枚柔鐵烏錥各受二斛，四枚黑漆竹榼各受五升，二個婢女，五百匹父草馬，一百二十頭駝，一百頭牸牛，五千隻羊，十盒朱畫盤器，二十萬石粟，到鎮給他。詔令侍中崔光、黄門元纂在城外慰勞歡送。

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虚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頭六人，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

阿那瓌來奔以後，他的堂兄俟力發婆羅門率領數萬人征討示發，打敗他。示發逃奔地豆干，被他所殺。推婆羅門爲主，稱彌偶可社句可汗，北魏語"安静"的意思。當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上表説："傳聞他們已經立主，是阿那瓌的同堂兄弟。夷人是獸心，已相君長，恐怕不肯以殺兄之人，在郊外迎弟。輕易返回，徒勞而損國威。除非增加兵力，難以送他們返回北方。"二月，魏明帝詔令過去經過蠕蠕的使臣牒云具仁前往，告訴婆羅門迎接阿那瓌回藩國的意思。婆羅門十分驕傲，没有讓位之心，責令具仁敬禮，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派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頭六人率二千兵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回鎮，談論那邊的情况。阿那瓌不敢回到北邊，上表請求回京。

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凉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别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脱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

時逢婆羅門被高車驅趕，率十個部落到凉州歸附投降。於是，數萬蠕蠕相互争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上文説："投奔歸化的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在今月二十六日到鎮，説國内大亂，部族散住，相互抄掠，現在的北人，像鵠一樣盼望拯救。今乞求依照以前的恩例，賜給一萬精兵，令將領督率，送臣到磧北去安定落荒的百姓。如果得以批准，事情一定成功。"下詔交給尚書、門下議論。八月，詔令兼散騎常侍王遵業用驛傳快馬去向阿那瓌宣旨慰諭，并重申賞物。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到懷朔鎮，他是阿那瓌的兄弟，陳訴希望請求派兵，并請阿那瓌返回。

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彦、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給事黄門侍郎張烈、給事黄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

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元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彦、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給事黄門侍郎張烈、給事黄門侍郎盧同等上奏："我們聽説漢代立南北單于，晉代有東西之稱，都是爲了相互維係抵禦外難，成爲國家藩籬。今臣子們商議，認爲懷朔鎮以北，地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以北西海郡，是漢、

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晋舊鄣，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内，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從之。

晋的舊址，兩處寬闊平坦，原野肥沃。阿那瓌適宜安置在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於安置在西海郡，命令他們各率部落，收聚離散的人。他們的爵號和所需物資，由皇上裁决。他們的官屬，仍按舊俗。阿那瓌所居的是境外，應當少一些遣送，以示威刑。計劃沃野、懷朔、武川三鎮各派二百人，命令各鎮軍主負責監督，給他們糧食兵器，送到該地。在那裏爲他們安排，功成就可返回。那些從北邊來在婆羅門之前投奔教化的人，命令州鎮官員，按標準給糧，送到懷朔阿那瓌處，鎮守和使者根據情况發給糧食。在京城館舍的人，隨便他們去留。阿那瓌剛建業，以前没有積累，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由官府的駱駝運送。婆羅門住在西海，是境内，物資及兵器不得相同。阿那瓌等人新建屏藩，應分遣使臣持節駕乘驛馬先去慰勞問候，并安排處置。”魏明帝同意。

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之。

十二月，詔令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任尚書行臺，往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不久與部衆策謀反叛，投奔嚈噠。嚈噠的三個妻子都是婆羅門的姊妹。於是派州軍征討，擒拿了他。

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抄。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

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請給粟，以便作爲糧種。下詔給一萬石。四年，阿那瓌的部衆大饑荒，入塞寇掠。魏明帝詔令尚書左丞元孚兼任行臺尚書，持節前往告諭他們。元孚見到阿那瓌，被他拘留。他們挾持元孚，驅趕二千良民和數十萬公私驛馬、牛羊向北逃走，向元孚謝罪後放還。詔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領十萬騎兵征討他們，出塞三千餘里，到達瀚海，没追上而返回。俟匿伐到洛陽，魏明帝在西堂接見了他。五年，婆羅門死在洛水以南的館舍，下詔贈他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

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

當年，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各鎮響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部衆征討他們。詔令派牒云具仁帶雜物慰勞賞賜。阿那瓌拜受詔命，

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剋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明帝詔之曰："北鎮群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尒朱榮鄰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爲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朝貢。

率十萬兵衆，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鎮征伐，連戰告捷。四月，魏明帝又派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出使阿那瓌，宣慰賞賜不等。阿那瓌的部衆已和睦，兵馬稍强盛，便稱敕連頭兵伐可汗，北魏語"把攬"音。十月，阿那瓌又派郁久閭彌娥等人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派使臣鞏鳳景等朝貢。返回，魏明帝下詔説："北邊各鎮的少數民族，不停地作亂，蠕蠕主爲國立忠，協助誅討，即使是寢食都没忘記忠誠。現在我知道你們停留在北部邊陲，與尒朱榮爲鄰，要嚴加管束部下，不要互相搶掠。最近又得到蠕蠕主的書信，又想爲國東征。但是，蠕蠕主世代居住在北漠，不適應炎夏，今可以停止，等待以後的敕令。"這是朝廷考慮到他們反覆無常。以後經常派使朝貢。

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勛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迹狼山，銘名瀚海。至誠既篤，勛緒莫酬，故宜標以殊禮，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贊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

建義初年，孝莊帝下詔説："勛高的人獎賞重，德厚的人名聲大。蠕蠕主阿那瓌鎮守北藩，在塞外禦敵，使得陰山安定，弱水無戰事，刻事迹於狼山，留功名於瀚海。至誠篤實，功勛難酬，所以應當給以特殊的禮節，不必按固有的常式。從今以後，贊拜不説名字，上書不必稱臣。"

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爲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爲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

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派烏勾蘭樹升伐等入朝貢獻，并爲長子請娶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帝下詔以范陽王元誨的長女瑯琊公主許配，尚未成婚，皇帝入關。東魏、西魏争相與阿那瓌結爲婚姻。西魏文帝以孝武帝時舍人元翌的女兒稱爲化政公主，嫁與阿那瓌的兄弟塔寒爲妻，又自娶阿那瓌的女兒爲皇后，加以金帛來招引。阿那瓌於是留住東魏使臣元整，不作回報。後來就率領衆人渡過黄河，以廢后爲理由，文帝不得已，就敕令廢后自殺。

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推。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温豆拔等。神武以阿那瓌凶狡，將撫懷之，乃遣其

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奪幽州范陽，南到易水。九月，又掠奪肆州秀容，到達三推。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就拘禁了阿那瓌的使臣温豆拔等人。神武帝考慮到阿那瓌凶狠狡猾，將安撫感化他，就派他的使臣龍無駒回到北方，

使人龍無駒北還，以通温豆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温豆拔等不存，既見無駒，微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無駒等朝貢東魏。然猶未款誠。

以通温豆拔等人音訊。起初，阿那瓌殺元整，也説温豆拔等人已死，既然見到無駒，略有感愧。興和二年春，又派龍無駒等向東魏朝貢。但還未歸附。

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説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妄以疏屬假公主之號，嫁彼爲親。又阿那瓌度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南進，此其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鏟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爲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爲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義。彼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見討伐。且守逆一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以存和睦，當以天子懿親公主結成姻媾，爲遣兵將，伐彼叛臣，爲蠕蠕主雪耻報惡。

阿那瓌女兒嫁給魏文帝因疾病而死，齊神武帝因此派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出使見阿那瓌，説些離間的話。説文帝和周文帝既害孝武帝，又殺阿那瓌的女兒，妄圖以遠親假藉公主之號，嫁他爲親。又，阿那瓌過黄河西征時，周文帝燒草，使他們的馬飢餓，不能南進，這是他們猜疑反覆不可相信的證據。又談論東魏的正統所在，説過去他投奔中原，北魏保護，得以保存他的國家，顯示了大義。又詐騙阿那瓌説：最近有赤鏟、步落堅胡在黄河以西，被蠕蠕主所獲。説蠕蠕主問他們："你們是跟從高王？還是跟從黑獺？"一個人説跟從黑獺，蠕蠕主殺了他；二人説跟從高王，蠕蠕主放回。這就是蠕蠕主保存大國過去的仁義。你們的女兒已被害，以欺詐相待，不仁不信，也要被討伐。況且逆守一方，不知歸順，朝廷也要加以誅殺。他們如果牢記舊恩，以和睦相處，應以天子的最親近的公主結成婚姻，派兵遣將，征伐叛臣，爲蠕蠕主報仇雪恨。

徽纂既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静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騭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升詣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俟利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匹，以爲聘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

徽纂既已申明齊神武帝的意思，阿那瓌就召集他的大臣商議此事，便決定向東魏歸誠。派他的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人入朝進貢，還爲他的兒子菴羅辰請求婚配。魏静帝詔令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出使到阿那瓌處。八月，阿那瓌派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人入朝進貢，又請婚媾。齊神武帝主張同意他們的要求，以便招撫四方荒遠之國。詔令以常山王元騭的妹妹樂安公主許配，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又派折豆渾十升到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派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俟利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帶上一千匹馬，作爲聘禮，請迎公主。詔令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從晋陽北出發，所用器物，齊神武

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掘、蒱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鄰和公主妻齊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爲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爲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靜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發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使貢相尋。

帝親自操辦，都很豐美。阿那瓌派他的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掘、蒱提棄之伏等到新城之南迎公主。六月，齊神武帝考慮到阿那瓌難以相信，又以國事益重，親自送公主到樓煩之北，迎接慰勞其使，每次都很隆重。阿那瓌大喜，從此連續不斷地向東魏朝貢。四年，阿那瓌請求以他孫女鄰和公主嫁給齊神武帝的第九個兒子長廣公高湛，靜帝詔令可以婚媾。阿那瓌派他的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其孫女到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稱公主，認爲齊神武帝的威德日增，又請嫁給他，靜帝聽了就詔令神武帝納娶。阿那瓌派他的吐豆發郁久閭汗拔姻姬等人送女兒到晉陽。從此，東魏邊塞安定，直到武定末年，不斷有使臣朝貢。

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强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爲秦州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黄門之屬。以覃爲秘書監、黄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至不遜，每奉國書，鄰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絶。

當初，阿那瓌剛恢復國家，對朝廷能盡禮。魏明帝以後，中原混亂，不能顧及塞外，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强盛，逐漸敢驕傲自大，減少了禮敬，派使臣來朝貢，不再稱臣。天平年以來，更加傲慢。汝陽王元暹在秦州，派他的典籤齊人淳于覃出使見阿那瓌，就留在那裏了，受到寵任。阿那瓌入洛陽，心裏羡慕中原大國，立官號，超越本分地稱王，設有侍中、黄門之類的官職。任命淳于覃爲秘書監、黄門郎，掌管文墨。淳于覃教阿那瓌轉變得不守正道，每當送國書，就像鄰居敵人一樣分庭抗禮。到北齊接受東魏禪讓，也每年按時往來不絶。

天保三年，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并擁衆奔齊。其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爲主。又爲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爲主。是歲，復爲突厥所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

天保三年，阿那瓌被突厥打敗，自殺。他的太子菴羅辰和阿那瓌的堂弟登注俟利、登注的兒子庫提，率領部衆投奔北齊。其餘的部衆立登注的二兒子鐵伐爲主。四年，齊文宣帝送登注和他兒子庫提回北邊。鐵伐不久被契丹殺害，國人就立登注爲主。又被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又立庫提爲主。當年，又被突厥所攻，舉國投奔北齊。文宣帝就北討突厥，迎接蠕蠕，廢其國主庫提，立阿那瓌兒子菴羅辰爲主，安置在馬邑川，

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絶。

給他食物和繒帛。親自到朔方追擊突厥，突厥請降，允許他們，官軍班師。於是蠕蠕不斷貢獻。

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晋陽討之，至恒州黄瓜堆，虜散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别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衆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

五年三月，菴羅辰反叛，文宣帝親自征討，大敗他們。菴羅辰父子逃到北邊。四月，侵擾肆州。皇帝從晋陽征討他們，到恒州黄瓜堆，虜寇逃散。當時大軍已還，皇帝身邊有一千多騎兵，遇到蠕蠕的另一支有幾萬人，四面圍攻。皇帝鎮定自若，指揮戰陣，虜寇大敗，縱兵衝出包圍。虜寇逃走，追擊他們，他們的尸體遍及二十五里，抓獲菴羅辰的妻兒和三萬多人。五月，皇帝又北征蠕蠕，大敗他們。六月，蠕蠕率部衆向東遷移，將要南侵，皇帝率輕騎在金川下攔擊，蠕蠕聞風而遠逃。六年六月，文宣帝又親自征討蠕蠕。七月，皇帝駐扎白道，留下重型装備，親自率五千輕騎追蠕蠕，他自己也投入戰鬥，頻頻打敗他們，到達沃野，大勝而還。

是時，蠕蠕既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强，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

這時，蠕蠕已多次被突厥打敗，就在西魏恭帝二年，率千餘家部衆投奔關中。突厥依恃兵强，又憑藉着與西魏的和好，擔心剩餘的蠕蠕人依靠大國，就不斷地派使臣來請殺蠕蠕以了却心願。周文帝讓臣子議論并同意了，就捆綁蠕蠕主以下三千多人交給突厥使臣，在青門外殺死。青年男子以下免死，都發配給王公之家。

匈奴宇文莫槐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道武諱。莫廆遣弟屈雲攻慕容廆，慕容廆擊破之。又遣别部素延伐慕容廆於

匈奴宇文莫槐，出自遼東塞外，他的先人是南單于的遠支，世代爲東部大人。他們的語言與鮮卑很不同。人們都剪頭髮而留其頭頂，以爲首飾，長過幾寸就剪短。婦女披着到脚的長衫，没有褲。秋季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待部民，被部下殺害，重立他弟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兒子丘不勤立，娶平帝女。丘不勤死，兒子莫廆立。他的本名犯道武帝諱。莫廆派弟弟屈雲攻慕容廆，慕容廆打敗他。又派另一部族素延在棘城征討慕容廆，又被慕容廆所敗。當時，莫廆部衆强盛，自稱單于，塞外的各部族都畏懼

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廆部衆强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

他們。

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晨而至。廆亦盡鋭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擊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至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貢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

莫廆死，兒子遜昵延立，率部衆在棘城攻打慕容廆。慕容廆的兒子慕容翰在外面戍守，遜昵延對部衆説："慕容翰素來勇敢，必爲人患，應先攻取他，不必擔心城裏。"就分出幾千騎兵襲擊慕容翰。慕容翰聽説了，派人僞裝成段末波使者，迎上前對遜昵延説："慕容翰多次成爲我們的禍患，早就想除掉他，今聽説你們來征討，太好了。我們正戒備嚴密地等待，應日夜兼程前往。"慕容翰設置埋伏等待他們。遜昵延以爲可相信。長驅直入而不防備，到達埋伏的處所，被慕容翰俘虜。慕容翰派使臣騎快馬告訴慕容廆，乘勝進攻，在清晨到達。慕容廆也以全部精鋭應戰。遜昵延見到他們纔整軍，率部衆迎戰，前鋒剛交戰，而慕容翰已進入他們軍營，放火燒營，部衆大潰逃，遜昵延單騎奔還，部衆都被俘。遜昵延父子世代在漠北稱雄，又先得三紐玉璽，自稱爲天所助，經常自誇。這次戰敗後，就用很謙卑的文辭，帶上許多物品，派使向昭帝朝貢，昭帝表彰他，把女兒嫁給他。

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柏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户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

遜昵延死，兒子乞得龜立。又征伐慕容廆，慕容廆抵抗他們。惠帝三年，乞得龜屯守澆水，固守不戰，派他哥哥悉跋堆在柏林襲擊慕容廆的兒子慕容仁。慕容仁迎擊，殺悉跋堆。慕容廆又攻乞得龜，戰勝他，乞得龜騎馬一人夜逃，部衆都被俘虜。慕容廆乘勝長驅直入，到其都城，收繳以億計的資財，遷境内居民數萬户而返。起初，湖中出大龜，在平地乾死，到此時乞得龜失敗。

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相互攻擊。派他的國相莫渾征討慕容晃，而莫渾醉酒縱獵，被慕容晃打敗，死了一萬多人。建國八年，慕容晃征討逸豆歸，逸豆歸迎戰，被慕容晃打敗，殺了他的勇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逃漠北，投奔高麗。慕容晃把他的部衆五千多落遷到昌黎，從此分散滅掉了。

徒何段就六眷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禄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强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晋。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

徒何段就六眷，出自遼西，他的伯祖日陸眷因爲混亂而被賣給漁陽烏丸首領庫辱官做家奴。那些首領在幽州集會，都拿着痰壺，衹有庫辱官不拿，把痰吐在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咽下去，向西拜天説："但願主君的智慧禄相，都移入我腹中。"後來，漁陽大饑荒，庫辱官認爲日陸眷能幹，要他帶人到遼西找食物，招納逃亡的人，於是强盛。日陸眷死，弟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兒子務目塵代立，就是就六眷的父親，占地遼西，向晋朝稱臣。他統轄三萬多家，有四五萬能征善戰的騎兵。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因段氏經常爲幽州效勞，很感謝他，就上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王浚讓務目塵率一萬多騎兵到常山封龍山下征伐石勒，大敗他們。

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疋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爲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

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弟疋磾、堂弟末波等率五萬多騎兵到襄國圍攻石勒。石勒登城瞭望，見其將士都放下兵器而睡，全無警備之心。石勒趁他們鬆懈，選募勇敢健壯的士兵，突然衝出城門，直奔末波，活捉他。把他安置在座位上，一同盡情宴飲，結爲父子，盟誓之後送他回去。末波既然幸免，就六眷等就帶軍返回，不再向王浚報告，回到遼西。從此以後，末波不敢經常向南騷擾。人們問他緣故，末波答："我父親在南邊。"他就是這樣感激石勒不害自己。

就六眷死，其子幼弱，疋磾與劉琨世子群奔喪。疋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疋磾。劉群爲末波所獲。疋磾走還薊，懼琨禽己，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疋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距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疋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

就六眷死了，他兒子幼弱，疋磾與劉琨的長子劉群奔喪。疋磾暗地帶器械前往，要殺他叔叔羽鱗和末波而奪取權力。末波等人知道後，派軍隊迎擊疋磾。劉群被末波抓獲。疋磾逃回薊，懼怕劉琨抓自己，就請劉琨赴宴，拘禁而殺了劉琨。疋磾殺了劉琨，就與羽鱗、末波相互攻打，部衆叛離。想要率衆遷守上谷，利用軍都險要，抗拒末波等人。平文帝聽説了，暗中嚴選精良的騎兵，將要攻打他們。疋磾恐懼，向南奔到樂陵。後來，石勒派石季龍到樂陵攻打段文鴦，打

遣石季龍擊段文鴦于樂陵，破之，生禽文鴦。疋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

敗他們，活捉文鴦。疋磾就率領他的部衆和那些堡壘向石勒投降。

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於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駐遼西。末波死後，國人就立陸眷的弟弟護遼爲主。烈帝時，暫任護遼爲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弟鬱蘭爲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在遼西征伐護遼，護遼逃到平岡山，投奔了慕容晃，慕容晃殺了他。鬱蘭投奔石季龍，以他所帶去的五千鮮卑人爲部屬，讓他屯守令支。鬱蘭死，兒子段龕代立。到冉閔之亂，段龕率部衆南移，占據齊地。慕容儁派弟弟玄恭率部衆在廣固征伐段龕，捉住他并送到薊。慕容儁毒瞎了他的眼睛而殺了他，把他的三千多部衆都活埋了。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産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

高車，古代赤狄的殘餘部族。起初號稱狄歷，北方稱爲敕勒，華夏稱爲高車、丁零。他們的語言與匈奴大同小異。也有人説：他們的祖先是匈奴的外甥。他們的種族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民間傳説：匈奴單于生有二女，容貌很美，國人都以爲神。單于説："我有此女，怎可配人？將要給與天。"就在國北没人的地方建築高臺，把兩個女兒安置在上面説："請天自己迎接她們。"經過三年，女兒的母親要接回她們。單于説："不可，没有到時間。"又過了一年，就有一匹老狼，晝夜守着臺嘷叫，并在臺下挖了一洞，長時間不離去。他小女兒説："我父親把我安置在這裏，想要配給天，而今狼來，或許是神物，天這樣安排的。"要下臺去與狼同住。她姐姐大驚説："這是畜牲，你這不是污辱父母嗎？"妹妹不依，下去成爲狼妻而生了孩子。後來繁育成國。所以他們喜好高聲唱歌，如同狼嘷。

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粗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鬥無行陣，頭别衝突，乍出乍

没有都統大帥，各部族自有首領。性情粗野，同族的人齊心，每當有外侵，自然地聚集，戰鬥没有陣勢，各相衝突，衝進衝出，不能堅持

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父母弟兄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説，似如中國袚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竪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

硬戰。他們的習俗是，踞坐輕慢無禮，毫不忌諱迴避。婚姻用牛馬爲納聘物，以爲光榮，雙方約定後，男方備車圈馬，讓女方隨意選取良馬，不用馬鞍騎馬出欄，馬主站在欄外，揮手去驚嚇馬，騎馬人不從馬上摔下來，此馬就被選中，若摔下來就更换馬匹，直到選够數目爲止。民俗没有穀，也不釀酒。迎新娘時，男女相偕，手持馬酪熟肉唱歌。主人請賓客，也没有規定的位子，在氈帳前圍着坐，整天飲宴，又留他們住宿。第二天，帶新娘回去。接着男方到女方家的馬群，精選良馬，父母弟兄雖然覺得可惜，但終無怨言。很忌諱娶寡婦，却優待憐惜她們。他們的家畜各自有記識，雖然放縱在原野，都不會亂取。民俗不重清潔，喜歡有雷霆。每當雷震，就呼叫着射天而放棄住地遷到别處。第二年秋季，馬肥了，又相互在雷震的地方等候，埋羖羊，燃篝火，拔刀，女巫祝詞，如同中原的袚除儀式，成群的人騎馬環繞，跑百圈纔停下來。每人拿一束柳枝回來栽種，用乳酪澆灌。婦女用皮裹羊骸，戴在頭上，盤曲髮鬢而束繫，有如軒冕。他們葬送死人，掘地爲坑，讓尸體坐在坑中，伸臂拉弓，佩刀挾槊，就像活着一樣，露坑而不掩埋。有時，人死於雷擊或瘟疫，就爲他們祈福；如果平安無恙，就舉行謝神的祭祀。殺許多牲畜，燒骨頭燃火，騎馬圍着走，多達數百圈。男女不論大小，都集會。平安的人就載歌載舞作樂；喪家就悲吟哭泣。他們隨水草遷移，穿皮吃肉，牛、羊牲畜都與蠕蠕相同。衹是車輪高大，輪輻很多。

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强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盗于魏。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北巡，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

遷到鹿渾海西北一百多里，部落强大，常與蠕蠕爲敵，也常常侵犯北魏。魏道武帝襲擊他們，把各部落打得大敗。後來道武帝渡過弱洛水，向西行至鹿渾海，停下來挑選輕騎，向西北前進了一百多里，襲擊打敗他們，俘獲人口、牛馬羊二十多萬。又在狼山征討其餘的部落，打敗他們。皇帝向北巡行，命令將領分爲東西二路，道武帝親自率六軍在中路，從駮髯水西北，依次推進搜尋，各路軍隊同時會合，打敗散雜的三十

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絶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内附，拜敕力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内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

多個部落。衛王元儀另外督促將領向西北越過大漠千餘里，又打敗殘存的七個部落。於是高車大恐，各部族震驚害怕。道武帝從牛川向南包抄，大獵捕，以高車爲圍，騎兵橫掃，周圍達七百餘里，把雜獸聚集在中間，驅趕到平城，就用高車民衆建鹿苑，南邊連着臺北，北到長城，東邊環繞着白登，直到西山。不久高車的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領他們的九百多家内附，授敕力犍爲揚威將軍，設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來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又統領其部三十餘落前來歸順，也拜爲威遠將軍，又置司馬、參軍，賜給衣服，每年給糧食。

蠕蠕社崘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崘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崘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謡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内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别爲部落。

蠕蠕的社崘失敗以後，收拾部落，轉移到大漠以北，侵入高車的領地。斛律部將帥倍侯利擔心他，説："社崘剛糾集，兵弱馬少，容易對付！"就率衆襲擊，進入他的領屬部落。高車貪圖利益，不顧後患，瓜分他們的氈帳，以他們的婦女爲妻，安心地久睡不起。社崘登高望見，就招集逃散者，得到千人，清晨偷襲衝殺，衹有十分之二三的人逃脱。倍侯利奔至北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耿直，比常人勇健，操戈衝入敵陣，與衆不同。北方人畏懼他，嬰兒哭時，就説："倍侯利來了！"嬰兒就不哭了。處女有歌謡説："找好丈夫，應如倍侯。"他就是這樣受衆人信服。他善於用五十根蓍草占卜吉凶，每次都能占中，因而得到親幸，受到很多賞賜，朝廷命他的小兒子曷堂作内侍。到倍侯利去世，道武帝痛惜，以北魏禮儀葬送，謚號爲忠壯王。後來詔令將軍伊謂率領二萬騎兵向北襲擊高車的殘餘部族袁紇烏，常打敗他們。道武帝時，分散各部落，惟有高車因其民族粗獷，不聽使役，所以獨自爲部落。

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

後來太武帝征討蠕蠕，打敗他們而返回。到達大漠以南，聽説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很多，距官軍一千多里，將派左僕射安原等人征討他們。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人勸諫，太武帝不聽。就派安原等帶新歸附的高車人合計有一

車合萬騎，至于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繞，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悦。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袁紇樹者爲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

萬騎兵，到達巳尼陂，高車各部望風投降者達數十萬落，獲得牛馬羊有一百多萬，都遷到大漠以南千里的地方。乘高車，隨水草轉移，靠放牧繁衍，數年以後，逐漸知道吃糧食，每年來貢獻。於是國家的馬和牛羊都不值錢了，氈皮堆積。文成帝時，五個高車部落聚合祭天，人數達數萬，集會賽馬，殺牲畜游行環走，歌聲悠揚。民間説有史以來從没有過像這樣的盛會。皇帝親自參加，無不歡欣。後來孝文帝召集高車民衆，隨皇帝南征，高車人不願南行，就推舉袁紇樹者爲主，相繼反叛北逃，流竄踐踏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趕征討，大敗返回。又詔令平北將軍、江陽王元繼爲都督征討他們。元繼先是派人慰勞樹者。樹者進入蠕蠕。不久就後悔了，相繼歸降。

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高車族又有十二姓：一稱泣伏利氏，二稱吐盧氏，三稱乙旃氏，四稱大連氏，五稱窟賀氏，六稱達薄氏，七稱阿崘氏，八稱莫允氏，九稱俟分氏，十稱副伏羅氏，十一稱乞袁氏，十二稱右叔沛氏。

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崘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崘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崘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竪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虚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

起初，副伏羅部被蠕蠕役使。豆崘的時候，蠕蠕内亂分離，國家的部落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堂弟窮奇都統領高車的十幾萬家。太和十一年，豆崘侵犯邊塞，阿伏至羅等人力諫，而豆崘不聽，阿伏至羅氣憤地率領部衆向西叛走，到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稱他爲候婁匐勒，即北魏所説的"大天子"；窮奇稱候倍，即北魏所説的"儲主"。他二人和睦，各自爲部落，阿伏至羅居住北部，窮奇在南部。豆崘追趕征討他們，頻頻被阿伏至羅打敗，就帶部衆向東遷移。十四年，阿伏至羅派經商的胡人越者到京城，貢奉了二箭。説："蠕蠕反叛天子，我勸諫他而不聽，於是叛奔到此，自立一系，可爲天子征討消滅蠕蠕。"孝文帝不相信他，派使臣于提前往觀察情況。阿伏至羅與窮奇派使臣薄頡隨于提入朝，進貢地方物産。詔令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又與于提出使高車，各賜一件綉褲褶、百匹雜

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綉袴褶一具，雜綵百匹。

窮奇後爲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嚈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

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絶，奸勢。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内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

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奉

綵。

窮奇後來被嚈噠殺害，俘虜他兒子彌俄突等人。他的部衆分散，有的來歸附，有的投奔蠕蠕。詔令派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安撫投降的人，安置在高平鎮。阿伏至羅的長子奸淫阿伏至羅的其餘妻子，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了他。阿伏至羅又施殘暴，大失衆心，衆人殺了他，立他的宗人跋利延爲主。一年多後，嚈噠征伐高車，將接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接彌俄突，立他爲主。

彌俄突已立爲主，又派人朝貢，奉上表章獻一塊金、一塊銀、二根金杖、七匹馬、十頭駝。詔令使臣慕容坦賜給彌俄突各色絲織品六十匹。宣武帝下詔説："你住在很遠的沙漠以外，頻頻表示歸順，看到你的忠實，我特予以嘉獎。蠕蠕、嚈噠、吐谷渾的交通，都由高昌經過，形成掎角。今高昌歸附，派使臣迎接引導。蠕蠕往來路阻，很艱難。不得隨意讓小人們欺凌侮辱，阻塞官民，就是不赦之罪。"彌俄突不久就與蠕蠕主伏圖在蒲類海以北戰鬥，被伏圖打敗，向西逃三百多里。伏圖駐扎在伊吾的北山。起初，高昌王麴嘉上表請求内遷，宣武帝派孟威迎接他。到伊吾，蠕蠕見孟威軍隊，恐怖而逃走。彌俄突聽説他們逃離恐駭，追擊打敗他們，在蒲類海以北殺伏圖，割下他的頭髮，送給孟威。又派使臣獻五匹龍馬，金、銀、貂皮和一些地方特産。詔令東城子于亮回報他們，賜給一部樂器、八十名樂工、十匹赤綢、六十匹各色絲織品。彌俄突派他的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進貢地方物産。

明帝初年，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交戰失敗，被俘。醜奴把他的兩脚繫在駑馬上，踐踏拖拉殺死，把他的頭上漆做成飲器。他的部衆都收入了嚈噠。過了數年，嚈噠允許彌俄突弟弟伊匐回國。伊匐恢復國政，派使臣送表文，於是，皇帝

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凉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鞦一副、傘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

下詔派使臣谷楷等授他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又大敗蠕蠕，蠕蠕主婆羅門投奔凉州。正光年間，伊匐派使臣入朝貢獻，因此乞求一乘朱畫步挽和幔褥、一副鞦鞦、一把扇和一把傘、五枚青曲蓋、五把赤漆扇、十枚鼓角，詔令給他們。伊匐後來與蠕蠕爭戰，戰敗而回，他弟弟越居殺伊匐而自立。天平年間，越居又被蠕蠕打敗，伊匐的兒子比適又殺越居而自立。興和年間，比適又被蠕蠕打敗，越居的兒子去賓從蠕蠕投奔東魏。齊神武要招納遠方的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授他爲安北將軍、肆州刺史。不久病死。

初，道武時有吐突鄰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唇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産而還。

當初，道武帝時在女水上有吐突鄰部，常與解如部相互依存，不承擔朝廷的職事。登國三年，道武帝親自西征，渡過弱洛水，又西行到該國。到女水上，征討解如部落，打敗他們。第二年春，把他們部落的畜産都掠取回來。

又有紇突鄰，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鄰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晋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

又有紇突鄰，與紇奚世代同部落，各有大人長帥，同族群居在一起，常在意辛山爲寇。登國五年，道武帝率部衆親自征討。慕容驎率部隊來會，大敗他們。紇突鄰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都率部投降歸附。皇始二年，皇帝征伐中山，駐扎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士兵驚怕，逃回國。經過并州，反叛，將攻晋陽，并州刺史元延平定他們。紇突鄰部首領匿物尼、紇奚部首領叱奴根等又聚衆，在陰館反叛，南安公元順征討而不能攻克，死了數千人。道武帝聽説了，派安遠將軍庾岳回來征討匿物尼等，都消滅了。

又有侯吕鄰部，衆萬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别帥焉古延等。

又有侯吕鄰部，有一萬多人，在險要地方放牧。登國年間，他們的首領叱伐在苦水河爲寇。八年夏，道武帝大敗他們，并俘虜他們的另一部帥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

薛干部常屯聚在三城之間，等到滅了衛辰，他的部帥太悉伏望風投降歸順，道武帝安撫他。

武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虚，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户矣。

而牽屯山鮮卑别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丐所滅。

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

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晋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産，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鋭，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强弱之由，猾虜服叛之迹，故備録云。

皇帝返回，衛辰的兒子屈丐投奔他的部落。道武帝聽説後，派使臣詔令太悉伏捉拿送來。太悉伏把屈丐放出給使臣看，説："他實在没辦法纔來投奔，我寧願與他一同逃亡，也不忍心送還他!"於是不遣送。道武帝大怒，親自征討。逢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虚，屠殺城民，俘太悉伏的妻、子、珍寶，遷移他們的民衆而返回。太悉伏趕來，没趕上，就奔到姚興那裏。不久，逃到嶺北。上郡以西的鮮卑各部、少數民族都聞風響應他。天賜五年，屈丐大肆劫掠征服他們。等到平定了統萬，薛干種族都成爲編户。

牽屯山鮮卑的另一支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到木易干，壯勇而有武力，劫掠旁邊的部落，西到金城，東侵安定，數年裏，各部族都很害怕他。天興四年，派常山王元遵到高平征討他。木易干率幾千騎兵棄國逃走，把他們都遷到京城及其他的部落，後來，被赫連屈丐消滅。

又有黜弗、素古延等部落，富有而不恭敬。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領六千騎士襲擊而俘獲他們。

又有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移到跋那山以西放牧。七月，派奚斤征討打敗他們，遷移他們而返回。

論曰：周代的獫狁，漢代的匈奴，他們危害中原，已很久了。魏、晋的時候，種族分裂，在沙漠邊陲去來，窺視騷擾邊塞，都是東胡的殘餘、冒頓的分支。至如蠕蠕，是匈奴的後裔，不知道他們的本原，改族而混有其他部落，從小變大，風馳鳥會，來往倏忽，代京因此受驚，戰事不斷。所以，北魏的祖宗，揚威耀武，驅趕他們的牲畜，掠取他們的部落，消滅他們在不能生存的荒野，追逐他們到没有人烟的鄉間。難道是喜好窮兵黷武、不擱置凶器？大概是因爲擔心疾患剪除惡類，實在是不得已。那些野蠻的異族强弱的原因，服從和反叛的事迹，都存録於此。

北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突厥　鐵勒

突厥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托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强。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叔稱爲木杆可汗。

突厥，其祖先居住在西海西邊，單獨成爲一個部落，是匈奴的一支。姓阿史那氏。後來被鄰國打敗，將其部族全部滅絶。有一個小男孩，年齡不到十歲，士兵看他小，不忍心殺他，就砍掉他的脚和胳膊，扔在沼澤草叢中。有一隻母狼用肉喂他，等他長大了，和狼交配，於是狼就懷了孕。鄰國的國王聽説這個男孩還活着，又派人來殺他。使者見他在狼旁邊，想連狼一同殺掉。這時好像有神靈相助，把狼拋到西海東邊，落在高昌國西北的山中。山裏有洞穴，穴裏有平坦的土地，茂盛的青草，方圓數百里，四面都是山。狼藏在這裏邊，後來就生下十個男孩。十個男孩長大後，托妻生子，之後各自爲一姓，阿史那就是其中一姓，最爲賢能，於是就做了君長。所以在營門樹立狼頭大旗，以表示不忘本。漸漸地發展到幾百家，經歷了幾代人後，有一個叫阿賢設的人，率領他的部落走出洞穴，做了蠕蠕的臣民。到了大葉護，突厥這個部族漸漸强大。到北魏末年，有一個伊利可汗，帶兵攻擊鐵勒，大敗鐵勒人，使其五萬多家投降。於是就向蠕蠕主求婚，蠕蠕主阿那瓌大怒，派遣使者大罵伊利可汗。伊利將使者斬首，率衆攻擊蠕蠕，打敗蠕蠕。伊利可汗死後，弟弟阿逸可汗立，又打敗蠕蠕。阿逸生病將斷氣時，不立他的兒子攝圖，而立他的弟弟俟叔，稱作木杆可汗。

或云突厥本平凉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

另一種説法，突厥族本來是平凉的混血胡人，姓阿史那。魏太武皇帝消滅沮渠氏，阿史那

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并愚痴，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别感異氣，能徵占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并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温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説雖殊，終狼種也。

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强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絶，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吊，贈馬二百匹。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

帶領五百家投奔蠕蠕。世代居住在金山南，是蠕蠕人的鐵匠。金山的形狀像頭盔，俗稱頭盔爲突厥，因而就把突厥作爲稱號。

還有一種説法，突厥的祖先，出生在索國，在匈奴北邊。這個部落的大人名叫阿謗步，兄弟七十個，其中一個叫伊質泥師都，是狼生的。阿謗步等人生性都很愚痴，其國於是被消滅了。泥師都受到異常之氣的感化，能够占卜風雨。娶了兩個妻子，説是夏神和冬神的女兒。一胎生了四個男孩：其中一個變爲白鴻；一個在阿輔水和劍水之間建立國家，稱爲契骨國；其中一個在處折水建立國家；一個住在跋斯處折施山，即泥師都的大兒子。山上仍有阿謗步部族的人，大都飢寒露體，大兒子就給他們弄來火養育他們，都得到了幫助。於是一同尊奉大兒子爲主，稱爲突厥，就是納都六設。納都六設有十個妻子，生的兒子都隨母親的姓。阿史那就是他的小妻生的兒子。都六死後，想在十個妻子生的兒子中選擇一個繼位，大家就陸續來到大樹下，共同約定説："都向着樹跳，誰跳得最高，就推舉誰繼位。"阿史那所生的兒子年齡最小，却跳得最高，諸子就奉他爲主，稱爲阿賢設。各種説法雖然不同，但終究是狼種。

阿史那的後代叫做土門，部落稍微强盛，就開始到塞上買賣繒絮，願意和中原大國來往。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派遣酒泉胡人安諾槃陁出使突厥。突厥國人互相慶賀説："如今大國的使者來了，我國將要興盛了。"大統十二年，土門就派遣使者向西魏進獻地方特産。當時鐵勒準備征伐蠕蠕，土門率領其部攔擊，大敗鐵勒軍，鐵勒五萬多家全部投降。土門自恃强大，就向蠕蠕主求婚。阿那瓌大怒，派使者去辱駡土門説："你衹是爲我打鐵的奴隸，怎麽敢説出這種話！"土門也大怒，殺了蠕蠕使者，就和蠕蠕絶交，就向魏求婚。周文帝答應了土門的請求，大統十七年六月，把魏長樂公主嫁給土門爲妻。這一年，魏文帝逝世，土門派遣使者來吊唁，贈送二百匹馬。西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攻打蠕蠕，在懷荒之北大敗蠕蠕。阿那瓌自殺，他的兒子菴羅

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

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

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税雜畜，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奸人之婦、盗馬絆者，皆死；

辰逃奔北齊，其餘衆人立阿那瓌的叔父鄧叔子爲蠕蠕主。土門就自稱伊利可汗，如同是古代的單于；稱他的妻子爲可賀敦，也就如同古時的閼氏。也和齊國通使往來。

土門死後，其子科羅繼位。科羅號爲乙息記可汗，又在沃野以北賴山打敗叔子。科羅將死時，不立他的兒子攝圖，而立他的弟弟俟斤，這就是木杆可汗。

俟斤的另一個名字是燕都，相貌奇異，面闊一尺多，膚色特别紅，眼睛亮如琉璃，剛猛凶暴，英勇善戰，足智多謀，喜好殺伐。於是率兵攻打鄧叔子，大敗鄧叔子。鄧叔子帶領其殘餘逃奔西魏。俟斤又向西打敗嚈噠，東邊趕跑契丹，北面吞并契骨，憑威勢使塞外諸國屈服。突厥的地盤，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長達萬里；南邊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寬約五六千里：全部屬於突厥。和中原抗衡，後來和西魏一起征伐北齊，到達并州。

突厥的風俗：披頭散髮，衣襟向左，住的是氈帳，隨着水草遷移，從事畜養放牧打獵，吃的是肉，喝的是奶，穿的是毛皮和粗衣。看不起老人，看重年輕力壯的人，缺少廉耻，没有禮義，就像古時候的匈奴。突厥主剛剛即位的時候，近侍和重臣等用車載氈，隨着太陽轉九圈，每轉一圈，臣下都拜禮，拜過之後就扶着讓他騎馬，用綢布纏住他的脖子，僅僅不至於讓他斷氣，然後解開并且催問他："你能做幾年可汗?"突厥主神情迷亂，不能詳細説出多少年。臣下就按照他所説的，以檢驗他在位時間長短的年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和其餘小官，共有二十八個等級，都世代設置。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佩帶的飾物有短刀。大旗上面，綉有金狼頭。侍衛之士，稱作附離，用漢話説就是狼。大概突厥人本是狼生，以表示不忘本。擅長騎馬射箭，生性殘忍。没有文字，徵調兵馬和各種賦税雜畜，刻木頭記數，連同一支金鏃箭，用蠟封加印，作爲憑證。等到時限將滿時就轉而攻劫掠奪。其刑法是：反叛、殺人、奸淫别人的妻子、偷盗馬絆的人，都處以死

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奸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鬥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盗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尸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悦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摴蒱，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

刑；淫蕩的人，割去其生殖器，并將他腰斬；奸淫别人的女兒，重罰財物，并把女兒給他作妻子；打傷了人，根據傷勢輕重賠償財物；傷了别人的眼睛，就用女兒做賠償，没有女兒，就用妻子的財産賠償；傷殘了别人的肢體，賠償馬匹；偷盗馬和其他東西，都用十多倍的價值賠償。人死了，尸體停放在帳中，子孫和親屬，不論男女，都殺羊宰馬，陳列在帳前祭奠，繞着帳篷跑馬七圈，到帳門前就用刀劃面，一邊劃一邊哭，血和淚一起流淌，像這樣經歷七次纔結束。選擇日期，將死者乘騎的馬和曾經用過穿過的物品，連同尸體一同焚燒，把燒剩下的灰收起來，等待時節埋葬。春夏兩季死的，等草木枯黄落葉時埋葬；秋冬兩季死的，等到草木生長茂盛之後，挖個墓穴埋葬。安葬當日，親屬置禮祭奠以及跑馬、用刀劃面等儀式都和剛死的時候一樣。在上面堆置墳塋，蓋上房子，中間畫有死者的畫像，以及活着的時候打仗的樣子，曾經殺死一個敵人，就立一塊石頭，有的多至千百塊。又把用來祭祀的羊、馬頭，都懸挂在樹上。這一天，男男女女都穿着鮮艷的服裝，在埋葬死者的地方會聚，男子遇到喜愛的女子，回去後就可派人去求婚，女方的父母多數情况下都不拒絶。父、兄、伯、叔死後，兒子、弟弟和侄子等人，可以娶其後母、伯母、嬸子、嫂子爲妻，衹是尊者不能娶卑下者爲妻。住的地方雖然經常遷移，但却各有自己的地域。可汗一直住在於都斤山，牙帳門朝東開，大概是敬重日出的地方的緣故。可汗每年都率領衆位有身份的人，祭祀祖先的洞穴。又在五月中旬，聚集其餘的人用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山西邊五百里，有高山突起，上面没有草木，稱爲勃登凝梨，用漢語説就是地神。他們寫字和胡人相似，不知道年曆，衹是用草變緑作爲標志。男子喜歡摴蒱戲，女子踢皮球，喝馬奶酪致醉，互相對歌歡呼。敬重鬼神，相信巫覡，以戰死爲榮，以病死爲耻，大體和匈奴的風俗類似。

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

俟斤部下人衆既已强盛，就派遣使者請求誅殺鄧叔子等人。周文帝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就把鄧叔子以下三千人都抓起來，交付俟斤的使者，

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爲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絶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隨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晋陽，不剋，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虚言，將士望風畏懾。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晋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

在青門外將他們殺掉。西魏恭帝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打敗了吐谷渾。周明帝二年，俟斤派遣使者來獻俘。保定元年，又送來三百輛車，貢獻地方特產。當時，周和北齊交戰，連年戰事不斷，所以就聯合突厥，作爲外援。當初恭帝時，俟斤答應進獻女兒給周文帝，契約還没定，周文帝就逝世了。不久，俟斤又把别的女兒許給周武帝，還没來得及納聘，齊國人也遣使向突厥求婚，俟斤貪圖齊國的厚禮，準備悔婚。出現了這種情況，周武帝詔令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前往突厥結好。王慶等人到了那裏，向俟斤申明信義，俟斤就斷絶和齊國使者的往來，而和周定婚。俟斤請求舉國向東討伐齊國，於是周武帝令隨公楊忠率領一萬人馬與突厥兵一起討伐齊國。楊忠的人馬過了陘嶺，俟斤帶領十萬人馬來會合。第二年正月，在晋陽進攻齊國君主，没有攻克，俟斤就放縱士兵大肆掠奪而回。楊忠回兵，對周武帝説：“突厥士兵凶惡，賞罰很輕，首領雖多而没有法令，怎麽能説難以控制呢？過去派去的使者，妄言突厥强盛，想讓國家對突厥使者更優厚，自己前往時能够得到豐厚的回報。朝廷受其虚假言詞欺騙，將士都望風畏懼。但突厥貌似强健，實際上很容易對付。如今在臣看來，前後派去的使者都可以斬首。”周武帝没有采納。這一年，俟斤又派使者來進獻，又請求討伐齊國。詔令楊忠率兵從沃野出發，晋公宇文護趕赴洛陽接應他們。適逢宇文護交戰不利，俟斤撤兵而回。保定五年，詔令陳公宇文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前往突厥迎接其女。天和二年，俟斤又派遣使者來進獻財物。陳公宇文純等人到了突厥，俟斤又對齊朝有二心。碰巧雷聲隆隆，狂風大作，天氣發生變化，就答應陳公宇文純等以後送歸其女。天和四年，俟斤又派遣使者來進獻財物。

俟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尒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强，有凌轢中夏之志。朝

俟斤死後，又捨棄他的兒子大邏便，而立他的弟弟，這就是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尒伏可汗，統領其東面；又用他的弟弟褥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住在西邊。自從俟斤以來，突厥國家富强，有侵犯中原的意願。朝廷已和突厥和親，每

廷既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富强，皆爲有佛法。"遂説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净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繞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爲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

年給他們繒帛和上等絲綢十萬段。突厥人在京城的，又用優厚的禮對待他們，穿的是有彩色刺綉的絲織品，吃的是肉，人數多達一千。齊人懼怕突厥掠奪，也把府庫中的物品都拿給突厥。他鉢就更加驕横，對他的屬下説："祇要使我在南邊的兩個兒子孝順，何必憂慮没有財物呢?"齊有一名叫惠琳的和尚，被俘到突厥，於是對他鉢説："齊國富强，都是因爲有佛法。"於是就用因果報應的道理勸説他鉢。他鉢聽後就相信了，建立一座佛塔，派遣使者到齊通好，求取《净名》、《涅槃》、《華嚴》等佛經和《十誦律》。他鉢也親自吃齋受戒，行路繞着佛塔，自恨没有生在内地。建德二年，他鉢遣使向齊獻馬。到了齊被滅亡，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從馬邑逃奔到突厥。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部屬，説要爲齊復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進犯幽州。柱國劉雄迎戰他鉢，兵敗戰死。周武帝親自統御六軍，準備北伐。適逢周武帝逝世，就撤兵而回。這年冬天，他鉢又侵犯邊境，圍困酒泉，大肆搶劫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又請求和親，静帝册封趙王宇文招的女兒爲千金公主嫁往突厥，一并遣使押解高紹義送到京城。他鉢不同意，依舊侵犯并州。大象二年，纔派遣使者奉獻物品，并且迎娶公主，而將高紹義仍留在突厥，不解赴京師。静帝又令賀若誼前往突厥向他鉢説明，纔把高紹義送回。

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

他鉢病重將要死時，對他的兒子菴邏説："我聽説親情没有超過父子的。我的兄長不愛他的兒子，傳位給我。我死後，你應該迴避大邏便。"他鉢死後，國中的人準備立大邏便，因爲他母親卑賤，衆人不服。菴邏確實出身高貴，突厥人一直很看重他。攝圖最後來到，對國中的人説："如果立菴邏的話，我會率衆兄弟侍奉他；如果立大邏便，我必定堅守邊境，拿利刀長矛來對付他。"攝圖身材高大而且英勇，突厥人没有敢抗拒他的，最終立菴邏爲主。大邏便不能繼位，心中不服菴邏，經常派人來辱罵他，菴邏不能控制，就把國家讓給攝圖。突厥人相互議論説："四個可汗的兒子，攝圖最賢明。"於是就迎

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

立攝圖，稱爲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另一稱號是沙鉢略，居住在都斤山。菴邏降位居住在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就對沙鉢略說："我與你都是可汗的兒子，各自繼承父親之後的事業，你如今尊貴至極，我偏偏没有名位，爲什麽？"沙鉢略顧忌大邏便，就任他爲阿波可汗，回去統領其部屬。

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絶滅，由是悉衆來寇，控弦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

沙鉢略勇敢而得衆人之心，北方各族都歸附他。隋文帝接受禪讓，對待沙鉢略很刻薄，北方各族都很不滿。適逢營州刺史高寶寧發動叛亂，沙鉢略和高寶寧的人馬聯合，攻下了臨渝鎮。文帝敕令沿邊修築要塞，修固長城，以防備突厥。沙鉢略的妻子，周千金公主，感傷周祖宗社稷被滅絶，因此起傾國之兵來犯，士卒共四十萬。文帝令柱國馮昱屯兵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衛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兵幽州，達溪長儒占領周槃，都被突厥兵打敗。於是沙鉢略縱兵從木硤、石門兩道來侵犯，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郡的六畜全部掠奪一空。文帝大怒，下詔說：

> 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各謂慮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并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回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於耕織。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
>
> 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

> 過去，北周和南齊抗衡，割據華夏，突厥胡虜與兩個國家都交往。周人擔心東邊，害怕齊與突厥交往密切；齊人擔心西邊，害怕周與突厥交往密切。周、齊都很在意突厥的親疏，影響國家的安危。不僅僅都有大敵憂患，考慮的是減輕一邊的邊防。竭盡民力，供給突厥來往，用盡府庫的財物，丟棄到沙漠。中原大地，受到劫掠和干擾。我受天之命，像對待兒子般撫愛養育普天之下的百姓，憐憫臣下的辛勞，廢除以往的弊端。收回給賊虜的物資，賜給將士；安置流浪的人，致力於農耕紡織。胡夷之人凶醜愚昧，不知道深刻的意義，把天下統一之日，當作戰國的時候，憑藉過去的驕狂，結下今日的仇恨。近來，他們傾巢出動，都侵犯北邊，駐守邊遠的軍隊，遇到虜人就打擊，不等到南上，就已敗北。
>
> 他們的首領計有五個，兄弟爭奪地位，父叔互相猜疑，世代推行暴虐，家法殘忍。

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後。達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沙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妖作，將年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唯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

東邊少數民族一些國家都有私仇；西邊少數民族的衆首領都有宿怨。突厥以北，有契骨族人，他們咬牙切齒，在背後尋找機會。達頭前段時間攻打酒泉，于闐、波斯、挹怛三國，隨即叛亂；沙鉢略近逼周槃，他的内部薄孤、東紇羅乘機也騷動。往年利稽察被高麗、靺鞨大敗，沙毗設又被紇支可汗殺死。與他們爲鄰，都願意剿滅他們，部落以下，都以善良的人爲異己。衆多的部族，以爲仇敵，泣血拊心，滿懷悲恨。頭圓脚方，都是人類。有一支這樣，更使我關切痛恨。那個地方妖孽作怪，將近十二年。獸説人話，人發神言，説那個國家將亡，説完而消失。每年冬季雷電大作，觸地生火。部族的物資供給，完全依靠水草，去年四季，竟然没有雨雪，原野乾枯，蝗蟲暴虐，草木燒光，人和畜牲有半數死於饑荒瘟疫。舊時居住的地方，赤土千里，不能再住，遷徙到大漠以南，偷度時光。這是上天的不滿，以天法行事，天人之意相一致，現在正是時候。

故選將練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説，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剋。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因此現在選將練兵，準備糧草，聚集裝備，將士熱情高漲，軍民充滿憤慨，志在消滅其首領，鞭打其單于。這就是王恢所説的，像刺毒瘡，没有敵人能阻擋，任何遠方都可攻克。不過，以前帝王統管的地盤，北邊止於幽都，遥遠的不毛之地，没有施行文治教化，得到了那個地方而不能居住，得到了那裏的百姓而不忍心都殺害。用不着出動軍隊去到遥遠的國外，使很遠的地方歸我管轄。告訴普天之下的民衆，知道我的意思。

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并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得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

於是，河間王楊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同爲元帥，出塞打擊敵人。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迎戰，都被打敗而逃走。當時突厥人飢餓，没有食物，粉碎骨頭爲糧，很多人又都生病，死亡的人很多。

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

接着沙鉢略因爲阿波英勇凶悍，忌憚他，利

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

用他先回去的時機，襲擊阿波部衆，大敗阿波的人馬，殺死阿波的母親。阿波無家可歸，就西去投奔達頭可汗。達頭名叫玷厥，是沙鉢略的叔父，往日任西面可汗。達頭可汗大怒，派遣阿波率兵東進，其部落歸附阿波的將近十萬騎，於是就和沙鉢略相互征伐。另有貪汗可汗，平日和阿波可汗關係和睦，沙鉢略奪去他的部衆，廢除了他的可汗地位，貪汗逃奔達頭。沙鉢略堂弟地勤察，另外統領有自己的部落，和沙鉢略有矛盾，又帶領其部屬叛變歸附阿波。沙鉢略和阿波連年征戰不止，各自派遣使者到隋朝京城，講和并求援兵，隋文帝都没有答應。

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晋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叠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嚙人。"長孫晟説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

適逢千金公主上書，請求把沙鉢略當成一個兒子看待。隋文帝派遣開府徐平和出使沙鉢略處。晋王楊廣當時鎮守并州，請求利用突厥内部的争鬥出兵進攻，文帝不答應。沙鉢略派使者送信給隋文帝説："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信大隋皇帝：使者開府徐平和到達突厥，對我們講了很多話，我們都聽到了。皇帝是我妻子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我是皇帝女兒的丈夫，也就如同兒子一樣，兩地情况雖然不同，但情義是一樣的。如今親上加親，子子孫孫，以至萬世不斷絶。上天作證，永不背負。我國所有的羊、馬都是皇帝的畜牲；貴國所有的絲絹，也都是我這裏的財物。彼此没有區别。"文帝回信説："大隋天子贈書信給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收到你的來信，得知你對我中原很有好心。既是沙鉢略妻子的父親，如今看待沙鉢略就如同兒子没有什麽區别。既然因爲親情厚意，常常使於域外，如今特意另外派遣大臣虞慶則，前往那裏看望女兒，又看望沙鉢略。"沙鉢略擺開兵馬，陳列寶物，坐着和虞慶則相見，説是生病不能起立，并且説："自從我伯父以來，就不向人拜。"虞慶則責備他，并對他説明道理。千金公主私下對慶則説："可汗性如豺狼，過分和他争執，就會咬人。"長孫晟勸説他，攝圖屈服了，磕頭接受文書，把文書戴在頭頂上。很快就感到非常慚愧，他的群臣因而聚在一起慟哭。虞慶則又令沙

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鉢略稱臣，沙鉢略對他臣下説："什麽叫臣？"回答説："隋國的臣，好比這裏稱奴隸。"沙鉢略説："能够做大隋天子的奴隸，都是虞僕射的功勞。"贈給虞慶則一千匹馬，并且把堂妹嫁給他爲妻。

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詔許之。晋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虚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親。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真等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并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合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内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悦。於是，歲時貢獻不絶。

這時，沙鉢略既被達頭困擾，又畏懼東面的契丹，派使臣告急，請求帶領部落人馬到大漠南邊，寄居在白道川内。詔令准許。晋王楊廣派兵增援他，供給他們衣服糧食，賜給他車馬服飾、樂隊。沙鉢略於是向西進攻阿波，打敗并活捉了阿波。但是，阿拔國部落却乘虚擄掠沙鉢略的妻子兒女。隋朝軍隊替沙鉢略攻打阿拔國部落，大敗阿拔，獲得的物品都給了沙鉢略。沙鉢略非常高興，就和隋訂立條約，以沙漠爲界。於是上表説："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上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到來，伏奉詔書，又兼宣讀慈愛的旨令，仰思恩情信義的表現，時間越久越明顯，衹是知道承受的恩情，而不能報答。突厥自從上天設置以來，五十多年，居住在沙漠，在域外之地自稱爲王，地方超過萬里，兵馬以億計，一直憑武力兼并外夷，與中原分庭抗禮，對於外夷來説，没有一個能比突厥强大。不久前，氣候清朗温和，風調雨順，臣以爲中原有大聖興起。衹有大隋皇帝纔是真皇帝，豈敢擁兵自恃險要，盗用名號？如今感戴仰慕中原淳厚的風俗，心歸於道義。雖然再次南視京師，山川遥遠，但北面稱臣的禮儀不敢廢止。當讓侍子入朝，每年貢奉神馬，早晚恭敬侍奉，聽從命令。謹派第七個兒子臣窟合真等人，以表章奏知。"隋文帝頒布詔令説："沙鉢略以往雖然與大隋講和，但還是兩個國家，如今成爲君臣，就變成了一體。已經敕令有關部門，恭敬地上告天地宗廟，也應詔告天下，使人們都知道這件事。"從此以後，詔書答對等各種事情，都不再稱呼沙鉢略的名字，以示區别。其妻可賀敦是周千金公主，賜姓楊，編入皇帝宗室名册，改封爲大義公主。詔令窟合真爲柱國，封爵安國公，在内殿擺設宴席，引窟合真見皇后，賞賜非常豐厚。沙鉢略大爲高興。從此，每年按時進奉貢

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

品。

開皇七年正月，沙鉢略派遣他的兒子入朝進奉地方特産。因爲請求在恒州和代州之間打獵，詔令准許，派遣使者，賜給沙鉢略酒肉。沙鉢略率領其部落拜禮兩次接受賞賜。沙鉢略一天之内親手殺了十八頭鹿，帶着鹿尾鹿舌進獻皇帝。回去時到了紫河鎮，他的軍帳被火燒毁，沙鉢略忌惡這件事情，過了一個多月就死去了。文帝爲此三日不上朝理事，派遣太常前往弔唁，贈給雜帛五千段。

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疏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

當初，攝圖因爲他的兒子雍虞閭性情懦弱，死前留下命令，立他的弟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派遣使者迎接處羅侯，準備立他爲主，處羅侯説："我們突厥自從木杆可汗以來，大都是用弟弟來代替兄長，用庶出奪嫡生之位，違背了先祖的法令，互相没有敬重畏懼之心。你應當繼承可汗之位，我不怕拜你。"雍虞閭又派遣使者對處羅侯説："叔父和我父親，同根連體，我是枝葉，怎麽能讓我做突厥主，而令同根連體的反而同於枝葉？希望叔父不要疑慮。"互相推讓五六次，處羅侯終於繼位，這就是葉護。處羅侯派遣使者上表説明情況，文帝賜給他鼓吹、旗幟。處羅侯長臉駝背，眉目疏朗，勇敢而有謀略。用隋朝賞賜的旗幟、戰鼓，向西征伐阿波，敵兵以爲處羅侯得到了隋朝軍隊的幫助，大多數都來投降，於是就擒獲阿波。接着就上書隋朝，請求决定阿波的生死。文帝將處羅侯的上書交給大臣討論，左僕射高熲進言説："骨肉同胞相互殘殺，是教化敗壞，應當讓阿波活下來，以示寬大。"文帝説："好！"高熲高舉酒杯進言説："自從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境的禍害。如今遠至北海，都成爲屬國，這樣盛大的事情，自古以來都没有聽説過。臣再拜祝酒。"

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

後來，處羅侯又西征，被冷箭射中而死。突厥人尊奉雍虞閭爲主，這就是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派遣使者到京城，朝廷賜給他雜帛三千段，突厥每年派遣使者來朝賀貢奉。當時有一流民楊欽，逃到突厥國中，胡説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侵擾邊境。都藍把

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强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

楊欽抓起來送回隋朝，并且貢奉勃布、魚膠。他的弟弟欽羽設的部落强盛，都藍忌恨他，出兵進攻，欽羽設在陣前被殺。當年，都藍派遣同母兄弟褥但特勤入朝進獻于闐玉杖，皇上授褥但爲柱國、康國公。第二年，突厥各部落的頭領陸續派遣使者向朝廷貢奉馬一萬匹、羊兩萬隻，駱駝和牛各五百頭。不久，又派遣使者請求在邊境一帶設置集市，和中原進行貿易，詔令允許。

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睹成敗，懷抱忽縱横。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啖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

平定陳國之後，文帝把陳叔寶的屏風賜給大義公主，公主心裏一直不高興，於是就在屏風上寫詩，叙述陳國的滅亡，寄托自己的情思："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虜庭，一朝睹成敗，懷抱忽縱横。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文帝聽説這首詩，厭惡她，禮儀賞賜越來越少。大義公主又和西突厥泥利可汗聯合。文帝恐怕大義公主有什麼變故，準備謀取大義公主。適逢公主和侍從胡人私通，於是揭露這件事情，頒布廢除大義公主。恐怕都藍不聽從詔令，文帝派遣奇章公牛弘帶着四個美麗的歌女去引誘都藍。這時沙鉢略的兒子名叫染干，稱爲突利可汗，居住在北方，派遣使者來隋朝求婚。文帝令裴矩對染干説："應該殺掉大義公主，纔可答應求婚。"突利可汗認爲可以，又向都藍讒陷大義公主。都藍於是發怒，就在帳中把大義公主殺了。

都藍因與突利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爲邊患。

都藍因和突利可汗有仇恨，多次互相征伐，文帝爲他們進行和解，各自帶兵而去。開皇十七年，突利派遣使者來迎娶公主，文帝把他們安排在太常寺，教他學習六禮，將宗室之女安義公主嫁給突利爲妻。文帝想離間北方各部族，因此故意給突利豐厚的禮物，相繼派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作爲使者。突厥先後派遣使者入朝，多達三百七十人。突利本來居住在北方，因爲娶安義公主的緣故，南遷到度斤舊鎮，賞賜優厚。雍虞閭大怒道："我是大可汗，反而不如染干！"於是斷絶朝見貢奉，多次侵擾邊境。

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

開皇十八年，詔令蜀王楊秀從靈州道出兵

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并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勤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摴蒱，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安義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城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啓人畜牧地。

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遣其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人，上又發兵助啓人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人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

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人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

攻擊都藍。第二年，又任命漢王楊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領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一起出兵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兵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從幽州出兵，進攻都藍。雍虞閭和玷厥發兵進攻染干，把染干的兄弟子女全都殺光，渡過黄河進入蔚州。染干夜裏帶着五名騎兵和隋朝使者長孫晟回到朝廷。文帝令染干和雍虞閭的使者因頭特勤相互對質辯駁，染干有理，文帝就厚待染干。雍虞閭的弟弟都速六抛妻棄子，和突利一起歸附朝廷。文帝嘉獎他們，敕令染干和都速六擲骰子賭輸贏，稍稍送給他們一些寶物，用以讓他們真心歸順。六月，高熲、楊素進攻玷厥，大敗玷厥。授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漢語的意思就是智慧勇健。啓民上表文謝恩。皇上在朔州修築大利城供啓民可汗居住。這時安義公主已死，文帝就把宗室之女義城公主嫁給他。突厥部落歸附的人很多。雍虞閭又進攻啓民可汗，文帝又命令啓民入塞。雍虞閭不停地侵擾掠奪，文帝就令啓民遷到黄河以南，在夏州、勝州之間，動用民工挖掘幾百里長的壕溝，東西黄河之間，都成爲啓民放牧的地方。

於是派遣越國公楊素出兵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兵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兵燕州，大將軍姚辯出兵河州，進攻都藍。人馬還没有出塞，都藍已被其部下殺死，達頭自封爲步迦可汗，突厥大亂。文帝派遣太平公史萬歲從朔州出兵進攻突厥，在大斤山和達頭相遇，達頭不戰而逃。不久，達頭派遣他的兒子俟利伐從沙漠東邊進攻啓民，文帝又出兵幫助啓民守衛要道，俟利伐退回沙漠。啓民上表致謝説："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愛養育，百姓承蒙恩德，真心實意歸附，或是南下進入長城之内，或是居住在白道。染干如同枯木重新長出枝葉，如同朽骨重新長出皮肉，千秋萬代，永遠給大隋掌管羊、馬。"

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在恒安被突厥打敗，詔令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領啓民北征。斛薛等各姓剛剛歸附啓民，到這時却叛變了。楊素駐扎在黄河以北，適逢突厥阿勿思力

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并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

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宫，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悦，賜帛萬三千段。啓人及義城公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妒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璽書答啓人，以爲磧北未静，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溯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悦，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

俟斤等南渡黄河，擄掠啓民的男女人衆和各種牲畜後逃離，楊素率領上大將軍梁默追擊，大敗俟斤，把俟斤掠去的百姓和牲畜歸還啓民。楊素又派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從另外的道路攔擊，都殺敵很多，獲得大量戰利品而回。軍隊渡過黄河後，突厥兵又掠奪啓民的部落，楊素率領驃騎范貴在窟結谷東南，又打敗突厥兵。

這一年，泥利可汗和葉護都被鐵勒打敗，步迦不久也大亂。奚、霫五個部落遷移到塞内，步迦投奔吐谷渾，啓民於是獲得了步迦的部落，派遣使者向隋朝朝賀貢奉。

大業三年，煬帝到了榆林，啓民和義城公主來到行宫朝見，前後共獻馬三千匹。煬帝非常高興，賞賜他們帛一萬三千段。啓民和義城公主上表章説："從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在世的時候，憐愛我啓民，將安義公主賜給我爲妻，突厥的後代受到聖人先帝的憐愛養育。我的兄弟嫉妒凶惡，相互共同來殺我。我當時無處可去，向上看衹見青天，朝下看衹見大地。我回憶記住聖人先帝的話，投奔保命而來。聖人先帝見到我，非常憐愛我的性命，養活我更勝於以前，令我居大可汗之位。突厥百姓除死的以外，其餘的都聚集在一起作爲我的百姓。皇上如今還像聖人先帝一樣統御天下，還養育我和突厥百姓，確實没有缺少什麽。皇上憐愛我時，請求按照大國的樣子，衣服、飾物、器用等都和中原相同。"隋煬帝把啓民的表章交給群臣商議，公卿大臣請求按照啓民的奏請去做，煬帝認爲不行。就頒詔説："君子教育别人，不要求改變習俗，何必用裁剪衣襟、繫着長帶子來同化他們呢?"便用印封的文書答覆啓民，認爲沙漠以北未曾平静，還要再征戰，衹要有孝順之心，何必改變衣服?煬帝臨幸千人大帳，款待啓民及突厥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賞賜給啓民物品二千段，啓民以下，賞賜各有不等。又頒布詔令，褒獎啓民，賜予輅車、乘馬、鼓吹、旗幟，朝拜時不宣讀名字，位列諸侯王之上。煬帝親自巡視雲中，逆金河東去，向北到啓民住的地方。啓民舉杯祝壽，跪伏於地，非常恭敬。煬帝十分高興，吟詩一首："鹿塞鴻旗駐，

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膻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

龍庭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膻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煬帝賜給啓民和義城公主每人一個金瓮，以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勤以下的官員賜物不等。

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啓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啓人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廢朝三日。

在此之前，高麗私下派使者到啓民住的地方，啓民不敢隱瞞境外的交往，這天，拉着高麗使者來見。敕令牛弘宣讀聖旨説：“朕因爲啓民真誠長久地敬奉我國，所以親自來到他這個地方。明年，朕當去涿郡。你回去的時候，對高麗主説，應該早來朝覲。”高麗使者非常害怕。啓民就隨從煬帝入塞，到了定襄，詔令啓民回歸屬地。第二年，啓民來東都朝見，禮品賞賜更加豐厚。這一年，啓民因病而死，煬帝爲此三天不上朝。

其子吐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宫。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强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

啓民的兒子吐吉繼位，這就是始畢可汗。上表求娶公主，詔令按照突厥風俗辦理。大業十一年，吐吉來到東都洛陽朝見。這一年，煬帝到汾陽宫避暑。八月，始畢率領突厥部落進犯，將煬帝圍困在雁門。援兵剛剛到來，始畢帶兵離開。從此，突厥就斷了朝賀貢奉。第二年，又侵犯馬邑，被唐公打敗逃走。隋朝末年，天下大亂。中原人歸附突厥的不計其數，突厥於是更爲强盛。迎接蕭皇后安置在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類的人，雖然都超越名分、自加尊號，但都稱臣，接受可汗的稱號，使者來來往往，絡繹不絶。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强盛。東拒都斤，西至龜兹，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邏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終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

所謂西突厥，就是木杆可汗的兒子大邏便。與沙鉢略有矛盾，因此分爲兩部分，漸漸强盛。東邊連着都斤，西到龜兹，鐵勒、伊吾和西域的各部胡人都歸附他們。大邏便被處邏侯拘禁，他的國家立鞅素特勤的兒子，就是泥利可汗。他去世後，兒子達漫立，稱泥撅處羅可汗。他母親向氏，本是中原人，生達漫而泥利去世，向氏又嫁給他弟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年，婆實讓向氏入京朝見，遇達頭之亂，就留在京城，常住鴻臚寺。處羅可汗没有固定的住處，多在烏孫故地。又封了兩個小可汗，分别統率部落，一部在石國以北，以控制那些胡人國家。另一部在龜兹以北，

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兹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地名是應娑。官職有俟發、閻洪達，負責評議國事，其餘的與東邊的國家相同。每年五月、八月聚集祭神，每年派大臣向祖先居住的山洞祭祀。

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黄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人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屬，乞加恩禮，同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

在大業初年，處羅可汗管理無道，國内大多反叛，與鐵勒多次打仗，被鐵勒打得大敗。當時，黄門侍郎裴矩在敦煌招引西域歸附，聽説他們國家亂，又知道處羅思慮他母親，因此向皇帝報告。隋煬帝派司朝謁者崔君肅送書信慰問他們。處羅端坐，受詔而不肯起身。崔君肅對處羅説："突厥本是一國，中途分爲二部，自相仇殺，每年交戰，長達十年而不能相互滅掉，明知啓民與處羅國是敵對的國家。現在，啓民率他的部落，有百萬兵，入朝稱臣，很有誠意，爲什麽？衹因痛恨可汗而不能單獨制服他，所以屈從於天子，以借用漢族軍隊，兩個大國聯合，要消滅可汗。百官和衆民都請求允許此事，天子不違忤，軍隊不久就要出征了。考慮到可汗的母親向氏本是中原人，現住京城，安置在賓館，聽到天子的詔書，擔心可汗滅亡，日夜守着門口，哭得很悲哀，所以天子憐恤，爲她想對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此請求派使臣召可汗，命他内附，乞請加以禮遇恩澤，與啓民相同。天子同意，派使臣到這裏。可汗如果承認藩臣，接受詔書，國家就永遠安全，你母親可延長壽命；否則，向夫人犯有欺詐天子之罪，必當殺死而把頭傳到你這裏。派遣大隋軍隊，有北方藩國協助，左右夾擊，攻打可汗，即日必死！爲何因爲不願行兩拜之禮，斷送慈母的生命，吝惜一句稱臣的話，而喪失匈奴國家？"處羅聽了，趕緊起身，流着眼淚連拜兩次，跪着接受詔書。

君肅又説處羅曰："啓人内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强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争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

君肅又勸説處羅："啓民内遷歸附，先皇帝嘉獎他，賞賜很多，所以變得兵强國富。今可汗後來歸附，與他争寵，應更多結交天子，自己表達至誠之心。既然道路很遠，不能朝覲，宜立一功勞，以表明藩臣的忠心。"處羅説："該怎麽

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人，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喻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喻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

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宫。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厥遞相侵擾，不得

做?”君肅説：“吐谷渾，是啓民小兒子莫賀咄設的母親家。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嫁給啓民爲妻，畏懼天子的威德，而與他斷絶。吐谷渾因此怨恨漢人，不履行職守貢奉。可汗如果請求征討他，天子必然同意。漢人從内攻擊，可汗從外攻擊，必然攻破。然後自己入朝，道路没有阻隔，因而見到母親，不是可以嗎?”處羅大喜，就派使臣朝貢。

皇帝將西去冬獵。六年，派侍御史韋節召處羅，命他與皇帝在大斗拔谷會合。他的國人不聽從，處羅謝絶使臣，以其他原因推辭。皇帝大怒，不知該怎麽辦。適逢他們的酋長射匱派使臣來求婚，裴矩上奏説：“處羅不來朝拜，倚恃强大罷了。我請求用計使他變弱，分裂他的國家，就容易制服了。射匱是都六的兒子，達頭的孫子，世代爲可汗，統治西面。今聽説他失職，附屬於處羅，所以派使臣來求援。可以用厚禮對待使臣，授射匱爲大可汗，則突厥分散勢力，兩方都要服從我們。”皇帝説：“你説得對。”便派遣裴矩早晚到賓館，巧妙地暗諭他們。皇帝在仁風殿召見他們的使臣，説處羅不順從，稱射匱有好心，我將立他爲大可汗，命他派兵殺處羅，然後舉行婚聘。拿出一枚桃竹白羽箭賜給射匱，對他説：“此事宜快，要快得如箭。”使臣返程，路過處羅處。處羅愛這枝箭，將要留下來，使臣謊稱而幸免。射匱聽了大喜，舉兵襲擊處羅，處羅大敗，抛棄妻、子，帶領身邊的幾千騎兵向東跑。在路上又遭劫掠，逃到高昌，東守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書告訴情况，皇帝派裴矩率向氏身邊的親信，騎快馬到玉門關晋昌城。裴矩派向氏使臣到處羅處所，講説朝廷的弘養大義，叮囑家喻户曉。處羅於是入朝，然而常有怏怏不快的情緒。

大業七年冬，處羅到臨朔宫朝拜。皇帝宴請他，處羅叩頭感謝説：“我負責西邊的那些藩屬，不能早些來朝拜，今天參見太遲了，罪責極大。我心裏不安，没有能盡職。”皇帝説：“過去與突厥遞相侵擾，不能安居。現在四海已清静，如同

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個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個、三個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

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并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篾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并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

一家人，我願都加以關照養育，使生靈祥和。譬如天上，衹有一個太陽照臨，就都安寧；如果有兩個、三個太陽，萬物可以安寧嗎？以前，也知道處羅總理事繁，不能早日來相見。今日見處羅，心情豁然歡喜。處羅也應當開朗，不必在意過去。”第二年元旦聚會，處羅上前祝酒說：“在天的下面，地的上面，日月所照之處，衹有聖人可汗。今天是大吉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下詔留他們的一萬多老弱住下，令他弟弟達度闕設在會寧郡放養牲畜。處羅跟從征討高麗，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很多。

大業十年正月，把信義公主嫁給他，賜給錦綵，千件袍、萬匹綵。皇帝將要恢復他的故地，因遼東之戰，事情沒有成功。每次跟隨皇帝外出。江都之亂，跟隨化及到黃河以北。化及將失敗，奔回京城，被北番突厥殺害。

鐵勒祖先，是匈奴的後裔。族類很多，從西海以東，依山據谷，到處都有。獨洛河以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谷、覆羅，都稱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各姓，可打仗的達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以北，依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有二萬可用之兵。金山的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有一萬多兵。康國以北，依傍阿得水，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多可用之兵。得嶷海東西兩邊，有蘇路羯、三素咽、篾促、薩忽等各姓，八千多兵。拂菻東，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接近二萬人。北海南，有都波等。雖然姓氏各異，總稱爲鐵勒。都没有君長，分别屬於東西兩突厥。居住没有固定的場所，隨水草遷徙。性情凶殘，善於騎馬射箭，特别貪婪，以劫掠爲生。靠西邊的許多人從事園藝種植，牛多馬少。

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而少馬。

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晋王廣北征，納啓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税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内俟斤子也咥爲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

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産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云。

論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態。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

自從突厥建國，東征西討，都依靠鐵勒，用以制約北邊。隋開皇末年，晋王楊廣北征，接納啓民，打敗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的處羅可汗攻擊鐵勒等部，加重税收和物資，又猜忌薛延陁等人，恐怕他們謀變，就把他們的數百名首領聚集，全部殺死。於是同時反叛，抗拒處羅。就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住貪汗山；又立薛延陁内俟斤的兒子也咥爲小可汗。處羅敗亡，莫何可汗開始壯大。莫何勇敢剛毅過人，很得民心，鄰國畏懼他，伊吾、高昌、焉耆等國都歸附他。

民俗與突厥大抵相同。衹是男子結婚以後，就到妻子家，等到生養了兒女，然後回到家裏；死人土葬。這是不同。大業三年，派使臣進貢地方物産，從此不間斷。

論曰：周邊民族危害中原，時間已很久了，北狄最嚴重。部族繁多，相繼在邊塞稱雄，年代久遠，已不是一時的事情。五帝時代，有獯鬻；在三代時，有獫狁；到了兩漢，則有匈奴；魏晋時，有烏丸、鮮卑；北魏和周，有蠕蠕、突厥。這是酋長豪帥替代，互爲君長。都以畜牧爲業，侵犯劫奪爲用，來往倏忽，如雲飛鳥集。有智謀的文士，在朝廷議論和親；衝鋒陷陣的武臣，談論在邊塞討伐。但事情没有常規，權力也没有定勢，因强弱而有親疏，因盛衰而有叛服，衰弱就稱臣頓首，强盛就率兵劫掠。屈服和擴張不同。强和弱相反。不要中原紀年，也不要冠帶禮儀。惟利是圖，不顧盟約誓言，甚至不相互救護，狡黠而凌弱。至於和親結約的謀議，出師用兵的事情，前史已議論很多，所以這裏不詳細論述。

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杅，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争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内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强，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群盗并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

到蠕蠕衰微，突厥開始壯大，在木杅時，已稱雄北方。東到東胡的舊境，西至烏孫地盤，幾十萬軍隊，排列在代北，南邊兵臨北周、北齊。兩個國家都不能抵抗，争相結盟，請求和親。便與北周合縱，終於滅了北齊。隋文帝建立政權，塞外那些異族囂張，憑着人多，將要踐踏關中。内部各有私心，導致離亂，達頭可汗逃到很遠的地方，啓民願駐守邊陲。於是安置處理他們，返回舊地，幫助征討殘餘的叛逆，部衆逐漸强大，直到仁壽年，没有侵犯和叛亂。至於始畢時，一直没有怠慢藩臣禮儀。隋煬帝安撫不當，發生了雁門被圍的事情。接着有群盗蜂起，逐漸稱雄興盛。豪傑雖然建有名號，但都請求和好安民。於是分設官府，總統中原，子女玉帛，不絶於道。使者的車子，來往相連。自古以來的周邊少數民族的驕狂和僭越，都没有這時候嚴重。

及聖哲應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敗我雲、代，摇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内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户。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等到聖哲按時間出現，掃除不祥的妖氛。却不明時變，仍懷抵抗之心，率領烏合之衆，多次毁壞邊塞堡壘，摧殘我雲、代之地，震蕩我太原，在涇陽肆掠，直到渭水沿岸。太宗文皇帝運籌奇謀於帷幄，神機妙算，使得那些百世以來不受約束的虜賊，一舉消滅。瀚海龍庭的地方，都屬九州；幽都是人稀之鄉，屬於編户。實在是五帝三皇所不能比，有史以來所未見。由此而言，雖然天道有盛衰，也由人事的好壞。加上有爲而勿驕，有功而勿傲，似天地之包容，同陰陽之化育，這就是大道之行，實在難以稱頌。

北史卷一百

列傳第八十八

序傳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爲翼隸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爲柱下史。

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爲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别孫悝，爲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爲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平燕、内德。子信爲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爲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户、椒、敢。當户子陵，戰殁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内侯。生子禹，位至侍中。并事具《史》、《漢》。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

李氏的祖先，出自顓頊帝高陽氏。在唐堯的時候，高陽氏有才子名叫庭堅，擔任堯的大理官職，以官名爲族名，稱爲理氏。經歷夏、商時代。他們的後人理徵字德靈，在中吴伯身邊任職，因正直不講情面，得罪了紂。他的妻子契和氏帶着兒子利貞逃到伊侯故地隱藏，吃樹木果子而活命，於是改理爲李。周代時，後裔孫子稱乾，娶益壽氏的女兒嬰敷。生兒子耳，字伯陽，任柱下史。

子孫散住在各個國家，有的在趙，有的在秦。在魏國的是段干大夫，段干木是他的後人。另有孫子李悝，在魏國推行富國的方法。在趙國的有曇，因功封柏人，武安君李牧是他的後人。在秦國的有李興族，是將軍。生兒子伯祐，抵禦北狄而建功，封爲南鄭公。伯祐生了兩個兒子，平燕、内德。兒子李信爲秦將，俘虜燕太子丹。李信的孫子元曠，在漢代任侍中。元曠的弟弟仲翔，官至太尉。仲翔在素昌征討反叛的羌人，一名狄道。仲翔臨陣身亡，葬在狄道川，因此居住在那裏。《史記·李將軍傳》所説他們的先人從槐里遷到成紀居住，實際是從此開始的。仲翔的曾孫李廣，在漢代任職，歷仕文、景、武三帝，授前將軍，在沙漠立功。李廣有兒子當户、李椒、李敢。當户有兒子李陵，在匈奴戰亡。李椒（原文有脱）。李敢歷任侍中、郎中令、關内侯。他的兒子李禹，位至侍中。事迹都在《史記》、《漢書》。李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李先。李先生長宗。李長宗生博士李况。李况生孝廉李本。

士況。況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字儁熙，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晉舉秀才，爲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

李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李次公生臨淮太守李軌。李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李隆。李隆字業緒，生李雍。李雍字儁熙，在魏爲官，歷任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李雍生李柔。李柔字德遠，在晉舉爲秀才，任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

柔生弇，字季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于張寔，弇亦隨焉。因仕于張氏，爲驍騎左監。弇本名良，妻姓梁氏。張駿謂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弇。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衛將軍，建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有名譽，年十八而亡。建初中，追謚簡公。

李柔生李弇，字季子，爽朗果斷剛毅，有智謀。晉末大亂，與從兄李卓在相國晉王司馬保的下面任職。李卓任相國從事中郎，司馬保不理政事，李卓就率宗族投奔張寔，李弇也跟隨。因此在張氏下面任職，爲驍騎左監。李弇本名良，妻子姓梁。張駿對李弇說："你的名是良，妻子又姓梁，讓子孫怎樣看待他舅舅的姓氏？過去耿弇年輕立功，開啓中興之業，我正要依賴你，如同耿氏。"就讓他名弇。歷任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去世，五十六歲，贈武衛將軍，建初年間，追謚景公。兒子李昶，字仲堅，從小有名譽，十八歲去世。建初年間，追謚簡公。

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吴兵法。常與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黄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吕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爲効穀令。而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敦煌索仙等以昭王温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黁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藩于業。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昭王于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

西涼武昭王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公李昶的兒子。其母生下李暠後即去世，祖母梁氏親自撫育他。從小好學，性情沉敏寬和，有儀表器度，博覽經史，擅長文義。到長大成人，經常研習武藝，誦讀孫子、吴起兵法書。常與吕光、太史令郭黁以及同母弟弟宋繇一同住宿。郭黁起身對宋繇說："你當達到最高官職，李君必然得到分封。家裏有騧黄馬生白額駒，這就是時候了。"到吕光在位的末年，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爲効穀令。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敦煌的索仙等認爲昭王厚道剛毅而有政績，推舉他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昭王起初不同意這樣。逢宋繇在段業處爲官，辭官回家，對昭王說："仁兄難道忘記了郭黁的話？白額駒現在已生了！"昭王就同意了。不久加稱號爲冠軍將軍，向段業稱臣。段業僭越稱涼王，他的右衛將軍索嗣在段業面前誣構昭王，索嗣被任命爲敦煌太守，率騎兵向西行，昭王命軍隊趕跑他們。

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

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昭王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秦凉二州牧、護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内，建元號庚子，追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僚采。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穀，爲東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閲武事焉。圖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明鑒誡之義。當時文武群公僚佐，亦皆圖贊所志。五年，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歸表於晉。是歲，乃自敦煌徙都酒泉。又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彦明爲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等集于園間。群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賦詩，昭王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勖諸子焉。昭王以緯世之量，爲群雄所奉，兵無血刃，遂啓霸業，乃修敦煌舊塞。薨，謚曰武昭王，廟號高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世子譚早卒。

於是晉昌太守唐瑤向六郡發出檄文，推舉昭王爲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秦、凉二州牧、護羌校尉，依照竇融的舊例。昭王在境内大赦，建年號庚子，追尊祖先，大設官府，任命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封地。廣闢領域，在玉門、陽關屯田，大片種地，積蓄糧食，作爲東征的軍資。設立靖恭堂商議朝政和檢閲軍隊。以圖贊的形式稱頌自古的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自寫序頌揚，以明示借鑒警誡之義。當時，文武群臣公卿也都撰文贊頌。五年，改元爲建初。派舍人黄始、梁興暗中出行到晉上表。這年，國都從敦煌遷到酒泉。又因没有上報表文，派僧人法泉暗中出行到建鄴上表。此時，百姓安居樂業，請在酒泉刻銘文，就讓儒林祭酒劉彦明撰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等聚集在園裏。群臣認爲白色爲祥兆，是金的精華所生，都是感應時運而顯現；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許多祥瑞，請史官記載這些事。昭王同意了。上巳日，在曲水舉行宴會，命令群臣賦詩，昭王親自作序。於是書寫諸葛亮訓誡以勉勵兒子們。昭王以治理天下的才能受到群臣尊奉，不動一兵一卒，就開啓了霸業，修復敦煌原有的邊塞。去世，謚爲武昭王，廟號高祖，陵號建世。武昭王有十個兒子：李譚、李歆、李讓、李愔、李恂、李翻、李豫、李宏、李眺、李亮。長子李譚很早就去世了。

後主諱歆，字士業，武昭王第二子也。武昭王薨，府僚奉爲都督、大將軍、凉公，領凉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元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在位四年，爲沮渠蒙遜所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

後主諱歆，字士業，武昭王的第二個兒子。武昭王去世，臣僚推舉他爲都督、大將軍、凉公，領凉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元爲嘉興。尊母親尹氏爲太后。他在位的第四年被沮渠蒙遜打敗，亡國。武昭王從北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國，後主在明元皇帝泰常五年亡國，占據黄河以西共二代，二十一年。長子重耳投奔江東，在劉宋爲官。以後又回到北魏，任恒農太守，即是唐皇室七代祖。

位恒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始也。

後主弟讓，字士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敦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軍，謚曰穆。讓弟愔，字士正，位晉昌、敦煌太守。愔弟恂，字士如，有幹略，位酒泉、敦煌太守，遇家國之難而終。恂弟翻，字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連、酒泉、晉昌郡太守。翻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讚，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眺，字士遠，位左將軍。眺弟亮，字士融，位右將軍。

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翻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爲沮渠蒙遜囚于姑臧。歲餘，與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衆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爲之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已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内都大官。文成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

承字伯業，少有謀略。初，寶欲歸款，僚庶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决。寶仍令承

後主的弟弟李讓，字士遜，爲人有雅度氣量、穩重，善於謀略，任寧朔將軍，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敦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軍，謚號爲穆。李讓的弟弟李愔，字士正，任晉昌、敦煌太守。李愔的弟弟李恂，字士如，有能力，任酒泉、敦煌太守，遇到國家患難而去世。李恂的弟弟李翻，字士舉，小字武疆，英俊有雄才大略，任車騎將軍，祈連、酒泉、晉昌郡太守。李翻的弟弟李豫，字士寧，任西海太守。李豫的弟弟李宏，字士讚，任前將軍、中華令。李宏的弟弟李眺，字士遠，任左將軍。李眺的弟弟李亮，字士融，任右將軍。

李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李翻的兒子。風雅有氣度，驍勇善於治理交結。遇家難，被沮渠蒙遜拘囚在姑臧。一年多，與舅舅唐契向北投奔伊吾，向蠕蠕稱臣。他剩餘的部衆有約二千人回來，李寶誠心以禮相待，很得民心，衆人都願爲他效力，總是希望報仇雪恨。值太武帝派將征討沮渠無諱，到達敦煌，無諱棄城逃走。李寶從伊吾南回到敦煌，就修繕城池官府，恢復并規劃先人的事業，派弟弟懷達上奏文表達歸順的誠心。太武帝嘉獎他的忠誠，授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專門派遣使臣授李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陲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守敦煌，允許他按制度任命四品以下官員。真君五年，因事入京朝見，留在京城，授外都大官。轉任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任内都大官。文成帝初年，代替司馬文思鎮守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去世，五十三歲，詔令賜給一套官服，追贈他所任官職，謚號爲宣。有六個兒子：李承、李茂、李輔、李佐、李公業、李冲。公業早年去世。

李承字伯業，年少就有謀略。當初，李寶打算向朝廷歸順示誠，臣僚多有異議。李承當時十三歲，勸李寶迅速决定大計，於是就决定了。李

隨表入賀。太武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爲時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爲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爲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寶就命令李承隨着進表的使臣一同入朝祝賀。太武帝很器重他的才能，以隆厚的禮儀接待，賜予姑臧侯爵位。後來父親去世而服喪，居喪期間以孝道聞名。李承本應接受先人的封號，但他認爲自己有爵位，就將本來應受的封號讓給弟弟李茂，當時的輿論都贊揚他。李承大度有識别人優劣的才能，受時人推重。文成帝末年，以散侯出任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爲政嚴明，很有聲譽。延興五年去世，時年四十五歲，贈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穆。

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彦、虔、蕤并孝文賜名焉。韶雅爲季父沖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黄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爲伯，兼大鴻臚卿，黄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爲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宫，或未至此也。"

長子李韶，字元伯，博學有器量，與弟弟李彦、李虔、李蕤都是孝文帝賜給的名。李韶深受叔父李沖的推崇。延興年間，補爲中書學生，承襲姑臧侯爵位，任儀曹令。當時修改車服和羽儀制度，都令李韶制定。升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來依舊例降侯爲伯，兼任大鴻臚卿，仍任黄門侍郎。孝文帝將制定遷都的計劃，詔令推薦侍臣，訪求舊例。李韶應對説："洛陽是九州舊都，七百年基址，地居中土，朝貢便利，帝王建國，地理最佳。"皇帝認爲説得好。遷太子右詹事，不久罷免身邊的人，仍任詹事、肆州大中正。出任安東將軍、兖州刺史。皇帝從鄴城回洛陽，李韶在路上迎接，皇帝談到庶人元恂的事説："你如果不出東宫，或許不至於此。"

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咸陽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律令。及吕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

宣武帝初年，徵召爲侍中，領七兵尚書，改任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因堂弟李伯尚與咸陽王元禧叛逆，被免官爵。很久以後，兼任將作大匠，敕令他參與制定朝儀律令。吕苟兒在秦州反叛，李韶改任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軍隊征討他們。事情平定，落實，皇帝發璽書慰勞勉勵，恢復原先的爵位。當時，隴右剛經過戰争，百姓大多不安定，李韶認真安撫，很得漢人和少數民族的歡心。

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清簡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

孝明帝初年，由相州刺史入朝任殿中尚書，管雍州事。後來任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任冀州刺史。他儉樸愛民，得到許多贊譽，政績之好，名冠當世。魏明帝嘉獎他，加

美，聲冠當時。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劍珮、貂蟬各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内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荆州，還徑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剋定秦、隴功，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户。

官散騎常侍，升車騎將軍，賜給劍珮、貂蟬各一件，一匹驊騮馬，以及衣服和床上用具。李韶考慮到自己已經年邁，上表辭去官爵，皇帝表彰而不同意他的請求。改任定州刺史，仍任常侍。他到了中山，冀州父老都送他出了西境，相聚流淚。二州地域相連，百姓早就聽説他有德，州内得以安定。正光五年，在官位上去世，時年七十二歲。詔贈七百匹帛，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號爲文恭。安葬以後，有一千多名冀州士兵到荆州戍守，回來經過李韶的墓，争相培冢，數日纔返回，他如此受到愛戴。永安年間，以克定秦、隴的功勛，追封爲安城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

長子璵，字道璠，温雅有識量。魏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悦爲司州牧，悦性質疏冗，情識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閑於政事，擢爲悦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因除司州别駕。遷光禄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安城縣伯，又除司徒右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宫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兼給事黄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爲東徐州刺史，爲政清静，人吏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齊受禪，追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圜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武神主入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耆舊被徵，過事即絶朝請。文宣亦曾命璵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

長子李璵，字道璠，温文爾雅有見識器量。北魏永平二年，擔任太尉府行參軍，升官至尚書倉部郎中。後來汝南王元悦任司州牧，元悦性質疏怠，情識不相當，朝廷考慮到李璵品行聲望都好，熟悉政務，就任他爲汝南王元悦府長史，兼管州務。很得助理有方的贊譽，因此擔任司州别駕。升任光禄少卿。永安初年，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安城縣伯，又改任司徒右長史，兼任尚書。在遷都到鄴時，把李璵留在原地，監督掌管庫府收藏。他在拆運宫廟木材時，表現出精明能幹。加官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又兼給事黄門侍郎，監理圖書。出任東徐州刺史，爲政清静，百姓和官吏都懷念他。從州官位上卸任，因衰老和疾病，不願再當官。北齊受禪，任李璵兼前將軍，引導到圜丘行禮。又攝護軍，陪同神武帝神主入太廟。李璵不願意在兩個朝代爲官，雖然以舊臣德高望重被啓用徵召，儀式完畢就不再入朝了。文宣帝也曾命令李璵參加華林宴，以備顧問舊事，很器重他。天保四年去世，死時七十二歲。

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涇州刺史。

兒子李詮，字世良，任任城郡守，贈涇州刺史。

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

兒子伯卿，任太師府參軍事。

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齔便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晋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若此。隋煬帝居蕃，奏爲王府記室，終於揚州。

伯卿的兒子師上，聰明好學，善於詞文。外祖父魏收没有兒子，衹有一個女兒，生師上，很喜愛器重他，從兒童時就自教自學，有名於世。後來與范陽盧公順都擔任符璽郎，在文林館待詔。與博陵崔君洽志同友善，隨皇帝到晋陽，住在寺廟，朝士稱他們爲康寺三少，被輿論推崇如此。隋煬帝住在封王地時，上奏薦舉他爲王府記室，死在揚州。

詮弟謐，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州刺史。謐子千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

李詮的弟弟李謐，字世安，任高陽郡守、司農卿、安州刺史。李謐的兒子千學，北齊武平年間娶神武帝女兒浮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

謐弟誦，字世業，位假儀同三司、臨漳令。誦弟世韞，太子舍人、殿中郎。

李謐的弟弟李誦，字世業，任假儀同三司、臨漳令。李誦的弟弟世韞，爲太子舍人、殿中郎。

瑍子孫繁衍，行人號其宅爲李東徐村。

李瑍子孫繁衍，行人稱他的住宅爲李東徐村。

瑍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爲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爲司徒，辟參軍事。轉著作郎，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王、盧即瑾之外兄。臨淮王彧謂瑾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及明帝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李瑍的弟弟李瑾，字道瑜。容貌英俊，有才學，特别受李韶喜歡。清河王元懌很瞭解賞識他。元懌任司徒，將他辟爲參軍事。轉任著作郎，漸漸升爲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負責纂修禮儀注。王、盧就是李瑾的外兄。臨淮王元彧稱李瑾等三名俊才，共同掌管皇帝儀禮，稱得上是舅甥之國。明帝去世，確定謚號的策文是李瑾撰寫的。莊帝初年，李瑾在河陰遇害，時年三十九歲，追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産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爲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字公祀。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爲東京少吏部上士。隋開皇中，卒於荆州總管司馬。

兒子産之，字孫僑。容貌醜陋矮小，照顧訓導弟弟們，友愛之至。他的舅舅盧道將稱贊他説："這兒子的風格，足可代表李公家的子孫。"任北豫州司馬。兒子仲膺，字公祀。以學識品行受稱贊，任太子洗馬。在周任職，爲東京少吏部上士。隋朝開皇年間，任荆州總管司馬時去世。

産之弟蒨之，字曼容，清通好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爲政清静，吏人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

産之的弟弟蒨之，字曼容，清静通達，喜好文學。北齊天保初年，歷任太子洗馬，代陽翟郡守，爲政清静，吏民稱贊他。升任尚書考功郎中，逢文宣帝昏亂放縱，李蒨之被害，時人認爲

人冤之。

蒨之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

壽之弟禮之，位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創而卒。

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静，善守門業，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仕齊，歷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之，州人號曰李御史。仕周，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初，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溠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風素夷坦，爲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爲實録。及疾，内外多爲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絶。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協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絶。二子，夷、道。

行之弟凝之，字惠堅。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僶俛而就，秩滿，徑還冀州棗强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

他死得冤枉。

蒨之的弟弟壽之，任梁州中從事，性情貞正耿介，不失信於人。

壽之的弟弟禮之，爲司徒騎兵參軍。與妻子鄭氏相互敬重，妻子先去世，遺言説終將不單獨死。不久，禮之脚上腫了，夢見妻子説"煮小麥泡脚可治"，按照夢中之言辦了，反而瘡發而死。

禮之的弟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儉樸安静，善守家業，很瞭解前人説的常理，而不以文學自稱。居喪能盡禮，與兄弟很友愛。在北齊任職，歷任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兼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畏他，州人稱他爲李御史。在北周任職，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朝開皇初年，封固始縣男，改任唐州下溠郡太守，説有病而不就任，去世。李行之樸素坦蕩，受士友稱贊。他舅舅的兒子盧思道很敬佩他，曾經贈詩説："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認爲是真實的寫照。他病重時，家族内外的人到處爲他求醫，李行之説："人生總在等待壽終，這是士人之道。貧窮可以勝過富有，又怎麽知道死不如生?"一概謝絶。臨終前，要求家裏的人爲他簡單埋葬，口授墓志以表明他的志願説："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近七十二歲，歷官四朝，道德和協，虚寂微妙，對事情不置可否。雖大德高風，不久將先行作古；而爲人處事，向來無愧於心。認爲氣變則生，生化而爲死，生是物的運用，死是人的終結，這之間有什麽值得憂或喜的！於是作銘文：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長夜，何是何非。"説完就去世了。兩個兒子，李夷、李道。

李行之的弟弟凝之，字惠堅。任光州中從事，這不是他所喜好的，但勉力而爲，任職期滿，就直接回冀州棗强鄉舍。凝之明瞭本草藥性，常服用藥餌爲生，雖已年老，而志氣不衰。特别喜好古文，精心研習典籍禮制，直至臨終，都不曾懈怠。隋朝仁壽年間去世。

產之兄弟，并有器望。邢子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飡，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爲實録。諸婦相親，皆如姊妹。蒨之死，諸弟不避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榮來弔之，嘆曰："此家風範，海内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

瑾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陽郡太守。子脩年，開府參軍，早亡。

韶弟彦，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主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彦留心考定，號爲稱職。孝文南伐，彦諫曰："臣以爲蕞爾江、閩，未足親勞鑾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尋徵拜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彦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勛，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豳、凉，所在蜂起，而彦刑政甚嚴。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彦，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

李産之的兄弟都有才能和名望。邢子才撰禮之的墓志文説："食物有奇味，相互等待纔進食，衣裳没有固定的主人，换着穿出。"時人認爲這是實情寫照。妯娌間相互親熱，都如同姊妹。李蒨之死後，弟弟們不迴避社會的凶暴，舉行極悲哀的喪禮。趙郡的李榮前來吊唁，感嘆説："這家的風範，天下人都稱道，今天我纔領教了，真該我們效仿。"想要和他們通譜聯宗，當天就改名勞之。

李瑾的弟弟李瓚，字道璋。年少就有風尚，被徵任司徒參軍事。去世，贈漢陽郡太守。兒子脩年，爲開府參軍，早年去世。

李韶的弟弟李彦，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帝初年，推舉爲秀才，任中書博士，轉任諫議大夫。後來因爲考查政績差，降爲元士。不久任主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當時的朝儀典章制度都没有完備，李彦留心考察制定，被認爲稱職。孝文帝南征，李彦勸諫説："臣認爲南方小國，不足以讓皇上親自出征。"頻頻上表，雖没被采納，而以至誠受到好評。當六軍駐扎在淮南，徵召爲廣陵王元羽的長史，又任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隊返回，改任冀州趙郡王元幹的長史。轉任青州廣陵王元羽的長史，兼任齊郡太守。徵拜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任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京代理揚州事，不久徵召拜河南尹，返回到汝陰，又被令代管徐州事。不久徵召授平北將軍、平州刺史，調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雨連日，河川都滿溢。李彦察看水陸形勢，順勢疏通，避免了水淹之災。朝廷嘉獎他，頻頻下詔慰勞勉勵。入朝任河南尹，升任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勛，轉任度支尚書。出任撫軍將軍、秦州刺史。當時，破六韓拔陵等在北方邊鎮反叛，二夏、豳、凉等地都有許多人反叛，而李彦處理刑法政務都很嚴。正光五年六月，城民薛珍、劉慶、杜超等人因四方叛離，突然進入州門，殺害了李彦，推舉他們的同夥莫折大提爲領帥。永安年間，追贈李彦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號爲孝貞。

曰孝貞。

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位司徒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萬，有雅望，位高都太守。

燮弟爽，字德明。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德廣爲行臺郎，募衆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夤遂與万俟醜奴同反，大行臺尒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爲從事中郎。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

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以女妻之。

次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爲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内清介，位員外郎。

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史。

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禄少卿、光州刺史。

彦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宣武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别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

兒子李燮，字德諧，年輕時就有好名聲，爲司徒主簿。去世，贈太常少卿。兒子士萬，有好名聲，任高都太守。

李燮的弟弟李爽，字德明。弟弟李充，字德廣。青年時爲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征，李德廣任行臺郎，招募士卒出征，戰勝，親手用刀殺仇人，吃仇人的肝肺。發覺蕭寶夤有野心，挺身而回歸京城，朝廷爲他加爵，他推辭而不接受。蕭寶夤與万俟醜奴一同反叛，大行臺尒朱天光征討他們，請李德廣爲從事中郎。天光用他的計謀，於是安定了秦、隴。因功任中散大夫。痛恨父親死於非命，終身不吃酒肉。妹夫盧元明嗟嘆推崇他。

兒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將女兒嫁給他。

次子僧伽，專心於愛好的事業，不應召做官。當時鄭子默在社會上有名聲，僧伽說："行爲不適正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說的墻高基下，雖然得到，終必喪失，此人就是這樣的。"果然如他所説。尚書袁叔德來探望僧伽，先減少僕從，然後進門，說："見到這位賢人，使我對官階感到羞愧。"僧伽去世，叔德作懷舊詩贊頌他："生平很少爲俗事牽累，終身没有受到非議。"他就是這樣被推重。僧伽的弟弟法藏，爲人清高耿介，任員外郎。

李德廣的弟弟德顯任散騎侍郎，死後贈東秦州刺史。

李德顯的弟弟德明，敦厚穩重有器度，任高陽太守，贈光禄少卿、光州刺史。

李彦的弟弟李虔，字叔恭。太和初年，爲中書學生，調任秘書中散，轉任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年，調任太尉從事中郎，出任清河太守。逢京兆王元愉反叛，李虔離開清河郡奔回京城。宣武帝聽說李虔到了，對身邊的人說："李虔在冀州的時間已很久了，恩信都很明顯，今從危難中過來，民情自然緩解了。"授李虔爲别將，命他到軍前去慰勞。事情平定，轉任長樂太守。延昌初年，冀州大乘鬧事，命李

令虔以本官爲别將，與都督元遥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禄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宣景。

長子晚，字仁明，位尚書左外兵郎。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子裒，章武郡守。裒弟奭，汲郡守。并以幹局見知。

晚弟仁曜，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録事參軍。與兄晚同於河陰遇害，年三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兖州刺史。子撝，字道熾，學尚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爲尚書郎，終於光州司馬。

仁曜弟皓，字仁昭，位散騎侍郎。亦遇害河陰，贈征虜將軍、凉州刺史。子士元、士操，武定中，并儀同開府參軍事。

皓弟曉，事列于後。

虔弟蕤，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

子諺，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爲尒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蒙信任。尒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

虔以本官兼任别將，與都督元遥征討平定他們。調任後將軍、燕州刺史；回京任光禄大夫，加平西將軍，兼任大司農；出任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追賞平定冀州的功勞，賜爵高平男。回京城，改任河南邑中正，調任領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莊帝初年，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宣景。

大兒子李晚，字仁明，任尚書左外兵郎。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時年四十歲，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兒子李裒，任章武郡守。李裒的弟弟李奭，任汲郡太守。都以有才幹而聞名。

李晚的弟弟仁曜，任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録事參軍。他與哥哥李晚一同在河陰遇害，時年三十八歲，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兖州刺史。兒子李撝，字道熾，有學識和風度。東魏武定年間，任司空長流參軍。北齊天保末年，任尚書郎，在光州司馬任上去世。

李仁曜的弟弟李皓，字仁昭，任散騎侍郎。也是在河陰遇害，贈征虜將軍、凉州刺史。兒子士元、士操，武定年間，都爲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皓的弟弟李曉，事迹列在後面。

李虔的弟弟李蕤，字延賓，歷任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去世，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

兒子李諺，字義興。辦事有才能，起家太學博士，任殿中侍御史，調升東郡太守。莊帝初年，任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帝時，與第三個弟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一同被尒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在藩時，因是外戚，對他很親昵。莊帝即位，對他特别信任。尒朱榮被誅，義邕參與了謀劃，於是都受牽連。節閔帝初年，李諺被贈侍中、驃騎將

由是并及禍。節閔初，諺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并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光禄大夫，歷西兖州刺史，例降爲侯。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禄，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謚曰恭侯。

子静，字紹安，襲，位東平原太守。卒，子遐，字智遠，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内太守。從孝莊南度河，於河陰遇亂兵所害。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

静弟孚，字仲安。恭慎篤厚，歷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爲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孚弟季安，粗涉書史，位北海王顥撫軍長史。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虜將軍、凉州刺史。

茂弟輔，字叔直。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中，孝文爲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襄武侯。

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

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被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被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李諺的二弟義順，任職於司空部屬。第四弟義遠，是國子博士。莊帝初年，都在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李承的弟弟李茂，字仲宗。文成帝末年，繼承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孝文帝初年，任長安鎮都將，轉任西汾州刺史，仍爲將軍。入朝爲光禄大夫，歷任西兖州刺史，按例而降爲侯。李茂性情謙虚謹慎，因爲弟弟李冲很受寵，他擔心盈滿致患，稱病請求辭官。孝文帝尊重他的志願，讓他仍領大夫俸禄，回家。因此居住在中山，從此在家鄉賦閑，不入京城。七十一歲時去世，謚號爲恭侯。

兒子李静，字紹安，承襲爵位，任東平原太守。去世，兒子李遐，字智遠，承襲爵位。李遐有處理公文的才能，任河内太守。跟隨孝莊帝南渡黄河，在河陰遇到亂兵而被害。事態安定後，追贈他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

李静的弟弟李孚，字仲安。爲人恭謹篤厚，歷任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帝初年，以外戚破例授以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京任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李孚的弟弟季安，粗涉書史，任北海王元顥的撫軍長史。元顥任關西都督，又引薦季安爲長史，把軍事委托給他。死於軍中，贈征虜將軍、凉州刺史。

李茂的弟弟李輔，字叔直。有好名聲，初爲中書博士，後升司徒議曹掾。太和年間，孝文帝爲咸陽王元禧娶李輔的女兒爲妃，升任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兼管長社戍。李輔安撫招集民衆，使邊塞和睦。在郡守位上去世，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號爲襄武侯。

大兒子伯尚，年輕時就很有名聲，二十歲時任秘書郎。孝文帝常說："這是李氏家族的千里

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給事黄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

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沖誄。高聰、邢巒見而嘆曰：“後生可畏，非虚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坐兄事，賜死。

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尒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黄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加散騎常侍、秘書監、中軍將軍。後尒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季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安德太守。

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高麗，以稱旨，還拜常山太守、真定縣子。遷懷州刺史，進爵山陽侯，加安南將軍、河内公，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以敵强故班師，佐逆戰，爲賊所敗，坐徙瀛州。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封涇陽縣子。沔北既平，以佐爲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别鎮新野。及大軍凱旋，孝文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勉爲朕善守。”孝文崩，遺敕以佐行荆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悦附，前後歸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

駒。”漸升通直散騎侍郎，奉敕撰寫《太和起居注》。宣武帝初年，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因參與咸陽王元禧的謀反而受牽連被殺。

伯尚的弟弟仲尚，儀表容貌俊美，少年時以文學知名。二十歲，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叔父司空李沖的哀悼文。高聰、邢巒見了贊嘆説：“後生可畏，不是虚言。”起家任京兆王元愉府參軍。因哥哥的事而受牽連，賜死。

仲尚的弟弟季凱，機敏有膽識。因受哥哥的事牽連，與母親、弟弟一同遷到邊境，很久以後，遇到赦免。就寄居晉陽，沉淪了許多年。後來歷任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帝去世，尒朱榮私下策劃義舉，季凱參預商議。等莊帝即位，徵召授季凱爲給事黄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加任散騎常侍、秘書監、中軍將軍。後來，尒朱世隆以尒朱榮的死亡，説季凱傳遞了消息，於是殺害了季凱。孝武帝初年，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季凱的弟弟延慶，曾任陳留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延慶的弟弟延度，曾任衛將軍、安德太守。

李輔的弟弟李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孝文帝初年，兼任散騎常侍出使高麗，因合乎旨意，回來授常山太守、真定縣子。升任懷州刺史，進爵山陽侯，加封安南將軍、河内公，轉任相州刺史，所在地方都有政績。後授安遠將軍，皇帝命令李佐與征南將軍城陽王元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協調。各路軍隊因敵强而班師，李佐迎戰，被敵人打敗，因罪而流放瀛州。皇帝征宛、鄧，又起用李佐，代任平遠將軍、統軍，以功封涇陽縣子。沔水以北平定後，以李佐爲廣陽王元嘉的鎮南府長史，加授輔國將軍，鎮守新野。當大軍凱旋時，孝文帝握着李佐的手説：“沔水以北是洛陽的南門，你要好好地爲朕守住。”孝文帝去世，遺留敕令以李佐代管荆州事。李佐在州裏，威信很高，邊地的人心悦誠服，前後有兩萬多家歸附。不久正式任刺史。宣武帝初年，徵召兼任都官尚書。去世，時

宣武初，徵兼都官尚書。卒，年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

子遵襲。遵豪爽有父風，卒於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通西魏見殺。

遵弟柬，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柬弟挺，字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荆州刺史。時梁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没者數板，神儁循撫兵人，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别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有露骸，神儁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足，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即位，以神儁人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荆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尒朱榮有所用人，神儁不從。見怒，懼，啓求解官，除右光禄大夫。尋屬尒朱兆入京，乘輿幽執，神儁遂逃人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孝静初，除驃騎大將軍、華州刺史，入爲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

神儁風韵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云：

年七十一歲。贈秦州刺史，謚號爲莊。

兒子李遵承襲爵位。李遵豪爽有父親的風範，在司空司馬的任上去世，贈洛州刺史。兒子李果承襲爵位，任司空諮議參軍，因通西魏罪被殺。

李遵的弟弟李柬，字休賢。郡裏徵召他爲功曹，因爲父親服喪離職，於是終身不吃酒肉，避住鄉村。司空、任城王元澄欣賞他的操尚，以他爲參軍事，逐漸升至濟州刺史。去世，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李柬的弟弟李挺，字神儁，小名提。年少時就以才學知名，受太常劉芳賞識。歷任中書侍郎、太常少卿、荆州刺史。當時，南朝梁將曹敬宗前來寇掠，圍攻了很長時間，又引水灌城，城内僅有極少地方没被水淹，李神儁耐心地安置兵民，努力固守。皇帝下詔派都督崔暹、别將王羆、裴衍等前往救援，曹敬宗退走。寇賊走後，城外有暴露的尸骨，神儁命人埋葬。徵召授爲大司農。孝明帝末年，改任鎮軍將軍，行相州事，當時葛榮向南進逼，神儁憂懼，因而從馬上摔下傷了脚，就停在汲郡，有詔書讓他回京。莊帝即位，以神儁有好名聲，授他爲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賞堅守荆州的功勞，封他爲千乘縣侯，轉任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注重人才，熱心推引人物，尒朱榮想要用的人，神儁不聽從。尒朱榮惱怒，神儁恐懼，請求解職，改任右光禄大夫。不久，逢尒朱榮入京，皇帝被囚禁，神儁就逃到民間。孝武帝初年，回朝，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孝静帝初年，任驃騎大將軍、華州刺史，入朝爲侍中，去世。時年六十四歲，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

李神儁有風度而俊秀，博學多聞，朝廷舊有的典章和宗族輩分，大多能默記。勤學而喜好文雅，到老年都不停止。他所交結的都是當時的名士，吸引年輕的學士，爲他們顯揚身價，四方的才子，都推崇和附從於他。滎陽人鄭伯猷常説：

"從舅爲人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亦美神儁,故名其子曰儁,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儁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北遷鄴,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儁策眇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識者以此爲譏。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閧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以神儁爲鳳德之衰。

"從舅是人物宗主。"在京城洛陽時,琅邪人王誦也贊美神儁,因而爲兒子取名儁,願兒子與神儁相似。梁武帝推重他的名聲,常説:"你們如果使李神儁來朝聘,我當令劉孝綽前往。"他就是這樣推重神儁。脖子上有一些鼠乳。性情通達直率,不拘小節,以至於那些青少年,都與之褻狎。北遷鄴地,在路上見到狗,温子昇開玩笑説:"這是宋鵲?還是韓盧?"神儁回答:"爲追逐丞相東走?還是爲共帝女南往?"沙苑之敗,神儁騎着獨眼馬逃走,説:"丁掾盡力。"馬跌倒了,説:"丁掾誤我。"就是這樣不受拘束。既然不能穩重,所以有識之士譏諷他。他死了兩個妻子,又要娶鄭嚴祖的妹妹,即神儁的堂外甥女。盧元明也將要娶鄭嚴祖的妹妹。導致紛争,兩家在嚴祖家争吵。鄭氏最終把妹妹嫁給了盧元明,神儁心情很傷感。時人稱神儁這是德行名望的衰落。

冲字思順,承少弟也,本名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爲承訓養。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爲門户所寄。"冲雅有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人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獻文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游,不妄戲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修敕敏慧,漸見寵待,遷内秘書令,南部給事中。

李冲字思順,李承的小弟弟,本名思冲,孝文帝爲他改的名。從小爲孤兒,由李承教養。李承常説:"這孩子器度非常,將爲李家的希望。"李冲雅而有量,隨哥哥到滎陽,當時的州牧郡守的子弟大多危害百姓,隨意奪取,李冲與李承的長子李韶獨能清白,没有向人求取,時人稱贊他們。獻文帝末年,爲中書學生,李冲善於交結,不隨便與雜人交往,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看重他。孝文帝初年,按規定升調爲秘書中散,掌宫中文字。因修撰敕令機敏聰慧,漸漸受到寵信,升内秘書令,南部給事中。

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户。冲以三正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群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户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詞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過去没有三長制,衹是立宗主主管督護,所以多有隱藏和假冒,五十、三十家衹作爲一户。李冲認爲三正制度由來已久,於是創立三長制向皇上報告。文明太后看了後而稱贊,讓公卿們議論,群臣有不同意見。太后説:"設立三長制可使課税賦役有常用的標準,受蔭的逃税户可被清理出來,僥幸的人不能再投機取巧,有什麽不好呢?"雖有不同的議論,然而由於變法是難事,也没有更好的建議,就决定采納三長制,對國家和個人都很便利。

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

李冲升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仍任給事

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必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沖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陷，常求退避，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貧，來沖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自陳首始末。沖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

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帝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使訪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顔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孝文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宫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及營明堂，詔沖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

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

中。不久轉任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李沖被文明太后所喜歡，日益受寵信，每月賞賜數千萬，進爵隴西公，暗地送他珍寶衣服等物充實其家，外人都不知道。李沖的家裏向來清貧，這時成了富户。但他謙虚自持，積蓄而能分散，近到宗親，遠到鄉民，都有分沾。掏出自己的東西待人接物，同情貧寒，關照衰敗淪落的人，有很多善行，時人因此稱贊他。起初，李沖的哥哥李佐與河南太守來崇一同從涼州來京城，素有摩擦，李佐因此誣陷來崇有罪，讓他餓死在獄中。後來，來崇的兒子來護任南部郎，很擔心被李沖陷害，經常請求退避，李沖總是安慰他。來護後來犯了收贓罪，擔心没救了，李沖進奏此事與來護的原委矛盾，請求寬恕他，於是没有判罪。李沖的堂外甥陰始孫貧窮，來到李沖家，他接待如子侄。有人求官，因而送馬給李沖，始孫得到後而不説明。後來藉機會把馬借給李沖。這匹馬的主人見李沖得了馬而自己没有得到官，後來就自己陳述原委。李沖大驚，拘始孫，把情况上奏，始孫被判了死罪。他處於機要而能嚴格要求自己，以是非爲重不以個人好惡爲念，這樣的事例很多。

當時舊俗，王公大臣都呼名，孝文帝稱李沖爲中書而不稱名。文明太后去世後，孝文帝居喪期間，李沖常被接待。在討論律令，潤飾文辭旨意，確定輕重程度時，孝文帝雖然親自下筆，但每次都要問李沖的意見。李沖竭忠侍奉皇帝，知道的就講出來，出入勤快，爲朝廷分擔憂愁，從臉上都可看出，即使是重臣國戚，都比不上他，都信服他的明斷縝密，願與他一心。於是天下安定。外面來朝貢的，都推崇他爲奇才。孝文帝也深深地相信他，日益親敬，君臣之間的情義和諧如一。設置百官，開始分爲五等，由李沖參與確定典制，封他爲滎陽侯，授廷尉卿，遷任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建制東宫，授太子少傅。孝文帝初次依《周禮》設置夫嬪序列，以李沖的女兒爲夫人。在營建明堂時，詔令李沖任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穆亮共同監督興修。

皇帝南伐，加封李沖爲輔國大將軍，統領衆

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諫，孝文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决，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楨進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内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

人作爲翼從。從都城出發到洛陽，途中連日大雨，詔令六軍上車出發，孝文帝穿着軍服、拿着鞭子，騎馬出來，群臣在馬頭的前面行鞠躬禮。孝文帝説："今天大軍就要前進了，公卿們又有什麽打算?"李冲進前，請求説："出發時下大雨，士兵和馬匹都困乏，爲避免損失而返回，符合大義。"孝文帝説："今已到了這一步，怎麽能停止!"李冲又進言："今天的舉動，天下人都不願意，我大膽冒死勸諫。"孝文帝大怒説："我正要經營天下，而你們這些儒生，總是懷疑我的大計，刑法制度無情，你不要再説話了!"孝文帝催馬將行。大司馬安定王元休、兼任左僕射任城王元澄等都懇切地哭諫，孝文帝告諭群臣説："現在是不小的舉動，辛勤而不成功，怎麽向後人交待？若不南行，就把都城遷到這裏。光大國土，何時纔能完成，王公等人以爲該如何是好？議論决定，不得即刻改變，贊同遷都的站在左邊，不願遷都的在右邊。"安定王元休等人相繼站在右邊。前南安王元楨進言説："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之後都不明白，明智的人在没有行動前就已清楚，見到至德的人不與俗人相議，成大功的人不與衆人相謀。非常之人纔能完成非常之事。建新都城以延伸帝王的事業，以中土爲都以建帝京，周公已在前面實行，陛下在後面跟隨，確實是適宜的。請皇上保重身體，以慰人望，在中原光大帝業，遷都南伐。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百姓的最大幸事。"群臣都呼萬歲。孝文帝當初謀劃南遷，擔心衆人戀舊，就表示要大舉南伐，以安定群臣的情緒，對外説是南伐，其實是遷都。舊人懷念故土，大多不願意，内心畏懼南征，没有誰敢直言，於是定都洛陽。

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

不久以李冲爲鎮南將軍，仍任侍中、少傅。委托他負責營建，改封陽平郡侯。皇帝南征，以李冲兼任左僕射，留守洛陽，遷任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太子元恂被廢後，罷免了李冲的少傅職。孝文帝在清徽堂接見公卿説："現在遷都洛陽，是天下的中心，居住在嵩山、洛水之間，雖然尚未完成大的建構，但要辦幾件大事，以統一天下。南方還没賓服，加上凶

豎，兼凶蠻密邇，朕取南之計决矣，所行之謀必定。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既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冲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理須如此。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宫寢，皆資於冲。勤志强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嘗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前，初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官爵，一家歲禄，萬匹有餘。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

狠的蠻人密集，我决定攻取南方，必須定下施行的謀劃。近來陰陽占卜的術士都勸我，我現在出征必勝。這是家國大事，君臣應各抒己見。”李冲説：“征戰的事情，先安排人事，然後進行卜筮。卜筮雖然吉，仍擔心人事未備。京城剛遷，各項事情都還没確定下來，又發動征戰，似乎不妥。”皇帝説：“僕射的話，不是不合乎我的意思。然而，戎寇就在眼前，我們難以自安，按理應征戰。如果等待人事完備了，又不合乎天時，該怎麽辦？如果按僕射的話，就將永遠没有征戰的機會。”李冲機敏有巧思，北京的明堂、圜丘、太廟，以及洛陽都城的基礎，郊外安置寢地，新建宫殿，都依賴於李冲。他勤奮勉力，孜孜不倦，且理文簿，兼管營建工期質量，案桌上堆滿了東西，圖籍之前，不知疲倦。然而家族顯貴，姻親得益，兄弟子侄都有官爵，一家的年俸禄，在一萬匹以上。年齡纔四十歲，而鬢髮斑白，姿貌英俊，没有衰老的樣子。

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尚書，爲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辱詈。冲素性温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

李彪進京，孤獨無援而不合群，因李冲喜好才士，就一心附從。李冲也看重他的才學，以禮接待，經常向孝文帝談到他，公私共同相濟。當李彪任中尉、尚書，被孝文帝信任，便認爲不必再倚憑李冲，甚至輕視違背李冲，道貌岸然地端坐着整理衣袖而已，再没有尊敬的意思。李冲很恨他。後來孝文帝南征，李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都以李彪倨傲無禮，就限止他，上奏他的罪狀。李冲親自作表文，家裏的人不知道，言辭很激切，并因此而自責。孝文帝看表文，長時間感嘆。接着説：“李彪太狹隘，李冲太驕傲了！”李冲當時激怒，反復責備李彪前後相背的過失，瞪眼大呼，摔打案桌，把御史都抓起來，在他們臉上塗泥、捆綁着身體，大駡侮辱的話。李冲向來性情温柔，而一時暴憤，就精神失控，言語錯亂，還扼腕叫駡，稱李彪是小人。醫藥都不能治，可能是肝臟傷裂，十多天就死了，時年四十九歲。

孝文始聞冲病狀，謂右衛宋弁

孝文帝當初聽説李冲的病情，對右衛宋弁

曰："僕射執我樞衡，總厘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及聞冲卒，爲舉哀於縣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秘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

説："僕射李冲掌管宰相府，總理朝務，使我没有後顧之憂，突然得此病，我很傷懷。"當聽説李冲去世，在縣瓠爲李冲舉行哀悼，聲音悲泣，不能自控。詔書贊揚他的美德："可稱爲是國家的賢臣，朝廷的希望。"贈他爲司空公，賜給一件東園秘器、一套衣，三十萬錢、五百匹布、二百斤蠟。有關官司奏謚號爲文穆。埋在覆舟山，靠近杜預的墓，這是孝文帝的意思。後來，皇帝從鄴回洛，經過李冲的墓，身邊的人向他報告。孝文帝卧病在床，望着墳墓哭了很久，派太常致祭。孝文帝和留在京城的百官相見，講的都是李冲去世的事情，邊説邊流淚，悲痛惋惜如此。

子延寔，字禧，性温良，少爲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即位，以母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録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史。尒朱兆入京，乘輿幽縶，延寔以外戚見害於州館。孝武帝初，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李冲的兒子李延寔，字禧，性情温良，年輕時任太子舍人。宣武帝初年，承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即位，以母舅而受尊，破例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認爲太保犯了祖諱，又認爲庶姓不宜封王爵，上表堅决推辭，因而改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不久轉任司徒公，出京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録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史。尒朱兆進京，皇帝被幽禁，延寔因是外戚而在州館被害。孝武帝初年，重葬在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號爲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性豪俠，尒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静初，陷法見害。尋詔復本爵。子道端襲。彧七子，并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道、德、仁、義、禮、智、信"爲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不釋書。仕齊，位瑯邪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

李延寔的長子李彧，字子文，娶莊帝姐姐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任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李彧性情豪爽，尒朱榮之死，李彧舉進了許多武毅之士。孝静帝初年，陷進罪責而被害。不久詔令恢復本來的爵位。兒子道端承襲。李彧有七個兒子，都是彭城王元勰的女兒豐亭公主所生，以"道、德、仁、義、禮、智、信"爲名。第四個兒子義雄有見識悟性，好學，手不釋卷。在北齊爲官，任瑯邪郡守。義雄的弟弟禮成最有名。

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

李禮成字孝諧，七歲時與姑姑的兒子蘭陵太守滎陽人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鄭顥的母親常常對

顥母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爲重器。"及長，沈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精兵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州刺史、户部中大夫。

人說："這孩子平常行事從不回顧，當成爲棟梁之才。"等他長大，穩重而有節制，不隨便與人交往。在北魏，歷任著作郎、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北周受禪，授平東將軍、散騎常侍。當時，貴族公子都争相學習騎射，衣服多是戎裝。禮成雖然善於騎射，而從容穿儒服，不失原有的威望。後來因軍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侯，授遷州刺史。當時朝廷有出征的計劃，禮成考慮到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文堅決勸諫，武帝聽從了。征伐北齊之戰，隨皇帝圍晉陽，齊的將領席毗羅率精兵抵抗，禮成奮戰擊退他們。加官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任北徐州刺史、户部中大夫。

禮成妻竇氏早没，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爲繼室。及帝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累遷襄州總管、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于家。子世師，位度支侍郎。

禮成的妻子竇氏早就去世，知道隋文帝有非常的儀表，就聘娶隋文帝的妹妹爲繼室。在隋文帝任丞相時，禮成升任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機要。隋受禪，授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厚。歷升至襄州總管、左衛大將軍。當時突厥多次侵擾爲患，沿邊要害的地方都委派大臣，於是授禮成爲寧州刺史。因爲重病而徵召回京，在家中去世。兒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守。

禮成的弟弟智源，有度量。在北齊任職，任高都郡守時去世。

智源弟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信則形短，中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弟爲府屬，可謂名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弱？"尋除尚書倉部郎中。入周，爲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沔州刺史。

智源的弟弟信則，方正廉節慎重。北齊武平年間，在南陽王大司馬處任職。信則矮小，中書侍郎頓丘人李若戲弄他説："弟爲府屬官，可以説是官名定身體。"信則説："官名定身體，難道超過劣弱？"不久任尚書倉部郎中。在北周，任東京司門下大夫。隋朝開皇年間，在沔州刺史位上去世。

彧弟彬，字子儒。其父延寔既别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位中書侍郎，卒於左光禄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禄勳、齊州刺史，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

李彧的弟弟李彬，字子儒。他的父親延寔既然另有分封，李彬就承襲祖爵清泉縣侯。任中書侍郎，在左光禄大夫位上去世，贈驃騎大將軍、光禄勳、齊州刺史，謚號爲獻。兒子桃杖承襲封爵。李彬的弟弟李彰，位通直散騎侍郎，隨父親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

瀛州刺史。

延寔弟休纂，小字鍾羌，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樂涫縣公，後進封高陽郡公。子昂襲。

昂，魏末爲廣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禄卿。

昂子道隆，有才識，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爲尚書比部侍郎。

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

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定州開府參軍，累遷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營州城内，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安帖。後明帝又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己，逐仲遵害之。

韶從祖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宋，歷晋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

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談。太和十七年，携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閤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祚，進爵爲伯。累遷京兆内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奬，字道休，爲莊帝所親，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禄大夫，謚曰宣武。奬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黄門郎、司徒左長史，行

李延寔的弟弟休纂，小字鍾羌，有父親風範。官至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樂涫縣公，後來進封高陽郡公。兒子李昂承襲爵位。

李昂，北魏末年任廣平郡太守。北齊天保年間，在光禄卿任上去世。

李昂的兒子道隆，有才識，善於剖析判斷。在北齊任職，任并省尚書左丞。隋朝開皇年間，任尚書比部侍郎。

李休纂的弟弟延孝，任尚書屯田郎中。在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

李韶的堂弟仲遵，有器度才能。彭城王元勰在定州，請仲遵爲定州開府參軍，歷次升官至營州刺史。當時，四方的州鎮相繼叛亂，營州城内也都想反叛。仲遵一人前往營州，到達後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感懷，城民都安定下來。後來，明帝又詔令盧同爲行臺，到北邊慰勞，盧同懷疑人情難以守信，率兵前往。城民劉安定、就德興等人原就有反叛之志，以爲軍隊是針對自己而來，追逐仲遵而殺害了他。

李韶的伯祖父李抗，從凉州到江東，在劉宋任職，歷任晋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

李抗的兒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草書和隸書寫得好，爲當時人所贊揚。太和十七年，帶全家從漢中回到北魏，任都水使者。皇帝南征，思穆以本官兼直閤將軍，跟隨皇帝平定南陽，因功賜爵樂平子。宣武帝登位，進爵爲伯。歷官至京兆内史，在郡裏有八年，很有政績。在營州刺史位上去世，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十四個兒子。嫡子李斌承襲，任散騎侍郎，很早就去世了。

李斌的哥哥李奬，字道休，受莊帝親信，越例贈思穆爲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禄大夫，謚號爲宣武。李奬因宗親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任中書侍郎、兼任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黄門郎、司徒左長史，行瀛州事。北齊天保初年，兼任侍

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冀瀛滄三州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令。子瓌，位中書舍人、黄門郎。

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蠡。少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嘆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游河内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久乃應召。尋爲中尉李彪啓兼著作佐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

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梁國，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斬脩延，還推琰之厘州任。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

琰之少機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

中、冀瀛滄三州大使，觀察風俗，回來後，授魏尹。去世，贈濟州刺史、中書令。兒子李瓌，位中書舍人、黄門郎。

李韶的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蠡。從小就有名，號稱神童，叔父李冲贊嘆他是奇才。常説："興我宗族的人，是這孩子！"常資助他所必需的物品，愛如自己的兒子。步入青年舉爲秀才，不去做官。曾游覽河内的北山，便有隱遁的想法。逢彭城王元勰徵他爲行軍參軍，反復勸説，李冲又來信勸諭，很久纔應召。不久被中尉李彪啓用兼任著作佐郎，修撰國史。升任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任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修纂國史。遷任國子祭酒，轉任秘書監，兼任七兵尚書，升太常卿。

孝莊帝初年，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任御史中尉，任北道軍司。返回，改任征東將軍，仍兼任太常，出京任衛將軍、荆州刺史，兼任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不久加任散騎常侍。琰之雖然以文官爲己任，而每與人説話，都講我家世代爲將領，猶有關西風氣。到了州裏之後，很喜好射獵，以顯示威武。尒朱兆進入洛陽，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是莊帝的外戚，誣衊琰之謀奔梁國，襲擊州城，於是被囚禁。脩延就自己掌管州事。城内的人殺了脩延，仍推舉琰之管理州務。孝武帝初年，徵召兼任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去世，朝廷哀悼痛惜他。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號爲文簡。

琰之從小機警，善於言談，對經史百家書籍無不閲覽，朝廷有疑事，多向他咨詢。常説："崔某博而不精，劉某精而不博，我既精又博，學問兼有他們兩人的特長。"説的是崔光、劉芳。時論評價他博，不推許他精。當時的議論都推崇他。又自誇文章，堂姨兄常景笑笑而已，不附和。每到休閑的時候，常閉門讀書，不與人往

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疾勞世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來。常對人說："我之所以喜好讀書，不求死後有名。衹是心裏很希望知道奇異的見聞，所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哪裏是爲了名聲，而如此辛勞？這是天性，不是勉强。"前後積蓄史事，而没有編輯。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慮，常找琰之辨析，自認爲不如他。

二子綱、慧，并從孝武帝入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同三司。

兩個兒子李綱、李慧，都跟隨孝武帝進入關中。李綱任宜州刺史，儀同三司。

子充節，少慷慨，有英略。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怒之，充節素剛，憂憤卒。子大亮。

兒子充節，從小慷慨，有智略。隋朝開皇年間，頻頻以行軍總管身份攻打突厥有功，任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很有威名，敵人很畏懼他。後來有人誣陷他謀反，徵召回京城。皇帝譴責他，充節素來剛强，憂憤而死。兒子大亮。

曉字仁略，太尉虔之子也。少而簡素，博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尒朱榮之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僚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爲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携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皋，爲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能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

李曉，字仁略，是太尉李虔的兒子。從小簡樸，博涉經史，很早就有名聲，初任官爲員外散騎侍郎。尒朱榮立孝莊帝，李曉兄弟四人與群臣一同要去迎接。那天夜裏，李曉的衣帽被老鼠咬了，没有成行而未被殺害。他的三位哥哥都遇害了。李曉就帶着孩子們穿着普通的衣服而逃走，到東郡避難。走到成皋，被滎陽令天水人閻信所懷疑，把身邊的人支開，對李曉說："看你的儀表，哪是普通人？古人相知，不必在早，你必定是有急難，請都告訴我。難道天下衹有北海人孫賓碩?"李曉因他有長者的衷言，就一一告訴了實情。閻信就送給他很多東西，使他免去了危難。永安初年，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改任前將軍、太中大夫。

天平初，遷都于鄴，曉便寓居清河，依從母兄崔㥄鄉宅。㥄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托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勖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復宦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之後，因退私門，外兄范

天平初年，遷都到鄴城，李曉寄居在清河，住堂兄崔㥄鄉里的住宅。崔㥄給他三十頃良田，李曉便造房住下。當時，豪門子弟，大多驕横，拉關係做壞事，州郡官員不能制止。李曉教訓子弟，都以好學篤行而被稱贊，當時的輿論贊揚他們。李曉自從河陰的家禍之後，仕途受挫，他也没有心思去當官，衹是有名在册而已。遷都以後，隱退在家，表兄范陽盧叔彪勸他出來當官，

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確然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僚采，召曉及前開府長史房延祐，并爲外兵郎。後徙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除頓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爲吏人所懷。卒於郡，年五十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季遠。

前後有多次，他都拒絶了。武定末年，齊文襄帝嗣位，要選人才，召令李曉和以前的開府長史房延祐，都擔任外兵郎。後來改任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改任頓丘太守。天保年間，先後任廣武、東二郡太守，在任有政績，被吏民懷念。在郡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個兒子：伯山、仲舉、季遠。

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皙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疏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弱冠，仕齊爲襄城王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遥以令長之徒，率多寒賤，奏請革選，妙盡高資。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同見徵用。以仲舉爲司州脩武令。仲舉莅以寬簡，吏人號曰寬明。于時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人并是蠻左，接帶邊嶂。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廷大嘉之。還，授晉州别駕。

李超字仲舉，以字爲稱呼。性情方正，有能力，膚白，有漂亮的鬚眉，開朗樂觀，風度豁達。博覽經史，不鑽研訓詁，而對吉凶禮制都有興趣并取法。青年時，在北齊任襄城王大司馬參軍事。當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遥認爲令長之類的官大多出自寒門，奏請改選，儘量用有資財的人。仲舉與范陽的盧昌衡等八人同時被徵用。以仲舉爲司州脩武令。仲舉在位寬厚簡明，吏民稱爲寬明。當時盧昌衡是平恩令，百姓稱爲恩明。所以當時稱爲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年，持節，出使南定。州民都是蠻人，住在邊境山中。仲舉一一宣明朝廷的恩旨，邊地由此清静，朝廷大加表彰。回京後任晉州别駕。

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内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高氏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没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彦素聞仲舉名，引與言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

北周軍隊圍晉州，外面没有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圖謀從城内叛離，要與仲舉謀劃，畏懼他的嚴正，多次想説而没有開口。仲舉揣測知道這個情況，就對他説："城危如累卵，全靠你了，今你所説，想來没有别的事情，爲什麽欲言又止？"子欽説："向官軍告急，一直没有消息，形勢如此危急，就在旦夕之間，我想不能坐等夷人殺我們，應另想途徑活命，不知你怎麽想？"仲舉嚴厲地説："僕射高氏的恩德不深，您對皇家一輩子也難報答。做臣子的有處事的正道，爲什麽到了今天，反而説這樣的話！"子欽擔心泄密，夜間投奔了北周軍隊。城不久就被攻破了，周將梁士彦素來聽説仲舉的名聲，引來談時事。仲舉説："我世代住在太行山以東，受到高氏的恩澤，今國政不振，導致軍隊從遠而來，不能以死盡臣

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彦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吊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彦深以爲然，益相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軍人簿帳，悉多亡毁，户口倉儲，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彦一委仲舉，推尋勾當，絲髮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

的職責，怎敢再發表不合適的言論呢。”梁士彦説：“百里奚、李左車，不是没有前例，這樣就有所得。”被逼不得已，仲舉就説：“現在官軍遠來，申明征戰，當先明德澤，表示感懷，昭明聖君之情，弘揚招納的方略，使所到之處，誠心歸附而占據，這就是王者的軍隊，征伐而不必戰鬥。”梁士彦深深以爲是這樣，更加推重他。起初，城破之後，公物私産蕩然無存，軍民的户籍簿大多毁了，人數和倉儲都没有憑據。事無大小，士彦都委托仲舉，推尋料理，絲毫没有遺漏，對軍用很有幫助。

鄴城平，仍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郡勒送，仲舉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情願，乃取急言歸。

鄴城平定，就帶家人按例入關。仲舉因爲親人故友流離，心裏不願住下，妻子的伯父京兆尹博陵人崔宣猷留着不許他離去。堅决推辭，得以回到鄴城。不久有詔書，對素有名望和舊有資財的人，命州郡押送，仲舉畏懼命令而前往。補任秋官賓部上士，很不合志願，就説有事情請假而回。

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彦謂仲舉曰：“丈人往經徵辟，每致推辭，何爲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尋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責黜左降爲隆州録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娱，優游賞逸，視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劭又舉以應詔。以前致推遷爲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例，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論，具爲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疏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

隋朝開皇年間，秦王楊俊鎮守洛州，召往補任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人盧士彦對仲舉説：“仁兄過去常被徵召任職，每次都推辭，爲何却要去就任，改變主意？”仲舉笑着説：“屈伸的事情，不是你所知道的。”不久受詔趕往京城，朝廷因爲仲舉在州裏逗留，受貶黜降爲隆州録事參軍。不久因疾病回來，以彈琴讀書自娱，優游自逸，把人世看得很淡然。逢朝廷要求舉賢士，著作郎王劭又推舉他應詔。朝廷考慮到他以前有推委的責任，任冀州清江令。不久，又以疾病回家。後來根據資歷，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人劉逸人對仲舉説：“你的才能，遠近都知道，久病在家，恐怕引起不好的輿論，擔任武官職，稍以自安。”仲舉説：“我本性疏放懶惰，從小就無意於當官，怎麽能在垂老之年，求取一官半職？你所説的武官職，挂在徐君的墓樹上吧！”始終不去任職，在洛陽永康里宅中去世。時年六十三歲，當時的名人賢士都爲他悲傷惋惜。有兩個兒子，大師、行師。

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并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虚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托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司户參軍。煬帝初，改州爲郡，仍除信都司户書佐。及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産益致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嘆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

及竇建德據有山東，被召爲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師，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建德違約，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徙配西會州。

大師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今歲虚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并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裴寂任

李大師字君威，從小就很有悟性，神情機警，態度嚴峻，人們都敬畏他。身高七尺五寸，風度儀表偉岸。好學，無所不讀，善於作文。詳知前代故事，瞭若指掌；比較當世人物，都能得到精華。剛成年，州將賀蘭寬召他補任主簿。賀蘭寬當時有名望，又與大師的年資不相等，初次見面，話還没談完，便改變容儀更加尊敬，説："盛名之下没有虚士。現在不僅要辛勞你，還指望你能代我之勞，使我清閑。"每次在内室接待，常常盡情得到忘年之樂。不久以資歷調補左翊衛率，不久改任冀州司户參軍。煬帝初年，改州爲郡，仍任信都司户書佐。到大業末年，政途鬆弛混亂，當官的大多侵吞百姓，都成了富户；大師獨守清戒，没有經營追求，家産日益窘迫。郡丞鞠孝稜更加嘆服，説："寒冬而知松柏，大師當之無愧。"十年，遷任渤海郡主簿。

竇建德占據太行山以東，召大師爲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派遣出使到京城，因送同安公主，就請求和好。出使完畢，回到絳州，而竇建德違背和約，又助王世充在武牢抵抗朝廷的軍隊。高祖大怒，命所在官員拘留竇建德的使者。不久，平定王世充、竇建德，就把大師譴責發配到西會州。

大師年少時，曾在長安卜筮當官的事情，遇到卜士姓史，因而請他占卜。當時有堂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人裴寂同時將由侍從選入文職官員，要卜士預測當時的官位和將來的發展。史生説："裴二和李氏，都當按資歷録用，然而裴君終將可做到臺輔。鄭師萬不僅今年没有着落，來年也當按資不用。"指着大師説："你的才能雖不亞於趙元叔，恐怕賦予你的命運也將與他相同。"説子同也没有遠大前程。當時大師的弟弟行師也作爲預選官員，因此問史生吉凶。史生説："這年輕人雖然不能與裴君相比，也可做到方伯。"不久，大師和子同、裴寂都以資格補任州佐。鄭師萬當年落選，第二年因北齊的資格而未録用。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武德初年，裴

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還播，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兹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

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爲《羇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凉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

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爲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并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儆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

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删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録之。至五年，以内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因兹復得

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在這時候流配到外地，因而獨笑説：“史生的話，在此應驗。”行師在貞觀年間歷任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都如史生的占言。

大師既然到了會州，悶悶不樂，就寫了《羇思賦》以載録自己的事。侍中、觀公楊恭仁當時鎮守凉州，見賦文而驚異，召他到河西，以重禮相待，天天一同游玩相處。

大師從小就有志於著述，常認爲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是南北分隔時期，南人在書中稱北人爲“索虜”，北人在書中稱南人爲“島夷”。又，各人的書都把本國記載得很詳細，而對别國記得不完備，也往往不真實。他常想改正，將仿《吴越春秋》，以編年體叙述南北歷史。這時没有事情，而楊恭仁家有很多藏書，能够任意翻閲。宋、齊、梁、魏四代都有史書，其餘的都無所得。過了二年，楊恭仁入京任吏部尚書，大師又回到會州。武德九年，遇赦免，回到京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都與大師親密往來，勸他留下不走，説：“此時正是維新時期，每個人都在思考效力，你若隱退，恐怕有背出世入世之道。”大師説：“古代唐堯在位時，下面仍有隱於箕山的氣節之士。我雖然没有才能，但羡慕那種義行。”於是整理行裝東歸。家裏本來就有許多書，於是編輯以前所編修的書。貞觀二年五月，在鄭州滎陽縣鄉間住宅去世，時年五十九歲。他所撰寫的没有完畢，死不瞑目。所寫的文章詩賦轉傳或被焚，大多失落，有十卷保存。兒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

李延壽與敬播都在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穎達的領導下編撰史書。既然家裏有舊書，想着要繼承先人的志向，齊、梁、陳五代史事所没有見到的資料，就在編輯的空暇，晝夜抄録。到貞觀五年，因母親的喪事離職。服喪完畢，到蜀中任職，以所得到的資料編書。然而還有許多空缺，不能最終完成。貞觀十五年，任東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建議延壽修纂《晉書》，因此又得以勘對考查宋、齊、魏三代不

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録，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并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爲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爲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

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兹義。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并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榷。

洎紫氣南浮，黄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

清楚的史實。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當時以諫議大夫的身份奉敕編修《隋書》的十志，又依照敕令召延壽撰録，因此能廣泛地閲覽。當時五代史尚未出來，延壽不敢派人抄録，家道素來貧寒，又不能雇人書寫。對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各朝正史，都是親自手寫，本紀依照司馬遷的體例，依次連綴成文。又從這八代的正史之中，補充雜史資料一千多卷，這都是正史所没有的，都依次編入。對繁瑣重復的就删掉。自始至終的修撰，共十六年。從劉宋寫起，共八代，成《北史》、《南史》二書，合計一百八十卷。《南史》先寫完，交給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從頭到尾都讀了，對不準確的失誤的都改正了，允許上奏。接着以《北史》咨詢，也作了詳細的訂正。因而廣泛地咨詢宰相們，於是上表文。表文説：

臣子延壽説：我知道建立史官，由來已久，拿着竹簡記載言行，必須有良直的德性。所以《堯典》、《大禹謨》的記載，唐、虞的風氣很明顯；《湯誥》、《泰誓》的陳述，殷、周的業績更加突出。魯國作有史書，鹿門爲臧孫留下借鑒；晉《乘》没有隱諱，桃園就譏諷趙孟。這就是明君治國，大賢傳下示範，懲戒之法，大多出自此義。到了秦朝焚書，周朝的典籍都被毁，司馬遷創新體例，五帝三皇都有本紀，類目有不同，綱舉目張。自此以後，都作爲樣板取用。雖然良史編纂，每個時期都不乏其人，但流傳中的佳作，衹有班固、范曄。其次有陳壽的《三國志》，也稱爲名家。這些都已反復在前人的作品中見了，不待我宣揚詳論。

到帝皇之氣向南，黄旗東遷，時代經過五個朝代，時間就是三百年。元熙以前，就都歸到晉朝，從事著述的士人，雖有許多史家，泛泛而略，没有很完美的。唐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上天賦予英靈，具有

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紓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污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説短書，易爲湮落，脱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迹，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嘆。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爲勸奬。

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録，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秩。除其冗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

淡遠的胸襟，心繫群籍，深深感嘆太蕪雜，大力組織修史，既可辨明歷史，亦可傳之久遠。然而北朝自北魏以來，南朝從劉宋以來，政權替變，社會風氣敗壞，每個時期都有史書，人們大多好記録，考證篇目，史册譜牒很多，相互之間所記，有許多異同。那些小説短書，容易丢失，脱落或殘缺佚亡，無法校勘。一則是因爲王道衰亡，朝市變遷，失去真實性，怎麽分辨真假。二則是因爲至人的高踪，達士的弘規，在此時没有聽到，令人傷嘆。三則是因爲傷風敗俗的大害蟲、罪惡滔天的壞桀，書籍没有記載，該怎麽體現懲惡揚善。

我多幸運，時逢千載盛世，從貞觀以來，多次任史官，不顧自己的愚鈍，撰修書籍。從北魏的登國元年，到隋朝義寧二年，共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有東魏天平元年，至北齊隆化二年，又有這四十四年史事，總編爲十二卷本紀、八十八卷列傳，稱爲《北史》；又從劉宋永初元年，至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有十卷本紀、七十卷列傳，稱爲《南史》。共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仿擬司馬遷《史記》。就這八代，梁、陳、齊、周、隋五史，是貞觀年間奉朝廷命令編撰，因没有完成十志，未出全書。然而我從始到終修撰其書及志。我從來有志於治史，又廣泛地搜尋到資料，自己抄録，十六年裏共涉獵了一千多卷。連結起來改寫抄定，靠的是自己一人之力，所以拖延了時間，至今纔完成。我聚集散佚的資料，增加新的見聞，按代編排，共成次序。去掉冗長的，留下精華。如果原文屬實，就存録而不改，不敢讓史料全由我來裁定，自陳一管見識。雖然寫得粗疏，與先哲比起來很慚愧，但我博覽群書，孜孜以求，自以爲還算詳盡。《南史》已修改刊定。《北史》已完成粗略校勘。既然是自家撰寫史書，不敢沉默，又

疏野，遠慚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默，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没有奏報朝廷，所以不敢流傳。冒犯地陳述，不勝惶恐。謹慎地上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四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７１６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６８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２７１２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９９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５－７　／　Ｋ２０４．１／Ｚ７７２ｂ
【原书定价】　５５０．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朝时代　纪传体　北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四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